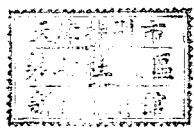


四
Z121
WY
(3104)

金華黃先生文集

一



金華黃先生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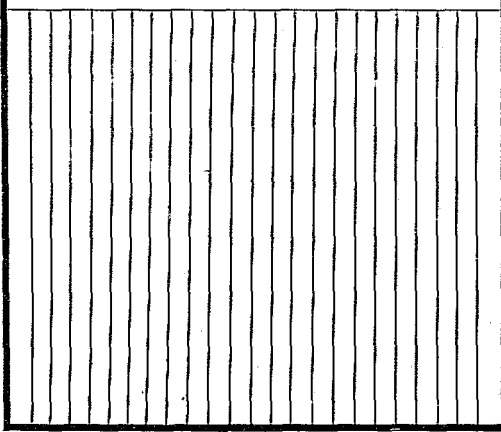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常熟瞿氏
上元宗氏日本岩崎氏藏元刊本

黃學士文集序

翰林侍講學士金華黃先生文憲從四十三卷其初卷三卷則
 未第時作監察御史臨川屠案所編次續卷四十卷則皆登第
 後作門人王生宋生所編次也先生之文章則皆深雪如明珠
 白璧藉以經綸識之者但見其光華而不知其體而探其淵
 愛玩歎息之不已而不知其致力之勤用心之苦也故其見諸
 朝廷簡冊之紀載山林金石之詠誦無不各得其體而探其淵
 以自成一家之言不既甚哉矣乎余嘗論之文章與世運同為
 盛衰或百年致數十年翻一見為先生當科日久廢之餘文治
 撥興之日得大肆力於為己之學以擅名于海內雖其起見卓
 識有以異於人其亦適值世運之一盛也耶雖諸山川之風氣
 草木之花實息者必復轉者必榮蓋亦理勢之必然者未豈獨
 然而已哉先生頓延祐甲寅鄉薦克文請公實為考官於師未
 有契家之好其後同居史館又同爵 經筵交誼為尤篤比應
 問閣南過金華得先生之集於王生故叙而授之三山學官俾
 與梓以惠來學先生登進士第授將仕郎台州靈海縣丞歷石
 堰場監運諸州判官海沈州縣秩二十年始入翰林應奉文
 字奉十外舉服除改國子博士居六年以太夫人春秋高乞外
 補遂授奉江州儒學年六十有四竟辭歸養以中順大夫秘書
 書少監致仕及終夫人憂年已踰七十矣復被 召為翰林直
 學士 經筵官 陞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同知 經筵事數告
 老不許久 詔得辭去今年七十又九猶康強喜飲笑操筆馳
 如壯歲士至正十五年十月既望朝散大夫福建閩海道運副政
 廉訪使宣誠貢時泰序

金華黃先生文集 序



藏書圖記

金華先生文集 卷一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一

初卷

香易對百枝亞

五言古詩

臨川危素編次

日月東西行震動亦不息寄身萬物中寧獨謀茲俟所以慮申
處起步南園也日朗以清榮花叢草中嘩嘩數丹禁流光非汝
私獨爾心自傾覓物有深懷時立方舍情

陳玉典賓劍淪落初未偶君看袖滿核各在千年後將身比金
石誰當獨長久旋絲百代下相如復何有

山突兀青如故擁狀骨伸連切成身已去
春風著萬物欲飲皆自私自憐兒女花祭
松徑寒如不知何處揚鞭執草玄騎若絲

效古五首

上山見明月下山月相隨月豈知愛我我行自見之故山日已
遠故人不可思願助明月願爾無時虧

女美泉所悅士窮母所輕輕重安足言泥瓦水自清淮陰初寄
食曲腰跨下行李子黃金多妻媿來相迎自古已復然歎息空
吞聲

擊石乃有火石火光不揚舉天亦有路天高路何長嗚嗚萬古
盡下覆歎矣嗚嗚實誠多貧賤不可忘

落花隨風吹各自東西飛花飛既不息水流復無極同生不同
歸惟物異顏色木生則有枝約死則有皮條條岐路間多言亦
奚為

飲酒莫益醉盡醉無餘權讀書莫中古吊古多悲酸前火故中
野向露揮方蘭風飈不得死賜食食現去去復去去來去青
塗城

人事如草木
人事如草木一氣榮悴之外物何預人而真善與悲達堂異姓
王首者降下思窮通本解后達者固不誤阮生亦隨人勸樂真
至焉

燈煌明月珠
燈煌明月珠未嘗居濁水君看黃河豈解污清濟我方蓮舌
形覆唇齊一指點知破琴囊未若掃掃掃

微雲醉白
微雲醉白日浮動何喧喧嗚呼麒麟兒化為狼與豕登高望四
望但見黃河奔溢或折其流與我歸壑嗚嗚塞裝青桂花雷蔽日
已驚豈不有掩李對之可忘言

古意
前入初得玉研及解囊阿持歡萬象若君門正望城隍其尸圖
工器以石見何迷那誠不忍欺若反同科臣口不自明臣心終
靡它花環重再拜呼天淚滂沱淚盡血可練玉在良已多是事
右則然嗚呼今奈何

連雨操香五首
若黃十日雨出門竟何之不抱道路難而復佔我衣恁恁看星
若作言誠已非有酒不解飲且道歌吾詩

昔甚棠里翁願復志耕松偶入翰墨場把筆學寫文僅畫獨何
成嗟歎浪云云念彼荷蓑子窮年捩其躬

置堂坐無言，健忘宿昔常。時眼中人已，如不相識。取者誰
子，令我喜折屐。去已莫追，一哭岸玄情。
我思沈山人，山川著回互。十書九不到，未嘗歲聞。暮閣近移
居，併矣夢中。路得無絮，妻兒倒載入山去。
今日曷不，辦孤偕。無與酬兀坐，托書春展玩。不自休，惜問誰所
滿。其人己千秋，山兩政可聽。權書置牀頭。

賦寄
澗雲散積雨，林木含餘清。校衣有奇懷，偶促林叟行。新晴逢
麗夕，陰孤花明曠。日圓兩廣胸，盜息管管。

夜歸
空山四塞，寒林落日。野猿弄晚鏡，草中逐暝。陰寒度，兩袖杉窗深。
黑忽忽，伏席林窮。湖水平明，銷曉歸人語。

請送簡宗公遺事

公初起，滄陽艱危。屬多難，若然國家。竟委身于戈，裏陰陰。寒草
華，朔夜被。南紀臨，臨漢。日力盡，揮不也。寅於秦，空城際。會聞
朱，領長安。付鴻異，漢葉中。典始宮，廷數汎。擗蹕路，無荆杞。疚心
望，鑿與感。激灑如水上，表方出。蹄鳴呼，孔明死。宴安不可懷，肉
食。母乃斷，巨丹竟。夫焚三語，備在耳。蕭蕭灑灑，下碧草。垂階祀
登堂，把酒儀。赤馬仍九，千年隨。淚碑一夫，散球。毀傳家有遺
書。叙事非虛，莫勸我。慎失隊。燕以碑信史。

陸諸先友銘

世故不可料，忽若浮雲。移坐今百年，內顏倒。權權悲，頹惟我。與
公異代，同一時。覽古既深，慨撫今亦餘。覽長川，玄龍結。青山暮
委蛇，向來速。遊意我行方，速速。嗚呼有志士，平歲恒寒。飢况復

託涉茫茫，欲與千載期。盈虛信天運，漲興豈人為。願公結舍是一
齋，聊可持。

曉行湖上

曉行重湖曲，旭日青林半。露氣寒未除，先製靜。初散宿銀，際綠
翠。閃輝多遺，玩會心。乍有得，編已運。成歡，仄于丹霞。約久茲芳
洲，畔獨往。領勇遠，離居處。方損夕，暗芒。動春速。川華，歲存。湖
奔。策取遠，豈灑。湧小隱，倘見招。灑。燕共春旦。

西峴峯

層雲抱峯岑，急瀨洩壑。雲銷頭入，窺窺。衆峰巒，以茂名。亭標水
巒，雲折危。碑仆幽，秀得。細塵亂石，扶結。縹青嶺，午堪。飯。觀。剛。寒
可。激。平。生。慕。真。賞。及。此。成。解。后。冥。探。指。絕。頂。有。路。忽。通。透。懸。崖
崖。聚。雲。氣。濕。衣。袖。寄。身。萬。物。中。下。視。人。寰。隨。清。漾。綠。風。竹。大
嚼。落。巖。紛。東。峰。在。看。睫。可。望。不。可。說。同。遊。却。何。時。種。神。春。已。秀

疾興三首

秋氣入病骨，殘暑猶然。驚已薰，業開。露風通，皆成。聲。攬。衣。於。寒
內。搔。首。天。河。橫。紅。發。論。不。休。中。宵。誰。泣。令。孤。鴻。無。何。若。把。霜。塵
樹。明。窓。始。念。舉。動。百。感。忽。我。并。大。化。倘。不。爾。吾。其。說。蒼。蒼
寒。星。挂。疎。林。我。色。窮。餘。眼。難。聲。驅。行。客。出。門。路。方。亦。有。山。中
人。熟。膳。方。未。醒。而。我。立。拄。獨。婆。娑。玩。光。景。一。嘆。天。字。青。此。意。若
自。領。

陳生詩

舉頭見殘月，苦說知深秋。今我鳥不學，歲月如驚鷗。常懷古志
士，辛苦歌飯牛。空山寂漭漭，政合乘項遊。臨風振吾衣，蕭瑟不
得留。小立珠復住，澗水鳴幽幽。

陳生少也孤棄志何軒軒讀書孝慈母承顏都春溫况然寒膝
下不聞晨與昏寒暑并仲陳生深閉門雖曝百花時陳生不
窺園常恐去左右或身履背息一朝旋不飛霜霜雨秋堂靈語
不入口日夜涕銷金欲要非及養矣言終不容高類百歲後兒
子父可孫我來遊子衣恩逐求風翻世方醉糟粕何煩滿樽
陳生願謂我是事安足論逐求山水滋味情味蘭蓀冷學步
者編險爭飛奔頻利細理深斷六籍根領遠年橋高許百
聖源源長流自遠根大枝乃蕃勿挫摧魂筆誇作環魂言和准
孝與第百行益其元也武行勿休日月方江法贈言豈子政情
真廣解索匪為陳生恭庶感涕俗教

述像

端居有多感求志無餘營風遠金門路細登丹丘名德系君子
願捧身願舉裝甲袖念遠引若步迷先征悅歡敦宿高低但
平生仗抑勃中夜攬衣寄遐情上天麻溼視列宿揚光晶俯視
林木改仰悲鴻鴻渡子身後素十守守樂刺務世爭迎勝蓋德
餘衷誠願言良時晚風保幽人負

寄方子踐子履

窈居恨無遂但歲暮載陰飛翅隕芳華餘蛋厲哀音曾避扇
薄海密柝喬林撫景樵柱古端攝思繼今折蘭問幽佩解嬰澤
清澗石林蒼蒼後柱柏攢蒼森遺世豈余敢匡時非我任覽已
幾高觀即事念前欲短綳祖道里極遲晚尚奈委懷時芳詠
好在親翁

寄方子昂

問居處欲揆狂駕折周提請言遺備夜未火銷餘烟嘉會良不

易善抱琴可宜揆余拘係素基文庫但遷善後作住格乾芳遊
時醉醉西企三益輝輝增微然抄秋漢且屬郭城漢行帆振
桂飛登猶慕慕選川契酒歲風風驟驟直情許華坊期向年
仁處不學紫芝無新曲白駒有遠屬失心送括要體言比芳
東園觀瑞

澳忍颺近移越遊愛佳辰典言望東苗苗良苗揭津津歸人昧時
題曉送夙所遷幸遠碧組累稍欣四圍勝况况空故哇能臨
城蘭理微出新竹撼撼落荆簫夕日遠遠川餘暉散夜中臺臺
物變依依念農人華華長者側側賦戲貪

送凌吉叟杭州教授

浙水西八州雜杭莫名都古夷萬人海遂逐無折意况故百年
復薄朴古不知翻翻誰家兒白馬駑路潤春風樊榭醉一笑百
鮮珠亦有朱門家齊語問吳欲銷銷銷散烟霧紛紛被撞奴可憐
彼蚩蚩又為紅塵驅顏俗如波瀾飄蕩學流起又如敗屋辟風
兩頭人扶博士非冗官豈即無良國當今歌舞場化作戲語區
行白雲不可呼聊持狂者言用止餘襟袖

送宋仲山之京

馳驅出滌注意欲問一握芻豆豈不多未便甘伏擬念君抱歐
厥坐視暇涼涼易解白珠親去作青雲安應恐鄧仲華吟長
奔奔鄙人屬有念未辨經世苦青燈而如錢窮委方福以懸知
可談空不必然晚探機往歲布汝棟麻用謝前席勿云驚戶保自
歡我辛苦詞送子速行復嗟嗟壯士志滌滌遊子色那無平生

朔慎爾保金石將實生派先為離別滴

贈葉書古別

昔人稱好士乃有黃金室金飾何物稱用驕賢士葉君披短
楊志力何確或北斗時聞關紅雲指羅龍終然無傷舊自係同
聖我車服非吾榮黃金浮快十年今何官芽原歐者皆宜無
琅玕樹風飛故低個一朝脫身去歎歎雲路關京原君自愛住
矣無願精進那古所請豈非實不回斯言吐奇骨清道被風雷
尚念窮賤者衡門守舊業

舟中偶書

我舟合江計水清石須頰念此珠可憐如何有低沙頭白髮翁
捫盃了暮夕芽次八九添終歲聞過客

眺望

城頭鷓鴣啼起坐望冠情開意富望望烟雲荒川深望望帝春
動漢漢并氣白如河山中人感蓋塵埃空

晚泊釣臺下

四山環一水遺臺欲實先那無源楚眉政復不放安舍舟不放
兩邊新倚清潭念昔乘輿未無從寄遊觀今我有行役乃不容
躡屣山靈豈愛我為解塵王韻落日暮鐘清風關現環幽尋
不可極林樾吾首還却去望層碧欲舟生既真

登鐘山最高頂以三山平落青天外為韻得天字

平陸勝千里茲山乃穹然備備布地舍未即解空聞遠溪散珠
印春山走蛇旋稍似涉幽崖登頓水屋巖路石砥礪崖深竹
湖期烟弄夕關微望掌指中天頂探歷巖室垂垂弱客奉碧潭
隱光堪華而標紫蓬下脫飛鳥背茫茫但見蒼烟渺點女國瓊樓

憶雲窗荔枝偶將未能惆悵春風前

休日集十城南

佳味從速進幸也手明略豈不有舊書未能置丘壘崇尚近盤
巨春物終然灼休休集詩夜廷馳惠前誰稱空林中舊僅款露
上作此絕塵塵塵塵塵塵塵塵塵塵塵塵塵塵塵塵塵塵塵
俾推斤畢景欲知託損益向子明子能實生傳隱言觀歲寒無
特號鳴堂

十忠貞公墓

江左共濟臨臣玩天詠歌填一以奔狂胡無越翅青星播草
野能定交劍安重始誰象捧手如奔孤溘莊百世士死與二
子俱哀哀未沫足以字麻魚義旗果東指白開天騰數家
撥亂功之人或其後伊昔大雅履清言鄧文儒木季已撰委衣
冠尚許徐屹然見砥柱獨障狂瀾超高風遠難業招生乃區區
青簡遺烈蒼藤幽幽澹日夕悲吹多天高牙運祖世方用戲
戲猶將視玄崖江清濁在望雲際空運如

制使馬公初堂

朔風吹瀟瀟白浪無餘池可憐甘棠樹乃不能蔽帝借問誰所
遺馬公古能吏當年印累累莊務劇乃歸職龜不待均駉駿無
留轡偈及兵馬區區然承平慶安亦爾爾國步不易至真
父奢贈壯士頻頻皆煌煌弄寶劍可同牛刀試鳴呼發俊人竟
樞祠問雲霧古木含蒼翠平生辨音祝母延思女事如何百載
下能爾看碑淚水惟茂陵翁苦心抱天藝力稔宜有收龜鮑鮑
未者渠渠素情恭嘯嗒市井講虞歌曠前俯樹德母自畏

送入赴廬陽書

捕非人物居陽實其博虎當構亞冤交錫縣臣念子有行
保水陸劫戮旬乃知皇此塵片承天斷實返指指天赤勇拜禮
城圍垣宜當在列冠定未建足明理化風清滋周肅琅廣后
別八荒出車日轉後廉潮取無迷念惟當神蕭書有程期取
對無送巡揚鐵鑿災救振探餐遠入託水春播滿楚寒塞囑
行行積其度離別何苦辛

盡金陵宮別一二回志

盛名不易居直道我所運雖枉暴惡志未渝白圭言嚴約出瀆
悔迴帆適江清城閣遠滅滅風水犀首香黃燄故交地信快
子探始當放陽澤孤生限無編既翔自珠務莫實同探嚴
物可遺日擊道已存乘得鉅無取燒弦鼓吳論寄言同心子
徒念加餐

龍潭夜泊

水洲出遠清日暮北風平高亭不可望遠望對然曆月明寒痛
下江空少烟生非關川迹念沉憂坐自覺

敬亭山

青巖嶺公作今涉敬亭寺後素所始遊實蘇深臨嶺嶺綠水
未完交疏街綠縹湖外雲曲松晚駛微鐘響香障高閣浮
花氣香雲指種妙室靈巖壑烟過生實肉楊即事多冥契息陰
林林清寒步履芝桂海岳期屢遠石林路深閭經營爭道要道
空餘物景指節調亦事如飲無生志

宿黃山山作

泉疑弄文史桂席玄瀛瑞解后奇良會揆落追茲年息景念生

理洗心賓聚芝叢推上皇代異人秋靈於宗師既逾海崑山亦
撲賢金棺滅雲樹寶蓋臨此建仰窺講誦勿信知傾力墜內護
宵非薄冥通未精算寒雲碧峯冉冉若石林烟綠翠何紅亂
閩宵泗酒弄幽匪外遊極其真重堂一遺雖有無玉瀛空腥履
豈伊俄頃用庶爾平生緣

重登黃山

崑山寶靈奇吐納變舒徐太常關弗錄名稱何勝歷重華扶山
川威典秩封嶽堯遺俗紛紛綺綺窺翠巖臨醜腐儒世兩食漢欽字
紅紫無餘珠駁奔從取肆遊覽寒深時始收天地餘揚曉嵐光
乍瑋瑞石狀終齊無行行志之屬往往得佳狀冒遠誠近食自
宜將豈故久之雲埃紛秀色坐可攬有奕揮綉綺翹翹越故嵩
巖奔馬駢駢石瀉南脫兜高指天路幽巖極玄留前行樂合
考後或病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
如德天人兩食是瑞以化餘餘餘餘餘餘餘餘餘餘餘餘餘餘
詩者誰清墨亂淡陰蓋乃更佳夜夜復何憾憂即疑實初野
羨者昌歎衷深亦可觀割石安堪賦名談折葉錄苦語滯肝野
理冥心自餘機淡有屢頭陽鳥若西青紫色奔徐落落鬼護
補者善辨霞交黃投僧兩栗鐘鼓絕絕絕絕絕絕絕絕絕絕絕
有噴迴肥帝軍瑞撫掌蓬百感超名敏赴獨逐利魚獲獲何時
既火宅雲若去鍾韻言息論論妙供久鐘鐘柱馬海相羊
以忘坎機鐘云入道苦餘味需繁機

秋夜觀書作

聞居感時賦獨學餘兩功春言思古人幽懷極神冲東獨之中
夜憶卷天清風森惟千載心皎霄懸無窮派自昇降世道非

行陸復來亦溪為黑白相改芳華下可悅脫離何由通吾將
誰言說底以觀其同而委明為累不懼不豐開軒視明月白月
當天中怡然掩書坐夜風沙滿

覽元次山春僕行有感近事退和其韻

懷王始建官民命有所司奈何開流浮吏手無一施屬者秋夏
交上狀球鼓悲亦日姑按行人馬同時疲連汗見搖獨不致飢
寒廉仍開恣親善潔切備膚皮捨粟酒車三供然常恐殘廢家
警現女質實行安之感茲欲無歸既往何由退尚勉勞味恩防
縲紐稅期云朝有危卒微然更相隨便將克其數首復計爾
向食不自鄙謂我非敢和括括顧石嶺剛刺無或道言是爾謀
凶藉此救恩意寧知是州人俟死它無為凶諒慈惠息行步須
扶持屬令此舉上疾苦端謂誰能首州縣間道責自其區况迫
大府令縣結飛符發狼方在郊虞年宜用特區區猶以免政
爾何增勉吾殿不及議為君陳苦辭

登鏡山望鼓城慨然而賦

吳興水為用諸山若浮萍况此一培壤瑣勇世未名研欣也
屋乃與臨錫井種竹有萬竿結茅無一椽未情解人意曉龍
相迎芳州被行運米藤暗巖荷蕭條空曆暮日照華苦青猶
研麻早未抽並晚情寄身白雲上始見春中城想當高會時接
觀飛青吳竭海鵝壘夕歸山若鼎劍安知千載後舞鶴無人行
煙煙冠蓋區區家孤兔管歸來未門客聽此松風聲

送山遊姚紫芝別業

送山欲復進道人不可達阿言一嘆得此蒼麟翁今是過其
虛理苦戒行蹤坐我松竹間野莊羅甘壘細無驚世談頭多曠

士風含著玄叢空觀研白雲中白雲故無恙我乃差斐龍地
山持耒未易磨石攻高期出醉后意氣符無同十年蕭索石忍
忽歸吾有起視白日低歸命亂西東故地森四壁惟天唯
覆閣麻谷幽近寒金遠通山德方塵改泉源珠未窮嶽然一區
內望戰權權

次韻答詩明府先生

文章不經齊能書或成強揚從長者遊稍獲古人心不環豈非
玉無賦孰為琴哉吳燈火散江湖魚龍深頰言報高聲安得實
南金

次韻答儒公上人

楚客辭故山落葉被四野讓其不飲聲宜曰與和者誰許蟻
江若金樽嫩真請公毋多談呼酒歸老瓦
和方濬父先生以滿城風雨近重陽為韻七首

掩書坐中青暗空葉落滿不見書中人蕭蕭爭秋韻
豈不有清酒不蒸非傾城彈油自己辭吳越發寒情

相連博擊瓜分窮道惡逐去半荆州吳帆對霜風
當年白衣人賴以慰風雨不飲故腹惟有酒無用清

江瑤配筋枝膝座於不近好醜且勿爭天道有定今
響丞丞已矣目斷山千重洞夜故無恙勝會何由逢

寒花衰覆葉東籬蕪陽轉與亦何好千年期一寄

七言古詩

可憐行
紅顏白面可憐子校裝亂走荒山懷草首新婦雲色已掩袖啼
瘦如鬼道傍未門照箱戰勝的汝分時不起金銀象券供捧酒

欲飲終然熱鐵死春風秋月哀思多望汝少年李无何

鹿溪歌寄吾丘子行
東唐帝登天四岳花龍靈雲神姓歸金像懷君淚如水島陽花
花清忽空曾城珠閣揚素負開明信信樓九門素和走馬不特
人歸為吸海生變各有人方快備四禁玉象差老風語笑輝
如意教雲雲間鶴雖生兩羽歸來歸來勿蹉跎秋風吹折杆
琪柯

辨山行贈宗生

昔聞山中采藥翁問姓但指庵前桐君家本以赤為氏明不種
種去翻種排桐君采藥不學醫幸君學醫無采詩朝來采我歌
橫山使我開筆請明問君梓樹家何處青山巖巖夢中歸但
見情風雨袖寬詩筒戰戰多於樹長歌短歌亦奚為坐看藥籠
懸藥絲我亦種梓俱有術也應無術醫君癡

采芝曲贈永嘉林道士

君家蓋起三十六老芝千年琢紅玉帝遣仙人下採芝蓬花去
石堪忘歸志歸終無消息堪施精技萬數天何日青牛駕騰
還肯念金華牧羊童

登方巖訪井靈廟却至壽山寺

峯危立巖窟奇山四拱揖如朝宗寶錄飛墜入鳥道備扶掖
竹板穿雲初驚網路踴堪堪歎見巨石蟠峭壁洞門高開得絕
頂直沿上與初霄通想傑傑胡侯此致詞草木遺韻傷風風前俯
注夫不可作尚喜康茂德雲宮登堂請拜師吹來爽爽寒氣爽
靈龍白龍方領儀勞符英英賦奏管人誰或云象神含有微出
納雲雨天無切斬藤絕輝山萬鬼飲馬大壺清華初發此事

出但語靴飾詐誇兒童又疑靈異古或有荒忽變勢難為窮
咄咄眩時無足問但俗子何懂撞歲時歌舞連數即奔走重
更多控盡前可復敗法駕翠華赤羽搖晴空恭推英華本正
直倏忽來往無西東初翠終歲久猶購縮取購物華其躬荒
舊俗宜佳意雲我欲語無從從收狂去指藏巖巖花開草約
青紅峯迴路轉逢古寺窈窕石室穿玲瓏連尚爭前趨奔馬飛
蹀躞落懸長虹蒼尋遠計不易孤况地人爭多匆匆向求獨立
渺何許烟霞滅波山重重却歸溪館早明月臥聽蕭蕭鼓天風

金華山暗回遊者三十韻

杖藜初出城而門萬株紅樹如雲屯芙蓉峯前門行路宛完一
線隨溪溪水聲漸遠山漸近弱籬鐵葛子而頂須史橫剛度峯
嶺高岸忽復為平原細泉幽澗竹竿直石樹駢立疑同根削金
嵌碧透瘴利猶以第一名其野天明獨去平遠望五女委親空
丘堵樓居西起望明滅石扉呼若山之樊蜂幽六陸狂阻如隄
行爾爾不得奔割觀崖下翠濼沈沈雲龍蟠踞繞繞紛紛松松
滿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巖
前遊林麓却下疑俯囑九地窮源何有投翠羽不復辨誰聽風
水聲宜宜高坡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
頂若洞高下滿山園遠穿窈窕雲雨陰翳從此不另論秋臺
盤路莫容足下不測淵無藩徒崖如鈎草如劍舉首仰巖巖
援山前頤之哭引膝前牽後接惟與猿馳坑坑谷谷歌歌過背汗
喘息道宜堵陸沉古同問星日踞有來者無朝昏即行左轉復
深入危覺襟襟極心魂縹縹渺現滿月簪首大士天人尊神
衣拉遂飛鳥下青山山波波濤翻或云漢人隱身處彷彿肩背

餘首嚴陸路琴折又載更倉嚴十文開墮垣夜歸草堂殿元石
坐看雲月生復香泔然携手盡文士頗覺暮下來源源名山石
室如何記華千歲莫來無誤

送俞觀光

寒齋讀書助政悲坐聞剝琢走落崖衝風雨噴噴至者請命子訪
我驟刻深相逢把襟語移時婦女落嘆聲兒親俗物病我不可
醫服明見此瑣瑚技朝未贈我天馬詩忽然掉頭去莫驚莫語
氣見子如親語話折腰向小兒文章技窳爾爾雄傑動聖慮今
母選賜我受子莫助之臨改發踴躍待深洽

讀清江集

元祐儒者熒星斗後有作者非其偶二龍三鳳何鏡終况乃湖
源骨中更適從塵編識英與想見世澤餘忠厚長公平生二三
宗大廷披腹登尊后風流班班仲與季芽芽采掇絕丹豔獨運
古昔富陽秋稍扶掖股到履政却歸餘力歸賦詠古受清園樂
不有愛初人文啓河洛下選百代今戶闢空言可託匪亦庶臣
筆持搜瀆好字典刑未墜乃至今吾生已幸何云後青燈照夜
雨如錢與論徽蘇頌擊刺道幕政復龍捧心發美明能付鉅口
從速起死不取期儻抱殘清注空枵

題李坦之詩卷

神山中人坦莫識政以文章為戲劇李生也復可憐人手種楮
桃待春已山空歲寒誰念汝有楓影影霧霧白遠近遊成一朝
去翠蓋雲旗春何適蓬萊烟霧秋冥冥御君白鹿無消息山中
磁珠三百顆取深可食安得與子巢其間石牀醉聽松風賦無
處字黃精笠笠草可食安得與子巢其間石牀醉聽松風賦無

馮長歌怨如尖使汝倒憶周未頻

甲辰清明日陪諸公入南山拜明侍郎墓因以舟中作
日餘甲子直侯持齋遠望胡侯墳墳雲墓墓背城四十有四
同州人半為笑語或李真胡窮崖出水陸今舍舟登途拍案狂
少年健走黃犢奔或乃鳴道竊春雲老翁顛足仍履屨解衣狂
賦筆為箇前遊一里趨廟門杖藜不得辭抵案數柯真屠絕四
陳衡為一丘標石麟并陌躬躬羨薰頭拜興有相視有文亦家
船省稱諸孫踰途探幽快荒榛下坐觀塵土多靈靈故舟確裝無
遠四勝賞莫許密運限蓬列坐觀塵土多靈靈故舟確裝無
天能老鷹行杖立何益對幸言我公詩絕倫看被揭兩山衣
閉目窺坐方甲甲越舟黑耳鳴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
寶聯云三慎勿浪傳奉慈真

送傅孟海

吾聞上古之士比屋皆可封有材不必登王公可備衛首日軍
清澗將自走風塵中傅公乎生經濟淨却抱一經今日道隨人
騎馬著青衫與儼如紅射牛斗凶門大咲望長安長安萬里行
路難行路難知奈何贈公一杯酒請公聽我歌長安之上兮焉
能饒黃河之水兮清有時洛陽少年休太息東山謝公疎未違
無格之事不足云 陛下聖德如華物願公功成名遂身早
退澹澹小兒能笑人

寄汝風雨中董德茂司訊

黑風翻江白雨傾橫欲掩關人行此時唯我與章子孤舟滿
浮烟波裏烟波著揚揚黃浩歌擊能興調長相然一葉恣掀

舞青山白塔頭低昂朝過城南某城壯舟人問我將誰適童子
揮頭作吳語秋水波來深幾尺忽有大字標竹林寺門對水仍
陰陰敲門是竹不見人竹間翠石何蕭瑟迴舟少林兩如注四
顧冥茫但細霧蒼蒼聽鐘音不知披髮却入猿啼去岸側風吹
拍浮呼喚言狂念世兩無嗚呼古人今則無復來親我知何處
為君出此有聲畫圖作扁舟烟雨圖

由省陽山人賦至死胸公乃為賦而驅大賢幽處自有意感風何
得親論誰初令我爾世網以花深河行崎嶇今晨笑與親友
別烟波浩漭舟舟空天大深合為一回觀人境誰如無向來
纖塵安足戀而取策東岡拘養投高館陸門生談相孔歌
實虞夏間章可容一息救與巨羽肩休流汗顏促首飽腹腐出
子所斷非我探故人殷勤入我夢法我作詩四且愚此生通塞
又自斷豈愛一勾念江湖春風二月花敲野瑠瑠玉樹推空林
犬夫兒女浴有書為若起坐生長吁

次韻子踐雪中見寄
前年江南雪一尺高獨共走詩三白寧知有客野欲催凍骨殺
屠神鐵石今年雪此雪塞門江湖無處浮言捕野風蕭蕭日色
死看人射鹿荒山根下多覆寒衣復夜金玉餘音懸懸藉干生
萬卷定安枕一願隨我嘗凍借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一

五言律詩 賜川范香楸次 香易對耳校正

寄方韶父先生
仲落江南嶼知寄寄渺能鹿蔡行委有芝蘭夢中香逸靈靈
湖悲歌白髮長平生今古波瀾破綠蘿雲

雨二首
兀坐九十日兩聲珠未休花時謝益睡茶虛不禁愁生著吾何
望素寒晚故留江波清滿眼萬里伴塵囂
泥濘今如此出門知路難蓬蒿春日長徒李夢留者未覺龍公
慷慨橫燕千寒青燧厥蕭瑟千載八丘空

急雪下不止朔風終夜鳴飢寒應盡老獨故南征生理真何
計況路隔此情山中歲酒熟不飲竟須傾

送友人
柳路三百里獨騎衣正單涼風紫洲水斜月白沙灘燈火朔方
逐關山歲欲關衙門應望汝莫湧駐征鞍

寄友人
攜君山水意局促守柴扉故園悲秋草涼風滿榻衣瀟湘斜日
晚白杜猿人歸野冥冥遙念天寒木葉稀

秋懷五首
天亦雲借五山中歲欲但周流吾道在莫息古人無野鶴疑秋
樹斷駒住眼迷蒼茫念同志倦薄香高備
對酒高天豁登樓落日曠亂蟬悲葉葉老雁赴長雲依魄檣中
歎極遲願廣文身名竟如此碌碌汝何云

數紅心昨夢非流螢無極巧入絳帷飛
你古壁無及關情極可交桐生牛見足實傳直為與世肯憐釋
樓香尚倚堂草小詩聊戲爾何乃耕生猪
風雨竹橫落江山耳滯留懶從生事拙閒情惜世心休弱夢際
石空搗叶波流與棟到依物世故劇能悠

崇刹
赤日薄為帽裁刺無空樓可能詩似錦乍取辭如泥薄雲飄
凝深本逐馬蹄蕭蕭保江海興芳草故蓬蓬

馮軒
信有德冠謀過軒意欲迷山深風雨惡天濶羽毛低他日開
塞逐城送鼓登荷鋤吾媿爾未敢欺塗泥

風雨
風雨忽如此閉門方畫院故應為計拙可復要人憐燈火亮詩
路添麻杜曲田能然今規昔把卷一坐瓶

抱琴
三尺枯桐樹相隨年歲深此行端有意何處託知音隱隱青山
夜寂聲太古心空勢水仙曲更向海中岑

山中懷友七首
大府趨尊存情千復壯鈴波瀾開白畫羽翼動青雲羽質懸珠
調明時放歌醒未妨牙屋底碎雲托遺經

望遠
望遠空山夏天寒夕夢孤林行聽聽曉曉風雨濕
病摩沙感壯圖向來懷古意回首未無

琴放
琴放誰容我交遊重得君編文編吹管問俗到耕耕一笑能看

眼相思有白雲春風動竹卷遙往縹緲好

何事重海裏猶自首宿高林空隱憂眾裏誰共得黑文
動清天劍魚乘餘南山正好那得梅鶴冠

自是麒麟種早知定幾年故慶南宮下短榻壯國南巖巖山林
瘦天高雨露偏骨同兒女輩倪阿事春妍

卓犖桓山秀相遠幾把琴五字風雨到四海弟兄心管外梅花
遠山中柱脚深定知松非茂高興滿雲林

洛社推年少清村照士林春風何處客芳草獨行深遺墨收
映新吟夢楚暗別龍無一字目斷白雲岑

梅瘦扶桑上人
飛錫編諸方相身復故那羊團團瘦老人與一琴已暗草迷春
塔擬塵鎖花堂蕭蕭今日雨誰挂影前香

社日重過方子踐
東風吹客衣長憶見君時一別驚雲散重泉與燕期春深今雨
夕花老去年枝葉待空山畫青塔有所思

關子踐臥病
吾子仍多病何人共解顏水竹和藥曰春色開松閣積雨連三
月溼人躡萬山同遊况雲落浩落可正琴

和吳贊府齋居十韻
蕉桐
構爾枯荷實無香亦自焚林高初憐得香古竟誰聞天海空
掃水霜見絮絨中厨方煮鶴終得舍夫君

畫扇
六籍疾疾火名山餘舊瘵深痕微有字芸草并無香後死嗟猶

汲斯文豈遽亡世方珠貝甚掩卷一連涼

破曉

巨擘何年鑿鑿空傳至今綠蛟虛綠網雨氣夫女陸瓦礫有無
墨塵法極精研明光鏡快入往事復何心

破畫

勝境不可得激刷陰舊圖丹青初彷彿塵土半模糊蚊蠅
去彼濤拆斷無良工今豈有為爾一長吁

舊鏡

龍崖故龍圖提携極幽門紅塵走馬塵白日報人思歲月銅花
送雲烟半氣昏淒涼中夜舞回首脂銷現

塵鏡

古鏡色如黑千手獨此雷王臺蟲網蜘蛛塵土華淨莫
滿堂今鬼魅愁靈龍驚為已化雲雨夢悠悠

瘦筆

不解照珠翠早向文字盟何言中路棄無復向人明兩宿高齋
夢吟吟瘦鏡情相看鏡今夕及此慨平生

敗裘

龍雨亦已久霜風兩袖寒甘從稚子笑未受故人憐雅製餘前
古雨期在著手素絨今化盡念法獨依然

斷碑

空谷秋風似何年瘦廟碑圍柱愁真莫音當說頻移野
失花苦馬壯起還知千載後掃拭轉堪悲

臥鐘

龍溪文推折沉埋雲雨何咩民誰睨晚野袖自塵草雅來多年

斷此文鏡字似料陽荆棘裏長伴舊銅駝

吳質府脫詩三百

歸去愁海鴻飛困風冥方獨住已竟長終莫遣
幽真隨旅母弓向未嘗慟哭不是為途窮

百代龍川子風流見外孫餘生唯白帽菴菴自青門浩蕩期千

載蒼龍失九原仙華豈綠沙愁絕刻舟痕

懷古餘哀思滿君尚與荆清談無俗子白髮晚連經空社荒春

沙鄉山積夜星少陽濟倉苗漢切可堪聽

過湖真羽蓋

識子今無日風流可復尋山林歸夢製窮子解箇音滄海亡年
夢青天後夜文平生匣中劍零落遂如今

元日即事

回首人頻異與誰誰與同壘歎白萍歲月入青銅兩意蒼茫
外春生浩蕩中長橋故園樹一受東風

說樓

樓古荒碑在登樓望望餘秋陰垂野薄江勢抱城斜天地悲浩
子水霜寒寒等紅塵吹酒隔歸興及清茶

明月樓

遺埃何年有飛簷臺上頭敲擊入大華香火墮塵歌曲岸舟如
兵遙沙樹欲浮盤且吾土未敢恨淹留

溪南即事

岸草長川玄行葦莫辨山光連輝晚寒色入推換夕鳥歸飛
意風帆送上溪世情關物理悅仰寄長思

金香道中

有難離仙本孤標見碧梧高門留雨露短榻泥塵陸委輝莫為
小機深夜相與談心須具黃游葵及樽蒲政兩韻歲歲編猶然
抱子從容觀近欲隨從事學趨稍獲琴心曲餘操讀舊書誰持
窮同業葉使遊瑯琊它日逢何春清飲動至晴醉醒勞問我
愁得今乘雲溯江湖迴望歲月因青雲楚捷揮白日仰可憐
秋社林檎外南包橘柚初飛騰如借順能勿笑舞餘
七古律詩

送蘇君文科官丈歸桐壺
笑語匆匆似夢中衣裳微復判而風疎綠陰日那堪別後馬
途喜未窮飛夢已空南畝稼歸期應老故山桐壺來尚有平生
綠載同何時寄釣翁

感懷
華丘山丘不可期峴山作著綠參差空階下榻庭徐蒲無復葉
舟訪黃遠日暮更聞廣舍笛歲寒頗有角詩藁遊與食成今
古冷石秋花屢感悲

風嵐山
蒼海安回事渺茫行逢道老色深涼為言故國遊秦處薄指空
山歸風嵐在盡綠莎迷策道雨多蒼葦上高牆遙知汗水東流
呼更有子燕飛夕陽

聞元宮
鐘使歲舟一夕移紅樓翠閣未全非曾聞帶子乘鸞去疑有仙
人跨鶴歸桐樞月明飛
空殿石燈燭冷碧提鈴香閣楊柳多時
立閣看楊花作雪飛
早起

深處晴窗散綠窗獨接短絛立清溪春風入樹無行迹既月鏡
翼近人枝骨新吟夢寐不知清露濕衣巾何人正踏長安
陌想見看花拂面塵
九日

獨立憑高覽興新
清霧白復佳辰綠尊幽眼不醉醉黃花滿
頭
嘆人清盞老僧幽期失巖南故人新句頻秋
天此日併四
首滿感寄香齋未回

次韻山南先生建興二首
晴窗秋風入剪裁更無魂夢到塵埃
首投自送黃雲點寶篆
清白畫屏也態清應隨日別老
惟可復向人開
權權生聽蕭蕭
香戴酒芳琴也並來
蒲團兀坐又忘機
何礙重尋是與非
老癯長雲天渺渺
脫花棠
蝶思依依起看丹竈
黍無恙欲試青鞋
香未勝
鴉鷗道遠鳴可
耳王堂何必魏然非

寄依仁父先生
官十載尚沉海門
卷蕭清白屋
貧自有陶公為社
交楚呼狂
老作詩人兒
留故復
輕前輩
傷步履
當出後塵
拓陸詩成
無憂
穿其雲
翠碧並精神

寄十八丈判官
金蘭淩淩四十年
風流文采故依然
紫香山老去誰同社
栗里歸
采尚有田懷古坐看
西日落
春寒問北枝
偏倚泉白石多
深
疑千奇仲山

異韓關心朔
腐無酒登棋而許頻
遺寄書竟
枯唐懶入夢多

疑字向非背紫閣門方與碧雲迴首故依相從賴有梅花
的試迴春風走翠樓

寄友人

兼舟一別雲水別暮川應笑方客舊疎懶臥病它年憶清社題
詩春日長掩著作花已爛燭楊柳飛絮苦願狂聞道扶吟殘塔
斷選子青鞋細瀾尚

夏日消暑

枕上初殘榻子香為警簷外已斜陽碧山過雨晴逾好綠樹無
成晚自涼芳潔替人成在舞好詩和夢落著能求羊何不采三
徑門掩殘書滿石牀

送葉伯樵

水烟沙雨送歸航楓葉蘆花已十霜強曲天風春春逐逐墨池秋
草放游荒碧草又是新迴雁白石依然驚化草一吹相送却成
別暮雲千里思茫茫

宿贊氏山房

簾已舊筵外遠步獨近燈火下其薄寒沙細水通幽徑晴竹高
拂走翠陰草草悲歡中夜誰能醉醒百年心石烟前月寒無
寐坐聽疎鐘出二林

送友人

偶錄送遠接清遊兩雨東城晚樹幽離別自應多感慨笑談未
審各風流百年芳華頻頤合萬事秋雲故故浮太華黃河入四
首春風愁絕李膺舟

本友人

芝草掌前一杯酒別離歲晚遙相望野梅如雪遠入眼晚池邊

天寒斗霜閉門窮巷燈火冷回首蒼山雲樹長樂時挖微却同
宿禮爾詩筒送送符

憶友人

無復高深慰索居壯心東路竟何如人間深有金蓮夢身後誰
傳五枕書半著蒼苔理斷地一春白雲斷絲初芙蓉華下開吹
笛送雨春天草木涼

與李無遠

青春未受二毛侵談笑聞聲古今千日却難徒有壘九原其
作竟何心平生欠何劉伶鍾此或誰勝子敬琴吹樂亭西烟草
碧蕭蕭回首重忘襟

過烏傷墓

丹青像設始何年窮陳遺墟自古傳時有此人來下馬不知秦
樹幾啼鴉牧童盡卧者碑路野納春樹奈葉田四首長安西日
外陵松栢正蒼烟

博興二首

昔從大客堂前客共買何山渡口船杉松未道得古寺風雨濤
山連柱懶憶別老僧如昨日待今幽事及它年春江正綠不能
玄脫踐黃鐘錄自備

轉回擬作送春詩

出戶春風玄不知紫塵孤花獨入眼竹根推
折欲過眉又拋書卷都如夢聞香燈偶似疑寄語平生張仲
野一歌相屬竟何期

劉主玄濤相如器

朱子所氣貫百代風流今現昔十年樓
花我構渠空張曾對談諧樂也復結客推法疎風雨蕭蕭守瓊
堵孫今可坐故人車

亭原君家

江流大梁碧雲清滿在千華玉樹凋後兩千年開徒餘森然作
者見風標橫花夕月輝相並金樞名山路未遠購欲傾心數遠
往高期無使竟荒餘

次韻答吳正甫

諸老凋零半九原後宋英遠見蒼然高懷寧復居人下纔步猶
須出我前天馬為誰生月窟仙禽有日到芝田論心待取同傾
盞可使空迴雲霓綸

寄紫雲宮

千里相思黃葉初善傳消息恐離居姓名湧入山公啓懷袖元
無實報書已不辨狂能賦飲胡令汲引對煎瀝脫雙蹠踴頭回
首風雨蕭蕭為正球

獨立

數盞飛花一憶然狂心迤邐夕雲邊十年人事空流水二月風
沈已杜鵑過眼青春翠復得污人黃土絕堪憐故園尚有平生
約可使荒苔到石田

即事

南陌東阡草色春梧信門巷客來稀受風燕子輕相逐著雨揚
花濕更飛樹樹無言春又盡紅塵如霧手頻揮浮生真苦吾何
計獨立看雲竟落碑

山中支路

溪山杖屨行徑迷獨穿窄峭幽步遲驚風低岫山房過寒月挂
樹天星垂露鳴寒葉夜半落露洗青林光陸雜茅簷抱膝者誰
子歌闌飯牛聲正悲

散友

歷歷疏堂度暇明獨捲高枕數殘更誰許已係新輝故舊業
餘未棄閒一雨送清初月色百鳥溥夜散秋聲清知三十非年
少已覺人間有後生

三月三日西湖舟中

黃塵烏帽艤平生對客猶稱舊姓名此事正堪三太息概今恐
負四難并放舟下空濛淡送酒元無踟蹰散金谷蘭亭夢已
矣不妨時醉濯香纒

金陵天津橋

五雲零落渺天涯江陳跡蒼茫日自斜畫角已吹邊塞曲紅藍新
長內園花可憐遠老垣黃葉曾倚春風望翠華好在北山後年
鶴依然同住舊烟霞

送人歸豫章

已覺樓臺柳茂搖可能為我後躊躇一似秋色紅塵外千里江
關白鴈初建業水清誰共飲海陽潮斷空無書黃金未盡朱欄
在英雄純孝學屠屠居

哭陳成翁

多病文園鬢未霜可人風味故難忘望期求整丹無之竟使香
云草不芳齋藥時未海上遺文頂我抄藥傳誰能後允仍漂
泊雲山青自故鄉

宣城中偶書

眼看春膏滌勝流漂零回首規沙滌清壘馬槽知誰為白飯青
粥淡此酒未必強康能作史何妨李廐不封侯散亭雲鳥疑無
恙歎殷推須逐後生

梳頭潭白髮

鬢髮垂垂別獨留，解纜聊爾濯滄流。櫛櫛已久無山水，雲嶺誰
今有雲猶未必丹砂，真却老可須白首更為郎。前休未速斯文
在，努力無愁岐路長。

送韶父先生遊京口

不到南徐三十春，針筒琴匣弔遺民。也知往事如流水，枉視重
來吳後身。綠煙關河風色，莫雲野艇毛鷗落。舊侶失扶桑，

韶父先生挽詩

仰瞻喬嶽失齊胸，十載風流可渡關。更有丹砂輕縣令，雲鶴在
故。臨將軍字補歲月，既青關石室文章。聞白雲蓋蓋後已悲獨
立短水高馬，孤舟釣

書方韶父先生至某懷山南先生

夢覺秋宵未曉，巖高頰青。閑賦蹉跎山中，舊別猶猶在哉。晚相
逢感易少華髮，神成封宸。靈光風雨，見豈我百年政。重斯文
寄研足，併程可奈何

韶父先生有詩，淡次韻以和

兩翁故復可憐人，傾蓋是安四十春。峯崖山丘如隔日，寒床風
雨得彌旬。書茲藥業仍仍在，搔刺藤梢一畝溪。鷺歸家字冥
漢，次荒誰見下麒麟

寄懷如心

深羨休閑把一壺，舊情猶憶首獨淒。涼颼天斷雁初沉，日圓地來
花欲有雷開道。為郎頭白歎未殊，高槐待黃梁紅顏好在張公
子。坐聽松風春晝長

送王傳明靜江教授

丞相成名震百蠻，滿傳傳是代得春。管管海思過三湘去，帝學
冷四海傳北望火牛。連上國哀占鶴尾，直中天子笑風朝。齊階王
土未勞春春雨露偏

送揚州傅學正

碧蓮峯下駐飛隄，風土遠知久自積。曾有新書拜禹真，空關信
裕化周南。深望盡日迷山鬼，毒瘴無時起霧嵐。好直斯文強
傲，謫語并為五黃甘

余山

香雲穿澗感無私，岸在左右有棲巖。巖湧巖芳沙徑一龍長
視白頭僧，晴濟則因翻孤日。水昏昏，排翠藤後，求清風滿壺
念學遊空拍上方爐

龍潭山

二月清江照眼明，隨風舟楫滿汀汀。斷雲扶雨時時黑，密葉藏
花樹樹青。習屐未成陶令賦，行謁斯共屈原醒。碧潭光景無消
息，坐看魚兒點翠萍

遊興

青雲如夢慨平生，白髮驚春忽綠生。新覺交君隨日別，強從親
色逐人移。百年松檜誰能去，五畝煙霞故可耕。安金掃除塵欲
盡，少游何得尚相輕

次韻方子鏡觀潮

次韻方子鏡觀潮

湖天潮落有時休，朝暮異說白頭。故髮花游迎歲淡，測身穿
解履亦流江。火碧無人禁，陸雲閑朱練。海濤秋後定，月明天在
水。有誰能以此登樓。

次韻子路秋社歸慶南

又憶清齋是夢中，未幾經得任飄蓬。時情再拜心如醉，世議紛
紛耳未聞。會種粉榆依漢社，共謀禾稼續幽風。蹉跎偶為平生
約，已獲人間歲一終。

子美劉君所寄為文字，交十有四年，而固未嘗相識也。戲
過武林，偶逢，長觀有喜而賦。

避地神交十載餘，青楓客月幾飛。子何言此日同，傾蓋勝讀平
生未見書。天上玉堂空，可對山中金匱得。長虛政多餘事，宜商
略，可待秋風怨索居。

杭州寄里中一二同志

故山有路去無從，徑火關心夢不通。浪走紅塵真自笑，蒼苔白
社竟誰同。習中好貯子，藏香眠底徐。觀萬馬空，風雨未休鴻雁
斷。此情誰與說難窮。

詩用紀感集

同橋上人攜童尋師于龍翔上方，備撰鄭公道至，無成，小
坐。陪三老盡文雅，政雨衣冠不尚同。談笑流傳故故事，畫圖想
像吳山禹窟方。與僧掃地聽海，誰能然洞空。深託下陳虛自
詫，乘機無力思何窮。

客棹雨中

江城飄泊動經年，盡日高樓閣過船。睡起小窗初曉雨，岸旁垂
柳已生煙。空樓歲月今如此，每望雲山欲泐然。尚喜萍花得諸

度時附樂軍舍新寓

不謂坎離病春柳，堪識蘇門時軒。然談笑一舒眉，晴風石鼎浮花乳。夜雨春
蠶吟碧絲，接手遽成三宿。應論心那覺，十年遠酒船魚網歸。無
計未必山前白鷺知。

送揚山長歸錢塘

百里齊心海鶴飛，三年官况野鷗歸。兒童早已占鵲信，第子應
微頰去。思才虛荒回春草，草杏花深卷雨絲。絲人生涯意須行
樂，如馬高車恐未遲。

章德然同登東蓋山

城南日日望蘇齋，碧嶺重重蓋一山。何處在辰成遊，迺與君携
手共躋攀。釣文亂石通高步，看面和風低醉顏。高樓深處多指
則俗者，且勿問妖嬈。

重遊北山

卜叟重來思惘然，勝遊邂逅一開顏。萬林有色煙雲慘，曲壑無
香草尚闌。漫道金樽催白日，始憶紅粉浣青山。南朝舊迹今誰
記，腸斷風流不可攀。

湖山過葉心口寄郭梓卿深閣

謝公城下明春暉，最憶東園夜不歸。落月清樽波激激，高花眼
爛霧窗飛。未愁強醉羅衣濕，政恐重來燕麥稀。大地風濤竟誰
料，九霄一鶴看橫飛。

大湖年公說詩

靈光一夕失崔嵬，多士相逢淚雨摧。吳道共看丹旌去，遺民猶
憶繡衣來。蕭蕭悲吟頭花冷，渺渺鄉山柱宇哀。裝盡貞元舊朝

士能破無難得仙

後生無復望儀刑青史堪堪列姓名窮有遺文成鉅家兒無新
爵上錦標瓜田方任蓬萊沒玉樹倫徐陶露生情芳湖未知
登翰林風月向來清

次韻李主簿南湖雪中

隱仙松度碧湖潮然高興不枝梧也知白髮行相持無奈青
山不受呀嗚呼過眼先風疎疎懶懶寒衣多露已蒼蒼相逢幸及南枝
好一笑聊須須百盞

次韻姚子敬教授芍藥別業

故園煙樹渺江關長塊未開未得閑空路獨愁黃葉下高人正
在白雲間下屢懷遠客依止數酒然期共往還未嘗看山仍柱
笏一竿付我的漁舟

次韻別程岳翁教授

落拓江湖又不歸相逢遠及試春衣忽聞遷惡雨旋動語共花
前玉雪飛看眼故多知己在黑頭未覺壯心違亦嘗孔翠吾何
堪塵寰塵難爾自足

花信

已覺暮芳去較遲千林紅紫想紛紛故幾經夜雨能無意試問春
風竟不知斜日遊蜂應有羨野亭立馬已多時殷勤却是江南
客曾學水滸等一枝

草意

清溪斜照著難歸出瀟芳心欲向誰可是忘憂能自憐若教指
住定無私只恨江上何人識而國春來有幾知留取青青水雨
暮未應紅紫浪相疑

五言絕句

山中偶題

古苔隱石色寒花明藥蕙有時白欄兩路自青松風

涼風動十里孤坐思澹洲白雲洗明月青此夜秋

七言絕句

寒食雨中

東風淡水碧連澗溪上青蘿獨繫紅正是落花寒食夜水煙沙

月沒帝鶴

次韻史王公

有人新自南東來別後音書第一回欲問布帆無恙否豈知塵

世隔蓬萊

被髮胡為竟渡河由來隨戀喜人過不須待聽山陽笛一曲塵

簪豈忍交

早歲棲身起鳳池桑田為海已多時路人方為棄隸止流水生

涯運可悲

玉堂政要誦仙人何意先成米石墳人物渺然時事異隆平

地有青雲

金犀犀頭草未生兒郎俄已去騎鯨竟與會相逢處轉見人

間子母情

牌頭東下苦匆匆徑換暮仙入貝宮眼盡珊瑚高百尺釣竿丈

折一線風

聚流中流寧可歎海雲飛雨失音天陸郎地下驚相見應許來

遲二十年

孤兒思父母，隣兒思見銘。在獨返時異，光江魚與蝶。世間何物最堪悲。

雲空隨殿刻，劍眼疾風已。到玉帶門，殘潮落月天。涯夜剪絳羅，

天兵圍家政，燈檠離。驚驚山頂上，行海氣昏昏。風雨惡，夢中無路亦先生。

金陵客中送友人歸里

清陽河畔，杜鵑啼。踏踏如弦定，不迷。應到故山，戴桂葉。喚人騎馬學飛難。

摘袖香黃，照眼疾。秋風蕭蕭，自約披頭。聞王食，登羅粟。不獨清州有和天。

漢室需字，技隱。論鼓刀屠物，正求伸。可憐風雪，南山下。未有它年射虎人。

蘇晉言，張子良。同遊北山，智若寺。既歸，傳與子良。至亦亦松山，小桃源。後陳丹山，謫二皇君。初回，宿窺猶親。

天風吹我，度淨淙。春著千懸，滄海青。紫陌紅塵，寧有此十年空。須此山靈。

芙蓉臺下，南朝寺。水秀山明，兩絕奇。更向水窮山盡處，一菴高野碧雲所。

却問仙山，去幾程。白雲如簇，近相迎。直瀆不脫，登山辰。行盡松峯與水聲。

山中吟是太平民，尚與人間隔。幾處流水桃花，三百曲。豈教重

謀或陳人。

偶看飛花逐水紅，不知身過亂雲東。回頭旋覺琴絲別，惟有青

天西面同。鸞鶴沖天，歲月多。至今香火壓，嗟噫。劍師不是無凡，清茶此冊

難白火何。空覺春泉響翠微，玉花吹濕。辟籛衣，何人為。擊水壺破，共有青

天白練飛。別立戒心，盤白塔。數規日月，費檀文。一朝預在園子底，始悟從

來見處卑。遠憶仙華，鶴髮翁。清泉白石，滿奇骨。若為此日子，峯頂更試手。

生九節節。一宿山中竟莫留，可餘長。待赤松遊，發勁好去。張公子，休愛人

間萬丈侯。避著園。

一丘一壑，古遺民。十里清風，不屬人。閑對青山，揮白扇。世間何物是紅塵。

園基圖。有客看棋，洞口歸。天荒地老，已多時。人言此客，跡與鮑。畫裏看棋，我史更麻。

陶學士驛舍圖。一笑相逢，亦偶然。浪許息，想向人。傳無端，更說。舟青污，飛簫者

風數百年。次韻章元雨中看瀑。

則曉風水共雲，空起視。青空白雨，應。祇謂。素回，可無恙。不知江

林欲吞天。

汪莊子陸一尺水漲莫流龜五月秋莫為天公無是白絮游陸

雨懸萬城 岐山四有杜鵑啼客舍津橋寄一吹顛有門重博士不歸風

雨聲按詩 春盡餘寒去却四江天五月未聞雷雨風抵在浮雲外辨折來

須莫不來 草長故山深獨往昔生今雨歇離居誰能共飲龍源前一醉千

年不願除 傷二首 以蘇蘭蘭作傳今知龍女解成勇分明信有旁人分五十三

身第一卷 息心無想成無記有見運同兩相存不盡壽時琴勝行隨方願

啓一城門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

物卷第三

臨川起素編次 潘勗劉耳校正

賦 賦居賦

湖于後古人而生兮恒懷志以好情憑祖先之遺業兮按律列
之鑄林粵險固以投經兮歲行泊其已周獨習賢善何故苦無
速慘而連新攬精起以我躬兮錄前志之為謀非天人察于之
夏兮馳躊躇而見收胡聞勉勉抱茲獨兮願周旋於窮際亦私憂
而其伍兮惟增思以懷愁昔四路之相贈兮竭所投以交投字
並瞻以疾驅兮入聖域而彌隆彼頃何人于乎願忍耻而焚羞
惟昔者之持從兮種遠討而勞披眾離運其既多兮越異越之
交綯綯綯綯以強逐兮感所願而勸發曰于行之不兮則將
焉于以良飲居快悒其誰語于弦于歌之幽幽惘惘恍以碩讓
兮歌孤偈而無倒羣于土之空濁于駭奔飛其牙味大龜魂于
以吉于于焉去之而遐遊廣輪咸受而靡枉兮怨又或其所由
非識路為之先道于權九折之推吾勳慶兆豫以孤愛于提臨
岐而衷橫軫于情之懸懸于風動而莫辨運行之已累兮
固若以為蒼茫弗驟敗之是圖于何厥孫之能譽堅所業猶未
念于恒年歲之易逝留于懷之既駭于雖坎壈其敢偷苟非于
之所存于夫又何求結頰言而招要于速夫心以網罟夫有特
以為善于詎無成而灌雷

賦 賦居賦

皇重正直子曾下惟仁黨統嘉種子起生孫人胡汝聽之暴元
兮盜成柄以自神禍而司于俾開朕仲窮于里以逞毒兮豈

前固也故問君子之將售其志者亦深名以為高矜已以自慕而已乎主人何為其然也昔百里用無繆身五羊軼公樂賢麻開當羅毛生道趙引雖脫囊乳舍辱而應請擊匿股以受誅先皆報不世之問畧持圖廟而謀王誠懼夫旅志之弗究完卑已而進遠夫以縣生請漢家捕獲拾遺若夫九牛之一毛進豈增太倉之一粒固宜書賞而容度便而汲亦安敢有聖語而期立武起若樹不貪以為名宋司城之賢也弗枉身以合行郭孟氏之道也斯吾徒之所知而百世之所表也且子聞之特盛時處天理之常運仁義人道之經是以君子立不易方故曰勿行爾悔無惡不夫勿信爾欺無惡標不隨客獨不親夫開盜元曉珠璣重淵無怪以自致無告以自宣至其波光攝吐都烈則人亦莫得而索捐也若夫卜生投問於之輿張委藉粉於維家相如發都於武騎沈公奮述於沈鑾是亦非妄人之可驚獨其已快命而與報

雜著

賈論

易嘗親於魯德乎矣之鹽蜀之布會蔭之武前代之名馬至於漆某處齒筋膠藥物之來無不蓄聚區列而貝珠丹銀重則流谷怪珍之產又皆篝火腰細習百元之錫乃能奪而出諸虎豹蛟龍之宅而且早鼓而錯陳焉欲其僕僕工費舟車遠送顯顯心計自察前者謂者在佳官者置而蔽者勝之患弗及聚之患弗費耳辨而良則善益博聚而費則德益厚其貨誠千金也且以千金至矣求其張盧牌員將素自期其問而能以掃奇贏者無有也於是日民鼓起黃金造市者莫不購集適合辨物以

莫實焉方冀辨細值之中一旦有委千金於販夫販婦而未嘗少見德也若誠特文致其利而向之千金非於施受去爾也仁義忠信士之大寶而爵祿軍服國家之千金侯夫其為實也非必獨幽絕深涉死地而後能有也彼飾虛構博號呼以望信者何懂懂即債人之面而能無德色者及數人耶嗚呼市井之事學士大夫所共處鄙而庸以汚齒牙也今之稱乎大八君子者果何如哉果何如哉

續賈生傳

屈原死後百有餘年而漢有賈生以遺去過湘水乃投書以予屈原大夫公蓋合二十以為傳夫亦徒見生之為文愁新無聊發憤重鬱不陳於原而未極其趣者也夫懷王受欺於張儀而屈原不用身陷國喪為天下笑頃襄親值其親而曾不悟又怨原逐之江南而楚亦莫敢救原原者誠悼夫存君興國之志欲無所伸而為是發憤無聊也生之在漢非有肺腑之親庶試之久願於卒按過主之頃欲使盡去其藩而唯己之所故為一不見用則遂自沉於原而待其真以以國之主誠何理耶夫政正朝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異禮樂率至不輕也大臣不聞議士不與而遠自草其條法不可裁絲毫之屬皆悉帝舊臣苟違離而不言則雖當道者且此二四公位為將相爵為通侯按寵之盛豈復有過於此亦何足而不容一新進之賈生耶然則謂生以說去而遂以配於屈原者甚不然也夫生之始欲改空舟數年之後凡其言之可行而後者其論皆以循遠之錄也吾意生以憂為林迫習於世故未必不悔其前言之易而尚肯

齊威或慕傅士卒心相率言于朝請以贈其父任時已除柱充
 留守乃以類直松開為其判官尋與元錫牙合去委揚國委
 故李光稱兇兇顯坐賜光書有忽聞遠道豈勝懷感等語降三
 官詔作於死其官後錄居士黃公夫人第三子是為滿之六世
 祖公第二子滿始祖則滿之五世祖也作銘者公之甥翁良能
 前錄叙女適翁孫光者其父也以子青良嗣中散大夫子男五
 人皆黃氏出而其餘四人俱以文章家知名良尚良能同權紹興
 丁丑第良村國子進士良嗣國學進士龍川陳亦綱為傳四君
 子叔奇之文精深簡雅至直之文蔚茂艷艷叔奇者良能字季
 直者良能字其二則何洛茂恭陳炳德先也良能住子朝會
 為太常丞兼工部郎官以朝議大夫義為縣開國男致其事有
 香山集行於世而此銘不載集中居士公樂府蓋題秦檜所建
 太平樓樓臣謂檜也公政迄今百五十有五年遺文皆落落惟
 所載樂府獨為人所傳讀潘翁訪求得它詩文與樂府合五千
 餘言第為一書問又復宗氏得此二銘謹錄而藏之庶采者有
 考也

記居士公樂府

右居士公名平樓滿庭芳即銘稱公所作樂府也蓋傳秦
 檜所建樓宋史紹興五年五月神武中軍統制揚沂中發卒
 徑石真太平樓殿中侍御史張綽劾奏其事沂中坐削金提時
 檜已去和位則樓之建當在檜執政初檜再相和議成日假
 士人歌誦太平中興之美樂府所為作也時檜命蔡季年數百
 潘中聞言長喜者詳捕述大理獄發之上書言執政者例貶

萬里外忠正之士多避山林間公亦歸隱不復出矣活既錄二
 銘并以公樂府及何公修跋文附見其法格乃龍川所謂為傷
 右居士之一也
 右居士公和東坡百字今見苦淡胡仔兩編草堂詩餘評曰東
 坡亦鮮詞語意高妙其古今絕唱近時有人知此詞題於郵亭
 醉閣不著姓氏語雖雅亦氣韻可書潘以家集較之不同者
 三十九字家集蓋近歲潘從族人訪求編入而若淡則得於當
 時聲聞而題然亦間有舛誤而不可通者乃傳刻之訛也今悉
 以家集訂定焉

山南先生集後記

右山南先生集凡二十卷記曰辨必已出古也雖不必如詩玄
 不必如易而太史公書不必如尚書春秋十三國風之作大抵
 發乎情耳矣然而止乎禮義豈乎情放乎載陳時而五方異感
 也止乎禮義以天地之心為本者也其為本不二故言可得而
 知也有如先生之闢材標志百不一施而其言猶吳為世所貴
 則言豈難易知哉蓋先生自少時為舉子業已能知非之遠其
 年遠而氣益定文辭之習刊落蓋矣故其為文發出橫厲肆如
 風雨之所動動筆詠興汗不揮地而輒發人見其猶梓慶斲
 意符之而止耳世之善為近似者方竊竊然揣量別擬擬象以
 立之而曰吾古學也陳性命者雖或擬辨名數者雖或求其先
 生之文適而不行矣孰知天孫降臨僅浮茫茫開其自視吾言
 糊甲爾然欽爾爾攬聚於稱讚者耶潘從潘先生生最以且觀
 誠憚其檢芳溢溢無所託以披于技乃因先生所自序家集知
 委醜兩留秦者合而一之曰山南先生集嗚呼是其為言也

非出於古非不出於古也夫能不二於古今而有不以天地之心為本者乎雖子縉子撰實為然而無靈境論誠若其善於是物矣區區之篇積尚矣為哉姑用以致吾意焉高爾先生之氏名與出處大槩備既約之述茲不復云

關廟黃

客有欲玄教關廟開關公於濮者曰夫關無為也無事也公固方外士亦既登鈞天之庭而主列仙之籍焉乎關備關而哭曰者類不足以語扶搖之高經緯不足以語溟渤之廣安得執迂腐曲士之見以窺夫姓名者哉請贊公道以祛子之惑可乎客曰唯唯乃為之贊曰

謂之任也而委厥廟於滄塗謂之隱也而寄山林於遠處窺方昭昭哉且于子孰知夫白者為大方無隅出入道推與道為俱放情八紘之表游心萬壑之初是固軒裳所不能繫立豈而不能拘夫關之又聞者非斯人之徒也歟

是與州東嶽行官碑

今天子履帝位作神主厥既奉王于廟子郊則遠隔禮尊望且碑有司歲時事每缺惟長興之為州北距泰山幾千里而州西五峯之麓嶽神祠在焉知州前秘書少監呂公對同知州李令監察御史馬公諱求命震揚教帥僚吏卜日之吉咸會祠下開筵既備法駕既備衛服既位周視祠庭接榻屬階序折段登降俛伏若同克施大懼融民望貼神蓋無以稱塞旨意由禮考宜

將有加飾延指籍原甫為朕尚僚佐吏士交贊而協助焉於是州之大家泊潭屠氏下遺布井工伎販備之夫莫不稱力而受事分官而賦功凡所以經畫而相勞之者咸念德應應而弗忘

帝慶元年之十二月而告成於明年之三月謹按祭法諸侯山川在封內則祀之未有越境而徵福者咸宗魯魯也遠方遯濼李之祠事因敵自後何哉公羊氏稱泰山之靈不崇朝而雨天下其威神德應之所加被列諸守祀夫亦禮以義起者也或謂

人之生命神實制之故特為世所敬畏而尊奉其果然耶惟時長吏克謹命祀匪懈有慶不宜無以善示來裔也是用揚之頌

帝休所加仙閣神府式垂號名惟帝有命崇飾典祀守臣是齊願念致字棟毀頌堯傷高靡寧祀制貨食逆程匡備廟廟以成奕奕斯廟豐盛隆備遠慶潔清神崇采歸也其嘉祥旁達下盈肆時外服遐開闡陸舉揚鴻靈彌

皇之極屏我有邦瓊于萬年與山不傾葉刻頌辭昭示後則毋替厥承

湖州路總管府題名記 前遊學士作古者諸侯之國必有史官大史公始撰其所述年經而國緯之合以為表蓋將使有民杜者幸而覽觀焉必且曰某年為何時

某侯為何人而我何如也自禁置郡縣既不容有私史循舊有所謂題名者而可開與吳為鄰曰內史曰太守曰刺史曰州州事由晉王義之而下凡若干人亦既列其氏名于貞石矣粵

自聖化南被 國家遴選仁智以惠幸茲土者辭相聞述相接而迄未有所登載也今總管某公始合長武立石為題名而屬子以記于惟題名之設本以昭歲月辨爵秩觀其氏名與其所以去來而其人其賢不肖可知也善善惡惡而德勳存焉此大史公之深旨而春秋之微權也昔司馬文正公記諫官題名而蔡之以庶許四直之日使來者知所避就嗚呼豈獨諫官也哉

陳茂卿詩集序

詩之為用其微矣乎輒軒之使不至而拱飛賞歎明月者徒以自怡於萬物之表而已夫香黍之悲涼意象之荒忽初若澆薄無屬至其使幽人倦士有適而不懌或者舒揚撥導之益猶有資乎覽者頌謂其如理華拱樹世所罕見探而有之或當於用若吾亡友陳茂卿之為詩其亦所謂理華拱樹者非耶茂卿平居端樞寡言容貌不飾動人生三十年未嘗踰里門以死故時無識茂卿者而茂卿之自窮亦果矣自下與之交而善而弗獲獲其奧茂卿既死訪遺棄其家亦既無得蓋以狗葬焉因追次簡而便聞而可知者為五七言古律詩若干篇嗚呼茂卿殊情事李清遠邀邀其當於用與否子固莫得而知哉而傳之四海之大千歲之久鳥知其不有合也而茂卿子子為自窮如此有可為遺憾而悼慕乎然子聞之荆山之樞豐城之閔必有俟以

取其用雖玉璽鉅鼠非窮山腐壤之可埋滅物之顯晦固繫其遂哉序而歲之庸侯知者不復奇為議也

遊葉家言詩後序

嗚呼四民失其業久矣而真士為甚非謂夫曠且拘之為病也儲膳以厚之給復以優之所養有古之所無而所就無古之所有何其蓋昔之生齒衆矣未有不使以士君子自為者而今也惟以其占籍為斷高耳方備服相且爛然勃興而秀人碩士不得業其間者以有而是彼施施死焉子子為遠居飽食而肆其力於負販技巧者亦宜少裁量而有能賦騷賦登稍自出以售於世或者且將察之以簿書求之以律令使之伏其所長而致其所短皆備任劉累以飯牛責下按以得履物反失其業之大者也若吾葉君初而學壯而仕未始一日而去夫蓋庶術序可謂能不失其業矣乎然子觀君之用其材養乎若駒而爭於獒於獒於也躍乎若九飛而天決也欲乎若揚飄風鼓巨海而高懸大舶出沒復先也倘稱羹羹躍陸未已庸詎知不有奪其業而用之備服相且之者耶今方由吾島傷教官以秩滿去吾島傷之士咸相與為歌詩以識其別而卿先生宋公序之備矣子固有志於士君子而重失其業者能勿歎羨而惜葉某雖然子懼夫葉某之者之特至也姑因未簡而致焉以若吾志庶幾乎君無輕於去就而若子之有所羨慕也哉夫以君之絕學殊能宜有不止於葉龍刺虎若物以將致出之則非子之所知矣

送孔周卿序

昔者七十子之徒蓋以有若為以夫子而師事之矣亡日雖以不能對諸子之問叱避而退其記言之書終不敢字稱之而猶

必有子焉倭其失孔子未久也於頃貌之偶同者且尊莖之如此則凡後孔子百歲而生而見夫陸禔者升屠者圻項者河目者面如紫旗者皆越而拜之不暇視其子若孫之克肖者子厥令孔氏之族日以蕃其能服詩禮知怕魚原性命如子思者子雖裝飾而悉識聖夫子五十四世有名文相字周鼎者子齊雖也周鼎主教吾焉陽三年吳當以秩滿升焉焉傷之士莫不率其行而後其去子竊以為孔子之道如天之無專覆地之無偏載日月之不博物而照顧豈私其家者耶誠令國人飲澤之兩存必孔氏謂宜列之公台建之方岳俾諸大夫國人咸有兩寓其尊焉焉可也又豈一州一邑所得而私耶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子固未敢遽以吾周鼎為賢於有子不猶愈乎陸穎升屠圻項河目面如紫旗之偶同者耶周鼎行矣子之屬望於周鼎也厚矣凡離曠之恩愛助之意既飛于辦公之篇什故予獨論其所貴乎孔氏者如此云

送徐生序

異時為舉子業者幼躬苦思弊弊焉穿穴乎經史百氏之書優不得休殆不暇沫然後能以其擊角強而取勝幸而有能自拔於千萬人之中莫不靡報笏書呻吟踴躍合乎京師以聞其一日之技或者優進而解弗利又未嘗不闔戶塞窗益其鋒鏘而望更進焉國家愛士不欲使卒廢乃為之定制凡得舉十有五年者俾軼試于禮部又有五年而逸升之天子之庭於是天子亦且閱其老而後故事特予之一官幸者乃得為縣文學其勤且久如此而今也一更訓蒙之職環斗而居其任可不謂大幸歟夫一考之勞非有三十年之遠環十數童子而授之句

讀非有抗千萬人之難也而又有官稱之美祿食之富宜若夫冒險途謁貴官望望登在亟返運塞固踣沈鬱而無所賴哉逸用其力而厚食其報是宜看黨之士揮鉞擊殿以欲羨乎徐生之去也况夫當日接於千萬人之中而不得一官以慰其勤且久者能無所歎其歎其意乎子獨以為向之求於生者十數童子而已耳一旦裁冠大裙于子揚揚執經以升於高屋則人之斷意將有大於童子之所求者矣惟生無辜其取易而忽其兩難則雖抱臂於金馬揚扇於石梁而無作焉可也尚何文學祿之云云珠玉在前子無以復進政道其可望於生者宜謹篤端焉

送養直師序

始吾聞浮屠氏稱其道莫然不與孔子異而世儒恒讀其去者卑略貴賤無君臣禮其累然哉嗚呼薄海外內耶穌所置主僧之官輒與角立凡府署之崇徽從之歐往往賦守令而其徒卑躬曲意聽命承事之有加焉吾於其卑辱卑貴賤不可卒廢而浮屠氏果無以獨異於人也夫阿世儒又有嘗乎其用道誠不以為釋氏子宜捐資財毀衣服木末凋飲以求其所謂道誠不宜逐逐焉唯印紐之為務也嗟乎長亦真人欲無己且古之生人必有君也而一人不能以獨理也必將欲其賢者能者而授以事則夫明者能者宜為世之所不捨矣浮屠氏寧於定而復與人異情耶若直師之負材傑為底禁不見捨於其徒者也今方出而官於前東甬東之人勞驍乎儻驍望其來而際命承事之久矣是宜於簿書號令之外有以淑其類矣其行也猶有異乎吾徒一言以為贈夫豈自獻於其道而恐有異聞乎

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人之所以為性而道之所以為本也其為本不二故浮屠氏不能苟為異也而吾日安取異哉願其敦論於世者不可無辨焉耳兩宋之文學操曰柳君者吾友也試往論之其以吾言為弗可矣乎

題陳茂卿詩卷

茂卿贈子詩編古來賢達士不營世知易哉保令德千載以為期嗚呼其望于至矣而固茂卿兩自志也夫第一世之賢與不足動其心而獨有特夫來家無情之後世試亦可悲矣令其自託於千載者何如哉情表及此深源而已

題山房集

孟子稱王者之迎想而詩亡夫詩生於心成於言者也今之有心而能言者與古異耶山誦水謠童兒女婦之所倡各夫與非詩彼猶莫知自名其為詩耳或者筆能操與發奇使細編之選校于草木是固知以詩自名而非孟子之所謂詩也吾少嘗學文而始自名其為詩願其用恒在於山高水深風月寂寂之鄉措心立言能自異於童兒女婦者無幾耳自吾去丘壑而吾詩併亡今讀姚君山房集乃知吾所以為詩夫之此而被得之非果亡也日從先生長者山水間尚因吾詩以求孟子之所謂詩者其有得乎

跋六經直音

周禮官為邦都賦至使人不能讀雖以漢宣獻之博洽而為之音釋其非知而闕焉者蓋多矣嗟乎聲韻文字字也子非母不生執其子以求其母而不得乃懂懂如見耶易書詩禮春秋

之文肚揭千古學士大夫童而習之非若夫賦汗都者之鉤奇捷隨而使人不得其讀也直音蓋嘗有其書陳君是編不過窮其取遺摘其舛誤為力亦易耳雖然不能讀汗都賦何害六經之書一失其讀則二三聖人傳心之與自經世之大務兩賴以存者幾希矣夫使之日星垂而江河流者陳君是編不有助乎之樓公鳩精德神於魚魚石樹之細者不又有間乎然子聞有直音有反切反切之法本於西土今譯人所用二合字是也陳君自是編曰直音而兼用反切者蓋變例也誠懼夫音之未易以直盡也是抑可尚也

跋竹靜齋記

竹植物非動物宜若靜矣夫一寸之萌至于鈎扳十尋而上者氣化而飛生之也是果能離夫動耶乃若其初則固靜矣動飛踐行未有不本於靜者豈惟竹然耶夫知竹之為靜未若夫未始有砂之為靜也方其未始有砂也猶未能忘乎靜也是故竹物之動靜境也物我與融境管冥合則靜且不有而況於竹耶世蓋有靜者人之言而求大極於梅枝者矣先生獨於砂乎若有見焉是非善觀物而不物於物者耶欲知先生者固不必以竹求先生也

書吳善父哀辭後

右吳善父先生哀辭永康胡氏梓仲作殆予未識先生得先生所為詩而讀之其氣盈而不肆恣伏而不折言無華飾而忠厚惻怛之意躍如也私心慕焉元貞而中秋予游雁華宮堂聞國得拜先生蒲陽江上先生題予書曰吾二十年揮交江南有文二人焉曰方君詒父曰謝君阜父今阜父已矣子乃能從吾乎

乎予其逐焉吾忘年交予不取先生蓋予大父行也然自是
間歲數一再會會必微欣交通如累年者先生聞焉予上
下古今人物使審時權而尚友焉先生之心其有鑒於予者哉
大德漢子秋有越客道蒲陽境上謂予先生且死已而知其妄
也厥明年某月或又謂先生死矣予不敢即笑猶樂其為越
人之傳也既聞月而和父之子有以計至齊先生婿也嗚呼先
生真死矣先生之先漢州人由大父婿龍川陳氏故又為襄中
宋康人先生嘗以父往入官仕未顯而所為要以直遂其志中
激顯暴管幼安陶淵明之為人同自放山水間時與吟人靜者
探幽發奇以泄其鬱孤感齋之思遇意所不釋或望天末流涕
其所居室扁曰愚隱先生古冠服不妄笑言楚兒傲豎或戲給
之先生不疑欺我不知者以先生誠愚也晚乃取古所謂全而
歸之者自號全歸子云先生死時年六十有四嗚呼先生之壽
不可謂放德而其存遠矣志不必究於物而其行得矣藉其存
不可謂天微其行不可謂窮矣生雖死何憾矣頌天之以佑
善人者君子恒若以為為歎焉此象辭之所為作也先生之死予
既笑之以詩故弗復為辭以相之姑追叙購昔以志予感憤之
私云爾

書金剛經後

予嘗見說象者以為其頭如石其尾如繩其脊如床其腹如甕
其胸如印其耳如其鼻如柱其手如荻龍按已而腹盡氣驗
之良是也日過兩人而問焉則未嘗知其為石為繩為床為甕
為印為其為柱為荻龍根也而其所說無非象也何則彼固以
所見者言之耳昔大舜氏有假若彼羅密法名之曰金剛世之

摘撥撥擬以得其說者不為不近而虛白老子直於見處指以
示人即章句亦不離章句蓋其自中有全象矣矣頑有特字
共計其同異豈以字為善觀畫者耶雖然予知畫象而已尚欲
識其象情求其非石非繩非床非甕非印非荻非柱非龍根
者可也而予尚何言哉

書

上高使書

儲焉傷之鄙人也鄙縣不見非薄復以充員由是昧昧於一粟
庶幾求伸其所欲為重惟置身試面昔人所謂探不敵踵門餘
詞以逐謂該庸藉不勝之辭致其區區於下執伏惟少垂察焉
儲聞國之評與立者曰大人才士之所由興者曰風俗而風俗
之所恃以不墜者曰大人君子古者士之仕也上有求下之割
下無求上之法故夫學師于家行學于子者其鄉之老之大夫
若列國之諸侯且以禮而賓送之深非古矣然而州郡之所舉
公府之所辟要非有持於上之求之也唐宋以來士子得以投
繯自試而下之人始有求於上觀幸之念生趨競之俗成矣
國家刻除前弊改試為課以教不爭其資士之法即鄉舉里選
之遺制也立法不殊於古而得人之效缺焉未嘗豈風俗實為
之歟且古者舉一人而不仁者遠今也一有所舉而巧取豪奪
者不知其幾人推有稷律傑特之資且遠趨引而差與之此
又安能除前弊以事迂尚於其間哉故得非鄉里之富民
則貴游之子弟耳蓋夫野脫而欲前也其言以為凡物之過於
欲者未有不求而得之奈何世之操者亦且曰是宜
有求於我者也然則應舉之不立豈獨忘身徇勢者之咎耶伏

惟明公以君子之德居大人之位又適以親人風為職其於俗
化之遠邇固宜有以品詞消息之未可以為細故也僕生於
寒窳賴家世遺緒不失身於農工商學之刊幼而知書年十五
六而能屬文時之鉅工宿學皆幸而與之進莫不玩其筆而望
其筆力之研至凡聖賢精神心術之妙古今廢與治忽之由固
皆驚窺之而未始敢以為有得也不意今茲誤玷選舉俾受察
於下誠是用憂者憂然而未且庶乎親承明問以少擇其平生
之素計日候命不為不久而竊為無開勿復竊竊欲進而不能
欲去而不敢上之人未聞有求於僕而僕方汲汲焉若有求於
上者其為滯留澆濁之狀寧不起人厭薄之心而重風俗之不
美也哉僕於門下既不得有私謁又不容潔潔而遂已也輒敢
顯顯所聞於左右若夫引而進之抑而絕之明公事也非僕敢
知也惟明公不以僕之進退為難而以人才風俗為念幸甚幸
甚

祭文

祭朱叔文山長文

嗚呼世其家者雖古或希宜光華之茂績願留尚之易非惟君
子之秉心也固以直而制行也辨以夷若及玉之不琢况可得
而瑕疵是國出于天性或者自得乎家處之遺謂宜益大於先
訓遂親榮而傳進奈何步武之初而遽尼於斯嗚呼哀哉
晝夜之道天人之際蓋君之所風韻齊死生於一指兮尚窮達
呼矣疑君之自廢錄可以無憾吾黨所未能釋然者惟故家於
遺俗方統臨而趨拜曰嗚呼有後幸百聞而一覩攀轅重於

道周望香沐以增歎臨陳辭而薦酒為有知乎無知嗚呼哀哉
傳

柳立夫傳

柳立夫者名壽當塗人也祖父世醫至立夫遂以其技知名立
夫於醫善為厥其治疾疾人死多奇驗然志在德術未嘗挾
以為市也人以病叩門不擇貧富輕往或委金錢率謝弗取即
取服尼自養而已亦明是見舞士大夫間而悉知政事吳公淵
尤通立夫厚立夫亦喜為之留吳公乃買田築室居立夫不使
輒去也初立夫兄壽誤殺人就逮當死立夫曰死先人世嗣又
有子且吾母老矣吾自度生無益於兄終不能為况喪其死况
自言有同願以身受刑贖兄罪吏感其誠而悲之乃議出其死
而立夫亦竟得不死然重以立夫故廢法遂論熙立夫當吳公
破費時士多以善為方出入門下者而特敬重立夫用此貴客
不獨以其技也吳公有愛姬無子壽出以姬妻之立夫乃謝曰吾婦雖
亡毋固在爾吳公曰慶婦非以養姑耶立夫曰不然是方養資
驕讓養姑而能躬井曰以事吾母耶於是吳公止不復言姬聞
而數曰吾乃為刑餘之人所棄吾終不可以事人即日脫簪珥
入道終其身諸公聞之以為吳公所得姬特寄家皆非常人也
以此賢吳公而益重立夫吳公既病歿立夫乃去費藥資地上
里中子或求立夫術疾弟為報立夫嘗為術資於富人又弗償
也會復得疾乃不敢致立夫而更迎之醫之醫以藥進之病加
劇不得已始召立夫立夫診之曰病得之勞而伏者素何以剛
齊燥之方寒濕寒而立夫言如此它醫當索其技乃謂病家被

固有著於君不可信病家持送謝罷立夫已而念立夫素長者
卒然不虞竟如其言而效乃奉幣物重報立夫立夫輒罵曰公
布人何復以市人處我趣歸而道無用是汚我也里中子乃大
然悔盡復所實錢以足與聞皆慕化立夫行有不可者惟懼立
夫知之也立夫後以高壽終
贊曰先左曹君布衣時家吳公與立夫游而善常弟畜之強稱
立夫賢有道者蓋高於醫云以予所聞立夫為人已極其治驗
甚衆而立夫所著有於脈圖有可用方今江淮間賴多罷用其
書以故弗論論其卓悅珠絕之行著子焉

命器之傳

命器之者名時中金華人也其先事錢氏最貴顯錢氏亡子孫
世仕宋凡十一世乃至器之器之自少時知讀書能屬文年十
六歲起里中器之盡室走辟僱勞近山谷間會大軍南下或直
其叔母劉所從處遂為所得將殺之劉欲救器之謀其聲如
為叔母急走從葉溝中出口此吾母也即欲殺吾母者當以身
代毋耳軍士壯其語乃釋劉不殺而心獨荷器之同拔以去是
歲至元十三年也器之既與其家隔絕然幸得不死絕傷然自
傷必隱忍以有所就於是常盡力其所事夜如恐不稱以此
得毋辱固更善遇之其年冬至京師遂以見公卿貴人公卿貴
人憐其孺家子且得所以北來狀莫不歎奇之延使受學學師即
大夫皆延頸慕慕之器聞德慕慕且又真賞當是時兩都噴士
中夫皆延頸慕慕之器聞德慕慕且又真賞當是時兩都噴士
由是益益聞諸公間稍得推擇給事尚書吏部為令史居久之
用薦者以布衣對策中被 旨入翰林與某次本草事遂為太

醫人之由太醫選部水監用例補官監通州樂歲錢病當改
調器之自念技藝固官七品者以復其父母失過以親老休
便養遂得請監判官以歸初父母既失器之數從人問歸其
所在莫能得或言死矣去十二年蒙問始來又十九年聞歸
里之人皆為之歎歎數息其里中少年子弟多器之去後乃生
無識器之者聞器之至爭持粟聚飽之不知者視器之以為比
以也器之歸時父母歿已久為文以祭其言慟歎則但皆可流涕也
夕號慟如初夜且自為文以祭其言慟歎則但皆可流涕也
贊曰子隨器之踐踐然為厚職君子哉其遺德難離齒白牙
而不斲誠亦能勇矣至身為係累權下志窮而不能自財又
何難也彼國臣臣以有所持獨死為難乎故曰死有輕於鴻
毛死有重於泰山無所苟而已耳聖夫以器之材窮不失仁
達不失義宜俟它日然後信耶

行述

山南先生述
先生姓劉氏諱應龜字元益世為娶之義鳥人自曾大父祖向
大父慶龍父景辰無注者先生少板鍊常落落多志宋咸淳
間游太學為丞相高其材將女為先生不可延已由是名稱藉
甚非直用文墨出小異也於時同舍生擢其緒論或取高第而
先生故為博士弟子真仁何當以優升解為能枯矣國迴還
耕築空山山之南費藥以自濟人勸以仕輒不答然亦不為
說新說事賤俗矜察也居久之會使者行部知先生賢矜起以
主教鄉邑先生始幡然出山即席於是至元二十有八年矣終
更泗長月泉有司以累考合格上名尚書親友白當請為先生

僕弗願益留錄以年未及出其名復得正統學先生竟不自言
 兩年遂以疾卒於家壽六十四大德十一年八月二十日也先
 生儻貌姿髯鬚狀辨地人然性氣好賦否間里少年以為濶已而
 相與謀中傷之卒亦無以害也先生學本經濟而以簡易為宗
 讀書務識其義越未嘗牽引破碎以給浮說至其為文韓肆故
 按處水飛一出於已無以欺以追世好世亦未有能好之者
 凡所著為書集六卷五集六卷腋而留書一卷藏于家先生蓋
 有戒食於世矣而未顯也故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山南先生如
 隱者焉初學吳氏子再娶許氏子男一人曰鼎孫男女合三人
 既卜宅于永寧鄉向茅之原將以其年月日望而未以胎不
 朽也爾惟我曾祖左曹府君以文章家知名當世先生以外孫
 曾孫其學願潛之象郡方弱緝摩弗失身負遊技巧之列以積
 先業者先生教也先生之庇麻我厚矣而潛安足以末先生之
 存庸證其世孫出處卒歸是歲月以餘夫志同而言立者尚寧
 為之銘若錄以揭諸幽云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

東陽黃君晉卿博學而善屬文示予文書讀之使人不能去
 手其用意縝切而立言雅健雜之古書中未易辨也予愛之
 敬之適有以告曰談已石鼓二周刻見遺者則欲然曰是可
 與晉卿之文並觀者邪是慶元年十月廿九日趙孟頫書
 右日揭齋初集金華黃晉卿先生少時作舉進士後則有續
 書先生故衣冠家及師友間代遺老書至京師盡得其文而
 讀之愛其雅暢隱密而討論精數蓋及於百矣謹錄數為君
 千卷庸保學古之君子臨川危素記

樂章

三皇廟樂章

黃龍宮

之曲九奏

降神 於三聖神化無方 繼天立極垂慈百王 崇明祀率由舊章 靈考來下休有烈光

降神

大台角

之曲

帝德在人日用不知 神之在天刻可慮思 辰日吉感寧有儀 威以至誠高左右之

降神

太簇歌

之曲

大隨之行肇自古先 功烈所加何千萬年 是奉執事孔虔 神威沛兮冷風駭然

降神

應錄羽

之曲

惟茲告成神將降格 安矣有位清廟奕奕 勝簫通響 我其承之百世無疆

初獻盥洗

姑洗宮

之曲

靈祐展止式禱以享 吉蠲我享惟富惟清 惟敬法茲 有享願若交于神明

初獻升殿

南呂宮

之曲

高明威服恪恭命祀 洋洋在上匪遠 具邇左右周旋 降庭止式禮儀 摠用介多祉

奠幣

南呂宮

之曲

奠幣在列品物咸備 禮嚴意見式陳 靈幣惟馨 神其降之 靈兮安留成我獻章

捧俎

姑洗宮

之曲

我祀如何有牲在俎 既全且潔為俎孔碩 以將以享其儀不忒 神其迪嘗純嘏長錫

初獻盥洗

南呂宮

之曲

初獻升殿

大樽必犧

南呂宮

之曲

五德之首巽茲靈神 八卦有作 誕開我人物無能稱 玄酒在罇 欲監于茲惟德是親

突帝神農

南呂宮

之曲

耒耨之利人類以生 鼓腹含哺帝力難忘 欲報之德春搜非馨 器言頌之 享于克誠

黃帝有熊

南呂宮

之曲

黃帝有熊氏位酌獻 黃帝有熊氏位酌獻 黃帝有熊氏位酌獻 黃帝有熊氏位酌獻

純精也

南呂宮

之曲

三聖靈臨 執柄其食 惟爾有神 同功合德 丕惟靈森 留蠶嘉席 歷世昭配 永永無極

亞獻終獻

南呂宮

之曲

樂節安歌 載升載舞 禮成三終 申薦今芳 凡百有職 罔敢怠道 神其降止 欣欣樂康

徹豆

南呂宮

之曲

禮豆有設 殷薦宜時 禮文既洽 嚴儀不遲 慎終如始 進退無違 神其降我 歆以繁馨

底如何其明星煌煌雲道第留靈雲期曉望康及微音不忘
底四層况發為補祥

望卷

姑洗言

之曲

工祝致告禮備樂於加牲燕幣誌禮念恭精誠斯祭也澤無窮
闕休親蒸為禱永年

五言古詩

金華北山紀遊

雲源

偏為山中遊過雲關宿舍燈閃初夜雨風寒雲屋時開清枕
音驚沙松林由

並堂

遲過上方界水木鬱清景山深不可留日暮衣寒吟悵其懷香
遊百歲筵微頊

三洞

仙山的不極萬古積蒼翠清興薄茲移遊迹洞天結巖阿春寂
愛群仙勿手違

鹿田

披榛度空流突兀崖寺古幽花雜紅白老屋亞雲雨前曉石徑
微颺尺不得取

繁峯

下山樓上山蹻屬行沮洳宿雲冒長嶺旭日映高嶺山僧亦何
為獨向城闕去

浩岳

潘公事人陳迹閱丘壑草生春畫長鳥啼巖花落神交千載

上未敢付其談

山橋

行行積木末路逐飛客上時登巨石憩共陞春氣響泉源充其
窮即事成幽賞

寶石

暮投招提境明發首路踰翠頭望山椒追認經行處重重巖壑
開蒼然正煙霧

中秋會宿浦陽江上分韻得何字

香巖仙華綠勝踐心所仰陞此二十秋故爾勞夢想名蹟出遊
迥高築餘輝傍巔至月仍圓別來山似長百年空中某此會知
難兩分去吾未能不飲君宜強露釀多夕瀟風竹留曉響峻略
方慙德云何我塵歎

龍山九日

贊皇滄海瀟瀟年密將迎屬茲九日至極愛龍山名依然得勝
既况乃時序弄碧巖引幽泉涼泉爽氣適形可忘神舒體
愈輕舒勞竟何取現顏結華樓登高漸能徇綠巖歸耕幸此
夏事休焉窮歲告成庶竭一飢樂持用隨其早月出眾山靜天
空夕雲蒼先民實無荒蕪者今有程張馬難及留挾挾松風生

石臺分韻得下字

蒼山面長溪勢若飲奔馬曾幾時其骨為古澗蕭蕭送臨盆雖
要朋來未云空迨此歷歷奈將誰賦翠列白雲與翠雲多在履
屐下窮秋何搖落驚菊故堪把賞心戲無同倘欣已為千載
如湖鏡山溪采者

四明送王學正歸里

四明送王學正歸里

四明送王學正歸里

四明送王學正歸里

四明送王學正歸里

四明送王學正歸里

昔者鄭廣文句東老一官今君去冷署春花映紅顏才名世世
有遇合可難行矣高其翔青雲承羽翰下語翩翩子毋庸悔
德冠

出門送君歸君歸載百里揚帆東海頭孤棹雙溪尾却觀雙溪
派去作東海水法法竟日夜萬古無窮已問胡能爾為有本固
如是

相若鄉先達感業垂千春建盛吳代後世胃方說說誰移三樹
枝遠播滄海深德壽郡文學聲南飲笑人公侯久將復歸衣何
時新

送楊學正歸餘姚
舟江吾獨得風物殊不惡江水天際來宛宛帶郭郭雲帆渺渺
拉翠樓森樓閣別離不可念此日忽已昨恐見春水生蓬舟仍
濯濯君胡又去以三徑獨靈囀空齋臥燈火月冷潮聲落近聞
故人書遠致江上作白駒幸無遲在陽詎云薄拾雲折衣會綠
酒春酌來芹有遺諸風零多新樂因君訊同志何用慰離索

題松岩樓
長松四圍松蔭滿與伍天清篇歌發首作兒女語道人有真
趣無迎亦無拒尚不知有耳况竟聲趣所起視南山高明月在
庭戶應念朝市人聞鐘走風雨

雅熙僧舍偶書
幽邃悄無森落葉不可數風落葉開露中響曉成南起視天正
碧萬里若無字減予亦何為兀兀守環堵

奉府船賜高年帛晚宿峯山中賦
探微去州邑政宦布明恩詎敢期我儷惟知懼秉軒時春而商

已嘉木陰正繁榮人有耕作明處亦飛翻依物情適念此王
事敢慙然迫長路靡靡窮郊原庶與道先達穿於長者言詩以
廣芹藿無能窮丘園低仰白日晚政安峯山根吾行匪游於此
險誰與論

遊西山同可立宿靈隱西峯
薄遊感入疲頓策筇出瑯理公所開鑿遺迹在巖崖秋夕蒼苔
丹石而寒泉綠仰窺條上接攀窺雲去相連物情一何適人事有
勸束却過徑峯迴遙望松林曲山夜來雨濕雲微崖冷綠紗
辨米囊掃房帶備竹故人丹丘走抱故能同宿名篇聊一誌異
書欣共讀殘銘未聞道應馳高干操辰有丘壑類吾居岩時上

送初善遠北上
春風吹九漚卑卑挑李門明堂待松栢未失山林尊相逢今歲
寒是事無深論念子抱遠志此道風所數刊露露其葉將使見
本根痛恨日月散散然開浮雲奈何夸毗子聚訟生紛紜瀛洲
富才茂冠蓋如雲屯去去當遇合美價傾瓊瑤惟願開辦法力
行善所聞之夫必有事藉

聖學下以安元元我知鶴使聖豈復思樂
主在一言上以押
軒子如揚風騰本是天池鯉樓樓文學振平世何足云勛哉保
合德契願期無違

陳孝子詩
南仲抗陳氏斗龍父所
家臨百文溪父書傳者考夫亦人之
子胡獨以芬稱誰仲通母咸至實生靈慶感頭表已出無珠視
願幾仲父諱非言王卒不自明唯無舍之去呱呱聞泣聲辛運
日已往頭角稍增嶺額天乞頌減頌以益父齡父投感亦亡平

悲傷孤客或乃告之故曰汝王所生王居清湖上去此無十程
 時仲秋桂枝盛茂樹葉飄飄無其官者與親奉迎未知世代
 易人非始故陳有鶴髮埋叩之父始言我與汝母少小俱
 嫁汝汝母生汝歸去作江東行不知今在無我猶夢子仲也
 聞益悲亂報奉表征六年國送旅於兩帝者堪憐故無毋難
 林賊長為東豐有施氏大屋深重屬於焉得毋慶一夕相合并
 母子更抱持淚如九河傾三日負母還盜賊才搶掠倉黃與之
 遇白刃的交機額首前致辭願陳表誠能令傲高表相戒勿
 敢違待昔以至行上天降休相靈賜既許無瓜復之崇區區
 徒益慮宜違道人情聖門猶絕孝厥有聞與曾未聞樹奇節
 爾得處處道舍情帝此章今可徵我歌雖云佳庶感當世
 上京道中雜詩

發大節

群鶴獨行獲遙遠孤京國胡為突不然驛馬更遠道
 至專有時飛快羽散件陌宿衛必近臣頗聞頌者德德儒亦何
 知况從同執戟穿原野青雨暗關塞黑聚賊賊至志若若若若
 子色一身萬人中敢不思努力

劉青祠堂

劉君古直直祠堂在土國陞此東陝富文翰故孤獨平生二三
 策匪微明主恩瑣瑣羨得矣無乃市井言憑高一長望苦厥車
 馬空微風颯雨青山滿前軒陰晴慘態態浮雲實無根世態
 千載心去去勿復言

居庸關

連山東北趨中斷忽如盤萬古爭一門天險不可薄

聖人大無外善剛非徒鎗車行已方軌聞史徒贊將居民動成
 市慶非立翻路山籠白雲散石擊清長谷地雖臨雲壑俗乃近
 海非政固記能懷不必銘刻聞僕夫踴謂我無為父海泊山川
 豈不好但恐風雨惡

翰林

崇崇道旁上云是古衣城却尋長城宮欲馬或不醒斯人亦何
 幸生時屬休明向未邊疆地見今風塵清天泰故行既半羊散
 帝力荷難名

捨子橋

惟昔賜第歸吾家適初度蹶蹶歲年晚今辰乃中路居人誇具
 慶游子悲叱取茲山稱放高揚輟入煙霧蒼蒼多啼哭淚流能
 難斷嗚呼共攀後驪頭返顧陳情未成表登高担能賦獨憐
 山下水連河漢流去

李老谷

綠崖一徑微入谷巖巖穿密林日易曠况乃雲雨橫行人望埋
 火客舍依山色家釐為張澄野光頹燈席未處風俗殊難
 河關嚴程不可緩子規勿勸客

赤城

鐘鳥林香馬晚飯山中行何以越溪曉赤城有嘉名灘長石齒
 齒樹如風冷冷時見巖巖間蒼若丹砂明溫泉發其揚揚詞勤
 百雲前峯拍金闕真覺探探庭白道人跡餘青履雲氣生信美
 無少留細馬起際清

龍門

連山東北趨中斷忽如盤萬古爭一門天險不可薄

人石上餘足跡

諸君遊西岡草木深秀掃階下絕巖坐石看飛海陸靈多窟
定欲往不致又

興發初出山聲
綳長江樹夜來雪已深溪風水難度猶起健蒼
音遙通白雲處

同王章南侍翰杖文上京八月十五夜宿龍門驛

涼風防暑掃馬背南馳而我方北首度關及高難石路幽更
阻僕夫陰不怕除驅特明發決勝窮遊靈窟客者誰子怪我逢
挾衣為言霜露多運道獨安之我非不自愛簡者今有期懷者
州熱開折腰向小兒在再二十年白首初登殿同抱如燕鴻去
住常相違然憐平生與世何來差晚投龍門驛高館臨迤溪
青巖探白月水木含餘輝秋色故滿酒我行跡未還相從况
瘦桐若瑯琊枝葉莫定云一勝聊共持

送曹正善孔廟司樂

周官重司樂典教養成均如何千載下實去雅名存之子翁遠
孟秋獨仙冬春依洵不自許保此席上發小試特奉不全採同
蘇人書與殿舍商位卑猶仍尊殿珠任發官况及遊聖門金石
方在耳矚聲未展論開風尚存作簿俗斯遲漢字銅甕子四
街空遺文猶尚異雅論說將何云臨分用自愧贈言聊具陳

送王君冕同年歸長安

昔春窮處送披褐趨上京家息賜清閒臺遠臨時美東澤任州
縣暫為闕里榮蹉跎二十年來揀舊題名分沈沈已列存殷復
堪驚忽憶王明府話舊依合并蕭條遠旅中書懷亂緒猶空闊
車馬喧漚馬若無落第懷

帝鄉禁不受世網嬰靈辱端可齊去就一何輕空餘緝抱德猶
執故人情予方倘微積未能返欲銷然無補報白髮日夜生
如何同遊處險說千里行度關秋風起蓬木寒蟬鳴想思阻良
觀則何由可平

題杜左司西峯詩卷

吾剛古達士大隱非山林如何鶴鷺間白駒起遐心遙遙望故
山茲塞感以深空靈勢交集積翠千萬尋圍廬在其下門巷常
情清軒窗帶滄泉花木久成陰春林足新陳亦有書與琴然
總纏網未忍投季莽平明奉朝退務尋沈沈披襟坐高閣獨
對西山峯爽氣幸可發塵慮安能侵勿云須吾土始用窮靈
異方苟同得視古猶視今而為松隄獨結性和嚴中吟

題象山環溪園

崇山標地靈萬古聚清淑堂故相家高風在喬木仙翁上天
去追擊今誰續像設四十石按杖飛筆戲夫君水雲姿乃爾抱
幽獨潮然來

帝傍雲梯儼初服時祠朝廷上厭且齊塵陌塵言懷舊居結構
依山麓軒窗對晴嵐林抄出懸瀑散為百道泉噴薄翻珠三餘
潤之所蒙扶輪豈比屋春華日向深批源酒方熟往來無俗駕
異書仍可讀歸無定何時專此溪一曲相建京洛往紅塵歸人
日披圖親往致山水增新綠先賢止息處故廬存道躡愛山錫
嘉名惠章及庶改予子復來者猶或披青謁安得從君時青雲
兩黃鶴

歲晏

歲晏不苦滯遙見東城隅維嶺嶺官堂列屋何蕭疎悠悠西南

寶林詩張廉運朝集池蓋鴨河神道衙合運多俊游非學飛
華福願時有光我行者為跡研府驚筋力縱無從效馳驅日科
坐官舍還清素上書烟陶川路長感此年運但遲迴不能去歎
思將馬如

送陳太祝

夫若青雲夙早通金闕藉升服勞酸香執事諒朝夕忽乘使者
專委循何環襟將指固有嚴為務本非副經營禮文事詎曰期
會迫定知多餘暇時優拜游歷向來佳麗地觸目成陳迹西山
獨使客不欲太古色初逢塞道光輝曉語昔共卷君子花足
以與使客我方言一官兀坐如龜息當歸更淹留臨別增感慕
長風次速塵浩浩千里白欲附南飛鴻安得生羽翼

送王鍊師歸四明

飄飄朱真信乃在四明山霞棉朝
帝而瘦節留人間忽聞墮危騎却向東南遠望之若流星還燕
不可攀海月照塔地天風飛佩環我何苦羈旅水雲生朱顏
休滿明詩句題李中甫海外稼亨

東方有一士客養千金雁東帝侯難為出則陪文典代耕黍非
望暫與園田疎園田日夢把投冠旋舊盛與言在茲春新時復
應會向父有好欸適門更初呼被草共來往履歷周故居悠悠
待秋稼時運還我書雖未賞感功拙選園多務此事直復業此
語真不虛傳送仰
皇朝 念前塗南塗當費許直至東海傷古時功名士事事
在中都遠遙通洞心君情定何如

集滿明句題胡生嘉樹軒

金華黃先生文集 卷四

玉夏草本長霜露憔悴之痛獨當前珠冬夏常如茲嚴霜九月
中草然見高枝如何捨此去白日掩荆扉深谷又應歸此陰
不乘飽飽六九年懷此真秀安常恐前此懷未足為商榷及時
當勉勵懷德思而歸親戚共一慶日夕歡相持披襟步虎窟登
高賦新詩生上高崖下一鷗聊可揮從今至感寒賦心復何疑
永嘉王君自製梳 鷗蓋安乎死生而未忘情乎元生者

也集滿明句以釋之

自古皆有歿我今始知之居常待其盡逝將不復疑人生無根
蒂去來阿依依既來執不去奄去靡歸期復得返自然人間良
可憐何事空立言念此慷慨悲僕日勝或能忘一鷗聊可揮且極
今朝樂千載非所知

送寧上人歸吳中

我如雲間鶴久厭離羅卷字如海上鷗初不嬰世網胡為逐香
華飲采勞使仰得無坐書癡遠爾生技壤欲於一毫端而現諸
萬草重雲連夏秋雨點大如雪三州放巨浸百水填想未倉忙
揖我去風蒲映飛葉有飛天地間浮萍依海湧向也本非來今
焉亦非往臨波何贈詩壇方勝壽亭子頭曉明堂作離別想

題雲巢圖

飄飄學仙侶心與秋雲白獨居非有隣忽去亦無迹我三層
上地位風雨關欲求一枝安而以六月息當歸夢中人雙葉同
處宅

湖上即事

雲雲畫漾波湖面惟一色滿暮風更坐隱夜雲初積與陸離方
盛虛庵唳暫息坐又聞琴音忽然破空聞

試院諸公西湖同泛分韻得儀字

秋杪景將暮天高雲仍接深舟西城幽篁南山隱重巖
已撤累懸依共待及茲酒不空未嘗勝更移會合非可常
簡事有期念之動不廣勸我俱休

題清華亭

名區瀟灑清流望衛平陸飛兩天際來速寧守如冰生香
餘曉香寒佳蕩嘉木秀色空可攬終然不盈衡鱗景興多
獲物道憤熱誰能與之遊食芳秋山疎

南屏菴至新分韻得白字

偶從采真侶遠過金仙宅名談接勝流傾蓋頭未白
湖水清見鹿春風法無踪空陪墨客歸餘終日夕音聞
有三笑今喜成六客投來復何人莫使風雨隔

贈別云孟思

斯去而水生千載惟兩人趙公起昭代並世推吳君及公
無忘時亦已遊其門公書操券妙變化何其神如食有
教粟問之以八珍君獨稱稽古要在同其文探源極極
抵研初窮蓋分源派注自遠研出日增新慶以正正
旗終焉策奇勳徒來自成蹊批李批不言我方世好
有作徒云云借網翻墨問幸可獲吾軍

送陳生歸天台

英爽陳氏子年未登弱冠受業春秋家不放閑三傳
真然出凡柳論議仍舊穿麻履輕儇兒博弄鴟鴞
小試鷹鷹中往往野禽秀指休騰騰沈沈戲弄
蓬蓬成道德經有揚不肯換昔于始西來故園多
文獻斑斑南山豹窺管時一見蹉跎四紀回

首皆夢幻則佛諸後野存疾亦相半疲者歸山
立存者風雨
惟餘月居弱共
交危年歲屋
夜且指勝然
不善書字
繼增的爛
失吾左右
下不絕籍
年憂
丙子七月十七日同
來會遂宿
十年間並
願能不愧
知復游為
同賦奉呈
吾年未及
士相從嚴
靈應高居
訪蒼海欲
深氣先寒
兩生亦可
慶道見坡
神湖島微
孰與同良

丁亥春二月起自休致入直翰林夏四月抵

京師六月赴上京述懷

風子抱懷尚漫伴遠遊欲去不促甚甘以披華春天動使
屋空谷發愛倉倉在遠道道載筆歸詞林弱筆未朽交思一
何深義當不俟後筆乃道初心推與親友別長眺故山峯既歸
不能斷朝談夜中吟

揚帆越江淮河水未活活呂罷扼其衝石空疎哨接沂河松怒
檀度法德運旋前途安流風動捷復折並旬涉險艱脫命老
髮行行海嶺尚值此正陽月

皇輿方北狩前旌已發疾驅望濟歷我馬不及扶出關度峻
阪下視原野闕闕多蒙迴國積五盈欲罷遊如夢寐古道無
改轍經時春並爽又夏夏雲熱速行微台幸儻免家齋室

宿宿極虛館平明玉堂開微風散靈雨階地無燠埃決會秩初
健芳醪滋醴豐官出黃封飛控天際來承平故多事翻易感
非才并蹤向宸廷憂奮驚在鬼乞身躍再瀆願空排何

日出旦氣清蒸後趨行宮周陸矣馳道大恢垂宵盛駕下霄
漢測殿驅薰風揭衣升玉除積後瞻醉容歸拜未及已迴光
赫重瞻 詔使侍經樞通籍丹禁中斯榮非昨希千載歲一

徒快揚又復前欲建陪奉公額回奉 清燕瀟灑輪徵忘羨遠
力不遑勞心但忡忡

圓象無輝運日取輝西陸涼野多歸人編御共馳逐念昔居閑
中未老先親稷實烈外敷波浪湖一曲時自時卷會靈處非
新十白首重見拾英遊並華鼓寒松雖復幽蘭空再綴宮尼
滅息失伯陽黃立足時暮復何言終期返初服

仙華方先生析蘭齋杏花消息而聲中之句為韻賦山中
杜雨七章和者四人先生於第四章見及頤未能屬和中
五十餘年諸老皆已下地先生門人在者惟朱仙仲山年
八十笑偶逢春莊興懷在致追次前韻以抒鄙情

前屋遠人家屋老四山靜一翁吃露光二季亦秀壁壁間楓林
敲雨過郊墟香隔然發孤語語盡意方求
昔年勳天地百劫生銅花凌其條故交中情亂如麻念彼歲壯
時暖影拂輕颺呀嗚長星墜無從出漢巴

淮陰檀奇士脚向老始清長句已雲色頻頻尚紅潮朋游三數
公於焉共逍遙平生經濟策忘言行詩類
草哉全歸子離處返冥極知朝人世間千載猶一息贈言在吾

耳履規良可則欲叩封指者摺榮竟無得
應到青島翁歸道江上船書札未相忘歲月逝如許山長春樹
深地闊雲滿阻詩筒合不來今雨非昔雨

仙華賦十句峻絕陽春清天推瑤草白石陰風生蹤蹤杖屨
未春春丘壑情拿有一葉足非推歌聲
前節並不作良交與我同石坐守筆白獨學無全功徒搦五色
筆隨人畫虛空憶舊感存發惆悵百年中

七言古詩
題陝陽年公賦陽方公詩卷

兩翁風流掃地無文章光陰理五嶽鈔鈔小記政疾走安用佩
玉飛長橋龍背背堂三十載莫想時復時履履履履閉關水運
變換飛龍道領鍊預言保此勿輕出幸免兒輩相嘲軒

題大流海道院

丹山之山青岩隱居舊隱山之隈十年土鼎為誰出深崖古
像依然氣味猶存上天瓜在雲邊者莫暇君能來想當年月下揮
毫得接屬役曹仙才甚茂流海鄉一粟顧時隨隱去風雷霧然
於有若神界白照耀金銀素音聞使者為入海樓風運霧何
時迴君其置此勿復念少須碧永揚黃埃九重瓊漢

陛下聖方王未易諫蓬萊珠宮員闕長望空天高海闊心懸我
陽山亞上人訪子吳門寓舍求為相竹詩詩以未見竹
上人不遠六十里自山中尋其竹而采好者有如此者欣
然為賦長句

道人來自陽山麓手携蠶種十年竹小裁方斛不盈匣中有譜
湘江一曲未信天工能爾奇不知地脈從誰縮筋骸隨散
羅眠底森然立邊玉宣期我乃累此君蒙犯風埃走塵俗故山
方遠重懸總新句未成慙迫促黃岡之產大中據政用才莫割
其腹願言以此終天年歲暮山中伴幽獨

杭州送兒姪歸里

空江月滿潮聲送二男勇隨潮頭去故園天末渺予懷賦中讀
波歸時路起向江樓道望波江上青楓正翫涼風颯颯吹汝
暮捲捲指龍山渡潮聲一葉舟中流空汝重心得無懼自我
西遊歷三紀學自交朋半新故下車相問何紛紛白頭朝士猶
徒步空都觀東窗桃花見我重來能笑我橫眉思舊骨仍念汝倚
仗欄干日暮暮前湖將歸後湖歸屋版波接無重數魚龍吐沒
初復先疾雷越山雨如注隔岸茶煙空覆多少醉笑語但煙霧
計程知汝已登陸息肩免棹今何處明朝過我三釜山能勿相
何起莫近聞草履歸為庄殺吾手摘千株樹且須為我語比

都送蓬羊上丘墓
次韻舊商翁常博送後
舊商翁清切飛翰飛翰能過我袖中平生五色筆披著猶
紅無不可我方折腰向小兒說研何由處公在
九重轟轟四海晏甘泉日夕無烽火太平有象須識文章重
任公宜荷國體未足恨吾軍強識之無豈云頗濛濛海首脫相
遇如風落山收頤果迷途儻有為指南跡足備程言敢備簡懇
向來速日手政爾長江第荷拖玉堂幸嘆羨莫負劉文琛吾甘翁
送翁

題解珠園
翰林王八天上來亦既不為鱸魚開江湖渺渺秋一色朝光著
色相徘徊昔賢心賞餘勝處惟有水竹無亭臺碑材久已沒荆
棘展齒不復留著昔後來視今猶視昔今我不樂胡為哉太官
馬運運莫發都翁絲蟻新階欣然一飲便疑夕界地氣息如
雲常是問別有一天地不知何處為蓬萊地觀方向海一葉隨
雞鹿處何啻應首冠秘監太在慈騎歸徐奉非仙才揮毫政要
直學士錄車風水行相催珠池曲宴多雨露歸殿酌飲黃金壘
題張清天心遠堂

題張清天心遠堂
道胡古采隋遠士不擇山林與朝市百年塵尾兩隨鷄鳴道
道俱可爾天君平生酒意俯眠軒裳備樂徒翩翩一軀鱷魚
鱗歸來不待秋風起忘言兀兀坐終日天地古今齊指屈見
山高湖水深青深湧漲銀瓶裏蟹羹入去我久風味何妨略
相以神交冥冥雲海長日送歸鴻渺沙千里
贈送星者

山人久客湖海冰風滿滿月滿船相送問我兩生年忽然袖
出天崖星須也落半開雲煙坐令衆星紛繞旋窮通變化空
謂命乃在子非由天一朝別我還故山密我贈詩如索錢我
謂命乃在子非由天一朝別我還故山密我贈詩如索錢我
謂命乃在子非由天一朝別我還故山密我贈詩如索錢我

題松溪園

獨騎瘦馬走赤日忽對畫圖心眼明想見高人茅屋底石床
飛松風聲秋空漸高看蒼白松根茯苓已堪食醉時返暮故
憐卷園還春三歎息

題錢舟學畫

鳥雀驚啼羽欲強之食乃弱之向兩雀亦分弱與強一遺博
室一高翔畫師描就勞意匠詩人見畫齊惆悵人間萬事無不
然難盡得失安足言

題何能之畫

何老家住西天日平生愛畫尤愛竹時時寫作風雲技下與人
間掃塵俗湖州古稱蘇與文趙公後出今絕倫朝來見詩猶見
畫品題已盡將何言山空風寒路情四歸歎且共盛君語屋梁
月落殘夜聞坐聽東溪響如雨

鄧陽周節主歌

周君生長鄧君里長身侯侯鬚仍美師張先生率孔氏夏處
香頰雖存先生愛君不飽賦君謂先生我知已遺時戰伐受君
痛賦衆衆之作感賦即賦先生俾一洗先生慷慨為之起曰賦
雲雲聚蜂蜂蜂蜂蜂蜂蜂蜂蜂蜂蜂蜂蜂蜂蜂蜂蜂蜂蜂蜂
距情奴快兵來速如鬼反噬其主先生死先生諸子皆勿罹周

君聞之失箸七曰古復讎蓋有禮師長之禮視兄弟我必也
書于上走密郡府伏以侯府公義之弗敢止授以艾新與風夫
或云彼假我無幾益棄裝兵為表竟竟信不願行盜竊實重五
前無與比賊窮擲金計何說得金失賊隨其餌亟取金夫尸諸
市士氣復振賊乃靡退咨遂比劇賊賊還留不及取其耳一擲
既獲衆網毀生致賊奴消妻子判其心肺獻組凡告于先生辭
臺鼎凱旋之庭旌旗散散遣部伍歸耘耘天戈輝日方南指那
將效死邪拜班周君堂堂既時人咸謂古今為吾師刷劍胆
僅尺飯大成公侯小刺之君言我不復已出為吾師刷劍胆
罪人已得賊已得東村西落無刑犯不義當實家飲水公毋多
談且休矣閉門高臥向生解白駒空谷餘四紀復養金澤有廟
祀鄉人歲時擊羊豕子賊來與留字齒踵門泣涕言如此嗟君
壯節其奇偉描畫詩情泉味

題李氏白石山房

名山秀出鄱江西上有立石如立玉尚書履歷已遠隱者新
居在懸谷花開鳥鳴春畫求自案重重畫為木夫君亦復稱其
家有畫能藏且能讀露鈔畫案又富何曾觀畫三萬軸山靈
翕靈譚呵護夜半虹光發深屋引泉天井助方潤大勝保儀飲
山脈或欲役之不可到細字長書俄滿軸竟分鏤折極保儀飲
義葬然見備目駭人愧莫知而對吟請安得留更僕頗關石洞
闕遺音龍門餘韻須君歸臨風傾誠寄細縷哀朽終期絕清蘊

題環翠樓

當州東望山如嶺山人作樓高百尺八窻面面山開四頭蒼
然惟一色樓中幸有書可讀樓外有山綠而面安得元和博士

公為君舉酒飲筵谷

大韻題虞虞解君行卷

兒童限歲如聚沙忍逐至寶爭指瑕解君所以自衛平生不
識康士牙時即亦獲事舒開吐辭歷歷正不暇前年上殿見
天子衣袖再丹楸燿燿然退居弟子列朝首尚論仍可嘉
蘭玉滿爾為爾吾較吾要吾桑麻君今白首官尚冷山苗關松
寮所生兒頭角有如此肯教坐井同群註我方備使徇機
麻猶未暖已瓜安得從君共傾倒春燈夜酌歌筵花

題周錄師寄度屋圖

我山中牧羊客偶然失脚紅塵陌遠首出屋不可攀但見層
空著雲碧樓居仙人元不死天長地久無消息騎驢驛鳳著
誰道上相逢不相識披圖示我舊游處流水桃花向春色為言
白石已爛茯苓無復成琥珀忽然交揖不肯住觀若流星去
無隨若為握手試騎求水與人間風雨隔

贈熊天瑞先輩

熊君南州山澤癯髯衣不滿六尺癯年登七十氣尚森擢棗舟
楫遺江湖塵埃掠面水生鬚比走梁宋至 皇都舉頭仰瞻
天子居姓名無由達公卑何王之門無長擢君惟抱瑟王好字
寒風蕭蕭蓬窗無處避生綠唐為詩成筆燈手自書字如東
城窺復疎食可無肉出無驢為我跋履求于子日子其歸無所
煩一言用比明月珠我方守官欲採物嗟然忘言權揭揭童子
樣雜瑣座隅笑我腹前空空盛感君遠來增歎吁愛莫助之將
何如翰林主人揚大夫與君少若同隄魚最堪沈寢多其從君
歸而求宜有餘長歌監聲鳴鳴青天自高雲自孤

贈夏應頌

夏君懷抱何磊落下居不肯依城郭向會新開近墓田當插
松鬚紅盤一朝興來不可遏為馬豈黃塵走京洛叩門道我尺素
書懷玉聯珠相照灼為言家世本羅襪餘力惟知事耕鑿
甘與處多遊散希鴻鵠翔矣那紙令逸來亦有哀求詩不求
官爵華星秋月爭分輝特向山家結蒲索我閑老言重太息成
君望我珠不薄清時難選富才老苦固難趨趨能揮其成風
墨成兩瑞歸披張粉製作一言引重力千鈞有靈騷足端堪託
願我方為句讀師撥拾殘編味糟粕坐隅童子日吹如平生雅
意深翰墨美暇清吟放天巧剪紅刻翠供朝饜君歸升文尚餘
春况值新筍初解籜傳家有書故可讀有石可眠泉可酌大勝
山人來索價低頭欲試微言辨我雖艱難坐無種有客如此良
不惡貳拾畫管和寫煤為君聊賦山中樂

送李憲使赴燕南分期得鳥飛句

臺中樹枝上鳥無數當年元以為公矣今日從公和飛去趨北
際燕南垂道旁綠對多好枝公所愁鳥所依公母彳亍鳥勿
飛問公此去何時歸上林春滿樹如蟻公歸但聽鳥消息

風樹吟為李生作

返照入深林牛羊在丘隴風吹白楊樹葉葉各自動如何當此
時孤子為豈歸有琴未成聲連欲絃吾詩吾懶言詩子始去抱
琴膝子風中樹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四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五

續書一

五言律詩

初至寧海

地至東南盡城邑屢應行人雲作路累石海為田屋爰村村
白樓林樹樹桃源名更羨何處有神仙

洋山夜登

蕭蕭洋山紫倉忙拜水神吹蓬端有力漂泊竟無詳
黑夜魚龍界皇天壞臣生還如偶遂敢性庶微幸

次韻若陳君味無簡

溫融初擬冠蓋共纓如何滄海上獨看白雲生
燧火三千積冰滿五百程誰須當車騎終古固桓崇

不謂

別家寒大雅詩受材知有分豐喬竟難同
胡然早小技乃爾闕孤芳實豈非無

色

十載西州客論交寄處新時時談述作一
望光塵瀟月銀河

疏

照守風在道清言不廢儒身方同木石名已在江湖此
士須開

天

亦有貞居子難忘太古情詩筒求絕響老拙出新
燕燕落傳

意漸昏異代名無為念離別惆悵不能平

讀陳簡幹遺事

歷歷青雲上飛揚彼一時深春曲江塵濟夜斷險詩比去山河
在仙成日月遊空言徒有託千載欲誰期

題別溪張氏書樓

木杪出飛樓仙山在上頭可能無客至小為惜留留蓋草
長虹光夜不收如何試乘興一掉刺中舟

陸氏水軒分韻得揚字

高會軒楹敵清秋芙蓉涼行雲隨度曲野水映飛鷺坐把才華
感乘愁發髮春漸詩穿秀秀何力共游揚

寄黃伯陽

披別逢春雨毅舟落夜濤激激滄海大轉竟碧雲高揚子多奇
字玉祥忝佩刀深情空爐短髮正刁騷

從陳泰五驛四明

迅迅浙河水同渡不同歸執杖方成別驚帆已若飛野橋行酒
處風雪去時衣曉望空河及天長鴻雁微

題天童臺秀軒

名山標巨剎推闢在青雲別路通極窟當軒列翠屏
色雁樹裏龍飛負土新成塔非才愧勒銘

隆山牟先生挽章

井路收英氣文昌返列星能當項闕仍世親儀刑澤輶通三
吳森扶益五丁之蘭紛滿袖抽欲空庭它日看空樵聲公委
盛前鼎湖歇掃迹華髮新抽細風物望王黎心期空管筆乘將
良已後抱瑟匪求曉此道誠何病明時忌獨醒迨追瞻北極

交化南溟萬劫多新恩恩抱紙著肯故應懷在空不愧草堂
食藥餘深沐慈軍又暮齡一朝傷求款千古遺通經派鴻私
火後傳書泮宮興辭賦雅苑有懷青泉屬

送胡元文歸興寧事

斯文千載後一髮泐存亡尚書衣冠猶能傳翰墨香春秋嚴防
漢儒賈誼巨擘莫敢官曹劇諸生在廡行

入京途中寄同里諸友

十年州縣底及此望京華客路時時雨春江岸花何方堪
獨抱老更浮家可憐同携手山顛復水涯

送句龍環舉之雲南

獨抱政章印屢更背朔風行歌萬里別聲教百蠻通則則劇殘
後諸生色笑中誰當倍計吏到隨待齋功

癸酉四月同子長至赤松子長先去送彌爾宿智者之草堂

已而子長與正傳俱來同一上人宿鹿田遊三洞還過山
橋至潘岳謁訪中書舍人潘公祠堂復廻智者而別

秋澤房側徑通夕陸千

黑入語一凝紅幸及軒車會空林
應後相看如夢寐健走愧兒童香去山仍好林深彌忍窮天底

時隱雨奇迷但聞鐘吊古回無鹿

野色在空際下
水聲瀾瀾擊擊多成藥鍊豈不作靈巖生穉曉野色在空際下

歐範無風言旋後向東

巖阿推斷殘煙際出飛涼細路綠苔
危橋跨石映泉秋山曲曲雲與樹重重巨榜標名岳宵垣幾

官何開門日下

入室老僧蓬萊塔頭墨荒涼馬鬣封才才
澤綠終古望遺風祀榜雲關裏傳勝雲峽中道趨煩道恒述作

付文雄急京真流電浮生尚爾蓬懷期爾嚴嚴求性度種種

送趙仲理再史

藉甚聲華舊履來未風恩悅書天楮閣執法太微垣履歷與
俗揮毫至露整肅養後有誤收贈款何言

送趙宗吉御史

德共趨驚騰紫閣正身冠汗顏居節下橋首望塵端去路黃河
直飛霜白日寒山舟如可說購理釣漁竿

送王道一郎中

使者下青雲郎官動列星揚旌開瘴癘獨持斧用雷霆遠俗難馴
化腐臣解引經無知多詿誤能勿望平手

送宋顯夫參余分題符節伯棟

謝公千載後陳迹在淮端遺愛傳終古嘉名配昔賢藕花方爛
熳後斷豈留連孩承甘棠樹分栽野水邊

送宋景倫殿廉

茶峯關河路西征獨據巖倚村連葭底紫鎮梅臺瑞指日傳溫
詔朝天正法冠廣平心鐵石岸憐胡風寒

送胡陽毅縣尹

夜水嚴城鐫秋天卷蓬雲田多陶令林石有太蘇文巧官誠為
樂簡才况不羣尚頌驅繁障時復飛吾軍

送簡縣尹

簡氏多兄弟第十名萃一家雲君本朝士出舉向天涯度嶺三冬
煙行春一縣花應惜未歸客鞍馬尚風沙

送馬伯茂教授

卓犖青雲共飛騰及妙年書成天祿閣座有廣文遷九陌車塵

以千軍陣前白頭懸倚席臨別忍流然

送方叔高心稿

橋端列仙橋瀛洲路不迂大雷晴石室共志在蘇試田里方高

送劉子簡

難弟與難兄專門用一經夫君屈吏白諸老眼多青薦劍登天

題道士應君齊母詩卷

騁麟出山中春次密雲城度關占紫微賜酒折黃封介壽意頻

同劉遂初游探園仙溫煥脩任大曉經歷王學志深周西

山行香次送初韻

仙駭廣天以衣冠此出游檢園金池古沙白水雲秋鴻拜陪諸

齊籟峯展寸眸始知山水窟近在帝王州深岫感青鸞拜蘇

騁鸞層巖麗水夜環海像瀛洲學自遺弓劍歷世留莊疏明

虛穴含珠鏡齋維摩殿盈千列靈輿兩九梅桐宮價何似中

使狂來桐擢禮兼冷昔求神隨幽琅函開葉玉瓊薦雷流

時墮入天合鄰此日月皆遙看陳明術起還開龍樓花兩綰

葦香煙淡澗區重關羅虎兇疑仗排蟻封去去商駭透殿微

影收清帝成靈降慶劫寺浮瀛瀛徑綠湖尾殘陽掛樹頭寒

相感時局周關題表非非林隨裏恨詞林富崇崇吟賦若為

賦院同諧公為主試官作

右籍升庸日秋闈嚴藝初端居頌空嶺妙東備賢書憶昔典文

運惟天啓 聖讓敬除行九有學業出三餘儒術中否詞場

遂以虛論言何運靈聖主共于子空樓承謙提揚威社國

公留紫結成物荷洪爐斷積華星累海海外日許誰敢隨

行笑處傳橋橋

天朝員外相府備儲張須銀筆兼行說鹿茸

試院同諧公為監試官作

文治四年運劇言高 歲設科存隆典傳

記極臨風風動黃龍曉霜飛白簡秋迂臨宣 上化精靈

求懷厥庶歸集綸辭兩按行承發節鼓舞 聖觀收水

清照明珠免暗投文庭先物入披輝英詩奏自蘭臺上名

桂籍留神仙司下土桃李在兩州使節光華感公堂

能揮木輪頌獨獨

送徐龍孔學士

不到歷山前于今二十三年忽聞東魯客去坐廣文廳

外高齋海水邊風常有新樂况及暮春天

遊石門峰勝寺

十頃蒼波上山迴地勢偏崖崑崙面老碑掛赤烏年

顛層層雲濤懸千崖夜家閑獨照一僧禪

次韻王居實其人

嶽壑黃雲捲落萬翠微擁爐春滿座臥眠兩生衣火患元非

病高飛獨見推源多度酒腸且且頻揮

永月開金鏡仙山並玉簪杜陵秀作星津水布為衣有約

鶴交談接外劍三神那易近失鳥駭新吟

悼雨公

解別愁雲散那知竟不遇長期真滿供橫霧禁邦開一柱空危
石重湖有劫來去米誠危巨賈物護生長

送魏上人遊廬山

廬山巖千仞屹立大江邊地勝非人境雲深何處種桂樹開黑
夜懸瀑下清天物色煥詩興應須當近篇

送魏上人遊廬山

廬山西江上秋風道路賒象飛青玉缺池沒白蓮花此去野乘
興何時定到家憶萬葉回首賦猶赤城霞

游法華山四宿樓氏書房遙望嵩山陀智者國師道場上

清玉臺龍壽諸山而未及其處陪同游僧坐國章
故廬湖水的門對法華山百里空荒外三冬曉講聞庵海頭沒
引霜步嶺躡攀老法高寒秀非綠與盡遠

小憩廬齋夕何人笑語同青雲一才子白髮兩妻翁物迹春

好名區有路通未能窮賺踐還往塊勿勿
西永康桃嶽

立石于如削飛雲近可梯莫謂千古勝但怕衆山低靈草經春

長於禽隔樹啼人言蒼朝主感事有留題
七言律詩

閣下口號

清談先賦在作人香信及士奉 明給端閣乍啓
通光近隨句高傳茂發新奎聲照臨回景運風雷鼓舞契昌辰

不古何以酬 天造徒誅者我樂至仁

賜第獲賜 賜郡府承為寬宏口號
拜賜錢幣而露香文蕊盛典出黃室馮軻合還迂千騎坐席雍

客累百賜它日同鄉情故事不才終古披條此水宜 徒竟逢
明發諸君能無共感揚

耶懸宴集之明日知先生復為置酒重述口號

去年此日度曉林雨歸光華映古今舞慶深承賞禮重徵榮滿
瓊

主恩際少須 天詔從容至坐看高花版伏簪千戴斯文寄米

梅可應外物累初心
北山歸路呈古心師兼簡方外諸友

尋幽隔向雲潭宿却過空關望翠樾初日映空千樹 立驚風遠

欄百泉流舊題歲月人頻異乍別煙霞路易非幸有潘郎遺事
在何時一錄去如歸

送梁生歸鳳雨

負我東遊萬里餘翻然却去擬如國金屋不入平生夢石室曾
窺未見青赤日蒼涼變袖穿澆濁滿一帆孤明時息士方如
鴻者爾重來出有車

送祝鍾師祠武當山

春風駒騎過流星西指神州百丈青白道蜿蜒通使節玄關頷
額凌祠殿按行石闕多千歲叱咤靈常有萬靈想到天池却回
首笑看日月兩浮萍

喜遊鐵道至有懷陳君來

匆匆曩散定何常取取心湖故未忘堂木關情人事異雲霄迥
首路岐長交游歷落銀河腸製作鈞紅瑞錦張為語何時共傾
倒秋床風露已生涼

寄別宋推官

白斷仙帆去後從翻然心逐此飛鴻未忘銀漢迤邐感况蒼黃
空擅數葉前國與人歌召伯漢廷有日捐于公悠悠聚散何堪
計邊走送期出下風

送鹽官傅都目

春風正馬去歸朝老佐名州驛禾既造數驛程和到日望令官
府暫留山河清烽火樓臺重樓臺煙海氣閒歷歷舊遊成臺
蘇可容樂與一追攀

去盡寒食

短得蕭蕭的鬢髮蓬人猶辨曉春防案有舊新推風月博
家禽舊畫此去官曹雖公處不妨門戶暫輝光况聞家友多華
冑休嫌酒後笑未失

何山夜宿

巖峯夜宿西窗雨一別重來二十年何氏殘鐘非舊讀胡公題
碣是新錦山中修送招為隱家以空須別有傳已對爐薰消百
念感時懷古自茫然

整田治中致仕朝列朱公挽章

朔風吹浪濕寒雲吞見局丘卧石麟千載文章非小技半生州
縣私勞人黃金帶重班方安白玉樓高記又新四首悲感它日
事不才終古望清塵

寄子訪千壽道二同年

憶同鶴立遠天關清滿無聲虎朝開黃榜未開齊早菲然衣高
唱遠分聲已寄思思滿常我莫羨身居至玉開海國陳羅李無
徒可容羨向蓬山
天台道中

致會初乾不作泥階陰陰盡眾香露梅旋旋浩天相映挂樹圓
團兒可接香水未深容塵馬千煙孤起忽聞難仙人擬在坵丘
願應是言靈別有梯

送麗水應敷論

諸公携子啟明光此士猶令帶一脚肯着綠衣春道遠南待不
舞布文章仙山高步欲驚波燄火散題香雨香未可區區懸十
室共看七日富才良

送雙松乳山長

歲晏天涯偶見君忽驚飛快遠風公諸公政爾諱先親家聲
無出異聞紅日遠帆先去屬碧溪涼雨未生芹然然聚散何堪
計目對江東有暮雲

象山京門別壽上人

一笑相看寂寞濱欲驚蓬蓬往得鮮顏祝床白拂風標藉實網金
沙世界新微會山中應有日定知海水未揚塵而翁辨語今多
少以去如何舉似人

送杭州真教致仕歸里

宦情猶思兩依依倦屣屣棄簪去望看飛鷺莫忍為千里別林間鷲
見一人歸官河遠折迎仙梅夕日隨風颺綠衣遠使馳蚊注燕
歸可容來石階陰輝

送宋兵部遠京

冰壺炯炯狀馬狀端是人間第一流小底神仙來下土為裁狀
姿過南州南此歸近聞佳語金匱書成識壯游願報東人頭半
白歸坡空國李膺舟
送陳汝卿

三洋坐客綠無邊一日為郎望若仙共喜繼綸白晝思開塵
羈上青天忘飛不同公樂酒先路空惠主邀觀此文臨地倍惆
悵水短沙頭正茫然

送姚判用

香齋白日映紅顏空谷寧容久棄捐新別鳳毛看有色而空
沈沈去無別風雲幾多良會止澤故然要別仙故里烟柯如好
在歸期莫負後千年

陳山脫俗

一柱孤撐香霧間人言此是含星山流風百世誰稱極
語話生枝未運流家草深迂石路高窗月滿樹枝開窮年凍迹
滄江上及此維舟獨厚顏

送三高初陸主奉

垂虹古洞煙樹新著賢高致久無聞畫圖想像空陳述謫跡似
傳書到若看水白鶴今座席寒泉秋南為感舊臨岐何限滄洲
意目斷風帆天際雲

送陳推官之信州

三朝兩世掌絲綸異代仍瞻三樹新尚喜傳家餘官詞又聞謫
傲用儒臣中許辨別情何限南渡風流迹未陳遙想鄉園多暇
日前樓外路正分人

送胡古愚兼簡道傳博士

坐推阜比十載餘忽聞飛鶴上公車此行未可輕投竿爾靈猶
須少戢揚靈火尚餘餘事在靈霄勸覓故人疎為言留滯今頭
白無兩酒公滿子虛

送淮海書院丘山長

遙望管河駐綵旌春深綠散不蕭條已好雨霖恩光厚澤喜山
川物色既盡日樓臺人戴酒隔江燈火夜臥蕭定知歸下多才
好政樂風雲對一顰

留別錢景文

矯首清標一十霜白頭頹蓋鄭公鄉志飛首飛龍遊觀借劉劉
飛翰墨香世態浮雲看不定別情流水去方長杏花花時節雲
雨誰共春風舉一顰

送王景文還蕩北

自是春風席上吟雲霄有路獨巡天妨豹隱山林久及現
驚飛兩露新黃甲殿殿傳盛事有彩纓纓懷陳人瀟洲此去無
多步應笑踰嶺尚復憂

送胡允文揚蕪夫雁蕩北

顧領陳人舊此邦坐看仙棹發清江華年春柳並難及壯氣晴
紅詔易發會向君門俱第一誰言國士定無雙瓊林雲霧騎
來日共話也猶記雨窗

送揚應夫天台縣尹

十載滄波席上吟燭然錦製一時新羽人咲拍壑為路山鬼愁
聞穿有神遙報官多暇日不妨領客試行春石橋隱布逢佳
句取次飛箋與雁鴻

諸暨休日偶書

一室蕭然似冷官更無車馬駐江干天清不斷熱熱雨春深猶
生陣陣寒公事絕絕何日了雲山圖畫要人看輕風正滿微黃
柳誰與相從試策蘭

湖心寺夜坐

蘭浦清波滿池香
水溢風搖四面開
一柱殘燈何短短
半簾香柳故園深
誰得醉眠知無補
未謝餘輝舊重來
塵生馬跡明日事
可容及夜燈窗待不

次韻谷徐文蔚

別後頭頭十五春
歸來馬跡尚黃塵
故應同處寄情
窗外未風忘情
寂寞空窗白髮新
月相見空悲白髮新

送黃李典

天際江流映碧山
春風晴陽一帆懸
長冷白雲誰處
兩脚望孤雲
歸帆欲過少向來
曾羨元龍此去盡
求田相逢况復我
同姓聊爲酒情入短篇

次韻申康子迪試院唱酬

一札天關雨露香
青雲直看飛黃共
勢騰空多如諸
誰取麗標像
珠塗抹已成年
少藥巷舒偏
真隔髮長從樂
曲景能阿世政謂公孫策及

次韻曹待制試院唱

坐客今無賀老狂
酒徒寧復蓋
高陽下風共仰
衣冠盛餘酒
仍分粉墨香
在郎政頭
關笑口多言
非必有亡腸
何人可與公
樂飲願摘棠花
倩一端

題胡大參橋雨詩後

兩立諸郎數苦吟
華堂宴坐方深
林恨不厭如
酒過眼休
遺擲地金古
在今來千載
東家塗西
抹少年心
花前起舞
爲公秀作牛山
淚滿襟
雙徑遊人一綫
通仙山九鎖
白雲封
黃塵果日
行爲騎
黑夜幽

潭起蛟龍震父不煩愁
崇寧川原
護音見秋
容明公自是
爲霖手四海
蒼生望正
襟

送馬之驥同年

一從鴈塔共留題
四首何人在
鳳池空閣
歲年今若此
又居州縣亦異焉
爲琴書
蕭蕭高龍
騰落筆
風生雲樹
知行看金屏
墨名姓
塵襟襟散髮
秋襟

送汪臣及縣丞之京兼贈諸同年

文場翰墨齒才疏
共羨清雲
獨妙年
茲謂種
花能滿
琳瑯閣
騎馬去朝天
臨分無用
再三疊
有作特須
奏一篇
昔見鳳
凰池上宮
鳴言朝朝
新近處

送頌仁甫上計京師

憶昔曾隨計吏行
浮沈州縣
竟何成
涼風綉綺
仙舟去
夕日依依
魏關情
金匱故
成多如
典石渠
高閣滿
香煙
身未墨
非君事早晚
公車上姓名

送沙友文祭閣分題得西山

憶昔寒江波浪
騎西山
迴首落
雁驚忽
迷朝
士登舟
去如望
仙人投宅
飛海
戲何妨
停綵
水追
趨早已
到黃扉
公餘
喜過
滕王閣
爲珠
簾捲翠
帆

題金明堂遊園

危樓綠綺碧波中
曲榭方
披面面
通雲氣
傍花如
欲雨
柳絲
垂地不
驚風
千竿
華表人
非是
九陵
鈞天
樂未
終
面有
殘山
并刺水
烟看
如有
六橋
東

送蘇伯僑御史

君別蒼蒼我獨留
又聞駟馬
向南州
振衣忽
着神仙
去
落筆遙

生草對秋封事呈蒙項丞相書金匱待館搜北山獲麟如無
陸子為報詩人已白頭

送沈伯章赴陝西行臺

抄東安關出九重路人猶識漢非馳以陪廟界知無敵復觀臺
新用至公博學清風河羅銀浮關燕派已茂應爾居安事須公
等籌勳行者馬自東

送徐教授

麻鞋殿路落陽塵黃袂蒼花試一搏遙想清風問浦路不妨紅
日在西軒米家書畫隨歸棹白傅絲絳近故園館下諸生畫版
印家香煙霧隔龍門

送許縣事

圖曹有昔疑難為執手如君直小施故喜將迎多戰日獨構邊
走不同時涉波古木知章宅豪寬寒煙遠必池回首落城感憂
窳可無新語想知恩

送唐真人歸江陵

荆門蕭瑟有龍開晴日空江轉怒雷應到故園迴北斗却住金
氣頭塵裏兒童不識千年鶴水雪相看一樹梅莫羨登樓是吾
士玄都觀葉詩書來

送陳法明歸建康

嫺嫺天風飄六錄玉函新撰淋泥書遙知華女歸未度猶記雲
洞訪問初上界于今度官府仙人自昔好樓居腐儒頭白髮無
用空抱虛經望云峯

上散寺訪一公

晚色微茫向帶星踏踏穿嶺高人行獨支瘦竹身猶健高入重

塵地忽年落月正當山缺隱細泉頭作兩夾聲上方燈火青林
由隱隱疎鐘一拜驚

寄題高隱樓

聞道危樓架沈冥深前物色不離離
城渡口朝辭使詩人爭應接也知老子極風標傑遊已忘山陰
路勝踐仍須折簡招

送李教諭

序恍西上興悠哉小室如舟綠帳開山縣官田生首措故鄉雲
氣隔蓬萊少微有日占星動滄海何年戴月迴慚愧解被無可
贈風風勝遺一枝梅

題東柯谷園

長松密竹翠交加洞府新開碧海涯石上仙人留足迹春深剛
水出桃花流傳圖畫表千里生長兒孫只一家自斷飛鴻那可
留蓬蓬空指赤城霞

開題建康縣尹

慈眉塔上墨猶鮮一別重來十七年相見都門繁別袂又聞譯
國去驚繁業久出風塵以清瑣行依兩露遠騎馬望君先數
日縣花雖好莫留連

送趙繼清湖州推官

相國南遷有故居理官高選出新除承恩特與金魚然認舊爭
迎編馬車春入國庫慶年暗天低驛路騎海錄風沈不隔同年
面歸及將花鴨影初

題看黃妙高臺

偶為清遠宿登宮峻屐試上最高峰水翻雪色寒猶落雲掩丹

北遠東重菴有一僧能跨虎近聞三洞靈威感下方車馬應難
到徑難惟曉日暮鐘

題觀海閣

昔年解纜登江上初日圍圍水底紅鬚孔忽搖千尺浪
快事愧風遙看釣竿如星散祇謂神仙有路通及此樓身
海濤每却在畫圖中

送張法師乃副天師於鹿虎山

甘泉久矣候神仙何日靈風碧佩環酒府樓居靈霧
簾斗牛閣清詞有待將為雨時鶴相從早出山驛及
豐州春色好一時菴菴滿道關

送胡吉憲

白漣河水照行裝揚柳春旗日影長微元鄭公新座席
史籍文章談經安用青油幕畫筆徐騎白玉塵北望
玉階波餘興八表兼

送齊漢家社廣國經歷

連直不明天德近獨聞建康向南州清江短棹兼
擬區區賦秋小却兼為進策長重來應到鳳頭
語休增聲感賦別卷

送李敬存檢校

天邊海角自難老老矣南公海上坡省署六曹新
史籍論評歷運策底於先淡黃鶴樓前月多莫莫
公別帶節旄賦別卷

送法陽胡教授之四明

手携飛雲萬里遊朔風雨電聲拍來忽聞水北山人
去不作周

南太史留用洞心胸藏列宿駸駸亦武近瀛洲此行
吟鏢鏢矣儒老一丘

送黃生歸廣州

黃里來尤親國賓香風座上俊才新政擬批
蒼去有親歲月如流頃頃復舊曾
士金榜曾為第一人

送潘生之江西

綠楊堤上曉風輕屈指歸人第一程萬里江南
下樓書生青雲共羨飛黃去白雲何妨
士夜源遠對短檝

送吳全歸黃巖

南州才子氣如虹一日濟名徹九重退院諸生居
空富三冬揮毫小試經給手駸駸徐關錫胸暫
慶明年驟有紫泥封

次韻孫伯剛鹿虎臺即事

秋風原上撥塵開曉日天邊羽箭安誰念艱難
懶說雲臺曉曉不厭豪氣
報哀言相過且對林

題天雲詩卷

一場秋風信所之漫將外物託心期雲報元
曾有到時即是金風已雁安名
識空有城短檝

題李氏崇壽堂

吾親嘗昔被恩封幸與公家具慶同仰羨班聯
方貴近允唐龍

數猶草葉蘭葉使有歸林日鳩杖魚軒笑語中倘念小人今有
毋過江朝乞半瓶風

壽汪太祝文六十

獨尊聲在深幽不接人間萬戶侯故里樓柯猶在手新年花
甲始平頭雲錦丹桂聲華洗滌靈蹤重寶敢復藉賜黃封對介
壽飛騰應度盤江流

壽胡吉忠

千軍筆陣澤波盈橋直隸深充髮翁坐父無德如鄰老牛堪入
往似溫公夜深處空生純白春在醜顏情晚紅九十滿唐幾不
仕錦衣歸去莫匆匆

壽夏真人

兩人一百二十崑崙或先成斧鑿空初首猶盤空差可懸蓬萊路
近者為通樂地位仙凡隔未嘗生年甲子同大斗磨霞方介
壽兼頌可許借春紅

次韻題劉氏石壁精舍

桂樹香香隔千峯精舍寥寥一徑通夜靜寒泉猶映月秋深若
樹不驚風鐵樹兩事台碑空高即無今感懷空我已隨游今白
髮有山如此願及秋

送張仲興地檢

重若儒冠冠 帝鄉翩然一軻犯廣霜秋未翳髮寒前照日射
河旒蔽底黃此去柔條須有路可容執戟更為郎然陰閣下多
知已揮手應分滿袖香

和父舅主簿公自為揀詩

五十年前馬上飛青春流水去難追一從玉樹歌殘後數到黃

梁華覺時去黃元無權可記劉冷漫有歸相隨少須海上蟠桃
熟歸遊仙至恐未過

留別一公珠公

浪走紅塵鬢已斑一身端合老巖扉與柔嶺舉山陰掉刺去仍
留海上衣夜聽泉聲如雨落時看天不有雲歸浮萍隨絮何時
定空使詩人賦武微

注傳文廟之安南

南嶽軍書路不遠秋風使節下青霄願聞徐佐登才走應有文
章連教曉日照襟襟江水活天低網挂灘聲響消歸時嶺上梅花
發想見詩臺未寂家

兩浙轉運司知事張公授章

二十餘年立下風故家瀟水藪賢意鮮題以識官曹莫武論難
牌漆戴公九折盤車方止此一坯文家已散崇英姿委風歸何
處盡在山光水色中

題壽岳結詩卷

春煖柳色映門閣華篇新題歸結居作傳小蕊肯竹筒封近
降紫泥香河瑞松栢風煙外階尾坐劇或露初三金及親殊未
曉花前何日奉安典

送孔御史歸曲阜

清流共喜聚群賢新選時聞下九天東觀細書何日了中丞遺
笏要人傳過家莫久依林廟封事先須徹 御筵千載斯文奇
未惜臨分握手重懸懸

送龍南飲陽縣尹

綰綸閣下半同袍倚上南帆去莫招出室不嫌官俸薄過家未

廣羅程望長溪白石晴窗轉深洞黃字壽壽消想見行春有佳句
句要金邊俗變風流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五

Blank space for text in the top section.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六

續卷三

贈黃資深

關川在華編次

番禺劉可叔正

涼風蕭蕭天際三年小作周南留胡逢陳靈臺香眼情地遺
經空白頭捧檄定知毛流豈著書非有虞知悉春秋快事持公
等笑說家傳成父遊

題張武定公死事詩卷後

古稱馬革裹尸還後有空言世共傳一死如公良憤甚百年遺
廟猶建崇安使身後觀餘烈誠應重前奏勸進文武表宛方迷
起後先奕葉更編輝

題王君翁回子芳湖亭

花簾繡米畫板寒終南山翠湧其泉林深未嘗聞野豕道何
妨河露高此去脫根頭食實離分勝護與殘月小看小樹堪
手香露蒸薰酒風毛

題丁文慶同年象詞後

自別臨林雨濛濛江湖目斷縹緲前萬門尚想龍初化遠濤驚
鬪龍已仙游日我稱空取取重山宿草正辛辛才後死知何
用坐對諸郎獨茫然

送尉茂誠遊州經歷

一別垂垂四十年朔風吹鬢雨蒼然寒煙久坐驛向白上暮初
登望若仙莫信備科書下考盛談名理繼前賢春生烏目逢
鴈併鴻相思入近篇

送吳縣尹

路途曠僻晚晴白日青天映明翰擬是省親辭太學驚聞出
宰用郎官北迎墨綬春光暮風引仙舟海色寒想見捧觴仍載

綠柳人爭作錦衣羞

庚辰季和

高齋火正高，倏忽過天風。上沈寤，共喜彈冠如賈尚。豈期殺
生坐，短時清。清波沉無用，歲晚弓旌備。見拾遺，板江南春水
活。東來更敢驅程遠。

送陳君歸江西

冠不情，况近玉除。姓名何，不達公車也。知賈傳，今無策。猶幸處
鄉，舊有青江上。歸帆隨去，鴈年未。旅食展，驛驛歸公。正素山人
覆，能勿相招。望羅屋。

送張良淵學士之淮南

坐家，逐塵拂面。紅行携，涼月下。青堂三千里，外揚州。鶴四十年
前，御史。沈蘭，絳衣。錦即，歸兒。郎玉，藏已。生風，頃元朝。士今無
繁，驛及花時。一快同。

次韻蘇待郎平村曉歸

中臺多，嚴霜。似曾，正食。歸某，路不。隨扶，老未。須蒼玉，杖行。春
陽，過赤。蘭橋。揮從，風雨。屢三。吹。塵屐。屐屐，辰辰。接九。雷。愧我。白頭。方荷
席。敢將，已曲。和仙。詔。

壽吳宗師

非煙，瑞氣。鬱鬱。凌帝。遣仙。官。下。大羅。坐看。層雲。三界。小行。周花
甲。十年。多。詞。韻。隨。翰。題。真。寶。詔。使。傳。鶴。駕。誰。歌。少。駐。壺。中。開
日月。長。安。調。狄。要。摩。挲。

朝天師，極寶有應。諸公咸為作詩。送予同賦。

萬象，首。星。蓬。萊。結。史。函。香。出。上。白。秘。殿。綠。章。方。夜。春。泉。城
銀。閣。已。天。開。新。晴。雲。安。西。山。好。和。氣。煙。光。斗。地。下。土。儒。巨。萬

偉觀仍聞風，泓有詩來

送王法師回武當山

二月，春北。盡不知。綠楊。陰裏。度。雲車。領。侍使。歸。蘇。金闕。邊。上
天。壇。禮。玉。虛。俱。更。得。字。開。洞。府。明。人。點。指。登。靈。岳。仙。家。近。在。蓬
萊。嶽。歸。及。皇。輿。此。行。切。

送尚子正理問

上。相。臨。分。控。列。州。理。宜。高。選。用。儒。流。風。生。使。漸。登。華。蓋。地。近。台
垣。寵。數。優。南。王。政。平。多。暇。日。而。山。氣。爽。入。新。秋。公。餘。若。過。廉。王
閣。頗。為。題。詩。在。上。頭。

送蘇伯愷憲使

久。奉。法。從。侍。親。旆。忽。離。輜。輕。控。列。州。大。史。山。川。皆。熱。路。淮。南。早
沐。自。生。秋。遇。曉。龍。飛。發。中。禁。的。想。葵。花。黃。海。樓。樓。散。無。所
用。幸。樓。處。亦。別。旁。求。

送王止善檢校

官。無。失。政。更。無。私。鈎。校。室。煩。事。細。微。進。想。名。曹。多。暇。日。不。妨。高
談。發。清。雅。潮。生。江。上。仙。舟。過。春。到。湖。邊。驛。使。稀。送。蓋。北。來。南。去
客。石。印。牙。屋。崇。崇。時。時。

送高履李察判

來。登。庭。閣。開。時。賢。出。守。各。州。領。教。條。已。染。漢。倫。知。史。事。要。觀。齊
俗。受。風。經。駭。法。前。路。方。追。通。八。座。家。聲。未。寂。寥。此。去。行。須。驟。報
政。尚。詞。采。日。造。新。朝。

送傅汝澤廣州教授

駐。學。山。人。赴。僻。書。勇。隨。使。若。駕。輕。車。橫。經。久。合。居。高。座上。雲。應
須。過。瀟。瀟。魚。夜。文。星。南。斗。外。青。雲。騰。路。北。風。初。來。期。莫。落。楊。花

後持証先生席正虛

送劉述初情悽

近聞張五自水明忽報揚雄出鳳城未老已嫌金帶重暫時不
著履衣行故人尚作瀟湘客感賦無忘結關情感別隨言聊復
爾誰能持酒勸公茶

送于相澤歸常州

故山東望路何長送春盡輒返寄感于去公朝存著與歸封某
家發發光物或行復開油簾僅五仍須赴玉至它日過家知上
家歲歲松栢正春榮

題春暉堂

一別愁極兩鬢時故山過望白雲飛近聞已接仙山宅不用更
逢游子衣九轉還丹却老千年華表未容歸寸心猶恐息難
報擬託斯文重寄揮

書張景看鏡章

歲晚葉蒼荷一技上林無樹可相依不隨羨燕飛而去竟作
東化鶴歸天上千歲書在否門前珠履空來稀春江如箭松如
馬擬見舟經履落輝

府判謝公挽章

揆得朝衣不稱身勇婦新歸爵第遠良緣成僅月猶中藥闕過銅
龍陌上人曾圖畫先俄委地謝家玉樹正傷春忍聞舊官貞元
尚榮弟能無流石麟

情懷成四韻

月寒霜樹久相依春去風花各自飛遠信已隨潮水斷故交潭

若曉星稀辨地可尋知誰在青鏡頻有默非正欲使君共傾
倒莫言與盡便須歸

東坡正月二十一日于與儒公博師講松溪道人于龍翔

上方翰林郎先生適至于高賦詩四韻諸老皆屬和焉後
三十一年歲辛巳正月二十三日過伯兩尊師之別居無
外式公劉君衍卿不期而集擬用前韻以紀一時之高
會云

送式公歸高巖

廬山僧事誰能繼三十年前此會同偶爾共來今日雨雲裝猶
有古人風坐深遠對花如霧興盡檢歸月滿空仰止前備那可
作耶追錄警記無窮

送式公歸高巖

一騎凌空海上飛星河蕩漾宿雲波頭驚遠鷓鴣來晚正直
龍騰虎峙百尺珊瑚無地種六花慶菊任風吹高秋蘭若煙波
外此樂應須及自知

送史景福

十年相望各天涯上幕新開鬢未華日出公庭來馬駑風生老
筆動龍蛇蜀路遠春交兩江國畫深樹有花堪見君家彭澤
今憑言且莫問桑麻

次韻答薛玄府真人

鄰門一別向天台二十餘年獨此家數朽尚懸沾祿食凡庸安
得惜仙才幸逢休道臨金鋒室有英髮出草萊容我脫身塵壑
裏痛飲時催送舟馳

送張雲龍公任開壽寺

天低海闊路微茫此去頭頭是故鄉但覺冥冥游空真北有隨世

野薄淮陽至人無夢心華現壽域重開化日長歲實有知應嘆

送曾總也試老頭唐

送曾總也試老頭唐

兩度江上渡船如東掖山中聘使隨飛鶴凌風天路求賢華

兩度江上渡船如東掖山中聘使隨飛鶴凌風天路求賢華

兩度江上渡船如東掖山中聘使隨飛鶴凌風天路求賢華

兩度江上渡船如東掖山中聘使隨飛鶴凌風天路求賢華

兩度江上渡船如東掖山中聘使隨飛鶴凌風天路求賢華

兩度江上渡船如東掖山中聘使隨飛鶴凌風天路求賢華

兩度江上渡船如東掖山中聘使隨飛鶴凌風天路求賢華

兩度江上渡船如東掖山中聘使隨飛鶴凌風天路求賢華

兩度江上渡船如東掖山中聘使隨飛鶴凌風天路求賢華

兩度江上渡船如東掖山中聘使隨飛鶴凌風天路求賢華

兩度江上渡船如東掖山中聘使隨飛鶴凌風天路求賢華

兩度江上渡船如東掖山中聘使隨飛鶴凌風天路求賢華

兩度江上渡船如東掖山中聘使隨飛鶴凌風天路求賢華

兩度江上渡船如東掖山中聘使隨飛鶴凌風天路求賢華

兩度江上渡船如東掖山中聘使隨飛鶴凌風天路求賢華

兩度江上渡船如東掖山中聘使隨飛鶴凌風天路求賢華

兩度江上渡船如東掖山中聘使隨飛鶴凌風天路求賢華

兩度江上渡船如東掖山中聘使隨飛鶴凌風天路求賢華

兩度江上渡船如東掖山中聘使隨飛鶴凌風天路求賢華

兩度江上渡船如東掖山中聘使隨飛鶴凌風天路求賢華

兩度江上渡船如東掖山中聘使隨飛鶴凌風天路求賢華

兩度江上渡船如東掖山中聘使隨飛鶴凌風天路求賢華

兩度江上渡船如東掖山中聘使隨飛鶴凌風天路求賢華

兩度江上渡船如東掖山中聘使隨飛鶴凌風天路求賢華

兩度江上渡船如東掖山中聘使隨飛鶴凌風天路求賢華

送徐志尹赴安縣縣尹

自為徐史直聲被號見坤山爛斧阿能澤正宜參掌削精才聊

復絳絳歌風原故國蘭樹長陶令公田林最多靈雲雲雲醫

游行清無日欲如何

送陳元遠代祠補但落迦山

天下名山小白花鯨波帖帖度山樵函香板時祈靈殿出降

宸廷振使華殿勝舊錦衣重過宵臣家相門齊木

無恙萬古清風碧海

遊香山五峯寺

盤開濕泥自何年六石垂空一髮懸飛城散為花兩落老僧長

抱白雲眼清遊不改桃源路化境寧同祀國天四視人間成

相無邊知海正茫茫

送李師曾仲善赴春官

騰隨飛鶴上秋天夢勤慈恩四十年及此驛賓毛俱充盡見君頭

角共新然計惜已越駝車動應向行聽衛士傳家陌紅塵衣

化看花得意更留連

送徐教諭

苦寒芽至斯公歸社字從今不用啼小雨輕風寒食後殘山刺

水浙江西夜關深巷猶燼火春暮高城自鼓聲好向清時窮

事花前草履辭泥

次韻答胡吉愚博士

麻衣草座老仙翁曾及清時修辭遂行殿晚趨關豹尾禁林秋

塞出駝峯休官尚想英游遊空同燻異味重况乃東陽山水

窟生張風月有詩宗

子與子長以庚戌之春癸酉之夏兩至赤松今年秋復來
則子長已倦游而子亦老矣同游者汪生元明許生存仁
既又得龍丘余子方與俱行由小桃源登煉丹山謁二皇
君祠四宿宿積穢感感時之代謝念交朋之離合輒成短
句奉簡子長

東仙家數下秋未能長共赤松遊
年華已成初志吾土何
妙為少留歷歷看如夢境喜逢新士
題名流桃源近在人間
世龍解相從先一丘

丙戌中秋宿徐直濟書房即事兼懷求之郎中

天開屏嶺削前峯水滿方塘碧
空十里平原網曠土百年喬
木有晴風萬葉偶成三宿
天酒欣然滿一中坐對良辰并樂
事與懷在疑思何窮

題畫卷

渡口歸舟取次橫
騎人相逐墨染荆廣對古木
珠暗背雨閣
雲片片輕石臥
孤檣如欲隨
通峯可望不知名
故園省識曾送
客日暮山陰道上行

送高生歸淮南

山林早已遂吾初
湖海交遊日漸疎
枉過設勞千里駕
清言雖
飯十年書
要知伴學元無用
且懷歸求自有餘
投我木挑何以
報邊龍顧肯空虛

送馬尉尉

烟柳半條玉樹枝
神仙隱處屢堪為
况逢瀟水重雲日
正是全
沙欲現時宿雨
激溪飛去陣
激風拂地殿
歸猿雲霄直上無多
步接剝空觀雨飛絲

送靈上人遊金華山

憶同衣上妙高臺
隱集靈鷲巖
又別煙霞地
夢空舊履輕
石長苔苔掛
四方人問
雲飛鶴
隨從天上來
何處新春可
與金華山色
蒼崔嵬

次韻伯雨瀾月八日雪中同登來鶴亭

興來欲使山陰雪
不奈舟履野水
觀朝士白頭愁
獨步仙人赤
脚微履
求姑株盡是
雞群鶴
趁附空
舞蹀足
煙夜久
松籟同
擁
幾絕勝
儂直有青錢

題琴真人玄府

一峯屹起碧巖崎
隱隱金輪
五夜聞安用
佳城開白日
正煩披
宅上青雲
天垂龍井
丹光
接地
坊巖
潭水
射分
閭
光
新
題
今
暮
和
往
來
仙
子
筆
能
文

五言絕句

題趙公畫蘭竹

倚蘭人無綠
芳君子
德天
天放
練心
胡為
又吾
爾

題錢舜舉作東坡畫坊圖

孰畫不見人
空端
芝風
雨至今
身外
身獨
與墨
君語

題為畫中畫

人歸白雲
處舟在清溪
曲不聞
歌乃聲
但見山水
深

題郭天錫畫

漫瀟疎林曉
蕭蕭寒
風為
窮秋
萬里
空開
卷若
為情

題明公畫梅

倚蘭如幽人
不受塵
俗拘
局為
亦何
為視
之來
空焉

題水石畫卷

山木剛有枝白石何時爛長歌石間無再歲年晏

七言絕句

青山白雲圖

十年失跡走紅塵忘却山中有白雲忽見畫圖疑是夢冷花涼

葉恩鈞

山房儼為故人留又領飛雲過別州白浪千花帆一葉茫茫天

地此生浮

移舟夜泊華耳縣却聽吳歌思渺然最憶灤山湖北寺白雲堆

裏看青天

道和京德對店客舍歸問韻

我夢方醒子遽醒絕絃可復與人隨梨花寒食東風惡添畫

山宿畫青

題蘇黃二先生像

五祖禪師出世人婆伽久已斷生因其持掃盡空手五言當

年身外身

笑臉黃蘗老禪堂相逢剛道木風香按圖面目澤依舊鼻孔呵

曾有短長

題諸公遊子昂詩

晚生猶幸及諸公展卷遙疑是雪中且暮開輝含齒鬚

題王秋風

題宣和御畫

青城歷土畫凌波百二山河一夕空收歛神功歸化筆野茫茫

島尚春風

宣和畫木石

石邊古木尚青枝地老天荒石不知故國小臣誰在蒼蒼掃落

照不成愁

宣和畫牛

溪水平沙落鴈時長竿頭指過前溪畫屋東欄圍中看夢見此

風吹畫屋

宣和畫扇

唐畫樓頭飾綉微熱特觀物重歡歡更無歸風游郊外之舞吹

風野扇肥

武王扇賜圖

一天偶爾撥清涼四海仁風孰奉揚有道官孫不忘遠幸均此

施碗漆方

洪涯出遊圖

靈山飛化事難言驪背春風度市門不到人間今已久多應醉

卧古藤根

題子固畫蘭

天人眉宇帝王孫憔悴寧同楚屈原何愁清風明月夜查將心

事託蘭葉

題子固畫梅

南渡倉忙故一時臥臣曾賦墨梅詩安知京洛風塵外有此青

香玉樹枝

題李巨畫馬

平沙如雪草如煙想見春風土馬關三勒錦驚塵正化畫圖流

落向人間

山水園

老樹無陰石有棱乳山高下白雲層
暮中橫鐵江南路惟恨舟人寒不覺

海月園

悄宵夜叩關音洞海關天高月正中
坐對畫圖秋夢寐六街塵

水仙園

倚窗翠羽映明珠誰送爽風過衣傍
感憂喜向堂四壁一薰煙

桃竹畫屏園

說盡春愁額不成羞深紅暈若為情
江南有客頭空白腸斷東風自轉塵

以進御云

滌陽那君隱於隱市井苦藥菜
代若飲號曰瓊芽九朝雲

君友樂龍

有新備言口時供苦飲須一味醜
翻充佐使從今合

學齡為友

笑面探花過山阿味香金芽未足多
十載然經有遺恨吳儂元

不遇漁河

春風吐苑開時新萬里函封效真珍
吳爾託根天尺五不勞飛

研走紅塵

次讀虞閣學上京道中
欲去仍為一日留玉堂中夜有胡頭
蹄鞍晚遶高飛騰猶及西山一年秋

送許參政歸武昌別業

九衢蕩蕩綠槐風旌旆搖搖馬首東
關傑鳳凰池上客青天萬

里一冥鴻待滿東華霜滿靴掛冠神
武意如何也知久歷中書考者此汾

陽恐未多題筆書題墨尚新香花
零落故園春一後今日公歸後身到黃

扉復故人暖日都門祖帳開路人
喧喧歡擊我東風無限新純玉不數頰

公手自裁片雲為雨出山時澤物
欣欣各自私收神功去無迹翠帶草

木香尚知住近鄰家畫錦堂不持
牙籥能同錦繡離相國歸來日腰下攜

賜太守章白抱鶴五漫紛紛遙聽
車音共條門相見惟須飲醇酒看山看

水坐空言南遊所食武昌魚美學
難人賦上居

天子名恩真差相可云言亦致
空言

五十人間富貴年山中道士求
仙石田茅屋歸無計幾幾

前老難度龍門尚想舊同遊
藥籠深懸時見取新築沙堤却何日初歸且

復為公留石節婦詩伯也南征
去不歸窮巷長慟小兒悲元戎委

蘇轍曲宋軾完州節婦詩

四皓園基園

當局沉吟抵謾勞
區區勝負直秋毫
顛危豈項非若事
類有安劉一著高

屈原行吟圖

大夫生不遇明時
故爾行吟楚水濱
今喜太平歌既醉
不須多和獨醒辭

瑤池春宴圖

西飛青雀幾時還
員關珠簾綠綉間
羊感春風殊未老
綠桃猶核已如山

韓幹畫沙馬圖

韓生妙畫本無師
正值沙場馬壯時
虎卧龍蹠未渠已
胡風駭尾如飛

桃源圖

山空綠樹林為雨
雲氣垂垂欲傍花
莫問前村何處覓
漁童整石即吾家

題高公畫竹

木葉蕭蕭半空翠
竿象象不成畫
隨情任意經筆處
都在風煙淡淡中

版築圖

千載誰何迹已陳
披圖風采儼如新
泥曹賦羨鵲麟臺
誰記前朝築裏人

牧豎圖

風聞歸晚曉便車
披圖仍是牧豎奴
不知名日翻轉圖
如此風煙淡淡無

甘美人家藏李翰林醉時圖

可是良工筆有神
寫成醉顛出天真
靈隱巖間時開卷
吳興當年掛現人

大年小景

紫雲古木煙霞晚
紫葉秋荷浦渌風
開卷無聲元有句
安排旋已落空濤

題平章康里公春日本國西邸事詩後

銷金殿至首聲古
扶石香泉氣勢雄
日斷雲車天路求
小樓香雨杏花風

袁慶齋

寄言佛子善思惟
喜厭塵勞事出離
法界本求無遠近
須知煩惱即菩提

怡雲亭

道人無物可怡悅
偷眼看雲山石中
為問風吹雲散後
持何游戯太虛空

先照樓

初日圓圓出海東
凌巖光照最高峰
不知今日華嚴界
樓閣新開第幾重

鳳山為雲軒

千山香香一僧歸
鳳去山空僧不知
忽見鷲鷲飛來
逢人關卷到題詩

月庭

夜久庭空萬籟沉
寒一月在天心
莫教見指流忘
月更向申到空寄

次韻香溪公

攜遊家落如星激盛對秋山似守珠璣微貞元供奉曲差將短
發照西湖

滿溪簾鉤親飛老雁書帕橫絲紗幸有文珠采兒問更無天
女散天花

白頭朝士方徒步秋過六橋愁路眩目斷紅雲花海上樓唐鏘
鈺兒玉琴

題清鏡閣
校老歸來賀監松何時結屋鏡湖邊
公尚坐時盧閣萬水同
波一月園

題趙伯容鑄粟
平原公子去歸翻獨遊向風直上天家近孤山春樹好歸湖莫
落後千年

老牛磨盤圖
感時懷古故何人仰角商歌涕滿巾
溪畔牧兒方自適
秦河都
不切渠身

題文泉
石眼元無一尺深中涵千古靈
心滿江樓海母多靈好向源
頭活處尋

飲後示陳生
歲終博士不迫還使陳先生醉欲眠
匡鼻怪塚猶自可復堂無
處有題宣

野航亭
漸停下晚碧溪流
楓葉落花兩岸秋
應念兒郎風雨外
半區學
舍小如舟

牧溪圖

何人曉此多士前世間之樂將無同我亦金華故事客可容
兩
堂圖中

鼠粟函
四顧茫茫僅要誰終朝糶食可無就
是聞大勝倉中樂丞相當
年特未知

紫錦圖
九陌青春拂西塵故園秋葉為誰新
故園風露生顏色萬里天
涯有似人

倚梅圖
庭英南枝與北枝得春多
慶即堪依故園
夢斷頭空白千里關
山雪正飛

題扇頭
儲簪老初各成叢兩岸樓臺夕照中
遠水如天舟似葉釣竿長
泉一絲風

水韻題墨梅
峭壁橫空上入雲玲瓏
閣四無隣小橋流水春風外
時兒揚
鞭暮棹人

自携家湖水東放舟時度
玉花裝因君貌得樽對影開却臥
山月一蓬

題僧水雪消圖
娟娟幽花野水涓涓
風晴日雪消時竹君石友何為者
春去春
來總不知

題倚山詩卷後

一鶴一瓶煎一單懸水躡霞度雲端悄愴獨翁笏峰頂不與蒼
林共歲寒

贈月江街士

空聞人間六十年始知我命不由天千江一月無分照彼此枝
影亂自偏

題陸山長別洲

綠接蒼山紫翠圍瀟瀟烟水白鷗飛東坡正作西湖長一曲空
應四壁歸

題明公畫扇

吳僧戲筆點生綉蝴蝶點花欲動搖夢斷楚江烟雨外秋風灑
水香滿著

題朱氏春雨樓栗里孤山二圖

壯哉秦漢士吾風汲古經才靈竹樹幽騰起小樓春雨足按圖遠
喜見西窗

小樓春雨雨聲紗坐對感平康士家盡日看山仍看畫方知梅
有隔年花

東陽縣西道中

柿葉成陰綠樹村桐花覆地草連雲百年舊事無人記猶指前
朝柳絮

朝柳絮

壬辰三月遊左溪癸巳三月遊天宮有感而賦

頻年講釋德師庭松有山光與水聲尚想玄珠密和付克令我
漫尋詩評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六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七

續書四

論

事相論

國家大事非獨運之所能成宰相得賢則百廢莫不具舉朕臨
兩處久皇治日深幸衛天職之功庸致國新之效惟時任命允
發金言中書左丞相參院只雅量足以鎮浮大器足以任重風
由世曾誕紹王對恩威交著於一方終始殆逾於十載爰瞻崇
於台鼎養作屏於藩維登入總於憲綱遂延登於探帶克膺泰
簡益茂解嚴厲以虛位而詢于在廷無若舊人之可與共政
加進拜式擢其職中書平章政事大平敦實而粹和周通而法
敏敏達朝廷之大體先胎祖父之遺休念其命室之重臣賜以
國人之式族爾特風紀密實事樞宜北扉廟之崇俾展經綸之
蘊克為庶舉匪出序邊今參院只為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
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爵國史太平為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于以進退乎人才于以張弛乎
政理沈淵詭誕今錢報選法刑名造作于中書政務勵越奏請
者以違制論便民事宜盡列于后
於職左右敬辭尚類同贊而協恭小大攸司各宜奉法而遵職
助成治化仰副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批諭雲南土官等語
朕誦清景命君臨萬邦聲教遐通無間遠邇曉曉地西南之地實
我祖宗之民故賊寇可伐股肱刑章作爲弗靖爰撥境土戡害
至人憫其狂愚累加招諭未暇執迷負固有廢仁愛命將師
出師以恭行乎天討指其巢穴取彼渠魁尚慮諸路向塞土官

軍民人等或受制於兇徒相角搯而構亂原其初志匪出同謀既處危疑遂懷及爾庸庸仲訓告俾巫巫來歸詔書到日除死可伐不赦外應有被死可伐者從誅誅之人納款出降者並免本罪各安家業充有官者求復其官能生擒死可伐及殺獲其首級者命為太路士官該職不違事理令總共官議擬申開施行於敵威與惟新式布寬條而不信自求多福勉思後效以圖功若不違人體茲至意

制

一程子加封制
朕惟三千之授莫先顯氏應言往晉克武以之故河南伯程顯體備至和躬承維孝元氣之會鐘於獨得聖人之道賴以復明繫百世之直儒豈遺崇之可後爰委盛典爵以上公於誠細想德容儼揚休而山立事新禮命字漢號以風行服此寵靈益歸道誠可加封後國公王者施行

朕惟孟氏以采千有餘歲不見先覺晚任其事故伊陽伯程顯本諸躬行動有時法謂初學入德始千哉知格物謂隨時在道在乎類象初辨遺書雖見於衆章異數尚將於封拜昨之大國庸示尊榮於誠細短準繩庶有存於發式火龍廟殿匪徒後於儀章悉和人文以對休命可加封洛國公王者施行

也列里木兀追封雲安王制
天佑皇家統運府於正統道履母族受申錫於崇封祗率務儀

密惟真數豐國公
故祖父也列里木兀英材茂從威德昭宣朝夕恪恭秉純誠於惟懼子孫曷離開積慶於官閣推恩

及於外家列爵高於當等於誠道者日遠永懷世祚之隆新社雲安高服王章之寵我之自出朕豈有私可追封雲安王

制

也列里木兀孟丑哥追封雲安王夫人制
朕惟孟氏諸與陳母后之故祖母丑哥充於五胡柔善維則芝蘭盈室鍾秀異於靈枝賴滋加傳相濟壽於宗事既百年而情老極一品以同封於誠列爵推其甚者諸侯王之重傳家惟永傳故千乘國之榮尚其與服此休命可追封雲安王夫人

制

帖木迭兒追封威寧王制
中天下而立爰昭德以展親外王父之尊廣靡恩而揚壽禮之盛者禮亦宜之豐國公故父帖木迭兒正直而純明溫恭而敦厚受天之慶續宗祀於宮中生朕之躬建母儀於天下被柔泉之安及斯滿運之宜頤於誠有畏而威嚴蒙衣而求裕其寧惟求與無石以俱安惟時英爽之靈服此便蕃之數可追封威寧王

帖木迭兒妻伯亦忒迷失追封威寧王夫人制
邦國之興必資贊於內助后妃之德常推本於母家推數之隆於斯為盛豐國公故母伯亦忒迷失出乎今族踰此慶

門生我大任實眾恩真之教慈子孫德慶履成命之隆踰恩式考於斯輝配德同輝於極實於誠介福于其王母婦子象服之宜積慶及其子孫永膺鴻圖之盛尚其與與敬此寵光可追封威寧王夫人

純直海加贈宣忠協力崇仁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定西王改謚武穆制

明伏與運李源安命之臣申錫徽章廣勳志之直隸官英傑
 佩著執勞離離瀛海之已加頭銜崇之未亞黃腸願歸道黃齒高
 被是都行省都建會花香贈推忠宣力功臣金紫光耀大夫夫
 對上柱國建封國公益德慈愛編竹純直海濤量吸弘材資駿
 勇亦強宗於期保衛勅於西陸漢諸將而雅拔南征建大關
 而保茲東夏奔走崇傳蓋無戰而不從經營告成斯有功而必
 報延發鎮於開陝旋留戍於單懷涉歷艱危削平積叛巨寇殺
 降之賊益廣好生之心全活不啻於千人爵位五超於五等錫
 綢繡漆既旆配於山陝昨上直茅蓋掌關於王社瑞榮赤備視
 秩宰司考行易名唯功建覽於戰龍光下被示恩數之非常焉
 懋故封妻妾之如在封承不殊攝捨無窮可贈宣恩協力崇
 仁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定西王諡武穆
 純直海濤普禮伯倫加封定西王夫人制

朕念祖宗開創之功賢將帥勳勞之盛美非遺於茲猶思允出
 於茲尋剛位繼之相成雖間閔而弗遺並加於異澤庸少慰
 於靈泉故益都行省都建會花亦令贈宣恩賜力崇仁佐運功
 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定西王諡武穆瑞珩純直
 海運連國夫人真禮伯倫兼懷柔恭作配齊無缺戎武資於內
 助忠忱克尚於上知敏銳專征巨牙之任跡重同舟共濟肘腋
 之機運生脫良入於萬死之中於叛寇於一鼓之頃訖復重勝
 之復振首惟歸隨之可稱受殊大國之封俾正小君之號於戲
 脂田載尊貴雖本於從夫彤管特書名華於信史字守時命
 相爾有家可追封定西王夫人

也速解兒贈推忠宣力守正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追封安慶王諡武毅剛

朕恭膺魯柏琳璣錫於宗祚栢栢想廣勞若運章於盟府有功必
 報創達不忘刻茲文武之宏材益我朝宗之良嗣望光靈之如
 在何毋禮之久稽宜示榮宗用揚休烈故榮祿大夫江浙華處
 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也速解兒性資壯毅發識弘通胸襟闊
 之奇被服文儒之雅風跨常近隨營忠忱方率臣國政事以專
 征從伯氏提偏師而被敵機船飛渡遂成百戰之功金鼎開元
 運禁靈檄之發屬藩方之弗靖慮消深以親行運籌帷幄之餘
 歸家廟堂之上力扶凋弊願斤揮毒推東南勝國之故墟將
 相重臣之坐鎮既已風行而草偃其如木壞而山頽慨念夫間
 世之英傑起不同時之策峻濟品位申馳家為於歲趁五等以
 隆封重為異數節一廉以定錄錫錫差稱勇美有知欽承無較
 可特贈推忠宣力守正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
 追封安慶王諡武毅

也速解兒妻都魯追封安慶王夫人制

事君以忠速至久遠而彌著正位乎內必能風夜以相成爰加
 錫命之陸式表從夫之貴故榮祿大夫江浙華處行中書省平
 章政事也速解兒性資壯毅發識弘通胸襟闊之奇被服文儒
 柱國追封安慶王諡武毅剛也速解兒妻都魯追封安慶王夫人
 元臣允武允文茂著經綸之業宜家宜室宜室宜室宜室宜室
 存之履更念榮封之未蒙華勳勳勳勳勳勳勳勳勳勳勳勳勳
 既有光於盛烈娘賢賢美斯必享於榮名靈其歡茲沒不忘矣
 可追封安慶王夫人

阿里海牙追封江陵王制

經營四方建萬全之策獨成五服式開一統之期何賞無之
已行而儀文之未稱覽外朝之上奏稽留府之政威聲遠播以
增封錫贊書而告第故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
贈柱石平南紀宣力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楚國
公趙武定阿里海牙柱石齊敏達器量沉雄由侍從之通職預圖
回之顯貴佐上相專征而遠畧發敵人納款以求歸龍飛飛渡
於奔流虎狼留兒於分間據南土要衝之會能東去後嗣之度
降旗果出於三兵傳檄遍行於百粵犀甲馳之軍容本振黃
旗龍蓋之王氣盡銷國威入於版圖部曲並殄於政路峻躋
鼎席踞尊堂雖曹參之功名銷若於前相國去瘡之視貴國
宜比於衛將軍豈有可久矣哉陳在今日益加表異是用舉國
家彝章之舊經入臣品秩之崇於殿超五等以顯恩今王亦當
冠百僚而序位為帝者師尚其有知足以無憾可持贈宣康服
遠輸沈明建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江陵王仍
議武定

阿里海牙妻帖力并蘇氏追封江陵王夫人制

朕鍾想舊臣延揚新命昭示非常之典均頒及內之章故光祿
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今贈宣威服遠輔德翊運功
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江陵王趙武定阿里海牙
妻帖力并蘇氏相其夫人為時顯輔由室家欣助之益當朝廷
委任之隆恭與庶謀克成信跡歸肩四柱備職數代之勞訓并
六功彌著開闢之虛陳惟賢配宜示寵獲於戲事君以忠謹道
追而後慶使夫而貴尚德能以無休冥漢有知款款不昧可並
追封江陵王夫人

帖木兒塔失賚太師中書右丞相追封真寧王諡文忠制
任人共政防隆巖石之驍有命自天俄示台星之拆離言讒輔
裔就者數人與除席之榮國有覆釜之懼故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鎮軍國重軍中書左丞相帖木兒塔失比明而博爾直來
而裕和聖開世之英宏際清朝之景運惟乃烈者事我
武皇出從綠車撫六軍而臨絕域入居黃龍定有無我
克生復暨王承先業風由華胄久侍嚴宸德者忠勳屢委任
辦事極於西府機密度於中臺歷踐應於政途遠延聲於宰席
變若有親徵之直諫憂國有房喬之善謀後庭而驚鴻於數
陳刊舊史而申明於監戒謂遠人之忠難貴於存恤以凶大體
謂光朝之輔佐失於操切以圖近功至若區區便以席凶荒薄
祖賦以茲發義獲到舉以通野路治遺遠以振士風凡爾告之
嘉猷皆朕志之先定弗幾遺於一老俾贊於萬樂莫其計者
為之隕涕是用恭稽彝典並錫徽章循故秩以視儀推元功而
建號發躋右駕超冠三師加以殊數賜之表誥擬王封於名節
揚制冊於廣廷免絕前聞重為異數於戲明良慶會莫備廣於
經始於始象象尚有光於宅室英靈不昧寵運是承可贈開誠
濟美同德期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中書右丞相
追封真寧王諡文忠

帖木兒塔失妻由出封真寧王夫人制

密章下賈武昭佐理之功象服追崇靡染從夫之典榮榮斯極
今古所希故中書左丞相贈開誠濟美同德期運功臣太師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中書右丞相追封真寧王諡文忠帖木兒
塔失妻由出取慎而惠慈柔恭而貞順德乃禮範德德相門凡

謀賊入告之忠皆微戢相成之力雖婦言不出於壺非可強名
然王化必有其基莫先正始念黃閣清風之已遠閣佳城白日
之俱歸憂考故常戴穎新運於戴穎對異姓之能蒙於大邦進
賢小君爾爾光於同允茲惟願龍尚克好承可進封莫寧王夫

尚家奴封東平王制

志士無求生以害仁不為苟合公論必須久而後定宜示明揚
乃朕勳賞老德慮直橫遭行幾良用畫傷愛憐率於罪重疑頓
行於師典故開府儀同三司中政院使尚家奴獨通而解諱果
敬而沈雄家傳河山之盟身際風雲之會入趨禁園侍閑燕於
樓清出位撫軍宜豐威於朔漢克膺上春嘉謀鴻祀內在於
政權長潛蓋之術士展也近臣之選屬茲實謂之矣隆先朝運
特於龍荒塞中官滿翠於風聲佈學險阻靡懼馳驅幸哀衣之
來歸驚乘與之不為力排群議設抵深文肆子刑解而豐差給
兩后身而御義是用睦元功而進職遂秩秩於殿儀超玉等以
既風烈三節而序位考諸憲法擬以制詞攝於最崇金其終始
於戰林奔雷而去籍蓋海前征錫盤旋以奉封帝為異數尚其
精奕朕此寵靈可贈竭忠宣力守業者節功臣太師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追封東平王儀典

尚家奴妻以忠既頒行於師典婦狀夫而實宜垂受於褒封錫以

命者實手丘既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東平王尚家奴
妻也先恩斯就秀若依作配高門力贊其夫克秉純誠之德盡
瘁于國達成俸償之功方應踐於要途何遽嬰於法網違家多

雖守志靡它追茲公道之復明嗟尔重泉之永隔推恩所及親
皆有加於戴室家嗣蒙既輝輝垣之貴魚軒耀第尚增同允之
光波而不忘服之無數可追封東平王夫人

只兒哈郎封威寧王制

朕總獲權綱條明德度象五緝枉視已猶存眩言何併之滿臣
有大勳庸於帝室弗為朋附卒墮中傷既昭雪其非辜宜煥覆
於異澤故賞德大夫也可札當忽赤只兒哈郎村實奕勉志慮
精深待爵

武皇又嘗遺陸之事奉迎

明考灼知曆數之歸崇模制瓊瓏失於先弊奔走顛悔備辦於
勞勤竭著成蹟茂爾殊知乃名門克有賢配出入清邸左右
映明雖時膺育之恩多尔扶携之助運同於宗寺預詢謀於
路朝不尚動乎浮言遂極權乎醜罰重泉之推故肆當守而
興懷是用即乃父之故封授真王之勅命規扶率司之責購進
帝傳之崇錫號加勳易名定議於廟百身莫贖後增旌社之
一品追崇茲實非常之典尚其冥漢服此休嘉可贈輸忠博備
守正宏實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威寧王儀典

志

只兒哈郎妻申台封威寧王夫人制

朕照臨所及故密不遺噫言保姆之賢庸俾從夫之爵載據制
毋追實泉為故資德大夫也可札魯忽赤端倫忠保衛守正效
績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威寧王只兒哈郎妻
申台重德溫良履心慈惠作配君子善做成以相成撫育冲人
謹扶持而靡踈列能勸以南山履雷之義深有助乎成沈沈日

之功運變之無常居厄窮而不憚愛如漢淫式慰幽潛於巖
象服有微尚克光膺於新命論言誕布匪徒申勳於舊勞良讓
有知歎不味可追封感靈王夫人

祗德隆後玄教大宗師制

朕登承上帝體大道以宅中緬慕 先朝實至人而變化率求
宿聖經絡正傳既久揚於念言宜明敷於顯冊冲真明遠玄靜
真人張德隆蓋秀純鍊之華開游神籤笈之真詮過庭風得於
異聞崇地感通於名教翔千向而後集入奉 慈闈御六氣以時
行出體應侍祠上方別克勳於密祀調歇介丘則靡懼於
世皇扶輿運於方隆播玄功於不宰延洪四世精白一心惟德
惟慈吳堪其述主理公闢又為法箴之備梁祝巨材當倚倚門
之寄冀表章之來上考系緒之扣仍膺升陟於仙階俾嗣登於
師席併緒故齊加受文班以重表儀以隆養序於感德恩最品
隆名等益嚴於長樂况承天貽武運齊敷臣等忝職教序恭陪
天休可茲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中真明遠玄靜演教大真人
梅攝江淮別業道教初集贊院道教事宜令張德隆謹此

天妃林氏父母加封制

天降明靈之德有開必先人廣利涉之功無遠弗濡煥爛雷雲
敷告神庭靈靈廟讓國庇民廣濟福惠明若天妃父精慶侯林
守母顯慶夫人王氏玉捧香祥誕生英淑揚乃神休於不測和
平濟重於方砥昭靈通赫彩虹光之下榻扶暈消結熱熾
海之安流川砥效功助之勤京更積委輸之厲事嚴昭報風著
長壽永懷隆慶之源俾有足葆之數莫宰臣之上奏訂禮寺之

備後俾進於號名用增崇於本始於載百年廟食事垂遠光
之帝七命候對特表馳恩之盛益隆法祐茂對靡復積慶
孚可加封種德懷慶候顯慶夫人王氏可加封有聖顯慶夫人
主者莊行

表

翰林國史院撰 正旦表

一氣洪鈞肇鴻始和之序九天黃道輝陳元會之儀宸宇均攬
臣歡者慶金惟
皇帝陛下乾坤廣運鴻禧昭昭日麗天池揚風塵之變今闡
石室煥雲漢之文章成對三陽誕膺百福臣等叨榮茲恭謹
陳拜獻願丹青吳為化工之妙游航三帛惟觀壽域之同
國子監撰 正旦表

表

皇帝陛下聖靈先啟玉昭嗣服體元運護道先高於重華備物
隆名等益嚴於長樂况承天貽武運齊敷臣等忝職教序恭陪
班序鴻鈞一氣難名有造之仁周壽萬年申衍無疆之祚
七政璇鈞四陽和於奎陸一人當兮展朝會於彤庭凡在生成
實同慶頌欽悃

表

皇帝陛下宅心至正撫運重熙春育海濶播仁聲於庶類風行
雷動敷治象於多方候應恭采祥開履吉臣等忝司六學謹誌
千官瞻就日之清光載逢昌且祝齊天之寶算永固丕圖
中書省撰 正旦表

表

歲臨祈水謁瑞氣於神皇天迺大儀諒清光於輔座三朝嘉會

萬福來向欽推

皇帝陛下奉命上女宅心至正典學典春秋而俱富知人俾日月以並明靈風成俾積短而既傳讓光下施加備物以展親恩綽綽而安慶澤臣等忝忝司柄獲領朝紳金鑑調元垂發皇極金鑑玉厄稱著願增實等之友

聖節表

如派華諸筆閣出震之祥龍見中皇武應純配之候三宮均慶百辟騰懷欽推

皇帝陛下推通文護玉隆身著雲行兩花等天地以無為日就月坤與泰秋而俱富候時五福朝及萬方臣等恭願備慶於逢顯慶播而薰之至化約泰九成瞻比極之常尊萬字三祝頌度明堂允協乘瀚之候紀祥甲勳登臨戴震之期喜溢大元聖慶同宇欽推

聖帝陛下宅心淵粹發命特清長樂承頤昭

聖人之善治金鑑動讓開天下之文明武對正陽益增神策臣等忝忝司教事欣願期儀律應黃鐘並奏九韶之舞香浮合殿同編萬壽之篇

實敷秋風更化絃而出治瓊機繞電扇瑞階以授朝率士歡心皇帝陛下玉繩祖武誕皇皇綱微俾日月之明知人則荷靈等

乾坤之大御崇以實廣伸報上之誠同致後天之祝臣等忝忝司仙單儀冠紳金鑑宏規莫助維新之政玉厄稱慶願緣有域之年

中書省賀 聖節表

敬舍在庚應虹流之紀端月臨于巳瞻龍御之當陽輝異載行聖節齊慶欽推

皇帝陛下居富顯之業無照明之期地宜官崇教事以端國本天開華閣陳古訓以宣人文對嘉辰存慶多祉臣等忝忝政府願頌期儀律武恭階慶發無為之化登祥神英頤符有禮之長

國子監賀冊 太皇太后表

德為 聖人治有光於齊孝養以天下禮益謹於滋儀備物隆名照朝盛典欽推

皇帝陛下誕膺朕命實荷玉圖麟座瑞臨命 皇慈之保祐諭言播苦極滄純之壽崇壽遠邁於古先慶旁流於中外臣等幸尊敬席獲滋延紳傾向日之敬悅通瞻廣內祝齊天之府壽永奉慈隆

國子監賀冊 皇后表

顯稱誕敬奉正宮闈之號滿圖增重益隆宗社之基慶輔邦家謹均華夏欽推

皇帝陛下道尊皇極治本人倫與日俱新剛健允苾於乾德有天子作合順承式表於坤儀命出闈廷禮成檢掖臣等忝忝司教事欣願期儀律應黃鐘並奏九韶之舞香浮合殿同編萬壽之篇

國子監賀冊 太皇太后正旦表

獻歲發春肇正孟陬之序隆名備物敷新志樂之儀嘉與外廷肅稱元會欽推

太皇太后殿下道光內治德配 先朝尊極宮闈誕舉推崇之

禮樂流宗祀彌重攝祐之功顯茲端辰夏時多祉臣等忝司敷育謹撰班班聯聯闕天開泰辰三朝之拜瑤池曰來歡騰萬歲之呼

國子監上 太皇太后賀冊 皇后表

禮行富宇丕昭文定之祥尊極重開歲時徽音之嗣維騰在掖

太皇太后殿下德備懿慈功登贊獻承先朝之付託克協彝禮

建中壺之表儀云賓婦順流輝華於地星增華固於堦圍臣等

恭獻上庠欣逢盛典二帝正始大義奉於家入陽壽無疆介福

歸於 王母

翰林國史院賀 皇后正旦殿

春回振茂迎百福之祥天近飄宸鈞備三朝之禮權勝廣內

皇太后殿下泮池絕金徽音風者中謀黃裳之象陰謹柔儀上俾

班序化行宮堂顯新賦管之書慶衍邦家獻上玉卮之壽

中書省賀 皇后正旦殿

聖訓垂遠四玉律於南陽聖聖令儀德軒星於歲極慶行中土

皇太后殿下俯並神明功參聖德體家人之正位尊立化基克卷

再之眾贊助成治道春生穀旦天錫壽禧臣等光耀華同遵

金華黃先生文集 卷七

嘉禮備成正氣儀於內壺隆名載學乎大統於外廷治首六宮

陽樂齋

伯陽甫取孔門記言名齋居之室曰陽樂子竊焉其能得朋而

懼夫樂之或過其節也為之箴曰

天壞之聞並生者人謂曰同朝其有非親親子之從來之約者

匪善何信匪信何樂相古易象示人以朋毋致適宜惟德是徵

獲而朋來矣用無辭坤以夜朋歌慶終有一陽之至我其凌駕

三陰之象我其含涕宜箴記言與易殊指便辟佞柔既曰損矣

二人同心其樂也廉比之匪人其樂也荒衛伯陽甫式諷爾類

交符司規敢告爾隸

勤有堂銘

皇錫下人展也良貴能者守之同救急素惟勤為常非有為真

其身而誠篤物感備其勤斯何致壽以之雖休勿休伊諫之思

其有好何匪我也私不物於物而錢之高執勤而躬聞勉朝夕

對各頌賜教為已得一元惡運其生職饒天德之備人道之極

七三

墨者無愛傷者猶之詎曰此道我之得法必由其本以及其支相古先民孰為我師美器國朔莫達國伊何志何學斯多斯乾之善世則固欲知坤之積善尚其學止也以上動也以下時母慈千思忽於虛髮仁如奕吾或處其卑為善有術視我銘詩

狀辭齋銘

王君仲幾以狀辭名其齋蓋有取乎考亭朱子冠而字之既辭云爾夫所謂人跡於身神明內使者復而通也今乃擬其辭而左之者通而復也仲幾求微銘為之銘曰

惟宜播物終始一誠屈伸相推乃色乃形有出于幽以豐而亨有人物息明美之真而通而復與時偕行展也王君勉其華奕眼法密以觀其生與造物者游神之庭曰子庶幾天之性情我易和之式彰茲銘

恒德齋銘

易之為美隨時變通者不變者嗟乎其中是曰恒性人之固有况為恒德不患則又聖人之道久而化成由其不息是之謂恒惟若法天俯行信極惟臣永君咸有一德繫公之洗國之元臣篤生後賢左右

聖君若儕小人朝不及夕夫孰如公自強不息體之既立其用必行精諸事業乃恒之亨允豫于茲蓋謹其度與國同休以求終譽

興懷堂銘

何官員立起進士官七品法當封父母及妻父以讓于其祖妻以讓于其祖母有司如其請以聞馳恩既行乃而所居之堂曰興懷名入鉅公樂道其事紀載而誦詠焉君出以示子罔奈之

以銘曰

謙之為德推已而濟水木本原則有所受子既其考緒繼其始家之獲慶匪我有餘榮榮未俗階助取帝親視商民再傳子厚旋由親始子乘可輕養以知懷善不近名 皇仁在上孝子不匿奕其龍光愿榮爾至受達綱貫樹之風聲一家之豫國人其與作為銘詩漢此崇石匪程其家錄以勸勉

方壽銘

鄒陽胡君以方壽扁讀書之室而得其子益來微銘為之銘曰與之方輪以圓而相濟鑿之方納以圓而相達天下之方盡於五寸之輪而不能盡者物情之不齊是故君子方以正己之度圓以任物之宜主靜以為德不自發于勝隨匪隨圓而善方旋而養之莫極爾息爾歲矩範在茲無終而名尚允銘之

圓視銘

莫之家廣王使君所胎圓視有白文貫其履銘曰黑之守廣也白之不涅歸也潔

青石現銘

書實方文所蓄青石現德善故物也銘曰匪璉其白匪璋其赤夫蒼蒼者天之正色韞匱而藏守之以黑母曰茲宋之陳石也

忠養銘

上人弘茲扁其養曰息回以自號蓋扁以數而息之履履以養能應之人能兩相為無窮言息與其息也上人來懷銘為之銘曰謂養非人孰累於名謂人非養名孰與與所息者境能息者若

彼耶人耶依正不二刹那之頃能所變三十劫何短一息何長
物生處勞而止中路唯茲華華非汝佳製

朽室錄

朽室者上公樓公之所居也浮屠氏之法衣縷色食焉鐵其以
朽室為居固宜然予觀一切世間成住壞空非有定相朽與不
朽即涉二邊假名無實何復何捨飯同安陽轉先生之言而申
釋之以為銘曰
身如塵空不係於物出三界家寧事空善哉上人此休歇處
惟適之安隨其所適焉為枯坐兀若橋木敗絮難落空際而足
因緣之境空華盡滅空定矣定結解塵散有礙者飛不朽者理
實本非成今亦無毀入知來堂應如是佳舍剛堅強永保貞固
止足齋銘

有為老氏之學若四明陳君扁所居室曰止足子體其務內而
治外取小而遺大也為之銘以充其志焉銘曰
人於兩間如海一粟萬物南矣匪我之獨昧者失之欲乃逐陸
反身而樂無知之後道何遠而唯止斯足勿安一技而甘滿腹
頌曰我道無始無終銘以中之予告非瀆

傳德錄

汝南許士權伯衡有志操力學續尤尤長於氣誦或與杜默君
愛之為作尊德齋扁其請書之空金華黃潛為之銘曰
天降主人曰有明德君子得之有物有則保養所成敬共奉持
外狀勝碑功德勝德尊德崇教所尊在人尊德而學所尊在身
直立德尊事敬先覺惟伯衡氏克心聖學
存存齋畫像贊

孔氏之大宗曰存齋先生宋季陳衍聖之封已久
國朝至元間名趙國俾仍嗣嚴先生力辭遂以國子孫淵提舉
浙東學校世平於先生兄弟也惜其以存自歿而不能繼承
上意存其封爵自稱曰存存齋且賜了贊其畫像云

程楚公小像贊

東家之傳有本有支弗居其本乃匪德之衰德則可以存可
止者時備有天府方嚴我所歷金石絲竹乃家聲之遺有能宗
子學文不在茲表以丹青方展也令儀嚴無靈光兮人皆仰之
故楚國文憲程公以宏材碩學被稱
世祖歷事四朝為時名臣延祐紀元之初潛舉進士至京師開
拜公子安貞里第後三十年有三年宿起自休致入直詞林則公
捐館已久幸從公之孫世京復親公遺像撫時運之推遷慨前
情之曠作贊以一辭非敢曰褒虛譽之形容聊志歲月云爾贊

獨衣前中滿而出塵垢羨夫滴搖於丘壑細想其際會於塵雲
刻一言之難意感崇崇而數陳灼灼予龜著之可覆洋子魚
水之相親激揚奮厲以紀細乎澆度銷張潤色以觀敵乎人文
雖不以進退百官為隔未始一日忘吐握之動凡楚林之音周
皆樂羅之階珍成棧故而東志共導主而庇民矣必坐乎稱堂
之上然後大展其超輪望儀刑之已遠儼乎親之如新古稱達
賢者有後矣將在其次昆

學軒贊

器必琢而後成道必學而後知玉之不琢不失其為玉人之不
學不失其為人也樂希是以有志之士莫不務學而求師庶以

為受教之地明以察道善之發蓋深造以道而貫於外堂而入
室取其五明則於軒為五居焉游焉朝斯夕斯嚮焉見焉要
其歸請為學軒之黃亂以心齊之詩

李御史畫像贊

質厚而豐神完而充生平相閱初無貴驕之色立乎朝若常存
蕭穆之容挺拔於羣芳留梧之表冰溢於祥雲麗日之中掩其
光儀者猶可相見夫喬木也臣黃闈清風也

謝侯畫像贊

侃侃之色矜矜之容垂紳正協不動聲氣而精神隱然折萬里
之衝蔚乎豹舉之文彪于外而淵于中泓其如玉穆和清風望
其倫苑者孰為萬夫之雄也耶

瑞像贊

仁和孫翁誦法華經三十年感異僧遺以一石久之忽有觀世
音大士像涌現其中身若莫不歎服以為佛應希有之事為之
贊曰

三界之中萬法唯識石非動物何識何知而能有此如幻三昧
由理具故事相宛然常知法身徧一切處假名依正一念三千
我心與石等無差別若聞若見應作是觀同證如來不思議境

王真人七十壽像贊

列仙之癯澤夫道融合氣乎元和游神子太虛其應也無方而
塚中以為樞是宜長上古而不老等天地於蓬蘆視人間之七
葉特塵劫之斯須挹其光儀清風儼如古所謂持真人者誠
非其徒歟

雲外慶生畫像贊

堂壘獨立無與為對掃盡虛空徒勞繁縷一雲所雨何內何外
初於其間自為隔障實扣禪然靈山一會

擊地勞贊

於烈孔公碩大且方麟鳳在郊百在陸黃而惡何知乃同受忌
林披瀝黃既聽初視雖足手板猶古舜圭千鈞則重懸鼠則微
憤激於中有弗逮許穿使秋血狼藉沾漬展也先覺得或不迷
以原莫作拘是入非人之非劣猶蟬之舞倘漸聞孫曰子樂臨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七

明文

上廟大龍光華嚴寺碑

至正七年夏四月 天子時巡上京今書左丞相太平時為平章政事一日入奏

于便殿之初龍光華嚴寺創建於 世祖燬之作之問龍以久而猶有所未備對曰此無它由其後

實短而財用弗繼耳其年秋八月 恩鑿次三十里店諭 旨中書賜以鈔十萬賜給其修繕之費仍令寺僧護視屬役勿

以誤予有司佳特比丘惟是欽承 唐官觀禮其後鳩材僱工

既日先帝延重指授而程督相勞之願散弗受輪奐之美丹碧

交輝繁輝輝座嚴奉如式在其教所宜有者熾悉完具明年秋

八月 大駕南還獲至三十里店丞相以訖茲開請 勅詞臣

著于石章以紀成績 制曰可事下翰林以命臣涪臣潛謹按

權足所述事狀

世祖皇帝始在潛邸駐軍和林念 國家龍興朔漢越有萬計

駭教而聖地大且遂會朝辰親奉貢迷曠道里宜均受相地于

恒州東滹河此之龍岡建開平府首於城中乾良二隅造兩佛

剎曰大龍光寺曰大龍光華嚴寺龍光華嚴則以傳菩提蓮華

之學者居之

世祖正位愛極采古者兩京之制 詔以大興為大都開平為

上都均天帝所上應紫微兩衛向陳周屬于列而茲寺尚仍其

上廟未有碑作

仁宗在東宮躬辰其字下左右碩贊禮佛稱

世祖致崇極於龍皇之意俾有司斥而大之

英宗嗣位萬幾之嚴數嘗臨幸謂五方佛僧在

世祖時因成異變而迎致于茲命於致大殿之南剎作前殿以

安奉焉且賜以吳中上服之田一萬畝使瞻其煥然自經始以

采更漢景朝歷九十餘年還

今天子特軫 聖情圖敘 先志乃克因舊為新而詔考其成

帝力所加固非一朝一夕之積其成之也蓋自有時天皇偶然

我者之開山初曰至區與故太師劉文正公肅忠友善有志

氣而深於謀事

世祖甚器重之過六傳至維壽以道行文學受知

陟宗制授大司徒壽傳以環環傳妙徒今惟臣則桂之法嗣也

自報見來補其廢云臣潛竊觀昔之有國家者莫不恭用其乘

助宣皇履廣勝勝利胎萬國釐故凡赤縣神州必有禪林法窟

我世祖皇帝而以維持億萬年大平之基者規模宏遠矣

列聖相承以迄于今扶掖而振起之將欲與之相為悠久是誠

不宜無以詔于方來謹序次其本末而為之銘曰

龍岡之原灑水之泮度關而北茲惟天府寶曆

帝京自我

皇祖克宅其中下臨九土金輪既降法幢漸登普為人天作大

福琅如蓮化城共翬寶所沉沉華構奕奕百堵與殿廣堂有禮

惟泚深以虹梁承以龜甃有飛且接有網其戶斯為虎展延為

行宇寺為宮門周約雲廊經之管之游更樂樂聖子神孫繡球

遺輝遺令

皇上不忘維序俯垂濬問溫其天誥哉自滿爰便審錫于召俊

役徒赴我蜂鼓群工薦技風斤月資金碧煨煨萬日咸觀靈山
一會羅然故宇瞻之在則瑜珈五部玉春金相如日當午神帝
龍君後光怒尾天應恐怖日有樂得操經千應幾鍾子虞息有
室廢食有庖廢膳絲具宗風截翠塔崇上化命受多持慈育
省方瑪鑿樹羽宗顯威晚班行文武企望萬軍奔志俯偉大家
右族委商鉅賈廣報禍入下及冥靈至至景從蓮居野處洪纖
高下靈所而指首度門永有依信於萬斯年奉我
明主詞臣作頌詔告終古

阿育王山廣利禪寺承恩閣碑
阿育王山廣利禪寺住持比丘悟光劍述承恩閣成使以狀來
請著其歲知信禪以示永久豈自雙林唱滅像教東流有
國家者咸知信禪而無能若我朝之致其隆極者凡九州四海
名山福聚至於遊踪絕域萬里之外靈聚異跡靡不搜訪而加
禮焉矧惟茲山乃釋迦如來真身舍利寶塔之所止宜其家被
帝力尊崇後大非定山所得而比倫也舍利始出於西晉歷宋
梁陳唐五代暨宋其趨緣赴感發祥瑞殊勝希有者請傳記
所述可見已

世祖皇帝底定南服而茲山入于職方首命奉迎寶塔安於
內苑之萬歲山上都之龍光華嚴大都之聖壽萬安諸大刹及
諸宮殿宇十六觀音車駕親臨臨殿敬於聖壽萬安百寶光明
塔塔而起高寶寺塔遙燭紫庭皇情天悅聖命護送還山仍
賜以名香金帛發行中書宰臣耶長史增講疑字高深禮禮視
若如指而眾其不許蹕欣慶得未曾有
列聖稱承運

今天子歲時幽香遣使賜予尤渥會法備備盛而奇舉廢人太
闕納麟公時為行宣政使求可任其事者於是先由平江之關
元來補其虛至正二年七月也光既重新門無致重慶慮慮
之屬且盡發家所據諸庄田土園林而實以為奉養者一無
所賦學按案集內外不下千人流以為考之所宜有章已畢具
而天使下臨被肅無所乃出上賜賜白金為兩二百市封
傑工陸際因以嚴使命列報若干宗當若干尺飛樓步廣芳
其崇若干尺廣加其崇若干尺肅去其廣若干尺飛樓步廣芳
櫺曲櫺悉稱其度名之曰承恩之閣上設像座而即其下為佛
除之室樓為方丈之室當有給助繼以經用之餘皆民不知
而官不與焉元統於九年之冬訖功於十年之春前未及為
而今為之俱作始之自固不可不書也昔大覺禪師像釋光
茲山於其君之陽有所弗受不欲以已易物也光獨汲汲焉圖
所以敬吾君之賜如恐弗及不忘以下報上也建之舜讓光之
恭敬同出於儒者之所謂禮則其為道宜亦無不同也所可書
者豈直經度之勤階梯之業而已哉先蜀人族某氏別號雪堂
三銘曰

佛之真身攝一切法非滅而滅非住而住金瓶寶篋八萬四千
法作其一留鎮一開每自先朝運令
聖世星船絡繹香為佛事惟有金貝惟有綺繡惟以多俄開滿
德馨固果不昧財法安法受用見聞開增福慧大慶宣報
君賜未報荷有人不敢負違乃擇善處開寶樓閣然於建立
無作而作華攝球銅像座中嚴龍光下贊人天具瞻三輪既空
莫非寶相知報佛恩則為報上史臣作頌來者是徵於萬斯年

編譯其承

故泰和政事行中書省事國皆使贈洪祿大夫平章政事
 上柱國建封開國公諡忠愍王公祠堂碑
 至元十五年秋七月開國王公以福建道宣撫使觀于上京
 禮相曼與諸大悅朝退命左丞張公即公寓邸傳旨詢
 日本事公對以日本蕞尔存衰不足煩天討國查格律之東
 以速派美上蒙將使預聞國政公懇辭還俸金虎符授公中
 奉大夫刑部尚書福建道宣慰使兼提刑按察使仍為御使殿
 尚書以遣之俾左丞呂公為公起程齋而止公既還治閩中
 具宣德意十六年夏五月舉家入朝明年正月上春禮有
 加擢戶部尚書數奏事稱旨命之坐而報御膳以賜以
 廷辦漢官儀非便忤權臣意巧外十九年春二月拜兵部大
 夫兼知政事行中書省事將之官江西即政事堂傳陳二十四
 年正月進對言日本未易以力服而可以計取歲令臣得備一介
 之使以結締之重威可無殊民墮財即事不成亦無損國威重
 上嘉納之因以公為國信使凡所須一惟公意公以為臣他無
 所須抵罪一仰賜之揮泰佐數策奉詔書以行足矣有
 旨命公現並且賜公玉環連條約瑟琴袍帽鞍馬鞍各一俾亦
 相妻護和公妻子之留贖京師者公既歸以夏四月發慶元
 五月抵龍巖船中人或勸公勿輕往公不聽秋七月至日本境
 上先令持旗諭其國中并移書國王及用事者日本遣來郊
 迎公請諸道以詔書入幸印皇船舟對馬島而夜俄有舉火
 聲諸島上者公竟遇害而獲俸年五十有六夫人葉氏携諸孤

金華賈先生文集 卷八

說突赴越

閣下 上聞計獲傳命須其家承順如故婦夫人
 聲譽乘官衙五南還窺其事尋益公致怒後婦其季子從任郎
 南銘路順昌縣尹都中為少中大夫平江路總管府治中即平
 江陽宅一區田八千畝版後歸中累遷湖北京道宣慰副使言
 公雖已得益而前益未臻有司以聞
 仁宗皇帝覽其奏皇慶元年春三月 詔加贈公榮祿大夫平
 章政事上柱國建封開國公諡忠愍於其夫人亦從公爵封
 開國太夫人既以告其弟太夫人母子相與感泣權無以昭
 上恩後前御史下具將至德婦白道捕之兩二百始獲首肯公
 讓而相焉公姓王氏諱積翁字良序其先光之國始人世為家
 官族高祖諱致卿次保高祖妣陳氏東家郭夫人太雅南渡時
 嘗仕開國家高故又為福之長溪人曾祖諱椿贈太傅曾祖妣
 陳氏通義郡夫人林氏平原郡夫人祖諱萬全登澤興二年進
 士第任嘉州府西縣令贈太師妣林氏信衛國夫人考諱方
 大贈少保妣陳氏顯川郡夫人初少保無子擢於顯應在府君
 之神而生公性至孝博學三為文辭年十八領國子舉明年用
 叔父參知政事忠文公伯大隆補承務郎調監嚴州都酒務此
 室和吳公潛公閣四明辟奉國軍節度推官改汾海制置大使
 同辦辦公事累數十年不決之訟悉以讓之凡所折三百餘
 事有平心錄四卷除提領戶部協憲所檢察官貽書請便趙公
 與學捐和平十二酒庫積通十七萬和平三百家為之少蘇馬
 公光祖以執政尹天府時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奉朝旨決六
 縣糧軍運至致被閱獄囚一百七十悉得其情當坐者甚數
 人餘皆平民明日召縣官盡釋之百平及他邑輕獄全活甚眾

降准東總領所諸軍糧買改江東將運同幹辦公事用舉若
 歐族若知富陽縣治為諸邑最富者有歐家備殺者論如
 法無少貸人尤族之扶滿堂除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力請寬
 版南權科之限東南諸郡咸使之除監左放封搭土庫差通判
 臨安府陰縣文選院主管諸軍密計院運太府寺丞兵部郎
 官出知徽州黃都督兵馬府丞議官軍帥李益漢城謀為驛部
 郎仍為任俄除江南東路提舉常平倉監改福建路提舉刑獄
 行次永嘉復以為天下兵馬都元帥益任府同馬詳不就改知
 南州州兼福建路提舉刑獄兼捕使使兵部尚書除實章閣
 學士福建路制置使黃職仍為於定德祐內附三官已上而
 果矣新造未久又航海去延抵福州行省以八郡屬籍上之行
 省承制以公知建寧府尋充福建道宣撫副使部將李雄挾淮
 兵為難殺同知宣撫司軍事諸賊友而屠其家公取潛戶為治後
 事且以計納種而厚結其麾下四大開諭誅之以功復宣撫
 使福州路總管兼府尹兼提刑按察使已而淮兵亂復作公率
 鄉民捕其黨悉斬以徇閩生齒數十百萬空賴以完亡何而入
 觀顯國之人至今思之公夫人曰陳氏曰林氏皆封安人先卒
 曰葉氏今閩國大夫人也其為比尼厄而在者曰圓明靜慧慈
 照大師住持杭州大明寺壽福恩丹已卒若曰宏宗圓明佛曰大
 師住持于江妙湛寺者男子男七人曰時中易名為僧以辛餘
 悉以公奏請官曰壽明威將軍洞知海陵路總管府事曰權中
 從仕郎同知循州事曰昇中從仕郎富海縣尹皆辛曰建中從
 仕郎建安縣尹閩國太夫人出也從太夫人留贊而歸卒于隸

楊輝無子以都中之子某為其後曰瑞中從仕郎元溪縣尹亦
 卒自都中今正議大夫兩浙都轉運使女六人四適名門二
 為尼孫男七人女四人曾孫男五人女一人堂成後三年歸中
 以太夫人之命來徵文待刊之茲釋清竊據公之忘身殉國亦
 既簡在 帝心而足以暴白於天下太夫人勤懇嘗為天所
 祐年八十歲貌端神澤福社未艾正識又以待懿望獨用於
 時有光于前人蓋人紀之大者三公之為臣太夫人之為婦正
 識之為子可謂盡之矣欲勿書得乎太夫人之弟茂辰增以公
 為為武德將軍管軍公之歿也為之七走京師而鼓力於
 祠事尤悉亦有功於王氏而可書者也其銘曰
 於姑
 世祖總攬群雄委質自奮時惟王公千載之達由一言始歸讓
 全閩惟
 天子使相彼林林樞密其生際公是怙弗喪弗焚獨醫民庸
 歲朝著焉溘運沃迺居政路泰益島夷敢有不恭執言請使出
 少子東溟改浩浩其下不測長風大飄萬里一息天聲所加
 嗚呼肝經棄節首類伏路隔燧煙英蕩使事有指庶公其歸赤
 闕凡几胡蹈大難而以計開舍生取義哀動
 帝宸風封進爵易名節萬子飾其終罔不備至公則遠矣遺烈
 不泯張其承之惟後有人一畝之官百世之祀麗柱有碑以示
 無上
 故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贈權誠宣惠功臣崇祿
 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陝國建封濟國公諡
 文忠張公祠堂碑

故賓同文忠張公家濟而其列暨在庭城縣三十里華不注
山之陽歷山之陰號曰雲莊公自泰議中書省事退休其中
者餘十年至治恭定之間 詔使香至監堅則不起

史中丞公乃繼然道時公年六十到官僅三閱月而薨于
位天曆二年七月壬午也始公嘗謂吾居雲莊而樂且密適吾
先世大墓吾死必以貽程序葬而於是乎祠焉九月丙辰公薨
子公秘書郎引遵治命奉報以葬而以清河郡夫人郭氏附至

順二年三月戊子乃作祠堂凡屋之為間者四堂居其三而空
居其一安神有位物器備完時歲事備莫不恪謹以潛恭祀公
門生之沐仰有述以告來者潛竊惟公初尹登邑撫人有恩用
彼不失有罪能復安強靜使而盜賊化為良民為御史則抗言

尚書者不可立其變更法度易置官府將厲天下且撰除御史
大夫中丞非 祖宗故事跡時政之弊為諫言力柱樞密幾踰
禍而不悔在中書則諫止內廷雖山之戡卒以忠直受上賞登

執法西臺屬閣存箴一以流政為已任有積于神其應如響
乃傾私索斥公節 奏請火發錢粟下輸米授爵之令用便宜
通鈔法以采商旅由是人始得食至於疾病死亡皆具為慮處

慮有司急於奉行則分遣察官臨視之委曲纖悉指其力類
以少蘇者雖甚微而公充以憂勞感感及於大故指歸之日
奉元鼓樓保木自煤濟南里第有光者預星者民之無積庸非

天子事聞 制贈公追封濱國公推曰文忠公與之優異行中
書省平章政事行國遺封濱國公推曰文忠公與之優異行中
先帝憫悼深矣公研學務致於實用而一語一默之細亦無所

仁宗時公居禮部為侍郎尚書兩持文枋夙廣賢路深製
上褒新進士街刺來謁報且不與為禮嘗方寸欲令閣人論之
曰但恐報國無以益謝也也既謀者旋於 朝廷行於四方為

里人莫不傳誦之蓋公之於臣之於於大派文學論議存乎
道以臣君而勤事以死宜如功臣之於於於大派文學論議存乎
道以臣君而勤事以死宜如功臣之於於於大派文學論議存乎

其平生鈞遊處池深木實猶將低個不忍去況登斯堂而仰公
之遺風餘烈可使貪夫廉懦夫立其於名教殆非小補乎而祝
之宜獨仁人孝子用以厚其親我濟既不敢辭而序其難獲為

銘以念為公諱泰浩字希孟世次官閣行事之詳有傳在史氏
今皇上又申勅詞臣勸諸尼章昭揭墓隄矣非有關於祠事者
此不著銘曰

瞻彼嶽嶽齊山兩間山之幽幽水清且澗我道公歸而止于此
使者在門公不為起止非無所行也以時
大君有命責然采思曰子赤子汝饒子哺庶幾當于寬矣兩顧

盡瘁以任不有其躬神游故墟有寧一官公像在新皇皇墓服
生氣漚焉過者必肅

丞相與寧文忠王祠堂記
故丞相與寧文忠王祠堂記
二十六年乙丑初葺京成以至正七年秋九月十八日丁巳薨于位
某甲子建祠堂順寧府宣平縣官家在之景賢書院冬十一月

十二日甲辰寧統大臣奏奉 明仁殿而退諭 上旨俾臣晉
撰王先登碑記并以祠堂記命臣潛製其文易王母弟令大司
農達世時曉爾使書于石仍 勅手章政事議中書省事制書
蒙斯其首而刻焉准

武宣皇帝昔在潛邸出鎮朔方故丞相寧忠獻王以宿衛重
臣久待惟隆 上既嗣大旌服忠獻遂以法命元勳入秉國鈞
風興夜寐勤勞 帝室將真其家于比王令就高羨而遠歎悼
乃以上所賜官家莊之地築別墅居之而延師教其二子俾
有成立為時名臣即文忠及大司農也里人化之無不悅學忠
獻以父老之請為湖精舍置其子弟而教育之有司以狀白于
中書界之額曰景賢書院立山長為學者師忠獻既歿因作堂
而祠焉其攬輿之初

今上皇帝特出內帑金錢幣物以相其後東朝及中宮致助有
差治其訛功 上獲遺便函香具牢醴以落其成 詔詞臣歐
陽玄為之記至是別為堂以祠文忠事闕又命臣潘記之臣潘
竊玄者天子之公為有大勳勞則祭於大然後世之廟廷家
率是也雖侯有國大夫有家則設廟祀壇壝而祭之後世之學
臣家廟是也傳所謂釋道有合有國故則否說者以為國故若
今學故有祠其鄉之先賢猶有取其遺書也夫唐虞成周固非
有鄉國之可合舍美慶周公而誦其忠獻以培才德略出則隨
爪牙之任入則荷廣心之寄至於處危與之際不動聲色而况
輔佐廟廟之功民志以之而定國勢以之而安可謂社稷之臣
矣文忠用其王幾霸之術佐

今天子於憲熙無冷之餘以親附百姓鎮撫四夷為已任而務
使官得其職物遂其宜雖古來相始無以過而况前作後述務
莫象賢位兩宿齋超五等是宜配祀於盛嘗享祀於廟室寶
殿國之問學故之士所得而尊乎其相與尸而視之者蓋以事
儀大兄達識官中書左丞相錄軍國重事階廟府備國二司勳
上柱國贈開誠承議同德明運功臣太師中書右丞相贈魯皆
如故追封美寧王諡文忠錄見於前記及 上兩賜勳德之碑
者此不具

明正書院日記

宋南渡後陽之先賢忠簡趙公而下六人蓋尸祝之禮矣景定
末王侯已守是邦始論于朝即故吏所據祠地為道院者闕書
堂曰明正且以其沒入之四百七十有六碑隸焉感淳間繼之
者趙侯孟奎又益以它田六十有三碑祠事以備 國朝因之
建書院額設山長負而故曰之書於浮屠老氏者什七八有司
漫弗加省也皇慶初

上新即位垂意庠序之事凡曰之在學官者習取有禁於是歲
管中侯為閩黑殿之監牒而嚴其責遂返所侵田有挾教門樓
求學之者侯弗為動乃歸史職侯在告議為河銀上其學于虛
闕今山長兼君謹論自侯破其計而闕復于郡侯為微國藉
覆按真有本末曰以卒歸蓋九十年間祠三徙而始有田不二十
十年連失不守又三十餘年更復築者念其得之難而保之
不易也求書于石以圖永久滄海惟三代而降師廢民散儒失
其守而齊於二氏者匪直吾建歟而已初夫感林利誘有甚於

二氏者乎嘗試觀為公之在連災連挫大軒一斥終其身不悔
連給與推臣擢事汪公既坐切直擯弗用趙公竟以不苟合去
相位然且死至若范劉小汪公委咎任止之間又莫或自自挽
是應為不可食者區區之士壞循外物也賢師師故春 德意
幸惠斯文甚厚厥六君子之宵若士之後若居登斯堂者故其
其不試之類則一物之細有不難守疾潛匿為善其隱且道其
所望不滿意如此初回之未復也劉公五世孫衍嘗以已回百
悔代其置汪公五世孫諱亦以已回三十時相馬至是兩家因
指其回戒子孫勿復有是即可書已申使各月魯柏木而高視
人

上海縣學日記

上海由魏為縣之三年縣始有學又十年學始有田又九年乃
改作學子縣東如千步延祐元年冬張侯如砥來治縣事厥既
延見諸生視其居則齋廡未備也庖廩未充也按其縣則田之
新於郡庠若出於是郭之寓公者歲為米不盈四百石揚為課
懼士失其養而學政之弗舉謀大其規制為又遠計而未可知
出也上人善能者聞之請入秋田四百九十五畝有奇為學官
永業以佐經費俟既納其請則曰狀子縣而輸券于學主發事
者方君遇以為向之竟有學有田不易如此而上人一念之頃
遂能不變其而有以勉吾之勉是不宜使後之君子無迷
也乃伐石來做文為記堯乎大道隳裂九流百家之異趨以矣
是無不同同勉易稱同人于野亨而謂同人于宗夫與善不
擇其類致有執大焉抱惠而不私其黨去各執先為由其通會

其藏茲所以合異而為同也侯與吾徒其有取乎此矣上人亦
嘗學於是耶土地之利其未爾獨嘉乎是舉也庶幾乎吾聖
人之旨而有非苟同者故為原其大趣而為之記其目之細則
牌陰存焉

常熟州學日記

常熟故吳地州之西子游宅在焉當孔子時吳通上國已比
學宜非一人獨子游以身適彼業列於七十有七人之間而其
言行見於記錄為甚且迄今有七百餘年矣其地而好學能
文者猶故推焉風氣之厚俗習之盛誠非旁州比縣之所能及
自其為縣時已有學而所占田多能齊以歲之不易也諸生往
往無所仰食學校之養頌出亡州縣下弦論之聲希聞於東南
後為是州若蹟教者思有以裕之而未知所以為計學之實
老以為州之有力而名好學莫如曹君乃相率進君以為言君
欣然為之曰之可耕者若干畝山之可燕者若干畝以佐之
之群居聚食始無所之經營不德君之為而願得子文以記之
子聞古者按田建學未有成法民之為士固不必庸其學官而
大家宜至亦不得有羨田以資施予也自先王之法壞而不可
復見說者蓋以為三千之徒聚而食於孔子咸又以飲食之人
為子游氏之備何言之無稽耶今之去孔子日益以遠有能聞
布衣養後之事而興起焉可謂難也已吾夫為弟子貧而歲輸
息游於斯者皆生於子游之鄉而得其風氣俗習之養者也苟
無子游之安食之飽而必有事焉將現其處也必無礙乎子
游之文學其出也必無忘乎子游之學道而愛人一草一木不
足為其餘萬鍾之孫不足為其香執得以區區飲食之知學經

君子也我足用弗諫而為之記以告諸眾者云甫曹君名其答

義烏先達題名記

義烏邑禮禮殿之西南故有文昌祠宋先達題名在焉祠廢而石毀已久而至正七年春主教李君暨先達諸公之役人始復爾其祠事而買石重刻其間中者我世祖皇帝既定天下于一萬邦黎獻共惟帝位特旨以宋咸淳甲戌進士第一王公龍澤為行御史監察御史公邑人也鄉大夫先生莫不動色香慶公為科目之

仁宗皇帝臨御伊始

求平安久文運之開通惟其詩誕帝臨際光揚祖訓著實舉今以興賢能法行於延祐之初而此見於至元之末公之用舍乃科舉廢興之數名不稱則無以風厲乎四方蒐其缺缺而表顯之不獨為一邑之榮觀而已則今聖天子在上稽古右文分命備臣撰定前史因其善惡以勸勸懲列傳并載盡弄事國知忠簡宗正色立明如文清徐公皆邑之先達也觀其名而知感慕激發則兩公不得幸美于前而獲頌之禮武相樓又堂上為科舉之士哉是宜有以蒙千載之盛履亦徒可在一代之故實云爾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遠風翰烈國未泯也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自止香簡小子敢不勉諸題名獲刻泮之曾大夫左留公資志之端俱清顯書其重斯之歲月泮不得泮也

江潮行中書省題名記

昔太史公於漢之將相名臣不時立傳而為之表是若其氏名

歲月使覽者尚論其世而有以知其入後世官寺之題名實其本於此故雖偏州下邑無不記諸其彙錄江潮行中書省在治海鏡唐五十六年題名有記尚矣至正二年夏四月省署燬于災而石亦仆今衣相適下車亟使計工程特拓故址植廣增崇崇其壯觀以昭示乎等感而未及莫遺舉世補題名之缺乎董政事康里公親事伊始命掌固考舊籍合前掌篆之氏名歲月成石而大書深刻焉今泮叔次樞籙以考來者泮幸嘗以文字為職業而致起走於屬部何敢以不敬辭哉惟我朝階古建官以東苑臣願補入則係茲

天子而慎刑乎百辟出則正是國人而屏翰乎四方體貌之尊內外十有一而江湖當東南之都會生齒繁夥物產富穰水浮陸行舟物雜集兩既向吳於越七閩之眾誌于海隅旁達諸藩推睦舟案皆省內嚮望丘民二榜而臨制於相外事任至重非元數德德兩有文武莫克膺其寄及相繼中書平章政事進位端揆崇鉅蓋土記細誌今溘然幸辭群工庶尹奔走率職賜履所及咸為之改詔而易旌

皇上嘉其有興壞起廢之初特勅詞林宗工作記并書於以賜一時宰執大臣都司備佐亦已衣旌昭回之光而流深類於無極若夫題名之設蓋他日表將相名臣者之權輿是宜與闡臺秘閣之所藏名山金匱之所儲相為輝輝氏名歲月之存否兩係甚大宜備州下邑履錄所記可詳論乎茲竊聞溫國司馬公記陳院題名以為居是官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真利國家而不為身謀有責實者固不容不事斯語允乎是道也

東國之均任天下之重無弊也則其為記又不徒取氏名歲月之可見而已矧今聖神撫運窮人並生更進迭興均其勞佚儲有慶之九官者庸於內成周之三后協心於外重一之治罔闕惟先述作之家邇親其時而賄其餘澤之未賦指事舉職功之什常不亦願堂推美談善述紀前人之感心也哉

江洲行中書省左右司題名記

中書之有行省者有左右司國朝之制也蓋自唐分三省舉置都司為尚書丞轄之或以天下之大官之附而任是職者止於十人其選不輕矣故之六典則其所掌符諸司之事舉正指諸省符目執直簿以知省內宿直等蓋重數事而已位有常官職有常守也今政本一歸於中書而以左右兩司為元樞小大之事罔不與聞列曹掾有所關白得持文墨議論相可否參謀既定乃以聽都堂之裁決而署行之教之往昔事權輕重固大不侔其在行省也即中曰負外郎曰都事官稱論法悉視中朝宰士而思數無內外之異合左右為一司以兼治乎六曹而分守無彼此之殊位序已崇而職務尤劇委任之重實與前此非清少敦實固欲周通之材莫宜居之由是而歷從班登政者陸武相望既為宰相之儲誠要官之高選也學士大夫往往觀乎題名而指其顯融於時能以構功偉烈自見者移為盛世之美談安可無以考其去來之歲月哉江浙行省左右司重新於災燬之餘爰命潘記其題名而別諸庶下潘獨惟古之都司上以綱綸手相業下以綱紀乎賈務至於處隅之既塞簡閣之典隱靡所不當問非若群有司效一官守一職而可

以一事名言也庸叙次其設置之沿革以為之記凡未備之功有可稱述而非題名所能盡記者茲不憚而詳焉

監備國史題名記

天子正百官於軍國之政令無所不統推領史事則特給印章別設官屬而勅尾以之入銜重其事也昔在
世祖皇帝中統二年翰林學士承旨王公鶚奏請立史局纂脩先朝實錄及遼金二史其國史則請以右丞相史天澤監備重軍耶律公鑄監備國史建官實始於此其後恒以上相專錄監備之務或並命次相則曰同監備委任可謂重矣右指性制詞臣史官班列不同然尊亦異今既合為一院而史事獨屬之宰相者蓋起歸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覆繼代之序禮樂師旅之華鍊寶履置之政布在方冊垂千萬世其所繫之重非它司比可知也故凡大拜之儀必誦告視觀于本院應辟固自有其題名然潘史公天澤耶律公鑄遂脫殿殿次傳公兩入中書相
今天子九十年開箱史事者之官位名氏歲月皆未有可登載於是院長謀於察文而訪於中書之掌固得右丞相天澤木傳公而下統十有八人醵石大書而深刺焉其黃得而詳者皆不著亦闕載之義也
翰林國史院題名記
世祖皇帝中統元年初設翰林學士承旨官正三品至元年乃建翰林國史院而備學士等官八年院升從二品

太宗皇帝大德九年院并正二品

仁宗皇帝親親御筆定置立學士承旨六官學士持讀學士侍講學士直學士各二員皇慶元年院并正一品迄今無為承制先建蒙古新字及承恩替非正教習於本院翰林國史兼撰兩院合為一仍兼起居注同會同館知制誥監而國子學以侍制兼司業與文著以侍制兼令編脩官兼丞相兼錄其後新字既相與翰林而設立集賢院故今典文著已廢本院於起居注會同館統屬國子學之事悉無所預四回學士亦者而亦思替非以侍制兼掌之

今上皇帝建奎文閣而不設學士 詔以經筵崇文監皆歸於本院崇文監言其非便而止惟於學士承旨而下摘官判署廷慶之文後同纂脩后紀功臣傳又以執政弟與學士承旨等官而無兼掌此建置沿革之大畧也自中世至元以迄于今題字久未克立是用蒐羅故讀考其姓名者秩遷次而刻諸石庶衆者兩考焉夫題名雖非古而唐宋以來臨州下邳莫不有記焉以文舉時世之臣於馬察止安可超其調文而弗之講乎記焉固其人而尚論其世則 國家之聲明文物名公大人之遺風餘烈猶可鑒見也餘屬系佐具于別刻者此不書

上都翰林國史院題洛記

凡官者必有題名記之者必述其職分之所當為以備夫恒師相規之意焉每自

列聖相承漢為典章文武百司應從惟謹除林國史職在代言

以施命于四方載事以傳信於萬世

天子出御經筵則勸講進讀次 聖心退則鈔經前聞以待

訪問任重而地親 上所載擇必熟諳近臣儒林大老與一時名人魁士實侍從之高選非他有司比也由至治元年前二十年有七字分院題名載各有記於其職分之所當為論之備矣茲不復勒取舊載而重陳之第記其官位氏名歲月庶來者有所於馬前蓋 大駕以至正七年四月十九日發常師五月十二日駐蹕上京八月十三日回塞院長而下除拜則書武指而行武賜告而去不悉書也經進之職口領口知口無無專官惟居翰林者獨主其文後出納故合本院與其書屬並列于左云

中書省右司題名記

官署之有題名尚矣覽之者問其人可以知其政敏記之者必本其職分之所宜為以備夫規警之意而風厲焉烏古孫公其之為右司郎中也以題名未建命考諸故贈得其氏名歲月將刻石于廡下未及成而出持閩中部使者節尋授右入恭識中書省事乃屬今右司諸公緒成之而得潛為之記潛為惟司以須繪省側為職於事無所不預較之舊制則唐之三省尚書有左右丞皆轄衆務而在右司司為之副宋之三省左右丞升為執政中書門下副設檢正之官而尚書之左司右司居其次逮至 我朝政本一出於中書而丞轄檢舉之職悉歸於左右兩司其委任之專前所未有也而況右司司掌付受兵刑之政最宜雄略而百工之事尤為黃劇豈在右司限於管守而可措其職分之所宜為以備夫規警乎雖然令之任是官者皆天下之選貴人所謂學為宰相者也後之人觀其氏名知所欽慕而

奮發高則其為風厲也大矣庸弗敢辭而謹記之

上郡御史臺殿中司題名記

天子時題上郡御史臺殿中司題名記
國朝鼎興也凡公署必題名以志其去來之歲月御史
臺殿中司之有題名始於至順三年率皆刻木為方板而書之
至正八年今殿中侍御史趙德讓鄒宇輝刻木而處其又或金
版乃命代以石大書而深刻焉且俾潛記其作始之自謹按漢
御史大夫有兩丞其一曰中丞居殿中蘭臺丞都御史中丞
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察亦謂之中執法則居殿中丞實
右中丞之職魏以一御史居殿中察非法大朝會則居殿中丞實
陸而坐乃殿中丞侍御史之始也其後歷時異制以革唐舊在
唐則無知庫藏出納宮門內事京畿諸州諸將兵禁而政務亦
一在宰相三院丞得言事並察事而官守不特速表

世祖皇帝至元五年春建御史臺置殿中侍御史二員而以殿
中別為一司正名舉劾察朝儀外廷稱殿中對立於龍輝之
下而不與殿除序列大駕行幸則舉後於豹尾之中而非若
它官可以更換委任既尊地位復密臣僚有忤數無不與聞
而其命秩之崇品在第四視詹事以七品官為之重輕之不停
從可知也自非勤勞者曷能清方直亮之節風為嚴者嚴憚莫
宜當其選由是而致位卿相未始乏人誠欲使來者知所慕效
而思繼其風烈則所托以昭示于後以者曷可缺歟蓋物多壽
於金石然自存也今命孫天慶與國家相為無窮諸國不墮
隆八月四 暨十月甲子朔記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九

續卷六

重刊昭興路陰澤記

今工重紀至元之六年李斯庶政博求才望得牧遠人得南陽
宋公以為紹興路總管與古之會府開夫應湖素懷業勤公
承命而至未幾它及首以博揚 德意化民成俗為務下車之
始周視廟學觀其屋室覆北并治倉廩探數費周單瑤馬馬
學校之廢是懼至為貸私錢以其祀事發發費以賦錄食其
年改元至正秋大熟於吳置入為出而給其經費歸歸歸歸
管土木之役乃翰士之籍士學及民家之有力而好業者輸
國庫重門以至庫度應溫總若若區小者必起跌者必院院
朽壞峻整整密裝形澤韻俯覓顯嚴絲以脩垣而植萊通衢之
東西曰文明坊公於程督勸相不憚其煩前後交贊之者教
曾君汝賢徐君霖愷五舉歸隨之也其又明年春首告茲功而
公去為山東轉運使鄭人夏君泰亨時教授批學謂公之嘉惠
斯文不可無以昭示方求奉事狀屬語當于奠石潘泰以非才
預聞學政謹不敢辭儀惟 國隊伍一字而馳武而隆改由京
師達于鄴邑海隅徽密四方萬里之外無不立學且慎選良
千石為之師帥德至汲也頌其慶典靡常或稱以而益探或震
就葉落而不支持休夫任其事者能知所當務之緩急活耳
郡故有學在城北偏其徒真今兩三易州將乃克大備哉
朝至元二十七年提刑按察副使王公俱以歷歲既深其狀
已極不宜苟簡架場提為具文令撤而改作焉其後郡守胡公

元蘇公柄開嘗施管葺之功未幾縣遠公送序大其規制因
徑以為新將使儒服且之字永有可證其仰體
上意之所闕而悉心竭力於職分之當焉可也己昔者魯師
洋宮詩人頌之土木之美譽而弗若茅楫之口稱一魯侯敬明
其德維之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今之土木一新矣游於斯息
於斯而能克類頌恩日新其德則公之德衣被于後人良未艾
地諸以是誌于同志併書而刻諸公名文瑣字于豫陪台垣儀
處所踐級滋久其為郡多善政非學校不備皆不書

義烏縣學明倫堂記

美烏校有先聖廟在縣南宋慶曆中徙于縣東而立學以應令
崇寧初命縣置學又徙于縣西尋燬于寇今朝學在縣北則
鉉與間而徙也其後又斥廟西地以為學而規制宏制運入
國朝有司以時繕治惟謹天曆二年冬逢魯花赤鐵間始盡撤
而新之與殿運處茂慶寧門宏高碩廣宏倍其舊且故作論堂
五廟之北補而葺其正而地脈隱隱危然以起堂通據其脊或
挾官宅地間之街審其方向謂宜避勿犯由是未及就緒而遽
輟工後果間有不為其所沐者率憚於後發費鉅萬自任願
繼衍者之言以為解閭庶滋遠莫或以勸其意至正三年夏五
月縣尹周俊自強求治事展獨而退觀斯堂之暨沃不絕款不
敵漏始將覆壓開其故而為之太息亟令鳩財繕功易其已壞
而補其弊具朽壤復甃必堅必良棟來豐碩樞額故飛榭榭步
層周于四阿左右齋序為屋十間基而未備者半完舊益新畢
濟于成什器之須待用無缺先噴之祠曰忠孝堂寓於燕下則
遠而位于縣之西南巨石假蹇當午軒軒則因其自然輔以上

壤及宅山之石使就平垣其上為杏壇倚五十尺有奇而廣
如其階五之一始事於吳許之冬就彼於明年之春主敬事者
欲圖厥後之績得未勿墜受哉與實學朝學之制莫備於今 詔書雖有學
而祭廟後世或有廟而無學朝學之制莫備於今 詔書雖有學
風屬俗成視昔有加可謂盛矣為名縣其有學亦已久夫
何一且儼與認德春秋行事致奔走號遺豆膾濟在列而考德
問業是唐游鳥官無其所強誦之聲希聞闕矣幾矣而之有廟
而無學何以濟教道稱 上旨坎宜乎周後觀變為鼓其力而
不知於風俗也凡先生建學明倫之本意與是邦人財風俗文
物之大弊有晉陳明公程翰此證朱公知陳公炳及潘之六
世祖陸士君所為記論若已評石多不存而其文並傳於今未
泯潛不敢勒取前人成說以讀告于同志之士姑為記其頭末
如此俾來者有考焉

重脩約堂書院記

漢肇子陵先生會稽餘姚人史稱先生少與沈武同遊學沈武
即世合以物色訪之得於齊國拜謀議大夫不受去耕於雷秦
山按圖志是時齊為郡而未為國其迹迹已漫不可考今建德
之桐廬實當春秋地先生釣臺在焉所謂嚴陵祠也不獨以嚴
名其地而且以嚴姓其州先生高風盛烈之所有於此為最著
崇立而表顯之使人知所嚮慕奮發亦為民師仰者之職職
鈞臺有祠於龍文正公作州之日而重新於蕭後疑其有書
院則自陸侯子始更王侯世趙侯世極盛規制乃備 國朝仍
其舊設師弟子員而稱儒館可卷卷其極盛規制乃備 國朝仍
官僅復其半所食者春田五十畝而已間嘗入錢佃其旁官山

三十頃取畝新之奇贏以佐營繕之費家私欲擅其利構訟連
數獄不決至正元年秋炮管羅山下車首務晰明學政備閱其
續命命度其地之肥瘠均而為二俾分佃之或以為平而各安
私私錢二千五百緡助其帶給土木之煩靡不舉其元身
合私錢二千五百緡助其帶給土木之煩靡不舉其元身
補除天職繼之公以元鼎經畫有素留後同度其後會運魯花
赤高富公道至與公併志壹慮臨視勸相高察安亦克交濟其
事而躬程督之勞則縣達容花赤亦到馬丹也屋以開計凡四
十有九完皆者曰燕居殿曰祠堂曰清風堂曰怡深堂曰容星
閣曰山高水長閣曰遠高樓曰羊斐軒曰懷仁輔義而齊增階
諸曰三公不換齊曰天下十九泉專曰錦峰鐘亭曰東臺西
臺兩潭紫雲臺之路而為門以識之又作門其外榜曰鈞臺曰
富春山虎事於庚申之十月而罷役於明年之五月富公道老
求學之士共樂其成於吳馬君泰之以書來慶禮識其歲月夫
以二十子之重而荷承流宣化之任所以尊揚上德扶世
民者時可家至而戶曉也本諸治教樹之風聲揚其自擊而心
惟魚感而機格將有惕焉于衷不能自已者矣諸君子厥前游
息於斯願瞻江山想像儀刑開先生之風而莫不興起尚無忘
賢師時新濟之功哉若夫先生之行義與出處之大致見於前
賢師論諸君不敷登陳也高昌公名問爾仕于中朝歷章源
監中尚卿公名廷玉與和人以監察御史累遷江比淮陳道
瀛蘇劾後由兩淮都轉遷鹽運使來淮蒞職云

蘇州路重運府治記
嘉為郡二百九十有四年郡始為州又七百一十有八年而江

金華黃先生文集 卷九

南之版圖歸于職方州始為路建總管府領為司縣者七為
州者一以其地居浙水東一都會異時之州屬非帥臣則部使
者以治兩府署僅寓故而俾聽之况契局後稍徙於其西二
十丈庶歲歲多而歸治弗繼復就創創元君其以為久必
益據且其創度極非所以昭等威治衆庶也謀撤而新之達
魯花赤某公同知府華某公同議公說其後事於其誦日之言
撤其地工增其址之廣三十尺深五十尺而崇編之門庭堂
為室以開計者三十有四而增其儲者四之一其宏敞嚴潔則
視昔為有加始於元統元年夏四月落成於冬十有二月凡
役費為交鈔萬五千緡一出於規運子錢而公敏不與焉蓋是
役也由元君待人以誠而無所欺過事以勤而無所憚用克成
于有成抑亦時守俸能虛已以聽其所為而又力相之故君獨
以單智博慮而不怨十索也今達魯花赤某公謂前人之成績
不可使掩抑而弗著念刻諸石用昭示于永久以昭受慶慶邑
或者能述其稱與之韻末乃以書來傳記之皆若魯國富饒詩
人頌之曰矣斯所作紀其實也作官者美斯而美斯不專其美
故序詩者又以為頌德公也潘庸錄舊政詩人之旨與序詩者
之意誦元君之勞而推及守俸之賢以為之記若今公視前人之
比功不啻如己出汲汲焉圖表顯之其持心公平而不以彼美
為間又願為政者所宜取法也概詳記焉

東陽縣門樓記

古者國無小必為臺門所以嚴等威重教令非苟發崇飾而已
也以為不若是無以習民於上下之分而盡其統緒也古今殊
時邦國異體所謂嚴者不皆出諸侯三門之制其以博易臺

八九

或猶有廢墟之以高為貴者乎春秋讀新作節門非謂夫倫著
 或知其度也蓋失時也東陽陸莊縣後封裝二百里民夫至四
 萬區不啻如古子勇剛縣署之火門故有權源下階歲又且
 號把空取者其以為是不編古者屢等威重教令之復受合其
 制之大家彈禦而新之具有二尺以為基之崇參其基以為屋
 之崇備去屋崇五尺廣未其備而益五尺凡所廣樹蓋率加什
 二而崇倍焉為開者五而加其舊者二焉君之惠乎子人故民
 樂就其力智周于物故工喜為其役始作於延祐二年冬十月
 而訖役於三年春二月又不失乎土功之期是宜舉之易成之
 宜也學校之士咸相與言吾黨不可拱手讓其具乃買石而以書
 未白吾政君之興疎起廢可稱述者非一而樓為大顯紀事
 業者尚有考也滯不佞無能贊美頌勤然竊觀是役也有禮之
 實而無春秋之儀能勿吾聞而樂書之哉勤而法於禮春秋則
 夫所宜書者茲據云乎武程二屬役之凡庸可累也

嘉善縣司記

晴江周浚為嘉善之明年至正四年也其年春三月新建縣尉
 因成米屬以記按屬悉縣故有耐解國朝至元間以為催館而
 未及改際開掌寓治縣之東顧終不以為便延祐初始卜地創
 立官署于金華門之內既已就緒陰陽家咸言其地不利地創
 鞠敷之場蓋三十年領射事者就民屋以居而茲治廉有定所
 史抱文書往來問會愚民起而為盜事實空虛無所據宜存著
 有咎悔輿輿相聞會愚民起而為盜事實空虛無所據宜存著
 乘間竊出入尤慮若之周侯詢知其然謂是亦可變坐指作以
 循興作射利馬舟舟艘俾為之繼且躬任其役縣民樂周侯之

廉介而無取仁恕而有容者亦顯者材學兼底備以效其愛物
 之意內無日之言候郵亭在縣門之左者於其地增拓舊址建
 殿軒門廡為屋以開射者總十有五虎爭至花榜凡五波曰
 蓋周侯之下卑前十月而百廢具舉此其一也夫尉之為職
 主於求盜而不能數民不為盜其為盜者視賊賊得失何如
 耳方今 國家承平治化流治周侯百里之寄又以此道以
 政撫摩其凋瘵皆察察惡惡而歸於善長推理擇掩之遺日以
 家息民安其業而實空不至於尉之疑其庇庶而反非徒備故
 事設官府俾察佐得以分曹而按職也昔者詩人觀召伯所舍
 之樹猶里其勿剪勿伐以修無斁之思翰奕之吏居處傲事
 止莊所舍之樹而已復之君子覽今所記而一日必葺以無忘
 周侯之德庶樂詩人之意乎周侯名自強字剛善以文學政事
 知名於時宜可稱道而不係於茲役者未暇詳述也

松陽縣恩洽巡檢司記

恩之松陽兩部六鄉其一曰恩洽至元其年始置巡檢其地以
 散官而假巡檢則自吾岳君始先是居其官者凡若干人或即
 寓舍以為治兩年任散瘞瘞落開緩急呼調都後會期莫有以
 為意者至治二年冬十月君來明年秋某月始剪地作新廨
 為屋以開數者若干費錢若干而其什七出於君之私囊不足
 則其吏士洎鄉之大家合力以成之又明年冬十有一月功以
 訖皆門廡堂堂器械之須靡不具完君既歸日之吉入獲獲事
 而休吏士于旁舍通以書與曰願有能俾後之人勿廢也尉
 治至在乎荒郊林莽山僻海聚幽昧曠絕之境其為力耐難

矣。剛起為山郡而介于甌越。國家初定南服。患其猖獗之不時也。嘗遣用重臣。遠身分關以
滋高。難以精安日。以而相割之習。或未盡去。與檢之高力。不加
難乎。是以來者。率其前道。於吏議。則望實。感計吾。咸月而去之。
固無以居處之崇為也。君儒者。按厥甫。及期。抱鼓不。而四
之人。甘食以安。塞又能鼓其餘力。以樹立官。府如。與向之所。謂
難者。君直勇。塞之其。鼓。之。整。暇。何。如。我。是。有。政。為。非。特。士。木
之功而已。世恒。謙。儒者。近。且。傳。事。某。君。之。為。武。夫。俗。吏。不。可。少
既。取。為。之。記。而。以。昭。作。始。之。自。亦。所以。釋。儒。者。之。讓。也。君。名。自
儒。字。德。家。太。師。都。忠。武。王。五。世。諸。孫。今。為。常。之。宜。與。人。

重師廣濟原記

國朝既取宋分命重臣行中書省事。治其地。仍印其符。蓋置
廣濟原以。野。而。說。郡。邑。歲。入。上。供。及。經。費。之。出。納。無。所。不。享。
庫。在。今。杭。之。清。湖。司。其事。者。可。謹。慎。至。正。元。年。夏。四。月。己。未。
庫。東。南。一。里。所。納。人。之。家。不。戒。于。火。延。及。庫。門。自。官。廳。吏。舍。皆
并。而。燬。至。于。神。祠。蓋。毀。平。查。政。事。光。祿。公。躬。率。僑。儒。耆。初。赴。上
之。實。原。及。宅。故。屋。二。十。皆。賴。以。完。公。謀。於。參。知。政。事。道。同。中。奉
公。謂。興。築。起。廢。宜。於。此。宜。有。所。改。作。以。絕。非。虞。故。亦。相。儀。同
公。適。成。

金華黃先生文集 卷九

空聞庫必度。錄者其東。則為相府之行署。與陸渚者之治。歷時
舊址。立祠以壽。倉史之神。蓋。衡。亭。於。以。門。之。左。右。而。朔。更。定。其
位置。設。廣。庫。之。前。軒。及。故。屋。之。行。廊。而。卷。身。以。方。亭。頭。鐵。為。殿
學。學。為。舖。中。開。大。門。而。四。旁。餘。以。飾。垣。亦。如。之。鑿。三。池。諸。水。環
於。其。後。周。防。備。查。南。所未。有。孫。建。其。額。未。以。設。階。俾。為。之。記
階。備。階。階。之。有。國。家。者。歲。當。之。所。敬。于。列。州。而。今。也。歲。當。之。所
敬。于。諸。省。大。江。以。南。為。行。省。者。三。而。上。產。之。豐。無。論。於。江。浙。廣
西。入。泉。帶。金。玉。織。文。疋。良。貨。隨。侍。用。之。物。以。鉅。萬。計。所。儲。為。甚
厚。而。繁。為。甚。天。在。禮。君。子。將。有。所。當。必。以。廢。庫。先。於。居。室。釋。之
者。曰。重。國。用。也。今。茲。火。之。所。燬。故。字。當。優。者。欽。命。宰。執。大。臣。知
國。用。之。為。重。而。先。其。所。急。察。為。絕。事。之。人。又。能。力。相。之。皆。有。合
於。禮。所。可。記。者。不。止。土。木。之。羨。而已。元。材。僑。功。之。日。公。體。詳。焉
以。不。書。

平江西虹橋記

泰安元年冬十月有二月庚午平江閘門外新作虹橋成古者履
角見雨畢而陰道天根見水涸而成梁有司之常事耳春秋之
法常事不書此何以古在司常事也而此隸有司之常事也
按郡志橋之載在圖籍者三百五十九而為虹橋者三其一在
城西若干步即此橋也去年夏大雨水暴溢橋居雨水之交而
燒材甃皆腐豈莫能與水抗一多蓋地其地適控通衢足徵令
賜予而政於方國若春膏論政備贖于京邑者急由而之焉
執事者奔走迎勞無盡日懼舟楫不足以嚴使客則輟木以填
之方謀所以復其故而當節不可報發以重以其後屬民未知
費而出郡民鄉文貴聞之請分家貲之半更為石橋以利求又

既又以為此有司者之事非細人所傳于也乃飭材用充工徒以曉變家內事關于府府上之行守者乃報如其請遂以八月己丑始事開八甲子而告訖功橋之費四百而其高十分備之一五分而殺其二乃與岸等齊之廣得高之半而此之廣加其什伍上欲扶欄為之周法其下為門如半月以羅滑河而障其兩處以度較者所用錢以緡計者十二萬五千有奇後以庸計者二萬四千有奇今總管郭公既率僚屬購酒橋上以落其成且謂文資給之民非有名田稍食貨殖者若若它大姓比川梁運路官實積之而文資願能報其衣食之意以軒有司之危不宜租以示勸租乃伐石俾漕輓者其凡而刻馬夫以一天戶利物之功而長民者能表樹之以需其風厲之意是官有司常事之所不及而於法宜者者潛不得辭也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吳邦之人誠知所感發而慕登焉則夫可以簡登舉墜而出於有司常事之外若其履者不一書尚就始於茲橋也文資之可稱道而不繫於橋者若茲不書

婺州通海橋記

婺州為郡一水濱城而南而其勢溢大阻城一里所故比舟為浮橋以達往來霖霖溢短弱弗支舟數散水滿得不容而陸成有急而冒險以進多致覆溺西家及春種時備人之病已甚謀伐石作橋以利未久揮師名德之重專官大吏家商富民莫不慕尚之輸財薦貨俾至宜財使合制解金吾公為移開闢做善二而投投馬渡地於浮橋西若干步非積沙以定其基布橋木以實其底象石于湖者十有三旁為兩堤中為十一類兀柄之形西正方東則小橋而刻其上以稅水怒起大德

四年秋九月訖十年春三月而限十一頓皆未及築木為梁而障師遷湖之道場春春顯示徽悅海民沈甲斷為頭陀走章師給糧費人言我及卷弟子類似以與橋外橋為頭陀走知其詐為請千 東朝既得請南還則並錄取民財奪奪人未衆共惡之郡吏吏亦遭其凌侮而弗堪也乃於其委陳之堂司以聞于上正其罪沒入其錢遂罷橋局而毀石頓石堅縱不易動僅仆其五而止延祐元年冬十一月也權師之法于雲千另公嘗以橋不可廢許於官議又不決元統二年春部使者徐公甫下車即詢民間利害當興除者有蔡文雲龍公時注兩學法滯亟以該橋為言徐公覆然謂人之為民者宜縱以法橋以利人不宜因人而廢觀者公信為申明之未報會徐公入恭議中書省爭白於宰相執政咸以為橋與與不急之役與

詔旨甚明有感於舉無可起者符下龍公首舉奏孟以倡興作江浙行中書省既給以前所沒入之錢二萬餘緡行宣政院亦命開壇募眾僧安具戒得香幣之資為錢五萬緡乃市大木於起之錢募募良匠於閩南江左以至正二年夏四月泥事今工部尚書廖善公前到部詢書張公並持部使者既而宋躬泚既之且概俸金以增役費察佐及所部吏民伏助恐後二公復併慮宜應靡其勒相程者之勤於是諸類悉充頌之為去水四十有一尺實以木梁按以石麓高出頓上又八尺而橋成橋之備七百八十八尺廣若干尺覆以屋如其備廣後開五十而為殿者三為亭者二殿以安觀音大士泗洲僧伽玄天上帝之神亭以寔四天王回浮橋之舊名橋曰通濟其年冬十月既置張公率憲海暨文武官屬以落焉俾為之記古者以夏正之九月

成徒江十月成與梁有河歲一治之耳是役也通其遠造之始
已不啻四十年而一棺卒有持平狂風紀者功採擇之後
著令以從事乃克就緒其廢與所整固非有司每歲之常事而
可俾論夫何以措其諸美之辭哉昔汝州守蔡公記萬安渡石
橋第叙役要而不及其詞蓋春秋之法而論直書其事具文見
實者也漚不佞敢竊取斯義考其廢興之故而備記之用謹啟
月云爾

昌平縣石橋記

由都城抵上京其縣十有二而昌平之為縣當其第一驛路
水運關關中橫絕通衢霧濛濛至則水滿得登甚人莫利涉縣
守畢侯以爲昌平今畿縣大駕時把夫會在焉凡侍從之臣
宿衛之士與夫外頓數令內奉厥貢使客傳遞之往來率由乎
是為衣吏者局啟弗謹視規貨食募匠備按日之言祭石為橋
其闊六十尺而其廣得倍四之一自始作至訖功為日若干年
者無濟盈徒若無厲深而民不知有役成相與誦美之章其碑
事者官君琪持父老之言米諒曰吾畢侯之為人素慎重雖居
劇縣蓋插簡以御垣見謂材敏然以應乎不可民樂其業田里
安於無事用能以暇日致力於茲橋頗有紀而附見其治行之
驗也詢諸岸能以暇承父古者列國有四鄰賓客之交入其境而
門關送野廬鑿川畢備除之不時猶或識其失政矧今百里之
郊空瑣而臨有能勤其官敬其事而不忘乎嚴當具備如昔之
謂無失政矣豈徒一時興作之功有足稱道哉庶非輝而為之
書美觀政者有考於斯則它治行固可推而知也星使名文質
齊南士族其出字也由胡正標外補云

婺州路新城記

婺在吳為陳陽郡在漢為金華郡隋置金華郡國朝即州建
路設總管府而郡城之謂始建得而詳圖志載宋宣和四年知
門事范之才置築周十里基三丈四面廣三之一而高倍之營為
長山曰遠遠而曰朝天北曰姓孝遠今二百有八十年紀堞堦
實非一日矣聖人有作一規同仁八流之內莫非我室我園林
亦總之衆相安乎擊歎將食無分乎此疆南界而望靈所被
法以執事者習於國惰忽於細微不測之變起乎倉猝中區版
覆而旁州比縣民為不寧於是行中書省用江東浙西列郡之
諸將治其故城而新之以備非常謂浙東地瀕鉅海尤關於要
官併下其事于帥聞令郡府相其便利而講行嚴禁之政焉鑿
實請改廩訪司治兩令副使伯嘉劾奏故公命事未滿獲積兩
朝列公奉議王公武整磨磨官王君某咸以為有備乃可以
無患此古之良規今之切務屬總管太中陳侯伯顯不花亟謀
興作會事議修述爾奉議公適至交讓其議陳侯亦自任為己
責而不放後復頓其於州縣州縣之長吏更各率所部之民來
鑿壕東有復既具匠備既畢乃擬日以死事大家則量地而賦
工中差則輸財而佐費廢落屏蔽次第就緒然以古之言地利
者蓋曰高城深池外境堙塞城已高而池未深也不可恃其
勤而謹於方來由是役既報而後舉藉向之役所不及者僅出
錢為徹真募閭民來助工而官給其食推求故道疏濬而通塘
之州縣長吏則更休進進以董其役副使公首尾親臨督視命

二十五里夾城內外濱溇有路以通騎士之往來其內有假設
以便運卒之登降為門者五為水門者六皆鑿以鐵而水門之
下平為鐵薄正東與東南正西與西北四門各有甃城抱其外
正北則為重門以代甃城門皆築石為洞高尋有六尺水門亦
如之上各有樓以遠望嘉禾及登覽之處於城北隅之戴山公
門之舊名乃前代所命更製為新名以易之正東曰雲臨而水
門在其北 里曰朝陽東南曰會稽而水門在其北 里曰東
明正西曰常禧而水門曰澄清西北曰承恩而水門曰拱辰正
北曰泰安於水門曰永定正南惟水門曰興利始事於吳年秋
八月而訖功於明年春三月公既今州縣官罷其後復令
權州判官李若愚推官陳德誠縣事判官單際察為總制官以
委授委而判官高明推官馮某王某分督其工程書吏伯岳解
斯項奏送既與裁則巡察其勤惰而勤勞之令違魯范亦伯岳
督丁正職公初准都政未達它及為於茲後尤盛心焉謂不可
無以序其成績告于後人遂命儒學教授杜易執其書而為書
以記焉猶推越於三代為述國東漢立會稽郡也跨二浙七閩
之地而提封益廣唐以越為浙江東道置度使治所後改置觀察
使而以越州刺史領之自吳越常為會府兵衛之雄法強池
之嚴遂悉置之而其地東奄溇海西界浙江南臨北尊環拱
南列山川形勝千古一日銅鑲補戶人事季新令之為郡雖同
於支屬風紀之司別異時觀察使之任也持節所居左右引
事權合一朕絲貫通風采探擷方面雖重然不可犯之勢
而浙人之類莫不尚焉磐石之安豈非重湯之次者乎凡此可
記不止於乎板輪程土物議遠邇播厚薄宜勿命日而已庸弗

錢而為首

永嘉縣重情海陵記

溫郡府城大海江出郡城之後東與海合直抵北門枕江為
害時其前曰四時萬眾候館在馬使指而曉長吏迎勞無虛日
者之西為市廛百貨所萃塵埃積聚成疇越之江津故有大石
隄延袤數千尺合舟登陸若阻泥濘不得前其館於隄之旁
為石路外出以屬于舟次謂之馬頭凡為馬頭者二一以俟官
舸一以達商船云先是江水過於沙洲由江心寺之西進漲而
上勢奔突莫支堤數毀結治之費公私文以為病至順路夷亭
隨代永和登倉亦圯水患未已且將破廢會歐城郭永嘉蓋郡
之治所縣尹趙君大納謂是不可緩亟議興作俾大家之徒於
官者勿任其事故貽以財或厲以力經畫勸相則身親之以潮
沙之盈縮有時也投其隙而獻功馬則巨木為柱而設拱托其
上內鑿梁木圓之四周以施其芒以撥漲次填以石次積以瓦
梁而實土其中加橫木備其欹側而帖石其背以便行者隄若
路暨寺之址悉知之而亭亦復其故始事于三年之暮二月記
從于冬十一月費不益於壩而功倍焉俾來傳記其歲月潘惟
春秋之法有直書其事具文見意者敢聽取斯裁叙次禮樂不
復敘述人之記事擬為謠言以亂其真蹟願乘者尚有事於斯
徐僊王廟碑後記

而難出於傳記百家之書固多矣况僅事見司馬遷史記范曄後漢書張翥傳物志本末甚員至愈之文出而學者家信不誣也若愈者非所謂孔孟之徒歟漢人隸世家王闢臨與州之士民脩其祠學且墓刻愈碑文立石殿廡而屬清志其歲月于下方清為推湯武以仁義興國王以仁義亡與之銘其為仁義未始不出於心之同然吳州之人談錄於愈之言信而不與則其致力於神將非儼而益度祥慶之求下落麻之所加未

胡侍郎廟碑陰記

胡公仕宋為時名所慕之求康實公擢邑公嘗請書方巖山中取而為神發其履宣和間封伯順侯始興太守乃聽願願曰赫靈者初封詰命中語也佑順之號既累加以嘉應福澤靈顯極于八字洋枯閣迷遊爵為公更號顯應再加工惠實祐初再加忠佑抗之南山龍井源公墓次有顯應廟勅命在高廟不書顯顯而似顯應名者因初建封之號也公本以助王師於巨寇廟食于一鄉而其尤靈無與並弗故能出雲為風雨農人咸以望歲者因於公凡村墟里社必為祈報之所故公之別廟亦滿於郡境不啻數十百區其在吾島傷之禍嚴者里人方氏個眾為之也宋初數十百區其在吾島傷之禍嚴者里人方氏個眾為龍以進士起家而後日益大其子孫相率致力於祠事彌父帝廟者蓋亦視公為傑先達而知所敬慕不徒效俚俗徵福於公而已爾之創造以至元二十六年重興以至正九年新廟告成以祀果請於濬由公之除佑乎斯民而變化不測有以勞動其

忠簡宗公祠記

耳目者庸夫孺子皆能言之至於公之奮由一第進第三期七裡州倅六特使郎選會計者履踐要途雖以純官生身而進其有繼於人有功於國與夫出處之方豈非獨先公其能者也然循著之樞密澤公之官治行有傳在魏國韓公兩條石實錄而文正范公兩撰公墓誌論沈沈尤悉謹書而昇之使刻諸石且為之記其作廟之歲月附見于下方為郡志言公嘗委免磨身丁錢民校其賜而為之空廟則傳與寒誌皆無而登載始俟博洽之君子而考實焉

發學士尋歸後意簡公階正部與初行止用侍從恩數違四
官後乃以通議大夫守其初累加至開府儀同三司云公墓在
鎮江之東觀山而立廟於鄉郡使祀於邑序與著為有司之崇
典禮之生上距公沒二百餘年且去家為浮屠而不過乎毀其
賢觀其親祠事之與又禮之以歲祀者也清吳用序以其作始
之自非以公官位之深在焉公平生大節及功施于社稷而有
傳在國史有遺事行於世茲不書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九

（此處為多欄空白或極淡文字，內容難以辨識）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

歸城縣學大成殿記

歸城縣有學於唐中宗時其禮殿則後四百八十年宋乾道
間縣令取君宗而述也繼取君劉君魯爾謝君慶生張君德
遠皆學維茲之遠國朝大德七年又一百三十年兵燹其
君宗欲謀改作而力有弗給僅克營其齋舍兩廡而止仍祀至
元之六年今遂營花赤未拉孫李下軍之初辰謁于先聖視其
棟宇摧敗支拄漏漏垂將覆壓大懼無以莊俎豆嚴祭以興造
為已責遂認俸安用為眾倡官俸佐史歲樂相其役有力而好
事之家欣然從於是撤故禮殿而新之斤大舊規如其靡者
四畝增其祭者一切靡靡潔淨悉中法式儼象有蘇蒸服屨具
以至正元年夏五月始事秋八月乾功其月上丁擇真宇新廟
諸生致祭執事推謹邑里秀俊務嚴厥不觀感興起而相
與詠歌賢侯之德非直土木之壯麗足為委美也竊惟古者有
學而無廟故孔子之廟終漢世不出闕里至唐而州縣學官得
廟祭孔子為院聖其後學之廢與不常而廟以通祀著於今莫
之有改宋初州縣未有學而新成在唐已先有學廡五季而獨
完者學依乎廟而存也矧今球球呼發以治教休明廟學之制於
斯大備有土有人若能汲汲其力焉可謂知化民成俗之本
池已足於地教諭苗裔孫實身任之而俾士士士輩文賦而來首取
之出納會者一著孫院院需來謂此且謂章之策名有司
乃賢侯作興之效宜率縣得奮鳴呼孔子之道推而極之至於

也使之於燕不但欲辨其鏗鏘又必求道其差若相與討論之
可不謂知所本乎諸君子徒俟備其時事周旋併得於堂序之
間必有聞其樂知其德而鼓舞于萬民飛躍之下者矣是舉也
本功於教道甚大非徒備其朝典而已可無書乎

浦江縣三皇廟記

嘗有學三皇者願為合廟學為一而俾醫師頌其祠事有司
以春秋之季發公帑具祭料而折起升賜焉今制也蓋三墳之
書世莫得見可見者非必其本書百家所錄又多散亡郊野而
乘於用能推其成理傳而播諸民生日用之間惟言醫者為然
耳三聖人開物成務之功有託以弗泯其在並序凡立學必釋
製于先聖先師禮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其徒無敢推
薄履成周之君以為先聖醫家者流乃得上授黃帝黃帝氏而
尸祝之希世之盛與歟 國家仁有旌類將慈濟之善域垂竟
於醫者至重而不輕其廟祀以表章其學著在公式而偏州下
邑豈不能奉以從事非知為政之緩急者復自益焉浦江自
版圖歸職方論四十載迨至治初始克有廟于邑署之西南不
久縣壞天陷間者繕完之而猶未有學也今適當危流一時思
湧化以正對第二人由中社外補再轉而長是邑既興學官以
五茹也道南遂掖之士為又以為合之建學立師醫與儒等廟隆
於彼而高於此非所以欽承

而祀載不可以一事名官也百樂齊和湯火歲石之施與易大
備兩編編纂未報改裝舟楫料料欲失漢字控搆內之為一事
爾其不可名官者孰得體謝而披指謂容哉乃善賢之教非
我杜道宣備保不直無以告來諸陳鼎鼎而為之記錄見於
刻者茲不重出焉

海寧州三皇廟祭四記

延祐五年知海寧州張使克明以部使者此舉張公之命奉建
三皇廟于州署之東南州故為縣時橫浦張公五世孫宣嘗主
極寧國錄以其後明年廢成而後以無湯去泰定元年方旋
存心繼知是州乃克施承章以職錄故專增刻東西廡及靈門
後故擴其州曰海寧而李使憲以至元某年未知州事又為圖
從祀趙履聖運樞星門前臨道清廟而左學齋畫庖舍次第
畢完今知州張使克明之事之又明年至正二年也及政理之
暇周視其所發自兩廡三門屬于通構悉加以陶甍駟水為池
而環以石隄濠飾華坊內外學新士民靡不瞻仰歎息願獨未
有田以供湊盛酒醴取具臨時業於坊間侯謂是非所以崇典
祀其年春三月歲事而退後集樞佐共議海濱以為眾儒俾醫
學正朝某陰陽學錄持其率其籍於醫者三十家籍於陰陽者
三百家合錢若干歸諸民田若干取有兩畝以兩書冊留其一
于州而以其一併券書藏于學即廟前寬備歲入以給祀事有
餘則以待營葺之項不得輒移為它用凡出納必白於長官之
主相學事者俟使使讓入守其要東求以而弗能備文以記
之謹按宋元嘉中醫始有學唐天寶間三皇始有廟學不附於
廟而廟不出於京師醫館按唐祝燕之師生並隸於太常而事

先代帝王之儀制名數專掌於禮部歷五季遊宋夏亡有改也
我朝言醫及監張者乃原其自惟三畫以為先聖天下設國
處得通祀而蓋張者未及行之曠決乃合而學之士未之也固
不止一人一日之力至於有田以祭而廟學之幸斯為大禮矣
之無意於此則已動矣若夫三聖人之遺既非一畫可以名言
而其功亦無一物可以為報無故不取償資以一辭也姑敘其
建置之始末及其成規而為之記用若于詞為政焉

杭州路儒學興造記

學於宋為行鄉士之所聚為黃學凡若籍其所得以類申補木
學諸生人以比古之外顧四方之士咸附無為以服於太學故
其規制雖迫遠陋陋出於州郡下猶空其度而至於殆無所容
德祐納土抗為外藩 靈化而聖無間遠通士風之盛不減矣
時廟學悉公其舊又未有所改作禮殿之東有論堂宋理宗書
養源堂三大字故在左右前後環以十齋曰述德曰興教曰登
俊曰持正曰寬贊曰崇禮曰致遠曰尚志曰養心曰率性學書
南列屋為閣者五而後為禮亭與編則文公祠天祥陳參政文
體諸名公書之堂之比為高閣以藏書講其類曰尊經者
國朝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高公興所書也大德七年王教授去
後始撤而志一書以廣致蓋至大四年倪教授洩洩撤去
性明嘗以養學官屬舍至治元年遷德興能兩書樓於災燬嘗
思無營沙又即其地構廳事僅存而可居者五齋空皆局於地
勢南阻遠居後遷居雖欲充拓使就顯敞而遺基頽不可得
也至正二年夏歸人之家不戒于火飛埃及殿燬而止持正廣
賢崇禮致遠四齋與廟垣外比僅而居者數十家燈燭帶存統

學者請到學而禮地益以饒若干孫易其殿址致建論堂四年
夏儒學提舉孫公惟志方俾之度木簡材而李君邦求為副提
舉臣命學正孫宜甫等按日凡工適當總管趙公曉下學伊始
舉臣請君池亦至趙公既銳然以學為己任謝君亦克伸志
查慮而超昔起功乃使關於四齋之故位且為屋旋其兩旁而
以堂之故位作新堂及前軒設大小學齋東西為殿其兩旁而
閣之此數百步而為學以覆之殿廡門廡官廳吏舍及故而有
登俊一齋下至庖廩之屬什者起之缺者完之所失之則他者
餘治之屋之因舊歸去更新創造以開計者幾若千覽堂除自
門屬於閣二百餘尺之未匠備之費為銀若千餘兩米若千石
殿出於籌學經用之餘未嘗以匱官勸民為之者亦無所與始
作於六年冬十一月訖後於七年夏四月謝宸狀其實馳書京
師屬潘記之夫政事由人而廢興制度隨時而損益必人與時
會乃可以舍舊而圖新

今天子揚用儒雅嘉獎斯文舉臣承寵德意如恐弗及經之者
之室苟美矣為高濂高士何事乎誠能充類致感而知吾之所
居者若所位正位所行大道非人之所能廢興非時之所能損
益必有感履奮發求至於並窮之域而外其室者則賢
師師振起作新之功不止若夫今所記已潘殿序其工役之繁
併志所望於其士者如此云趙公至治學自龍飛建士今為禮
部尚書班公甫其廣持制奉君至順崇同臣試第二人謝君宋
丞相太師魯王五世孫也

鄉學記

廟之盜洋人官君琪即其西鄉所居作學舍合諸莊子弟俾精

其令且為廟像先聖先賢以春秋旦望其謁如學官法念不可無以示求以選殿其事先京師請奎章閣待書學士內翰龔公為之記公方有大論議未暇如君琦清定以欲試酒得執筆而書之酒惟古之施教導民有本有原必由鄉以達於國是以六鄉之吏士民食近者為教愈詳一原之中州長之屬氏諸法諸四黨正七藝師十有四而簡齊則無時焉若夫二十五家之閑則又有門塾以仕焉而記若為之左右師雖閒有弗親也故上之教不煩而民之為士者恒足預故其詩曰彼介攸止於我其士人仕其時獨何幸歟冷耶思用美令無成得立學承宣德意而崇儒之廣有師帥而鄉閭之教希聞弗講雖有朴茂之質何以待其棟而達其支也哉君球不自埋其材以取顯仕而主昌平之條帶固非有長民者之責更能沒沒焉國所以私泚其人如此可謂有冠于古矣昔者諸魯假洋官而春秋不書說者類曰此有國之常事爾君球以為益禮之以表起而出於常事之外以勞之可無著乎凡廟學雖為屋宇于禮義錢于螺起始於至順二年春二月而落成於秋八月輪奐上學士趙公子昌與君球居相望會以有相之其末請記則冬十有二月也

文學書院田記

昔州縣未有學儒先成擇勝地建精舍以講授為政者歟就而後定歸曰書院宋初天下四書院而已然惟白鹿睢陽之有田僅見於傳記皆上之人以是而厚其養未有以一鄉之善士真性立學者其後命州縣咸立學而學校之官獨於天下書院之制置亦日增多我朝尊右儒術以風厲乎海內閣者莫不勤有力而好學之家往往構廣廈以崇祀事經良田以豐原

食其為書院者遂與州縣學並立而布滿於四方既奉落格乾傳二三大儒以為先隕而於前代名臣山林高顯之士有弗弗遺凡戶而說之者非其位國則其鄉邑也孔子之門徒游三千徒有七十孺子游焉其人今常熟州實其居里南州之先賢孰有加於子游者乎家室千載莫有能承顯之者州故為縣縣公應時知縣華亭高位於學官講舍之西偏率學士大夫及其子弟行釋菜禮而未克為專祠後百五十年為今至順二年州人曹君始出私錢買地作祠宇而開論堂於其後列簾牖其旁有司因為備於中書設師弟子員而獨以新額曰文學書院曹君既離以回一千六百畝有奇地畝無力投者我之事得不一置之為士者亦有兩蒙額而得以歲備游息於其間最狀其實屬稽記之清為獨據公舉厥古之扶輿應吾美而為事商路特以先師朱子之記而見稱於人曹君乃能不愛其所有而汲汲為致力於孫公之所不及固已不易以一鄉之善士而專在樂有人林之責亦古所無願欲以潛之蒙顯嗣為之記而自附於朱子之末安放犯是不避我惟朱子之文天下學者莫不家傳人誦之况為其州之士而表其居於此官無聞其語言而異起者誠能初與勉焉朝益養習而無苟利乎為養之厚以有異乎於世之所謂文學而不為習人之所謂賤儒此則朱子之所望於來者潛無濟以動說焉也

南溪書院田記

高楊之北師有裴門若里人傅氏之居也傅氏之昆曰某適子而言回家故有曰四百畝合族而食五世矣以奉送子姓之墓

行也敬率用八時之入食一人而籍其餘可當十人之食以給
 饗尊官領之費吾懼夫以且弗繼而無以善其後也吾嗚呼私
 為耳矣蓋得四元吾千嗚呼別備其入為子本而權其前腐信
 日更燻回以附益為是不可無告來簡使成吾志以惟子也請
 也蓋子聞之古之制禮者為之井田以同其利為之比閭族黨
 以均其安夫然後教以有急相顧有喜相慶死喪相恤疾病相
 養猶慮其未足以勸親親也於是乎有宗法焉而非會居聚食
 比鄰之服窮子絕而同性殺于袒免是以知禮於上聖人莫能
 存也宗服其下聖人莫能止也威也而日以誦辨也繫之以姓
 而弗別親之以食而弗殊則是既可使威也其所因者本也姓
 其勢故教易行達其求故道可以聖人應有術以強合之武大
 雅曰飲之食之君之宗之王者之大政也田制壞宗道廢仁
 孝子不得由乎先王之禮之盛而各以意行之假區區生養之
 具以欺聖人之而不能合夫亦有取其義云爾也充其義而仁
 不可勝用也記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在乎勿
 替引之而已書而賜之俾刻諸石豈非其所望以扶吾義於百
 世而弗墜者耶茲異之實存乎禮記條約之凡具于碑陰茲不
 書

湯氏表回記

湯氏在隴東為鉅族宋南渡時岐國公恩退以文章家致位宰
 相漢宣帝公之伯祖太中大夫祐後九世是為武翼大夫大
 貳武翼生望以公陸律其弟始不有世陸有子曰鑄字伯韶生
 十三年而德祐失國遂隱不仕人稱之曰石屋處士云處士君

既不甘則隱避民間務為生產作業家以完養以奉若前薄而
 樂類人之第德謂仁民愛物始於親親乃置義田以贖同族
 其為田一百畝歲可種穀四百石擇族人窮饑而有貧者俾
 任其出納月給人五十有養者二石葬則半之產子者一石再
 有子則倍之子始入學子錢三十緡嫁女如入學之數娶婦則
 減三之一年七十者每歲常一匹錢自業者弗預不知檢飭則
 有子弟之過者罷之次置做范文正公之成規而微有所損蓋
 其為施貧活族之義則無以異也蓋范公有志於長者三十年
 屢出臨方面入廢政途位充而接學始克終其志故公方貴顯
 時夫及為而處士君乃以一布衣為之可謂難也已然嘗觀三
 王之民皆有常業食飲服用之類不必仰於人而後具公為大
 夫而受田採亦有等差而不得過其制安所取羨回以為相親
 相鄰之實乎若夫合族之道又非衣食於我之謂也歐今田制
 之壞宗道之廢亦已久矣有能以義起禮而崇其真愛於親第
 親端之餘不愈難矣處士君三字長濱次率次京泰不幸失第
 諸處京是陸受述弗懈廢而京不遠數百里走錢磨求子書
 其事于石以告後人俾勿墜孝子仁人之用心何其深且遠歟
 是固予吾喜聞而樂書者也處士君之言行前雖去業現既以
 結其墓誌不復云

鄞縣表後記

浙水東州縣歸慶元大府者六凡所入四組鄞以一縣當其什
 五諸名額及非時之預稱是取民為最夥而其為難在距海上
 號東南一都會故伯守皆若石同以特清市易鹽菜之利有事
 于海者志泄治其虞一切趨辦用民為最繁當者巧自辟處貧

者日削而弗絕更絕焉惟期會之或後為惟而公私交病矣
天白周君之為必也會 國家申嚴法嚴右以它名數自占
者母弟與周侯進父老其宜德意且數之湯我投於是縣
南五十里林村之民次當受投者三十有五家首相與謀賊
力之薄原已費得錢七十五百端為子本推執重者五人
解其奇廉以供百役之費而存其母當勿使後推其五以日語
有司以聽微令歲然則受休為既饒上于縣周君舍長佐白
獄大府而定其要果因廷酌父老以為振勸勞鄉比并爭暴為
之其鼓力也均其持事也動在存存幸不得辭手其間而民益
慮為役之勤其效可睹矣周君以秩滿去父老過子而請曰願
有此庶幾夫嗣為政者必有以相之俾後之人毋康其成也昔
者孔子稱子產使民也義夫義也者固古之所以使民也今也
回里之人不愛其力相率以聽於有司而謂之義彼非上之人
以義使之而能無其是蓋子產之所以為鄉而孔子之所與也
其孰得而廢之然則可託以求父者有不在子文侯周君名仔
肩延祐五年進士其求以七年二月而義便行於至伯元年正
月其去以三年三月云

仲氏義塾記

華亭印君天驥家于縣西南六十里自陸翠巖處士遷坐弗居
而志在澤物遇其鄉之人委曲熾悉一以惠利不自謂者是為
已足又將使之俯其背憐憫而為士君子之歸惠夫去序序
之遠而然子弟無不於學乃捐私塾則所居之坊闢室其帶聚
齊清風淫山三鄉之二二百十八畝有奇禮名士其帶聚
里中之俊秀而教育之四子孺遠彌堅成克成其志而力相其

事處士者既以高齋終而彌堅亦卒彌遠矣其懷柔者感服其
成則判其田之步畝鄉落以狀白于官示不敢有且求子犯之
懼曰安有甚非家各有塾也二十五家為闈乃有塾以有道者
德者為之師而闈中子弟無不學焉黨之有序遂之有序蓋
時屬民行射欒擲教法正為位之故也為士者固不必當在其
間而其為闈塾者則無地而無之故其詩曰彼介傲上蒸我髦
士民生其時抑何幸歟三代而下禮壞學廢以漢唐之盛而縣
縣不皆有學雖或有之而檢置不常宋制惟隆鎮乃得立學其
後周執政大臣之請而學始遍于縣縣我 朝因之自京師至
而振粉之規昔有加可謂極矣然以郡守縣令為民師帥者極
迫於職務之繁而不得專意教養其以禮屬民惟若有具於者
秋二仲與月之旦望况夫里居之遠於州邑者欲以時會于序
序而備其禮察其音論且不可得非其鄉之能為士者果何
采古入遠塾之遺意以為私塾之地則秀民之能為士者果何
類乎處士君誠所謂一鄉之善士而鄉之秀民願之以為士者
也君今已不可作而其嗣人能踵續之如君之得狂誦之聲以
而愈振其見厥欲游於斯者皆得以及君報而達其交成其
業者矣至是然後為塾成而可以見君父子有功於斯文道
不傳哉我茲創於元統二年之夏四月其來滿祀則至正二年
之秋九月也

戴氏義塾記

嘉興郡城東北六十里曰白牛鎮居人數百家為其鄉之望者

曰賜谷廉士戴氏諱某忠鎮學之弗立而後生小子無所受教
 規劃其業以私故千里人有志未遂而後二十年其子曰光
 遠始因其祖業之素地於鎮東若下步廣袤可二十畝而而
 種土物略其址若正面勢石匠構村林日興作先聖先師之殿
 時其中論堂踞其後齋廡翼其旁途無門下至池沼潭渾而
 舍之為屋繞四十有五間兩翼如雲壯而不華圖史之流
 什器之類皆悉羅備固以特垣環以幽篁佳木花拒梁殿而
 其深莫為蓋荷滿之區又十畝不啻起至正其年某月訖七
 年某月而告成八年春二月乃延儒師招來學用仲丁行會朝
 之禮進即講席齊進而講業焉四裔瞻教者各一人志實恒
 百五十人前上腴之田五百畝以贖之既卒成前人之志又將
 有貽示于後人而圖其永久於其慈篤翁伯成庸以高文宿德
 主頓教事俾來取不記之子聞昔人有言慮有術也養有道也
 慮不在整而在乎不費養不在大而在乎不窮整而多費是知
 愛於後非不知愛於此非其術也大而易窮是知愛於今而不
 知愛於後其道之惟其不費故可尚也惟其不窮故可貴也
 戴氏父子其深知夫德之術養之道矣乎古者五家為比
 十比為閭閭之兩堂為整大夫士差而不仕坐其間為左右
 師合閭中子弟而教焉今之義塾猶有其遺意若夫屋室之
 多為閭至四十有五則不止於門側之兩堂學校之設為實至
 百有五十則不止於二十五家之子弟是皆非古之所有其為
 德也豈徒若步百為畝而以百畝為一夫之私田民無不受
 田之家而士不必仰給於學舍異以田五百畝則十家之產也
 而況今一畝為步至持二百四十又不止十家之產而已是則

出於古之所無其為養也大矣夫天之所生人也莫不賦以仁義禮
 智之性聖賢與塗人無異因其根於心者使之親師朋友
 朝夕講習而日趨於善遠夫深造而自得皆其本然之固有初
 非損於此以益於彼斯不亦惠而不費乎物之限也有數而其
 用也易其難封君之欲欲以萬鍾為弟子之養尚恐廉人之粟
 有時而弗繼今乃欲以布衣養徒之事自任而致其力焉使之
 困地之利徹取之而不竭利於今者有以施及於後斯不亦養
 而不窮乎蓋聖教必有先後次第此特導以幼學之階而養其
 良知之本云爾它日由是而以俊選論於鄉以賢能登於天府
 授之以政將見利澤之加於人為惠益豈淺鮮哉戴氏父子
 之功矣獨善於一鄉而止乎按郡乘宋名臣陳公舜俞其地
 也舉進士應制科皆在前列以山陰宰及試館職不統而上書
 力詆有苗法特執政意請為監當官以直道自信無所回撓
 每降積往來山中自騎白牛居士人遂以名其故里諸生息斯
 游斯仰企前脩儀刑未遠誠有所感慕而興起矣知無如公者
 出於其間戴氏父子且與之同不朽矣此又予所厚望也庸因
 記事而并志之以俟焉

沈氏義莊記

湖之陽安東七十里是為花城其鄉之好義者曰沈君家故紫
 儒君之父處士公遺外薛利不有仕祿而捐出貲以振人之
 急謂親親仁宜有本末次第首圖創義塾義塾以發養其族
 人未及就緒而君以為前人之志不可不續爰以順率未
 捐田五百畝建義塾購幾千安先聖先師俾其中人以春秋釋
 奠之儀開講舍香廡延宿儒為之師而聚族之子弟俾隨林以

天目山禱雨記

至正二年夏四月不雨江浙行中書省宰相都司親齋于坑之
空陽宮俾其父屠永年為作符檄朱青鐵簡命道士持誦天目
山折靈枝而龍祠仍遣吏同臨安於潛兩縣長貳奉香幣以從
十五日乙卯抵太微蓋元洞天至道宮向于靈濟願澤胎德聖
烈王十六日丙辰黎明以指鐵指狀符檄投諸龍池狀符
簡俱沉水中已而陰雲四起下山前一里兩道至亭午抵靈雷
山其慶觀白于護國庇民廣濟明者天妃之神以指鐵指符檄
鐵簡投諸龍井如前儀符檄獨浮不下或謂此天妃祠而鐵簡
云云靈龍三宜其弗納乃以意默謝封包自落而沉還至於陪
縣廟雷雨大作滔澤所被合境告足爰命儒學提舉黃潛道書
其事先揚神休二十日庚申誌記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

（此處為卷第十的目錄或內容，文字較小且模糊，難以辨識具體內容）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學居寺記

蔚川周素編次 翁易劉校正

黃巖山在吾島傷比望之森然其起如蒼鳥其狀如鷲其支而出
也如翅如附且二十里靡遠而不絕抵縣治西已由山之趾歸
嶺陔而上磬折行清池石木間至其腹重岡皆積周如四墻則
又竊然而深而佛窟曰學居院唐法公禪師行道之所也先是
山皆榛莽孰理地墮以為窟宅推蘇之迹而不通法公以雙林
錫鑿泉欲去壘而馳辟咸通中始來懸于此結茅自陰蓬坐
磨石上人無知者久乃得煮瀝潮水瀟瀟相率訪求之既見而
高其行為闢此治練字如它浮園居且白狀于刺史以聞賜資
贖額宋大中祥符初易名景定未大比丑珏公以凝鏡鑄
鑄天下第一山理宗甚尊禮之故其境以人而莊勝于記碑遊
兵山旁民家屢在懸焉仰視殿屋丹雘昧父老指石鑿漢
云相傳池水管夜出光怪因得此像十六及石磨一或以為盧
山尋寺故物其如何以至此又指前巨閣云此御書閣蓋
聖宗所書刺皮兩大字刺更丑公自觀也後子游羅四方不能
數造其處屬者偶過之則文拱華樓異綠林谷中羅金相復列
玉函花香物器備完無闕上人法囉孺子而皆曰珏少得業是
山今老矣大懼無以續前人之道緒經予稽察殆十皇僧佛殿
則創於泰定元年之十月歲殿則落於至順三年之二月僧堂
兩廡次第畢新蓋其材則因山之良食則取成之木不則燃
以灰瓦之散難未嘗持簿定民間里中好事者捐錢為助亦
拒也竊不自揆將馳書謁辨以紀歲月而厚惠願焉敢遂以為

請望天令之為佛學者務飾空言以相高凡堪願之奉類指
為非道之所存而不以消其意上入徒能達理事之二派汲
焉扶掖起之豈非難哉予觀藍山土堡石秀水無蒸湯湯
刺梅竹箭之產茂美而悅澤清澗所鍾固宜代不乏人高山仰
止涉公之行業狂公之名德未慳也烟燦燦乎上人之功盡可
以弗躬乎而歸之俾刻諸石庶來者有鑒於心而不至致其功
焉爾其後相是故及施者之名氏具列于石背云

滿心寺法堂記

浮屠氏之居在吾高楊者四十有八唯滿心為寺蓋湖山寂勝
巖南距縣廛百八十步而近歲時披瀝與凡槍械之事感甚焉
縣大夫軍旅備備服脫位稱萬壽已必聲鐘鼓戲合諸名山大
比丘之上會而推其弊最辨慧無輕者俾舉揚子師說以澄天
人靈鬼之眩學徒得持而開用扣叩擊環而觀者動百千人非
有崇階廣會等逆逐逐則喜者不踴躍者不滿不嚴不肅則不
足以契感通之妙而胎報上之誠其演說之所豈缺列則此
我主是山者以甲乙相授受至者澤師而什者必與缺者必完
圖法堂未有所欲作以崇開題識驗之盛行十周天矣體愈久
且澤乃與其後緣說而新之此之亢爽不殊於昔而棟宇之
價難宏繼擲者有加室之後又增創重閣安故所奉香贊大士
以至廟三年春某月定事夏某月說功市材發徵匠備總費錢
若干備出於師與蓋者什九而惟梓窟燈油里中十數大家之
願助當立并一程督勸相則師傳悉力而蓋寺蓋蓋蓋蓋蓋蓋
不飛躬躬病疾而重以身任之隘亦能不為蓋蓋蓋蓋蓋蓋
已漂倍衆以成師之志往來之人第見夫丹堊華相隨顯於水

光山色煙雲騰霄閣而美如其為役之故也按圖經唐武德四
年梁勵師置廟州七年後廢州以為縣寺置州署故此建立之
歲月靡得而詳其先德宣化咸通九年更號聖化宗開寶五年
始易今額而歸以鎮名山者靜州之舊也潘師為記堂之成
而寺之本末前無所載載并記之潛亡日歸林叢遺聖蹟行
殿在天上幸獲從異父老拜觀便而升斯堂庶幾觀便靈蹟
之一現而於其為法或與有聞焉庶不致緣作記勒記而傳言
之也

鳳皇山律宗大報國寺記

世祖皇帝親鑿金輪以印字內禁禁所歷與如來化境相為隱顯
著天津土悉主卷臣惟宋人籍中華之運係有荆揚並三州之
地久而未服至元十一年拜命筆臣會師南伐不三載而勝國
之社遂滅二十一年有旨即其故所居杭州鳳皇山之行宮
建大寺五今宗以闡化其傳菩提達摩之學者賜號律宗大報
國寺乘法以揚皇威宣天休以隆國壽也此丘封承承
臨開山朝廷既授以田若干畝而躡其後者因循湮沒歲歲
回若千畝而實用日盡豐夫何嗣其後者因循湮沒歲歲
寢就衰削延祐六年又以不戒于火而寺盡廢則金行宣政院
開撥其明年江浙行中書省左丞相脫脫答剌罕領行宣政院
事擇可任興復之者得大新以為性持新既法席則告于
衆曰
世祖皇帝鑿法寺以鎮南服非它刹比也按傳皇當岳之
偉莫斯年有德心學吾屬之責服隸其勞勸乎於其者舊僧法

百既而達官大姓相繼輸餉為施不啻十萬緡於是隨水之宜
 以死其材故入之以給其食量銀錢之多寡以總其實績之
 恤建以其年冬有十有二月氏其制為間二十有四委惟其著
 其業八為倍其餘而益尋有二又以為備年其備而去尋有三
 尺以為廣功末無若三之一而子思以至正二年春二月建四
 明之延慶寺無由延慶東堂出領茲山悉力憐慮圖故其後三
 年庚三月殿乃落成冬十月本無遊四年春閏二月建日自下
 天竺山莊補其康命節節歸費併資築施之業除完以朽壞整
 依茲業施者得銀二千五百緡飾以髮散布以文覽而前堂後
 室煥乎一新先是平章政事執禮和台光祿公親其概度故敏
 界子思銀五千緡使故為之鷹翔鳳舞金碧輝煌煥發協言安
 奉如式運慈日之來而器物之須法所宜有者纖悉畢備端白
 之但有所瞻休慶輝之流咸共欣慶焉蓋天竺攝婆山之奧乳
 實峰時其前白雲獅子雙脊嶺峯拱揖其左右其外則橫江而
 瀾湖風氣之會清波所匯神樓塵止光靈彰灼有大庇乎端
 人而札在異時為行都號明廟車之幸晚宸章奎畫之宏飾寶
 閣藏符玉在仙巖之賜子輝其餘輝下青林整刻今昭代
 帝德所覆承襲有聲名垂花藻中使仰至王公貴人至於閭里
 好學之家皆首戴冠履冠帶及用備記其慶之類未嘗不備
 歲暮三撰主席乃克就端階是用備記其慶之類未嘗不備
 益於斯而扶植之得勿墜哉若夫大士以種種之形示現諸國
 上以總統之力量登諸衆生非世諦文字可得而能者不敷贊
 一辭也

天竺靈山教寺大殿記

金華黃先生文集 卷十一

如果昔於舍衛國該般若波羅海大弟子集以為經抵陀陀
 獨非當緣同聞築而共名隨首見于序豈不以為六則始
 於禮耶終於般若通而為一皆波羅海般般之外傳初至中土
 在禮寺功德為人天小善有漏之因者蓋以其教者有為計
 同施而成禮從從矣茲長無明故用異導之出於迷途云爾
 續之教以皆已成佛誰可怨哉昔能信法施非有差別於
 二苑中知施實相起慈悲心發願回向具足方便成就無上若
 提佛果是則名為華貴竟到彼岸度無極以佛之福慧而自證
 嚴實止局於人天小善有漏之因而已杭州天竺靈山教寺自
 東晉時梵僧理公始置初經院隋法師建天竺寺唐末靈
 山慈雲法師領徒傳教其間時則有善美國王文後公臨鎮是
 州為養後天竺舊額而發帝威以攝大殿宏節侍郎公鑄與
 州華為觀律堂以營三門兩廡此皆王公大臣備任其後如樹
 之出於祇陀園之出於給孤獨樹特著於銘刻列於圖志定輸
 財賜貨以支傾摧仆者不可得而瞻觀也寺變於重熙至元之
 三年惟普僧殿僅存雖曾燬之而未及大起其殿至正二年
 夏六月日公來住是山玉璽講興作兩未至費而出上海秦君思
 恭以儉備設裕風慕宗乘所以為嚴奉之具頃其資無少靳惜
 德春其望人也居閩語之曰向聞天竺舊樓喜有志為創大殿
 今主法席者為誰能成吾志否吾欲迎我其來尚肯耶否耶者
 滿信日公行類之精陞而力贊其舉且以白于日公欣然
 躬君之門君一見若有宿契與為實主以禮送眾以錢十五
 萬緡具舟衛送其四日公即命役工概備大治土木而躬始視

焉始彼於其至冬十月二月書未半而梁君以三年夏四月屬
疾不起君與李氏卒結成之秋七月乃告此功李氏復捐資屬
備著法天師凡七軀塚以十六大阿羅漢其後為觀音大
士佛現靈海間依正俱圓主伴聚會入天骨仰靈山像然親者
咸以為三百年來茲山非無大興作未有如茲君所居上元生
公大臣獨任其役者日公既捐君子於之西偏尋拜居上元生
嗣住是山者安公恐來者不知而自愛後石介上人慧坦承予
記之子獨惟梁君之高功固不易抑亦日公之行願兼有所感
召也對法二者交相為施種那般若波羅蜜靈世俗文章焉能
頌其萬一乎姑叙次復繫如此

岳林寺經藏記

如來藏復傳於今者像教而已開元所錄五千四十八卷與後
人之增譯即其所謂教也自菩提達磨承摩訶迦葉梵外之別
傳而不立文字學者莫不廢經不談而禪林所在無安坐經藏
奉奉惟誦意者專使施法佛乃至至經於其中間不說一字
藏固無所收書者猶雲漢妙音毛孔光明階能說法藏亦不
可攝化其所敬所傳有以開示悟入乎佛之知見者豈非因非
內非別非同也岳林寺古之禪苑南兩師今之禪伯師主寺
事十有六年以其化導之餘力使事乎興作而於經藏尤敏况
焉致其意以至於元年冬全經至開元元年冬禪苑殿元敏况
年冬度美村散民匠速大賢輪一柱八面實經其中上山立
其作佛動天宮水府神帝龍君涌現重說如佛而往南阿樓為
可佛可佛珠璣瓊瑤無遺道金碧瓊觀細網益目觀者為之
嘆仰而不已會予謂補恒洛迦山還過岳林師謂予曰吾書中

言說音韻物各有五百化身彌勒在雲旦湖河之東於雙林則
為佛大士於岳林則為不覺和尚其應迹大慈若大士以割物
之器製則經藏撰十方於一塵處大海於一滴使夫人一舉手
而種種佛法皆悉現前茲大聖人以方便利益群品而善徒之
兩取法也子大士里人藏成而文字適采宜為之記子既翻錄殊
勝且有以識法為辨學者不即文字亦不離文字實非於教外
別有可傳庸弗辭而記之寺之本末有事實則石堂上蓋不著

崇善院西方三聖銅像記

批之北山盡慶是為寶石山清淨之氣單率高標以佛塔而環
以僧坊佛塔青院飛簷瀟瀟綠綺綉繡際雲空中天人之居西
湖之曲第一梵境也宋元法蘭性法師來自自藉胎蓮殿於塔
之後而塔西方三聖像於其中宣和間大律師淨公之弟子臨
法師因以為愍念佛三昧之所而闡揚律師之教律師道高行
滿人壽之而不散名指其業眩暈彌彌綠託而咸覺有人
而重鑄白四象像不有所畏臣刻今昌辰與像數崇崇鑄鑿
固或弗虞而成性壞空事至巨剎延祐三年冬十月發未路變
千災餘像故莫能獨完上人慧炬博度於茲院而所從請鑿
之師曰真如觀主正壽開堂過其遺孺問規大慈謂吾徒生於
像法未墜之時亦云幸矣像之弗存法將安寄當欲得大慈個
久往而不壞為若乾黃銅以肖金色之身乎上人聞之慨然
荷其事願力有不給遂使佛所發願之數化同行之人四十有
八令人一徙而持一錢為施或施以多錢弗拒也積三歲得錢
四百八十萬為銅三萬二千四百八十斤好事之實輸珠萬計

助此工接連而至。肇自重紀至元之五年。擇開曠之地於黃嶼。以治盧溝。遂明年夏五月。兩京佛像成其高丈有六尺。尊數與他二大士之像。則以次成。於至正二年十二月乙卯。三年春三月戊寅。迎致有儀。安有武益。募施者大市林。贊。擢致以禮。馮。時。逾。兩。紅。蓋。額。乃。還。若。正。若。依。如。佛。所。住。尋。又。造。又有六十之像。四十有八。雖。得。有。緣。念。佛。者。探。而。得。之。用。表。分。身。之。化。柱。上人。既。以。佛。之。臥。捨。自。製。發。願。文。納。真。像。相。之。中。且。屬。子。推。過。其。際。則。諸。道。治。以。告。來。者。原。夫。婆。娑。化。主。經。橫。罪。罪。引。眾。生。出。離。五。濁。數。以。觀。彼。佛。六十。萬。億。那。由。他。河。沙。由。前。之。法。身。而。先。之。以。華。上。寶。像。者。開。示。方。便。使。觀。見。妙。也。繼。之。以。一。法。身。六。像。者。隨。順。下。凡。使。觀。小。見。大。也。蓋。塵。沙。界。想。念。由。性。而。起。備。小。大。殊。形。咸。自。本。而。無。迹。能。觀。之。性。初。無。差。別。所。觀。之。本。寧。可。度。量。更。何。頭。之。談。一。音。普。被。開。示。其。次。第。而。非。漸。隨。順。其。根。因。而。非。偏。並。格。觀。門。全。彰。實。相。像。教。之。源。不。在。茲。乎。上。人。念。察。理。之。無。常。而。以。有。為。之。力。圖。其。求。以。廣。為。未。作。大。鏡。蓋。此。不。應。議。實。也。觀。相。生。善。者。誰。能。因。似。以。證。真。即。劣。以。顯。勝。惜。惟。心。之。所。造。非。借。發。而。令。成。同。壽。受。於。虛。空。等。金。剛。之。不。壞。則。上。人。本。願。可。期。功。不。磨。相。美。上。人。會。請。王。氏。子。象。願。勤。於。衙。台。之。學。難。莫。知。其。何。終。何。恒。而。一。時。家。家。資。於。下。逮。周。若。小。子。識。與。不。識。皆。等。之。同。炬。善。種。遂。將。以。配。獨。之。當。彌。陀。者。其。人。固。不。待。議。也。茲。子。得。以。略。焉。

熙公始開其隙地的彌陀觀院元工以元祐己巳罷事以元符己卯送國陳公記馬遠表廣成金人繼大兵至賦下城陷寺焚而院屋雖然烈燄中益人異之因快然公以此喜定廣慶寺以僧院院竟莫能獨存賢聖丁亥乃獲于諸流教事者古靈公嘗至其殿入 國朝以乘皆厄於至元己丑重構於元貞己未而守者不減于次又以泰定甲子秋九月廢為瓦礫之區己丑春二月石泉洽公願領教學令僧慶喬合歸業之士分募民錢謀以建西方殿未及視其成而去至順壬申夏四月毀成秋九月令住持我老無公實來郡人顯其首捐金泰佛僧普光出其資匠築土鏤金肖三聖靜容于殿上普光亦慈己力倡眾功即殿後作海水藻舞像觀自在大士佛菩薩僧天神羅鬼等現其間無公尋以元祐英百冬十月建大悲殿而禪觀之室護法之祠以次落成其礎成石請為之記以示永久無公以為安蓮之弘願志願之徵言不可使改而弗備命重刻者謂且屬浩書其廢興之歲月于下方池施者之氏名則見諸別刻云

北碑寺觀堂記
 天台智者之傳在吳郡惟此碑寺為特盛故有觀堂歲久不台梁者無不作土皇慶初任山天泉澤公以為失矣非國忠隨先乘而陸敬基既命其徒德普相與支頌植竹且持講與作頌先有非給郡人陸君雅尚浮圖法書未得度時嘗以事之至以為言陸君夫婦依然為捐錢若干鋪葺其宗廟之舍啟者婦其親壁之指記者簡其舍碧丹向如式延佛之像而舉其業請行成者爭行僧十有六人各披一室依教以佛觀而舉其業請行成者一人為之領袖仍將以曰若千詠偈此寺興舊而復住山攝人

司其出納於是皆有所從究其未有者今亦畢備深公將刻
 石以示方後繼主統之下天以乃復歸佳處山求子退書
 相圖經及諸記寺之符載顯位名在乾元宋名大慈元士
 開法智三葉樹大比丘塔公尸數殿以行軌力故感著贊天
 於虛空中設戒賜唐出大音聲如撞巨鐘而飛雲蔽華天神按
 行見王頂禮諸寶真之迹無餘即寄推為師內法主繼孝之士
 漢不稱首勝區委徒附集其座下宣和末始即寺而後別為
 觀之兩口無量殿後殿起行者將以同居為遺棄夫初燬於兵
 大爭子深公嗣高法主皆發弘願以起其廢重階秘殿略顯密
 室淨刹觀昔有加而澤淵隨隨茲茲湯湯之須指兩首於施者
 恒惠其地而弗歸未暇日為土木之舉也禹一百年始得陸君
 夫婦而登歸日後歸舊日豐其建立成就之不易如此蓋有志
 于道者固無事於安居而飽食然必有以厚其養使之體許無
 虞而無抗乎意應乃能致大靜且明之效如求以種種言說
 人越樓築正路備置之義為觀十有六兩山家觀明四教用觀
 前方便與先其具五緣故以隨場既有苦種僧示現作為建立
 於其間又有善和識隨順開導成就於其後方便之方固不容
 擬議也有能於撒波羅索而生淨信若陸君夫婦者可無兩表
 見身陸君名德祥氣通顯家者誠虛無之說嗣天師尊異以高
 士隨其端周氏與之俱乘化而遊于德原女慧真意能隨其志
 為山門外設云

松山普明寺記

松山普明寺記
 陳松江支流由州署之西懸折北出二十里呼水踰嶺而入後
 支為兩又北行五里所有山隆然突起兩水間按都志是曰松

山或曰是蓋名從山從山者象象離立水外東而拱揖其勢
 如相從也山之南麓普明寺在焉僧法瑄為子言山之未有寺
 也里人陳氏居之有以身為寺者以身為寺者以身為寺
 山之初祖也寺建於唐天祐號報恩遠宋祥符乃錫金題法師
 以甲乙次相授黃綠故在可考歲歲遠而歸治弗繼華嚴文
 或委為土授普徒權為相與彈畫夜之勤日繼而月既迄今餘
 二十餘未始衰末求之助於人而升者起缺者完像產華嚴鼓
 鐘食飲之物纖悉必具凡為三門而新石為柱以樓扁勝於其
 外者垣之宏費若深及安也為室以禮六時者安及垢若觀也
 為輪藏寶經其中而屋其上者垣父子也惟吾國氏廟塔在
 人間與相若如溫起雲滅滅山之香煙隨風成煉而不
 與初俱化蓋吾祖之蒙茲其膏徹者深且厚也然其言行亦僧
 經佛文一無所餘戴所度五弟子亦莫之有聞焉獨近代優婆
 塞神師為山陰陸公游方外交又辛隱不羈頭有遊徑後之人
 也吾徒兩德為父遠者皆前人之遺休而吾祖尚記以佛
 也項下始至其壞見其池深而木寒塵榻戶蕭隱顯蹤跡以
 為此山聖之宅必有化佛靈僧當跡其間而語言如此飛鴻印
 雪瓜豕宛然回無伏于披諸眾容也姑叙興復之樂使刻焉

普明禪寺記

普明禪寺在湖之為徑由郡城之南游大船行四十五里捨
 舟登陸又二里許是為普明山去人境殊不遠而泉清冽深
 峭接巖壑蒼蒼野最為勝處以銀簪於荒榛雜篁間未有居焉者
 宋紹興五年閩僧觀公備師始來駐錫而結菴為堂坐經行之
 所名之曰普明後十年山神一夕見異告以有趙莊人備至

出遊之翌日師出山僅數百步見服儒衣者兩人慙古松下
地入空甯前定兩人相顧曰地之美者無以易此觀師而美
敢言師叩其底名其一深題姓乃孝宗之兄崇憲靖王將管宅
祀以葬其父秀安傳王與之俱者則陸陽家師欣然推其地屋
以地界之寺之右安博園廟其故址也師尋敗下而崇憲於今
所買民山若干畝長與秀德莊田八百畝以贖其後停照五
年孝宗在位十有五年矣用憲靖奏為降勅額曰普明禪院師
春秋八十有六而終靈瑞錄弟子禮親為文以祭之故因葬于
院之西麓了庵靈公與師為法門兄弟者既以次補其廬蓋買山
拓地建殿堂門無增買山旁下吳田之田六百畝松田一百
畝諸僧愈充規制蓋備寧宗嘉定四年賜號淨照禪師仍舊了
庵二大字碑為山林之榮觀焉了庵三傳為相及吳續置長真
秀禪院田五百畝由相廢五傳為浙江黃省故我
成宗皇帝大護持之命且易其狀為院者曰普明禪寺蓋自觀
公至浙江皆以甲乙相授受翰林學士承旨趙文敏公實憲瑞
四世師始請于

仁宗皇帝命安靈龍為住持龍退席玉林妙瑛以了庵四世嫡
孫嗣主是山乃還甲乙之楮天曆二年也於是寺之凋弊已也
莊田多由斂致於富人棟椽頹及階序圯佛僧之奉缺如也
玉林念前人所創置之不易扶衰興廢靡愛其力故已棄樓而實
田視殿宇山壘入為出短用之弊盡以資土木之費修佛殿
窟建文堂正殿堂左右兩廡作佛菩薩像鐵銅為鐘其別殿
以寫經一萬餘尺殿以巨木五十萬本三四匝火殿則立高
既又捐錢錢以創藏殿且持皮夾并以造佛閣殿處舉力十有

七年于茲以寺之公羊廢與未之有述爰成石末徵文以記之
望夫靈瑞觀得地而觀公一無所斲院之有額羊類其力文敏
慶甲乙之傳傳人為難而以廢為興與有存於了庵四世之廟
孫此皆事之不可逆知者也然獨觀今之業林宿衲多以漢揚
斯道自任而於事為之未或不以履其意辦公案公俱園播輝
有為成始成終為功多矣非性智聰明達理事之二何以及
此乎是用為之備記其顯末殿來者知自勵而相與扶掖之俾
不者
普明寺藏殿記

玉林妙瑛師既屬于記其所住青山普明禪寺樓以書末曰瓊
橋負茲山所以興廢起感者固不敏不力於多因其舊而作新
之惟藏殿殿所無有瓊瑤其衣玉之寶刻為之者也章詳記之
而別廟焉蓋開山觀禪師故闈人章于以庵院有額焉院師
欲備列刹之制乃還園中造藏殿以來此有經之始也師報緣
既謝乘化而遊繼之者了庵靈禪師始命僧閱其經且置長興
田若干畝儲其歲入以待靈壤湯茗之須後以四歸於了庵塔
院而其事遂廢今已六十餘年遠玉林自南屏歸正法歸院已
毀禪為寺既詳治使一新謂指規之久殿者不可不復乃建藏
殿于寺之西廡此有經之始也起至正元年冬十月二月設二
殿春三月為工以計者二千同鏡以錫計者一萬而殿以成
列楹五十崇高瞻廣率與之稱中奉佛菩薩像法天神之像而
左右設四大厨代轉輪排鹿函度重經卷以便於開閣仍舊寺

西雞籠山之五百時以界之百頃之資取材而給焉以田
不可以其地而山非有旱乾水溢之虞也凡其為費皆五林
獨任之資遠運指撝初可以乾心六祖慈雲金剛般若而如
切萬法不離自性豈不以摩訶迦葉之所得與阿難陀之所得
真同出於一佛並行而不相留礙歟四十二卷聲見於漢六百
五十七部大備於唐通謂之三藏者其多至五千四百有八卷
猶日增月益而未已博覽在乎專精妙法存乎冥契得意天利
誠珠登勝劣異揆愚者不及而憚其大繁墜者過之而視為可
略不然而則以錄非其或統之也今之高人士俱會一處掌無
過不及之快名師宿德為之負荷又有以空之使息諸緣務而
若心重教必有發信生解淡然冰釋於一句一偈之間者夫觀
公家公及今玉林俱以不立文字為學而汲汲焉致力於經教
之事如此乎所謂並行而不相留礙也求者誰可忽諸心見於
前所記者茲不重出也

龍山淨明寺記

杭州龍山淨明寺建於晉天福七年吳越文獻王給願廣濟以
虛佛氏之為律學者大中祥符元年乃賜令顯南渡章制有司
以其地在國之隅因取僧所食田若干畝為祀天園丘而為齋
宮於其室又之禮相率自宮起廢非徒請撤寺屋即其而南殿
築而居焉宋氏失國祀事廢至元二十年所司以聞于
朝頗序祠壇仍為田以畀之事竟沮不行延祐二年住山律師
國瑞以新於行始悉得其故地方議以增葺茲括而或者
不戒于火師慨然以興作為已任自積月累閱十寒暑而寺以
模倣凡殿室門無虛度庑漏總為屋若干區費幾若干緡一出

於經用之法鮮與其私嘗家未之助不以資於人蔡定四年蔡
月某甲子落成之日也師之同業與教律時道明以有述也章
明慶興之類未親見於郵乘而端之經卷寺書未之有也此章
為文以記之夫談觀勝之吳者必稱祝之南北山靈憫化佛之
所依止金鈴寶樹震耀隆盛玉公貴人好事之家無不日高而
心越焉吐爭明居而山之南由湖清冷岸陸行踰嶺登嶺乃泚
其龐大江橫陳潮注沙落高扼勁矯之傑先魚龍之出汝源沙
雲日晦明之變化旁觀海門諸山隱顯天際怪奇闕郭可喜之
觀治兩山間所無有然以其去人遠度適以為愈蓋有假教布
傳中土未有盛於今 帝力所披後者歸山者立而淨明當此
時衰削毀敗又且弗克自振獨賴師之為事也勸為志也專以
及有是司無違乎寺故有江月菴鈴鐺亭而所謂極樂見定者
者又為齋官時所創也累朝御題石則猶在云

澤州大中祥符寺記

佛威度後像教東傳至我 朝而益盛自王公戚里百執事之
臣下逮黎庶靡不捐資闢風每走附佛以致其力靈官祀宇觀
煌中天宏耀崇巖古所未有四方禪林法窟錫所聚往往蒙
其餘依什者以起跡者以究而置之洋枋當此時荒蕪廢墟充
滿其中數屋數楹僅庇風雨香地燼性不能如毀莫有能振之
者豈非時既至而猶有待其人歟按國志寺本名觀音後更號
隆興宋真宗時別易今額舊傳吳征虜將軍鄭公詳年九十有
三捨兩居宅為寺而唐中書侍郎平章事陸公贄給以田四
石銘刻陞秩而鄭公守龍山草廬太平寰宇記可信不誣其述
立已不啻千載中間歷幾廢興皆無所於考由至元丙子兵燹

之餘龍宮散二人天推墓者又五十年於此矣恭定己丑歲山
遠來主遊寺既馬以興復為已任四前人所作三門次殿加蓋
瓦殿觀而樂所墓頭之造佛菩薩金剛神像逾十有一軀物
東西風畫善財兩泰五十三善知識兩拜閣寶塔珍臺煥焉早
新登堂迺更繕治以次為巨鐘範圍至若干斤以上載之動成
殿若是不敷遠以為足謀所以崇後之未已也其後咸共慶
寺謂人與時會以隆盛茲當有紀述用昭 帝力之所被永永
無極俾來屬濟會之益於於幻有者不能以無射有待以拯其
弊若體惠于天時人事之不齊宜其廢興相尋如空華之起滅
壞之易而成之難也若夫殿廡樓閣非成非壞與此道場非同
非剛剛則向未始作寺久已成或而無作無能壞者長而壞相
非日所親焉可言傳哉姑因其所欲道者直叙之如此是後也
施者充若干人惟鄙人陳某所輸銀尤厚且捐田若干畝以贖
其款云

遼觀院興造記

武康縣東北沙船上獨峇山之陽有佛廬曰遼觀院其贈之上
省曰古山宗青山祐故回氣也青山以大慈五世孫出鎮實林
惟古山身任院事其為人魁重多才幹端白去推服之次德庚
子用甲乙之傳足是山所以經紀之者靡愛益勿毀又益之衆
以皇慶壬子朔西方殷程摩使之以延祐之卯改建嚴殿
斷丹鼎弗修弗飾華屋紫雲殿殿系以式益買田二百畝而施以
田一百畝山五百畝青山時壯妙峰亦助以田及山合一百畝
購其費者既曰元裕人咸樂於勸功方謀營已察斤大共三門
而報錄已謝以至治壬戌委噴而化繼之者東山軍僅撥貳兩

舊之成俄又告亦今主僧唯能實古山之弟子與其底心鏡正
傳而後等風夜以先志之弗嗣為懼凡其留家者立敢有意
市木石以泰定而實微三門而新之仍護其故材更立外門崇
高飾廣無少憾于昔昔指畫之素過者莫不徘徊歎息以為古
山雖破不己其青山之徒師瑞以千與山門得有事契狀其願
求牌設馬按圖志院始建於梁之大興一剎那項已八百許
遷空變而致幻境獨不隨劫增城遠今感時弗管愈後受圖非
有顯官豪民為之外護知宅名山比佛守於既盈振助於未墜
厚代不乏人而著記所敘斷自宋新公而下五季之上皆無所
考且謂諸僧清苦自持寡求不爭以故香火希至曠絕于觀古
山兄弟之武出或廢不即世間亦不離世間其示現有為以作
佛事誠未易以淺視也宜真如向之所云而已然于始因其迹
之可見者序次之如此

百丈山大智普聖寺天下師表閣記

菩提達摩大師後入葉有大比丘居洪之百丈山人稱之曰百
丈禪師
今天子始命因其蓋蓋大智覺照者加以弘宗妙行之號寺以
義聖名則欽額也山去郡治三百里其未置寺時林壑深阻若
狂峭絕巖巖之迹所不通有司馬顯性者善為宮宅地記之術
觀其山勢斗拔與夫岡嶺首尾之起伏知為吉樂所留於茲
回法王居之天下師表禪師之宋式將其言東陽德輝以禪師
十八代孫嗣往是山就新作濟法之閣且增創蓮區其上以安
權師德像榜于楹間曰天下師表之閣云初
文宗皇帝入踐 天位即金陵潛邸造寺曰龍翔集慶 說開

山大新頌其捷而以禪師所制清規為日用動作威儀之節類
禪者行世已久後人率以應見為有損益自為矛盾所折無
輝與所學而師而佛法於祖庭大懼夫未者傳是果其應所無
以虛語方之觀朕矣夫京師故有諸而幾正之今海中大夫撤
地將觀法中是為吾子

上得見有旨令學識深廣聞以按新法擇其於師說者其
考之而頒行為業法仍加錫禪師以令師復顯而風厲焉禪
其一者書佛說以剛之成未及有所記述處于謂曰頓教其
構與之場原階而則諸清規細逐古聖所乘時變作地張進用
循理不窮所以通其隱也佛之為教必先戒律諸部之義小大
畢陳種種細通準以一事去聖愈遠尚為類門名數滋多道日
斯隱其故建摩不階方便宜示心原律相究然無能留礙世降
俗徒擬其難轉外緣成邪憶是故百丈弘教教範轉詳

而行獨難維持在事皆理蓋佛之道以隨摩而明佛之事以百
丈而悟通變之妙存乎其人厥後達摩之傳法別為五而出於
禪師者二它師所備殊宗異教雖各名其家至於安處接眾未
有不取法於禪師者然則天下師承之言良可徵不誣也學自
中土君臣知事佛法昭崇極其越於今輝道值聖時眾被

帝力用免被下下以為師求索未除成有依承謂是求取無
已不特令之天下以為師求索未除成有依承謂是求取無
之而於其經度之勤磨練之美有不暇論也關為屋以開計者
五其崇百有二十尺三瓦崇之一以為其脩三其脩以為其階
以至廟二年夏六月死工冬十月訖事實禪住山之明年而殫
入對以元統三年夏五月命下則其明年春三月也

燕山寶公塔院記

隨林真覺應慈慈濟大聖師寶公威嚴應運聖見於宋廣
之際靈異不可殫記也果武帝信闕尤為親執弟子禮以事之
大師嘗指燕山安封寺前洞獨龍阜謂帝曰苟以為隙宅復當
承父帝問誰合得大師曰先古者得天監中大師示假于興皇
寺帝以錢二十萬購其地奉五身空為皇女求定公主擬捐湯
沐之資造塔其上帝固為違爾坊其下今太平興國後寺其也
寺初為精舍名開善塔曰妙覺大師德世之塔塔乾符中毀蹟
舍為寶公院而唐復開善故名而以院為道場宋太平興國中
乃昇今頭場大師以道林真覺之師而詔建其宮故稱寶公慶
曆初即寺葉清臣始合定林諸寺為一以廣其居而奏請十方
禪刹紹興中又累加大師塔以慈應慈感塔曰感順之塔云塔
去寺二百步其理以列屋別為塔院不知於何時遂入

國朝盛而復興已六十年矣嘉定二年寺冠于災會
文宗居燕禪師數辭幸而有憐於大師願釋之兆屢飛吉屢錫以
提錢圖起其殿廢歸御役極而出金帝嘗至山積物工庀材窮
壯極且進封大師曰普濟聖師院主僧守忠對揚匾殿按三
品文陪以冠師塔增創新寺賜額崇播推塔院尚存其舊規模
存陋未及改作而守忠遷主徑山今住持法匠采備其廣師
摩盡摩度百尤乃盡撤塔院下一新之塔之趾徑六建以漸而
觀其上六面五級周以步者廣下一級飛樓外出至二十有二
尺當其前為正殿以開計者三其高六尋備知其高而益尋有
二尺以為其廣又前為殿殿并其後為觀音殿以開計者五而
其宗藏於正殿五之一正殿之旁翼以應變之樓鞠之閣閣

其宗藏於正殿五之一正殿之旁翼以應變之樓鞠之閣閣

其宗藏於正殿五之一正殿之旁翼以應變之樓鞠之閣閣

其宗藏於正殿五之一正殿之旁翼以應變之樓鞠之閣閣

兩條而作堂直其衝左曰木末右曰其樂環其外高僧窟宛逼
 之屬以地勢中高外下易於墮險則惟石以覆其趾四隅各設
 巨甃貯水百斛以備不虞門街較多怪松以而摧跌蓋法華松
 以萬數凡木石瓦甃匠備之費為鈔一十四萬九千九百餘為
 宋四千三百九十斛起始於至正四年之冬落成於六年之夏
 華嚴碑映金輝銜幽樞方樞下臨無地者舊僧可復等謂此
 殊勝昔所未親宜有誌以示方來後狀其舊蹟為記法建
 康志密山建城十五里著名鍾山建康今為其度路山之得名
 志亦密詳焉考其地脈則由東南游長江西數百里乃止其
 上也蛟龍旁碑既翕後張中管而下降為平衍郡治在焉西為
 覆舟鐘道諸山又西為石頭城而臨山對峙其東諸葛亮所謂
 龍蟠虎踞帝王之宅主於土中而言也蓋自其兩頂山峯側而
 觀之茲山持其左腋及至其巖則峇漢攬地壘內向正中一
 小峯巖然孤起即所謂獨龍耳後人以筆頂圓轉如珠名之曰
 寶珠峯巖峻陀下孤山足仰而視之第莫夫坐據要會而獨擅
 其尊不知為山之腋也今又決瀑空輝通西谷之水折而東流
 以合陰陽家之法人力之所及抑有以助成其巖勝者焉竊意
 宇宙間清淨之氣靡聚不散初無定在隸言帝王莫得而專是
 以文為名山莫茲古懷神棲壘止託焉以安其况靈靈耀闔宇
 靈備一日殆非偶然也則今昌辰道誕之盛所以致其崇極者
 莫如加旒然非術須得人安能抵承德意昭靈遺休如此乎走
 聞弗錄而為記其歲月若夫大師為如來使密築法揀乘方便
 而示現有生假神通而攝該群品不思議事固非凡情所能度
 量且有前賢之碑銘記傳在茲不贅述焉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續卷九

寶林寺藏教寺記 魏川唐素編次 番禺劉君校正

越之飛來山寶林寺肇陳祖王清涼國師受度之所也
世祖皇帝既取宋大浮圖元公現元顯諸君請求江南此佛
靈體遺跡所在首至茲山則斤焉瑛居已以佛照大師之幸時
方出世而塔以華嚴之學聞其徒元公一見深敬服之至拜
膝下墮髮 朝以名聞有旨召赴闕稱疾弗行乃命護賢林
故願定為華嚴教寺授以師號錫以金湖法水俾為住持至元
二十一年冬十月謂寺之廣與略見於著記而者或止於
勞七林公住持大同謂寺之廣與略見於著記而者或止於
一時之事莫詳其公華之類末或有當屢書而未及書者爰
石屬清備記之搜野志飛來山在府東南二里所一名龜山一
名隱山東晉僧曇首與野詢遊塔其上宋僧惠基以皮隨與兩
紀宅建寺其旁岳陽王嘗帥趨回見登而自指為詢後身號
增廣其殿宇為母寶林夫人祈福號寶林寺唐光宅中更名光
宅開元間仍名寶林中藏於會昌而重興於乾符以應天為額
宋乾德初僧皓仁即故社劉新塔九層八面其高二百三十尺
塔附於寺同號應天無梁末俱以災燬郡守程師孟為恢廓其
方丈禪寺其後改置寶壽而更更佛堂為天宮改報恩禪寺
而又更廣焉為院寺給與中寺殿宇災火而復完乾道末加以
僧惠滿疏其詳若東南列刹之冠然自是堂殿於文字間
者希聞詳察其盛衰莫可考已佛照之衆教者既正道僧益隆

獨基而至者崇以田疇之獲舊增新隸於本郡及慶元真興諸
塔者始為田五千餘畝土木之功窮壯壯山川收觀天具
瞻蒼期及漢墨後縣草山有石井與漢道水川收觀天具
見數權易置墨慮及虛至是并之濁者獲新殿之隱者復見豈
偶然哉佛照遷杭之難因而佛行大法昌以至元二十年來
擴其廣無佛照法堂之比以開計者九大德元年佛照大師
元塔繼之塔廢後以災毀後殿費鉅未易致力乃先營佛堂及
讀伽藍神之祠至大四年佛日大師時遇又繼之復慶元莊已
得而隨失之田三千餘畝開文室講鐘樓檀牌軒廊以備垣隄
其內以立法舍置船坊百廢具舉則馬郡對陽王山疑一大
城以施焉惟堂已簡材而未克傷工泰定二年惠明普壽夫
師廣宣來主是山塔額以新而靈堂亦成王公克致于公九思
高復為郡安和其役同郡僧本立佐其費尤厚燈油有局則者
著僧德察捐田五十畝劃為之元統元年繼清者志學又治經
藏作庫藏重經至元四年秋大同以佛照之孫佛日之子嗣
願啟事歸佛照普壽塔蓋蘇漢堂設無墨燈觀西面齊揚其中曰
香燭去而更為刊屋環約靈堂之後德標其外西南齊揚其中曰
草堂每一室為一齋若有為榜茶堂之徵靈動靈合不滅佛照
時刻草嚴行微顯金剛助顯錄仗因說以通經能自榜嚴期從
由解而起行以古今名贊或詠歌其盛麗之勝或紀述其興作
之功瑒而刺之曰寶林編以備山中故事高僧輪軸寶林之易
教為禪堂二百甲子而江南之版圖歸于職方金輪御宇表
章教養佛照一旦光膺上卷玉闕先猷教基以之而永存宗
風以之而大振益有數萬非人力之所能及也昔佛照開道於

獨基而至者崇以田疇之獲舊增新隸於本郡及慶元真興諸
塔者始為田五千餘畝土木之功窮壯壯山川收觀天具
瞻蒼期及漢墨後縣草山有石井與漢道水川收觀天具
見數權易置墨慮及虛至是并之濁者獲新殿之隱者復見豈
偶然哉佛照遷杭之難因而佛行大法昌以至元二十年來
擴其廣無佛照法堂之比以開計者九大德元年佛照大師
元塔繼之塔廢後以災毀後殿費鉅未易致力乃先營佛堂及
讀伽藍神之祠至大四年佛日大師時遇又繼之復慶元莊已
得而隨失之田三千餘畝開文室講鐘樓檀牌軒廊以備垣隄
其內以立法舍置船坊百廢具舉則馬郡對陽王山疑一大
城以施焉惟堂已簡材而未克傷工泰定二年惠明普壽夫
師廣宣來主是山塔額以新而靈堂亦成王公克致于公九思
高復為郡安和其役同郡僧本立佐其費尤厚燈油有局則者
著僧德察捐田五十畝劃為之元統元年繼清者志學又治經
藏作庫藏重經至元四年秋大同以佛照之孫佛日之子嗣
願啟事歸佛照普壽塔蓋蘇漢堂設無墨燈觀西面齊揚其中曰
香燭去而更為刊屋環約靈堂之後德標其外西南齊揚其中曰
草堂每一室為一齋若有為榜茶堂之徵靈動靈合不滅佛照
時刻草嚴行微顯金剛助顯錄仗因說以通經能自榜嚴期從
由解而起行以古今名贊或詠歌其盛麗之勝或紀述其興作
之功瑒而刺之曰寶林編以備山中故事高僧輪軸寶林之易
教為禪堂二百甲子而江南之版圖歸于職方金輪御宇表
章教養佛照一旦光膺上卷玉闕先猷教基以之而永存宗
風以之而大振益有數萬非人力之所能及也昔佛照開道於

不啻四百餘年遺入 國朝其規制日益侈大蓋清涼後 世
 為聖峯窳又 世為香水源又七世為佛日恭而茲山之為
 有教寺則始於佛日是為開山之祖祖凡五世至今住持廣宣
 祇承祖訓昔接群賢談塵一揮學徒雲合圍揚之觀視其舊
 推致而祀其像額款傾金碧點綴帶圍擁護至于其治之不
 時致叩已為之倡以來蒙施於是崇宏貴族至于士庶之家
 相與紛財施貨而壯者勸其力弱者贊其技蘭材運屢扶土設
 邑一自殿宇與而內外為之一新界以四百八十畝有奇而華
 幽深窮巖與湯茗之須靡不畢具三門前峙高丘顧故人天八
 郭出以無礙樓閣之開不勞彈指也兩齋旁列深殿迴樓五百
 應真滿現其間聲聞之身衣不弊殆也殿以安祥容堂以演真
 妙而樓淨壇種種莊嚴絢耀善妙善觀之座無異於初利天也
 倉庫之充盈濟危之豐又猶以東香園土世尊所食之餘施作
 佛事於蓬萊世界也謂世間之初成壞靡常扶植穀基是在聖
 者假莊瓦石瑪瑙園堅天靈心地待非有方所有湧之因去聖
 尚遠丹青土木何關於一大事乎然而法藉人宣人必依處欲
 因處而知其人故不壞外緣能因人而知其法故悉成妙境即
 寧塔理無處非其實窮究然非成非壞世俗文筆固不足恃以
 為求久也抽畫虛空徒勞縹緲而已 重宣字無言族某郡某氏
 其來泐法席以至正二年及六月被 重宣加號則某年某月
 云

虎丘靈巖禪宇碑定記

自佛學行于中土法幢所建必天下之名山真不佞為實撰華
 后以宅夫形勝足以表靈山之未散作大叙之依怙俾來者親

相而生信也丹青土木之費雖若法於有為而寧之與理不相
 留與推理而過於事清淨處地大伽藍溫事而歸於理主
 殿宇皆已成佛一切世間處住堪空之相固未有出於心境之
 外者苟非乘方便力遊藝幻安能具大莊嚴為無上之勝因
 也哉吳郡西北有山曰虎丘或謂之海涌山則吳王遺說之所
 寺山之所以名寺之所由立愈見于圖誌山則吳王遺說之所
 託靈巖巖之所屬湖池及武劍石在焉寺則管王氏昆弟司
 疾詢司空理所施之列業生公講經靈點頭石千座在周宋
 至道中始以寺名揚刺聖始初又更為十方住持始與開長老
 大比丘陸公以圓勝禪子坐鎮茲山法席薪傳感東南大叢林
 稱五山十刹者虎丘實居其一 大慧以法門兄弟相傾最久歸
 經有靈靈巖儼然繼以曾旃旆堂松源吳翁諸宿德唱道其中
 而宗風愈振繁榮基緒代不乏人而支傾柱作日不暇給際今
 年今在山明公嗣領寺事始增飾佛善產何羅漢金剛神更
 造文殊普賢觀世音三大士塔治舍利之塔經律論之藏範美
 網為巨鐘視棟宇之摧墮盡撤若或因成庫百股並舉大佛殿
 千佛閣三大士殿藏院僧堂庫司三門兩廡古木寒泉如池葺
 兩階亭則究其舊址塔殿窳窳舍廡漏湫涸休之平遠堂如池葺
 小吳軒山之前為重門則改遠使一斷鑿寺為深六千餘尺埋
 於空土水邊常行則經濟之化其費一出於經用之資財而集
 眾施以助其不始方謀伐石築礎屬于城闕以復舊觀史白公
 故述未及元工而明公遷主本郡之承天能仁禪寺爰序其成
 績來取文以記焉明公材周而智圓觀一切法皆佛法未嘗於

一法中英計無為有為而生於厥故其經度指授又而弗辨聞七年如一日宜有以積子成而不懋子素也前作述述是在來者而無以告之使勿墜其已成之業而發廣其所為之志牙肥為與堂而作山川風物之資著于前記誌者此不復出焉

平江永天能仁寺記

平江永天能仁寺在府署北之甘郵坊梁天監初衛尉卿陸公僧瓚捨宅以築也初賜名重玄陳隋之際廢至唐而復廣廣初加號廣德重玄遺殿於會昌末重興未幾而又廢至後唐而後廣咸平間更一新之大中祥符初賜額曰永天宣和初乃改其額曰能仁南渡後毀于建炎末而復興於紹興間淳熙初始定為僧居 皇朝因之而愈翬其租賦差故曰永天能仁者並存其故額也先是嘗於大界相之內析其地為寶幢永安龍華廣德四院久之復歸于寺又別立圓通禪院於其後而分立寶幢永安兩教院於其前凡建置沿革與殿與之者可見者如此其易律為撰也則卷宗公為開山第一祖塔之故有若無門勢養諸公皆以名德為世師衣法各其盛於後密開創殿廟廡輝輝乎廊井中而隱然為一大叢林五十刹殆無以尚也仍紀至元之元年冬十有二月寺厄于災惟無量壽佛銅像及盤纏初靈祐廟額存佛身丈有六尺邪人所毀慘然無幾而之蹟尤著靈祐廟額存佛身丈有六尺邪人所毀慘然無幾而祀夫為人者也烈燭熾然而不與初灰俱化人知為重興之兆矣願法席火盡越三歲莫有任起廢之責者行宣政院詢于僧言俾廬山開先南楚說至之甚至以四年冬十有二月僅以衣械

器具一布囊自隨隨其風者翰樹錫黃川赴山積巨匠開財首迷大數殿後之高百三十尺其大圍十有五尺厚漆務來由藥方藥威與極稱極之表上至屋柱又若千條去其際者千尺廣如其俯者千尺像被紛事種種至靈撥土設邑皆出園工之手殿之後有萬佛閣其楹加於殿後三十尺閣為閣五而東西兩樓為閣四隆其中而殿其旁殿橫橋廣各中于閣下旋樓輪可以運轉奇神殊特皆兩水觀能銅為巨鐘至萬八千斤比舊加三之一會勅獎升居極山所作為無量壽觀世音護伽藍神三小殿及演法集僧之堂三門兩廡貯簿之屬皆非度規其成它月宜有而采及為者勉多也今任持聖憲明以至正四年秋九月由虎丘遷主茲寺亟捐朱孟之實攝經鍾二樓各為閣者三其崇十有七尋晴廣稱是樓延有破塗以純金一柱八面約歷五百天神理境力士湖挾落蓋香雲鎖紛安設建隆天姓好事家佛者莫不曰賊心賊手投賊幣以助勝緣嗚呼之經畫相勢靡靡止劫前及三歲土木之功秩然有序以老病廢理業劇悉夏泉旋解頰已素以投提僧而退處廬山之東麓八年冬行增飾萬佛閣四辟觀世音四天神王護伽藍神補盧正殿之八十四處旗下之五十三乘持境號號壯觀密縣縣金碧鈿輝華美飾堂庑庀次方丈馬閣若五上為重閣下為廣堂前未及為者密憲無不按其法之所宜有而伸其志之所欲為雖

曰前規後隨而功實倍之滿楚之成其始者蓋章開待者學士
內翰虞公記之而當倍之成其終者未之有說於是其徒率事
狀屬潘者而刻焉阿合延世尊誠若能補苴寺是謂二梵之
兩兼虎巖通嗣靈應以臨撰突區為師友相與紹隆迥道共植
敬恭期與 國家儀滿斯年永承無極是固報方便力示現有
為不辭世間法而入第一義豈止可資二梵之滿而已靈實大
功倍於南楚而潘於虞公無能為役何以贊一辭哉姑序其歲
月使來者有考云爾

吳興東三十五里恩給之上有大教林院國覺法實寺住山

使碑重運跡成伐石屬潘者之用圖承以法嚴宋崇信軍承宜
使三公求從宣和間仕于朝茲或源禪師時住慧林永從暇日
歡與之游而潘決心要聞語及有為因吳禪師言起塔之功德
長勝蓋舍利所在則為有佛也永從既謝事而歸則捨家造寺
建塔迎禪師為之開山其後永從子孫日益蕃庶取故所施田
而寺遂廣遂法開觀文殿學士趙公與蘆州金錢界之使以田
復入于寺且錄其其棟宇寺以復完 國朝至元十三年塔與
寺屋俱燬于兵雖屢易主僧宇皆封閉深取足自家僅存其
不地佛殿而已星屋二手排窳寒齋已氣律眾緣大治土木作
殿數間漏及覆屋庑廡之屬為屋級若干區惟塔之役甚鉅以
乃克致其力因舊為七級而增新為八面飛金湧碧觀煌煌中
閣階外周舍室內秘藏燦燦寶輝奇珍時空海譯安置如法
欄白四象購佛滿以多寶金身已滅而復現也在
仁宗時西天竺僧以古佛金剛聖石製塔方瘞若干寸函舍利

未數 詔以賜魏國趙公孟頫魏國尋以歸于梓俾承鎮茲塔
而祈福報上至是報言奉安惟謹故所有碑支佛齒骨舍利
亦并藏焉起天曆二年春詔至正二年秋凡十有五年而告畢
工其秉心池身精力也勤矣潘竊惟事之感與係乎時物之成
續闕乎數不圖乎時與數而歷劫長存者其惟風骨泐發深心
者今乃以十有五年之頃熾然建立如此不啻事半而功倍自
其異者而言之時與數誠不齊自其同者而言之本願則均
是故應知三世非遠十有五年非近虛空有盡此類無窮則今
直身法塔焉

聖人出乘鐵線之遇合而乘止于此願力而鐵始非佛然親者
輪三天上人開龍宮海藏之所分時一即八萬四千八萬四千
即一光明之象過法界無所不照其功德為異為同雖有巧辯
莫能分別尚安能測其時與數之盈虛乎兩可托以永久者有
不在區區世諦文字之末也姑敘其事歷來者得以考其構興
之歲月云泥財為助者之名街其列于石陰茲不著

武昌大洪山崇寧寬壽寺記

鄂之嶺東有佛刹曰大洪山崇寧寬壽寺此黃鶴山也而謂
之大洪山者蓋大洪隨之名山自隨而鄂亦謂其地雖易而
號名不殊示有所本云爾鄂今為武昌山距城十里而近此
江漢兩湖湖東屬壽昌下瞰英水層巒疊嶂交袂互撐四接
城闔民皆為區區賸道連而市帶道不相及山之顛有岳忠武
王手植曰松斗牛亭仙人石鼓崖尤為奇情地位峻絕風物清
閑寺特標其最勝處適其所自出推靈澤忍忍大師為初祖大

師請善信以唐廣德二年四月六日下生於洪州南昌王氏受
度於本州開元寺比丘清照而契心印於馬祖道一禪師此受
五臺感妙德現瑞相發願為象僧執轡三年僧力節之大師弟
汝當泚成蓋不已有老父告之曰汝緣在南方泉不泚客查行
矣乎遂隨即止遇洪即住大師遂習旆錫南遊以資曆二年秋
抵廬州觀一山歸然開於逆旅主人曰此為何山吞曰洪山
大師場然思老父語則延緣而入至于山麓諸水所委匯為重
湖神龍居焉泉乾水溢有濟無應時久雨竭人張武具具爭
家將以致溝大師見而悲之謂武陵曰雨陽不時本由業感客
生自利汝增汝罪可且勿怨吾為汝祈約以三日必雨武陵
之大師探幽履險得山之北巖泊然塞坐運攝默濟及期雷雨
大作兩既霽而止武陵訪求大師於巖中大師時猶在定味
絲幕面附耳而號泣體而告久之方覺武陵遂施以其山為建
精舍大和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大師密語於龍神曰吾聞許以
身代柱觀汝血食今捨身物汝可草吾肉即引刀斷左右足
流涕流灑然入滅雙反留鎮山門內色久而不變四眾哀哀釋
之曰佛是有司以關於朝賜慈慈忍大師所居精舍賜名幽濟
禪院後以清祈靈有奇驗累加大師號曰靈濟慈恩其佐神十
有一封爵自王而公而侯等蓋不同皆天下知名之神威靈短
赫按平四方此隨之洪山也宋末隨數被兵洪山又當其要嘗
為南北必爭之地隨境之民既多流散叢林之下亦無以安其
居京湖制軍使孟公弼隨人也與海統張公頌謀還其殿適字
樸郊乃度地於茲山請雲慈與自隨州擇佛堂及復興而被告
勒徙寺額樸郊為仍奏請賜今名曰崇靈萬壽佛與為之開山

此則郭之洪山也興之復無諍須則翁楚繼之
世祖皇帝在壽邸帥師南伐旌旆之元興寺遙見茲山之頂
有神人立於雲端詢知為大師化迹乃高添加敬異整頓師寔
因山構足庵從至京師特命安置於松字而嚴奉之上既正
位宸極有旨遣使宿寔護送還山道出許州備足重奠能舉
使者歸奏詔即其地建寺以許之洪山也郭經推備之舉
實又去不返呂公文德制軍原湖請無積聚主之而寺以復漸
繼之若緣者速速復蘇增置寮院土田而至唐潤無邊諒切
深構又繼之寺以從茲積方謀其廢故委願而此至順三年
今住持華公實來毅然自任積聚之資願求良材於
江上達大槓以購磚瓦於地勢險阻偏迫位豈不皆冷於
規式乃與崇岡埤巨壑累石為基使說顯敷有創大佛寶殿
字之制卷製於軍師列剎而華師公王有殿天喜有閣而鐘樓
佛閣法樓僧有堂輪藏及祖師公王有殿天喜有閣而鐘樓
經堂三堂法堂寶藏林前寶寮庫廩燭之屬無不畢備雖作
於元統二年之某月訖功於至正其年之某月費錢總若干萬
錢出於華公者一萬出於耆舊僧俗者二萬餘皆出於衆施
及經用之羨財金碧輝彩輝映林谷宏模偉觀人天具瞻其在
先朝嘗以為中宮祝釐之所願以香燼金幣寶檀甚厚三大洪
山法席之盛武昌者也華不墮數十里來徵文以記之潘籍
推此塵身上周備一切三千世界一須彌無去無來非
以此則山未有寺法界宛然寺之既遷依然故處漸成非彼非
相了不可得豈世俗文學所能紀乎差夫法身大士示現有為
於如幻境作饒益事應化之迹亦有可得而言者潘次第末末

得路而刻諸華別經結木刷法於靈隱開洋師云

等法書院記

金華縣北二十里有佛窟曰法喜院山曰落岳嶽嶺桂嶺而
獨配登山以為編或者皆寄依山麓院後乃橋置舍而觀是
不可勝已著樓院在唐為巨剎象至七百水懸溢山谷間一
窟居民觀佛現其靈驗地得古石佛院而有文翠嶺時者莫
測之能化三年也宋治平二年初賜令額甲乙之傳無慮數十
人承之者宜添念其故字厚德推地弗稱

天廟崇崇像教之意將斥大更奇之乃辭所頓壁通法帶而歸
覆已蓋以市材礙礙正備與法慈元收各出指端血書華嚴經
以自持明香之必集起至元二十有七年訖元貞元年大殿三
門次第就緒司教事者無能為其相頌運念虛以說之浩不
得已避于此耳僅與東廡遷觀土木之功大德七年始克營田
隱隱於肩膊指助造佛菩薩阿羅漢護伽藍神之像而為諸
陸麓於此阜者里人陳文通及其子德明也十年冬濟示疾而
化汝以宿願故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汝
鐵積寸累乃以延祐七年重聚其故處至順元年佛閣及演
法樓備之數經鐘樓佛殿廣而為之宏告完創觀音殿於法堂
之後而祠於佛書舍人滿公及其弟大猷之左尋以割田若干
畝以持鉢者之須其致力於此四十寒暑矣汝汝汝汝汝汝
住山中恒自稱養空居士日與眾林杪子同起居飲食沒回

治地以非遺餘迄今存焉公能以道相悟而不泥於名迹非有
從於吾侯而吾侯欲仰之不已洞之所為作也幸併志之獨觀
佛者道生序公自少至老出入三朝前後不言不過八言則六
十餘日清苦安約履之趨然由先生所言而推其所不言則公
之有得乎中無累乎外風遠致固可察見彼之言良有礙不
誣也況夫祠之興廢繫於院之盛衰尤不宜無以示後庸倘著
之得與遊方之外者商而刻諸澆鏡雲村牧鏡雙湖云

杭州明慶寺記

祝之佛盛甲於東南湖山勝處神林法窟高下叢列巖阿剛峭
始雲濤濤傳律學者明慶最為鍾利乃韓為錫鑿乎閣閣中四
牆之外皆環屋實隱知人之家一或弗戒輒有將放之者觀其
殿也不久棟復蓋為荷有人則以廢為興直易耳再按郡志唐
大中戊辰僧景初肇初精藍於太子巷曰靈隱院集噴慶慶士
初公權為局其游息之所曰明聖軒字大中祥符三年乃創今
歸仰屹為律宗南渡後德置京邑于杭州慶靈街前香火興東
都之大刹固寺掌統百寮歲時祝釐與凡禱後之奉成在焉寺
之舊址不啻自斃于金兵逸為荆棘瓦礫之場大將劉顯
王家因取以廣其賜第宅田又問為有力者所奪惟存其什
一寺幸不廢其遺殿崇光公始請于朝儀長洲曰佛慈恩公入
內購律稱百靈真之來決有和太臣所建喜雨齋家奉之齋飾
有明慶及南山道場六大字嘉稱請後崑山田而屋室亦漸充
擴運至我朝儀教之隆古所未有佛瑞祥公佛慈吉公佛鑑

良公佛壽元公先後登千律座是時是續固有弗度至元癸巳
大德癸卯十年之間寺再燬而再興且崇復其故址則佛殿之
幼也舉提得以待居而留其業者垂四十年至壬午己之夏寺
浴尼于從今住持律師吳公幹宏燭食若心勞形損殆遺書以
圖覆獲者皆無不為之感動而交相之地之入于劉氏及已始
若皆莫敢有而悉以家財召召匠師材瓦日充工者達大殿更
其位置使稍而遠於頰而近亢爽危樑廣會遠字崇閣金粟
懸殿狗欄法目鄰都僧安公觀是勝緣遂袖己蓄以倡眾施造
譚迦彌陀藥師文殊普賢迦葉阿耨之像安在其中觀世音三
十二應佛及其後阿羅漢諸天環侍共勞華嚴經摩羅種莊嚴
顏不勝現其後王孫而只兩坐鎮一浙船車官屬捧香摩拈
寺僧如其法展慶香之儀恭奉右姓諸省鄉風草蕩蕩以柱香
塔之資而益其香齋僧出長則作佛閣僧堂鐘樓三門而虛庫
便而温不五年咸漢于成寺有王則公題法喜堂諸詩蘇文忠
公書塔門品及題大智而書彌陀寺碑次第搜訪而重刻焉碑
教類遂故羅護于前人有沈矣矣上能起其廢而己武師以
為慶矣有時偶幸天數非人而能勝其能哉

節力以添致茲日與其統後淨行發弘願上以增崇
倉澤下以扶植教基期億萬斯年相為無窮矣後石求書其廢
壞之故用告下來者酒客開儒以禮立仁義佛以律持定慧佛
之律猶儒之禮也在禮君子符當官當宗廟為先庶幾為次后
室為後師以利益群品故作如幻事既斷羅羅而示有不專又
實帶戒而仰得莊惟方丈之室未及就緒塵星數不庇風
日有合乎禮之居室為後者其精於律而過於禮亦吾儒之所

喜聞而樂道也庸併書之

南天竺僧恩德福壽寺記

杭之南山由雷峰說龍井其間浮屠之居四十有二而傳天台
之學者惟崇恩德福壽寺為最盛寺在石谷嶺極慶之靈石陽
今所謂南天竺也宋渡江初山未有寺僧普斤為地後以祥光
異響出現其間人咸驚異遂相成寺崇恩德福壽寺于山之左
肇建寶坊錫以合額命天台宗師國華果為開山建其殿而入
居之尋復給田以充葺香飯之須降鑲以資土木營繕之費
景德壬戌薛國漢國公主于山之右益界以吳江上駛之田五
千畝嗣後教澤者初嚴鉉石庭生並賜紫衣加七袿髮蓋數
聲如奏頌科臨而依律結界少藟光性華岳浩翰川落山嶽次
補其處俱能恪守成規咸律戒辰實魏公稱國以庇同氣故大
殿私帑俾僧地界相增斷其棟宇顯致宏麗觀音有如我
朝尊尚教乘大江以南僧院隨處悉惟其承傳之舊於是無不
度古添清海蜀舉徒來而弘演五時一教三觀十乘之旨以濟
其徒古源又即看僧肇白蓮法苑珠林法華三昧開東路會
馬橋文三九峯而出至元戊子靈慶隆故旨入觀對御說
法深稱上意特賜 寶壽作大護持自剎增權濟漢南松溪
學博至德堂澄玉同潤而諸方龍象多出其輪下人稱之為教
海又再傳至竹居簡而寺以重紀至元丁丑燬于火火未竟興
接會法席偶盛行直政院收莊為衙其事者得今才公以性
山至正致未也泄事伊僧僧信信而尊者或為創大殿遺計
像湧現其後或為梵釋二天像列侍其旁或施以一大藏教

而十地菩薩大阿羅漢護法天神之像則合眾力以成之寺之
者舊舊歲克交贊叶助而分督其優齋室蒙堂庫庖廡既莫不
畢具而堂宇土室經鐘二樓皆次第告成先是眾以殿之方向
為疑禱之三日乃得吉卜遂無所改護伽藍神新像眾研木卷
亦決於下而復定楹柱有祠在殿西偏門徑迫隘則開使風氣
夙可以致其力者無不為也惟茲山支于天自至是適當風氣
之會清淑所鍾蔚而不洩開闢復窈窕然視深泉甘土肥林木
茂遂誠宇宙間奧壤也開藏於空靈寂寂之中其已久矣造物
者一旦而啓之微妙法幢燦然建立際逢昭代教道益隆其興
也殆若有時未及百年而鞠為荆榛瓦礫之場其廢也疑亦有
數得今才公而舊觀復還雕楹鏤榻幽雅崖谷空豁贊贊殿入
霄漢蓋以廢為興存乎其人不可蓋茲於時與數也豈宜無以
無示來者使勿墜其志乎才公名必才字大用嗣法於湛堂云

化城院記

仙華山化城院者僧法空之所創也山之東隱君子方先生居
之先生設募山之北院距墓一里而近邑士與先生有雅故者
以空僧授先生游相率即院中捐先且以門人翰林符制卿
實所為銘刻實祠下而院之構與頤未有礙蓋載蒼莽及先生
之門故先生之子將求為空錫記詎不得辭按圖志仙華山在
臨江縣北高百五十五丈周二十五里列嶂如屏崖中為風穴古
仙人上昇處有壇宇在其下云先生游錫解自崖腹望峯頂丹
光閃閃如寶蓮花稍進至仙境前峯巖壁削離立東一峯折裂數
百尺俯視如池又東一峯如削循其罅而上踰石橋如戶限北
下如井折而東至第五峯之背有石室可坐數十人又東為中
峯下眺鳥傷東白原隰聚落如棋布其北諸山與新定接又一
峯在其東極峻絕不可攀緣而第二峯懸崖千仞有穴深黑風
濤雨崖上出草木皆動凡先生杖屨所歷較圖志所叙尤險怪
濼奇誠天壤間勝蹟也空受業於同邑皇安山之晉判院而編
游浙東西州求善知識咨決心要既而充然自得浩乎其歸灑
林虛席屢以名刻上皆避不就恒惴惴焉恐退蔽之不密愛山
華之秀異特卓錫其中乃由比麓披榛荒而入得幽谷直東峯
之下窈窕靚深遠前崩棘結茅以自庇劣僅容庵名之曰雲巢
無登陟之勞而有宴息之安以為若是未啻足矣里人宋仙亦
先生門人與空為方外交歎其自礫大楠榦首捐田為闢基址
而同里樓億為作佛廬齋寢庖漏龍峯主僧承鎮首輯田若干

畝界之而空之師清而暨好事之家又助以田若山園綴若干畝更其故所名雲巢曰北城精舍空因建鐘樓門廡蓋置田若干畝為久遠計易精舍之號曰北城院於是帝師為降法百加樓焉復紀至元之五年夏五月也至正改元之二年秋九月空樓與其徒還元本寓樓舊屋一新之自大般若寺齋堂兩廡三門悉同巨剎之制佛僧之奉無不備具茲山之面目亦軒空之勤勞而返乎故山志在遺去繁縟歸樸樸以快其躬而已未始即人而人自即之用能建置成立如此已無愧於古之道者而空又能以其餘力與先生周旋於文字間其名固當配先生以清如履履之有勤眉山之有耆相為不朽安用區區以丹青土木之美相誇詡也哉始記其作始之大畧俾來者無忘所自云爾空字無相族吳氏先生之祠事自有述茲不書

聖壽院記

聖壽院在義烏西四十里故號龍善宋治平中內界分額大觀間更為十方禪院歲久弗嘗得檢致隆隆後殿廢屋數楹不庇風雨荒蕪蕪斷變四頤寂寂成哀固是有時而山川之勝初無合昔之異特以地勢僻絕非尋常富人輟迹之所及而以其徒又蕭蕭不二年秋于歸禪師來自錢唐受其同鄉秀澗水木清潔始度險地結茅而居錫馬端率之侶叩鐘有集力下至無以容者泰定二年秋于歸禪師來自錢唐受其同鄉秀澗水木清潔始度險地結茅而居錫馬端率之侶叩鐘有集力下至無以容其居鄒太夫八張氏曾捐金為買田若干畝里中一大家樂聞之爭治材質以構其故宇佛殿則樓君如波山門則樓君一

金華黃先生文集

卷十三

得法堂則翁若弘道皆獨任其費妙相中嚴感神外護安泰有徽公華壽蓋發物之須設置如式且各助以田二十五畝有奇既而一得之子某為作僧堂同郡善文徐氏為樓鐘樓由文堂至左右兩廡庫堂齋庖溫室之屬則合眾緣以成之效奔走經管之勞者僧慈義尼慈壽也禪師之去至是凡十有五年而其法之所宜有者靡不畢備規制之廣則捐養有加禪師為而不有請上首弟子俾之住持承其付託者亦能負荷而無所憾否不久探謝事而退自空堂成無用貴起照龍門者無雙了達今誠宗雖已六傳矣繼謂子曰在吾教中聚沙積土無非佛事法苑財施寧有差別請為我並誌之於石庶眾來者不昧兩耳而思所以報稱焉于闐禪師以單提直指對尋擇不起于塵而道價之重傾動遠邇互其以壞為成無難也有能於禪師之道一念淨信德諸所有而不自以為德豈易然矣庸同德之請撰其所述而悉著之使刻焉禪師恰姓董氏名元長蕭山人說

上清寶聖院樓田記

寶聖院在義烏之西距縣四十里而遠又西僅一里所限以發水則縣縣金華之境也院故有宛科縣之田八十餘畝香燭之奉湯茗之須恒患於弗繼歲歲大其居而不可得嘗天朝徵教興行之日捕因僧自守未有乘時狼起之者僧冲憲首領其勞勩經營積累以大德二年購金華田百四十餘畝將購其畝入備上木之費以增前年儲蓄有恙僧冲憲其歸元年云復承之者不念厥祖盡取意以分兩道妻私其其歸元人之家為直以錢計者八千塔泰定三年也僧嗣宗與許子有

二七

司而異縣莫通經堂路之以監司守父且不失張君自詠家
 金華與院密通力為之損元帥元年始克其軍令以曰復入
 于院而其五向之冒受錢諸或已劫故或贖其家而伍其緝
 或或草廷無以輸而張君為扣已察悉代償之以弭其爭曰
 乃卒歸軍服既日克遂以至正二年重擢大觀工役次第畢
 專持是宗公前二歲已遊張君後一歲亦不起僧德潤謝於眾
 謂後之人贊否未可知契券傳識之不詳或得持以售於人宜
 廢勿用而別其田步畷園號鄉落之詳絕為之籍刻石無下庶
 可圖永久念以為然愛賦其厥末介同郡汪君祀求予記之資
 產以甲乙次相授非十方菴林祐子之所附集而荷重其事者
 代不乏人意公開拓於其前宗公規恢於其後湖公又汲汲焉
 為異日之慮而遠防其未然是昏不容無述則茲避方僻瘴
 里之間無善官實感為之遷籍無大商豪民為之仗助獨賴張
 君以一鄉之望左右外護且不愛其所有以為成說利益之勝
 因罕可無以登載而使末者知所自乎白樂天有言記者不惟
 記年月亦在乎辨興廢示勸諭今之為其後而居游食息於斯
 者苟能推往事得失而明興廢之由豈庸人必過而存勸諭之
 實與相扶柱數百年之基緒伊弗墜益隆以為壽國福民之地
 則張君之惠為無窮而古之記不為徒作史籍記補遺唐清泰
 二年順德大師道宣因古伽藍遺址建院號上清宋天禧六年
 所賜公額蓋郡人兵部侍郎胡公則守抗時為住山贊寧僧統
 持書州牧而傳諸子朝郡縣圖志並云院創於僧澄故被賜之
 殿月亦不與記合傳聞之異辭非四事兩係姑莫勿論以俟博
 洽之君子者正焉

半山報寧寺記

報寧禪寺在公集渡路上元縣之半山集慶於宋盛時為江寧
 府丞相前國王丈公之父楚公銘於江寧禪而葬於山故創
 公往來鐘山最久其園屋在白下門外康樂坊謝公處之園者
 不設垣墉依林樾為屏蔽密通運而四無人烟境尤清曠鐘
 山抵城十有五里至此適當其半所謂半山也謝公初由外制
 出守江寧及兩去相位又皆均適于江寧視江寧猶郡縣因其
 園屋大治居第距捐館前二歲乃請于朝施為僧寺詔如其請
 而錫以冷顯元豐七年荆公親製疏迎致文禪師采法流是
 為開山第一祖暨第二代賢禪師咸克紹隆宗風為世師表地
 以人增重而半山遂齒於大叢林寺基為畝八十環其旁之田
 園陂池為畝二百其在句容江兩縣者為莊五皆瀆於大江
 湖汝之所置佃歲入田租無幾經用所資惟太平有山莊之田
 出於荆公長子秀之婦蕭氏者為畝一千自始有寺至
 國朝置祀至元之五年凡二百六十有六載自文禪師至古潭
 龍凡二十有四傳而寺以災毀古潭首作法堂而無俱未就緒
 而遊至正二年僧善孚詞往是山發然以興復自任願其恒產
 僅足具華香糜粥而毋者土木之費未知所措乃集心勞形敝
 衣糲食錫藉寸累以成江股三年歲大禱殿四年即方丈臨于
 佛閣至十年而山門僧堂庠院悉成倉庾有馥之屬亦次第畢
 新金相玉聖晏奉如式其宏麗顯嚴有加於昔固多矣祿以簡
 哺漢以蒸木剝康康享而直刻謝公傳像於其上文禪師像史
 有傳賢後師語錄有序并刻置寺中則昔所未有而今乃有之

受以狀俾上人鑿詣介御史濟南張公米徵文以記其歲月竊
副公記揚州龍興講院並稱主僧慧謙謙以廢為龍興而數美其
村信慕志決心要於院院新公而兼傳其文印書舊與郡第
座村學老耆經度營構之功直其末不使之廢從荆公游則所
以稱承之者當何如哉九原莫作恨令晚生後出以年侵學落
之餘承之記茲盛京宜平汗顏縮手筆塵蘭而不能下也然以
語不遠千里涉重江而來旅泊紫三閩月已欲如其所求而後
已不傳幸峰語亦入哭隱之室者於信卷蓋同門也

爭勝院莊田記

凡佛者之居曰寺若院有甲乙次相按法田廢噉嘗蓋城百須
之物悉得以為世業傳子若孫其成之難而保之不易與齊
民之家固無大異也然人之子孫不皆才且賢而佛氏之子若
孫率以義合必擇焉而得其人乃以昇之故其傳往往至於千
數百歲而不墜世家大族弗如也迹以所憑藉以求久者存乎
其人爾頃豈有它術哉婺州城西南二十五里其山曰石門前
臨陵水波之大可五百畝水乘高而下者三級其傍之人或稱
之曰龍門云有為佛處於其地者曰爭勝院舊記以為建於其
赤鳥中始號奪勝宋治平間乃更今名而又以為車騎將軍張
公施地所造越之天章光遠法師實為之開山按天章初於近
代開關山為光遠則院不必聲於赤鳥車騎將軍官廡已又謂
施地為張公則主是山者不必助於光遠是雖無所於考然自
淳平賜額迄今已二百六十餘年矣先是家族千指後多散落
其存者別開三勝寺而力草宮壙遠字日就推也
國朝至元間住山仁體始合其三者以為一未及有以振起之

福春院記

凡浮屠氏之謀必有穹幄與屋食飲百器之須大抵資於王公
貴人而後具不然則夫婦之愚幸於其說而相與致力焉者也
若夫家闈林下窮居獨海未嘗以其率履官動民而能燠然有
所建立可不謂難矣哉世儒憚憚其快取於人之厚以為公無
有是德亦見夫飛奇鉤貨者為公私之病已甚而弗察焉其人
之不必皆然也吾嘗有為浮屠之學者曰從起少反書金華之
地者院晚乃下地於縣西若干里而為屋其處以間數之得四
十有五門燕殿堂廊廡危瀕如式備完備予所司揭以白沙橋
春院之故額率其裁入而居之且約以甲乙次相揭既又買田
若干畝山若干畝於是奉養之物不俟外求而具經始於大德
之四年而卒事於憲定之二年總其勤勞千一出於起蓋起之
名未有聞於時而其言又非世所傾動第以衣食衣衣蓋可積月
累以及有長此子之所謂難而得後人嗣守之勿墜尤難也其

不可無述其以書來為記諸記者又子友張君子長也張君儒
者慎許可函編記之為而無錄焉可記也遂記之

許可函編記

禁之蘭溪經縣廟福院在州東一百三十五步故為聖壽寺之
水陸院寺別於承至宋號聖壽而水陸之為院莫詳所始歲久
院廢天禧中歲休律師來自隸抗得其故址建修德宣同郡金
華曹仁善募為直經造殿因命曰經藏院殿中丞知封州史温
為之記嚮寺沙門有文集王右軍書以刻為治平末賜聖高類
所以為僧僧之奉者猶缺如也政和間富公贈少師吳豐言類
財傷祭買官民田總若干畝創置兩莊由是華嚴之具慶漸之
須隨承而足孝孫特避光堯號易名廣福云

國朝至元十三年院毀於兵二十八年其下院白蓮堂比丘普
濟觀其為荆棘瓦礫之場已逾一紀未有任起廢之責者則去
其故墟望徒墩及冬孟之宵即齋經治院宇合經藏廣福以為
號仍以族父王次所遺田塘園地歸之其徒推本所自尊為重
興之初祖且請于有司必其子孫乃得住是山第二代奉譯尊
蘇州人郭淳師像設之默昧者甚殿堂之推墜者第三代承
擊前住顯教承嗣又理土田之冒設者前任連雲庵中於資為
匠世孫以其年嗣為住持能不受其所有以贖前人之遺緒
氏四子亦承其先志同力扶助焉經歲有殿中為一柱兩輪棧
廳輪閣而實以黃漆赤軸悉如其舊齊堂重陸兩廡三門至宅
屋室次第畢完獲求者無以究其廢興之故爰買石碣于記之
于魏天下君刻其先必有靈異之蹟察動乎斯人是以聞者而
鄰往之遺者低仰而不能去茲山獨以好事之家實其石刻而

經藏之名傳於四方翰墨成篇者餘事未可忽也顧此猶其細
耳隱諸謂古人得見者甚難而其主皆非後世所及今之書
多且易得而學者日趨於尚簡去遺非偽者為然哉考之
記始自東晉浮屠洪准論重江行二千里之險而求書金
錢至二百萬非近世轉相摹刻流通之廣不難致而易也
夫欲求魚兔必有持竿坐釣一夫欲求學之空第也今之經
藏既已一新為其學者有能從教起行無謂佛法不在文字而
務馳騁其空言斯不負聖經造藏之初意矣然則其徒所宜知
者莫上廢典之故而已乎故錄其事併以是告焉中宇無外族
庶民試法嗣徑山虛谷禪師

密印院記

葵之密印院實晉義熙中仁覺法師卓錫之所藉名求福宋大
中祥符初始易名號慶元元年秋幾于災僧法威慨然以興造
為已任亡何感逝而如辭廟力倡寮成先志積五十餘院以護
完且益置田二百畝鄉先生王君洞記焉兌現士大夫避兵落
南者往往即其處為寓舍地之入於民家以尺計者六千六百
九十其存者為尺歷五十八百九十圍備備在後殿前也
國家奄有南服法幢所建崇識有嚴僧法舟等據著令白于有
司乃悉逐所侵地并其故宇而大之皇慶元年冬居民不戒于
火院再殿燬園圍其舊版衣櫃食器等皆以資土木之費其徒
德新等五人亦克協相其役起延祐元年春開十寒澗大殿以
成龍爭階一清洳塘之大家隳嚴崇等交錢其助築築作佛者
謹像金奉如法餘未竟者雖治以視解所建立殆樂事乎初
信矣舟念所以為永久計仍舊已田二百五十畝繕為前以

鄙人也。且能通其藝與之。歲月屬千祀之示。觀世所稱大黃林
必。據名山異境。天下勝絕。廣法其靈。秘以之化。跡者又皆高僧
上士。是以好事而有功之家。莫不慕之。故其居能以勿。其
譽也。華不日而。輒成人。與境相背。勢固宜然也。得印居。萬井中
舊。盧舍。舍五。寶。山。比。千。有。餘。年。成。法。相。尋。而。卒。無。廢。隆。者。不
以其人。歟。蓋自。肇。師。以。來。其。間。代。有。異。人。而。金。華。聖。者。俱。服。推
師。為。尤。著。雖。然。三。大。士。遠。矣。尚。得。若。辭。若。舟。若。焉。區。區。之。故。家
安。足。應。乎。姑。為。記。其。歲。月。如。此。院。故。有。治。平。開。僧。居。政。所。作。九
級。浮。圖。屹。立。風。雨。中。必。有。樂。舟。之。後。盡。其。力。者。則。其。宜。得。下。記
不止。是。今。所。書。而。已。也。

嘉興天寧寺舊藏書記

天寧寺舊藏書記。寺列郡皆有之。其在嘉興者。距城北半里。所故為
施水巷。唐咸通間。以慈為院。而其護法。藍神曰。太祖蕭王。與齊
所自。宋治平中。郡人。燕容。殿丞。始請。于朝。更。為。十方。律。判。與。齊
初。賜。聖。為。輔。命。興。教。權。一。排。開。山。清。涼。法。眼。之。道。據。地。崇。寧
二年。詔。天下。州。軍。各。賜。寺。額。曰。崇。寧。其。興。敗。聖。善。以。應。今。兩。院
隆。為。寺。三。年。加。高。壽。政。和。元。年。又。易。崇。寧。曰。天。寧。至。興。二。年。改
稱。恩。慶。孝。十。一。年。又。易。廣。孝。曰。光。孝。廣。而。二。十。畝。立。維。曰。天。寧
乾。運。末。水。峯。和尚。說。法。於。淨。意。導。歸。老。而。示。寂。于。此。靈。異。之。迹
甚。著。四。方。幼。子。指。為。名。師。過。化。之。地。而。慕。仰。焉。基。安。中。張。楚。中
公。納。堂。慶。公。相。繼。領。寺。事。而。法。會。鼎。盛。遂。為。大。眾。林。蓋。寺。額。在
興。朝。已。廢。公。相。繼。領。寺。事。而。法。會。鼎。盛。遂。為。大。眾。林。蓋。寺。額。在
若。以。祝。聖。都。運。場。否。是。也。至。元。間。初。嘗。詳。公。法。上。旨。佳。甚

山。與。昔。僧。智。源。兼。任。本。師。僧。司。長。承。紫。接。允。進。刻。千。佛。閣。於
山。門。之。東。明。皇。因。公。現。恢。基。緒。願。源。之。力。為。多。延。刻。千。佛。閣
公。即。方。丈。建。圓。通。閣。泰。定。間。益。崇。公。重。作。僧。堂。殿。後。其。後。月
泉。滿。公。嘗。有。司。之。征。絲。引。避。而。去。法。席。僅。塵。土。木。之。功。亦。難
冷。佛。繼。聖。海。攝。師。念。公。以。至。正。四。年。歸。為。佳。持。至。則。維。治。僧。堂
斤。大。山。門。之。攝。師。作。門。以。間。計。者。五。其。高。七。尋。有。半。深。潤。其。高
尋。有。二。尺。左。右。設。武。官。樞。之。穴。且。用。陰。陽。家。說。築。秦。皇。於。官
河。之。南。塔。生。山。於。丈。室。之。北。樹。以。奇。石。名。之。曰。秀。子。某。詞。臣。墨
室。多。賦。詠。為。寺。後。蘇。圖。獻。於。碑。臺。殿。以。土。壘。巖。以。壘。築。而。為。齋
勤。教。之。場。乃。白。子。官。悉。獲。所。使。地。緣。以。大。石。壘。而。壘。石。為。齋
覆。之。其。長。萬。餘。尺。費。錢。七。萬。餘。鎰。力。相。與。成。者。皆。僧。子。常
也。又。以。疏。園。地。橋。隱。倍。價。城。民。地。而。益。之。置。薪。膏。二。百。餘。畝。經
理。諸。王。隱。沒。之。田。二。百。餘。畝。創。寺。務。司。於。庫。之。東。南。兩。邊。對。峙
鑿。地。為。塲。其中。而。旁。為。兩。倉。二。十。教。受。各。莊。之。歲。入。絕。無。弊。謂
寺。仍。都。道。場。而。佛。殿。淨。階。弗。稱。無。以。起。人。肅。敬。之心。而。盡。辨。美
報。上。之。誠。乃。積。長。財。以。招。眾。施。舉。人。應。官。副。使。沈。推。官。為。發
稅。索。市。香。楡。木。柱。十。有。六。好。事。之。家。輸。資。善。力。者。接踵。而至。乃
從。鐘。樓。橫。截。殿。之前。新增。拓。故。基。以。隆。寶。塔。其。崇。十二。尋。有。半
階。廣。皆。十。尋。階。臺。隆。階。華。棟。之。繁。家。以。漆。井。環。以。石。圍。皆。寫。佛
而。極。楚。拉。牌。門。於。寺。前。之。左。街。揭。千。佛。閣。曰。南。湖。第一。山。空。海
之。法。事。速。技。匯。十。寒。暑。而。內。外。眾。然。畢。新。利。養。之。須。無。所。不。備
惟。殿。之。後。殿。距。鍾。始。於。十。年。之。三。月。落成。於。十。年。之。三。月。亦
惟。六。甲。子。而。告。訖。工。書。采。鑿。子。以。記。傳。自。大。致。成。于。中。華。通。都
望。邑。名。山。奧。壤。緇。錫。所。履。廣。與。靡。常。或。墜。而。弗。舉。或。疏。疏。火。而。愈

三十餘人師者發願撰文珠觀音於清涼寶陀訪先世遺跡於
 離陔而追尋焉弟子德運等三人杖策以從大德漢明師次奉
 元陝西道蒲平令牧草堂街史中丞是德漢明師名其
 號留之乃構精舍於草場街以為其駐錫之地今所謂光寺
 也佛殿僧堂三門兩廡庖廩之屬次第畢備師率其徒入而居
 焉堅持齋戒自惟一食以妙法華經念佛三昧為恒課晝夜六
 時顯靈異行薄於奉已而厚於接物勞而無倦和而不流閱二
 十五年如一日天曆戊辰二月八日說偈時寂跏趺而逝世壽
 六十三僧臘五十一聞緣得舍利建塔于城南下院之野狐塚
 德運自童子時侍師左右服勤三十年間從松蘿某公青翠一乘
 圓教而念不忘慕師之遺蹟聞者補之什者起之丹青麗繪
 之羨回園生植之豐視舊有加懼歲月遠遺後人不知其作始
 之自乃釀活介令戶部尚書老老對子書之蓋奉元古長安地
 神州亦皇帝王所都達官貴人家民巨賈好事之家所以為浮
 屠氏之萃者雲蒸矣世殊華異域是人非不有夫善知識為疾
 之餘作如知事熾然建立如此乎其扶植裝基為眾依怙有功
 甚大德處法弟世不乏人既克承其付膺又汲汲焉欲圖其永
 久是皆可書也備倫書之使刻焉

無盡燈後記

淨慈故有無盡燈創於宋乾道間其後寺毀復成而燈獨廢至
 正元年秋八月省舊僧子能始創米孟之資乃建此燈於龍溪
 堂以指燈之器置一燈曰五加牌以歲所入米五石給油之
 費凡為燈法無一燈外安十鏡安北相沙普偏五融百界

子如重復俱現蓋託事以顯理
 真如院師所為燈記以開示
 觀禪師之旨思過半矣來游
 奇玩也哉

真如院鐘樓記

真如院在義烏縣治西南百一十步故為雙林禪舍宋治平乙
 巳初賜額而併於刹剎恒產衰薄屋室物器凡其法所宜有者
 久且未克大備嘉定丙子僧若愚始乾銅為巨鐘作樓以居之
 逮本朝延祐丙辰僅百年而樓為風所壞惟鐘獨完僧慧慈
 將募施者市材僦工以復其舊有志而未遂也今縣丞李侯若
 愚休沐慈止顯見鐘銘僧若愚名與已適同姓焉如有所契即
 以起廢為已任亟施錢為眾倡官徐吏士咸僞贊之好事之家
 又來佐其費而諸僧亦為助有差後與土木屬慧慈躬治其役
 樓之建以至正元年三月乙巳而落成於二年三月甲戌崇曠
 嚴麗視昔有加既居鐘其上慈意欲圖李侯於求以乃捐私田
 二十八畝有奇俾來者歲取其入嗣而葺之且伐石求子為之
 記昔其越忠勤王時有大比丘詔公為其國師自以與智者大
 師同族姓親天台遺蹤如故居焉時智者之學業絕忠誠用前
 公言遣使十輩奉五十種寶詣高句麗求將其書天台教之復
 姓名之同為利益成說之勝因一也夫姓名之同亦偶然爾有
 能察其心之所同則心佛眾生一無差別慈惠其法瞻輝輝
 之聲飛聆鴻音之歸懷若見者聞無非佛事李侯之施詔易量
 試其所託以為存者有不在于文矣將令長而下暨緇白之士

禮錢有目具載于石竹云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續卷十一

慶元玄妙觀玉皇閣記

昔有虞舜類上帝而及于六宗山川靈神咸備祀昊天而及于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令道家者流祝祭禮祠之事諸神位號之多至於三千三百而莫專於昊天上帝準與有虞成周之法合老子為柱下丈孔子嘗問禮焉於帝王之盛典禮經固無不知其詳其尊卑有所本矣然老子之道務清靜無為去健羨絕厚薄古之人用之治其國而民以寧一至於飛將矣微崇於館而厚玄科五千言之中雖未嘗及之而非有道外之法也凡天下通都大邑名區輿遠宮殿壇壝之制自前殿之外必為玉皇之別殿蓋三境之高真玄穹之主宰當各全其尊也慶元玄妙觀在唐為紫極宮以奉玄元在宋為天慶觀以奉聖祖

嗣朝至元十九年燬于災元貞某年有詔數聖祖之祠黜天慶之號而改畀今朝宮門處廟與殿廣室悉復其舊惟帝座以虛而不設非闕典歟大德其年十前住持常谷陳君入觀被上旨假以甲乙次相檢陳君慨然以興述為已任謀闢聖祖殿故址建玉皇閣未及完工而化由陳君若干傳述今住持期董王君而闢乃成初王君以嘉定某年入侍內祠期董門真主李郡之太清宮以精於繪像朝廷數遣代祀名山京師大皇極廟應有司治決河投其鐵符水勢隨滅名聞于今天子及兩宮皇后降香掃跡建金錄黃錄二天齊感瑞錄

斷髮異香不散士民慕隨而至者不可數計所獲信施甚厚乃
夏乘以資土木之費始作於六年之十一月訖功於廿年之某
月間之高若千尺崎若千尺廣若千尺列猶若千尺積實重塗
堅而奇壯極其麗宏儀像莊嚴奉惟謹謂不可無以紀其成蹟
乃以狀來求為之記夫以數百年之積與一旦而舉之指非偶
然自今以始明靈願欲詳錄求使將人家共福澤保其壽康
而永壽持清靜無為之化與王君之志也所記者矣上控
工屬役之勤而已乎王君名天助字致和同鄉昌國州之蓬萊
鄉人也

龍虎山仙源觀記

仙源觀在信州龍虎山之馮原存和通妙崇正真人徐公懋始
之所創也初徐公得度於太上清正一宮適真院之遠觀當其
師曰通真觀妙玄應真人張公聞詩贊勸師大宗師輔成贊化
保運神德其若之伯兄且開府所從受道也開府之弟子數十
百人傳次之序以徐公為首徐公性寬量而取介非義不苟取
坎若食淡由助儉而致豐裕至元二十二年始闢地於馮原以
為觀馮原者南距上清三十里異時有大姓馮氏居之遂以得
名回馮地覆林壑觀始象山在其南其西北則寶壽山也元
東魏聖澤洞雲臺觀始象山在其南其西北則寶壽山也元
魏堂門無位置尚下荒因地勢之自然而不以人力恭焉其幽
邃可以真神明之居其間寂可以棲學隱之士有曰恭焉其幽
邃可以真神明之具得請于 朝賜以今額徐公曰祀祀布祀室
息其中而往來于上清日與仙翁道侶徜徉於萬物之表方是
時開府以清靜無為之說上承訪問褒大專願無與為比執弟

子之職而列侍於左右者往往故 覽書館銀章號真人而主
治乎名山惟徐公開宋廣階而未嘗入蜀 中朝建官貴人至
有欲擴其面而不肯得由然無賴於世者壽二十年大德六年
詔強起之任持宜典之通其親親親孫和通彭崇正法師居十
年海清 制命選陳良人又十年壽八十有二上京還而化於
仙源至治元年也傳徐公之道者馮君志廣上官君與徐君
天麟君君年許君起東李君世昌君君徐君守勤君
一學自志廣暨天麟而下階以次明觀掌元統元年與徐始奉
一命為住持提點仍賜號冲和持正明素法師抵事云初有麻
必學病其鍊字局於地勢乃改卜其西十步外乎而無險中寬
而有容程工役略基址擬日之吉而建焉越三年大賊成明年
法堂及鐘鼓二樓成又明年三門兩無成東有閣曰東閣西有
樓曰西樓香廡寢室虛虛虛之屬次第果備冲和真明東去靜
五人張公德隆開府之猶子也少嘗學道其趣從開府來者師
侍稱於明慶者四十年至正六年將復指率香輦還故山觀其
輪輿者新念構興之難而元拓之不易爰伐石為子書之大概
人之常情樂向擁而擇改作仙源之建置樂于歲矣一旦有
能舍其富而新是國城先業於方岳法益於未同有功於其
舉其大而況不港國家之力不取民間豪末之助一以身任其
事而適觀其成徒皆可善也於是乎書

松漢縣新學記

建為先師宋文公之闕里松漢遠隔臨邑至其間身親受業於
公之門與聞公言論風指於濟文之私者屢武復先其地飽福
小而士習為最盛遂入

皇朝教休明人才允傑。高縣故有學規。創始僑至三十二
年。大宦齋於河南。而江淮閩粵。雖不守山。谷悉然相。而
起。僕轉。覽。陸。民。居。兵。災。之。後。惟。夫。子。朝。有。起。靈。光。之。歸。焉。
獨。存。識。者。知。為。天。佑。斯。文。之。兆。匪。朝。伊。夕。必。有。起。此。廢。者。
今天子方。懷。輝。宇。令。息。錄。元。十四年。夏。六月。令。縣。尹。漢。侯。實
來。視。息。之。三日。周。故。事。於。偶。子。先。聖。禮。成。而。退。左。右。願。覽。詳
何。歎。息。曰。學。校。之。廢。興。長。氏。者。之。責。也。表。其。撤。不。以。為。已。任。即
命。狗。考。簿。者。檢。理。歷。年。餘。卷。回。和。在。家。民。點。文。之。手。者。凡。得。未
看。于。石。者。以。召。匠。市。村。接。日。此。事。使。躬。詣。教。護。屬。功。而。課。共。章
狂。縣。人。獨。對。堂。兼。弘。道。暨。教。諭。李。猶。孤。導。傳。子。實。皆。悉。力。以。相
為。自。禮。論。堂。兼。廣。慶。室。至。于。門。廡。危。庖。成。撤。而。新。之。崇。其。垣
墻。說。其。街。道。堅。石。使。覽。聖。縣。教。養。稱。其。差。殆。於。秋。七。月。訖。於
冬。十。月。而。告。畢。工。矣。神。有。位。配。佈。在。列。範。銅。為。祭。器。而。它。所。宜
有。者。靡。不。具。完。底。備。息。將。各。通。其。所。佩。於。東。集。弦。強。韻。開。關。諸。膳
之。須。亦。無。乏。純。既。行。令。前。之。禮。以。落。其。成。不。遠。千。里。俾。諸。生
揚。茲。奉。養。之。金。華。山。中。以。記。為。請。者。杜。子。炎。題。詩。街。山。縣。學。攝
情。寧。以。雅。才。新。意。飾。儒。服。且。重。於。干。戈。之餘。共。歸。遠。出。橫。屬
亟。亟。數。烈。數。百。歲。之。下。請。者。德。為。之。陳。然。侯。下。車。之。初。即。以。興
學。為。先。務。故。分。然。獨。觀。魯。人。之。頌。信。公。同。匠。作。泮。宮。誰。美。收。服
視。陸。室。幾。多。分。然。獨。觀。魯。人。之。頌。信。公。同。匠。作。泮。宮。誰。美。收。服
固。非。衡。山。之。事。可。同。日。而。瑞。也。賤。侯。學。堂。上。化。以。預。起。士。類
持。見。魯。人。之。頌。復。作。於。今。雖。子。美。未。易。贊。一。辭。獨。以。鈔。焉。未。學
乘。朽。於。既。獨。今。幾。年。為。之。說。何。能。鋪。陳。僅。續。以。昭。而。于。方。求。也
哉。始。序。次。其。盛。興。之。歲月。云。爾。侯。名。祝。其。興。人。大。父。樹。書。少。監。

時中風任風憲文嘉與總管趙翁父居館閣家學淵源所使未
非一日矣宜其為政知所本而不謀於錢鬼之序云
重刊月泉書院記
浦江縣北有泉出仙華山之陽而控括縣西二里視月之靈靈
以為清長號曰月泉宋政和癸巳知縣孫侯潮始號為曲池築
亭其上成淳丙寅知縣王侯霖羅固擴精舍於亭之西北祠
先聖先賢其中以為諸生講學之所適入一國之朝乃昇書院
至元庚寅提刑按察副使王公俱行部嘗入新之至順庚子前
進士八時恩博化山秘書郎出長益邑又重新之有劉先生應
龍初先生實所為記至正辛卯令球尹蕭侯用應龍能舉字全被
上命而米雲以暇日臨于泉上觀其棟宇指故巫指傳雲詳錄
其為占籍之士皆樂為依助而分任其役以是年之六月始作
十一月訖功自祠室論堂廡門廡至於庖廡之屬屋以開計
者四十有五凡用工以日計者若干用錢以斤計者若干屋室
既完養之具亦無不畢備士成德之謂不可無使後人知其
所自乃始書作泮宮為之記潛竊觀之謂那縣未有學之時天
下惟四書院其在大江以南津之紫崖南嶼之白鹿洞而已三
吳百學所無有也今那縣得達學而環江浙四封之內前賢
遠迹名山勝地為書院者其多至約八十有四好事之家慕效
而刻為之未見其止也竟若人村之出亦將從而爭額者有而
不及何與昔者魯泮宮而詩人頌之崇以信公之色或成儀
美益德之形容曾無一言述其輪焉與焉之美者先儒以為
若循行其教學之法也今之輪與既美而清泉自月舊窳技新
諸君子使賢使泉游泉歌也或感儀無非教也何能虛屬審茲

而無負侯作新之意將見異材華出代不乏人真儒之效放于
末世而侯之德與之相為無窮實係乎記之有無也或姑為叙
次其興作之歲月云爾其詳見於前記者茲得以略焉侯名文
所許州襄城縣人歷宰三世皆有治績今察階德林郎云

學齋記

伯溫前以學齋為其居室而求於子潛曰子幸以國子獲執經
於館下春輝揚而宿官使於西睡者二十載異時同舍生類能
以文學論議自見已獨無稱焉夫觀去師友日遠懷英莖聞不
傳附于笑後之列爰以學名吾齋庶幾息於斯有所自勉以
為進俯之地匪但求無愧乎今人苟未至乎古人不放不勉也
子其為我記之潛聞會論而記于夏氏有仕優則學學優則仕
之言說者謂斯言非為學而弗仕者勉乃為仕而弗學者戒也
然則學之優或不必於仕之優焉可以無學乎孟古者由家
而鄉以達於國無地而無學其賢能之興於鄉者必選以長
而治之歲時屬民射飲諸法使習容閑禮致德問崇莫不有
敦學相長之道焉則亦無事而非學無時而不學也今之為家
既不肯與古合其仕者又舉以鉤推趨避為大務而無暇從容
出入於階闈醉於儒服且之問者夫隨處遠方邇焉海隅僻
處萬里之外則弦誦之聲益以希闊乎未至而不觀學者皆是
也何能不為事物之所奪風氣之所移而卓然以古人之自任
伯溫前亦不有有志之士歟歷觀書傳載能終始于學者無
如博之武公年九十有五猶作詩以自勉曰相在爾室高不愧
子及滿先儒以為誠意正心之極功則其所學可知也伯溫
前數歷之久舉書甚著年踰強仕以選擢外宰相之元僚而居

莫害也忘其齒之長身之實不怠於自做如此亦武公之徒
矣由是而推於武公之年而造証劄費我且老之詢言考也庸
謹記之以俟它日考其成歟

浩齋記

私書郡南張君若齊曰浩然而微子為記于甲其所以名則
此濟國文忠公以君之初度親為賦詩四章其取義甚博以周
而浩然之語乃指天心以為言又一篇之體要也君謹念之不
敢忘因以為齋室之號云夫以浩然喻人之心者以其體本靜
而已方其泊焉以休耳不與聲接自不與色交好惡未形而心
常虛寂表裏澄澈如止水之不波無記所謂人生而靜是也一
旦出而與世酬酢不能無是非之相際利害之相刃講於西可
善而諒於不可懼其在者幾希蓋心之發見若泉之始達而未
知所適必有定向斯不要動大學所謂定而後能靜是也定而
靜者天也定而靜者人也是以善養其心者不徒反求於洞淵
屬屬之初而每察察於照照擾擾之赫內有以全乎天理外有
以盡乎人事故不動於物而常為萬物宗談即夫川上而觀之
逝者如斯而其未嘗往者浩然自若也自昔父祖其理而君
公直示以心體之妙者然公之言則有本有末既原其理而君
進之復列其事而崇勵之君之揭于齋居以自做者固將以端
本而澄源也必始終本末一以貫之靜極而動則其應變若
水而不流動極而靜則無一塵之累而退藏於密向之浩然者無
時而不然斯不負於公之教矣請以是進於君為之記云

齋記

翰林學士公孫甫直班以賢忠勸其所居之堂而貽書於潛曰

晉武皇帝志慮忠武而王侍

太祖皇帝志慮忠武而王侍
之世臣節已一若忠武始嘗以太師國王都行南來制行事建
升于燕而今帝師迎陽里第則各祖同知通政院事府君之所
作也子不孝少孤痛自奉勤履底於成人委授善知倘負禁從
恒應焉以償其家痛為權權聞古之人或以善為質或以仁親
為質而吾家世之傳則以忠為質子孫宜謹其承相與保守之
而弗失矣用名吾堂曰實忠庶幾追食於斯心在

帝室風興往錄靡敢忽忘不可無告後人俾德吾志願有述而
刻諸碑歷觀漢魏之家僅並起而從高帝馳驅於中原高帝既
定天下其姓之臣裂地而王者八國類皆鮮克有終孫耳頭以
習自全亦僅至其子而止獨吳芮受知高帝稱之曰忠者子甲
今由衡山而長沙傳既弗絕迄今千 百年猶稱廟食于一邦統
不曰德之薄者其流卑能之厚者其流光推本而言則為德之
薄者時能乎能志與否耳惟札刺爾氏之先奮其雄材踴扶與
運元功於烈戰于彝常自時躬復存存考王訂謀廟堂出入惟
饒者莫不世爾其美德著之盛有光于前雖古帝王輔弼之臣
殆不異過非愧僭於一時之際遇而謂之表傑者可同日而語
也然自稱忠者若無以異令聞長世不亦宜乎蓋人材與時高
下固有不容不齊至托事上之責乎忠無古今一也公以宗臣世曾
日侍

天子清閒之然而獲退不伐克念厥躬休沐在外雖與鴻生駁
士探討儒家者流之言而知忠之為貴幸以周旋知怨弗勝既

天子清閒之然而獲退不伐克念厥躬休沐在外雖與鴻生駁
士探討儒家者流之言而知忠之為貴幸以周旋知怨弗勝既

以受之前人若昭揭而自傲又圖有託以始方來得永勿墜焉
慮豈不深且遠哉詩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此所謂寶上之賜
也賜矣百世之下尚鑒乎茲

蘇學士畫像記

故嶺北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以延祐七年二月壬戌卒
于京師三月己酉歸葬真定縣北三十里新市鄉其東北二里
實漢新市縣故地有佛窟曰通法寺後公歿之二十年吳為至
元元年寺僧廣明以公少帝讀書其中遠風餘韻去今未遠乃
省公像而祠焉公嗣子史部尚書天爵以其歲月為增為之記
公諱志道字子寧真定人也初以幼受知郡守缺公得推擇為
吏從決獄竟天方旱而雨人大驚異及辨元氏縣盜馬獄遂有
聲清河真定史公職屬郡天爵因難登辭皆自以不究用其
使程公薦入察院佐御史監治和林正色不阿以嚴見憚楊州
民家子拒被賣為奴已三易主御史以淮人多詐比去之公曰
詐則論知律安可實不問朕訊之果良民也浙西大猾聚惠民
服備表復自號白雲宗以別於釋氏屢至數萬依權長官名爵
州縣莫敢誰何會其姦利不法事覺廷議以權部侍郎高公位
粘之求諸曹史著持文墨者得公於戶部與之俱公凡五往返
于京師乃克以其獄上奪其印章者兩置官府沒入貨產以鉅
萬計出其誣誤及家女子數百人陸續探密察軍校當蘇父職
有十年不得調者恩舉行之儀有 官賜公弓矢及衣服用之
物俾從極臣出行北邊還朝為中書撥同列以尚書省權勢所
在爭趨之公不為動尚書省罷官命公鉤若其捨避之然而聲

正之權中書樞密官通吏等序夾當四十餘事數戶工兩曹
過國錢四十萬婚米六百餘石斥去賊吏二十餘人成舉公
材任御史而執法於中者以未識公為其人謂當請詔公曰以
獨得御史可乎選刑部主事有欲盜秀引無辜者力辨其誣而
賜主盜吏時宰欲殺盜內督倉者公曰彼未具執訊連數人耶
時宰盡謀中以它事徑密通奏徐公斷事官經歷乃解有訴其
凡非正端而欲奪其官者公執不可卒與其兄軍士復視公案
物器偶失而銀五將以盜論公曰此與王之非非真盜也使偷
而失而出之惟此省治和林實國家與王之地生植既久人安
富樂茶一旦廢起閩中和和林大震並塞之民奔潰四出會天
大害畜畜元婦人無以自活夫之食於和林相枕藉死道上時
倉儲僅五萬石民間米石至八十萬錢除吏雜有侵狹率預避
莫肯行酌中之命不即日就道至則向其長用便宜發倉賑
給仍請于朝設高倍券人致粟和林於是遺賸充實如平時諸
王泛索公悉持不與皇子安王是以衣一縣具王聞公往
行亦與石馬公受而以直歸之中書憲和林禁酒法輕易犯更
奏立重法罪至死令下三日犯者五人當先公曰酒非三日可
成犯在前不宜用後法刑曾議如公言先是宰相顧德忠獻
王建孔子廟未就而亮至公能成之日延賓士講說經史由吳
人始知學御史得過民所列公政蹟上之未報而公辭歸遂不
起公平居慎重委官不妄與人交遠喪家數諭制而葬祭有禮
焉於教子其後尚書果以備起家至顯官公餘時年數百卷尤
止中憲大夫以為善賈賈賈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親車都尉

封真定郡侯配劉氏累贈真定郡夫人公之考謹崇祖亦用尚
書恩累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真定郡伯此吳
氏累贈真定郡侯贈歷顯官始更居官可紀而去見思至於尸
而視之者由其利澤在人也深故人之報之也厚未有無所為
而為之者廣聞方外人非秦有德於公願解秦孝致其墓之
誠如此亦何所為而為之邪蓋公之行穿于鄉而居而化有以
當其養廉裕德之心馬爾潘既奮其立祠之歲月猶澤後世拜
公像而欲知公之為人者無而於考也惟公墓有誌神道有銘
諸數擬取大略而并記之

瑞雲觀記
瑞雲觀在平江城東三十里今所謂登澤福地者也吳松江由
具區來出其西而其南為姚城江東為龍江又東為陳湖其北
則圍闊浦也重波積浪四望如一其中可居處乃多沃土民安
於耕桑皆打海有古風水木之清華禽魚上下泳飛之樂靈鳥
若在世外然而更千百年矣昔枯田天野老之手未能有登其
嶺而專其勝者玄門高士隱居志寧塔作菴於其廡有是皆之
秘者無所依勝者益以發舒君不以得於耳目者為已又復斤
杖字易卷以為觀合其後而居焉尺觀之制中為三清殿而旁
為玄天北斗太乙三元之別殿祠堂寢室講舍齋廚門廡冠漏
次第畢備惟玉皇上帝之閣為最麗久乃祀功而觀以成總
為盛以間計者有有一十餘以幣垣而除道成梁以屬于南埭
殿又朝上殿之同千五百畝有奇以資食飲百物之類為費一
出於朝而君之德力碑慮二十年於此矣卷之初為觀也教主
嗣天師為君今額回命君開山而以甲乙為世守既而所司具

以觀之或別上

天子特為下置黃加護焉若既勵其俾勿替且飾其族人毋敢有所預備黃之考而或毀其成也黃伐石以記其屬夫乾坤清淑之氣川山結非有數重而仙經所錄洞天福地僅百十有八神而明之不以其人無幸以人與境通而又蒙故帝力如此將而息者術術能未雨已也成者真仙真人在此乎出則福地之在生澤而宜澤之有瑞雲符與金屋玉局並存於天壤間尚何成毀之足慮哉願不可無以著作始之自乃葬葬而為之記云

于氏贈封碑陸記

仁宗即位之初詔行實學始觀策多士于延江浙南士八奉大對者八人兵部于公燾然居乎前列而滑亦叨慶末歸公受外遷已以

今天子用言者健白駮命宰臣總裁三吏旁指辭若俾預纂儲公既首膺名節下至涖之顯賤賡凌亦不遺潘通有內艱不果行乃群公集賢待制任以史事書成引手乞滿制檢禮部尚書致仕勉恩子其大父鎮江府君父于江府君扶皆三品爵為通侯會同年歐陽公自翰林學士承旨出持七閩憲節道過三郡為銘于碑碑率君賜序世德也昔孟司論君子小人之澤一斷以五世說者蓋曰其人君子矣易世而非君子也者猶可以五世所以厚君子也其人小人矣易世而非小人也者亦可以五世所以善小人也使世世而君子地雖百世可也浩嘗觀其為說不與孟子合稱觀公之先有仕宋為諸司正使者五世至鎮江府君在宋季猶止於右階六世至乎江府君乃以

文易武三原為書于滯子辨又與其長子同上春官七世而公生今聖代迷覆已科登八登深澤固未艾豈非所謂世出而君子者耶陽於吳知說者善推言于孟子也載念向之八人者多已物故故推公與浴陽存滯者厚飲陽公路先太常之墓茲復觀公碑感門梓之表舊仰令聞之長世八世之後莫之與京於公之子孫尚有建為誌再拜識于下方以俟

梅古堂記

談翰林特制金溪西江北道瀛海司事申屠公至元間名尚史也公乎居無它玩好惟見以古彝器法者名名求僅者輒指厚直取之兩篇既富誠膝度置覆以儲名曰梅古之堂公歿運今十有年嗣子州州史君德肅謹視惟其其堂如見其親之存焉問等論于譜曰我先君燕休之所曰丸恩堂其父正公實為之記別號志齊則翰林侍講學士揚公記之武昌別業有筋谷則翰林特制物公記之作權以儲者曰墨莊則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公勳給其上獨梅古堂僅存治當侍仰史李公魏國題文敬公所書扁榜而未為之記者幸昇以一言而後人未得而勿墜不亦可乎清生也後不及從先生長者登公之堂而區區陋於諸大老無能為使然托藉故於權州非一日足徵當孔子時把用美宋劉霸已典藉藏之而瞻人之存者無幾其不足徵尚何怪乎秦人發諸書而博士所學故無幾蕭何從沛公入咸陽第能收其丞相府圖籍以知天下地理戶口多少強弱之廣至於先王之德典儀物則一切委棄弗顧而隳於楚人之手以同歸於煨燼有識之士所為追懷痛惜而不已

也 嗣兵南伐趙氏納土既封其府庫以入于有司而一伐之
激豫物籍晉公為江浙宜開郡同時親受於其主者以上于
朝廷武夫俗吏莫不焚燒斷筋殘骸亦靡亡矣其有功於斯文
者大中原文獻流落東南者固不得以陸貞觀之類於蕭何
則已遠矣而又能以餘力窮搜極訪因山巖立廟屋宇之述而
覓見昔人制度法象之所為精義之所存公之子克謹其家父且弗忘
以資耳目玩好而已哉矧以程州為之子克謹其家父且弗忘
不待當於而齊然復思其居處思其所樂思其所嗜也來者誰
可忽諸公諱致遠字大開東平善與人其歷官行事有承國文
康閣公所為碑銘此不若程州名嗣以清方直諒世其家云

述古堂記

吳郡綬仲泰好古博雅之士也平生所嗜惟古器物卒然遇之
輒購以重貨並其一堂之上其目若干所寶用者有宋內府故
藏始興丁巳邵諤所進述古圖圖研因以述古名其堂而求子
記之述古圖李李伯時效唐小字將軍用者色墨雲泉花木及
一時之人物按解天民先覺所為記坐物者悉程李而畫者為
東坡先生善觀者為王晉卿侯精而立視者為張大端按方几
而視者為蔡天培坐盤石上支頰執卷而觀者為蘇子由
執卷而觀者為黃魯直侯精而偶語者為陳無已據橫卷
而畫歸者未圖者為李伯時按膝而旁觀者為李端叔脫履俯
視者為晁無咎坐古榻下擊阮者為陳思虛袖手側聽者為秦
少卿仰首而題石者為米元章立而觀者為王仲至坐蒲團
說無主論者為石元空而踰履者為劉巨濟凡坐蒲團
者十有一人烏帽者二人而其一為道帽俛挑巾琴履冠者各

一人衣深衣葛衣楊衣者各一人青衣者四人黃衣者三人而
其一為道服爾衣襟整潔衣各一人一臺執靈舞杖一臺膝古
研兩女雲鬢翠飾則王晉卿家姬也石屏錦褥玉虎瑤琴以
次陳列大略明輝怪石淙流曲徑危橋映帶左右松竹蘭蕙紅
蕉紫雲蔽翳雜結天民又謂有羽流名劉天師表千古伯時
偶未之及乘間為意繪而為圖以資好事之玩莫如其所指為
誰記作拉政和甲午後二十又三年諤乃以研進研蓋端溪
石其取正圓隆其中以受墨琛其外以為水垂而旁刻按圖其
物采難不可辨而服飾位置備物備可觀而謂述古圖圖研也
子問尚書記述任之言曰人推求舊器非求舊物惟新夫所以欲
求發於新者宜急速而貴並哉取具新以適於用而已三代先
秦古器往往流傳至今使克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雜登當鼎
一旦歸于土庶之家固無常用惟研也者自王公達于庶人所
通用也刻茲製作之妙猶存人物儀刑之備而其用則日新而
不腐宜為仲泰之所寶重歟堂以研得名記為堂而作侍素兩
簡有出於茲研之前而非堂之所以名者予不得而盡著也

杏溪詞堂記

杏溪詞堂者鄉先生傅公之祠也先生諱雷字同叔如嗜學經
史百家悉能成誦比長益求異書而讀之聞從說齋公質疑
問難皆有援據可及復從齊善白香益友也及聞其升輿分袂
之說諸門人曰彼方與此盡在回輿中矣先生於天地理
明堂封建并田律建兵制之類世儒置而不議者靡不窮究推
元訂其為說資取摭傳奏驗甚精事為一圖畧至於自號曰學
香百致大愚呂公問其為真圖致曰是書可謂集先德之大成

矣揚其詞請申言之而坐諸生以隄且曰以所儲者教人亦不
 能者受談於中子之不里居地不并致終尚道一章後就愈而
 動先生於文仲子不里居地不并致終尚道一章後就愈而
 言周禮太平之舍子時九等後田家給人足泉府之設特以備
 凶荒未必常同也況是者禮有本末用有先後若大綱不舉而
 獨行所謂國服為是者簡取名方云爾常恨空諸諸求有如此辯之
 害入則曰是蔡出於名方云爾常恨空諸諸求有如此辯之
 若故百故之書於成周之說也賦兵封國制軍地制賦賦而
 溝洫稼穡貢賦特詳焉亦足見先生之學可措於實用而非虛
 談矣先生又增博游江汜縱觀六朝故迹南北形勝詢諸故老
 所講史碑而得其成敗廢興之故歷歷如指諸掌豈異徒以登
 臨之適為快也哉先生之教人每謂下學上達自有次第不先
 其近者小者而驟語其遠者大者後生淺薄學益不實故於小
 學尤所留意求學者恒以百數必先授以曲禮內則少儀鄉黨
 諸篇使於日用之間與義理相發明而知道之與器未始相離
 也先生論古軍制鐵器備具而不欲人讀兵書曰習中無論語
 孟子為權術遙聞論語之言則先入者為主管仲術矣此先生
 之所學與所以教之大方也先生世居婺之義烏父季廉為行
 君子母氏氏橋氏居石蛇山而先生生骨秀神清夙有器識事親
 孝謹履凡弟子埒均一無間鄉間有重錄以身任之非公不事
 至官附錄氏史之簡者必造而問政言無所隱人有陰放其賜
 而不知者里居之日與馬公師文孫公居敬為同志來嘉興公
 少望聞先生名奉費頌文大惠在朝行數編先生之文學行義

黃公商伯無不推敬文叔叔與同列奏稱以官如先生不可
 乃上權節於前伯眾父至其為堂棟為教政則雖不遇無益
 語不有任擇又不屑治生業尚伯特浙西處第遺以錢五十萬
 先生委散於宗族鄰里一無所留晚益貧守孟公聞而歎曰
 不可使賢者飢餓於我土地乃輕傳賢隘其親友為賢曰築室
 於東陽之康村而先生遂為東陽人於是先生好為詩闕遠右
 在黨籍相繼致送先生亦杜門不獲出矣先生好為詩闕遠右
 淡有陶靖節柳愚節之風馬子七人皆克紹其家學大東尤數
 隱克官其德大原試博聞為本經第一先生既遭猶子定受業
 宋文公之門得其微旨與諸弟共講第一先生既遭猶子定受業
 楊公將揚公盛稱之程子謂君子教人有序非先傳以近者小
 者而後不教以遠者大者先生之教以教皆程子之遺意也先
 生年六十有八以嘉定八年卒于家後百二十年曾孫師家師
 伏潭人易而世疏乃即家述祠歲時以享祀教令其族祭主
 於先生者始眾之祖也上援其父者明有司本也下及其子者
 示有所傳也堂成於重祀至元之二年師家已卒因以備食堂
 師家作也祠堂堂野為閣者三翼以齊肅為閣者六有田三十
 畝子孫更嘗之以供祠事師家兒子似翁將圖乃相率為文以祭
 宋諸祀且曰祠之作本以寓子孫追遠之意而己之士友以為
 古者鄉先生沒則祠於社其禮又闕典禮乃相率為文以祭宜
 卑得昔淳序其與作而首著先生學術淵源之緒若庶幾後
 人知所發武也來者能聞風而興起焉則是祠也亦有功於名教
 甚大矣止可以合其族而已乃如其言併書之

朱氏祭田記

漢義烏海濱之有朱氏始於漢魏里今靈之七世孫晉臨海太守
 守洪文二世而遷成將軍禮遂朝食其郡郡志以遠感為金成
 語之說耳自是又若干世乃至三府君者有田以祭始於府君
 之府君諱良佑宋紹興間初置旁舍常於之田三十畝有奇合
 為一區而儲其所以給孝祀燕私之軍府君歿有子三人曰
 孟明曰鄉真進士中曰季龍同儲其稱而莫適為宗別屋聚居
 謂之三宅凡田軍三宅故送學之祭主於府君而三宅之子孫
 咸以次附食不以世數辨幾為親疏遠邇之別族大以衍也序
 日繁慮夫變而弗專且難為繼乃稍裁定審其成規每歲以日
 比至與新穀之既升歲事者二由府君上而祖考本兩自出也
 下而三子則三宅之兩祖也正配位總十有四皆世世不遷府
 君之孫之曾孫而為掌田事者之祖考乃得從膳食歲於合享
 者一亦惟掌田事之家在祖考行者乃真為三歲則適編子三
 宅玄孫亦與合食而斷以三十年為一世滿一世解止祖免而
 下則絕而弗與蒸祭之時較亦以是為差懼隨者之易忘則用
 先儒家禮以江春曰祀臨海而備以遠感感親查則情盡則有
 歲時之序拜而三宅之長幼無不在列此其大略也府君五世
 孫震考以書論于潘曰類有述刻真先墓之左庶俾後之人無
 隕其成故朝列大夫葵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叔叙其府君為
 曾孫潘之從祖始歸焉而震撰與潘有文字之推不敢以不契
 雖惟府君去二代盛時已及不有大夫之位曰標弗及而
 能因地之利以報其親仁之至也宗法廟制不得行乎其家而
 能因人情為之節文以屬其族義之盡也數世之後以文學政

事顯顯于時者故已流光奕葉而其慶者亦往往被服儒術馳
 英聲桂士林儲其已成之業而承其兩故為之志仁義之澤未
 艾也其法之首章曰自昔河海為我壑桑稷府君之經始勸矣其
 卒章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三宅之嗣人尚慎其猷以延裕於
 無窮哉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This section contains multiple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which are mostly blank or contain very faint character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續纂十二

灑水縣善政記

法出乎朝廷承而行之者有司也至於法外發生發變乘之下
 蒙其害而上下察則承而行之者有未善也法不可遽廢而舉
 可以漸除能舉其去而夫其泰甚斯為良有司也已晉人謂寬
 之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豈非然哉故今東南為民病者莫甚
 於鹽其始則率戶應其耗而不費次則高派惠其澤而不及及
 均數計實之法行而編民之家無貧富莫不受其虐况吏得
 肆其虐則民之不堪益甚矣松江府判官張住三君仲達被省
 檄統軍于秋間過于西湖上為子言曰吾所居灑水縣之民歲
 當食鹽以引計者六千三百三十有七茲吏暗賊屯縣額而來
 抑配焉增加引數至九千一百三十有七額吾長官嚙明以聞
 郡丁口通計之而白于上官去其兩增如者為引二千八百由
 是民獲少蘇蓋吾長官之善政不一而足惟故事民受其賜家
 厚幸哉我記之予自茲仕以來佐治海州縣目擊其事之病
 民願以政非已出未如之何灑水之政不亦予之所樂聞者乎
 故者有所藉而播其惠於無窮也其長官名某今以承務郎
 為縣之丞善政亦云

蘇御史治獄記

至順二年冬十一月朔都蘇公天爵由翰林為御史南臺時
 方用中書奏遣官密覆論報天下獄囚三年春正月公高就職
 即分泚湖北湖北所統地大以遠其西南諸郡民瘵錯居俗素

獲悍甚胡罕傲者為密繁公不憚山谿之阻瘴毒之所侵加偏
 履其地詢虛著猶濼其穢聞言無少動因有為其故事耳胡公
 曰惡司或再至不官何也因書曰前此處因有應故事耳胡公
 至當受刑故不得言公為之太息事無細必盡心焉底之
 沅陵民文甲無子有其甥乙後乃生兩子而出乙乙而兩子
 行實殊陌舟中取折薪之斧並樹殺之既泚斧水中乙血漬其
 衣歸故在事斃之具服即使者願以為三年之疑獄而釋之公
 曰是事二年半耳不殺人何以衣有血汚何以知斧在水中且
 其居去殺人處甚近何謂疑獄遂獲其子理有龍光祖者實首
 故問知其州事用解奉官家處其子及家奴言胡旅殺有香家
 故電請射棺地而宋其求啣其上今宋已死宜恭何者光祖從
 其言而宋之子之求爭此地光祖以牛米贖遺洞驛使與何人
 夜持兵圍宋所居盡縛其家人以去何人指乙兄甲謂洞驛使
 不殺此人恐走出洞事洩遂射殺之而散賣其妻于諸洞甲
 既死乙竟脫歸訴其事吏受賄止以占曰坐其何人真光祖不
 問公曰殺人而坐以占曰可乎遂諭洞驛悉出宋家人而正殺
 人者罪沉之麻陽民張甲飲乙象渡回水交應張以刃力熱夜
 往視之鼓適適其度張因殺之而誣以盜宋取其家物第置實
 為驗史以為所殺者真盜也特賞其罪公曰彼盜汝未用手取
 之耶抑用鐵也口用鐵耳公問鑄安在不能對乃論如法有黃
 天發者兀子四人仲獨當而其季性剛悍與諸兄數有爭且履
 侮天發仲微殺季乃告于天發以錢與剛其者使共殺之季
 妻發其事仲謂天發曰汝殺弟剛罪重取之則罪不至死叔
 婦子其能衣食之天發許諾尋就速自言實出錢與剛其者使

殺之陳善仲之勇而其妻則謝之母也仲略史如其言文到成
假公殺有冤韻之果然冠以始謀者為罪首常德之捕獲民盧
冲莫之江兩同出求備工於人甲謀逆水死甲弟之為僧者欲
同擊之至不得慮其復甦斷省柔聲問而禁尸與仗杖譚某家滿
中吏性悍之果得爾微而尸與仗皆無有公曰與仗斃存今
已八年未有不腐者呼譚問之則甲未死時其自己諱而謂三
僧見一尸為水所漂去公知其誣誣去以此誣疑獄且不止三
年也幸釋之揚乙者始學而得聞風疾其妻惡之逃歸父母家
乙往追厥其聘財婦翁以請于官事未決而乙於居者燕甲家
見其妻同與甲聞政既去而至居者燕而家責所嫁又與而聞
歎而去中踞病發死其母知無它而恐官以前事來索之故極
以聞吏不察遂捕繫兩居者始救人事公問其母得乙風疾狀
兩居者類以免印社子者問同里家女為妻未及娶而周某
者既與為姪婦子婦翁使勿嫁社子恨周而殺之揚慮孫貴文
德皆里中大家故有怨社子本受儲惠孫所又適繼文德產以
居文德因被社子接揚父子造謀使殺周慮孫獲服而不能言
其故初言周捕其子姦事而殺之次言周通其妾以茶而殺之後
心所祭之公聞其情向前二說既非是使知後說有尸可驗猶
未足信况無尸及詢得其實則殺之有証者許捕官也於是
社子已疾尸逃出揚父子破械道之州人劉文張文貴弟同家
朱德來者其婦文貴養子飲以酒數日而患腹脹文貴次子與
養子爭家味有隙回謂德曰得非中蠱藥毒乎擄為桐根和酒

飲之得暴下視之無它毒而病愈劇德歸其以養子言告其母
其母以聞于官未及遂聞而德死錄事及武法縣官未驗其尸
皆以銀錠插口中色不變定為病死街捕官者先以他事起錄
事陰察定驗不實為其罪更命能陽知州張振作中毒死錄事
三十餘人養子已誣服公親有冤為訪諸州人且請使吐實發
皆曰獄解盜衛指官教我云然公既反其獄併按衛推官羅之
凡此皆死獄公則直其冤實者以年飲取他人當者以伺客來人
死而家非辜公則直其冤實者以年飲取他人當者以伺客來人
傳重議公則薄其罪所活又數十百人遭之齊氏院之曹氏駱
氏請之唐氏並確於獄而善持吏短長為民宮孫固湖泊官不
隲其獲實而行以他事南與駱有罪例當死特釋著其過惡速
滅去者後以滅其跡唐以白身為遊手府判官退養之令下而
拒不納公至吏始克舉其法無所避有以婦回來訴者公雖歸
其事於有司後必詢所虛實否即有未當折以片言莫不心服
而去公既召還兩入臺為御史湖北之人恩之不實而士之有
文學者太祝周君履叙其事焉昔者子定國嘗為御史矣而其
為廷尉也居十八歲乃遷夫以十八歲之小事之可書者固不
一而足史應存其父子公爭考婦不殺始事而於定國之事一
無所發載第稱之曰民自以不寬而已豈非當時轉械而吏
家無還獄竊用是有感於公之事縣固周君所叙則取大害為
之記以報其人之恩後之東史筆者或尚有考也公今由中書
禮部侍郎出為江北海東道肅政廉訪使云

玄靜筆記

冲真明遠玄靜真人張公元杰築室于信州貴縣之金鷄山

向玄靜居川所愛賜號為扁名也元杰之先有為唐宰相者與
 陳天師同出於留侯子孫家于貴餘之上餘里有杜宋至刑部
 侍郎者於元杰為六世和管與里人共構精舍於兩居之西延
 陸文安公講道其中開子弟受學焉文安以山形如象命之曰
 象山入岡稱文安曰象山先生象山又西十里則龍虎福地也
 元杰學道於祖庭而時祠於 命所從其伯父大宗師開府公
 及其兩世嗣師吳公居京師之崇真萬壽宮運今踰四十年數
 被 上旨函香代祀徽鎮海濱分陞后土龍虎武當諸山至正
 六年夏決事於上清正一宮退而徘徊于家林由上峰公大驚
 折而西行親重岡樓楮支于象山之東南披荆榛而進得勝處
 焉即所謂金鷄山也舊傳有金鷄白石穴中飛出因以得名其
 地外廣衍而中寬舒泉源堪草木幽茂乃據其風氣之會以
 營築立且鑿山穿石創置茲菴將俟它日退休而與各人道侶
 相半其間百歲之後遂以為棲神之所進惟待師為時名師有
 傳在史氏而金蓮石室之流世莫得見乃謁文於史官孫廉瞻
 公以表其墓并請誌其先人隱君之墓而銘之以待即從居鄰
 陽而娶於其城北之鳳凰岡去故山遠乃立石于菴東而覆
 以屋隱君之兆越則相距五里而近并以誌銘附於其左開府
 公受道於其兄通真觀妙玄應真人給之南曰石龜瘦瘦向在
 鳳凰岡扶不許乎仰望雲臺稅始龍井前築二十四臺山雲之
 伏輿朝暮晦明之變化千態滿狀交呈五獻于其前給水來自
 之闕紫為三折而掠山之右匯為湛潭潭光潄潄可坐而捲也
 玩杰既圖其怪奇偉麗之觀求內翰虞公為之賦詩獲騷興作
 之詳屬予以記不聞有道之士必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以

道無窮而未始有所持現夫以泉石煙霞為膏肓願深者固未
 易同年而語也至於愛幻出入於靈山飛化之術直其餘事耳
 儼然而來莫知其所始倘然而往莫知其所終尚何樂於茲丘
 乎夫亦嚮慕於物與人為徒者也又且世俗文章可得而記乎
 所可記者皆其名迹之粗而已唐宰相曰文彥博即謙遵政和
 中進士終於在通奉大夫敷文閣待制累贈少師開府儀同三
 司隱君諱基元杰名從隆元杰者其字也自陽環溪云

澄碧堂記

道士四明呂君所作大瀛海道院翰林學士臨川吳公實記之
 項子至四明數與君游君復求予記其所謂澄碧堂者予未及
 為而去後三年來錢唐見君三葉觀未幾乃予不得辭也初司
 馬鍊師居天台惜自題其寢休之所曰澄碧而大瀛海者陶隱
 居丹竈故處也君既得居於崇道觀而受上清法籙於華陽宗
 壇至是因取鍊師舊題以名其室所以示後人使知承傳之自
 也按隱居始築室華陽真竈姓名至未幾楊溪有崑山凌海諸
 壺山經年運木瀾輿受於嶺縣阿育王山今道院在秦山縣
 巖溪之陽與阿育王山相望其為隱居遺跡無疑鍊師天台所
 居則今崇道觀是也蓋自楊君七傳至隱居隱居傳昇玄王君
 昇玄傳中微瀛華師中微鍊師由鍊師又三十三傳至今劉
 君鍊為宗師者兩授受錄也昔劉欽叔七峰山十數行與道家
 為三而其後一歸之老氏老氏之徒以鍾籙相授者復分處
 三而其後一出於張氏張氏之傳子孫世守之而其術長於觀
 不詳勅鬼神人具其醜陋之寢寢化愈忽無不敬與師尊焉而
 又有穹官峻爵為世所敬觀丘乎星冠明服之士慕而趨之辨

筆陽之弟子亦未有不為其學也君頌能接去流俗滿其所求
傳而求見之豈不猶行古之道哉嗟夫古之學者必有師自巫
醫百工莫不皆然非獨儒者為然也君之為可無惜矣此予
之所不得辭而為之記也其亦以厲吾徒也

其書

玄覽真人王公治統之開元而別業在縉濟之玉壘山曰開玄
道院者原龍先生實為之記其隱息之所曰開玄堂則蜀郡廣
山一名東山公始稱吳大宗師詩語易以今名蓋公嘗侍詞
明庶為教介丘退而休於故宇屢為城之紛華爰擇地茲山而
特據其要負靈壘環翠澗徘徊四字字林絕壑之間以就開曠而
遺墟猶謂道院神明所舍不可廢據為堂於山之左而居焉自
桃源洞道院花池至于玄泉有亭者實有樓介春有室堂之四旁
花石欄楯與房櫺相曲密而琴樽圍之奇詠秘玩環列其中不
適其適而去公曰嗚呼然曰張樂設餽而適者或類旬月無不
來於所謂滄乎無味者而與之相忘乎堂故西面乃即其前山
之麓結屋南向為楹間者三覆以白茅歸曰茅齋制度極古規
模簡略屏几餘座以妙若蒲金博以樽玉器以陶器蠟茶茗持
用之物惟取粗具清風愛日環堵蕭然公居之既久世處莫能
入年踰七袞身益強強返聘還明而有得於內向之玄覽者亦
將除餘而無徒矣凡居處之道大率有二近乎高明則志廣而
不滯安乎澹泊則神全而不虧苟欲事於兩外交相襲者未之
倫廢也公何獨去彼而取此哉德人天游不累於物本虛以為

家無何有以為獨一席之塵真其迹之當耳若夫彼此不形異
方同傳固非拘儒曲士所得而窺也况以階之鄰陋馬致肩附
於大君子之末而強贊一辭哉廣德承張君之言而謹志之其
見於前刻者故不書

雲巢記

明士蕭君學道龍虎山之上清宮而結廬於宮之東五里獮瀆
洲著其西偏為屋以啟四方真游之侶名之曰雲巢清溪拂陳
俯見雲霓茂松密竹左右蔽虧潭湖聖井琵琶慈竹射象山諸
峰筆湖峭拔蒼翠奇而殿秀林壑隱隱其狀與於戶櫺凡席
間仙者金蓬頭多來游其處方外之交咸附集焉漢洲有記
公伯生實為之文所謂隱巢者則范公德微嘗大書其額而未
有為之記者君來仰予記之古者生人之初未有室宇蓋於
梁薪棲木上吳越有巢氏之民向之樹巢今既易以厚棟廣宇
矣矧茲名山與臨仙聖所宅瑤臺琳闕快日月而拱星辰不知
與人間隔欬風雨飄飄有薄蓬萊而羞崑崙者拍天路以孤雲
慶雲雲而一息託名於巢以喻其離世異俗之意此世為常標
居之士所能窺其發辨哉雖然其固有待以為後者也若夫無
所待而足無所依而安世運於萬物之表而以無何有為鄉太
盛為安則迴脫夫雲霄之我我又在塵囂之下矣然則君之所
以為其迹者安得以予之常言盡記之乎予聞君大槩時携
書歸讀其中始以予言與之商而刻焉可也君之名字與其師
弟子之源流見於舊記者故不復云

仁壽卷記

仁壽卷者無錫強君退休之所也君少負志氣能自植立以文

學起家歷官五品用著令胞恩父母以及其妻因自命遺時承
 平天子方施錫類之仁以廟孝治崇光所被委于一門嗚呼然
 所以淵蓋為釋年未及謝即上懸車之請朝廷欲寵嘉之以
 廣成康之俗遂如其請而官其子時君長子可任紀事即聞
 成於以待訓於送剪乃任其仲子可大保尉一縣君既釋綬
 而還兩子又皆有祿祿以為養始得肆情丘壑不復以世故自
 累委相善地常樂丘于州西北五里黎山之陽而築菴其旁締
 構朽垣樸不近廂筆不絕後有空可居有室可以奉賓客有園
 以登眺有亭以燕嬉曲徑方池尤花異卉可以近清流而探
 訪使來者曰養以佚吾我丘以息吾歸也幸為我志之養者君
 蓋以仁山屬兩居之堂矣今名其菴曰仁壽者仁其體壽其效
 之君嘗建菴於溪上以詠其里之子弟設菴於山下之使
 貧無葬地者感慕焉此又其仁之見諸用者也為敘遺旦夕之
 近我抄于聞其邦以慈山為巨鎮廣秀野鍾潛而不茂土厚石
 堅草木蒼潤泉嶽其中推於茶事為宜陸羽品之為天下第一
 賦字宙間名塵塵埃也慈山同連巖崖而特著其勝處去人境
 不遠而與根脚若若與世隔非有德絕莫居之慈山有仙者
 徐神翁之徒履履還安知其人不往來山中而與君遇乎君
 僕得而友之則乃主之益為善有非數言之可計且將乘雲氣
 騎日月而道遙乎六合之外尚焉因致丘為惟仁者之必壽本
 於吾聖人之言可徵不誣而今之名養者克傷其義是宜有述
 庶不致勦厥先儒之說而重陳之姑承君之命敘以其大事如
 此君文以惠字號之由湖廣儒學提舉以其官致其事春秋甫
 踰六十云

裕菴記

翁華程君與其妻童氏相繼卒其子文德交實養之城北十五
 里峽石山既又取材於市即其旁大治家舍屋之以間計者若
 千役工三閱月乃畢堂宇豐整堂虛極幽歲時汛掃備有禮
 仍買田若干畝用為經久之規會予以優游留美榮孝君德自
 峽石來請所以為扁名者予為之曰裕菴蓋予與君居同郡
 聞從先生長者聞君之為人素處然起家儉勤不喜飾遠極巨
 以冒進為恥逾其津外為灑口不讓當世之務足不踐權貴人
 之門從俗浮沉而優游以卒故君之自處可謂裕有餘裕未折
 障見陸陽陰言丘墓地難以乘石之深淵驟受養之薄毋然名
 山勝地非有積德者莫宜專之峽石在仙人赤松子鍊丹山西
 山之麓綠俯踰崖崇岡而上至其處乃更千仞佳木垂蔭茂
 密而蒼潤穹巖巨屏飛附勢巖或推其後如君或環拱其左右
 如伏如與兩水夾山下注山盡水亦止如返顧不返去其前溪
 南諸峯效奇獻秀可俯而與之揖山之西尤多靈異異迹環澗
 之觀其又西則道書所稱金華洞元之天也夫以字宙間清淑
 所鍾蔚為異氣而君之體魄託焉以降始庶幾陰陽家所謂有
 精德者其垂裕乎後詎有既耶在謹其承而已矣後再拜曰菴
 之得名別既聞命矣惟先人名不列于仕籍非有代聞功勞可
 登載不放輒求銘於立言之君子願記今名養者歸刻諸石或
 者先人尚賴以不朽也予竊類其言而稱其志乃弗辭而記焉
 君諱文字號其卒以至順二年四月壬申壽六十有二二歲
 之卒以元祐元年八月戊子壽六十六其年十二月庚申朔葬之
 日也文德兄弟預上其平生母某氏之樂仁實同北城云

承恩卷記

承恩者常然趙氏之墓廬也趙氏家故汴人宋南渡時由汴
 入吳至常熟遂卜居而占籍焉有名至善字性存者為周君子
 也年八十有八性存生德字潤之樂善好施常儲粟俟凶年下
 其直而出之遇貧者取呼入之錢密置粟中以饋其饑要亦
 推心類如此年七十有三潤之字變字雲卿薛謙出於天性所
 習於家庭者然也年七十有七雲卿生賢字君瑞謙恭雅飭飽
 邑圖史陳列左右日與親明相與樂自以為太平之逸民年六
 十有一蓋自沐一于金先隄陽絕已又四世皆君子常熟西五
 里感化鄉之邵家灣其地前臨尚湖後負虞山曲欄茶壚莊其
 太平向隄伏於其右泉聲環繞草木幽茂神靈所安樹為佳城
 君瑞有子二人曰益曰晉相與謀闢地築菴於兆域之東屋以
 間許者若干中達祠宇為歲時饋屬之所買田若干畝以供菴
 盛傳洋屠氏主之仍用其法安置像設宏勝固以負冥福又東
 為兩軒以備游息猶大雅來官孝思之語各其卷曰承恩欲使
 後人久而勿忘也爰伐石求予記之予聞古之思其親若鶩之
 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將祭
 而意當齊而思詩人所謂餘我思成孔子所謂以時思之其思
 有時也括夫知事若不忠之非孝則言必思慮知禮信不敬之
 非孝則事必思敬知居處不莊之非孝則色必思溫貌以思恭
 記禮者所謂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固無時而弗思也豈必歲
 祀饋羞至於燕羞之間而後發其思乎趙氏自北而南一門四
 世善不近名並以高壽考終於家視古可無遜乎子孫孫能
 無鮮弗思斯能以勿勿忘其遺風餘澤馳百世不泯可也君瑞

金華黃先生文集

卷十五

珠定記

不惟有子且有孫矣庸因記 而致其所以名之義以告焉
 珠定記
 嘗有馮子言欲定生上海郁君先隴者其墓四向定生其旁奉
 祠之字者其墓七異米岡旁相望尋尺間不換而圃不膏而澤
 蓋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也予聞而駭焉它日過郁君觀所
 謂定者塔語及信君後出其常所往還鴻生顯人之誦詩若干
 稿而求予文為之記夫定希世之產也非希世之士不足語此
 而予安能言之願增復陪尋英出端門謁胃監御殿極有定
 在馬連朝健壽亭耳奕奕不為發文章之英氣澤滋勃鬱以
 發輝過而有託於草木之芳華也洋與瑞千載之一遇非謂
 窮荒下土而復見之耶千方措其助益海濱不得與昔所觀者
 併光齊榮而猶幸其不失於難記攷堅之手使吾儕得以觀其
 善而播其實也向令託報禁近將見踏丈氏之有餘此又定之不幸
 形容之不足而今也以下之蕪陋記之而有餘此又定之不幸
 而作記者之幸也予聞前君父子子續繼彌善士而其諸孫復
 好讀書為文辭宏知異時不有把澤岸之餘芬以令將滋瑞者
 而于陳人也尚當嗚呼為君賦之
 遠像亭記
 東陽善君子勝作亭名遠像家北莊君伯原為之筮題而未有
 發其所以名之義者予晦既不可作其子九同父與九身兄弟
 相與謀而以記來屬於予予辭之此家子東陽者生於宋季用一
 定居縣南二十五里之橫城曾大父應州府君若于宋季用一
 乘佐遣捕初品官而不及發於宋廷遂然無營惟擇師
 勸其子弟於學自將推以淑其一身未及有時為而遊大父遠

一四九

昌府君有封幹而個僕尚其墓不先志以景定元年即所居之
 西建樓空室香廬直舍及庖廩之屬為屋以間書者幾若千
 到田租一萬以歸馬隨城長巷而後致禮而問計方公為之
 師公時自署庭前臥蚊掌下欣然為之出其立教先德行而後
 文章凡所揭示一本於先儒月書季考其有程式擔舉者賢者
 不遠數百里而宋居無何聞延議欲界以廢之郡符東陽擊屢
 已也公遂撤屢比而去鄉先達見山喬公慶月陳公存壽呂公
 繼之四明東洲吳公又繼之為教愈邁其舊法戶外之屨亦無
 減於昔名人魁士頃背相望後生晚出頭角斯見於題名石
 子朋輩並登上庠領有舉長子國光昇外學館仲子國廣後子
 國華國珪俱取清廩咸淳六年建昌為仇家飛語所中不得安
 其居而妻廢矣

天朝者有南土至元十五年命左丞廉公行中書省於江右開
 其父在隴復置遺招之見其磊落不羈論議豐盈為奇士力
 加甄拔授進義副尉南康路建昌縣主簿議已年諭耳順拜命
 之官不及數歸距祖居三里所營別業於南溪上以處其季子
 即子晦之父穀城府君也既又遷善壘故宇之僅完者於溪東
 更號城南精舍講復合子姓及里之俊秀壘居而肆習焉二十
 一年精舍甫就繕而建昌按察咸逢時休明慨然以材自奮又
 留南師且有官請于朝豎出身穀城尉德裕而退休于家林遠
 以族族精舍亦廢矣子晦自以生晚不及觀家業之全盛而其
 美意不可不歸園起其廢而有不暇給矣下地於精舍故址其
 南百步曰黃金鳩雙境擇其後鄉已之龍巖龍門諸山拱揖其

前而東向獨據其勝廬以正元年六月構居其上為楹閣者
 三辟石刻實其中外為小軒以憩來賓而便觀陽曰遠望亭
 示子孫後勿忘也故翰林學士侍讀元公序東陽勝志稱其大
 家多創書院作好飯拾延名師以教鄉黨子弟讀書誦誦相聞
 旁郡邑邑所不及指石洞西南南湖安曰先賢過化之地及金
 龍四壁而言也山空巖巖隨響寂寂而將氏一門百年五世君
 子之澤猶有餘潤明賢有懷前未遠如特見之而親瞻會為
 致其成規舉其盛典使賢材興於 耶代義舉勤於遠方豈非
 子晦之初志乎此乎所學於其嗣人也其可大書特書履書
 不一書者矣止若今所記而已聲流之墓子實銘之得以互見
 者不著述焉

自怡齋記

山林配遇之士遠世而絕俗聲色狗馬金珠服玩之美舉無足
 動其意而具意之所樂猶有寓乎草木禽魚煙雲松石風月寂
 寞之間是時若與世隔異嘗而不相入其不能無恃於外則一
 而已自夫外物者言之金珠草木之無所也狗馬禽魚均之
 無識也粟粟取食食焉苟強累於取舍則辨辨也鱗鱗也元覽
 也萬物之賦賦未有不可寓其樂也獨煙雲風月乎哉仁者樂
 山而未始窮於山以為仁知者樂水而未始窮乎水以為知者
 子之樂固無待於外也予嘗與客造乎自怡之齋而叩其主人
 之名齋者則華陽陶隱居詩語也曉謂白雲不堪持帶而可自
 怡哉者華陽之戲論爾夫既已遊乎方之外矣白雲何物能為
 之累耶豈主人不愛其重珠疊璧一旦燬而去由由然立乎
 萬物之表蓋有不屑為山中宰相者聲色狗馬金珠服玩安足

修道華陽之白雲固不能為之累也今之名齋頗有取乎其自
怡之云者是其中必有真樂者存而外物不與焉昔者孔子之
門有以浴乎沂風乎舞雩者其志者矣非有自得乎其中則夫
兩持以寓其樂者豈何異於山中之白雲乎誰樂於上之遊魚
之樂哉予不必知也莊子之不知魚之樂意予不必知也白雲
之可怡悅與否豈主人固無庸知之而賦主人之自樂者乎亦
不得而知也而安能言之姑試其與客語若如此主人合意其
臥春不華其名當以詞讚長萬夫云

樂苑記

林述揚君名其妾休之室曰巽庵而徵予言所以名之義夫巽
之義聖人之作易既言之矣其又奚言明君之名其義者不可
無辨焉耳蓋卷也者山林枯槁之士木節凋飲而託焉以休其
身者也巽之為卦象辭曰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其象傳曰君
子以申行事由是言之則巽世巽俗者固無用乎巽矣而況
君運時乎乎方以材見推博且復有顯職其庸不暇履乎能
以居此耶雖然觀象既巽居者之事也君退而廢食廢德游
子斯其於有攸往見大人者教之必至密而於申命行事者究
之必至悉動則觀其變玩其占而已已言乎巽則巽自巽矣
而為巽四乃得位得位而近君其勳之占所以悔之而有功者
四以一陰處四陽之間而上順於五皆以正而相得巽之善若
也君果遊而不獲者乎或使之進居近列必有以處此矣豈若
山林之士雖處巽木節凋飲者然休其身而無所用也哉
抑予聞聖人之言易取義非一端是故巽為有攸往見大人申
命行事而或為隱或為伏竊懼味者疑君之寓迹乎茲蓋有類

夫以潛隱屈伏為巽者於是乎言

古齊記

古齊者室間首居之所游息也前君之先嘉禾大族其別於雲
間者為宋季名述士者君之所祖也家既益矣兩居亦足以修
大尺棟寸瓦皆非先廬之舊獨此齋之屋猶為六世故物自君
之曾大父徙置今兩號為西齋於是又八十有六年矣至君復
加繕治飾飾以桂花蓋水池畫水月之勝蕭然如在宮林
室琴檠書兩左右藥列而朝昏焚香所頌之物無不畢具乃更
號之曰古齋而以齋名徵或為記畫將示後之人使無忘也夫
兩齊乎古者豈不以先世為禪之所存乎彼佔古為慕為祭古
而陋今者曾不以為慮方且巧取豪奪人之錢囊破食枯竹
既棄無遺無所可用之物庶浮把玩而以博古自命至於其先
人之虛一椽之折一瓦之墜易而去之惟恐不亟視之為亦
可少視矣商人之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夫謂之先民而又
謂之昔謂之古其辭之密而不殺者非以發意於居處物端之
細而已引而勿替必有事焉庸畫而歸之博刻石階階間庶
幾後之人後以今為古而彌謹其存也

止齋記

四明周君名所居之室曰止齋而徵予記其所以名者予擬之
曰昔者孔子之在魯或仕或止當其可而己不必於止也君處
年厚自擬防知君者又一時聞人稱獨奉夫一室而曰將以
吾止也可不乎君曰否古之士有雖獨奉夫一室而曰將以
則我不敢知幸茲其遺書有關乎兩請止於至善者庶幾曰

有儲以自省也顧卒為我記之予竊善若辭之早志之勤也則
為之言曰大學之教在止善而善稱善無常主宜非求而止者
必以善為的務盡善者不可廢一定之止哉余君之廢技則息
於斯也泊焉其居冥冥其與造物者游善之名且不立非止非
不止也善樂無窮時之運聲塵而不息君方以取樂之韻周旋
其間而所處之安而已止固止也杜亦止也執為所止執為非
兩止乎由是言之全吾止教一室也善甚易與事物遷而不失
吾止也或難矣雖然五子之無可盡天下之方所以閉戶造車
而出門合轡也則數萬變有不自夫一室者始耶蓋聖人之言
止善術若易之則難萬變有不自夫一室者始耶蓋聖人之言
一也君既有志乎此矣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夫其時其
道光明其為止不一也君其尚密而擇哉君曰敢不銘則書以
異之是為記

樊川記

樊川長安勝處也桂德讓都殿中君別業在焉聞諸謂子曰吾
先世家臨州之永和五世祖雍郡公兼遊關中愛其國土究博
遂挾居鄠雍之仲子爰為吾高祖雍國貞獻公被逐
世祖於嶺嶺山之陽春過甚至而怡於遠近足迹不至京師以
原北農者經營終于家香曾祖太師奉元忠惠王吾祖太師涇
陽忠宣王再世堂上京留餘前後四十餘年忠貞履歸老關中
而忠宣亦返望于鄠蓋視鄠為鄉土久矣吾父佐
上天子位為五相匪朝伊尹陳陳左右而吾又以大臣子叨被
令恩子則時聞燕於內廷出則春溫清於私室去鄉土日以遠
鄠杜樊雍而壤地相接樊川在杜之封內即吾土也頃嘗買田

樊室將以俟吾社而不可得蓋無一女僕孫不在其間幸焉之
記庶幾前一履玩以自慰焉按國誌漢京兆杜縣之樊鄉有樊
川以樊晉所食邑得名一名後漢川以其水出秦嶺又名秦川
有佛盧訶羅殿寺俗但稱之曰華嚴川京兆今為秦州路杜縣
曲東為杜曲則唐人所謂城南岸杜去天尺五者是為樊川西為華
清長性未無窮人李之盛衰每與之相為終始秦樹離雲斜陽
羨草城是而人非無復向來冠蓋追遊之盛而原隰之平泉流
之清澄海之富饒民物之蕃阜不減於異時而露雨而霜花莫
木生竟茂則未嘗息也舊罕相杜岐公甲第在長安而樊川
有別墅中有杜林亭并水家為幽隱日與公卿燕樂無後以太
保致仕遂居於此家額石室遺迹故存岐公孫牧之九愛樊川
頓傳嘆以治其室其知中書制誥也每退直亟召密友杜其
地自謂我老為樊川翁要有文章數百首號為樊川集殿中君
與杜之生宰相家則同就法殿中又同不得與牧之同者皆
之城南去天尺五今則去天半萬里矣初朝而興暮而歸杜竹
洲藤岸苔徑花蔭不可得也能勿慨然而長望渺然而遐思乎
子聞古之達人以太極為家無何有焉鄉相半萬里置我室我
隨也而況鈞天清都之樂又安可與下土同日語歟中曰君是
有以慰吾平生之懷矣遂記第其語書而歸之是為記

志學齋記

於潛出陸家于天目山之陽而讀書于兩崖比十里之谷口高
其室曰志學齋為子以記予擬之曰在心之志為己之學非宅
人所能預也予願欲以文字相依於外乎球曰不然吾而惠者

無師或可以知其心而故其失懼夫志之不立學之不進也故
 願聞一言則塞座右庶幾期年以自微云爾幸幸焉哉我記之
 不既不得辭則告之曰子竊聞先儒有言志伊尹之志學顏子
 之學通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我今名釋之者謂以發策
 決科舉身既家希世取寵為志則其志非伊尹之志也以廣聞
 見工文詞矜奇能為空虛為學則其學非顏子之學也子之志
 果伊尹之志乎子之學果顏子之學乎子皆不得而知也蓋味
 寂之中樂仁義之道與夫寡歡陋巷之不改其樂此伊尹顏子
 之所同子方竊深極密推想去人之不遠於其所同者既有志
 性慕效之美至於從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則
 伊尹之所獨也子誠欲學為有用之學於其所獨者亦思所以
 自任乎學之成與否在我君子所不致不勉志之行與否在天
 聖賢而不能也古人不可作矣其僅存者遺書而已子毋徒
 玩其華而必踐其實上不至凌高厲空而遺世絕俗下不至計
 功求獲而空身博榮儲其在哉而馳其在天則志之與學斯兩
 得之難墜墜之域未易遽入今名聞我隨矣請以是為記可乎
 珪曰謹按教訓次第其經書而歸之

敬學齋記

吳郡沈允文好備之士也築室於城東為壽居之所曰敬學
 四方士大夫來與允文必踵門請見來者亦莫不樂與之遊會
 子將北上魏無始蘇羅氏文宋求子記其所讀厥學著者于卷
 之曰六經之旨學蘇羅氏武丁之命說而論為學之道曰遊曰
 學而已遊者如其謙退而如有所不能敏者欲其進倍而如有
 所不及退則虛而受人進則勤以勉已二者固不容偏廢也孔

子大聖人而不自聖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可謂遜矣然而又
 曰好古敏以求之者則其求也竭嘗不貴於敏乎它日與顏
 曾二子言仁與學而二子皆有謂不敏其進抑可見矣四之
 泰之卷三千之徒未能或之先為豈真不敏者乎苟徒為自卑
 而不思所以自強是謂知退而不知進蓋退難進難然必敏則
 有功由是言之則為學之道所重尤在於敏又敏於言中其義
 辭論務務矣而允文不自以為足汲汲焉欲求于言中其義
 以記之予聞孔子數人以訥於言而敏於行又以敏於事慎於
 言為好學允文平居奉親孝友朋友有信誠於行與事者也因
 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進退不已必有深造自得者焉矣以
 予多言為我故以此復于允文云爾是為記

潛寓記

劉源先生學題其居曰歸軒從之遊者陳君養孟亦以潛寓為
 其室存之室君之云云則有所受之夫蓋論之為言退也皆
 為言藏也蓋固以世為美足用吾聰明而務為退藏者也古之
 善為退藏者皆隱然伏其身而無所聞其言而已哉昔者先生方
 盛壯時高視闊步凌雲之林舍者必遊席邊者必遊窻廡人以
 子知立而視之如萬斛之舟順流而東舳舻鱗鱗者必遊窻廡人
 地可謂進耶退耶一旦德游而歸遊退乎山頭海濤而時出以
 浮沉俗間而履滿於戶外矣鴻蒙擊壁及起水瀟瀟而知
 夫退之非進耶惟夫不為物首而垂以守其以退隱者乎人
 之後不知歎吾進退豈垂退而垂退與之俱進也君之先生
 生則樂矣然而未嘗進也豈乎退未嘗行也豈乎欲須獨樂
 為於其名進之問是將有聞其蔽者矣夫夫虛虛索冒固不斷

則之用其光氣燦然星辰之上者雖千仞之上有未易以得也
未始不戒者則其退處也斯寡矣而予安能知之安能言之

德齋記

天台項君可立而周君君德者俱以博健名其齊全國子然酒
集賢館公名之大畜其類蓋以旌其志之同也二人者復俾
予今為之記以釋其義焉夫德隨者所以美中庸之君子言與
行相應者也而齊也者謂夫間居以養其心至於此而齋戒也
方二人者各適其安而齊焉以休言不與物交也行不與事接
也恐階所謂隨隨者或蓋人之感焉而易動者物也其來無時
而常使人善感者事也然事物之理以酬酢萬變而不窮者人
之心也平居養之無其素一旦出而卒然與夫事物遇易動者
或悚之善或者或眩之口之於言身之於行有不嚴擇也其無
經迷而顛錯者幾希二人者誠深知乎此故其畫淡久講之際
退而即於私室各著其志以自儆焉此中庸星滿樓伏之功古
之君子所以成其德德之養者未始不出於此也在易風自火
出此卦為家人其象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也夫二人者
火內也風外也由內以及外是以能有物而有恒也夫二人者
求養其言行而圖之於養其心之所內外賓主之辨其審如此
豈不可謂知而務矣哉是道也苟知擇乎中庸者宜無不然而
非二人者為獨然也彼德隨之名又豈二人者所得專而有其
書而歸之所以記也亦以屬同志也

閉止齋記

錢唐張子英生宦家且居今盛時而雅不樂任進日以為翰自

張尤嗜淵明詩其語為所居室曰閉止齋而屬予記其所以
別之義予觀淵明止酒詩章者即以居止城邑道途間止為言
則其所謂止者不止於止酒而已也夫天壤間膏肓有萬不齊是
非之相傾利害之相傾妍媸之相形強弱之相形醉乎無窮之變我
能於履屐履屐中求其止乎山林枯槁之主棄事絕物而為情
於風月寂寥之脚仰雲嵐而俯泉瀑者可以止矣是猶為有所
待而未能無累於外也惟放於自得之物物任其性事稱其能
而言方且遺其所倚不知城邑之為山林山林之為城邑斯可
以無往而不得其所止此非莊生之所謂逍遙而淵明取以為
吾者予知其言不止於止酒亦不止於及其居止也坐止於閑
蔭而不知猶為輪奐之美非止於算門而不知雅為展莊之遠
味止於園葵而不知雅為食前之方丈義止於稚子而不知雅
為得妾之數百非去彼而取此也閑放不拘道遠自適耳又安
知我為莊生之遊馳為淵明之止予英清備好古處城邑如
在山林未嘗非樂焉幸於茲頃其聞淵明之言而有契於心
也然予聞孔子可以止則知淵明以強飲為三瓶之寶當其可
止則知淵明之不為五斗米折腰解綬而去無累於物而與方
得何適而非逍遙是乃善學淵明而得其真止者也子英屬
予記其為止之義予之所知者足而止耳昔者曾子以緝屨
上聲止善與淵明以道途間止隸止酒其取義皆非尋常操
章句訓詁者所能通子方欲見好讀者而不求甚解知淵明者
其論事予英可謂淵明之流非與倘能為予言之請更復

錢唐張子英生宦家且居今盛時而雅不樂任進日以為翰自

錢唐張子英生宦家且居今盛時而雅不樂任進日以為翰自

而肇慶之以為後記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續卷十三

序

石臺記遊詩序

寧海多大山其高或俯視雲雨名於仙經地志者天門閣風舟
 丘相栢而南因狹為福地好事者事病其必遠絕莫適至頓
 獨善遊石臺石臺距路治僅五里所山皆土阜非有奇巖
 水泉花藥竹箭之美由山足緣坡陀蛇行穿窺莽而上至其
 乃得巨石五六相積摩如累器物其頂上隆然正方而平旁可
 坐十八旁眺四山屏嶂離列東北山欲廢海霞巖雲縹緲可
 眺之又明年始合者俊之士登斯臺扶藜數鬪求昔人之迹刻
 既漫漶不可識唯慶元諸老題詠故在徘徊久之望東麓松
 蒼翠鬱補隱隱或曰是謂南園道院乃歛而休焉因相與飲酒
 賦詩賦者而去蓋忘其為山之平地也古也孰使不樂焉而無
 志乎其高且遠者非益臺也耶然予聞古君子雖甚陋必有勝
 息之物以養其翹翹而發其意慮卑高近遠物之不再者也夫
 苟無繫乎物則異方而同得也詩所以志茲遊之得序而歸之
 南園以為石臺故事

劉忠公奏議集序

嗚呼君子小人之勝敗國家治亂安危繫焉誦其言而欲知其
 人尚論其世可也宋亡久矣自熙寧而元祐而紹聖而建中靖
 國姑其勿論故侍御史守戶部侍郎致仕贈中大夫劉忠公之
 事理守其廢君子小人勝敗之樂者乎初史高之以右相出督
 專務張皇遺事逆制朝廷盛入據相位引拔私人布列要途持

權自恣甚甚言事者有及之標斥去公為御史彈奏待兩制而下人皆謂以高之腹心居言路公不少資資去連士論以是去御史君子人之勝敗未分也高之父憂起復三學士論

佛騰而朝臣率皆結縲願忌禁不敢言能言之者僅數人耳理宗亦急若高之諫而未有所處念公素直無所附麗先可屬任以太常少卿名諫長劉晉之妻臣王瑄胡清獻蔡基先皆舊

之所倚以為附麗亟請假公新命理宗覽其奏夜出御筆速四人權公左右司諫未至改倚御史君子小人勝敗之機至是乃決也公既引見遂勸執政金淵使官即起滄溥斗南而下八人其

言馬光祖奪情趙綱實為之預為引例之地尤中其甚於是聖漸解而理宗猶豫不測公累策家奏乞軍命相言遂到切理宗捨高之詔不復用此君子小人勝敗之分也夫何國論前定

綱已舉而目未張天不怒遺遽使人懷於葬之痛嗚呼悲夫公始在庶僚歷詔上書輪對進講隨所開陳咸有補益非徒振振細微苟備故事而已前後凡再入臺言不及兩月盡言無遺

實誼躬其宗論法議既已載之國史所不勝書而見於家集者固不宜無傳也公致仕令壽百年曾孫德履權其遠編又且墜

執探獲藏得志章及經世所上輯附以館職某德二十有七篇以授潘使志請為末庸俟後之素史筆者乞詩文雜著則別

集存焉或謂徐元杰以祝書入侍語及萬之大事大契理宗之意呼之號呼四人急攻元杰理宗悉然之起復之命亦罷不行際

聞雖異辭實事也公與元杰之死人皆以為為萬之奇事朝廷獨疑元杰無疾暴亡為輿語微至公與元杰俱被誦典則同一

禍惟之辭始有深意乎考之內翰程公許所撰墓誌純綱公感

未疾卒又以與元杰並言且反覆數意於天運人事而嘆世故之不可料其旨微矣疑以備疑亦史家所當知也故併著之

石峽書院詩序 宋尚書侍讀淳安方公以文學行義師表一世家食之日戶履

賜號石峽書院更築室其西而家焉 皇朝因其故額而設山長官始領於有司今山長方晉明病其

規制橋樑行舟而大之公曾孫鍾陵縣尹道應聖命改居室使益西以其地廣書院舊址裁入亦相率割券近地為助晉明

微工與五學注法懋慶其位置今士人有籍于書院者合私錢以

徵工擬隙地所有發堂及宅室屢去迫隘而純顯敞且白于

郡府復縣長史泚其俸起至正元年冬十月記二年秋八月落

成之日夏君薄為識其願末于石具君職為登堂舉知行之說

以發揮公名堂之義兩人今為其辨先達者俊之士咸樂與之

更唱迭和以慶其成前復為詩近百篇會粹為一帙屬潘序其

一五六

吳歲歲之曾大父戶部府君章與公同對太廷而潛又得與道
庭紀斯文一日之雅集陶陶無能序作者之意其何敢辭庸述
其技藝以為之序

方先生詩集序

春離支秀其為音之家以思一也春離出於周之大夫而與文
王清廟俱傳者雖鼎未遠風韻雖備有所然也夫秀出於商之
仁人義士而不與齊那長發並存者薄社已屋風不止於斐且
莫知所繫也夫既無所繫矣而其辭見於今卒不泯者豈非所
謂民之性先王之澤歟然則先生之詩固君子所不廢也先生
在勝國時未及仕而運去旣移抱其遺經隱于仙華山之陽窮
深極密始與世隔久之稍出游浙東西州過遠民故老於殘山
劃水閒住性搜手歎歎低回而不忍去緣情託物發為聲歌凡
日用動息居游合散耳目之所屬靡不有以寓其意而物理之
盈虛人事之通塞至於得失廢興之迹皆可懸見故其語多危
苦激切不暇它文人雍飾穠艷以為工也先生及其苦凌絕
蓋至是而百年之舊舊益矣先生有友二人曰吳氏善父曰謝
氏學父素以風節行誼相高而皆前先生死先生二子擇擇擇
時無知先生者不敢輒以遺業示人柳君道傳方官于太常自
以進先生門最懇圖其不朽者甚悉既就辭歸錫其墓且探其家
藏稿五七言古律詩三百八十篇為為九卷屬永嘉尹劉致叔
刻其墓前以潘孝密及先生之門伴來傳為之序夫誦其詩而
欲知其人之也尚論其世先生之盛年不得從周大之之後息
乃不己之心也尚論其世先生之盛年不得從周大之之後息
而不及也異時藜公厚子見先生於錢屠賢而賦詩識以二十

二言曰由本論之在人倫不在人事等而上之在天地不在古
今言先生之詩者無以易此美善復何云哉先生方氏諱鳳字
龍以婺浦江人年壽罕聲其如盛歎以不著

見山集序

始予聞於故人亟稱見山先生然莫得其所以稱也它日過雁
山之陽乃識先生又得先生所為詩焉呼其所以為先生歟
先生家氏初名昇宋咸淳甲戌禮部正奏名於是枋國者方務
臨載後進筆墨繁縷之異扶掖無少使先生竟不得奉大對
遣而歸其明年枋臣南還又明年而三官北上矣先生既罷
然無所售其技重山密林窮居而獨將餘四十年凡古今事會
人物至於舟車魚蟲之細日觸而心接蓋發於詩故老往往置
不忍讀後生之聞之湧不省為何等語宜其莫知所以稱先生
也大雅曰先其拔揆辭之類之又曰勉勉我王卿紀四方夫薪
照山村也網紀大業也而詩人始終致意焉士之夫得若無
預乎縣興存亡古之人固不謂然也先生之詩既不得升歌為
清廟欲為廟之類之棧棧又不可得而為陸谷之白駒而遂
為黍離是采菽使之耶必有執其咎者雖然黍離之大夫當周
亡東指有稗食而服辜焉視先生所處抑異夫感觸者難忘習
亡者易變不亦人之常情哉而先生之志天翁以淺深又近焉
與於此其澹養之澤民之性情有不與物俱化者其格力之
健語意之妍拙所未暇論也

陸山先生文集序

居昔宋東都盛時周山氏父子出而蜀之文章被于海內渡
江後魏國身處衣冠疏散而蜀之文章卒于東南及其既久也

百年之遺老相繼淪謝而陞陽年氏父子遂歸然為蜀士之望
以著年猶德擅文章之柄而雄視乎東南者大理公一人而已
澄山先生大理公之孫子能世其家業而不頽者公先生之大
父大資清忠公為時名法從兩交皆當代鴻頭先生無不趨其
下風而按安餘論大理公與世相連優游若外先生居家處
之閒父子自為師友日以經學道義相切磨母夫人對氏太史
李公外孫女又從而聞於史學大理公積學者有兩不知必
之先生而考實高先生於前朝制度之損益政家文獻之源流
歷歷如指諸掌案門下士窺見一斑於披編斷簡中者固不足
以與此至於白首窮經登堂而居其先賢閭閱費將挾清才
雅興以馳騁於宏俊之域者而未易公而及也凡先生所撰著
言必有實而善其歸一本於理替之善焉品評者謂有山林之
文有堂閣之文先生蓋無之矣內翰蜀郡廣公稱先生擊破過
人志趣高遠接引報據不見涯涘其文沛然若江河之來不極
兩至不止其言欲為學陸諸宏英千鈞一髮割果不食胡牙
方新斯之文未幾豈但為蜀士之幸乎先生有子五人獨必達
必勝在必勝被廢遠業憤激遂或致違乃潭頭為浩十卷而
到焉書宋停浩序子為宋惟大理公仕安李與濟之曾大父朝
請府君同為郎於吏部濟生也後循及拜公牀下而再贈以言
際合承平復著取士之令異時科第中人物存者無幾先生乃
應聘出特江浙文衡而潛以非才委與為送故必勝以所為記
濟之部隨東柯安能知先生而發揮述作之旨耶始次弟其提
張云翁先生諱德範字成甫其先由陞陽徙興興先生辭官
之世與而以成濟卒未取世科朝光之定城縣尉任未達而國

地餘序

事已非先生既無有緣以資強起為儒學管晚乃教授深水州
得必遠廢上元縣主簿致其暮先生之世卒卒起與其言行履
公已為能於世當此不具
吳越忠賢王時有大批丘曰德誥為其國師能以山川岡嶺脈
辨地之吉凶凡作國以志浙東西南直其處故應率與國合為
百師示寂世傳其國葬而備直其處故應率與國合為
阿其神也師姓陳氏廣州龍泉人得教外之傳於清涼法眼時
天台學美總志總遺使十算用五十種寶求得其書千高句覽
五時八教之旨晦而後明實有師發之初師至天台觀窟者遺
眾如故居且適同俗姓或疑其後身云然惜其中其有名其為
良幕師者宜秘不輕出人無得而稱抑其徒不欲以餘技為
附累而辭之也子開古之為城邑室屋居治而葬者必以上
五用龜而已蘇之詩殿雙岡結孔子之語曾來可考也夫山川
岡壘之形勢亦甚易見獨求之難知之鬼神者寧非地可以
附靈而鬼神之為靈不窮也哉後世陰陽家務講其精奧絕
始不獲受命於鬼神至師之為國苟能知方位者皆可按而求
之果有益之飛周無窮之變雖聖人莫成其能矣容有棍子以
其國者請存而傳之焉乎師非獲國以傳國固不宜無傳也子
既惜師之自秘其後又誰不道是用弗讓而題辭篇焉
雲門集後序

越之山水雲門最勝湖河之東大抵皆以山水為州非它無勝
處也姑以越中言之禹穴秦望天姥四明五泄東山蘭亭鏡湖
剡縣或幽阻峻極人跡所不通或據舟車往來之會好事者不

通以一覽為反或客過於城關時人靜者不肖自混其中惟雲門之去入曉曉而不迫遠而不行高僧上士多屑其勝地以為窟宅名公才俊無不喜與之游而為之記述賦詩亦有未始至其處而寓欲羨之意於文字間者焉予親于子厚記求之黃鈔抄之西山皆清遠奇麗勝處前乎子厚未有能居其後者予厚漢有嗣其舊章不以流避僻陋去人境之遠予子厚又於西山銅鑪小丘歎其父為善地且謂後致之遺跡郭杜則貴游之士爭欲得之夫遺跡郭杜在當時為神州赤縣第一之勝地而致之遺跡相變不絕茲臨駁詞之樂形於篇什者往往流傳至今誠窮鄉下土所有在杜之家於樊川擅遺跡郭杜之勝而致南山僧乃不識其姓名則以紛華修顯去人境太近游方之外者豈肯願留而日與之狎也

賞正補覽序

至正九年冬 詔以中政院使兼祿大夫札刺不魯實正院使從率伊都魯官府之法律及所總政務之本末次第前倣政院紀源之書節秩序而序述弗詳披閱再四莫得其要領蓋設官之始在東宮則曰詹事院在東朝則曰徵政院至為廢

置開寧改建儲慶使司及儲政院而廢事徽政之所掌悉隸焉今天子始錫名實正院以奉中官由其吏屬庸庸新舊悉為案填委并錯混洋翰窮竟於戶口之控批財賦之盈虧入村爰升器工役之作報皆無從周知以為古之君子居其官則思其職奇非有備典之可稽則雖欲觀其職不可得也乃精於院官今架閣庫出而散故情俾經歷司官與檢校吏等精加考覈會粹成書院官後至者咸樂贊其成凡本院暨所統諸司官屬之員數品級條籍人戶撥賜土田方物貢輸歲賦納錢選格法管造規程彰弘明細大弗遺屬為三卷號曰實正錄大史氏俾執掌題縣千篇端昔漢文帝問勃陳平天下歲入幾幾何錢錢出入幾何勃皆謝不知平對曰有主者問決微責其財問錢數責其法粟內文帝曰君所主何事平舉宰相之職以對帝稱善夫周勃陳平均有所不知而平知責之主者故勃自以為不如則今賞正類以專使 皇上為官擇人非執法侍從近世美矣當其選倚法之重宜奪有司比平公乃不敢謀其主者而一以身親之他日入侍 燕閒上承 清問必能披舉以對雖使陳平復生必自以為不如也抑是書之作不特蒐羅故實以備闕文且將貽于方來為不刊之典其用意深且遠矣

科名總錄序

狀科有記尚夫而卿貢之士未有記之者昔未始有而今記之以昔之所取者眾不易殫舉今之所取者寡可以遠數也取之眾則其眾也廣取之寡則其擇也精於至廣之中而得其至精

者為剛之上。于春官者皆晉之宜登于天府者也。况夫或撥
特恩而竊顯仕為時聞人或由時舉而能以材自奮可使其成
名無所考見歟。斷揚徐勉之遺。揚屋之初廢。蔡結計吏李原
附。兩登科第。已不可復。乃會孫國朝。先預。為者之氏名
合若干人。次第成編。號曰總錄。蓋以為士之歇。鹿焉而乘。亦一
時之榮遇。非謂

祖宗苦葺豐之澤。為止於是而已也。
上方宿野。士赫然。下明詔。固羅四方之遺。遂宜不以向之待
士也。使之拘。而不得肆。卓詭對。備之。其有未盡。在吾。發中者。于
廣采。而精擇。區不有得。於此。必有得。於彼。夫昔。泰山。孫明。樓。頂
山。蘇。明。允。皆。嘗。有。同。不。合。而。以。布。衣。召。拜。官。伊。川。先生。亦。以
廷。試。報。聞。後。乃。應。聘。而。起。和。今。不。有。其。人。耶。英。固。不。恃。勉。
以。傳。而。勉。之。此。編。則。不。宜。無。傳。也。乃。弗。謙。而。序。焉。

東郡志序

南山宋公以侍御史致政居濟州。循頌二縣。而治白馬。馬故
東郡地也。公暇日。閱前史。及它傳。記得東郡事。氣以舊聞。作東
郡志。十有六卷。屬。循。序。之。潛。篤。惟。昔。之。言。地。理。者。有。圖。有。志。圖
以。知。山。川。形。勢。地。之。所。生。而。志。以。知。語。言。上。俗。博。古。久。遠。之。事。
是以成周之制。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而道地。圖以誌王者有志。事
訓之官。為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而道方。志以誌
王者有訓。訓之官。高凡。皆達於朝廷。而關於政令。不特以資學
士大夫之沈覽而已。後世列郡。或有志。無圖。或以圖。合于志。而
未嘗。續。於。王。官。有。司。率。謂。非。史。議。兩。意。漫。不。加。者。李。其。士。之。有
文學。而好事者。蓄欲以述作為。已任而偏州。下邑。僻陋之境。

無故。家。大。老。文。獻。之。足。徵。其。書。雖。担。具。而。莫。能。詳。最。且。者。遂。缺
而非。其。儒。臣。史。家。卒。有。兩。詢。詩。性。性。無。以。應。遠。文。獻。事。不。得。附
見。簡。牘。之。末。者。多。矣。况。其。大。者。乎。濟。國。各。州。公。又。以。著。哲。為。是
州。之。望。文。獻。有。足。徵。者。宜。其。為。者。纂。輯。也。格。考。揚。也。精。所。記。人
才。消。長。風。俗。盛。衰。上。可。以。明。教化。之。得失。而。探。益。乎。治。道。也。今
文學。事。實。公。等。之。故。下。可以。俟。承。錄。而。垂。之。無。窮。豈。託。於。空。言
以為。著。述。者。可。同。日。而。語。哉。是。用。序。其。大。略。如。此。使。覽。者。知
是。書。非。獨。為。一。州。之。宗。觀。也。

周易集說序

周易集說四十卷。其圖二卷。古占法一卷。其。屋。山。人。俞。氏。述。其
為。說。大。抵。祖。程。而。宗。朱。古。今。諸。儒。之。言。之。善。有。不。弗。遺。地。而
其。已。意。亦。以。附。見。焉。其。其。非。取。舍。不。合。於。聖。人。者。寡。矣。蓋。古。者
三。易。皆。掌。於。大。卜。四。學。之。教。詩。書。禮。樂。而。己。孔子。晚。乃。好。易。其
與。七。十。子。之。徒。雜。說。各。問。固。未。有。以。易。為。言。者。易。在。秦。猶。為。卜
筮。之。書。漢。與。言。易。自。何。始。何。之。傳。為。施。孟。梁。丘。其。別。出。為。焦
贛。為。費。直。贛。專。於。陰。陽。占。祭。之。術。而。直。推。以。象。象。文。言。等。十。篇
解。上。下。經。至。唐。貞。觀。中。又。漸。然。俾。學。者。以。王。韓。為。師。費。氏。藉。以
僅。存。焦。氏。又。盛。矣。後。者。率。以。為。理。學。近。於。費。贛。學。近。於。焦。而。不
知。何。南。兩。先生。之。精。詁。獨。得。有。非。漢。儒。及。知。者。未。可。窺。同。異
於。其。間。也。考。卒。夫。子。合。兩。先生。之。學。以。為。書。七。十。子。之。後。兩。宋
闡。於。孔子。者。三。次。之。變。咸。得。謂。而。稱。之。嗚。呼。奎。之。矣。今。傳。其。書
僅。百。手。述。作。之。士。不。可。以。為。同。則。為。以。為。異。其。所。望。於。來。論。者
果。若。是。耶。竊。嘗。聞。之。善。立。言。者。不。必。出。於。古。不。必。不。出。於。古。也
非。有。異。焉。則。其。言。可。無。作。也。非。有。同。焉。則。其。書。亦。不。能。以。獨。傳。

也惟夫同不為阿異不為踰斯言之善者也俞氏其有焉是用為之序以若且其非取舍之不認於聖人者由其學之源委如此此之者兩可知也

字彙序

古之小學有六藝為學之者必自數而書而樂而射而御而禮其為法至詳且密其為事又皆有次第而無敢以捷疾取朝夕之效士生其時自幼至于成人非是六物者不以致於四體接於心思磨礱長養之有其素故其進而博之以大學之教咸有以成其材而就其實詩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也小學之廢已久近世大儒始求古經傳輯以為書學者謂其言徒知有六藝之目而未嘗身習其事其習焉而不廢者書而已而又昧於聲事意轉借之辨述文字子母音聲之原然則雖書亦廢矣聖賢之託於簡策以傳者魯亥亥其存樂何復生小子方且玩思空言高談性命而以為實身踐世之具切近之意儼誇傲之氣勝此士之所以成材就實如古者少也吳郡李生文仲年未弱冠本說文字鑑若子篇誠有志於小學者豈不猶行古之道哉雖然此小學也以生之有志於古又能弗失其為學之次第如此則夫從事於大人之學以成就其材實者無慮乎不古若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子於生則有聖矣唐魏諸葛端以為之序云

法書類序

君子之學必始於六藝書其一也古之人於鑄金鍛土弓車皮玉畫績之事雖鑄成而下莫不有法而書之法無述焉蓋其於書三歲而一同之考其文而已偷正工拙有不足論也厥今學

士大夫生乎書同文之時消心藝事者得以暇日審其偏正而辨其工拙豈可無以著其法哉是宜得之者不食而大叫見之者挫骨而吞血夫何臨學之家率隨人以作計徇於今之厚而概於古之略也子年十七八時嘗得所謂書苑菁華者窮晝夜而觀之因取其不歸而難出者出於史氏百家之言者次第以為臨池拾遺記然以所見未博無能補其闕轍之一二焉後三十年乃獲觀錢唐吳君而輯法書類要其多至於二十又五卷書之為法備矣蓋夫惜夫歲月之福過而子之不能從事於此也君不歸屬子以序子聞之孟子蓋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準者亦必以規矩然而又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士君子之游於藝與百工之事異乎知乎此則思過半矣故援以為序庸俟覽者詳焉

送東川書院陳山長序

古之釋奠于先師者必本其學之所自出而各自祭之非其師弗祭也非其學弗祭也今之言師友者孰不知其孰先之書而為其說讀若漢嚴子陵諸葛孔明晉王逸少陶元亮唐陸敬輿白樂天諸人言談不及於性命其遺文之塵存者非世所用以說讀也或者猶相與齷齪而尸祝之不廢得不知其高風盛烈使夫人觀感而興起有非說讀之所及歟子友陳君以隱為東川學者師而元其東川之先師也元其於書未嘗務為甚解而其元生去就之際浩然無所游擊不亦知也君子歲二三子之從君登斯堂也不知學元亮者終非其學也元亮而能學焉者學非其師也而所謂元亮先生傳批花源記歸去來字解等篇固不可以說讀為也蓋子聞之古有篤老而無己言憲

者儀刑其德而已問而答焉其次也有講焉有聽焉又其次也
講而未聽焉則未如之何矣若誠能令二三子知所親愛與
起而以古入自任以子戴自期一洗尋常乞講之陋斯學與
齊者或請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宜惟學元亮者為然乎腐固
君之行當其與君語者以附贈言之末云爾

送高郵書院劉山長序

尚論兩漢之士必曰經術名節自公孫弘至張禹孔光之流皆
以經術致仕宰相而持祿保位未能免阿諛之譏不有若賈誼
潘其矣所謂名節則董子陵實信之迄今千三百年其故所居
及堂約遊處猶為之立祠即其旁實書院而奉之以報其子先
師之禮焉其有功名教於世者何補遠矣蓋古之先師詩有先
公書有伏生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初不以其明而尊尊之行
其學則祭其人示有所本云爾濼制孔子廟由顏子而下為先
師者二十二人有毛公伏生高堂生而無制氏詩書禮存而樂
亡也孔子高弟惟顏子子夏並為先師子夏詩有序易有傳回
學者而宗顏子非有遺書可傳而以賢有德克配于先聖其
後復列于夏子十指而獨推顏子為先師者誰不曰講習其言
未若儀刑其德乎今之道學一出於沙路乾淳三數大儒此學
者之先師也夫既立其書于學官而講之從祀矣其為書院者
又取前史而載焉人遠士若子陵者以為先師子陵獨前人之
失不遇答侯霸之兩語它論諷指則皆寂寂無聞世特以其
人之賢而尊尊之如此爾夫道一而已敏於此則為經術精於
行則為名教豈若九流百家人自為學其通相通乎運籌劉生
仲賢以選書益城之高郵書院山長陳姚子陵故序居也予聞

仲賢之先少師文簡公受業考亭讀論語至子欲無言言然而
莫謂言語非所以為學由見一意欲為躬行實踐發其出處之際
與子陵雖殊而備名勝則規子陵可無愧仲賢實踐之傳必有
異子陵區區以呻吟佔畢為事者矣諸生在列仲賢退則風厲之
以儀刑夫前哲退則以家學教淑之使羣居而講習焉不亦可
乎仲賢之行也同志之士臨別贈言凡若千篇京兆杜君伯原
甫嘗序之及來錢唐復求子為後序杜君居居式夷山中碑使
在門而不為起庶幾善學子陵者仲賢試以子言贊之何如

送袁公書院陳山長序

古者學必有師效則祭高近世以吏為師者類喜讀唐陸宣公
論諫諸篇而莫有敢上援公為先師者獨其鄉之士以公為國
故而禮祠之蓋知法者恒慕乎少文聞公精於吏事而其文聚
古今之精英謂可贊以為師故愛而慕之耳至於公之議陳
時病本於仁義可為後世法者非儒家者流不能知也夫既為
之立祠又即其旁治講舍置師弟子於而士之游於斯自其始
非性命不談方和與劉製傳誼之微辯辭義以成於有司之經
尺未聞有能袖繆公之緒言者學於其祭之而不及而祭於其
學之而不傳何其交相戾若是歟公避謗不著書世所傳章
奏議者合十二卷雖非可誦習以蓋諸門名士之學無今之由
儒入吏者肩相摩袂相屬尚以公之言推而措諸行事將見如
公之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則今之為吏非昔之為吏者矣
曰曰既任而歸休於其鄉從見大夫倦春秋之事於公之祠下
倘何規乎錢唐陳君以選為之師而予亦以非才與聞講政故
於君之行以為為君告尚與諸生勉之

送曹順甫序

曹君順甫與予居同郡且同舉發官予說不調而順甫用素考
 評選蓋適正其行也會予以督運吏者為海陽自海濱順甫謂
 予幸以一言識其別於吳鉅子與順甫同舉時二十又三年矣
 劣弱無似不能使其學與日俱進詎以有增蓋順甫之所未至
 哉然吾從順甫先生聞說傳師友之盛未始不歎其人物之聚學
 拊之散也蓋整之學陳氏先事功唐氏尚經制呂氏善性理三
 家者雖曰各為得其所而獨傳至於人自為者名立禮起呂氏
 故莫能望而合之也其在溫則王道前之濠濮名義禮合於陳
 氏矣而其言無傳高陳君舉本韓士陸上下古今而和聲對酌
 之以給世寶為說下皆與唐氏合其理存者亦莫之傳也蓋正
 則排難望望周恭叔以達於程氏若與呂氏同所自出也其報
 括六經折衷諸子剖析秦漢說于五季凡所論述無一合於呂
 氏其傳之且且不廢者五文而已學固弗與焉三代之聖人遠
 矣夫大道遺裂之餘而能必尊其而闢必行其可知豈非卓然
 獨立而不懼者乎是未可以專私蔽顯為其論病也家語論說
 晚後無不依風承響接前以世之所共傳為信遂使數者不可
 復合不傳者曰就派墜安知紛然不同之中有混然大同者在
 耶夫考師友源流之自初合乎聖人之本統以直諸生之道能
 學按重事也故子敢以為順甫若是雖非有以增益順甫之所
 未至其望於順甫則厚矣它日順甫歸休而與子游於德技而
 挹其緒論以祛而感焉

送王煦庵詩序

頃歲有司以浙東兩鹽筴法久而弊議更用官報之法如淮南

法

制下其事行中書擇可任倉氏之出納者得濟南王君以
 涵子四明益君管撥六察以為非官莫宜當其選也居出何中
 廉讓奏署君海南兩府學政故以為向之瑣瑣者未足盡其
 才耶順海去天萬里民生之休戚吏治之得失誠有大於出納
 之博者矣 國家有財求忠賢而能之助則與太平待從臣
 焉君知已非直如御監之知子盛而已君之涉清華陪禁密固
 可旦夕待天下事不又有大於治海間者乎未知一學故果
 以盡君之才否也抑予聞之古之仕者行其志達其道焉斯已
 爾成康盛時皮角筋骨之微俱歸人氏牛馬兵強劫與之市皆
 無法至乎且密為事至煩且勞而莫有以不得其志為憾焉者
 故其詩曰鶴龜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鶴龜三多
 吉人維君子命昭于厥人不然則汲鄰射之耻歸令而齊郡守
 蕭大傳之雅意本朝其於道之窮達何如哉予幸以督運託
 官繼於君繼君之敏而松岡而隨使有以竭其力必不奇動其
 志枉其道也故於君之去不敢遽以世俗相華耀者為說說
 而獨懸其屬望之於羣公為什之增焉

贈珠續集序

鄭故多官宦而傳世之尤者稱翁氏諱氏之起家在太平興國
 初至寶元康定中家始大有累官金紫號祿大夫者其子當元
 符崇學簡成起進士至大官世祿而連且三葉最復有進士為
 為高熙官者至刑部尚書最顯而翁之積子亦起進士為
 將作監主簿有各咸濟時此痛氏世次之可見者也潘生也後
 弗及親衣冠之盛過其家而訪焉則高文大冊散落已久而

可傲者備其詩而已竊惟古者載籍所記大辭令大褒貶存於書春秋而其法風遺俗所於該歌詠誦之間滋悉委曲見於詩為最備善體語言馳驅洒掃繁榮瓜瓞其茶之食為著至後為物至細聖人之以列千三百五篇之中與文王清廟之什並傳而不廢者厥旨微矣而况宋三百年將氏實與之相終始謂其詩而尚論其世風風遺俗猶足以察見宜可忽哉凡其為詩斷自開禧以前有三徑珠璣景宣獻樓公既為之序將作主簿君之子昭先獲纂次其詩集俾活序之昭先今方以儒入官引而勿替將氏之世澤未艾也後復有續是集者乎竊之士高不一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錢氏科名錄序

潛觀宋中興登科記未嘗不為之掩卷太息也嗟夫彼為舉子業者嘗習汲汲積其書夜之勤至於獲自進於有司而升於天子之廷固千萬人所共羨羨其光榮而以為不可企及者也今去之遠者不二百年數其氏名而泯沒無聞者已什七八幸夫以材能致題題有績用可考見傳子若孫鮮不失其業者若夫大賢君子所以垂世而不朽又非必恃科目以為存也是不亦可深長思乎通川錢氏四世九十年間第進士者二人特憲法一人貢禮部者十有四人特補太學生者十有二人迄國朝若取士今有名以遺空子原者省應 詔名賢書何昔之派誠無聞者眾而錢氏之世彌久益振也意其積累以致此必有出乎科目之外若矣豈非古所謂君子之澤哉子原之伯祖籍籍曰今與潛之曾大父戶部府君俱淳祐庚戌進士故子原以錢氏科名錄示潛使為之序而潛願謂科目有不足獨恃者其有鑒也夫其所以自警也夫

徐氏諫史詩後序

孟子曰王者之迹殆而詩亡然復春秋作蓋古昔成時之為詩屬於郊廟則有以見其盛德陳於朝廷則有以知其政之廢興旋於邦國鄉人則出於上而按於下者又有以知其教及其疾也先王之政教雖不行而流風遺俗有未盡泯沒以風雅之變往往陳古以刺今至於王澤竭盡而無餘其詩豈不足使人創艾而興起故曰詩亡聖人不得已因魯史作春秋獲

書嚴以示威成是則詩已亡而其可使人創艾興起者類
然而備存也後之君子有作其文則史其辭於春秋無取焉
仁人志士其有樂於心莫不為之發憤於春秋無取焉
擊之然或固一人或因一事以為言若王仲宣曹子建之於
袁強張揚之於二謝宣遠之於張子房漢子陽之於霍將軍
足已惟左太冲所賦頌及韓國秦漢事未有窮陳述計上下古
今備其得失而無遺者為之詩人間有與陳述者其辭何
至於累百而止願其言多耳近徒以資兒童之口耳於名教何
預乎灑灑徐公風有聞家庭所傳儒先道極性命之說而尤精
於史學凡司馬氏資治通鑑所記君臣事實可以為褒貶而在
於名教者人為一詩撰若千首大義昭然一本乎聖經之旨誠有
功於名教者也春秋作於詩之既亡而詩之能使人創艾興起
者乃復見於春秋紀事千百年之推豈非先民性情之正有
不亡者存詩與春秋固可迭相為用乎公破已父仲子律始出
其詩求其成與之作單提前史之要領為言至約而有關於
名教甚大朱子嘗謂學不可徒博亦不可徑約今之學者不由
公之博何以入朱子之約乎是用志諸末簡以諗于同志其亦
以為然否公諱墨字重國其父兄師友源流之盛見於前序者
此不具

六藝類後序

先王之教內施於國子外被於萬民其教之者有三德三行六
德六行之別而均教以六藝為法至詳且密為至至且且勞而
人生其時無非學高獲世經殘教馳專門之士有不能知其名

金華黃先生文集 卷十七

物而通其意者矣况夫貴游子弟與凡民哉其意法散見于
猶可誦其言而粗覽其彷彿朱子謂其制不得身其事
而歷次之以詔于方采其目存於小學之書而其宏綱大義
微文小節悉著其條擢經得過解朱子自序禮之通行者及
射大射已見禮諸篇樂之追遺整又後而書數日用既須不
可不講取周禮鄭注大史公淮南子前後漢志杜氏通典為
律篇原開元十二詩譜為詩樂篇故許氏說文解字序說及
九章算經為書數篇原不可考者惟御法而已然其書作於朱
子之晚年要察二禮既以屬之門人嘗欲請于朝以鑄諸別為
一書而索不果上大射而下俱未暇葉密射則而弗具朱子
之有志而未遂者能無望後之君子起而成之乎此六藝類要
之書所為作也禮類觀其所述五禮之義六樂之歌舞玉節之
法五節之節六書之品九數之計壹本諸經而朱子得註史
氏百家之說推尋其端緒以廣先儒之未備折衷其抵牾以若
先儒之未發有功於新學固多矣豈徒為好古再雅之一助
哉觀今之為士者類皆慕遠大而忽細微罕究性命窮極經
而不察夫制度文為無非聖人精神心術之所寓道之與器未
始相離也明先王之所以教而成朱子所欲為之志不在是書
乎書凡六卷臨江周氏刑者父述有翰林楊公夢頌願與治之
同年王君師魯兩為序獨過其源流之自以為是書實繼先
儒而作庶幾同志之士共讀其傳焉

陸氏藏書目錄序

吳郡陸君居闕閩中四壁之外輒與實區直君殊不以為過一

一六五

揚雄然理以古今書凡若干卷自經史傳記下至檮謀數術記
 揚雄初學行數等百家象技之文樣比而歸火入其室如登陸
 王之府而探採其遺家之名山而志其流居之盛也若既第其
 篇供部分類別為之目錄以便覽者且屬于使序之夫稻粟視
 黍魚由果蔬人所資以為養生之具不可一日缺者也得之足
 以飽而不足以極天下之味言跡異之味空約胎握屠封禁之
 蹟可以為美矣而非可常致以給朝夕之須故水章小蟲烟虎
 蛇蝎野果之實人所易致而未必皆知得其味也世豈有嗜者
 若嗜飲食者所嗜之不同而有不可得無耳君丑無而取之
 若邱俯相之所謂今也夫人而讀之鑿空子之所見今也夫人
 而見之延陸季子之所觀今也夫人而觀之世之不可缺者君
 固不敢奪而有也蘭臺之所不寶金匱之所不藏世受之致與
 夫可致而莫之好高者君亦始以為我之得私也然則君之
 志易密不欲與世同其嗜乎此目錄之所由作也抑子聞之老
 子曰五味令人口莫如奇之士奇游於君而獲其所嗜焉深指
 而出足矣尚無以奪人之食易吾之食也哉

鄭氏象門詩序

蒲陽鄭氏象林而居者八世有司為諸子中書而柱表之號曰
 象門且復其家力投之征俾無有所與今集賢直學士楊公實
 為之記一時聞人往往賦詩以美之謂子與鄭氏居同郡知鄭
 氏者宜莫子若因屬子以序子家源鄭氏不兩舍而近鄭交鄭
 氏父兄子弟間成行已再周其知之固深矣余曠公之所稱述
 豈有愧辭乎抑子聞之古有合族之道非士庶人兩得行而親
 親之仁無幾一也合族莫重於立宗立宗之法或五世而還

或百世而不遷五世而遷聖人不以尚失於薄百世而不遷聖
 人以為過於厚遷以辨其異不遷以統其同二者蓋並行而不
 相悖也若夫數百千指與居而食雖古公侯之家皆所無有
 而後世士庶人之家乃或有之可不謂難矣哉是宜史不絕書
 而之上人所以褒嘉之者蓋著於今遠至我朝史臣序禮
 典為目三十有二而雅表居其一然則凡可以動觀觀者又重
 人之所不廢也茲非所謂禮以義起者耶鄭氏於古人合族之
 道夫亦有取其義云爾褒嘉所及有司既奉著令位事而未克
 上其狀于太史氏子細弗辭而次其詩本諸作者之意成於
 末簡庸俟夫陳詩以觀民風者焉

送吳良貴詩序

異時蒲陽方先生館同里吳氏恬具先生善父象謝先生舉父
 威在焉三先生隱居以風節行誼為人所尊師後進之士爭親
 炙之而良貴有聞於茲故為多方是時學者未有楊虛之累得
 以古道相切磋論之析理窮極推極出其餘吳鳴送和於
 風月寂寥之鄉亦足以陶寫其性靈三先生杖屨所臨一言一
 笑無非教也元貞丙子幸獲執弟子禮見方先生僅羊山之
 下退又辱與良貴游海仲申之間垂四十年先生已不可作一時
 之人物星離雲散或隨濤遠方輿時浮海或以名字著聞入通
 朝籍或浩然獨往於重山密林不復與世接而予亦老於州縣
 歲近遊焉不相及矣今年秋返聞良貴將主未於楮山朋儕
 肯為詩以送之嗟良貴家也祖父俱仕而未教於楮山朋儕
 望良貴以其所就之實少自見於世良貴願獨遠迹顯明恬處
 下列雖若諸公之後年踰五十猶為所謂山長者焉名不上於

從者皆以法而或聞錢唐古會府號稱衣冠之聚宿儒遺老猶
有存者則我朝書翰濟江而兩幸而有所獲誠然以遺親
卿不能久與居與游間獲餘語言之一二終未盡大觀而無
憾也每謂昌黎韓氏所志歐陽詹何嘗未嘗不有無於乎心
蓋乎唐以成道而去其親故不得安居以卒其業此
兩人者雖結各行其志夫亦有其不得已焉爾為士而生於師
廢民教之復何其不幸歟四明汪生少從其父宦游西州而及
諸公之門揚秘講於學海搜文秀於詞林有日矣今方奉展宮
千楮之玉山信國名郡異時東南文獻多在焉其華者又往往
先經術而後文藝屬茲昌辰宗雅而黜浮三益大比察其華而就
必信之士也入則有也養之款出則有師家之益欲其華而就
其實在此行矣其蓋厚與若斯欲而不可得者矧如予之孤陋
能無不歎羨乎惟生知自慶幸而期無愧於唐與蓋則十所望
也輒抒鄙懷以為臨別贈言之者云

送王靈舟教授詩序

皆宋文公與張宣公呂成公生同時且同以聖人之道為己任
而傳洛學者獨推朱氏為大宗文憲王公則朱學之世嫡也呂
次王氏皆以故宰相家為吾邦之望王氏之族尤大以衍其不
齊於當昔然有爵樹立以承其子世者固不之入而文憲說
能自任以斯道之重不亦豪傑之士哉潛生也後不得及其門
而事之間嘗撰升王齋之堂而撰其聲光歸家未始不奕然自
失山川搖蕩而百年之喬木斃乎榛蕪過而危焉猶為之低仰
而不忍去者多君子流澤未文也王齋之子是為雲卿與其群
從俱以材見用於時而雲卿得應之文學椽廳學蓋且公過化

之地乃今 朝廷右文興治朱氏之書方盛行雲卿又以文憲
諸孫補官公故處權之人士得不有求與聞於雲卿者乎初呂
公之居臨學孫公實領郡奇且自謂學逆而無間也
望上感德明詔有司快得守令以嘉惠我郡安知今之二千石
非張公其人歟以家與叔受之私為賢師帥承流宣化之功雲
卿所宜盡心也雲卿行凡朋將咸以詩送之潛不佞載本其父
兄師友源流之盛而道其不可不以古人自任者為之序若天
土風之美雲山江水觀游之樂厥有為竹茲不佞云

送雷州陳教授詩序

潮陽陳疾正教授雷州里友方書前合同志之士為歌詩以饒
之微子言序其首蓋君子之仕也將以行其志焉爾法守之所
拘莫請之所迫位滿下則事彌多動輒變動建觀然左右顧望
能求其志之必行者幾何人哉獨官子學校者責任雖重而得
以優游事外無拘迫者可以行其志矣夫何今之所謂稱其
職者率以崇士不謹簿籍為上務其大則妄自非議指而居之
地焉歸官局計其歲月而去之曰吾姑藉以床一漢半版而
已足有志之士所不屑為也法正可謂有志之士非乎疾正
之先大夫當宋季年隳于五湖山之旁徜徉自適於吟屨遠整
聞物未有仕進意會 天兵南伐遭編師拘所東遂以布衣杜
軍軍所得官而老佐一州竟不克大展其志疾正教授承家學且
與故內翰初道傳居同里數從之游善為古詩文法嚴密領一
不中解家書而歸若將終身存焉當司強以儒學官起疾正於家
疾正乃欣然為之出用累考序遠當州疾正不遠千里汎湖汴
江而去豈非以是疾執可行其志耶方今求乎賢又

主上持守聖成日與宰執侍從近臣藩行稽古禮文之事發教
所繁秀林立序正因其財而封植之使上焉者可以為國家
之用下焉者不失為鄉之善人願不備載元正其母以開言
為滿不港而自散其志可也若夫宗藩益新置人為出持餘事
尔滿因序詩而併述其序願於元正者如此云

送蕙溪沈教諭詩序

斷沈君父以金華郡使者蕙其材于宦關累徵漢縣學教諭其
行也金華之鄉先生士或成爲賦詩而屬于序之昔者河南二
程子設門人各持其生士或成爲賦詩而屬于序之昔者河南二
出而蕙其大成程子之道願以復明然學術之散未有甚於此
時者永嘉之經制永康之季功始實勿論臨川陸氏與朱子並
以性理爲學而其爲說莫適初通雖驚湖之會終不能學而合
之也言陸氏之學者以卷溪揚文元公鄭友正獻公父子爲巨
學士生其鄉知有陸氏而已宗正少卿黃公亦蕙溪人始以朱
子之學倡於其間而務以躬行爲本其大憲謂陸氏以簡易自
高而以支離窮朱子是徒見其窮極極對萬說之詳似乎支離
而不知其鍊實踐所守之約固未嘗不簡易也使宗卿與文元
生同時寧不足發蕙期所未決之餘論乎 國朝承平日久治
教休明建學立師設科取士慈主於朱子之說至是而鄭慈溪
之士於朱子之書莫不家傳人誦之流居在會華管 許先生
登之門而卒業於其君正傳其所受實朱子之學今去而治
教者又盡在心宗元之鄉已夫學得之分合重事之爲師儒
者所宜盡心焉故予於其行舉以告之乃若山水游觀之樂交

朋離別之思已具于篇什作者之意不待序而可見也

送徐彥禮赴冀州尹序

上帝
帝位之十有五并拉和敷實更新庶政念民者國之本長吏實
民命所繫而承宣撫字或未免恣肆其險由其逆對也乃勢
廷臣之清方弊練達於民事者界以郡寄仍必對也乃勢
親臨諭遠之群臣均預在行安不辭伏就列頓首受命禮無以
稱塞 上意則相率詣政事堂聽所以教宰執大臣既高懸
聖訓且告以利害有須與除罪坐以俟其成致言事之
虛文書司尋時 旨於部使者俾獎勵之以俟其成致言事之
官又違勿勿語以頌碎之務使得專心於職分之所當爲責任
之重前而無有也以天下之廣郡邑之衆未盡得入以充其選
故所臨遣 十有 人皆首及於要地而兵部郎中徐君彥禮
得河北之冀州古者節官出宰百里與鎮五縣最爲名郡而尹
爲善官視百里之宰不啻重哉彥禮奮自儒科待詔詞林翰學
史館博涉於古今而究觀其治亂盛衰之故刻常聞在春知權
居云察於民生之休戚吏治之得失靡不周知授之以政固無
施而不可資彥禮丞相也史家以其材長於治民特美之稱史
之列而爲立傳彥禮其勿爲汲黯之名乃准陽而爲黃鵠之於穎
川也日秉史筆者故能以資權之名名列于簡史則黃鵠詎得
而專委乎彥禮行有日條文及士之工於文者咸賦詩以送之
大詩之有雅以言王政之由而廣興政有小大之殊故雖有
失之別仲山甫曰齊而尹官廉潔以盡民之詩序詩者不曰送
仲山甫而曰美宣王且以其詩入于大雅蓋宣王之任賢使能

致周室中興乃王者之大政尹吉甫之詩非獨以慰仲山甫之

永懷而已
今天子臨御日久無凶不獨整內重外輕之弊而為官擇人甚
盛舉也播為歌謠張聖德以配丞民有不容已者矣真直
私於齊禮而隨其求德之心耶庸亦皆人序詩之義而題諸篇
端如此

送王仲美序

王生仲美以名父之子披服儒術受知當路而從事於省闈用
例出為閩閩列曹掾將行明儲威禮以詩屬于序之闕在周為
七聚漢僅徒其民於江淮吳亦以禮運適之人隋蕭統唐王潮
又皆割據其地宋平諸國陳洪世族後服自昔號稱難治我
國家定鼎于燕闕之去朝廷益以遠故常選用文武材智之
臣按以八郡兵民之材俾建牙分闈以治為所以輯殷燕再軒
強也以此歲大盜竊發萃為東南之憂山區海峽愚民無知其
法抵禁固勢使之然而令任承流宣化之寄若能應於無聲視
於無形而遂折其萌牙豈遠至哉賴
天子聖明將土用命風聲就戩氛接滿清深降德音與之更
始然為久安長治之策則陳駘化俾之日遷善遠罪而同
歸於仁壽之成宜有其術矣實主帥方開啟布八景思廣益非
謙時務之儉餘孰能陳其一得之慮乎操屨扶輪屏列郡以致
交於大府惡由之聞向得以文墨議論持而不可而贊其可為
實至重而不輕也書所謂成必於無廢之時易而謂恩慮豫
防亦在既濟之後仲美服膺通廣之訓講此熱矣夫儒術者豈
徒可為文法吏事之綴飾而已哉諸公既寓其離索之懷道其

愛助之意庸述予所望於仲美者於篇端如此云

送趙克臣序

仍紀至元之二年予方備員國學上舍生真定趙毅臣私試
合格循橋以待年以就試明年以其名列上予集賢閣達中
書紙終場而未及擇將臺府用御史逮言計奏故 旨命監學
官韓某公試然場之士材任諸道宦吏者凡而奉三十有三人
而克臣得准西亮臣之父時宦游于浙右以便道來觀者後有
母憂今年冬服除浙右都使者起亮臣於家押赴淮兩舉會子
承乏儒司寓舍與亮臣相阻數百步而道亮臣行有日過予言
所以別且曰儒者流之說固嘗從先生長者聞其一二矣文
法更事未之習也別茲風憲之司大體所係甚重幸有以教之
予東高郵人風憲之體非所敢知所能知者事上必忠待下必
恕而已忠非倖真之謂也發於心而無自欺則上之信信益專
矣恕非寬縱之謂也求於心而無自欺則下之清清可慮矣信
任專則恣易行情偽蓋則政易治是道也自 朝廷至于有司
百執事之人無不真然居風憲者其何獨不然哉願因亮臣之
請重以是告之遂會于諸公贈言之篇端以為序亮臣母苟謂
此老生之常談而忽之也
送索尚史詩序
至順紀元之冬今監察御史索公以史館掌固久次進職編摩
而潘忝茲常調供奉翰林邊屬史氏與公為同僚命同日下明
年夏又同履 躡上京公自處清約介為特立焉不可犯中實
樂易為溫而氣爽然亦未嘗見其苟於言笑深切敬畏之無同

而公用辭舉入臺後十有年遂時節使者節分按浙河之東
 潘方物諸不使引年預請歸而歸實受慶其屬郡屬公臨況
 者再極手道舉賦詩以通其誠緣之意俾得舟子爲端蓋公者
 於公者相率賦詩以通其誠緣之意俾得舟子爲端蓋公者
 臺諫要官御史分察六百條巡按郵傳而亂其過失正刑
 微功實選補出納朝儀祭祀會之事疏陷焉若夫侍從贊
 規諫論則諫官之職也我朝不設諫官而臺諫之任悉歸
 于御史今之視官其責不已重乎以陽公城之行誼是公作
 漢之政貽書以銷之建其上張伏閣力爭國家大事管人所難
 言乃卒以諫顯然後知夫所以不言者不欲徒爲高論始以
 實責也於是退之求叔又從而推過稱揚之宜非要其然而服
 其職大體乎方今治化休明濠臣遵法澤及黎庶海宇以安固
 非有陽政之功議

主上不自神聖每懷兢業慮心采鈔片善弗遺念公又於馳驅
 而熱於當世之務撰實左右寄以耳目竊計公之從容獻管者
 涉於國家大事必能極陳人之所難言至於本正而未治綱
 舉而日尋振風紀飭憲度以舉其雅素直易易可從之求叔
 獲生何以鼓其愛助乎亡日聞朝廷有青鯨之巨
 天子有從諫如流之美滑雄退無從兼筆立公下風而頌歌
 明矣相建之盛猶可與同夫野老路諒太平於剛確之中也庸
 固序詳而弁及其屬望之私焉

送揚知州序

諸暨古鹽縣也國朝以其戶口幾大易縣爲州仕馬者往往

金華黃先生文集 卷十七

便其險而不易治務出警威以臨之恩意日益衰薄庶民無
 知者更而不自安始有懷疑飾詐差陳而起者本其所以致
 此由節之乘其方非人性然異時之賢守有爲之謝碑者有爲
 之立祠者好德之心各當一日已況是州之人或出而有材國
 政慶而以尚義稱其善者又能積善爲文辭取進士俗豈盡不
 美治之宜誠不易哉特慮夫為政者莫知以平易近民耳揚侯
 其知以平易近民者數侯任于京師最久捕外得汝州政成又
 授諸侯其治汝知在京師治諸暨如在汝不以弛之遠近俗之
 浮薄變其志居之三歲未始鄙夷其民一切除去苛峻而與之
 相安於無事不致疑於形迹之間而人自不欺向所謂愚而無
 知者亦靡然從其化蓋平易近民之效也孔子曰子欲善而民
 善矣距不信夫侯以扶滿將還京師侯更士民咸惜其不可留
 凡工文者共為詩送之而侯子以予子當添旌是州侯至而予
 已去不得與侯從容周旋以挹其餘風姑以所知序之如此也
 可稱述而予不及知者此不具

送八元凱序

班固為美儒林傳記經術之士敘載其悉序稱公知大夫士吏
 樹嶽多文學之士西京人材輩盛蓋可想見至所傳術吏不適
 六人文節通春秋而以郡縣吏具繁舉矣已起奮夫當廟入錢
 穀得官皆其後乃舉賢及始以明經進而終列於簡史者匪淺
 召信臣而已何文學之士泉盛如彼而其高擢之士若漢朝與
 召先朝者與今廣延茂士充于列位其以材賦階朝與
 宿弊掃風紀以耀文碩學滌滌皇度而模範國人若漢之公卿
 大夫不得專美也儗州下邑居官可紀無愧古循吏者吾元凱

浦江之政治庶幾為元凱由甯監生羅運士第二人為郡牧者
 而轉而長是已清白之德形于造次不自私以為名其治務商
 易適人有恩與人莫敢棄用法不至放恣刻深而善察醫疾或
 自愧悔歸于善及暇日則慨存序之事化其民以文雅是所謂
 有古循吏風否歟夫以西京人材之聚庶由明經進而列于版
 吏者僅兩人此兩人者皆二千石得與制郡掌千數百年之下
 文法庶民裕安端而元凱能以一邑行其志又難矣元凱為
 浦江滿三歲而去浦江之能君子曰方携濟有君子友也善為
 詩而不奇出獨於元凱之行罕士人賦詩以送之且以書椰子
 序其首于觀元凱之兩院當有次於茲邑者雖燕黃霸三
 限廣而國任之則元凱之兩院當有次於茲邑者雖燕黃霸三
 公也班固以其材長於治民特異之隋吏之列數固序詩併著
 元凱之為人以俟它日傳捕吏者采擷焉

送李子貞序

始予忝隸士起而署督運更數橫舟鄞江上李君子貞時為
 漕學官方授容攝諸生升降酬酢於粗且間類予言不測之險
 躬親其事日夜與持籌小吏較其錙銖暇日過予為之太息
 不已後予以秩滿受代去而子貞隨其遷方為巡官括蒼山中
 雖別降早色以慎同其去上官退則其遷亦同其甘若括蒼山
 壘林煙火寂寥之燒予聞之又未嘗不為子貞太息也今年秋
 相見京師則子貞已改調荖郡文學子亦承之教國子十上庠
 既與之握手道舊故以相慰藉子貞行有日謂子虛以一言志
 其別未任之道必其才與事稱是以留而安焉然人之才品
 有萬不齊非有司所能周知也為士而不得守其職業豈獨子

與子貞密啟

今天子明聖慎簡輪蹄侍從之臣以秉鈞持衡俾吾徒獲返其
 物假甚幸矣夫指道德性命之官為吏議所不急而惟以簿書
 出納為問此則簡者自失其職業而非有司之過也子貞既歷
 之父識意絕人必能察其職業而不可以是鑽理者有累矣子故
 藝之諸生也它日歸而從先生長者游于鄉校觀人才之秀出
 而崇夫教之成其為魁幸又豈止向之而云而已耶是用弗諫
 而志其歲月以俟

送饒空道序

天子之學以教國之實游子弟而田里之秀民亦得用舉者受
 業其間饒饒固不以煩雜官而為百人報止復至而又次若必
 實有關乃得補其廢也今之定制也予以非才忝預教事能若
 安道自臨川携其子而來既得奉饒空以上弟子禮見願以教
 教常貧矣及饒經就列與諸生商安道管子將與俱歸家食以
 需次獲得一言為別饒夫古之秀士升于司徒升于學者皆近
 在至靈六鄉大達之中今也乃使之舉舉然坐班坐班五十里
 不奮何以能無銷沮其志能學大學之法當其可之謂時是故
 人生十三而舉樂頌詩舞勺十五而舞象象射御二十而學禮
 與大夏今也乃使之曠日以俟遠者或十年近者猶四三年何
 以開廢其腹而能盈有知乎 國家施教導古醫經而精其
 若是子所為太息而未如之何也子聞安道遺古醫經而精其
 斷其在京師未始少出以尚書徒為其子乘耳計其復來子必
 已代去而不得與其子卒成師弟子之禮安可無以識其別乎
 魯人之詩曰無小無大從公遺鄰人之詩曰一日不見如三

月勞益未有拒人於五千里外而持以十年之久者雖然此諸侯之學也况

天子之學乎幸而有能陳詩以誦于上古之道變今之法則空道父子之末子猶及旦夕待也庸識其望者於辟公聽言之篇端以俟焉

送吳生歸黃巖詩序

子觀今之有遠行者無不俯伏同候以求贈言於先生長者之門得之必動色以喜不得必愀然自失歟望而去古亦有其哉先子云當冀若贈人以財仁人者贈人以言則矣贈言者古有之矣其為言也豈苟焉而已乎施之於身則可以成其材而施其素指之於弟則可以酬酢萬變而不窮述之於書則可以惠幸乎來者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故推仁者為能贈人以言若夫借齒牙之餘論為之道地使一寸餘賤有所引重以取名譽於當時而用瑣材薄技齟齬分寸者亦得移為祭禮以寄示乎痛人痛子此皆古而無有而今有之非古之人不能為是言也也有德必有言願其所言者在彼而不在此耳今也求而得之則喜求之不得則欲望而去果何為者耶惟吳生則不然其為人好簡且有文言若不能出諸口與人交乃煦煦有恩意而未嘗欲人之譽已也其末原師受知於俸從近臣而以名聞于天子遂獲隨於國之費若子弟及數其藝又數出眾人之右辭揚時有日矣未嘗欲以為閭里之禁也今云而者其親於東南五千里鉅海之者以自壯其求之也亦異乎人之求之者矣庸以其意題辭篇端庶幾有樂言以仁人之言者焉至於感時物

之學遂念川滄之備阻苟可託以慰其來懷者亦君子之所不廢也

送徐生歸吳中序

始子留錢唐與子游者歷十數人欲相率推子為之師子謂不可則皆曰諾而徐生本中以子與其父有雅故猶執契家子之禮不廢其後十數人者往往取鄉薦或連中甲科或登魁天下士獨徐生試有司輒不合得其所著書三十卷來京師宰相有知其人者為言于上乃得與國子尚子方以非才叨授學官徐生用故事執贄拜堂與子為師弟子之禮子不容卒辭也子何徐生謂告歸吳中省其母求子言以識別子將何言哉子聞古之為師者言行而身化之道在我矣視夫不與道合者約之使歸於道焉滴是以善學者必就正於有道者教者不徒勸取前人之成就而演告之也苟推勸取前人之成就而演告之則粗通於句讀者無不可以為師而子向也與徐生為師弟子之禮久矣矣矣後今日子孟公之為師者曰我之資歷當為長官彼固不得以道責於我也為弟子者曰彼之品秩宜為長官我固不敢以道望於彼也夫如是則徐生雖異子為師弟子之禮非果以子為能言行而身化之也而子亦安能言之哉然子親徐生所著書類多出於前人之成就無待于勸取而演告之也徐生能不專以資口耳而務躬行焉固非外是而它有所謂道在天勉之而已尚何言之求哉於其行也姑書之以塞其意皆之間游者今或任于京師或官于吳中徐生試以此是即其以為然乎否乎

送高承之詩序

古之世其家業而不頌者非傳往縣緝之謂也氣澤之從存風
 之未遠是有賴焉時方承平衣冠鼎盛不知有振飭以火
 有其弊遂夫運去物改故家喬木幾何不與海泰俱化而晚
 生後出如芝蘭之在階庭不以兩露之弗及而無其庸芳永之
 於今固不多得也陽平高氏兄弟當宋之季大恣以文學顯河
 州而泗州之子又起世科濟政路百年之門以譽短絲矣有名繼
 志字叔之者於泗州為曾孫生乎異代之後懷其材不為有售
 而與時際沉於韋布之間願獨操機馬家世源流之落凡道文
 故實片鱗字處識惟謚益取之之欲世其家業者有不在彼
 而在也頃予與承之相見鄞江上聞承之將出而遊于京師
 王公貴人識為之知已則高氏之衣冠雖變家業當復有承之
 始宜五祿其氣澤續其風聲而已承之之行有日胆從吾為賦詩
 而撰子言為之序愛莫助之詩人之旨也勿若司之承之勉予
 哉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送任時仲遊金陵序
 新安任時仲與予別十年而相見錢唐將遊于金陵頗有聞
 以自壯時仲之遊道亦已廣矣予何能為之軒輊予雖無不可
 無以信也蓋及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者雖周之所謂遊在西
 師右雷公經營四虎周流六漠若屈平之所謂博學皆其寓言
 云耳可始真而勿論有如劉禹遷之南遊江海上會稽指為荒
 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禮樂禮之鄉觀孔子之遺風
 射跡聖皇圖霸薛彭城而梁楚以歸其闕川之飛騰而考藝
 射之陳述有以見往昔君臣盛衰得失之由涉聖賢之故里而
 博習於稽古禮文之事有以見君子之澤嗣久不喪而其薰香
 猶有存者即所見以證而聞而謀定成一家之言千載而不可
 撥不誣夫其為遊非徒以極視聽之限而已也金陵古帝王州
 六朝以來其遺蹟殘照無定言苟能洞耳目之所及矣之前史
 而有所論著則茲豈徒然哉若夫出遊而購賦歸而獲出卒
 以遊談顯名諸侯如蘇秦張儀者固無所用技今天下一家之
 日無大江以南全仗為會府 朝廷重臣施履履於外者實皆
 治其廣而持風紀以使于十道者咸與命為尊官大人固益相
 望交者以一言遇合家被為稱臣矣使並遊而無周南之留帶
 與其飛塵變化坐致顯名又非予之所能測矣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序 卷十五 潘勗劉平披正
 送任時仲遊金陵序
 新安任時仲與予別十年而相見錢唐將遊于金陵頗有聞
 以自壯時仲之遊道亦已廣矣予何能為之軒輊予雖無不可
 無以信也蓋及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者雖周之所謂遊在西
 師右雷公經營四虎周流六漠若屈平之所謂博學皆其寓言
 云耳可始真而勿論有如劉禹遷之南遊江海上會稽指為荒
 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禮樂禮之鄉觀孔子之遺風
 射跡聖皇圖霸薛彭城而梁楚以歸其闕川之飛騰而考藝
 射之陳述有以見往昔君臣盛衰得失之由涉聖賢之故里而
 博習於稽古禮文之事有以見君子之澤嗣久不喪而其薰香
 猶有存者即所見以證而聞而謀定成一家之言千載而不可
 撥不誣夫其為遊非徒以極視聽之限而已也金陵古帝王州
 六朝以來其遺蹟殘照無定言苟能洞耳目之所及矣之前史
 而有所論著則茲豈徒然哉若夫出遊而購賦歸而獲出卒
 以遊談顯名諸侯如蘇秦張儀者固無所用技今天下一家之
 日無大江以南全仗為會府 朝廷重臣施履履於外者實皆
 治其廣而持風紀以使于十道者咸與命為尊官大人固益相
 望交者以一言遇合家被為稱臣矣使並遊而無周南之留帶
 與其飛塵變化坐致顯名又非予之所能測矣

送謝生歸臨江序
 臨江謝生少敏業于鄉先生而能窺其端緒及來錢唐遇士之
 有文學者必與之游時出微辭碎義以相叩擊而博探其蘊其

沂江而西歸也咸相率賦詩贈其行而予為之序予觀古之君子有弗仕無弗學後世自中人以下非志于仕弗學也其學焉雖直以為干祿之資而已夫干祿固非所以為學而亦有道焉孔子之謂子張者是也蓋聖人未嘗絕人之干祿又惡不由其道是故聞與見欲其多親與治欲其聞言與行欲其慎能與三者則雖不言祿而祿在其中矣今之學者登仕途日趨趨而進不思所慎前言之不多思夫搜奇摘隱者為難問未能自信耳不患所慎往行之不多患夫凌高厲空不留其事未能自安耳然且言之而以為非行之而以為勉以是干祿猶非其道况欲希榮希重乎予子既有所安於其師以是進焉取支於四方則見非不多也蓋能即其耳目之所及直知而慎發之盈科而進成章而達舞入於聖賢之域可也矣止可以下接哉苟以子言為然則歸而求之有餘師矣若徒望子以受解規箴為希世取寵之助子不惟不敢亦不敢姑述其軼隨以代序引舊侯吾子之說擇焉

送周明府詩序

古之作史者必為循吏立傳漢西京二百餘年傳所書履六人蓋才難自古而然尤難得循吏也
聖元姓孤風吾島陽領其職方逾七十年潛生乎其時而獲事其大夫之際者固多矣可擬於古循吏者清江周侯殆其人乎先是為政者務以平易近民致養實納錫以自道皆非之指習焉故常人不訝也僕至一切變却之是所謂之廉矣而世未嘗之廉也又兵時屢建局以數田覆而隱匿飛語之弊有未盡革後始令民得其實且期任其鈎考之勞一無所憚春月而簿

書并非有德惠民無知事爭豪儉之徒誘使相告許而陰持其千奪之柄以為利事不竟家已破而循弗倍侯過其有所社其悉委而醫腕調護而進之家及其不直者悉皆悉以博罪証者以信都使者即長吏數譴以鄰境之疑獄及累歲不決之訟俟折以片言人莫不服其明允官符既以無事用其餘力大治土木營射殿其為聖物常平表倉而分給公私之能以實其中央蓋茲新百廢具舉是所謂之能矣而世未嘗乏能吏也惟夫所居民富而去見思至於生為立祠樹碑履歷與喻史之遺風乃絕無而僅有者也而況漢之循吏官印圖二千石令也百里之邑而得一循吏為不愈難哉僕書滿解印發行有日香齋之士各賦詩以道其盛舉之私俾循序予為首侯初由湖北海南重移入湖南廣西帥幕以招兩江叛寇有功起權宜關都司歷江東兩副都元僚雖用甚著其來島陽治行為諸邑最優府方文章列薦于中朝行勳用美報因序詩而附具侯行事之大略俟它日傳循吏者兼擇焉

送明季城序

東陽胡先生姓來京師三十年通籍于 朝再居史館應以家政界其二子一無所問二子亦能承先生之志厚自植立歲時適聞寒溫而進致用服食之類相屬不絕先生以是安之忘其身之密也嗣子喻方持慈親且力持門戶率能以不博美是登於為聖焉歎先生以書來謂已得請以太常博士致其事事在第七則若令得脫恩于父母將歸而陳陳於先生館之即日簾櫳就道往迎候焉者陸費以千金分其五子各二百金令為生產約以過之則給人馬酒食極歡十日而要一歲中率再

言以俟來培則如珠指辟委而輝山嶺川終不可掩蓋有傳於天者不必皆有合於人顯明雖係平時天之而不能開藏者人亦不能開藏之也此理之所必至夫何疑焉寧海為縣在東南斗絕處其地多連山管林而大海距其前清雲秀峙之府縣或博瞻而弘雅性性各名其家齊孝至先則孟游乎英俊之林而以才自奮於其間者也先生年甫弱冠從流寓之士試藝漕關獲首者而來者以萬計先生微見所長解為其第一暨登名於天府甚仕於邊鄙則國步已蹙遂出林移杖東來寓屏海上靈歎愛如岳將兩紀逢官貴人有知先生者強起而致之京師先生因作大節賦以進一時諸閣諸公咸共歎賞文為于上擢教授抗學而其賦遂為人所傳讀先生後由抗學遷教授臨江以資蘇州判官致其事竟不及以崇論議議施於大權著由是學士大夫靡得而稱焉然先生嘗上書 闕下懇懇數千言陳六事皆有關於政理格不行而其蓋具存亡歌詩古文下至近世駢儷之語筆勢橫放如江河注水愈出而不竭與夫肩肩然刻雕篆刻以求工於片言隻字者固不作也迨初朝廷設科取士滿以非材叨預薦書先生實預衆文衡優初 謝事之請歸休于田里先生之子季子崇始哀輯遺文益次為二十卷併潛序之豈非願晦有時天所不能開藏者人亦莫得而開藏也哉昔楊子雲以奏賦受知當時為郎給事黃門而子雲之意本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太玄法言兩由作也子雲既既又法言乃行玄猶不顯學者苟徒誦先生之賦而扼其骨髓以

為希世寶身之助何以異於向之知子雲者乎必也即其秘藏於昔而顯於今嗚呼大槩而無微則先生之為言可得而知矣先生諱涇字前山世系年壽皆落落清既託于墓上茲不復云

吳正傳文集序

潘魯聞晉人之論文學謂文主於氣氣命於志志立於學者也蓋三代而下騷人墨客以才驅氣駕而為文騷氣盈則其言必肆而失於誕文氣歉則其言必尚而流於謫靡如一元之運百物生焉獨其絳維銷落而氣之屈伸可知也惟夫學足以萌其志志足以御其氣氣和而聲和故其於言也肆然一出於正莊其所以信於今而貽於後數若吾亡友吳正傳氏可謂有志之士矣正傳自醇朴知學即善記覽工辭章才思涌溢歷歷不已時出為歌詩尤清俊麗逸人多誦稱之弱冠回閩西山其氏遺書乃儻然有志為己之學到應平澤瀾日長月益益為醇儒初寓陽朱子之門入高弟白雲許氏時娶人正傳金氏聞此山不及受業其門而耳濡目染其許氏與義於遺編之中聞以質於許氏而悉究其旨趣是以近世言理學者茲為最感然自何氏以來並高踰遠引道崇弗培正傳生今 聖時值文運之幸與始以才自奮浮沉常調數二十年所至能與政平訟理民安其業取知上官用薦者通朝籍同志之士方相與慶幸閩人有兩於式儀以受去尋移疾上休致之請遂不起惜夫所試者小不得盡展其志之而欲為可折之精接據之博論議之公視傳既以道自任既益運於文則折之精接據之博論議之公視古人可無愧其所推明者無非對陽朱子之學其好己之道勝

則昌黎韓子之志也。正傳家子深簡。卒仲子沉哀。其詩文儻然。試於千卷。以授潛曰。先人兩與游。相知之深。而居相近者。多已凋謝。而執事東陽。張君獨存。先人之葬。張君已揚。家子求道。惟其家集。宜有所以傳。非執事。將誰屬。潛不敢以不敏。辭。遂考其風。知而莫成。由其有志。以基之。而又能成之。以學也。正傳諱師。道延祐。辛酉。進士。調高郵。水陸軍。國錄事。遷建德。尹入教。國子。由勛。數為博士。以奉議大夫中書禮部郎中致其事。制下。正傳曰。卒。它博者。有某書。某子。卷其書。若于卷。不在其中。

唐子華詩集序

荀卿子曰。藝之至者。不兩能。言人之學力。有餘術。業貴乎專。攻也。若夫天機之精。而造乎自得之妙者。其應也。無方其用也。不窮。如泉之有源。不擇地而皆可出。豈一藝而得而名歟。且聲之異色。一物也。人知詩之非。之畫之非。聲而不知。造乎自得之妙。若。有詩中之畫。焉。有畫中之詩。焉。聲色不能物也。非天機之精。而。然於道者。孰能與於此乎。辛酉。冠時。以善畫。際遇。先朝。帝。於子。乙。篋。而。刊。于。中。鮮。國。書。之。府。矣。散。落。人。間。者。好。事。之。家。豈。不。深。藏。用。為。珍。玩。其。號。名。四。方。已。三。十。年。固。未。始。規。規。然。若。窮。闕。下。士。凋。章。刻。句。新。以。詩。題。門。名。家。而。為。詩。之。工。如。此。蓋。其。詩。即。畫。畫。即。詩。同。一。自。得。之。妙。也。荀。卿。子。而。謂。不。兩。能。者。指。拍。夫。變。而。言。之。耳。詎。為。知。道。者。發。哉。是。故。范。丁。之。技。與。蔡。生。之。道。同。不。知。者。莫。見。其。能。而。已。誠。使。易。其。事。而。為。之。則。老。聃。列。禦。寇。之。徒。奚。獨。為。時。人。有。愛。子。華。之。畫。而。未。知。愛。其。詩。者。是。用。家。而。出。之。以。為。序。云。

夏生文集序

子。其。仕。學。海。之。咸。屬。當。大。比。充。賦。者。八。十。有。五。人。惟。夏。君。洪。泰。年。最。少。其。年。之。最。高。者。即。陳。先生。大有。先生。宋。成。淳。己。丑。進。士。入。國。朝。嘗。以。將。仕。佐。郎。授。處。州。春。秋。七。十。有。四。矣。子。止。先生。母。行。先生。不。晚。遂。上。其。名。于。郡。府。俄。有。事。使。持。有。禮。起。先生。為。考。官。先生。及。不。就。卒。就。試。有。司。已。與。夏。君。俱。不。合。先生。既。歸。老。越。溪。上。夏。君。亦。棄。舉。子。業。而。肆。其。力。於。古。文。蓋。與。子。別。十。有。六。年。乃。相。見。錢。唐。示。子。以。所。為。文。一。編。曰。耶。耶。亦。若。子。為。之。展。玩。不。已。向。令。以。區。區。之。得。失。少。累。其。志。能。使。才。隨。年。長。若。是。否。乎。夏。君。一。出。不。售。輒。遠。引。而。去。視。先生。故。若。太。早。計。然。數。之。推。折。困。踣。於。場。屋。先。死。而。不。悔。者。孰。得。孰。失。有。不。待。辨。也。故。子。於。夏。君。之。文。不。屑。屑。焉。鈎。撫。其。片。言。實。字。為。之。品。評。而。獨。論。次。其。平生。之。大。際。如。此。它。日。夏。君。年。益。邁。志。益。堅。文。當。益。輝。覽。者。尚。因。子。言。而。有。考。焉。

方友登詩集序

吾。登。少。好。畫。以。善。畫。名。江。湖。間。已。久。俄。棄。去。而。歸。治。舉。子。業。下。筆。應。灑。文。采。論。議。有。過。人。者。試。有。司。一。不。合。輒。棄。去。不。入。講。屋。杜。門。讀。書。為。古。之。賢。矣。未。及。有。大。揆。者。問。出。為。歌。詩。皆。清。俊。可。善。今。所。存。者。屢。百。餘。篇。蓋。其。於。元。時。年。三。十。有。四。故。其。可。愛。者。若。此。而。已。使。服。之。以。年。物。併。棄。之。而。進。於。聖。賢。之。學。未。宜。遽。止。於是。耶。古。者。民。之。師。帥。必。欲。其。英。髮。而。長。有。之。道。德。則。秀。可。為。公。卿。者。寧。此。焉。出。中。尉。之。下。亦。不。大。失。為。善。士。詩。而。謂。鮮。成人。有。能。小。子。有。造。是。也。今。也。長。有。之。者。既。非。有。其。質。幸。子。有。待。上。之。教。誨。而。思。自。檢。於。流。俗。庶。幾。有。志。之。士。矣。又。天。閭。之。如。

此豈非天哉故予不敢以疾登所已至者為可惜而不朽獨謂
其志有進無退未知所終極而死也嗚呼悲夫登之詩有
翰先生江山勝尹陟任徐君所為序評語已詳姑誌其歲月于
卷左以存予來云爾

歐克銘詩序

鄧陽克銘紹宋會師示子以其詩曰學餘養誦千卷子愛其出
新意而不揚於巧未始規規然求古人之形似而不失其為高
為之度數數四叩其家世則故四川制置副使忠烈公其祖也
重者未為之人公又傑出其間而能出奇偉非常之功以自奮者
也探人之國者視此為何時而使全編保妻子之巨得以姝孽
其種一斥而不復廢與存亡固皆天運抑有人事焉凡公已試
之故著於前冊誠之文官者世既莫得而見其平生所為未克
究於設施者史亦莫得而詳也而克銘以異代事類語言之益
自 國家臣一四海馳試不用朝野多暇文治日興為士者惟
知猛烈德澤而拘與詠歌太平之盛欲終日而得以文字相娛
盡矣顧予與克銘生今無事之特飽食終日而得以文字相娛
樂豈非幸歟克銘之詩有吳仲退先生所為序稱之曰奇材而
又勉之曰未可以是以是為其望克銘厚矣茲不復云

山中集序

山中集者東陽胡君師古自名其所為詩也師古夙有文聲而
雅不欲以俗學求其法趨者皆棄蓋發於詩宗嚴遠氣貫月浩
然父兄子弟自為倡卷石樹魚冰泉樂無一不在烟品中
山林間物色收拾殆盡矣與時有司寄以月泉山長起師古於

家居亡何鄉棄去肆隱故廬杜門不復出時人雖字與之接得
其詩時字未有不為之擊節也自予以并肆之操卷走四方
與師古別踰二十年今乃復觀其集其辭擬諸作思益高絕
餘隱它小篇短章亦簡遠而有味視古人皆可無愧顧予方
隨俗浮湛發出其甚陋以應時人之須不能無違適至全規規
而徇其所欲迴視師古豈為獨立蒼物之表不知相去尚隔幾
塵師古不鄙辱謂予直真一言於卷末予弗諫而為之書者蓋
以志子堤非敢以為能發明作者之意也凡古今為詩之源流
不專繫於師古者昔人已備論之矣茲不復云

學圃詩序

翰林主人伯溫南世居張掖而其別業在長安城東有堂曰春
正之堂堂之左有齋曰仁齋右有齋曰學齋學齋之外有圃五
其西北曰學圃種植蔬果花木其中而引九龍池之水環屋東
西分注于蓮池以澆其圃九龍即興慶池也又於其旁作橫古
之臺龍臺之亭四方覆宇宏遠必對而休焉大篇短章更唱迭
和因會粹成卷而俾予序之或曰昔姜遊諸學為圃孔子既晚
其辭以非之復峻其辭以斥之伯溫前何慕予子曰不然姜遠
所謂學圃志在圃也伯溫前所謂學圃志在學也古者自圃而
擲自肆而家莫不有學出入起居目觸心接而無事一物則
非學圃圍者所以積算木也觀天地生物之心周流而不窮則
可以驗吾心之仁無一息之間斷因而露之沾濡則思有以培
本而達支因風霜之搖落則思有以耐華而就實至若無識之
不可不去則克治之功自有不容於園春養裂矣又以其營蔬
消隙而權求夫盛衰之故則有以處屈伸進退之際而不惑矣

而說水花鹿豈皆先賢格言精義之所存又豈徒可以供鑒接而已乎伯溫甫即其裔以感焉階焉所以養其性理之學也即其圃以息焉游焉所以養其外物理之學也是固有不可偏廢者矣伯溫頌人情為田禮耕稼種而學以親之者蓋以農論學此則以圃論學也庸因茲者之起而釋之以為學圃詩序

群玉集序

循僕存道世為將安而故服儒術鉅公顯人四方知名之士咸喜與之交遂以詩凡三百餘首僕懼父故散其乃真作故編覽群玉集潛序之松高之卒章曰吉甫作誦復清風仲山甫永懷好以贈申伯庶民之卒章曰吉甫作誦復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吉甫為申伯仲山甫兩人作是詩而序詩者皆以為美宣王何歎蓋兩人雖賢有德非宣王莫能後而褒賞焉觀其禮黨之贈文物之備而周文之復興天下之平定可知也竊意兩人之可稱道者非獨吉甫能知而言之諸公大夫至哉因人無不能知之能言之國史求其關於王政之大者繕于樂章謂之大雅是故學者得因其文釋其義世守之以為經而文所不能盡錄者今皆無所於考矣俟以文武材受知天子將復指掛軍功射叛民於狂寇事皆博善錫予之優意出異數其精然可見而上繫於朝廷者固當故之強歌與松高飛氏之什同與竹無窮若夫英俊之並游聚然有文以相接亦足見方今材華之盛俗習之厚時國家百牙油濡之澤培養所致安可以一語一言之細而略之哉宜其存之以俟後之冊詩者庸弗辭而本諸古人序詩之旨志于篇端云

師友集序

金華黃先生文集

卷十八

師友集者張君伯雨所得名公贈言及倡酬之作也伯雨之生去宋季未久其大父潭州通守公雖不欲諸勃養於奢驕而舉為異時華靡故事廷儒先以為師教之甚焉而伯雨特聰穎爽朗穎出不群非哉即務記說弄翰為辭章方吳時前朝遺老宿儒魁士猶有存者數百年之文獻類以不墜然皆其光儀人自為學未嘗凌高厲空併為一談以事前同伯雨觀其光儀而譽其緒論如金密岱而揭其高臨河海而得其大且深佩服之素固非一日牙連而往諾光初繼洽謝伯雨乃以壯盛時去為黃冠師間出而觀國之光屬當文明之代一時鴻生明望文學侍從之臣方相與鎗金鑄辭者為訓典播為頌歌以鋪張文平庶無之盛伯雨周旋其間又嘗與之相接以樂然之文如填陽而策應也連伯雨勸將而歸入山益深入林益密並游之英俊多已零落而伯雨亦老矣後生流出如春華夕秀奇采逾欲一經伯雨之品題者無不挾所長以為贊而伯雨皆莫之拒雖細弗遺宜其所積之富如此嗟夫伯雨負其超邁卓絕之材不徒有聞於家庭而脫落詞賦之習遂能遺世獨立周覽六合必欲盡大觀而無憾其高風雅發而可樂見也雖然四十年間氣運有升降人物有盛衰而文章之變化與之相為無窮述作之家尚有若焉詩文摠若干篇其次第不係乎齒齒位望而一以歲月為復先方外一二士既編輯而按跡之復俾潛為之序而刻真伯雨所居靈石山之益善庵潛之師誥言不足以盡意序續集者不為之舉其說乎

續川二妙集序

吾里中前輩以詩名家者推山南先生為巨擘傳君景文陳君

景傳其流亞也先生囊將太學未及釋褐而學廢士散未書東
 歸遊迹林壑間覽物興懷一寓於詩悲壯激烈有以發其遺性
 不歸自視與石堂劉黃子美不知何如近代江湖間咄咄然動
 其家者姑勿論也二君之年稍後於先生而皆有能詩聲譽文
 之詩精切整暇如清江漫流一碧千里而魚龍光怪隱見不常
 莫可得而測也景傳之詩涵輝蔚蔚如奇葩葩光滋耀高下雜
 拉其名固較日說之而不厭也其以氣自壯則同宜乎能接先
 生之舊軌而與之參翔翔非餘子可得而預也予年復後於二
 君而於先生為中表子姪行自非敢待先生狀僕有學洋而數
 可以配先生者二君而已予嘗因先生自序夢澤集案卷讀留
 卷者重加校少為二十卷題曰山南先生集而先生之交朋皆
 已凋謝復生晚出有嗜好戲賦之珠由是未克大行於世二君
 與先生相繼死而其遺藁亦僅存於家因鈔而求之得景文兩
 作若干篇景傳所作若干篇合若干卷題曰驪川二妙集而序
 其後無幾二君之遺風餘韻有托而不遠派流也先生輪光弗
 輝十五寒暑節使若鐘鼓之俾主敬事不得已為之起復卒歸
 隱而終二君從俗浮沉蕭散自適與先生俱能以名自累名
 且不用時之傳不傳蓋無足為其重輕也雖然物之顯晦固自
 有時天下之賢常為天下惜吾而歲之以待後世之揚子雲不
 亦可乎先生姓劉氏諱應憲字元益景文諱野聲傳諱彝道云

東陽多佳山水涵碧有亭榭見於劉涪客之品題歟觀鮑灑水
 樂瑤翠至於郭氏之石洞蔣氏之南園凡名公紀詠所及入於
 石門六觀詩序

園志者不一而足石門在縣東南七十里山益高水深深尤為
 奇境而理沒於榛莽野翳之間久未有登其絕者李君公澤厥
 成邑之舊垣始闢其地建別業而居焉既大治臺榭亭館極其
 妥會以極遊眺之爽又旁觀其勝懸瑣曰六觀各為一詩鄉先
 生與時之俊遊賦共屬和而太常胡君為序於左方公澤僕出
 以示予求題辭於篇首唐史載太尉于吉令西平李晟之子
 十二歲有任球歷憲想應並至節度使而魏為左僕射同平
 章事兼為檢校司徒涼國公或曰應即韓文公所序居盤谷者
 韓公述其言大夫之不遇為出處可說也信如或者之說
 則應者兼旌錢專方面不可謂不遇豈非應身為達官而心有
 所不樂遠引而去乎公澤故宋嘉定進士吏部尚書嘗諫闕
 五學士之玄孫淳祐進士通判慶元軍府事之曾孫而其祖父
 俱以世賞補官其兄任仕 皇朝者或以教官提監改任舉
 入幕而出臨絕致政遊上庠登乙科而累佐名郡公澤亦嘗被
 命倅一州獨遊不就而甘於肥遯由公澤兄弟視西平諸子名
 位固不侔而公澤之志則與應無以異也雖然自有字而便有
 此山千載之上盤谷與石門等耳盤谷傳應而地始重應得韓
 公而名益顯石門之有公澤猶盤谷之有應安知世無韓公之
 海軍能鋪張其事以為之序乎非子所敢惜也劉子以表退之
 餘強顏復起而為食於 營致之下奈走伺俄越超焉噓其為
 人視公澤何如安能形容其清標雅致之髣髴乎公澤曰子
 不取自附於前賢可謂善揣分矣以區區區區而擬於古之大人
 人君子無乃非其倫乎姑實勿論於一言相慰藉於風月寂
 寞之鄉可也子應之曰敢不諾因次弟其語書而歸之是為序

序

聯川先生編次

番禺劉再校正

敬苑清規後序

天台敬苑清規舊嘗刻真上天竺山之白雲堂後毀弗存今園
 界住山慶公懼久將廢墜乃取故而嚴本重加詮次正其舛訛
 補其闕缺而參考乎律律之異同指已蕪復則焉昔者佛闡之
 儒以禮立仁義無禮於仁義不可言儒佛以律持定慧律律
 定慧不可言佛故律佛以一切種智攝三界必先有成若應以
 六波羅密化四生不能捨律蓋自中土有佛法以來僧多居於
 律寺至百文始別立禪居此清規之所由作也且古今殊時人
 情亦異帝王制禮不能無所損益佛氏之法其何獨不然律
 儀如聖人之有經禮雖非後世所便習而未嘗不傳於今清規
 如先儒之有家禮雖皆一時而訂定而未嘗不本於古百文制
 為清規以輔律而行天台大師兼善毗尼其後人亦因叢林之
 日用而折中之以巨持其教今而謂敬苑清規也庶歲滋父諸
 方所守百文遺法已互有不同山家宜有不能與之盡合者若
 夫通其變而以時措之其致一也慶公方究心事業而能垂意
 於威儀節文之細如此內外交相養之功可謂兩盡之矣非求
 者而直取法與是用不換其凡階而為之序系諸篇末云爾

往上海詩集序

予識陸阿於南湖時師方以第一座尸教事學徒常數十百人
 予問彼旁聽其談性具之旨娓娓千萬言味實而纏辭固已心
 竊異之而未知其善善乎出師文字也它日師示予以為詩
 如千篇且檢予序其首予為之玩繅累日其風容色澤恬緩而

望陽明金絳羽出烟林谷非若夫空排故併欲生之芝蘭過人
 目而已蓋師之先君子曰碧峯李君當宋之季嘗鼓其辭鋒
 達于春官而伯氏文叟亦開文墨簡述鍾武取鄉薦有詞翰三
 筆筆法如也豈師之去父兄雖既久而習氣有未忘耶予聞
 台之書當特無所崇之者必章制句折以極其趣又必指之於
 一心導之於萬行以要其歸非有強力敏著沒世不能卒其學
 自夫味宗異派不得以兼通而美暇雖安靡簡故彼乎水清雲
 能間哉高無碍辨於世語語言師之為能則多矣雖然夫工射
 者之控弦注羽未始不忘乎已蛇九日而穿楊真難要亦同蓋
 其勢是故解牛之為技養生之為道一也師之為詩技藝道
 予不得而辨也而安能序作者之意乎始實予言篇端略之者
 無規規焉於詩乎求之可也

會上人詩集序

為浮屠學至言語道斷而止於詩何取乎然在其教中一切法
 皆佛法世諦文字固與實相不相違背也是以昔之高人上士
 雖戲乎山水光景之間以陶寫其性靈者比比有之而於今為
 尤盛旋予而識而言者元蓬會上人及其早然者矣始予侍坐
 於南陽沈先生而語為詩先生稱今之詩僧必曰元菴後十數
 輩與上人相見鳳凰山下復觀吳興趙公而書上人詩於首
 子律評其人峭然獨立如翁松壑拍而其發於清辭秀句如青
 回窻笑白鶴一鳴也今年秋客南屏乃得因鄧郡侯公兩序上
 人詩某知予卷而觀其平生所存之集益知上人之神吟儒呼
 以教者萬物於烟雲寂寞之鄉若直其寓耳上人契心印於佛
 心慧輝師而蕭然退處下列衣壞食已足鐵迴脫夫現灰白拂

高談人天之意者不以屑其意者其度越流輩獨詩云乎哉頌
 予爾遊乎方之內於上人之道未能盡大觀而無憾也凡古今
 為詩之理與公說備論之是用釋本其所以為詩者在此而不
 在彼後之續高僧集者或有考焉

費隱文集序

覺龍道原師遊學於永廉胡先生而得法於徑山佛鑑和尚凡
 所撰著志在乎窮道而未嘗徒作自其同袍至于童甫蓬掖之
 士莫不有求其言高君士明始以其文與天隱至公之牧者素
 笑隱諸公之蒲室素舍律成編疏三隱集刊而傳之木爨植公
 以為評說清滿室者皆當世文章鉅工而覺隱未之有存矣屬
 子題辭其為端夫三隱之文雖立天壤間非可優劣予向人敢
 以弊陋之言自附於大人君子之末乎然竊觀師之論文命意
 必欲其合乎道遠辨必欲其順乎理故其比事連類託物引喻
 理雖千百言咸有補於世教而於儒釋氏同異之辨尤致意焉
 蓋世出世間為法不同為教亦異而於此乎於彼乎受其教者
 均是人也萬人一心萬心一理則道豈有二哉譬如人有兩道
 飛龍鼓攝無羣乎車之安駟衡方軌無涉乎舟之利而趨之器
 可以互用也指廣物之儀之所作為車俾而光之而造為舟
 則過矣非徒人大觀於能會其異而要其同乎夫隱嘗謂三學
 障層各私其教為見戲之乎市井之閑笑隱亦謂儒者之說與
 止觀同今之徒傲自得者焉不知為何事而曰吾祖云吾祖云
 具猶同中之異耳儒釋氏之徒各私其教統傲自得者抑又異
 中之異也師獨汲汲焉務望而合之以求夫異中之同其為辨

道之功不既大乎師其身寂寞枯槁之鄉而其才思絕乾水涸
外雖難通而為歎詩聖皆清麗安接可善覽者多愛其辭之工
而未必識其意之所屬今不設論始序其有關於教道者俟世
之善知法詳為師名本誠道原字也茲其以嘉興人

紀夢詩序

自先王受祿之法不傳後世家所記夢之所驗可徵不証者
固多而人莫不有夢不必皆可驗於事也重紀至元之元年春
子孫以非材備貢國子學官其年秋校文上京夜夢觀新進士
上謝恩表褒然出班前立者諸生選湖恩其衣拜末其名明善
其字者也子既寤事而歸則聞明善已預在京為名既以上十
春官而科舉事遂廢予頓疑夢之不足徵明善退自有同歸就
弟子列拜以去去服闋而來私試數占首選時予猶居國學其
夢如初私試之法以入學之先後貢十人而止明善適在十人
之外方持筆而未及釋鴻子益疑夢之不足徵及予請出而遂
而中書用臺臣之前計奏檢 上旨復以科舉取天下士予亦
獲夢如初至正改紀之年也是歲明善果再薦於京師二年落
以正奏名入對大廷遂為進士第一夢於是始驗其兆見於
科舉將廢之初其應在於科舉復興之後天者素玩以矣夫豈
人力也哉蓋古者卜以三兆筮以三易必參之以三變項以致
觀曰騎岡曰咸陟其術皆已祖何考者獨爾有占夢之官乎
六夢曰一正二曰三曰四曰五曰六曰七曰八曰九曰十曰
占有二其善而吉則以默而歸爻于上其德而凶則贈送而去
之于向之所夢以為蹟則則善族系之貴學殖之富淵以
第不疑其謬也以為思欺則六館之士數百人予所思者不止

明善也以為落歟則明善之氏名非子母時所當道也以為善
與權則則子於明善未嘗其得而懼其失也無所感動而自
夢始正夢斷兆現於科舉之將廢而夢固不惡善在於科舉之
復興則夢可謂吉矣時之文人才士內交於明善者聞子言往
往為詩以紀之好事因會粹成卷求子志于卷首以資其說子
聞詩言牧人之夢其占以魚為豐年旌旗為人家釋之者謂此
即可獻之言夢也則今

聖神在上文運方新其事有大於牧人之所夢者願子紙牘不
得如古之牧人獻其善夢而歸美焉夫諸公嘆嘆之不足而
永歌之則小雅詩人之意也雖然廢興得失之故固出於天者
此素定苟未能備其在人而徒欲取必於在天可乎孟子曰命
也有性焉此子與明善之所夙講不敢以瀆告之也

贈徐生詩序

昔西山蔡氏善言地理先師朱子深有取焉而朱子之門不必
人人皆西山也蓋地理術者之專以儒者而兼通其說者雖關
多學之一端耳易學以是為學者而危乎後生小子時居終日
視記誦詞章為不徒為而獨以不知地理為耻探奇勸說慮慮
造言人為家務以取勝俗習所尚相師成風抑又西山時而
未有也觀其論辨駁駁出人落衷誠善可善以孝子慈孫甘
受其欺而曾不悟反統術者未觀此秋往佳委已以聽焉甚者
摩置百年之丘壟使先世體處不得寧於地下有心者所不
忍言子之病以此矣故先人之葬凡擇地一付之術者士爰或
來欲于不學地理而輕信人言且為圖說以見告其圖則一罔
阜慈加以觀檢之名其說則旁引曲譬抑揚開闔怪誕莫測

每更端必助以差哉... 漢世之淳詞... 而街者之言... 持而當擇街者... 余生乃不自以其術... 一時生亦未能免俗... 余生之術不愚其不行也... 士倘有隸於心乎

平宋錄序

平宋錄者記淮安忠武王平宋之功也... 察御史官王宣... 字仰副... 國史崇報之意... 皆可其矣... 諸色總管... 之官成也... 宋錄子抗學... 勅賜王廟... 皇朝世大典... 詔撰者今悉取... 餘無所考者... 不致遺也

李師婦詩序

師婦馮氏名易安... 蘇州刺史... 為金之宦家... 相回景雲... 下江南因... 馬赤衣卒... 疾卒大德... 其奈何... 二人任亦... 以去師婦... 以莫不哀... 葬城東北... 流血以死... 墓居者十... 監探馬赤... 為之銘於... 或疑為死... 與伏未越... 子惟方今... 無地無之... 所為若馮... 賢與它具...

表為志序

義鳥自來為縣歷漢唐訖五季見於簡史與它圖記者或據序一州一郡或據學一事一物其詳靡得而周知求元豐攝志出於縣令校書郎鄭安平而所紀下及南渡以後非必其本書咸準據而益出於補之徒實祖清貢進士應餘子輩其任而別本互有異同益方纂輯而未經裁定亦非其成書始自

國朝統一而夏縣地入於曠方已七十有八年官府之建置人材之盛固風俗之趨嚮戶口之名數貢獻之品目悉無所鑿載可不謂闕典歟為政者迫於簿書期會未暇碎錄未遑有所訪也今縣大夫兼約取詳而事無不理爰以暇日詢山川形勢地之所生極言土俗博古又遠之學得元豐咸淳二書屬實重加詮次以傳簡表朽庶幾無能為役乃俾王生權來生瀛合二書而悉之郡乘刪其繁冗訂其舛誤法當補書則引類相從而增入之附以辨證實為上卷仍以圖說于卷首瀛既履其地而為之序會兩生並赴秋闈遂俾得生兼與校正購于執事者而刻焉見大夫走寄花赤德林郎亦曠真哀元而人尹承直

郡周思恭許州襄城人

賈待詔文集序

延祐初元故內翰賈文靖公較藝江浙擢解潛以非才誤蒙薦送丞相末科公既入唐文學侍從之列而潛隨儲遠方浮港州絲曉乃樂職將以門生禮見則公捐館舍已久猶幸與公仲子侍郎公託眾家之好而歸文字交侍郎由供奉翰林外相而後以元官召累陞次對潛適自退休備員勸講同官為察日相歎洽屬有史事固敢不親其厥業承入同出無煩吏問於侍郎之

族譜圖序

高文大冊一長篇短章雖時復遺物一症書鼎一臂終未能盡大觀而無遺也潛以老得謝歸則林麓侍郎方竣蹟臺有出駕使率相望日益以速諸生有得侍郎謂之進而欲於門下之士者摩次其文集為若干葉持以示潛始讀其快然而厭飲其傷未之味焉者之論文者蓋曰文之體有二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夫立言者或據理或指事或敘情無非發於本實有是實斯有是文其所處之地不同則其為言不得不異烏有一定之體乎侍郎委從文靖公至京師而與侯俊並游於成均

速釋褐授官而踐數中外在朝廷臺閣之日常多故其蘊蓄之素悉於 詔今則務深醇謹重以導宣 愷意而旁衆聽施於史備則務詳贍精數以推叙功伐而尋 國說施於論奏則務坦易質直以別白是非邪正利病得失而不過為矯激佻歌詩

雖著贊頌碑銘記序之屬非有其實不荀飾空言以曲時人之求至於官牘所經名區勝地大山長幹穿林達壑題鳳泉石幽迥奇絕之際有以動其遠興而形於賦詠興時人靜者至為倡答率皆清虛簡淡可喜亦非窮鄉下土草野寒生危若之詞可同日語也蓋其為文初不膠於一定之體安知其義法臺閣

熟為山林也耶東坡先生曰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鋪一日千里無難及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欲知侍郎之文請以先生之言觀之至正十五年秋八月甲子潛潛

或謂黃氏胤祖陸終氏之後或謂黃氏出世帝高陽君自栢翳
賜姓麻而其後有江黃諸國為楚所滅子孫之仕楚者有黃歇
出於金天氏者自秦封汾川而其後有沈如陸諸國為晉
所滅子孫之仕晉者有黃淵皆以國為氏或又謂麻之得姓始
於栢翳栢泉陶而本金天可查據乎漢尚書今香太尉瓌父子
江夏人唐之江夏暨會稽零陵已而東郡江陵洛陽晉安入郡
各有黃氏而今也同望江夏何以別于官失其守而籍零陵既
乃欲旁引曲證而推及於千載之上固難矣惟蔡之黃氏由金
華徙越之劍洪之分寧豐城信之六陽江陵之監利為五大族
而潘之九世祖八世祖仍居蔡之浦江舊譜以為自今寧東歸
而郡志亦載黃氏是在浦江者見於開元十道圖則浦江之有
黃氏已久似未可以籍譜為信要之其言必有所本無從考質
也七世祖始徙黃鳥族日蕃衍系序之承傳支屬之分異斯可
得而詳焉六世祖隱居弗任用薦者當授官未命而沒五世祖
而隱弗仕遂我高祖乃以子賈累贈與以其進士登于科者
我曾祖一人而已先祖先考在異時俱當補官而不及其譜際
今盛世初備官使而擬推恩於二代願以御劣無弗克負荷
暨至是尊懼一旦殞滅以為大憾安可無後人知夫源流之
自而思元其宗乎昔太史公歷歷自序本出於金華而其譜止
及於分寧七世以上皆累帶尊豈慎之也潘敢竊取斯義斷自
此世祖而下丘儻之尚究蔡字之不齊者為之圖若錯遠不可
知疑不能明者悉歸焉凡為國譜之法觀者宜詳讀者宜思為
子孫者各詳其親則其所略者自可互見今不以親疏為間而
有所遺者恐諸房子孫不必人人能有其圖譜而於所親各

致其詳也承者當思補其所未備而無厭其傷於繁貳
後序
潘作族譜既闕其所疑與其所不知備譜而無考亦不致更有
增加然尚有當考訂者我七世祖妣宗氏親史既學士志簡公
潘之兄弟弟簡之子直秘閣顯誌其墓孫男五人其二曰公
顯公煥今見於譜者孫男七人惟上三人與誌合其下有無名
少亮潘之楊祖而無公顯公煥誌乃當時所作必無誤誤非名
之更易則譜之脫遺也浦江之花橋有善將軍廟在我九世祖
墓之旁將軍名仁理鄉先生倪朴為立傳載其捍衛鄉井之功
甚悉子孫至今不絕同里細人之家皆黃姓而散處于邑中者
多士族疑上世必同所自出歲久而失其世次譜所以不及也
義烏之盧若有祖熙四年進士名耕字子野任至郡通守按登
科記於我曾祖為諸父行不知何以亦不入於譜也抑嘗觀太
史公歷歷自序其先金華八世以上失其譜而豐城譜乃於
其七世之上又邇求得其四世且謂其先由南而娶由娶而洪
越之新昌有庭堅同年進士亦推序昭穆知為兄弟而進士之
從曾孫禮部尚書度乃謂黃氏居江浙者大抵出於建之浦城
其先由建而娶由娶而越二說尤異併識于此以待治訪焉
說
唐生字說
東陽唐生名圭而其為字者不與名配承子有以易之子既字
之曰公謹甫且告之曰玉之為物也至貴為器也不一而莫重
於圭是以古之用於朝聘者執之知不克為證之至也夫蔽明
而有瑞瓦耳而有璞佩而有玳瑁瑤瑜起量也而有組琮發兵

也而有牙璋固皆服用之所貴若其為國之重器則有圭焉九寸而為極七寸而為信為躬若天子之命諸侯之守也命尊而守嚴能勿謹乎博曰玉不琢不成器生蓋然於成矣故子獨告之以其生之理而無失墜焉者曰謹而已嗚呼其德教之

李生字說

中山李生弘道之字曰仲能為之說以釋其義者三人矣而未足以兼其欲復來微子言夫冠而字古也冠禮廢不舉而字之配名者不廢今也在禮始冠三加皆有祝字之辭而已一而而三說為今之又今也雖然生之名若字得無取諸吾聖人乎稱人能弘道者武仲何人子何人為禮顧而同道人也道也果且有古今乎弘道未始與世推後而人不必皆聖者皆備有德惠夫有能而不能耳生其勉之始以名字自守而行乎吾聖人之言無務以多聞為也

鄭生字說

若晉所記聖人心學之要不曰中乎堯之一言至約也舜益以三言則已詳焉孔子發易復曰三百八十四爻以明夫用其中者至矣蓋爻度以加矣齊信期主元吉之字曰得中蓋有取於離之六二生之爻若師制析文象為之訓解詳詳數百言當矣或而生不以為足將求于申言之焉呼道可受而不可傳如以言則生所聞於父師皆誠石也然誠而自得焉雖三聖人之言猶空焉也無易由言無曰前矣子竊用以自警高山仰止景行

清齋仲敬字說

仲敬名志學微子序其為字者序曰昔者孔子與顏淵言仁顏

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與曾子言孝曾子曰夫不敏何足以知之而孔子之自道則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曠者不自以為敏故如愚弗及聖人固無事於敏猶馬尊尊由是觀之進學之功孰先於敏乎古經之言學始於說命說之言曰務學敏為學之寶乎敏自古而然矣雖然學以為政也孔子蓋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則敏者又所以從政勸仲敏之講學有年矣可以出而從政矣予既知其敏於學抑有望其敏於政序其字因以勸之

謝鄉試主司徐照應序

三月十三日家恩賜同進士出身者故命以選擢期無措數論添實宜有黃綠編以詩說思皇隆成周之多士史稱開出數大漢之興村垂照來今蔚為盛隆必鄉書上獻乃盛天府之名計吏與俗方著本常之藉凡皆重乎其始進是故擇焉而愈精昔在熙朝率由茲道胡始文而興治若先烈以數載光輝與於三紀之餘揀羣英於千里之外爰受東帛始獲登然而有關於千鏗冠親甘陸浩以自後轉連閣而並樹袍何白以大紛漚瀟送之突負實抑損於蓋制加以文非故習蕩無額度之可稽業有專政疑出管闕之餘見節辨屢者或乘准別之體儀出眇者或昧精授之原乃欲突去取於一日之間而使論安危於九重之上其所繫者大矣宜不確乎棘武自非精鑒裁以特衡覽矣雖而入發斯室並照細火不道則何以開賢路之初程承天光之下燭時登舉屬我宗三宜搜傑異之材行訓詳延之意知潘者器資夙閱術業疎蕪遠迹矣驟獲誌舉疑之遠瞻光華旦

際元所馳之求欺期小技之曲迂亦借大方之品目忘其瑕垢
不愆三載而遂出諸泥陰轉與十朋而前列辱采親之及此
頌廣謝其意遂辱階方物之陳着入春官之考論言俯旋容
擢室之誦積奏弄輝煥爛上方之札查少押於末議庶無負
殊知夫何鼓已至於得三威實臨於咫尺履於對席中題辭
賦以先登徒愧大官之士存而勿去偶同鑿前之質切綴第以
為榮者派恩之有自茲蓋其官先主導揚德意屬文風假華
家之寵委由柔蕩藉致駐繞之適聽復顧井容活敏不勉企前
備益圖後效竊附驥首十場之難追磨鏡為誌尚一割之可
用上圖字過次卷登私激烈清深鑄鑄語淺

策名所陞積邑海濱奉命教行與言質慶推古有詳延之禮肆
時多問出之村於皇昌辰津新典典文場初登類雪傳慶之恩
英發重張果極俊髦之選科目見謂得士州縣宜從勞人蓋符
任以事功必先著其譽望其官卓乎懿行允矣今微抱遺經
詞章固為餘技究觀當世設施匪事空言學策偶於鄉閭連茲
陳於方物依然高舉藉甚能稱河海再鼓而少衰仍與十朋而
前前用膺妙策式副旁求日具形庭既親承於大對天臨麟座
宜審近於清光修長跡逢胡然引却姑一登於選部不弄轉而
為庶出結餘稍變庶幾侍聽曠之矣至觀園任之新并猥
之人親處庶事當實直上罪為儒者之榮青澤下流向慰斯
人之望聊述相沿

晉登上第臨佐偏州偶緣臭味之同遂託雲仍之雅輒憑書問

廣後車者共推其官流慶仙源雅英學海故家舊物阻起來之
安撫大綱高文厚典德之所對科目之日壯漸為鳳州縣之職
夫宜徒勞的履材致力押治風行其德士無不稱羨之民川
雲飛座有彈冠之家贊新觀瞻孔穎作威屬當積善之期故後
典載之詞浩氣遠迹揚息素養飛留謂何久自懸於揚執
承伊文
承伊文
承伊文

陳乞依舊敘仕咨文

伏念潘誤玷名初塵官使幸獲託於廉簡每思戒於滿盈所
以不特引年自請納孫一歸由里五閱星霜夫何姓名猶存乎
蕭蕭之傳遺化曲盜手獨釣之妙製冷朽質仍預清流從外
監之散真入就禁林之限直北非規草陳親袖書塵蹕上京談
經內府曠躋鞠講之職忝陪侍從之班庸胡溪地僥逾特甚方
陳免積依俸賜環真使在門
大君有命靡得已循牆而避是用不俟駕而行揣微分以遠觀
歐深表而激烈越起故步題勉汗顏孰知既去而獲采寧非以
退而為進不圖控額高竄議評而况痛抑易委柔翰已迫頭越
是懼補報無由敢祈叩於洪鈞願保全於末路尚惟察轉以
上聞

代浙東憲使請立耶律文正公書院公疏

竊謂人能弘道學必有師仰惟頌德之間生實繼先儒之正統
流風未遠世澤猶存不有專祠尚彰勳烈伏見故文正公大學
士兼國子祭酒贈資德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
護軍追封濬水郡公諡文正耶律公前代賢王之貴胄

本朝上和之諸熱氣深沉不露之質懷耿介振俗之姿愛親師而服安用備已而治人粵若

世祖之時域際許武之學充其業九屬於公卓居筆行之先式靡付託之重一貫忠恕之妙獨傳於曾參三千弟子之徒同

師於有若丘升堂而入室必踰矩而循規一投圖學之建官三為祭酒以設教於前賢之德與示後學之楷模青子恪親時

楚之際出交交束帛承天寵之褒嘉遠請老而馳車復與數於當守特聖乘傳加錫上鐫高朗今茲既登封而告第華皓一

既已定溢而易名孰知你國之舊居高缺隱祠之精舍當職父司風紀博求輿言謂後人苟復際其儀刑維聖世亦將知所觀

感宜立書院而徵其祀事仍置山長以領其生負庶幾入材之作與可備國家之任使誠非小補是用申明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論樂十七

會談漢人南人策問

問孔子昔門人以既辰加富既富加教教民而三事具則王道成矣其設教之略可得而知歟楮之周官則所以嚴之者有九

兩保息本俗所以富之者有九賦土會土宜土均流政職事所以教之者有八教十二教三物八刑五禮六樂其經制之詳可

得而闡歟孟子之語時君無非周公之法孔子之意也推而行之果可適於今歟漢唐盛時亦云庶且富矣君子或以為其教

無聞焉或以為未知所以教也伊欲盡三事之責若何而可以去深害之禍若何而可以此成周之隆抑有其道歟其酌古今之宜而折衷之以對

上都察獄掌古邑日人策問

問天下事可言者多矣未易以遠數也若舉其一二言之可乎人才有短長而惟限於資俗民力有高下而固於在操儒術

非不尊而未嘗崇雖無浮吏治非不嚴而未嘗嚴豈適以因循積久莫知所以為變通之方識時務之伎能誰可默然而已乎

江西鄉試南人策問

問三代法制見於經者惟周官一書大綱小紀詳舉相因其言人率矣然稽之尚書玉制孟子之書有不能盡同者何歟或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迹或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果何所折衷與

周衰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是書何以獨有漢漢除挾書之律其書最後出而冬官亡矣詩以考工記足之或者排其非

是者王有記果出於誰歟或又謂三百六十之屬已悉見於五
官各官果未嘗一與國家以學術取主而是書不列於科自豈
以劉歆薛焜王安石輩用之而不驗歟抑他有所議者歟哉今
朝廷內建六館蓋古六官之遺意也豈其成法固在斯取歟抑
猶有可舉而行者歟諸君子為有用之學宜與講之矣類聞其
說

江浙試歐家古邑日人陳問

問先儒以經義治道分齊教諸生而水利居其一然則水利亦
儒者之所當知也古所謂水利曰河渠曰溝洫曰溝洫施於田間
故其效易見河渠散於地勢故其功難成方今言東南之水利
莫大於吳松江視古之河渠與溝洫其為力孰難而孰易其為
利孰少而孰多諸君子習為先儒之學必夙講而深知之矣幸
試陳之以揮有司之餘議

江浙試歐南人陳問

問寧有本於古而可施於今者君子所不廢也然亦安可徒
守故常而不究其始終乎漢之取民者有吏縣有軍賦而除天
下田租之令時出焉唐之兩稅與之孰輕孰重而迄今以為定
制乎漢之任人者有察廉有課吏而舉可為將相之詔問見焉
唐之循吏與之孰得孰失而迄今以為定格乎其果皆無弊乎
抑本之官則取民宜善於井田任人宜重於封建自秦開阡陌
置郡縣千載之下迄今為戒意者大抵皆秦指也何以能
使其法施於人久而不變乎漢之限民名田唐之課封刺吏非
盡泥於古也亦莫有堅持其說而卒行之者豈時殊事異通於
古者或成於今而上下之所便安者無古今之間乎民苦於蕪

井而無以禦其生更病於費易而不得善其治又非可謂便安
之也其地張指益殖有當議者乎也如安鈔引鹽近效於宋以
立法者又未可遽數也請以其大者考歷代之沿革源其始
要其終而循象之庸核上之人未擇焉毋南謂儒者之常言
而雷同勸說對

國學家古邑日人陳問

問高揚文武其道一也而有忠實文之異尚子丑寅之異是何
歟至吾夫子又有行夏禮周之說其主取之旨可得而聞歟記
禮者有曰履夏之禮蓋周之文至矣自是言之有虞氏以下有所
尚雖殺之前夏已尚質周之前殷已尚文三代而下以迄于
今所用固夏時也今之為文果皆周之文否與時務莫有大於
此者不可以不講也幸究其說

問學者將以行之也所學何道歟所行何事歟致歌之化本於
四科之文學後世專門名家猶有以儒術飾吏者以經義成事
皆矣夫何古道遠塵土習日墮廢居則玩思空言而指蕪書錢
穀為細務從政則嗜道更議而視仁義禮樂為虛文不繫於所
學非所行而所行非所學舉二三子蒙被舉有以知學為莊行
之地可無所繫講而素定歟孔門遠矣而漢之士有不可企而
及者歟願試陳之無以譁焉也

國家設官分職以理庶務而俾持

風紀者司其職陳天何州縣間結於吏議者往往而是舉于萬
績者固不多見然有虞氏所舉十有六人而去四人而已由是
推之三職之所繫陳原可知矣豈今不古者墮者舉而不肖者
歟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安可厚取天下無君子數額

試陳之以法所感

問古之為國者必務制農真民富而俗轉良有以也方今
朝延重臣既奪領司農之官郡縣長吏又兼任勸農之職而田
里之間地有遺力人多游心試者率以為回不井則資本而趨
末者聚異國然矣夫井地之法既未易卒獲若何而能使守本
業者有以盡其力遊末作者有以易其心幸試陳之
問國家之禮法自古而然矣方今 朝延清明天下無事而民
間推陳出新之習猶有存者以為養之末至窮而無賴教之
未盡焉而無識則養莊學校之政容矣夫以爲郡縣之治有
未善者受急而致然歎則守今之選又未嘗不精也願推言夫
不能使民不為盜者其矣安在頌之方宜何如毋誤曰此有
司者之罪非路生之所知也

問古之為治者必正習俗所尚不同故其為俗亦異禹湯文武
之道一也而忠賢文各有所尚何歟說者以為五帝以前風俗
大同故無所尚而記禮者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然則有
虞氏亦有其所尚戴履之前夏已尚質周之前殷已尚文歟孔子
有那都子文哉君後周之說而董生謂漢宜積周之文用夏之
可辨雖方今天下大同德教流洽而習俗未能至變以為文耶
則士多困陋而整身以為所耶則民多洗洩而散朴以為志耶
則為吏者又往往舞智而斲人巧尚果安在歟欲救其弊宜何
先歟諸君子在巨樓稱官俄出而任承流宣化之責於當代所
宜預蓋若可無夙稱歟試言其畧

金華黃先生文集 卷二十

養之後者有選法焉為法雖不同而首尾相資有不可偏任者

夫何今也拘於法守其能相適漢之使三千不盡登於銓曹
之吏八百不皆出於舉館所養非所用而所用非所養選法在
今為甚密教法視古則已疏法制之疏密既殊事任之重輕不
得不一其法之所必至歟是果出於立法之初意否歟品調消
息之使無彼此輕重之偏亦有其道哉此區區之所欲聞也
問昔者孔門弟子之問若言必以實陳其言而其志之所趨學
之所造可知也去聖日遠後生小子竊以空言相高據木皮之
所不得聞者若已有聞添離氏之所未能信者若已有信雷同
勤說辨為一談雖有知言之君子亦莫能察其兩志之遠近所
學之淺深也惟自知之明者其為言也實二三子宜審於自知
矣幸因答問少據其善經以見夫所志所學之實何如也

問為國者皆欲吏之廉不知所以致其廉皆慮吏之貪而不知
所以去其貪設者謂積秩厚則廉者有所勸禁令嚴則貪者有
所傷是固然矣今之補秩非不厚而廉吏不為之多禁令非不
嚴而貪吏不為之少其理安在乎
問民貧則國無獨富民富則國無獨富此理勢之必然而無可
親者今天下之民以為貧耶本土被文錦犬馬餘向粟者亦或
有之以為富耶極獨不究舍菽飲水而不免於飢寒者蓋已多
矣國家之調度將一切取贖於富家固不能無度前之志欲使
均無貧而皆有以待公上之須又慮夫燕喜之弊歟未易除然
均無貧者知之何其可也
問聖賢之論治未嘗不取法於古顏淵問為邦而孔子告以四
代之禮樂職文公問為國而孟子告以三代之井田學校何啻

一九三

取之不問由設說次第言之必養之以井田教之以學校而後讓讓可興也其法果可備廢然孔孟所言布在方冊煩瀆無其位而不得行滕文公有其志而不能行後世雖或行之而未盡也今亦有當講者歟尚且其說

問蓋有之矣小人而能學道者初不多見也伊欲以斯道覺斯民使化行於美而此屋可封則為君子者不得不任其責請試言之以觀二三人之自任者何如也

問皆安深先生之教學者有經義術有治事術治事者人治一事之黨一事故其出而仕多用於世用若若於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夫躬經而不能致用則經為空言矣作事而不歸于古訓則其為事亦苟焉而已矣是果可破而二之歟然以其成效觀之則又如彼何歟諸君子斯斯夕斯所談者無非經義也所治事果何事與幸試以兼評諸習者言之毋誤

問為法必有先後之序知所先後則舉而措之斯易耳蓋昔之言治者曰明艱險也抑僥倖也稽實象也擇官長也均公田也厚農桑也修武備也威福後也置恩信也重命令也此十事者孰於今為急而在所當先孰於今為緩而在所當後二三人習為明體連用之學必會究心乎此矣請保陳之

問錢出於古而交會創於近代然所謂交會者必以錢為之本蓋合券所以取錢非以錢易錢使之捨實錢而守虛券也方今鈔法獨行而錢法廢於無用之地立法之初固有固有華及其既久亦宜有疏通之道焉請教言之以待紳學者之財擇

聖仁在上威行庶孽殲聚之殺固已肅清菜色之民始將慰息及是時也做戒無虞積備具有不可不審講者三子子儻有志焉於從政乎何有請試陳之以俟有司者之詢訪也

問君子小人如陰陽之相反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然權之前古歸治世未嘗無小人果可盡去乎夫所以廢之者必有其道矣聖人推陰陽之消長以為廢去小人之法或尚剛決或貴於不惡而嚴何其不同乎方今明良相逢君子道長時之所以為本也欲保其泰有急於廢去小人者乎聖人所謂剛決與不廢而嚴者今宜何先請擇於斯二者以對

國學漢人策問

問傳有之曰教之以德存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德心此豈非聖人所以論治者乎漢霍光始為疑之則理實見之則亂之說而史臣以為明於政體處之論猶空言耳請為亮治蜀刑法峻急而史臣以為激治之良才則又見於行事者也然則聖人之論治者非耶諸君子明古而識今宜熟講於此矣它日出而從政則何以拱其志陳之毋誤

問昔者舜以契為司徒而教五教于百姓命之以一言而已至命舜典樂以教胥子則為言不一而足焉成周之義為民者大司徒而已其教國子也有師氏焉有保氏焉又有大司樂又樂師焉為教雖不必盡同略於鄉而詳於國則一也宜不以所輕者可聽所重者宜詳歟宋惟我朝事必師古乃者論音清降書重字成均之士甚厚皆帝王之遺意也研重固有在而待之不加詳焉何以稱塞上旨勳蓋古之設教者有慶音律巨子戈羽箭弦矢之類為事至詳也果可用於今而不以為虛糜巨

二三子朝斯夕斯所說無非天人性命之理凡昔人為教之具皆未嘗身履其事豈不曰彼所習者器之末此所講者道之本哉宋儒之論學蓋曰不可厭末而求本幸推原其本末而於其法之邪宜詳者陳之將以復于上而相與講焉毋苟曰異世殊時不相沿襲也

問古之造士必以四術而稟尚於樂有虞賈子之教典樂與焉成周國子之教司樂總焉考其名官而所重可知也豈不以樂者學之所以成終較漢唐去古日遠詩書禮之文雖僅存而樂之缺有間矣然猶有以樂立於學官者有請以樂教諸生者其為樂果皆出於古與哉 朝公親近制雅樂之說于成均者惟釋義乃有合而未始用以為教也其為樂果不遜於今歟孔子適齊以童子祝端行直而知韶樂之作樂之善人心其效如此而可希聞弗講歟伊欽如帝王盛時儼為士者無不成於樂亦有其遺歟二三子游于庠序之間踵隨詠仁不為不以為願其陳古樂之本末與其可施於今者有司得以詳擇焉

問若昔三代之士論于鄉者必升于學然後官爵加焉其取之也詳故其為材也備漢之四科不皆養於學校唐之六館不皆擇於舞閣至宋之方州舍法遂判焉兩途而亦足以得人何歟 洪惟 國朝自至元間建首善之地于京師以風四方遠近延祐初乃以科自限主著于今如種之獲適維其時三歲登質能之衆于天府僅百人以博士弟子而預其列恒不若昔計其者之輩望取有未盡歟抑教之有未至歟或問觀者皆往與寒

較爭長歟伊欽考古之制自鄉而學自學而官爵之其可行於今否歟後世之法亦有可恭用者歟幸試陳之毋隱

問國朝之制原士必以經史時務時務誠未易知經出于聖人亦不容假讓也姑以史事言之左氏之所傳太史公之所紀立法何不同歟班固荀悅陸贄袁宏陳壽法太史公而通鑑法左氏者為博失歟歐陽子唐書法太史公者為其說矣然綱目之作或因其繁或管不能免先儒之議是蓋有其說矣然綱目之作或因其繁或筆而正之其是非法取可得而開歟方今六館之士奮自儒科而居編摩論撰之列者踵武相接也二三子於昔人之是非非得問古之為國者四曰井田曰封建曰學校曰刑刑其存於今者學校而已夫井田之已開者不可復矣何以使民無怨貧而遂其生乎刑罰之已置者不可廢矣何以使吏無數易而成其治乎蓋今已定則法之輕者不可加重矣何以使人無易犯而不陷於罪虞乎若夫學校雖以著令僅存而知仁聖義忠和之數不及於萬民直溫寬栗剛簡之教不行於胥子何以使之成其材就其實乎先王之道制廢而泉之廢者既如彼存於今者又如此其弛張損益所有可議者乎二三子游于庠序一聞而務為有用之學得無夙講於此乎其酌古今之宜以對

問人材者國之所與立也培植本根以成其名跡者上之待士宜過乎厚奮揚精華以持其清議者士之自待不宜過乎薄四代遠矣東漢太學之士三萬餘人盛治成生公辨性往折斷下之時召常出其口唐之三館餘人能明目張膽呼囂言事者史牒所載可信不誣也方今 聖仁在上菁莪有古所未有發莠之言一善弗遺夫何以賢士之闡萃四方之英游而於民生之休戚政治之得失一切存而不論徒規規焉綴緝

而於民生之休戚政治之得失一切存而不論徒規規焉綴緝

陳言以承合有司月書季政之變又視昔人若不能無獻上之人陳言者亦既無矣其自待者每乃太薄歟豈世降俗敗士氣萎靡不可復振歟抑為求率者未有以鼓舞而作興之歟觀立朝必執平日它時倘有言責可將守其憲以為時諫歟抑謂所以變今日之積習追昔人之風烈者其道何若亦以觀所處焉

問三代之興皆改正朔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此三代之正朔也而世推有三正之言則三代之前果何所建歟前乎夏商既建寅矣以湯武周公之聖何滿不能踵而行之而行夏之時猶有待於孔子然後定建子者一陽之生天道之始也建寅者三陽之及人事之始也商之建丑獨何義歟秦之建亥亦商周有以移之否歟先儒謂三代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以詩書言之月固不改矣改之孟子則月蓋未嘗不改也何其不同歟由漢迄今率用夏時是無容議矣然語古而無徵習今而不察亦君子所恥也試索言之

問一代之興必有二代之俗風聲既立氣習整肅蓋東漢尚清議而名節日以崇而晉好清談而禮法日以替得非對尚之殊遂以成俗歟然夷攷其人無所回抗戮力王室者清議激之也而亦有趨解秦之取端於時者焉清議果安在歟任放為達廢弛職業者商流溢之也而亦有檢攝衆事未嘗少懈者焉清談何嘗非任行之得失以自鑒而防其好尚之偏不亦學者之切務歟季武陳之以觀所趨嚮者安在

問選舉之法其未尚矣說者率以為古之取士以實不以文後

世反是故其人才不古若也稽之經史則有漢氏之數納以言近於文成周之廣興以六德六行通於實謂有漢氏之不及成周可乎若漢之以孝廉察於有司者即古所謂德行之法以直言極諫對天子之廷者即古所謂言也然以唐人詞章之習較之西漢之儒術東漢之名節固自不侔夫豈文辭其質誠如誠者所云雖有虞氏之遺法亦不能無弊乎此皆有司其惑也幸相與推言之故

問漢儒言災異者然延壽京房以易亂陰陽斷向款父子以洪範五行故延壽作易林而向作洪範五行傳論至班固始述數言以為河圖雒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蓋三者莫可偏廢也考為而固者竊五行有志乎近世學士大夫皆以易言吉凶而不復以洪範言休咎豈非欲鴉其偏乎漢儒之牽合拘泥識者未足盡信固所斥以摘揭微隱之實果可盡廢乎然考之周官則大小所掌三易之外無所謂洪範五行者豈古之陰陽占驗一以易為斷而洪範不預乎蓋子之言安所用漢儒之言何所本乎易洪範並列于六藝五行災異之學宜但小道之可觀而已今亦有能通其說者乎請問其略

問為學必求師而求友師之尊未若友之親也樊遲問仁與知夫子既告之矣退復問諸子夏始喻夫子告之之意當時學者既居於師又辨諸友其務實如此後進所宜取法歟二三子鮮居於師而求於師者為甚詳而取於友者則已略是固知師之可尊矣亦知友之當親然在易難濼允君子以朋友講習釋之者曰免為就朋友講習說之大者也知講習之為說則知友之當親矣其相繼相益蓋淺淺然願以古者朋友而成之義相與

聰明之母苟曰歸而求之有餘師也

問漢欽書昌奏說帝平金滿堂之非之而宣帝不聽當平法既
行民果以為使後世固之負敗感也夫以望之論儀有餘村任
寧相益行關於事情而不知變通者歟若書昌者徒以能商功
利得幸於上何以使法施於人如是之失歟近代帝手藝愈履
以專使速至我朝乃有若余而無常平頃嘗有以提帝平為
請者事下有司將行而輒止或者書昌之遺法至是不能無弊
而望之言為不察歟徵台驗今以究其得失而析衷之有司
之所願聞也

問班固志地理條其風俗最為詳悉按高麗周官職方氏辨九
州山川土地所宜皆未始及乎風俗而十三國風之變獨見於
詩說者謂盛治之世天下大同故無風俗之可言國異政家殊
俗而風聲蓋習隨之故不得不論其風俗作史者熟而取之而
以備諸古今之本末云爾然以其時考之尚有反道敗德之尚
底固有怙侈滅義之教士則於其間之中有未盡同也曾之失
奢親之失權斯時之失淫而唐有堯之遺風則於其變之中有

未盡也文翁倡其教知如為之師而罰之文章冠天下韓延
善先之以教誨黃霸繼之而勸化之行則風俗有時而移
俗有時而易似未可專以地分為斷也夫語時務者莫大於移
風易俗而於經史之指若有所未喻者亦以性所感焉
問尚論昔之言治者必推賈誼董仲舒而劉向稱仲舒伊呂
無以如誼論伊管未能達過則是誼仲舒皆伊呂之流也然而
一則曰伊呂一則曰伊管皆仲舒而言然乎至道誼所言雖出
於霸道而向子欲不以向之攝仲舒者為然而於誼無所取誼
果非仲舒而及於至教叙七略誼仲舒又何以與伊尹大公管
子並列於諸子歟若夫治安之策天人之對乃班固所謂初於
管子之事而二三子所夙講以時問者也請極其言之無作於
古人可施於今日者條陳之

問賈永遜正堂會蓋公而秦國安集周亞文傳勸孟若一敵國
而知兵楚無能為莊固於本傳備若之者以其有關於治亂成
敗云爾至為司馬遠傳贊乃讚其先其老而後六經退廢士而
進秦雄其言安在乎固又謂道家者流清虛以自持卑弱以自
守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讓而承將侯之倫溫民法受撥密固
急讓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安其稱之如此豈猶有取於遠之
道哉乎方今治教休明風俗醇美為士者既不屑道虛無之言
為民者又莫敢以豪傑自任諸君子亦寧區古今習尚之變而
考前史論議之同異得失乎願聞其說

之不齊人未易以強論。蘇者固不待養而有養者未必皆能廉也。豈非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乎。伊欲使上之所養也均下之自養也厚其道何由可得而聞乎。

問古者士有常業官有常守故其易守而成功易見也。夫何守而士之用人惟以歲月序遷而不優密其能否至於官數易為守而士數易其業以備名家者不得與處於指古禮文以變為師者不得專力於簿書期會自非以數術方技執藝者為世守釋有久於其職業者授以不素習之事而欲委任責成焉亦難矣。豈當世之士皆有非常之材而措諸事業若無施不可勝抑為士者徒知計官守之崇卑而未能如數術方技執藝者老之安其兩守歟。不然則古者任人之道不可行於後世歟。必有其說。

問昔之大儒蓋有以習文法吏事見稱於史氏者。然則文法吏事亦君子之所宜知也。安可忽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矣。惟夫使之無訟而後可以省刑。是誠難能也。苟非有以得其情辭或不失有罪者。豈易然乎。陸淳之嚴也。又理官所學固非諸生所得與聞。乃若先王立法之意。有諸於稱猶可見也。二三子姑以所知者究其本末而極言之可乎。

問然者謂秦尚中諱故其治刻薄。而以恩脅尚莊列。故其俗薄。薄而無實。其說是我。國家尊尚儒術。愛士之道。以昭示乎四方。搢紳先生言必以孔子之詩書其禮而非敢為申鑿。法家之言也。教必以孔子之文行忠信而非敢為莊列。道家之教也。是宜刻薄之風浮華之習。為之不憂。乃猶有一二之或存而

未盡者。何百家邪說入人之深。而儒者之效類。若是鮮。與夫宜為士者。溺於口耳之末。而昧於當世之所尚。與不然。則承流宣化者。未能論上旨。與顧聞所以轉移。而興起之者。其道何由也。

問自古有國者。不能去刑。必設官以主之。虞之九官。明刑者有士焉。而折民惟刑者。秩宗之官也。周之六官。掌刑者有司寇焉。而以卿八刑。制萬民者。司徒之官也。既有刑官。而又以它官分任其職。何歎宜其為事。固有不同。歟。今之刑官。即古之士與司寇也。禮官無所謂折民之刑。而教官無所謂轉民之刑。職任可謂專。而不分矣。夫職任專。則事易治。何古之人。慮不及此。歟。二三子姑為之釋。

問古者家有教。家有存。術有序。國有學。蓋無地而無學。亦無時而不學也。王制。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然僅為舉則。凡天子之命。所未及者。不得有學。矣。將控而弗教。幾千乘之國。為卿術。與二十五家之間。者。有哉。而逮魯。五師悉聽命於天子。為法何若是之煩。歟。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此諸侯之國學也。豈當時國學。頌天子之命。力立。卿學之設。不特。命。歟。夫學校之政。亦時務之大者也。考經傳之遺。文。以祛。所。或。敢。俟。求。對問。天下之事。恒患夫。過。與。不及。不及。則。失。於。簡。過。則。失。於。煩。其不通於中。一也。書。春。曰。敷。無。所。情。事。而不。辨。其。簡。諸。焉。孔。明。原。與。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實。而不。厭。其。煩。俱。號。稱。民。相。其。為。事。有。不。同。何。以。能。同。歸。于。治。乎。豈。其。才。智。之。不。齊。全。所。阻。而。用。所。良。乎。抑。以。世。殊。事。異。其。弛。張。緩。急。難。以。驟。論。乎。子。載。之。下。欲。以。古。人。自。期。苟。苟。未。至。乎。無。過。不。及。之。地。則。守。職。而。不。病。於。簡。易。

問然者謂秦尚中諱故其治刻薄。而以恩脅尚莊列。故其俗薄。薄而無實。其說是我。國家尊尚儒術。愛士之道。以昭示乎四方。搢紳先生言必以孔子之詩書其禮而非敢為申鑿。法家之言也。教必以孔子之文行忠信而非敢為莊列。道家之教也。是宜刻薄之風浮華之習。為之不憂。乃猶有一二之或存而

不容無取而並用者考其孰得孰失而折衷之以待問焉諸君子之事也幸相與試評之毋苟按曰則有司存

論整刑勸農文

古之有民社者未嘗不以農事為先抑植勸率具有其法我朝宏稽故典郡邑守令悉以勸農入街事莫重焉高比以受任之初延登耆年詢以風土咸謂是州地產素薄無之樵山帶湖草澆相半仍歲凶歉民多阻飢夫不知蓋其在人而一切聽其在天不可也昔程文侯使孝悌作盡地方之教以方百里之地為田六百畝理田勸別歲增粟百八十萬石不動別畝或粟百八十萬石勸與否之利害相違如此然則欲盡地方者亦在乎盡人力而已誠能率而予第竭其四肢之力以從事於南畝將見富歲之入弗減益增蓄積既多雖有旱潦可無乏食之慮矧今聖仁在上法有章品至和之應必有豐年乃若邊屬而成賦之國長民者之責也茲以東作方興率運故常躬親未報焉爾農勸其高飽之母苟以爲具文而徒藉其能也

上梁文

行中書省上梁文

我國家幅員至廣舟楫有礙難率航之近陞總安民之大柄份將而專制制端多以領轄於左右湖湘東南之都會上樓下字據極朝之具瞻內拱帝宸外臨蕃服使百寮之長莫安一日之居既合體以圖新寔固而就簡宜增崇於壯觀用昭示於聲威宜屬駘駘三徒購禁耕方拓土置水具以取乎度木開材運風斤而獻巧奉無垢素從靡告勞審面勢以得中樞儀

刑而如故穹門洞啓燭幽隱於閭閻巨屢燕休折返斷於薄肆是所請政事之本匪徒誇興作之功龜陽弗遠紅梁將與廣仲等頌式相激譏

拋梁東海上雲開曉日紅大舶高帆來萬里品英稽首集皇風拋梁西三吳黍餘播高低澤翰景色餘韻滋猶有餘餘野外樓拋梁南閩嶂風行掃障風槍鼓不驚民按堵九天雨露聖恩重拋梁北袖纓倚尾官河直百貫五行道途通日中聚貨如山積拋梁上紛紛非燒道在望台階清潤六星齊太平可見非無象拋梁下俯瞰江濤奔萬馬居人游折鶴護呼共樂昇平陶至化伏願上梁之後五兵偃息百穀豐穰民風樂於鄰會相業律於廣唐宜暢鴻靈益固備德之守端扶實作允資柱石之強等天長兩地火慶 君明而臣良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題跋

恭跋 御書明良二大字

皇上在宥天下端拱無為清閒之燕時特心於藝事雲華益重
爰出前古帝王而上而臣下罕有獲拜賜者惟翰林學士承旨
開府儀同三司札剌爾公以開國元勳之貴世長宿律清忠粹
德尚在

帝心親御翰墨書明良二大字以賜焉仍命公因以為字臣潛
忝以非才載筆從公之後公出以示臣得志于下方臣竊惟

君尊臣卑者分之殊休戚同之其體則一是故舜之作歌皋陶
之賡載皆取諸人之一身而以元首股肱為喻元首之明

君德也股肱之良臣道也合明良之二言以為賜而因以字之
于以表 君臣之一體也非世家重臣與國同休戚者何以堪

此乎雖然舜皋陶之賡歌所謂元首明哉股肱惟良臣惟聖者
由 君之明也或丁之命諫所謂股肱惟良臣惟聖者

君之聖由臣之良也然則公之圖為補報者宜何如哉臣不佞
不敢徒以公文被詔回之光倭為一時之榮遇而徇以大人之

事 君者有望於公同俾昔賢異萎于前也

恭跋 御書慶壽二大字

今上皇帝徵元正王之明年翰林學士臣梁爾貞班嘗一日侍
燕間于宣文閣

上親御翰墨作慶壽兩大字以賜焉後七年臣潛以非才待罪
翰林臣梁爾貞由遼陽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入為中政使出
以示臣臣潛俾識之臣潛欽惟

皇帝陛下以天縱之多能聖學之餘事形於心盡如雲漢之昭
回在上非下土愚臣所得而窺測也竊聞之皇極五福以壽為
先兆民所賴一人之慶夫以數賢貴貴為 國世臣錫之眉壽

以保其家宜也乃者推廣
上恩均慶于下使八荒之人同臻壽域豈非所謂哉

君之賜乎臣潛於名言之所不及者既不敢獲贊一辭而屬望
之私有不容自己者謹以志于下方

恭跋賜名哈刺技都兒 御書

翰林學士承旨哈刺技都兒家藏
文皇所賜御書墨本二卷親筆二卷此賜筆之一蓋
先朝嘗賜以今名而上復出御筆中命之也

恭跋命哈刺技都兒充捧茶官 御筆

天曆二年夏五月 日
皇帝坐奎章閣特降御筆以禮部尚書哈刺技都兒充捧茶官

臣潛竊惟 國朝任官作命皆出外廷具有品式捧茶官蓋中
朝侍從近臣且非常設非可倖以定制故

天子親御翰墨以命之實盛典也史臣宜謹志之以備館閣故
事焉

恭跋 御賜永懷二字

文皇以萬機之暇特心藝事神文聖筆冠絕古今間嘗以厚刀
刻簾帳作永懷二字亦妙具乎八法因撰為墨本以賜近臣

翰林學士承旨哈刺技都兒時方以禮部尚書入侍賜間與
被賜疑疑敏已又恐人無知者出示臣臣潛得志于下方臣竊
惟求懷之義猶大雅之詩所謂永言孝思也昔周成王剪桐葉

為圭隄以實其微言而 上之孝思遠次不忘乎聖念庶幾三代之人生遠矣後之史臣宜有述焉

恭跋 御書秦章閣記石刻

天曆二年春三月

上朕開秦章閣延登儒流入侍燕閒冬十月臣鐸不直作頌以獻至順二年春正月 御製閣記或秋某月某甲子大學士秦樞宗樞使臣阿榮傳旨以刻本賜高臣鐸備直拜跪而退該處惟謹以臣潛待罪太史屬傳紀其歲月于下方臣竊聞前待書學士臣集為臣言

皇上以萬機之暇親洒宸翰書秦章閣記刻真禁中凡墨本悉識以天曆之實或加用秦章閣寶應賜者必關學士畫旨具成案持詣榻前覆奏然後予之非文學侍從近臣為上所知識者未嘗輕算臣鐸庸庸當

上踐阼之初以保字等處萬戶召對 明仁殿持 詔發兵河東陝西毋以前鋒迎敵逐巡鎮附安河南山東又被 百指諸將乎雲南陸辭之日既賜之弓矢及他服用寶珠之物以重其行速旋而後命也願以辭藝進而特預是賜殊屬之恩免絕前此效蓋時清 主聖親武而隆文示之意焉以風厲于四方

前使中林免宜之士莫不殷舞變化於雲漢昭回之下甚盛處也一旗一矢庶乎武臣經明直以周通之才出入文武勤敏上意何可謂不厚 君賜矣臣是用備著之否夫天縱聖能心蓋起爾有非朕陛下愚而得而獲則者不敢贊一辭也

跋平雲南頌

右平雲南頌頌中大夫保寧等處萬戶律律公鐸爾直作初

文宗皇帝以南詔弗靖師久無功特命公往督諸將深入敵境於其無禦餘黨悉平公既旋入奏因作頌以進仍錄其詞而傳焉
今上皇帝謀元帥俾坐鎮西南夷而廷臣無以易公於是距公之作頌蓋已十年 朝廷清明遠人嚮化兵燹不用四方無虞又矣公下車之日宜用告人懿然然故事物諸堅承以宜皇威於遠方萬里之外然則此卷豈直可傳於學士大夫而已哉

跋袁林園簿詩

昔我

世祖皇帝肇建太室
武宗皇帝始親標獻述

英宗皇帝乃行時享之禮而備園簿之儀蓋太平極盛之際也翰林直學士致仕袁公特為秘書監著作即為以為詩使窮鄉下士一覽觀焉如身在登穀之下而親熙朝之福文何其幸歟漢應劭唐王象瓘有園簿園宋王欽若亦有園簿記三卷宋校增為十卷後累增為三十三卷公乃括以六言曲盡其鋪張之妙亦奇矣詩曰雖無完成人尚有典刑安可忽諸

書先聖九賢圖贊後

右孔子并七十二弟子像上有宋高宗贊附以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記不知何人書檜所譴播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頭頭駢担詐權滿之說以撤幸於功利蓋指當時言恢復者皆齊聚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則夫言恢復者未必與孔子異意也詎可一切以功利目之乎檜作此記時距其卒

徵七十六日其同上証氏之心至死而不已也今其說備與圖贊庶存庸表而出之以俟覽者詳焉

疏宗兩朝遺墨三首

疏宗與實似道書

右宋理宗徐付實似道親筆按續通鑑長編嘉定三年二月丁亥朔李松壽來納款上諭宰執曰情偽難憑又曰切須審處似道奏當與之要約如能歸連海之地方可取信十二日戊戌部省言連海已逐收後而新史歸地在二十四日庚戌乃因李璣是日有建郎封王之命而連書之耳璣即松壽也此親筆以初十日午時下向來意宜確又曰不可失信必在已要約之後未歸地之前蓋是月初十日丙申也故事禁中慶分事付外謂之內批又謂之御筆皆內夫人代書而所謂御實批者或上批或內夫人批皆用御寶准親筆則上親書押字不必用寶璣之去就事繁據察上批示外廷而獨以親筆付似道故正史及它傳記皆無所載蓋庸考次其月日以俟閱文

疏宗與實似道書

右宋度宗寶實似道手書命之曰師初而不名體貌之至矣其稱謂之過鮮見諫於史氏若夫寶藉鈞庇巧鈞照等語如士族之施於鯀已者君臣之分繫於蓋察此感溢客人間乃披訪之所不及是以史氏無識焉孰知夫禮先亡而國隨之非細故也庸表而出之以俟後之秉筆者焉

致泰山碑

泰山碑字多磨滅惟二世詔祖完峯山碑亦有此詔蓋當時欲使來者知石刻是始皇帝而為故皆刻此詔於其後也

致寧山碑

歐陽公謂嶧山無此碑觀杜子美贈李潮詩則歐陽公之前無此碑已久新齋李公嘗以模本刻于金陵郡學其石今亦弗存此是徐鼎臣模刻舊本可寶也

致館本十七帖

唐貞觀元年詔京官職事五品以上子皆書者二十四人隸弘文館習書出禁中法書以授之尋又置秘書三人此館本之始也開元六年命整理御府古今工書璽玉等蹟得一千五百一十卷視貞觀時無所增減龍朔三年裝建館內法書至九百四十九卷然則當時館本必不止十七帖此十七帖持以世所共傳而其後有勃勒充館本故名之曰館本十七帖耳卷尾有僧檀二字不完是梁之徐僧據云

記石經

漢石經自比齊徒割隋後徒長安至唐初已不啻亡其什九而拓本猶尙開元御府由開元迄今六百年石之僅存者不可知拓本之可見者是而已未知後六年其存幾何好古博雅之士所宜珍護以謹其傳也

書石曼卿館直詩後

曼卿仕凡再入館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松關校理卒於官距作此卷時僅四決句耳安知非曼卿絕筆耶嗚呼曼卿之卓然不可朽固不必在是歐陽子所謂野昇磊落空元嶢嶢者曼卿猶可榮見也

書唐詩後

右唐詩選其首尾姓名以石刻完本考之則顏公真卿也始比

公山清叔孫通者公嘗為史部尚書大曆十四年代宗崩而公為攝政使也其後公以直不見容於楊炎煇太子少師猶領攝儀使者德宗即位之明年改元廣中其年八月遷葬母池氏為皇太后時也故事覽便必因事乃置事已罷罷公之為使不以一事者若其繼之在開元以儀儀使而掌玉禮也凡制勅冊命皆出於中書是時郭子儀官中書令而不獨省事楊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官門下侍郎唯舍人于弘獨在中書起草而行若那也新史郭本傳稱郭以諫議大夫知制誥進置郭侍郎而不言其為中書舍人者意必以舍人秩卑於諫議而略之也其用尚書吏部告身印者尚書實家而行之官尚書省者之氏名石刻猶可見也就其可知者疏之如此其殘賤而不可知者不敢以應說參焉亦闕疑之義也

跋南營公謚文定議

宋制文臣光祿大夫武臣節度使以上法當定謚者皆太常博士議之考功郎中覆之乃以上于朝而降勅給與初欲旌死節之臣始有賜謚臣中書舍人行詞給告太常考功成不與焉由是應得謚者亦援以為比乾道末臣憲言其非故事而申明之淳熙中遂詔特命蓋者並經有司議定取皆出初曾公官止四品因楊郡之請而賜謚其謚於太常覆於考功若用近南也然其謚揚旌安錄書贊文詞始不是適宜以降勅給告為輕重試劉公自嘉熙成成記淳祐壬寅凡兩燕考功又真除負外郎不知其議作於何時今言者方建白重脩宋史考其歲月之上有司以補曾公刊傳之闕文可也

題黃給事山居圖

子讀紆與正論小傳未嘗不三復而悲之方秦檜起勢立威小不附者輒欲置之死地而忠體之風不為少衰嗚呼何其盛也然皆僅足以撥禍固莫有能行其言者嗚呼又何不幸耶獨故給事中黃公居毅院時嘗疏論茲檜檜由是去相任使當時雖言類如此正論可無作矣亡日檢幸用公卒斥我賸四方憂定靡所歸嗚呼悲夫公之去也屏居海外馬秦海上蒼崖烟起長風怒濤中覽其圖猶可想見其孤標峻節當與之並存於天壤間也

跋李西臺書

浩翁稱西臺書出塞後羸肥不剝肉如美女豐肌而神氣清秀但恨舉手失其筆意耳今復觀此真迹而窺見其筆意筆後有浩翁之遺恨乎

跋畫錦堂詩

郝國社公草書畫錦堂詩結與問管歸之內府詩中適有御名故刊去之然此字本韓氏家諱而和公用之不疑古人臨文不讀之卷尚可見也

跋韓令公真贊

居士集此贊末句作丞相魏公按公以嘉祐八年封衛國公治平二年進進封魏贊作於元年之八月曰魏公者蓋後人追改之幸其跡尚存可考也

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范文正公為蘇才翁書伯夷頌後有蔡會之太師賈師憲太傅兩人圍記宋南渡後此卷必流落江左而嘗入其家至李侯戲得之於燕則宋亡之明年也范文正所居近在吳中兩人不能舉

而歸之卒有特於李侯而公之子孫乃獲敬受寶箴焉豈偶然哉蓋自西方法兵發不用公歸而均逸外獲固得以暇日游心技藝事才翁養書而深服公措法之妙求公爲銳卦而公以字數多服力不逮故爲馮此項卷末第云書法亦要切要未其屢無惜賜教而已後來一二大老乃推廣其說謂公書此實爲天下萬世綱常計至我言乎末學之士毋庸贅述也

跋范文正公與尹舍人帖

尹公自謂與范公義熟師友而其言談罕及於性命至尹公愛死生之變尤人所難能非知道者不足以與於此蓋是時風俗醇厚士大夫多不言而躬行未至立名字以相高此宋三百年極盛之際也伏觀范公道恬安得不爲之撫卷而三嘆乎

跋唐御史臺精舍記

漢史列傳具載包咸劉沔權數李充所立精舍而唐御史臺精舍史缺弗錄蓋彼四人者皆以講授諸生此則以奉侍屠氏故略之耳幸有此碑可存當時故事也

跋溫公通鑑序

溫公通鑑書晉宋元年事現此尤爲詳備此特其初鑿耳而作字方整未嘗爲縱逸之態其敘慎無所苟如此宜其十有九年始克成書哉今之文人類以敏捷相尚費輕揚而賤持重使溫公復生未必能與之追逐也三復之餘唯有掩卷太息而已

跋魯偃園

荆公以元豐四年十月二十四日與道原過西莊遂游管泉有兩詩此園止書其一于卷首者但取末後一句以爲一時之高致云稱故於詩中之南埭北山皆不以勞意匠何暇及其平生

事業乎嘉定諸大老題識真足歎其深趣毋庸吹毛洗垢以合關也後公游寶乘二百六十年今爲元至元年十月二十四日金華黃濟書

跋立本書

宣和內府所藏閻相畫三十有二子嘗於故秘書書以監呂公家觀其房宿蓋大德中先朝所賜宣和舊物也今乃復觀此三星東海徐公謂所見三本皆不逮此則其所畫宜非一本此卷雖無內府印章而徐公在宣和間已鑒定爲真跡誠可寶矣

跋李北海來陳帖

宣和內府所藏李公十帖此其一也今人性性喜效李書而罕得見其真跡字率隳見之而不能學必得相求而適相值哉

跋荆公帖

廣漢張子言公書如天忙中爲新安茶子以爲初中其病而又謂先生喜學公書今觀此帖風神閒澹韻度清美臨學之家宜有取焉評書者未可以按而廢此也

跋徐州塵爲無詩序

此序視東坡先生集所載少六字不同者十三字按先生以嘉祐元年舉進士此卷云嘉祐之初而集中作嘉祐之末其真蹟尚存可正傳刻之誤也

記水樂亭詩

東陽婺大縣爲長吏者恒憚其不易治若唐千若與宗宋王君樂鮑君極率以暇日需清山水間苟非能使政平訟理而田庶安於無事雖窮湖游之策誰與樂此然則地固未必難治獨患夫吏之知以簡易爲治者少也王君爲縣在熙寧時嘗校寶象

登西峴山作亭泉上名水樂眉山二蘇公咸為賦詩亭既廢好事者或以其詩刻其杭之南山水樂洞猶存其舊題曰東陽云天曆二年秋某月令蘇尹題侯某始即其故處作新亭且買石復刻詩亭中侯之為始不煩而餘力之所及亦可見矣視前人何啻乎繁為志其歲月于下方厥後之從政者有取焉爾

跋東坡書少游龍井題名

元豐元年東坡先生謫黃州少游以二年秋至龍井三年秋先生乃為書此題名而記其後言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驛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而先生作赤壁賦則五年之秋冬也潛兒時即能誦少游題名不意垂老復覓先生真蹟因考其歲月而誌之

跋東坡贈葉三詩

右蘇文忠公墨跡上有秦燿秋印蓋其家藏舊物也蓋秦氏父子人品無大相遠或與公同時而不相容或異世而相慕愛之如此談者類以為公論頌久而後定豈不然哉

跋蘇公父子墨跡

右文安黃門二帖所言皆私家細事至煩碎而靡客無足深論學士大夫相與存而傳之者豈不以其人哉夫不能以古人自任千載自期而欲恃區區之文墨以為不朽者可以慨然於此矣

跋山谷備元大師詩

元符二年公在政州有詩題祖元大師此吾軒詩明年公自政州發還以十二月抵江安又明年是為建中靖國元年公以正月發江安元師自崇州來送之故有是作其詩今載別集中而

蜀刻小本以為祖無大師蓋傳錄者以元為先故又譌而為無幸其近尚在可證其謬也

跋東坡先生帖

先生有答李之儀端叔書是未相識時此帖則相見之後也

跋李賀華微騎圖

晉華契丹國主之子東丹王突欲也後唐明宗時越海歸中國以為懷化軍節度使瑋瑒等州觀察使初因其舊封姓之曰東丹尋又賜以國姓而名以贊華宋宣和內府藏其畫凡十有五畫詳觀其多為貴人酋長袖戈挾纓牽黃龍蒼服纓胡之纓不作中國衣冠亦安於所習者然馬尚豐肥筆之壯氣令以其言驗之此圖為贊華作無疑也

跋褚河南書兒寬傳贊

子固以並贊與三龕孟法師碑用筆不同定為河南晚年書碑有歲月蓋可信不疑然石刻視真迹自不無少異蓋其轉指精神處有非摹勒之巧所能盡也

跋蔡無滯詩

唐蔡毋諱詩其於發露所編河岳英靈集者六篇而瑤獨標其題麟林柱屢山殿吟不可多得題雲隱隱殿街清漢鐘聲和白雲歷代未有龍興在吳中與兩山相望此詩必一符之作宜瑤潤遺之耶折其去取或自有意也因觀間上人所刻墨本較識其末以俟覽者詳焉

跋蘭亭五字額本

宋景定咸淳間費氏坊國定武備刻泚落人聞者鮮不以資其清玩嘗俾其客摩寺丞恭較諸本異同擇其字之尤精者若翻

成枯命發之良工玉用和刻之經年乃就摹補用弟爵以
酬其勞其石後歸京師今在故執政吳公家此本有悅生印必
當倍選擇者可寶也

跋宋元章書贊本序

師統帖者得其貌似優王之酸孫叔毅也得其意以魯男子之
字并下惠也世所傳三米蘭亭乃是以前章書模勒上石此則
元章臨古軍書猶不必同竟無少異可寶也

書官齊李公遺墨後

賈傳以披師去國朝士中與之不合者或從而追數其罪以為
可殺及得一郡而去則賈降恐後君子恥之李公本以竹賈一
斤十年其後官進職起師長沙賈已在編籍雖力誣之執曰不
然而公此性頗謂人謝表落兵頃引咎不可怨尤至其盡瘁事
國視死如歸英風偉烈乃如此孔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
行又曰有言者不必有德豈非然哉

題唐既蘭亭

據見馮承素禮部及趙魏公所臨既帖未嘗為苟同今觀此
本筆勢翩翩風神秀發又絕異欲取而參較之不能不以四者
之弊并為快也

跋衛公夜坐圖

伯玉夜乘車過關而止其敘慎如此所謂欲塞其過宜專對之
師辭武夫入即南子也女婦而有知人之明固未易及非但知
伯玉又知孔子而顯見為孔子亦不相而往見之抑可謂難能
也已可謂達于路之不說遂謂孔子因夫人而去且附以未
見好德之言其果然耶按論語所記孔子非因夫人而去未見

好德自別為一章不知何所為而發遷之說恐猶有當考者因
觀衛公夜坐圖既評之翰墨之妙未暇論也

題鶴鳴圖

畫有御府印章蓋良範書為圖傳為一時之物矣之二意訂知
其筆法沈雄乃爾我將有如魯黎公感台鳥鶴鳴而為之賦者
粉墨之二無以議為也

題殷韓返梓二圖

為時古之所以取亡者非一而漢唐之亡獨與宦者之禍為終
始豈不悲哉當理宗時宋非微矣盧董之檢謀狡習非不能為
甫節士良也衣冠之禍所以未至如建寧太和之烈者夫亦一
時之清言勁論有以殺其勢而遏其衝乎故實政殿學士李公
之守始就也嘗蓋殷韓返梓二圖而為之贊宋臣怒其諫已風
書臣論罷公公去未幾而宋臣報斥它日公既召還宋臣亦解
進然竟以公疏卒不復用君子小人勝敗之機實繫於此是雖
毫無救於趙氏之亡其不遂亡於二三駭之手者天歟人歟賢
是圖者未可第以為一時之清玩也二圖作於寶祐丙辰後六
十年為今延祐丙辰公之孫深水教授君更職善工繪圖為小
卷以便觀者且傳其門生黃澤謨為贊是歲之九月九日也

跋象山祠堂記

象山在黃溪縣之西境雲山章公所為祠堂記稱臨川鼓世昌
始開山結廬延致陸先生講道其間然世昌極富里人張南仲
侍郎贊助其役生以山形如象故堂之曰象山書院舊置於
為先生之號先生後遂即其地為祠堂也今象山書院舊置於
貴溪之徐巖蓋愛齋表公持節江東時所作也此記石刻久不

存非待郎家傳藏其文人固莫知山之所以名且將指徐巖為
廖山夷先生之學與考亭朱子同出於孔氏後之人往往各尊
其所聞交據互斥若不能相容者何哉待郎諸孫元季全方列
于仙班而待郎于明庶其為數不與孔氏合願能不以彼我為
間出此記而表章之度越於吾輩遠矣矧者可無自警乎

歐米南宮帖

元章及其才氣傲視一世而推服道祖如此道祖之為人可知
也世徒以其善書並稱之曰米暉而此帖無一語及之則其可
推服者非止翰墨之工而已

歐陽庵先生帖

右朱文公先生與待郎馬公十帖先生以淳熙八年冬為浙
東常平使者九年秋累職劾知台州唐公仲文而唐公亦自諫
于朝丞相王魯公與唐公居同里且有連類陰右之說界以江
西憲駕而去先生抗章不已乃罷唐公新任而以先生填其闕
先生以為誤回奪半三尺童子知其不可力辭不赴改江東又
不赴乞祠而賜牛三尺童子知其不可力辭不赴改江東又
而魯公以十五年夏五月去相位六月先生入對除兵部郎官
以林待郎果論奏有旨仍赴江西竟辭避不赴帖中雖謂馬公
為交代而實未嘗交承也先生既用屢劾轉官除職于祠尋召
入主營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未及上俄傳以秘閣校撰奉
外祠兩帖帖稱朝奉郎主營萬山崇福宮者方辭論撰而
未允也遠得旨欣所乞仍舊職且降詔復論次兩帖地以直實
交關入街帖中云所請亦幸聞及更被張詒是也又其次兩帖
止稱階官貼職者時已有旨起先生將增江東即帖中云不知

除授所由者先生方控辭故河官使張恣不以擊街也登相蓋
指魯公所謂邪說塞心陰自過結廟社之靈實糾紛之者言若
有激怒未必專以前事為憾也此六帖皆在十六年夏秋之間
最後兩帖一稱撰發達澤州事在紹熙元年春一稱秘閣校撰
主管鴻慶宮在其二年秋餘三帖則間卷請委之副措也先生
文集所載尺牘分出慶問若兩門凡四十卷而此諸帖皆不見
集中謹係者其歲月以俟采錄而補其闕遺云爾

歐米元碑帖

聖者年伯壽好古博雅君子也元碑因伯壽識推勸而傳其術
則勦之為術精矣不知今亦有傳其術者乎

歐米張二先生帖

慶元學禁方厲為士者至更名亡師其間遺尺牘之偶存者未
必非毀棄之餘也乃今透如難書家簡復存其秘是孰使之然
耶俗好之向背固足占氣運之盛衰士君子政不當隨世為欲
擊商簿也林生出示所藏朱張二先生墨迹回書以誌焉

歐陽庵先生帖

國朝善書者稱秋闈王公考專朱子之書曰道義之氣感發鬱鬱於文字間
渾灑灑自理窟中流出又曰道義之氣感發鬱鬱於文字間
其評書如此則其善書宜直點畫之工而已蓋自許總公推明
朱與字而立其說於學官且用以版士胡南聲教所聲威知善信
之固有與辭至其翰墨之妙類以為德者知事真而非論秋闈
公可謂目擊道存者矣道傳趙玉堂之召拱著乎手帖比上玉
堂諸先善書如秋闈公者為不少幸求其試評之

跋六君子小像

六君子祀祀先聖廟度已久至順二年始被旨建界二程先生以公稱詞頭之下得預預聞也先是周子已封道園司馬氏在異時身居相位爵為國公無以復加獨承即二千猶顯故封伏觀六君子小像庸志之如右庶有能舉揚以上聞者

雙玉江州誌

右玉江州諸詞中書舍人樓鑰行宋三百年吾蜀場第進士者實始於王氏佑祭已則恩陽令圖聖甲戌則知福州贈正議大夫永平福州之孫實乃弗取世科而用蔭入官歷守七郡其以朝請大夫知江州別慶元元年正月也凡州郡守臣吏則出勅除別給符而誌必有褒詞故尤以為榮江州之七世從孫補從子游京師子因閱官書於史局得此誌詞錄而歸之以備其家乘之闕文

致曾大父徐武學字論語

宋理宗開慶元年七月故數文閣學士朱公由史館校勘後感學博士曾曾大父戶部府君由通判慶元軍府事授武學諭官與公並命後九十年是為今至正九年乃懷觀公曾孫業兩述公年譜誤以武學為大學誤錄當時被詰詞歸之以補其闕而訂其謬

致朱諸公遺墨

漢化閣帖張華擅畫玉尊王敦四丞相並居晉人之首而拙題曰名臣法帖蓋特取其翰墨之工而於人品之邪正有不暇計也此帖自范滂陽司馬氏下至童蔡氏十八皆宋宰執人品不同而同為一卷者豈不問帖法乎卷中一帖不書名而標其旁曰宋宣公恐是宋宣徽耳

致林和靖詩

予嘗見先生手書詩一多集中所不載此三詩則必有之而不不查同韻意集中是後來所改定也

致清波國師所書桐霞碑

唐攝山棲霞寺律大師碑華嚴疏主清波國師所書也國師越之會稽人飛來山實林奇賞其得度故處今住山同公舊請裝相國所撰妙嚴塔銘而知國師傳二王之法又聞趙魏公撰國師字畫之妙而知相國之言為可徵每數其書筆傳於世今年春出榕冥中始從報恩萬歲寺住上人得此墨本歸而刻諸石屬予志於下方謹按國師以大曆三年受詔入內譯經為潤文大德元年三月二日律師示寂而碑之建在明年三月十二日今去之已五百八十年觀其遺刻法度森嚴精采貫注而國師之德容猶可藉是想見也國師世壽百有二書此時甫三十有一或者妄計其時歲安住毗盧華嚴必不復作如是海動事予竊不敢謂然法身大士應化人間於一毫端現諸萬象其行無礙或常用常如塵心交入無非法界隨者母徒樂舉馬堂之於形迹之間庶幾自警而道存者也

致白蓮社圖

遠公結社以修淨業致請耶入注而不赴康樂欲入注而逃公難之陸僧靜鐘與遠公善而慕為補仙初非同社世所稱十八賢自十二僧之外劉雷周宗二張六人而已史傳及定書亦載可者也諸公致語因此卷其畫師康樂於靜而誤以為二十一人耳

致蘇黃二公帖

蘇帖稱元鈞殿院者呂陶元鈞也陶起進士累遷司門郎中帖宗即位拜殿中侍御史宋光庭時為左司諫奏翰林學士蘇軾撰詩觸輿議光烈乙正其罪陶亦奏軾書疏程頤光庭為顯邪怨此洛蜀二黨所由分也蓋軾與巨俱眉州人云黃帖不著撰題妄知以次去載者為誰當別考也

跋蘇軾先生遺墨

潛弱冠時嘗手抄蘇軾先生丁亥集慈能成誦後五十餘年始投汝南張君獲觀先生遺墨蓋君之先大夫受業先生之門政先生書此以授之其言小學書不取歸伯道朱壽昌事書發明朱子言外之意潛既得以快觀前借之真蹟又有以竊窺先儒之微旨抑何幸歟

跋金藤圖

尚書正義分金藤一篇為四節吳郡類互之用龍暇遺法書其本文而畫其所書以為此圖其所書蓋第三節之冊祝第三節之下吉祝與卜同在一節篇終所記乃後來事故略而弗及也經文可見者杜驥東陸聲篤約冊而已此圖於鼎俎博辨且遷筐籠之屬雁所不備亦畫家以意為之而曲盡其形容耳

跋韓魏公帖

右韓魏公歐陽文忠公帖淳熙丞相王公家藏三十紙之一也文忠得見復留在我任前十有六年魏公方勉之以宜暨杜跋語云多見二公請退之舉又云其言詳詳以必退為請蓋不專指此一帖而言也

跋山谷帖

求人作文字而煎迫之至使倉猝失其事實亦持去不暇顧蓋

自昔已然矣吾儕去古人不啻相千萬而動遭煎迫欲無失得乎偶閱此帖為之三歎

跋張翥墨蹟

右張翥揚公與蔡愈判書凡七紙蓋弔其父夜且吞其求冀歸也所謂扼其喉把其袪而牛羊迫促之者此今人求文於吾儕之常態公曾不免此耶撫卷為之永嘆

跋崇國公墓誌銘

宋宗室崇國公墓誌銘翰林學士鄭居中撰知淮陽軍米善書今題曰元章真蹟者世知愛其書而已夫以公曾系之責爵秩之尊子孫又衆多且光顯若是而今無稱焉獨賴此書為好事者所存傳而不廢故其官伐世序猶可考見嗚呼士君子所持以不朽者書云乎哉

跋放翁詩草

予往來山陰道中此詩所謂橫林野水紅韋錄荷皆故無恙而翁之家妻落父矣叩其人亦無能追先世事者偶閱此卷大息而已

題雲閣

月溪畫閣傳者絕少政如深林臥芳人不可即迴肥夫託根於增瘦三樹間者殆與蘇表俱歟矣

跋趙魏公書歐陽氏八法

近世錢唐金氏一以善為歐書得名既魏公出學者爭慕效焉歐學遂廢而不知公之教子實用其八法賴此帖故存本末源流尚可考也雖然梓匠輪輿能與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父子不傳之妙必有出於此帖之外者矣臨學之家宜深造而

自得焉

錢金字心經

右金字心經一卷趙魏公作按唐孫氏書譜論書之乘合各有五卷墨相發為一合紙墨不稱為一非蓋墨之調道固難用泥金規行墨為尤難以卷神融筆暢殊無滯滯之態非公無以及其可寶也

跋翠霞畫

先生盛年客於信國趙公頗欲以奇偉非常之功自見遺值聖時瀚宇為老無兩用浮湛俗間其習中之為落軒昂峭崿突兀者時時發見於筆墨之所及後生小子乃一切律以尋常書畫之品式宜其傳於世者少也惜以大德戊戌春見先生於錢厓今已五十年因觀先生所為孟浩然諸意圖聊識其後云

跋錢異之千文

吳興趙公早年學書用工至精窮迫其得於心而應於手縱橫曲折無不如意之所欲出以公之學各其家者務於運成性性草草做公暮年所書而求其形似如不由其戶而欲升其堂入其室也得公之用功精密又參以古人而別出新意自為一家如看異之者殊不多見此卷千文四體皆其得意書尤不易得今翼之已不可作而有子能傳其業亦以予言為然否乎

題雲山圖

不解畫元古今名筆皆莫識其所以為工近留南屏種兩鬚月盡望峰巒員於煙雲香霏出惚忽之頃愛約百出宛然七日盡中所見乃知良工之意匠真有能窺造化之妙者昔人謂杜子美夜深撥突元以為觀淡其境始悟為佳向豈虛言哉天

錫作此卷時蓋與字俱寓南屏亦因其可見若移入縑素耳

跋張監丞代祀廣帝廟詩

有虞氏距今三十餘年廟而祀之蓋非一日張侯將上言以香幣走詞下遂能致其昭受而顯矣此皆聖神在街德祐古先故其感孚有尚符契張侯固若無所容其力矣雖神者猶天也其德有不可名言者是以昔之詩人歌祭祀之盛唯美矣駿奔顯相而已張侯駿奔顯相之功不既多子播之頌聲亦清廟詩人之意也覽者蓋以是觀焉

跋景傳新店房詩

新店亭在塘橋東北三十里景傳十八年間凡三題詩頃字香佐是則以故事謁郡府道過其處第其最後而題歲月蓋予以督運吏居郵時景傳攜其子克讓來為子婿嘗寓宿于此也追計之已六年而景傳與子克讓者亦四年因次其韻以志存歿之感今相距又五年矣偶閱舊冊子勝猶然無錄為二通一以按克讓藏於家一以按新店主人偁附後題之末

跋景傳遺墨

嗚呼此景傳絕筆也予尚尾言之哉景傳長于十五歲與予為忘年交而其子克讓子婿也景傳始為疾陰陽家爭卜未言而卒斷井不利景傳曰死生有命非所畏懼也皆謝避之時克讓方從予鄞江上於是持汝不歸我行有程之語克讓歸則又有忍死待兒而兒踰之語嗚呼予尚尾言之哉景傳之先也為鄞州新化縣主簿者仕稍不顯主簿君之父為厚長君宗忠閣公父事之其後也公實銘其墓遂景傳之考君希聲先生遂以文學為後進師而景傳真其不羈之才浮游物表人見其靈

蘇快於文字間頗若依隨玩世至於先生之際處之裕如令乎
 聖賢之學而出乎性命之正者人固未能知之也其季景宗
 朝出師及歸諸古人書傳已而厚物近乎惜之卓行君子者子
 尤景景馬景傳謂兄景景非季父不立故非外舅不成嗚呼景
 宗視景景蓋猶子也而景傳望子之厚如此子亦安能有以慰
 景傳於地下而尚忍言之哉景傳之死子既無復字以為之銘
 又無片辭以為之誌始賴其遺言錄而藏諸以示無忘或者允
 讓因是尚存景也

跋還學工程

易曰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記誦辭章云乎哉記誦辭章未
 矣後生小子猶有廢而弗事者程君敏叔排年工程之書所為
 作也敏叔以文學行誼高一時其傳基本於有吾門人晏氏進
 脩之功不必盡出是書夫亦度中人以下所可企及姑為是以
 誦按之云爾古者大學之道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翰經
 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禮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
 之小成九年知新通達強立而不反稱之大成即其排年之工
 程也學者苟能因今人之所可及而求古人之所必至敏叔將
 於其書之外有私敏文為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在乎勉之而已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續卷十九
 題跋 謝川虎李編次 香易劉耳校正

讀新宋史五信傳

淳祐辛丑吳莊敏公湖守鎮江承大饑之餘為病以兩淮流
 移之人我曾大父少部公時瑒吳公所識汪公立信於親人數
 輩之中望之俱歸其一且與語大父即留置質館楮過甚厚居數
 歲與少部公先後登了未庚戌第實祐丙辰吳公以親文數學
 士鎮京湖辟汪公幹辦公事少部公準備差遣了已春正月吳
 公有來預之命未行而覺汪公與少部公同謀其搆歸糶金滅
 汪公後以法授出當方面終於端明殿學士新其本傳載其初
 見吳公事頗詳之部公遠蒙災而史誤作應災矣於未聽傳聞
 之不審矣汪公安豐人史以為激之孫液乃錢州人故削史體
 而不書非也其取進士史或以為見吳公之明年或以七年為
 六年非但自相抵牾兩年亦非節士之歲也庸誰誌之以俟它
 日告于史官而訂正焉

發澤鹿名公帖

與許士大夫尺牘往往稱謂封題咸有定式文雖疎大繁然其
 實而不濫卑而不諛亦有足觀者為此四十七帖自蒙兼侍投
 應俯回于京官選人德二十有四其交際之間流風遠播隨河
 現也

跋傅氏所感命

潛八歲入學受書薄先生後七十年乃得與先生授孫藻游
 因獲觀其先世所故皆命蓋彼職即致仕恩賜先生為曾大
 父迪功郎致仕大中於先生為大父修職故有官以長子時中

得解而加封其第二子即迪功亦以長子查得解而受封迪功
第四子翼則先生之父澤之曾大父也傳氏世世儒興時嘗有
第遠去者世需一命而止先生之上世又皆以慶典推恩儀才
而不賦滿數故秀發委社而及將於是乎在先生名尚齡字尚
愷云

書仙都王公遺墨後二首

項盡

仙都王公手書孔明見先主下至寇準出師瀼瀼沈九事讀曰
項盡公之以古人自任不輕矣公伯氏魯國文定公事宋孝宗
持政坊者十有五年有傳在史氏而公履摩百里未及大有設
施以交尚類此書之存其志猶可見公之子是為魯齋先生以
授其猶子且謂或有發揮于後者今故家日益凋落而王氏子
孫以材自見列於仕籍者班班相望魯齋之待于其後者豈不
之入公之遺志將有託以不墜乎澤在高非直記薄慕言而已

與仲子書

魯齋先生學為世師其承傳之自夫人能推言之而其得於父
兄塔祖之素以為受道之地者世或莫之知也夫以公間生之
質又豈有志于學家庭之間於一言一動之細猶誨誘告誡使
致其諒如此蒙以養正聖功也安可忽哉今之類狀嬰孩言談
性命者觀此帖可以自警矣

書葉信公年譜後

宋制文臣少師監武臣正副史以上在先朝歷年諸賞錄內例
有附傳國史列傳之所本也今者言方蓬白重修宋史而丞相
信國縣公之覺在德祐失國後三年無附傳之可據滑嘗過公

故第而拜公遺像於明忠堂退又得故禮部尚書王公所撰公
墓誌銘而知公平生大節歷官行事之繁茲復觀公家所誌年
譜觀墓誌銘為充詳竊意當時公卿大夫相繼論沒於德祐以
後者宜不止公一人未必皆如公之有後而能以備世其家也
文獻之不足徵者能如彼矣其猶有存者宜謹臚藏以俟有司
之詢訪焉若夫考其時事而著論贊之辭則有東史筆者非
吾徒所敢也

書黃氏家譜後

宋南渡後家之東陽第遠去者自爾厥後公公諱廷佐字子
野公率直公用故宰相魏國文元公恩補官而公自嘉定遷居
東陽安諸孝院可考跡志數公公諱定官以忤秦檜去國而公
主桐廬簿時之罷和議三書檄第錄人無得而傳焉檄傳其
君稱藩於敵國文諱不書世謂之和而臣休休章奏如忠蘭湖公
所朝朝廷奏發為降臣者自不可掩公書亦曰陛下為我人
所依臣為大寇陰與寇間不謀同解尤可見當時事實初非
過為是激切之言也夫和者東都臨晉晉語於敵國何物細
與之事能使人感憤者乎詔諭之使受書之禮豈不止形於
空言矣乎友其正傳為公蓋贊序謂言一至以其君而不能堪
是猶以史氏所諱而疑其言之過於激切也正傳又謂世知有
忠節者豈獨公我公之所言則有足觀者不可使終無傳也謂因
正傳所序而備論之以俟善述之家訪聞焉

跋餘姚海陵記

書叙禹之治水情者其承導之功孟子亦稱禹疏九河濬漳澤

決漢漢排淮泗其於海惟曰入于海注之海而已蓋至此無所復用其力是以太史公河渠有書班孟堅漢通有志至於海則存而不論也餘欲居天下之東南而地託于海居人數有海處其故為縣時東廣唐固知縣事謝景初嘗為隄一萬八千尺隄之間密縣事施宿嘗為隄一萬二千尺而其中為石隄者五千三百尺其用力於海皆古所未及可謂難矣 國朝易縣為州四十餘年而崇君桓來為其州判官兩作石隄以尺計者前後總一萬四千二百二十五視前人不允難哉先儒胡文昭公每以經義治導分香敦學若所治之事水利其一也自世儒務為高論而不屑於事為之末或者遂指細義為無用之空言以相詰病亦已久矣君以經義釋禍入官而善於治事至於水利亦能用力於古所未及大書澤刻登載已詳今倘推其能為人

跋臨汝記

臨汝記者前進士揚舟為江西行中書掾申屠子迪作也撫州民與甲以黃髮身郡吏又欲據甲子乙司臨汝書院發穀計山長萬士元持不可甲怒使他事屬郡倅陸歷以亡元不能培躡自到而不殊乙遷求受事士元益痛憤引刀絕亢而死士元無子唯一力甲欲致其口復假他事俾有司遠察之諸生皆駭散鄉僧收士元尸而瘞焉乙後自陳考湖按憲府公憐于堂稱儒學官子迪時為都曹探按揭蓋贖得士元死與乙受事月日自其狀罷逐之且為文布學士元御史來監治者欲為之地而莫能奪其議也子迪既調官去已得行其計遂取臨江儒學錄其在臨江數自驚謂萬山長至云尼舟之記正應二千言其大

莫如此嗟乎向使士元死而事覺子迪得聞其獄暴殺人者罪而錄之則記之所述宜有尤於此者顧以歲月相去已且會微故所記止是于所以哀士元之死悲子迪之志為之揮毫而太息也報刺其要而論君子篇

讀蘇尚史奏策

伯簡三為御史在中書僅四閱月而章四十五上自聖廟至子朝近政令稽古禮文關國體履初有關乎大體者事得失知無不言尤以進賢退不肖為急所劾五人皆權要所舉百有九人則世臣有德與一時之名流而於外官下吏單薄之士有弗道也竊惟國家稽古選官擇正人俾同風紀固將使分別忠邪而為之進退今臺司計議者皆以其是罪坐免者若干人以散文廷吏議若千人而以廉能見識察者無幾意以為世道委實故繁者亦不肖者舉而未敢除其誠哉獲獲伯簡奏

袁始知天下未始之材特愚夫司黜陟之柄者好出憂戚以立名譽一有所引重輒以附屬為端而止是以斤量常多顯後常少也雖然陽羨居諫官七年視伯簡為已以所論唯陸贄裴君廷對兩人視伯簡則已覺而又不能如伯簡得行其言非贄之賢不逮伯簡蓋伯簡遠陸贄與於所遇之時有不同也昔之序名臣奏議者專以盛言為功而獨以陸贄觀人主之德豈不然哉

讀陳法探傳

子久留京師竊觀四方之士論述時人行事未有若陳華王武所著陳法探傳使人讀之而不厭者豈以文為可尚哉亦汝撰之事有足稱道故武得以馳譽其筆力如此爾者歐陽子為

以多言為說

止善者

止善者上虞劉先生有名其所為者也先生名漢儀字山甫伯氏傳御史公以直諫有名宋理宗時為吏尚之所奪以死其季華文公亦以材為名監司循先生用特恩稱官在稍不顯願能以道自任既歿而官立嗚呼何劉氏兄弟之多賢也潘生也後不及拜忠公之子蔡州史君而辱與華文公之孫彥德游獲題詞謂止善者蓋先生之學得於靈源何氏靈源得於建寧蔡氏然先生書所述皆其實知實錄不苟牽引取合乎師說世之剿襲近似以資口耳者可不少媿哉表而出之以自警也亦以應吾懷也

曹把氏附表後

穎州府君遺孀可考見者治群盜毀淫祠樸水利三事耳師魯戴以三百言鉅餘及獲而扶櫬盡辭雖然不以為厭及推本其歸于家以至民服而吏畏將使千載之下猶有以得其為人者雖略不以為歎也昔蘇文忠公僅記以曾祖魯所述視蘇公則事語又甚怪獨以公名德重望流傳至今師魯所述視蘇公則已詳把氏得師魯為外孫而託以不行視程若無憾矣

彭華先生堂記

率先堂者廣平趙氏家祭之堂也古者大夫士之家皆有廟庶人無廟則祭於楹三代而下廟制廢已久則庶人可以致力於其親者宜無不得為祠堂之堂非古之廟而所謂祭者直為而已是固無害於禮亦何懼而不為乎人不能為而趙氏獨為之諸公之所稱述未可以為溢美也庸表而出之以風于有四楹而

險其親者馬

跋熙成潘公帖

考年朱子稱公所居陞鹿鹿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曰熙成潘公居吳也朱子又謂公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然則二十六年之中所歷實不滿今之一考休職蓋亦無幾宜其清苦貧約也吾鄉先達貴而能貧者惟公及徐文清公而公之襟度尤為濼濼焉乎摩哉

跋危公案誌銘

宋崇寧選人七階判司簿尉為通功權職郎有舉主三負則陞今錄即從政郎也自從政四遷至承直郎是為兩使職官守則官猶是選人有舉主五負則班引而改合入官以職事官改者則吏部具鈔外改則免班引改官後例差作縣謂之須入若它有除權而理為須入則免作縣也危公已自從政兩遷至文林故知授通直郎蓋迪功而上則改京官文林而上則改陞朝官謂之合入通直乃其合入之官仁和赤縣故公陞朝官知其縣事也若夫所謂轉官者又與改官不同京官以上四年一磨劫轉至前行正郎止特制以上六年一轉至諫議大夫止一類是也因陳君論誌銘誤以改官為轉官以知縣為縣令謹考諸朝附見于後云

跋呂叔和詩

玉山在東陽斗絕處旁鄰於天台重崖投嶺長林深谿如與世隔民生其間不見異物而遷焉為士者往往操筆為學而無事乎其外以材自見持時者一人兩人耳子嘗識呂君叔和於遊

庭之頃別後莫能省記其歲月聲聲不相聞公至其子退直
館林以先得謝而歸叔和不速數十百里重斬而來函討備語
以為子賀者若謂子公是而昨非也子方為之歎息不已叔和
復示子以兩為詩子仲疑疾讀未及終卷而叔和遽歸去蓋天
之生材有為不泰隨其而長皆可致於用然於蘆藉者恒
少而埋沒於窮山僻壤者恒多便叔和肯出而遊於英俊之域
以詠歌太平之盛未必雖若乎諸公之後也子既不能為之軒
輊而叔和亦漢馬不以窮達介其意姑志于卷末而歸之

跋蘭亭圖

右蘭亭圖趙子里作永和癸卯圖四十二人其不見於傳者
世咸莫知其姓名千載之下乃有能摹寫其儀別風度以補史
氏之闕者非真可貴一時之消玩而已李伯時有鴈詠圖好事
者以為刻石以傳此圖纖麗微密雖有善工亦未易刻尤可貴
也

題慶芳園

宋諸王孫前有子園後有子昂人品皆為當世第一翰墨之妙
直寫其胸中一趣耳詳知明月在空不做浮雲相點綴也題識
奚以多為哉

跋張經庵能政記

天下之事不能為與不得為以能為之材居得為之地而時
方清寧無事之可為則亦無絀用之可言也夏陽張君由中臺
出為河內憲府元德適當天曆兵荒之後用便宜發官糧
下其估什七以賑糶者一萬石其甚貧而計口給之者二千石
仍備其本錢以報新穀歸之官倉大家及浮屠氏有餘粟俾恣

以市直釋於民間追糶者則減其真之半度在官不食之地作
巨家辟旅穡無所歸者千餘糧遺散野者則斂而糶焉民流
流盜當從彼而則年七十者為童言請暫弛其徒親兒然其乃
投之滿三歲無再犯則得商於濟民生者無死徙之憂彼者無
累露之苦而不至於匱官動民凶惡為良宰而不至於廢法
是不徒切於近務固為法之可通於久者也蓋君以能為之材
居得為之地而其時又多可為之事故其濟用昭著為人所探
亦如此然善觀古之為民與利除害而號曰循吏者類皆出於
郡縣之守令誠公今之守令或以君之心為心使斯人安於田
里以養生粟死而無憾則君雖以能為之材居得為之地不必
身任其可為之事而以續用自見也不衣張樞有史學漢叙事
狀君之治迹記之已詳故子獨因其所記而推言之以告夫為
守令者有能開君之風而以君之心為心則斯之幸也

題溫上人墨戲二首

日觀作此畫後四十六年自題其卷尾云恰如一夢又四十六
年而道士某君出示予於是日觀之墨戲久矣今之視昔已
如彼未知後之視今何如也
溫師戲墨妙絕當代而好書可喜可惜之語附是其旁故觀者
無不歎歎以為奇子所見數十本莫不皆然殆近平有意為之
也

跋帝孫平反序

晉寧府據常其從其推官劉君慶因張山有張甲者坐殺元獄
具已久常據聞其積知有冤白于劉君君而出之劉君深服其
詳敏自以位卑莫克論薦理序其事而傳焉遂撰于公為東

海未嘗決獄乎願其可見者獨若婦不殺姑一事而太守不能聽嗟乎婦之不殺姑與弟之不殺兄事正相類常操能為子公之所不能為者非常操之才有大過抑于公蓋其所遇不同也然則劉君賢於昔之為太守者遠矣劉君方入居史高倫未錄而盛載焉亦足以見當今吏稱其職而天下無冤民前代所不及也

題宋孫辨並詩卷後
人莫不有是非之心充是心也行於朝庭則為公道發於士君子則為公論公道發而後公論與公論見則天理滅矣故之以剛直取受經而臺府為別白其是非以昭靈之朝廷之公隨行矣多士君子之公論為哉諸公猶望歎之求歎之而不已者非尊為敬之聲也蓋將使在高位而無是非之心滅天理窮人欲者聞敬之事足以戒也敬之事前序已詳茲故弗論獨論其所以不宜無傳庸俟天視人風者焉

致右丞葉公上書副本
宋宗定甲子秋七月禁出御詔求直言三學之士皆有書言朝政欲失故尚書右丞葉公李時潛京學與同舍生唐棟等八十三人叩閣上書斥言葉公似道專權謀國尤為劉切似道知奏登出於八月令京尹劉良貴捕吳子微以借用金歸齊病為公罪廣淮州德祐之亥似道以安師調淮州乃放公自便初世祖皇帝親擢六師駐江上而

憲宗皇帝奄孫群臣
世祖臨正家獨鄂州圍解似道方宣撫京湖為己功遂入獲相任公言所謂適有天幸克成厥勳是也中原士大夫往往能

傳誦之國朝既取宋至元十四年命御史大夫和威行臺江南訪得公於杭州即以公提舉儒學二十四年尚書省立由提舉召拜左丞承運右丞二十八年卒於官宋末尚書省立由與公同師事太學博士施先生南公之獲罪人莫敢近宋君獨具服食之物遺所親護送以行及公居政府士多由公以建公數遣迎致朱君說謝弗往以布衣終公南去時朱君之子文韶甫七歲賜以所上書副本按之文韶體態惟謹追今八十年莫有知者文韶沒後其子夫驥始出以示潛俾志其歲月于左方以從東史筆者來擇焉

致李西臺書
考學宋子與尤公延之評西臺書足以見前輩不務為苟同談公景廬既不敢否於其間權公大防又不過署氏名而已後學尚何言哉

致宋諸公遺墨
右宋人尺牘十有二凡十人當知院孝友字文益樞密院同事茂陵而吳節使環璣璣子曾開府觀書皇朝諸人凶卷先執政從官次宗戚近臣以及廢條而不復計其時輩之後先又以祭尚書幼學為中書故亦實於鄭侍郎作編之後雖卷紙有小墨印曰臣陳璘重清遠是必當歸於秘府矣此十人者不皆以善書自名當時時去又未久不知何以貴重之如此徐君狀六十年後得之五千里外豈不可為奇玩也哉

致乾澤兩賢重刻四首
朱文公與大愚帖
汪藻丙申公用執政薦除秘書郎而韓小問之羣降御批曰引

虛名之士恐壞朝廷公亦辭不拜且有與東萊書時公新作草堂於雲谷以待來學故帖中云諸况已具恭兄書中腐儒之效如此豈敢復有傳道授業之意但欲杜門念卷以畢餘生也公以六月拜除命七月不允再拜十月乃奉祠崇道故帖中云一請往來動翰兩月也大憲任四明舍書在壬寅冬距公之得祠省尾七年帖中稱之曰監倉者以作於其需次之時也

張宣公與東萊帖
乾道辛卯春詔以知開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事公時以左司薛待講手疏極言其不可命申竅而宰相陰主之乃出公守袁州壬辰春遂伸致前命帖中云元晦之約竟能成否軍香閣在來年六月若不披法斤果成赴上則期秋可題二凡過彼相會然公自去國退居三年袁州之闕竟不及赴淳熙甲子乃起帥廣而東萊以正字丁外艱是年夏服除奉崇道祠秋入越故帖中稱之曰主管正字且問其留會稽幾日公作此帖於冬初廣西之命蓋未下也

呂成公與某少卿帖
少卿魚書為誰公以宣殺耶繁街者帖作於乾道辛卯七月改宣官以後九月除館職以前也
呂忠公與石應之帖
應之名宗瞻號之石氏東萊所人公作此帖於熙熙甲寅之正月云味子細事歲晚已畢而同月有祭社之則作此帖之日味猶無恙也帖中後一段蓋應之哭內已及故公欲其得賢配為內助而公有女將適其子故帖中云此自君家事累經叨恤所於強聒又云然樂成亦泰之利也其稱應之曰正字者應之乾

道壬辰乙科進士至是已餘二十年必召試入館也

段頌可立序
仲舉家故官族四世相謝公際然任宋孝宗時致仕執政仲舉以世殊事異淪落不偶妻姓名食於一技人莫識也可立以家世之契且有連獨識之趣遂送叔中既與之飲酒又為文與之序舊士大夫始知仲舉之賢聞者皆往往其遺跡庸衆人之問厚矣亦宜仲舉之意哉予觀昔之德者往往混迹庸衆人之間要以自全而已近世所謂高人逸士身居物表而名聲常赫赫諸公貴人之間其智願出仲舉下何耶予固非敢謂仲舉為賢於今之高人逸士獨獨出世道之不朽而於仲舉之事更有感也然則可立之文焉其無傳乎

段黃希明字說

易大象離之體十有六咸為火咸為電獨離晉明夷四體為日大明日也故傳不曰日而皆謂之明用易者之於日取其明而已然予觀易之稱名取類也不一晉之象象同稱明出地上而柔言離乎大明若明在彼也象言自昭明德者明在我也新安黃君名希而字希明夫希之為言觀也慕也雅無慕其在彼而觀其在在我者焉斯有以合其明矣君以字說求予題識其後乃為予諸易而申言如此云

題其興越公書卷神賦

此趙公被旨書寶陀寺碑時所為公是行過暴風巨浪巨海舟舟垂覆而免殊不以為意方且游戲餘墨及乎屏翰收風川后靜波之句豈非善遊者哉即此亦足以觀其雅量矣

致政陽文忠公帖

右歐陽文忠公帖奉職者公第十三姪與其弟第十四郎名皆未詳帖中云十四郎自縣中來三壯奉職左選軍官必當監當於一縣也公以皇祐四年三月丁卯夫人妻五年八月有穎驛辭於告而此帖作於是年之正月蓋同選人承其誌而附發之也別一帖云只十六程可到必類之隣但墓誌不得其詳亦稱知府舍人為諱或謂公不當言官職難得官教以備天爵奉天職可也伏觀此帖雖不據古傳經為甚高論而勸戒之辭醇切懇到出於至情與家人語當如是也蘇文忠公嘗跋公與十二獨司理幸帖云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偽此歐陽公與其弟姪家書也又云聞公之子季某編公謚贈為一集此數帖尤有益於世當錄以寄季默蘇公真知言哉

記高祖表後

右迪功郎黃公墓表公潛之高祖其葬也宗正丞兼左司郎官朱元龍方奉祠里居故嘗會祖戶部公末為之文表于墓道曰迪功者奉朝爽李卯公以東朝慶取受初階也後以戶部公序安開再贈明堂厚庚申贈宣義郎除玄贈承議郎厚淳丁卯又以郊恩累贈朝散郎滿祖妣宗氏累封安人後公二十七卒年九十有二曰孺人者亦其初封也子男四人長諱夢奕即戶部公是為潛之曾祖知能屬文年十有一鄉先生或戲謂曰小甘羅之一歲早已能文應聲曰加孔子之數年可以學易鄉先生大奇之表而謂拔以文應口辨對是也既而以紹安成子嘉熙丁酉進請兩浙轉運司文解表云再萬千潛者時猶未第也公歿後八年乃以免解權渾始庚戌進士第任至太常丞樞密院編修官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後公三十年卒年

七十次茲初戶部公客于魏文殿學士少師吳公淵假以勇爵使就試於南院其志也擬撰語為管以辭曰果于樞機花黃早已覺壯心之動時文艱索乃欲要須取本朝而歸吳公嘉其志而不容其卒歸乃以四院於收後累遷忠靖節度安慶府壁江縣令炳蓋其諸名也後公四十八年卒年八十有五次煥嗣後父曰伯恭公之母弟次煥以公授前一年闕大學生後公二卒年二十有八女二人長適王固金嘉熙戊戌殿試第五人授從事郎紹慶軍節度掌書記未上而卒表不書節鎮軍統而書州名曰安吉者取其易知也次適劉階孫即詩孫也戶部公二子長煥次承節郎諱瑞吳為潛之祖一女適劉景辰有子應龜文學內舍生望江今二子長煥次靖咸淳己巳戶部公以明憲恩當任子孫推以與靖故戶部公之子無用露入官者靖未命而戶部公適內艱舉更名君澤以進武校尉試有司名不見於表者時猶未生也一女適朱叔麟益咸淳戊辰之科授從事郎處州軍事判官選國子監書庫官大學生一子煥一女適劉察煥生於嘉熙初元而承節公生於隆興寓舍表不書晉小字時猶未名也其後煥又更名景山云孫女實三人而表云四人莫得而詳也惟我高祖妣之葬戶部公為孀姑有墨朱傳箴至今而高祖表始非存已又潛生於高祖歿後三十五年之後年今七十始於朱公家集獲見其文追慕感泣不能自已大懼歲月寢遂遠不傳謄錄而藏之并誌其微庶委曲得我後人尚有考也省玄而下表所不及者家譜存焉

書曾大父代朱簽判作官別後
遜山朱公發從我曾大父戶部府君濬戶部府君奇其村以仲

弟望江今之女歸焉公年二十有六權寵飛乙科初筮庭之集
 賦抵事伊始似微竿蹟之敬自通拉善蘭守節交代同察皆戶
 部府君為之具蓋蓋以文為賢在盛時固有以一其為禮之煩苛
 剛至季世而極意誠疊橫累百千言間有以一二照據之切
 揭擲之工而故知過者精披巧琢尤不敢率易焉端履之士甫
 就選調門無食容佐其擁帆染翰鮮不查於父兄師友渡江後
 名公別業可數可免也迄今盛時風俗復還於淳古上下之交
 際以實而不以文公雖勞神於縣垂三十年莫有責以向來煩
 苛之禮者矣自公得謝而終老于家又不啻四十年當勝故軍
 有後人耳目所不及接者焉潘近因襄辦戶部府君遺文而得
 此蓋凡為欲別總居于通縣錄以授公之孫潘碑謹藏之謹為
 於學而臨味為古文若無用此為成者觀其然俗而有以驗今
 昔斯文之異尚也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此處為卷第二十二的正文內容，因字跡模糊，具體文字難以辨認，但可見其為多行排列的正文。）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續卷二十三

祝文

謁先聖祝文

忝竊諸生家 恩錫崇洋望聖道實信存茲禮數生成名言同

既致

靈增異尚告虔聖神臨之敢負風學

謁隆州謁廟祝文

先聖

若者夫子之論政蓋曰子欲善而民者矣潘忝竊諸生與爾有

政請事斯語以對越夫子在天之灵

三至

維三聖人為鄰邑之通祀有若令潘敬事云初肇以禮見遵

備禮也

椒酒

潘被命佐州與有民社茲投告虔式遵故常治人事神敢不夙

夜維爾有神尚鑒臨之

東岳

泰山之靈實雨天下郡邑所仰得望祀焉爾敬事云初是用展

謁曰雨曰陽維神其嘉惠之

諸廟

治人事神使之職也靈與捍患神之力也通此顯而一貫所以

交盡其責也爾若德微無能為敬也神之相之尚不忒也惟事

歷者典是式也維爾有神尚昭假也

太史院秋祭祝文

皇帝元辰天剛

蒼龍之首隱次伊始元辰所舍永綏多祉億萬斯年獻此誌祀

皇帝照星降臨

日月之文曰天首靈儀旁燭陟降左右庇蔭滋以尚祈照佑

皇帝胎星室宿

定之方中式當有居儲精玄爽開玉圖有嚴藏祀神靈具孚

皇后元辰小吉

執前之合坤維受事肅中宮元辰收大神其降慶慶丁明祀

大明麗天照臨下土承茲休光陰敷是輔昭常事用膺多祐

皇后胎星室宿

坤申之間旗夜孔揚清朗在天神德之祥來獻肆祀介福無疆

太子元辰太衝

對時育物青陽在春統粹深宮榮滋元辰精誠具登福祿解壽

太子照星太陽

無陽之宗有赫臨照重光所被前星有耀永錫羨榮無忘胎報

俾政雲漢南斗有光降靈錫羨長發其祥精禮匪懈皇圖永昌

太子胎星斗宿

國學仙設先師配位祝文

擇奠上丁國之通祀四賢並脩厥有舊章積上靈辰具嚴兩儀

奉逮既作伏虞震發元事云初敢情虔告

大成殿修造祝文

禮殿有嚴安靈茲久旅楹故惟前是圖飭材瓦工啟辰興作

廟庭濟謚伏懼驚論菲薦陳誠尚祈昭鑒

蕤蕤聖師廟祀維精增新崇構有覺玉極既圓既完式此祖豆

吉蠲薦嘗奠茲安安神之格思永世無疆

太廟時享祝文

青陽屆候雨露既濡求言孝思有懷先烈吉錫發享來燕來寧

錫羨降康益錫繁賄

太宮奕奕列聖臨臨廣祀有常夏享以禴禮文告具昭薦孔時

節豫是承永世無疆

太史院重修簡儀告成祝文

欽天觀羨望自古先設置靈儀用嚴測候載新繕治稽合玄文

消吉告成式陳嘉薦

謁胡侍郎墓祝文

維神至為名臣沒有廟祀維祭與楮是庇是依歸焉益丘高山

仰止辰謂之禮大懼弗時爰考舊規悉滿俎豆有引弗暗神其

鑒之

八世祖墓祭告祝文

瞻望先靈邇焉異縣族分世象展者弗時大懼因循久或禮廢

周視剪剝封植維新役地畢歸什碑復立恭陳菲薦伏謂告虔

神其永享茲敢詐祝

先大夫封贈祝文

維至正二年歲次壬午五月辛未朔二十七日丁酉孝子奉故

大夫江州府學儒學提舉澤潞散告于先考故丞府憲海容賴

教者竊有祿位疏愚分土已表生祭遺缺升朝載錫與典伏奉

至正元年十月制書贈奉故大夫故書監丞統騎尉並封義

烏縣子慶澤所被下逮一門恭念厥由不任感慕而滯整於職

守不得躬展葬儀謹遣弟鴻洪詣墓次以告謹告

維辛丑年六月歲次丙戌正月庚辰朔三日壬午孝子中明大夫
經書少監致仕涇陽昭告于先考太常郡伯府君先妣郡君童
氏孀太有任籍去三十年幸免破官克承家社陳情歸養而愈
靡大故乞身得謝而獲故加恩伏奉至正五年三月 制書先
考中明大夫同念太常禮儀院事上騎都尉進封江夏郡伯
先妣進封江夏郡君今雖無煥章之法而禮有可以義起其之
政廢是前祚屬于吳下音容如在命數維新瞻望松楸不勝感
叩謹告

音詞

行中書省徵火顯音詞

充位備負責難勝若重任過定知懼避若控於高真恭啓云科
瀾陳舟個伏念臣等忝登台輔出鎮藩維當祝融司候之初連
口棟降狀之控始自屢派之不成致令府署之靡道茲蓋臣等
固無功賢有負公朝用人之責亦方失政未契天道好生之心
徒願觀帝之謫莫過燎原之勢亦方失政未契天道好生之心
伏願國家無恙宜傳禍祥兼勉息痼安闕闕之居同字又寧
均賴祥豫之力

請如公住實林疏

師子座上要揚建塵家風龍爭會中幸遊彌粉粉倍底船陸陸
先業益振起於頹頹欲寓湯心無嫌鏡舌如公博學閩南異產
濟此真儔雖當以佛法往持不倦於諸方接侍息流勇退固知
高尚之情大厦將傾必藉扶持之力延聘雙林之熱境猶存十

刺之痛名宜容盛席而莫居是用闡辭以爲請得萬間虛何妨
臨釋一家姑一辨者共祝
皇王萬歲

請如公住實林疏

大寶園地會兵衆之所依妙法華經必有時而乃說足宜虛去
以待司南凡在交海巽局慶幸欲公法師真復教網遠細粗燈
題演壽源深造四明法窟龍光園景獨宿蓬萊道山雖有志於
利它初不求於知我惟茲出世能盡勸於未陳中命自天用增
崇於慶祥便言不倍整暨是祈
謹薦先父疏竟

謹薦先父疏竟

實父事君敢憚服勞於遠彼呼天叩地驚聞遽禍於私阿權割
吳城奔馳靡及厥陳哀個仰清慈專伏念潘先父從仕郡溫州
路樂清縣尹黃公涉世多艱承家罔缺早膺祖澤後繼於一
官晚荷 國恩遂致封於七品方安老境遽迫大期而潘春預
代言參陪履屨竟 帝鄉之天近遙朝會之慶遙期未能求忠
孝於兩全何遽至列 死生於一別歸程甫畢山間亟求始知屬
繞之辰正在演綸之日病既無由嘗藥歎又弗得憑棺五十年
父子之情哀昏未隔四千里關河之阻冰雪無行途履歎哀已
踰卒哭不謹遠游之戒徒街同極之悲罪大難容恩深莫報苟
可事三事死固當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
願慈陰下垂俯憐滯通祈鑒不肖孤之意莫靈形敝速歸棲
園之居成無上之正真作來生之依怙

孫文

孫家康胡先生文

嗚呼先生古之豪爽清風峻節孰可狀名高宗為高順以文為
其文斯何出史入經包羅簡武或賜銘于遠百氏名墨縱橫
秀行數萬卷今章經包羅簡武或賜銘于遠百氏名墨縱橫
於其百善忠厚及或英豪舉報抵一員以壽才厚以集于成
金孫玉樓發其和平速依體難勿使策策獨抱板板珠于天庭
胡不願郊薦之謬謬乃強乃武城人越易良俗失俸俸
推蓬庶庶恬為父兄於獲昌辰文章率與乃謝事機乃專能能
感華貴貴樹之風聲發歎所及驅馳走度登徒倚方俊良用登
履此咆傲亦累品評禁邑海環道則是擬揮士藝聞諸言足亦
庶幾庶免矣疏疏易使中路齊其德德嗚呼先生為謝為明
有培斯文揚若日星重江覆山煙雲冥冥言遠而泣涕雨零
馳辭荷歸式昭哀哉

行狀

元故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平章政事贈復學同德昭獻輔
治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進封魏國公諱文忠李公

行狀

告祖祝皇昭濟美功臣光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進封韓國
公諱德亮

本貫

祖昌王任澤州掾使歸保順守正功臣金常光祿大夫
司徒上柱國進封韓國公諱文靖
父唐夏任徵事郎昭陽縣尹致仕贈推誠保德佐運功臣太
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諡忠獻母王氏進封韓國夫人

公諱孟字道僕亦出後唐李氏世為潯州若姓康惠公金未娶
德士不第以行義見稱於時文靖公歸

皇朝保親符使潯州卒於官忠獻公始去家而仕於秦蜀四十
餘年乃致其事歸漢中風土之勝因家焉公生而穎悟十歲能
屬文稍長其時力於學讀書日記數千言學既成而文愈益能
每考論古今治亂盛衰之狀慨然有志於當世欲取於子進身
居閭巷開門授徒遠近負笈而至者翁如也時之名公鉅卿如
商公懿王公博文劉公

魏公初至漢中往往排折行輩與之
交郭若安通於公為父執名能知人見公矜頑憤排謂忠獻公
曰此郭若安通於公輔器也至元十九年特忠獻公留四川漢
聞聞公名鄉里其下辭不就改歸王母慶隆漢又辭慶隆交章
舉之亦不起一日臨然曰大丈夫固不能像首州歸方今
朝廷更化政治幸新招徠眾正材俊林立獨不可與之並遊乎
乃來書如京師行中書左右楊公吉丁一見解加器重漢之

裕宗皇帝得召見於東宮未及登用而
裕宗廣天揚公遂延致家塾俾講子師事之翰林諸大老奇其
材刻上于中書謂宜置之館閣而益會調公主按漢祿諱非其
志也忠獻公方為慶府經歷乃往省焉未幾從忠獻公出峻游
北江遷漢中日以華誦講具甘旨為事忠獻公勉之入仕乃獲
建土三十二年

成宗皇帝臨崩命訪先朝聖政以備史臣之紀述公過
關中陝西行者因得公與諸儒討論書史成編奏傳以進時
武宗

仁宗俱未出閣

撤仁裕皇后求老儒職輔導公當其選大德元年

武宗留宮中公陳善言正道從容降詔多不稱益受知於

成宗特留除太常少卿當國者以公不及其門沮格不行致

部侍郎亦中廢

詔歐元聖皇后李昇讓公以宮僚從歐街幸無敢侵奪民居在

成宗時進神考處宗王大臣密謀構變國勢危疑人情洶洶

公從 兩宮遠京師逃與丞相哈剌哈答答判罪等力贊

仁宗削平內難中外晏然定策近

武宗入正大統

仁宗即承制以公為中書參知政事公久在民間共聞閣之與

隈靡不究知損益庶幾悉中其利病遠近無不悅服然以節能

儉俸奉小多不樂公不為之少自撓也居亡何言於

仁宗曰執政大臣宜出於

調天子親播今 慶園在道臣未見類也誠不敢當當重寄
仁宗不許則逃之許昌蔡塗於深山澗水間蓋將終身焉夏五
武宗即皇帝位
仁宗為太子物色得公而在白于 上遣使徵詣闕下至大三
年春五月入覲
武宗於玉德殿 上指公謂宰執大臣曰此
先太后命為朕賓師者宜亟任用之三月特授崇祿大夫平章
政事兼管大學士同知樞密院事四年春

仁宗皇帝即位家極真拜中書平章政事進階左祿大夫推恩

其先三世且諭之曰卿朕之舊學具悉心以輔朕之不逮公感

上知過嚴戒以國事為己任慎賜予重名爵發太官之禮賞法

術士之元負責成近臣惡其不利於己而莫敢言也前所建前

法有未便者奏請遂去百司廢政一遵

世祖皇帝成憲而行焉

仁宗素崇儒且察見吏弊欲痛剷除之公曰吏亦有賢者在乎

慎擇而已 上曰卿儒者宜與吏輩氣類不合而由佑之如此

真長者之言抑在朕前推舉人所及而不斥其短朕所深慕

也同僚有積與公作者人意公必衛之及其坐事見黜公乃力

言于 上曰殿外益且優加賜券以慰其意聞者莫不服其有

容方是時朝野以安民原物阜號稱極治公歆然不自以為功

士大夫感慕之深謝曰此

聖天子之德也吾何力之有焉乞解機務 上曰朕在位必卿
在中書朕與卿若臣當和為終始自今其勿復言專賜壽國
公 上親授印章仍錫書命以褒寵之 上在潛邸嘗因公附
自號命集賢大學士王顯章秋谷兩大夫御署以賜公至是又
命繪公像勅詞臣為之贊入見必賜坐與語移時而退惟以字
呼之曰道復而不名其見尊禮如此皇慶元年春五月特授翰
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備國史修前平章政事身壽五還母以留
父母于湖州之先塋 上勞送之曰卿家事重宜亟還母以留
朕朕所望冬十二月入朝 上大悅公因請謝事遂許不復
重違其意乃命以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使制翰林學士承旨
知制誥兼備國史蔡國公大夫今皆公視察史冊所記亦公手

自刑定辟置官賜多時之閩人二年夏諸縣秦國公印綬不允
章三上乃如其請先是上與公論用人之道公曰自古人材
所出固非一途而科目得人為盛今欲取天下人材而用之捨
科目而先德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其真材以滿
用目何如哉其言遂決意行之延祐元年冬十二月復拜公中
書平章政事休前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二年春連
命公知貢舉及親策多子于廷仍命公為監試官秋七月進階
金紫光祿大夫加勳上柱國改封韓國公職任如故公頻年危
從上常數以疾病不任事乞歸田里六年乃從所乞辭其政相
復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散階勳爵如故公既還
居澹地日以文史自娛每入侍燕間禮遇尤至七年春

仁宗養廉孝臣

其宗在諒闇中太師帖木迭兒再入相以公前共政時不附已
長構誣言盡收前後所頒封拜制命降殺軍賢時講學士嘉議
大夫虎公必錚因中傷之公受命欲然就臘夏五月分治院事
於上都至秋乃還略不以利害得失介其意恒謂人曰吾特罪
中書無補佐國
聖恩曲宥得保閑適今既老矣何以報之上聞而悟其為謫
也恩宥稍加為人望公將復見摺用至治元年春奏發于殿前
其能廢公知不可復起乃面別家事手書付家人使治差地於
燕遂以夏四月三日薨于大都和寧坊居第之正寢享年六十
有七以其月十八日差宛平縣石井鄉 原諡道命也公薨
後臺置原諡其誣乃給還所收制命而復其元官
今天子念舊圖功加贈舊學尚德瑛戴精治功臣太保僅同三

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謚文忠觀劉氏前公二十一年卒約合

昭顯元聖皇后賜前公一月卒追封秦國夫人改歸國夫人
俱合葬焉繼室何氏封韓國夫人有子一人曰獻今為寧善夫
夫御史中丞知經筵事能世其家者也公字堂閣承財略過入
三入中書事簡休戚知無不言援古證今條歸於至當苟有益
於國家雖違衆而行無所憚四方之士為時所推許者雖被無
遺引後進未始有吝之色品題所及後多至名公進一室
蕭然留連屬談言笑竟日無異布衣時其為文跌宕有奇氣要
其歸一主於理詩尤清壯曠逸人爭傳誦之蓋公之歷官行事
及平生大略可見者矣是而止中朝大謀議既非外間所得聞
它所奏陳亦皆自削其善莫得而詳也公已定謚於奉常而國
史之傳未立許昌有公祠堂翰林學士歐陽玄為之記公詩文
有數卷集御史中丞許有壬為之序潘幸厚從兩人之後繼嗣
公門生之列公嗣子獻命落為之狀以俟太史氏之采擇義不
敢辭謹撰次如右謹獻至正八年月日門生尚濬狀

奉 旨 中 奉 大 夫 湖 南 道 宣 慰 使 于 公 行 狀

曾祖 宗 金 完 處 大 將 軍 心 水 令 曾 祖 毋 街 氏
祖 伯 儀 皇 任 朝 列 大 夫 太 常 丞 兼 法 物 庫 使 累 贈 嘉 議 大 夫
禮 部 尚 書 上 輕 車 都 尉 追 封 河 南 郡 侯 祖 毋 晉 氏 累 贈 河
南 郡 夫 人
父 宗 宣 任 中 書 省 樞 密 贈 中 奉 大 夫 河 南 江 北 等 處 行 中 書
省 參 知 政 事 護 軍 追 封 河 南 郡 公 母 張 氏 累 贈 河 南 郡 夫

本貫

公諱於恩字有卿其先家河南而仕於金沂州節度使開封府諸公為五世祖創請大廷延請今者於公為四世祖延津府諸公之子則以水府君也自以水府君而上成許沂源金珠之亂家諸散後獨存其官稱而稱其諱元光正大中之尚書府君嘗論事內使金亡本衛夫人遷雲中避我朝括許附之民以經義獄中程得贖於僑籍復自雲中奉衛夫人遷居鄆丘致遠遂為故及為前五人中統初賜孫丞相行中書省事于英等制以爲禮郭實外郎至元間乃以太保劉文正公薦召見大空閣預定朝儀檢校衣冠使父之禮太常無法務庫使精階朝制大夫以年老辭不克字於官亦政府君受知左丞相文獻公以爲中者亦書我官尋遷至林前道仕職而卒左丞相國許文正公率諸生笑而諫之復以公貴追贈二代勅詞臣歐陽玄爲製碑文凡行治之美恩寵之隆登載甚具亦政府君始封滎陽縣伯張夫人始封滎陽縣君者以家之所在後後封河南諸本其世之所從出也公生四歲而失所始稍長奉尚書府君及張夫人之教深自勵勵博覽經史百氏之書以資其見聞又善爲譯語入的書中書兩省為必閣赤以以次爲其提控至元三十一平按承旨即尚舍監丞數與同列奏請禁絕冠戴備士塗帶之弊上嘉納而受賜焉

成宗正位後加

世祖

裕宗兩朝帝后尊諡公承上旨預書碑玉冊慶賞之優無與爲比大德元年以奉訓大夫知紹興之諸暨州諸暨故爲劇

俗尚氣而喜爭諍訴糾紛爲吏吏者恒患其不易治公委曲詢訪盡得其情爲澤沈無畏者辨冤以法擬日則集州人之子弟訪學示以孝弟忠信之說爲之設學或言其地產水晶砂金使者旁午調民丁採取之閭閻皆爲鑛動公力陳其害而止七年以奉直大夫知慶元之奉化州歲值大役捕者擢台州及昌國之幾比還則州人訴災傷者限已迫吏白軍勿使公悉受之仍與同僚分檢者約善以爲董茲熱之策家以四口爲萬人與米三斗初稱則年之舉獲檢者擢慶山之鐵象山斗入鉅海中以通運而後至者公謂苟俟申請恐緩而無及則置宜半給之且謂如不得請則已償其費已而報公請前後所活各數千人州民以強劫捕繫者兩人獄已具公察其寃兩人將不死在官以戴治績爲諸州最至慶元年用累者擢金江南湖北道兩政無訪司事未上除朝散大夫兩浙都轉鹽運使其分治也斥去受射敗法者黃巖州判官嘉興檢校吏部鹽司丞各一人由是人知畏憚所部肅然澤人有貧乏之官本商賈無浮費之事例碑日增羨其以私取坐選者不得也自有環自民類以安延祐三年以朝請大夫任江浙行中書省理問官白雲宗僧使權者皆名爵悉橫不法擅制度游民四千八百餘人事下立許其家財有三十年不得在者公察其害而折以片言其爭遂息十年遷至中大夫杭州路總管統爲東南一都會未嘗繁劇公則決如說庭無留訟至於公上之需一切趨辦未嘗缺之所迫齒簿法物事尤重有始作至乾功公皆躬督視之包銀令

下人駭制見公為程其物力足為等級民不病而事以集推
 運官兩戶必擇大家是以仕之者人服其平至治二年始為議
 大夫海道都漕運萬戶廣所漕糧三百餘萬石舟人受弊之此
 遠則勞近則逸水程之往復則春運為易而夏運為難公皆立
 法以均之至忙整防具為區處職悉備至辛卯官階議五千兩
 命道流賊賊事而以狹帶桐子水神祈雨風濤之害公言于朝
 需官錢五萬緡為子本當得九一萬八千緡由是官無甚費而
 所用給反上下便之泰定三年遷通議大夫紹興路總管紹興
 自海鹽之後二十餘年民力猶未與公下車即以輕徭薄賦安
 集流荒開荒闢為先務會歲復不登俾州縣易富家出米救
 一萬三千餘石錢二萬四千餘緡賑其乏食者一萬四千餘口
 轉運司科鄉民當買鹽二萬二千四百餘引公為申明減其五
 千六百七十餘引民得以少紓拜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
 元帥其地內叛賊餘外控盜案最為衝積廣而徇人禍殺公給
 其軍餉十萬石而民不知擾仍以便宜分遣屯屯成其後安究
 內帖然海寇殺人于貨者名捕弗獲公為設方略乃悉就擒諸
 流外之職當選者於大關者公令以方寸之幣書其姓名而探
 之吏不得有所高下謁選者雖不得其所欲亦莫不服焉天
 曆二年移湖南道宣慰使公聞命就道以病瘵瘵成疾還
 懇于抗遂引年乞致仕既得請給以半俸疾亦少間日與漢公
 遺老方外之士徜徉湖山間以編詠相娛樂未幾疾復作以至
 正元年五月一日終於杭之私第享年七十有四娶馬氏再娶
 楊氏並累封河南郡夫人子男三人長濬以公廢為承務郎平
 江路同知吳江州事次涓次澤女三人長適粘公泰安次適公

海上副萬戶石抹軍孫次未行孫男二山壽海壽女二皆幼公
 為人介潔而中實樂易平日篤於教子處家倫而中禮御家
 而有剛勇於行義喜周人之急與諸公貴人交未嘗干以已私
 或詢政事之得失苟有可為裨益者亦不靳也公歿中外凡
 四十五年居官而至去思有碑在奉化別戴先生表元在紹興
 則韓先生性實記之漆等下以是年六月十五日奉公摺呈仁
 和縣某塚黃鶴山之原泣謂潛曰先公官三品法當定議立傳
 勒銘石願有述以備考擇潛章曾獲公之門而公之守越
 也又得效官使於許內知公為詳不敢以不敬辭謹具公世出
 行事年表呈送如右奉常及大夫氏副在私家庸疏立言之
 君子謹狀至正九年月日奉政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黃臨
 狀

元政正議大夫銜輝路總管兼水陸諸軍奧魯總管管內
 勳慶事知河防事盧公行狀

曾祖錫贈中順大夫中一府知府上騎都尉進封范陽郡伯
 曾祖母王氏進封范陽郡君
 祖建贈亞中大夫東島路總管兼東都尉進封范陽郡侯伯
 母喬氏進封范陽郡夫人
 父克恭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贈通
 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進封范
 陽郡公諡文昭母黎氏進封范陽郡夫人李氏封范陽郡
 太夫人
 本貫大名臨開州權陽縣
 公諱景字君遠其先出於范陽盧氏五季之亂靡有定居後由

鄭之河陰徙濟之非城自中山府君而上皆非非城之聖聖固
藏去原東島府君任于開州因家焉故今為大名臨開州讓陽
然人文昭公素有府名兩府大臣安舉之

裕宗皇帝時在東宮召見與語大猷留寢左右領通日隆由樞
密院探聞帝意為慶典遂與諸大臣入陪台領事任益重自
命推察院事拜參知政事治河南北以疾歸京師號于里

第計開官勳封諡恩數有加尋遷遷陞陽之黃城原有子二人
長立博學而善為文用綴文公薦入翰林國史院為編備官五
遷至待制皆無錮備以文次嘗過陞表未上而卒次即公年二

十以材選備治衛受知
成宗皇帝始幸於開州從屬軍備勞勩相與元忠憲王尤
器重焉居三歲授承直郎都水監丞河陰東安州之監合委陵

盜賊水行地上冒原四敗獲舍事關于朝以為不亟治將益
壞有旨命公總其役公量事期密勿用鳩材竣工不踰月而
退後合民無以役之苦而獲安其居莫不深德之政衙帶庫副

使以恭謹故
武宗皇帝眷寵彌厚嘗賜以玉帶公叩首力辭不敢受
上嘉其廉謹而有禮累遷奉政大夫資乘庫大使朝散大夫沙

糖兩提舉既既又能稱藉甚朝廷欲擊其民庸而國任焉
乃以為中顯大夫陞州尹至治二年也建言者謂浙右之

民困於徭役宜令大家割田為之助事下行中書者撥公議行
之公稽驗民籍以其回之多寡第為三等取之既不失其平且
勸之母扶以疎瘠克數凡所得皆上使使從於官者輪掌其成

入備以特用由是民不告病公每謂長民者固在於厚其生然

不可以無教用是尤善意於序之事州學舊有明倫堂歲久
頽仆公而謀乎復立徵生小子雖有考德問漢之四人載稱

公可謂得時之職矣陞中大夫衢州路總管公明其土俗所
宜以為治權折獄扶善懲惡之風為之吏思盜起常山劫取

民家財官兵捕之免株連甚善有平民為仇家所構隨指為
賊者吏莫能察控治使經服公疑有寃為辯識而得其誣服

者以不死株連而及亦皆免於非辜人以為神明感戴指其
以活泯學為意尤大在官五年去之日如始至父老為代石以

紀道愛焉遷嘉議大夫衢州路總管公鈞考學應得美秩八百
石大興土木自擅馳論堂書樓齋室至于門廡後然學斷言

為有回索借而獲者一千一百四四十餘年前是為郡者皆
莫能正公按視牒牘始究其實而悉還其故士之為善益充茲

關之聲洋洋相聞有自秦於科級者事見太常博士初實所
為紀行中書省曾錄公封柏東南秋毫無取富商大賈咸戴其

德亦為立石於東郊以頌美之公既嘗將奉李夫人寓居於江
陰初妻夫人生公八年而歿李夫人實撫育公至于成人公事

之孝奉及嘗與甘旨恒極欣悅遇疾病則嘗藥以進宜憐所
屬遇山水侍板輿宴安堪堪必盡其歡或遠不可迎致輒
相慰慕不能自已李夫人壽九十有三而終公方持服有正
議大夫襄陽路總管之命終于拜服闋改衛輝路總管未上至
五年九月二十二日以疾卒于寓舍享年六十有一元配劉
氏經室邢氏氏氏氏贈范陽郡夫人子男四人長德備用之昭
公清澤補官累陞奉直大夫冀寧路總管州知州以公愛不赴今
以運調為某州路總管府判官次駐名方治進士某次廢孫次

添孫俱幼，孫男二人，女一人，僧孺等。以至正四年秋某月，自江陰奉李夫人及公柩還，滌其年某月某日，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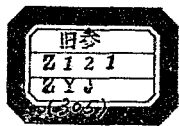
林公之子，鎮國寺善佑庫。

仲父居中則歷事。

當賜監立，傳宜有狀。上于奉常及太史氏，且以其副乞歸。於當世立言之，君子揭請墓，既以示方，求而僧孺出，佐邊郡，廢於官守，碑於堅，踰岡以請，吾子其母，諒僧孺者，嘗與公有雅故，不泯以不敏，義解義，與公游之日，淺莫能備，著其詳，謹以所知者，序次如右，以俟采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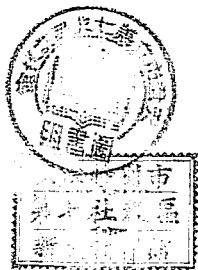
金華論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金華黃先生文集

二



藏书记

徐肇寅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續卷三十一 番勇副司校正

神道碑 中書右丞相贈字道憲仁清忠一德功臣大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王諡文忠神道碑

至正八年春正月五日 聖宗神聖皇帝殿中書省臣以故右丞相文忠王神道之碑未建奏請

王之宏模度山高而海深非末學小臣所能覆測權無以擬明詔願以待罪大吏腐職在記述不敢伏

則進而考其世次官伐行事之實序而銘之味死以上謹按王諱拜性系出札剌甫氏六世祖諱孔溫處佳世

太祖皇帝伐乃孛以已馬濟 太祖步戰而殲賂推忠效節保大佐運功臣大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諡忠宣六世祖諱開慶追封魯國王

夫人五世祖諱永華 太祖皇帝滅克烈 太祖即位以為左萬戶世破金入燕專征遼東西諸郡按太師國王都行省未制行事建牙于燕以經畧中原金主南奔齊

兼趙魏管營之地汝第悉平臨濟以金人未滅為號置國開國輔世佐命功臣大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諡忠武五世祖諱普合倫追封魯國王夫人高祖諱亨真嗣國

王奉 太祖皇帝命攻西夏定河北平山東以初食東平即贈純誠開濟保德輔運功臣大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諡

忠宣 世定高祖壯諱合萬歸追封魯國王夫人曾祖諱勳那魯役世祖皇帝伐宋為完勝元帥已渡江與

世祖會鄂州而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世宗崩

金華黃先生文集

卷二十四

三三三

生五歲而孤究王夫人撫育衛至今知文學者陳聖賢孝弟志

信之說以開大統王前十歲迎錫處居一上親執其手慰

加禁探大夫司徒仍領太常五年遷金紫光祿大夫六年進

開府儀同三司七年春三月

矣宗皇帝即位中書平章政事初

上在儲闈王之令春日開於左右遣使召見王璠曰以禮授之

天子福耶上嘉其有識可屬大事由是首登用為故事

太子即位之日必大會諸侯王璠

大祖實訓吳日命王璠而讀之王風儀峻整者即鴻亮觀者爾

然夏五月加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進拜中書左丞相先是

東朝聖侍佐寵于政首相帖木述而頌與之相為柔裏

仁宗不悅解其政柄無何

南為治書待御史劉黨分權要逢秋 月王至自上海現事于

中書首相相疑不出以伺隙而謀為八傷已而言疾愈將出

上使止之氣乃沮二年秋遂以病死八傷已而言疾愈將出

回而習受其罪王奏謀之又奏點球南以通言路冬十一月王

拜中書右丞相監衛國史 上為盛左揆之席以示圖任之

專行陳 詔布告于中外王舉前平章政事張瑄與之

政集大臣及故老詢所以謂日食地廢之覆士大夫遭擯棄者

咸以所長叙文學之臣則持以不次之除格內降待餘者六

七百人振舉學校而士知所作與簡明條制而吏有河邊守城

江南民租八十餘萬石設宗仁衛孀家古子女之處於民間者

以隸焉朝廷政令皆然一新四方之人無不動色晉廢

上之始臨御也以察罕驕兒行宮幸麗殿賦制編迫命改作而

移大之玉引即用愛人使民以特之言誣諫而止又將以元夕

結綵為山張燈禁中參議中書省事張養浩上疏諫王遂以聞

即命罷之仍賜美錦以旌其直

仁宗嘗升殿而廟無其室王傳

始建前殿而後寢今寢已燬于災宜更作前殿為閣十有五其

中三間為

大祖室以備拾享 列聖神御間為一室東西兩間為謀而

以今殿為覆 上可其奏廟制乃完 上欲躬行享祀之

禮王進太常兩茶儀注 詔頒下有司日有奉于太廟始

備 大駕南講建太常十有二路列贊儀仗五千人

上服通天冠紗袍出自崇天門紫庭聚觀儀衛文物之盛莫

不感歎以為三代禮樂復見於今及行事王攝太尉 上親

按宋免結主僕獲成選宮王率群臣稱賀于大明殿

推恩錫賚有差 上嘗坐得清閣顧瑀王曰今亦有如唐德

徽之故諫者乎王對曰祭園則水園五才則水方有太宗納諫

之君則有魏徵敬諫之臣 上稱善或勸 上終性謙

之法以治天下 上問王何如王曰魏氏之道清靜無欲

可以自治而不可以治人帝王曰仁義禮樂乃所以為治也

上殿然有 旨俾王提調大司農王曰宰相之職無何不說

家獨大司農耶 上以為知大體嘗勝以金幣殿享之李固

命固王授宰相 勅翰林待詔李士未極為之贊 抑言

唐史曰休否愛勞與杜融然其宰相資問三十平清瀛德黃古

之詩以賜之蓋期望之也至矣王亦感 上殊適自任以天

下之重事有曾花張知嚙不為既蓋發故首相放侍之迷則其

官善仆其理藉其家背公元黨者多謀不利於王左右請為之

備王曰若吾心上不負吾 居吾叔父下不負吾士民而

已何備為然深慮言之異 自恃無間便容容曰 陛下不

以臣年少無似使僑負宰相才務彰吾德恐致陛下有言朕不

之者則臣不效有所為矣 上曰卿第勉之果有間言朕不

實恐不自保遂與赤日枯木而等增善真謀其年秋 未與

運次南坡 帝嘗王亦以壯雖王生壯大德二年春三月入葬北至治三年

秋八月四日享年二十有六以是年 月 日葬于大寧苑平

上見其朝服列於行神案煤發其

重之命受於左軍閩使張福司太常大禮而院使太宗正府

也司禮魯忽亦宣徽使知樞密院事中間推兩翰林院皆再入

博得尚文而下士當承平燕事時侍

以為張世其家臣潛歷觀帝王之聲基立極必有元本經德應

期而出以竭扶昌運十亂造周三傑與漢載籍所記委輝千餘

烈開散之後相業無傳蕭張之家侯封美號有如王之叔張先

烈乘時奮庸為國世臣同休共戚委社于後雖述有人可謂卓

冠古今實難倫比也已別推昔之名臣或前規後隨以相成或

應變守文而共濟未有不同心戮力而能克輔帝室者王以敷

賢實曾夙夙 王知燕外之視宿命無間而所與共立者非

其人王獨精白一心盡持軍國力推百士之鋒說使 朝廷

百官四方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蓋其事視古人為尤難難道值

蒙故而平生大節彌久益著又亘古之所亦有播之聲詩以褒

于無報夫亦勅志之遺也百世之下尚鑒于茲銘曰

大明麗天赫赫

英皇巖石爾瞻侃侃耶王惟王之先厲揚羽玉手望中原歸奉

真主異于間出騰風覆雲克濟其災為 國虎臣

聖神撫運維一寰宇濟旋鈞軸 篤生碩輔燕紳正務說清坤寧

經綸之業惟王敬承左佑 三朝歷勳雅盛明共正直義事

有格乃世其官典領未嘗乃授 以政乃登廟廊崇倫抑恭諫行

言極巧定百弊以佐出今仁漸 敷摩文揚武建禮樂之興造惟

其時龍軒不祀滿前在廟惟時 顯相玉拂聖孝德徽而加望治

有期朕使共悅接武奕變細微 備天屹乎砥柱不震不壞泉正

可怡福香潤泓天道之常經柄 既真化強乃張強體滌滌天青

日白騰祝鹿頌要掩其迹雖千危 疑攝茲罔以張強體滌滌天青

抱子金文翠蓋神澤京原英姿 爽爽清風延閣增崇位號惟

帝念勿勤解音聖子以勸忠尚其開入感有一德與

國同休承祀無極

江潮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贈太傅安慶武襄王神道碑

至正八年春正月二十日丁巳 詔贈故江潮等起行中書

省平章政事也速解兒推忠宣力守正依理功臣太傅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安慶王穆武襄於吳王之慶五十年矣

皇上讚承鴻業追念著勲不以存亡久近為閭閻頌異數以照

昭之基或德也臣等 泣血詞林既推述

聖意形諸贊書三月丁酉朔

上復用中書奏 勅巨潘芳次初業勳並樂石臣被命而退

謹即王之孫今上都留守古納刺訪求王世系官閣行事之實

序而銘之王元名帖不究

成宗御極避而易今諱曰也速解兒朵出兀里養哈解氏其先

折里麻生合赤溫合赤溫生哈班斡王為曾大父有子二人曰

忽魯輝曰速不綽俱以驍勇善射稱魯澤則王之祖父也以

哈魯赤百戶事

太祖皇帝哈班常從

太祖飲班木納河之水遇盜舉棹欲刺之為忽魯澤交鋒兩刺

人為俱誅又嘗從

太祖避乃登追兵於長城之南忽魯澤射却其罪帥餘眾夜自

相驚而潰中原既定方論勿行封不及極而卒父曰哈丹太宗

正府之可札魯忽赤母曰 王生於胡漢實蒙錄叙隆重

有益贊者能知大寇弱歸入侍

世祖皇帝列職于環衛以忠謹深被眷知速不綽之孫是為丞

相河南武定王何未受 紹伐宋王恭武定為役募武定寨
其將智絕人可為己 貳百廿 上拔與俱行授武定城樂城
下要陽王至十一年

世祖命丞相淮安忠武王伯顏與武定大會師于萊陽今軍為
三道直趨忠武與武定由中道將清江忠武武德武定為據
雲之計王授武定以廣時流流行二十里夜手絕江徑渡黎明

與帝將夏貴大將羅璧拔之遂取鄂州順流而東宋都汴京
以道與大軍相拒於丁家洲其前鋒燒虎衝之宋廷遣武定王
乘高視之見其陣勢首尾橫決以戰艦衝擊之以道先遣十二

萬軍一時俱潰王授武定道者遠比百五十里所至禁部曲不
得侵擾敵人委棄所仗悉以與將士莫不畏其威懷其基而樂
於赴難赴初十二年有 旨行中書省駐紮康行樞密院駐

鎮江別 勅武定攻揚州武定得王率蒙古軍襲擊揚子揚
出奇兵斷真州輝道宗將張世傑以巨舟萬餘艘屯揚子江中
道王授武定領統從善觀者交射而急擊之繼以火舟約其進

播大敗世傑于焦山下自是宋人不復能軍凡大軍與宋人接
戰王無不在其間十三年宋以國降十四年 朝廷第初行
賞授行中書省副事官階遠大將軍十五年轉昭勇大將軍

十六年除淮東道宣慰使遠鎮關上將軍兼省撤免報事主
謂授事不可不寄一對便縱出奏牘于樞 上大奇之召近
臣知文墨者使進讀而左右通無其人王詳而言曰臣亦粗知

文墨乃爾其文而擇以譯語音吐明暢辭旨精切 上悅令
統橫行殿中而察之知為偉異遂宰臣俾與共政遂以參議
中書省事它日美事殿中問居何職王以實對 上詰軍巨

曰朕初意以為卿同列置之僚佐何那二十二年丞相兼國忠
武王安僅自北邊歸奏政為
世祖言帖木兒嘗告人而於漢人語言文字無所不通以陛下
位宜升用之其言適拜於 上意問居其上者為誰對曰泰

世祖祐養讓老魯花拜時即日命為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
世祖祐上仍勅之曰自今事皆養成於汝二十三年進家德大
世祖祐上仍勅之曰自今事皆養成於汝二十三年進家德大

政而宗王乃顯短尾彈親征給劄運籌備陳其勳院平乃顯
臣臣局軍表散而歸王復與諸將勇共討其餘黨家奴以群
懈意盡之乃還 上以王生李李薄賜鈔五千緡王回京

臣前出軍李亦乞剌忽之地有宋供銀兩萬緡 上命厚賞
之二十七年武平批大震燕人乘安與相稱被論王為其言所
動者三人民大惶惑 上慮乃顯之黨因而為變遣王引兵

五百人往撫定之王率有司齎沐犒于山川百神以便其
租稅商稅除酒禁發鈔四萬二千緡運宋萬名轉海而至以斯
其之絕教民毋感於流官捕斬棄時為盜者無少貸收三藩王

而物之始皆低強不伏既得其情時時為盜者無少貸收三藩王
事事間 上喜建之邊勝行省治臨州驛道自北京至上都
願迤遠王回奏請控由高州以北而滅去五驛其三以備亡驛

人戶物力之之絕其二以練虎貢司給土田牛具俾之立屯以
弘威以為便方是時孫哥在相位已又專恣日甚詔諭忠實
官累被殺制局以求道利者及錫民王既還居政府乃列上其

罪狀會侍近 臣亦有顯斥其甚者孫哥及同惡皆殺死王以
是益為上所親 信 年拜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仍舊爵榮樞大夫

咸亨皇帝以王 先朝舊爵委任愈專江湖南帝治錢塘實宋
 之故都而別列邸民物殷盛 國家經費之所從出而又外
 控萬夷最為巨鎮非朝廷重臣莫克任蕃屏之寄王威望素著
 故授其政兼領雲滿田里晏然大德二年秋八月十九日
 以疾薨于位享年四十有五其年 月 日選墓于大都宛平
 縣郎山之原王性剛直而善於自持雖異已若莫能伺其間隙
 由是始卒無疵惡喜汲引人物凡所甄拔後多知名王之配曰
 忽都進封安慶王夫人子男三人曰忽刺將江浙等處行中書
 省平章省平章政事曰探迪御史中丞曰木八剌沙南陽府達
 魯花赤女一人曰知罕適翰林學士承旨徐解孫男九人說曰
 納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大夫紐克敦同知都設府事古納
 制山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權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兩
 史中丞今以榮樞大夫為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
 赤 究者不花金保也為古八刺臣潘竊觀自昔居
 臣際會之盛或乘輿於行陣之間或許謀於廟堂之上未始不
 各效其所長若王之出入將相豐功茂烈稱又益彰蓋不鮮矣
 是宜限而不亡克承 天寵慶流後裔與
 國家相為無窮者也 庶于竹帛披于弦歌光在邦家豈徒實其
 立陞而已乎銘曰
 靈運合一實生偉人惟村之究出武入文
 聖神冲天誕受方國猶有江流限夫南北恭恭元戎上兩情毗
 化虎虎臣左之右之潛師宵濟投鞭勇往旋成構功光膺上賞

乃居屏翰乃登廟廊身屬雲鏡取披叛王旋頭約尼凱旋京闕
 分安後拒其其餘孽將指東藩假以便宜力止詔官停民不迷
 控盜擅國勇武
 聖德朝綱素說民不堪命自發其私靡所覆載播子大廷解弦
 勇張爾持政柄坐鎮南服抱敵不鳴家給人足庶造其時來依
 編蒙胡不慈遺棄其論以時道四紀綿綿世育咸濟其美賜履
 之膏歸彼郎山有封斯崇生氣深然扶木清風念舊勳功褒盛
 有詔中勅詞臣薦此碑號
 宣徽使大保定國忠亮公神道碑
 故榮樞大夫宣徽使恭失登以延祐四年九月五日薨于位享
 年六十越三日薨于京師東社樹字法其明年制贈推誠宣力
 守正功臣大保金蓋元樞大夫上柱國追封定國公諡忠亮又
 六年史臣禮部尚書曹元用始舉 勅撰次公行業以為神
 道之碑又二十四年是為今
 天付至正八年夏四月九日 上陶興聖殿西使殿翰林學
 士承旨臣岳柱為奏請命臣潘繼元用為之銘以賜其家俾刻
 馬護柩公諱恭失登其先西域人係出哈刺魯氏曾祖馬魯
 集贊學士正奉大夫護軍追封中山郡公祖河里爾贊德大夫
 司農卿上謀軍追封中山郡公父哈只贈榮樞大夫司徒柱國
 追封之國公曾祖帖木帖尼氏祖只贈榮樞大夫司徒柱國
 阿元思吉氏定國夫人初集贊公在西域為其國之近臣素稱
 儻有大志知 天命之有歸當
 大祖皇帝正天位之六年乃歲在辛未集其國主阿爾思蘭未幾
 于龍居河司農公箭幸乃以司徒公為質子時年尚幼

上命育子春坊稍長事

太宗皇帝御覽亦資凡燕蓋古內嬖之職亦為親密司徒公

以養禮尤被寵遇使西征有功其以河西南貴族之國夫人也

世祖嘗以南詔伐宗司徒公皆與在行焉以獲卒公少纂文

職焉置兒

世祖甚禮重之嘗侍 上左右極論所合馬尚書省之政

國病民 上怒而斥之曰無損若事公徐對曰犬馬知報其

王臣世荷國恩事有關於治亂安政至理而不言其後阿合馬

元尚書省罷 上乃已其言賜以玉環及鈔二千五百解且

論 旨復有所知其盡言毋諂從討叛王乃頗有功蓋以名

族女脫脫倫氏仍賜良馬白金佩服珍異之物拖海之役嘗解

饑於塞中 昏王罕之食給以米數千石師還以專權得罪

上善其有識量而知權變嘉歎不已賜白金兩鈔千五百解

公回奏草青蒲肥之日尚餘令兩給未究恐終不旋轉元濟請

給以半年之食 上從之眾賴以安會復立尚書省公以前

有 旨得盡言遂指陳其非便言尤則切堅奈葛伏謀而其

官皆驗 詔賜定一區園隸乃賜玉環及燕服以旌其忠禮

遺之厚有加於前 成宗臨逝之初以養讓大夫領供膳司事版王海都輝共肉向

車駕親御宿道駕行晝夜不息士卒已疲而後軍不離公諫曰

獨往恐生它虞宜休行俟集大集而後進乃可為萬全之策

上聽其言復數日曷大捷海都敗走詎敢乃踏掌切行賞賜以

田三百畝為孫司農丞建勳為卿與其子買奴侍 上疾於

卧內連數月衣不解帶疾少間賜以鈔二萬五千緡

成宗賓天公近

成宗皇帝於野馬川降正 蒙極 仁宗在位間以公 光朝舊人委以事參知政事仍兼司

農墾賜以金幣厚幣七寶坐珠博珠金五三 不污其事仍充宿衛副使同知院事遂為其院使累階榮深

大夫嘗侍坐均食問以其故從容對委曲詳盡深稱 上旨賜玉帶海東白鶴且命國工為之繪使其臥室如與俱以

疾不能朝道尚醫診視竟不可為賜藥告其諸子曰人之預其 世業若必自食與若始汝身能燒燒自待不請取不安用恒以

乞 若報國若祖脫脫倫氏有念爭無捨得一言莫不為之釋 赦咸稱其老若九配始恩焉立氏塔德母儀敬賞稱為生三子

一女前公二十九年卒封之國夫人權室即 世祖阿脫脫倫氏尤為恭愛視三子如已出亦封之國夫

人子男三人長寶奴累官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今以翰林學士承旨榮樑大夫錢任次忻都普魯善夫上都督

守兼各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僅公十八年卒次往來宿善夫 夫同知宣徽院事孫男六人亦老皆而聞遺少監哈八夫同知

河東都轉運使使司事不簡吳驥王家駟未八刺魯孫男八 人臣活奉 詔宣詞謹悉取前文臣所述公平生大業備著

而中之以銘子以昭示 聖天子之追錄寵功不以久近為問百世之下何日而忘之哉

銘曰

孫桓見大兒日速之地事有官更軍隨宜處置人咸便之大同
 東勝州之吳深與馬牛二驛敗馬草地為諸人兩便官訟其
 考法公被 旨按問得其實十二鄉之人百有餘家官耕其
 地已六十七年一旦同解解服顯送野使地公為正其經界為
 據其廢年之租賦公家三世領通政院事每以扶其相弊為
 遺史珍必泰請加強之使彼若我掌於勢而不能行其所欲為
 甘致服曰非刺其平章子孫世其官不可也感公德若相與
 碑於濼陽碑以頌美焉遂山東東西道宣慰使鈔法之不
 法之為民病者悉建白而更張之歲早有積穀應形於歌詠事
 間有 詔獎諸傳仍舊職而升其位序於神座之首未幾
 顯奉監竊發解脫賊濟音隆等四州當其衝民害尤酷
 上命公捕治之時間倭患稍戢去父獨任閩事使至即行不
 符合於家若孫桓無室王母遣桂薛舟十人與諸部驛兵來
 從至邳州境內遣海軍兵二百官軍皆群散公僅與十二人
 官其首賊首雙且射賊衆技所匪徒皆逐北十餘里斬首七十餘
 級其黨皆倒斃而潰公亦以天靈迴浙州收兵復出往東陸諸
 殺獲不可數計賊拜速陽等處行中書省天孫公曰代若未至
 我安可解其首謀知盜在昭州整兵行至沂水而代若至乃還
 從人頗公曰查悉盜故不勞餘力而掃除其逆孽速陽久不
 民聞公至曰是在山東餘政而者居焉安妥公視事之日果
 德濟而兩民親則為之設法以勸令濟州市之促以通商米
 價順乎人無阻食之惠公才智出於天孫守得於家傳過事
 立法嚴不失於奇寬不失於雄所以至有聲在遠東三年鎮之
 以靜謐者以為得大臣体遠以一疾不起人尤痛傷焉夫人

顏金青族究顏氏陝西行中書省右丞致仕之女累封范陽
 郡夫人素嘉貞順克盡婦道見稱於鄉族公兄第十八人兄曰李
 李實中奉大夫河東山西道宣慰使白池漢第曰老章光輝大
 夫知樞密院事曰草地里中奉大夫夫真忠昭經書府建慶花亦
 曰程烈亮實者大夫官傳曰塔刺海曰羅經中奉大夫江東建
 康道肅政廉訪使曰撒馬萬 大夫中書參知政事曰伯顏
 帖亦兒朝散大夫光輝少卿李堂實老漢者到海濱南前字
 夫人以公衣至知院公率諸弟進于通州而瑣子京城南佛舍
 推慕親迎哀動路人其既葬也夫人自真之使來告于知院公
 曰慈母獲葬大事而公現無遺履恐其行能勞烈又逆理復
 忍可以圖其不朽於是知院公諭于備友以聞夫人曰
 識矣視先下賞炳耀泉塚公其庶幾無憾矣乎銘曰
 聖神受命萬邦榮同群主雲合成在腹中推公之先風陪禁近
 地官之貴顯崇一品積慶所鍾萬生後賢存世節章相業是傳
 公方歲季峻躋內相升學文苑為時雅望出持使節風采振揚
 昭宣 皇度肅正官常奉責特載如公克世其官復兩建
 國之大政慈以尊使惠夫子難夫職如公克世其官復兩建
 保節東土濟池弄兵營厥武以寡敵衆莫我敢嬰餘威兩如家
 提解清蘭社 上策進位登朝殿于大藩民用享一盡過其
 歸使家事稱善其逝矣官守缺缺公不有子公多兄弟承
 詔勅銘悉示無止
 宣徽使太保之國忠亮公神道第貳碑
 至正八年夏四月九日臣潛承 詔撰故宣徽使太保之國
 忠亮公神道碑銘公之明人庶官行事法當附見而其詳有不

可勝書者十二月二十有五日翰林學士承旨臣拜拜臣岳
柱植為一奏請而命臣澤勳益澤勳益按臣國公岳夫
深有子三人時已卒惟公翰林學士承旨買奴深深必
諸事而食一品林公字德淵立國長子也年十二見是
世祖皇帝命平章政事劉其教以榮古術元兒文字結一手乃
命世祖皇帝使澤勳治海陽為襄陽赤

成宗皇帝天授國運
武宗皇帝一亞大統至大中以積勞授御藥局達魯花赤亦文
醫院提舉名醫又次者英補以官大興醫學以滿後進皇慶
初擢監察御史分建類北平反和林英俄而實其殺人者于法
出其証服者五人念民之受彼莫重於此赤奏請官備和林
首恩廣增給木達松千兩站米百石有貧之而需其妻于以應
征者驍而歸之沙頗至上京十一劄詳所須禁斷勿利於民
以好其力計可戶未運載和林官物若宜禁止而利於民
區十萬餘金賦於州戶使榮其利乃守其美賈運其妻
子若仍戶給羊百牛馬各十民積既寡乃撤酒肆以變法風興
備學以崇振教及為御史登經歷以宣德奉聖諸郡舊隸河東
憲司道諸遠請改令御史登經歷以宣德奉聖諸郡舊隸河東
廉鎮大夫公主嶺上旗一備給柱旗者皆清其罪送法中出五
山南江北道蕭政廉防使以屬郡歲機關于朝下其直類官報
二十萬石江道有出之空國察疾革

之罪公原其情而免之空國察疾革
仁宗皇帝遣中使傳旨俾歸侍疾比至家則空國已沒

詔起復選官任國辭從之服除入中書為右同知中書使至龍
濟州請開海鹽稅民家此所以破舊例置手納稅之勇勇
鄧城木馬以穀石者三百五十石有司為計置止用四百餘石有
指賜一僧金剛銀裝金玉指官指賜一百二十斤花紋草
各六十斤金十八兩公止用銀指一錢指銀五尺而所製
未嘗不知其法除同會宣徽院實始公審計監官撥羊馬增出
洋二萬三千二百四十馬四百五十是理善提調商食生料尚
徵茶勝又歲省官價為銀百五十萬貫復入中書為左同知中
書省商指銀七千八百三十石以救其災公救災額以滿復蒙
省降鈔四千五百之皆弗果用復以賜于官有善報人而誣其
祖母自假之者公究其實釋其祖母而下首惡及合謀者于獄

改河上河南道高麗使河法源或親詣其處者現樂用
殺夫一萬人猶草六萬奉命摘夫五百採匪獲野生黨粟得十
餘萬粟民不復而河患息又令汴渠屬邑預備積草連歲所積
至六十餘萬粟使具於臨時入甚便之尚陽山西有馬頭堰
堰廢已以命修復之所流田千餘頃皆為上腴設未可以抑內
利之徒罷檢鈔行人而籍有方使歲官一日假既輕而弊亦去
嚴小例之禁而鈔法以通建官稍以回報輕而民受其惠以
濟代運至亞當吉壯還而不至於坊度公三持憲商所至以疎
治公字及三皇孔子廟氏為巫以推計者數十萬奉事疎懈
必時什器之損鐵急具謹備崇果花木至數十萬奉事疎懈
而未嘗忽也表定中奏錄中書省事有 百於撫州北安大

而未曾忽也表定中奏錄中書省事有 百於撫州北安大

軍充之也建殿以觀飛放引古之人君第者插後而取改者為
 喻以力謀而正以文異之免而居官 詔徵論之曰愛理除
 傳事在宰相非故之過其起撥機尋遂可農少卿天盾至頤閣
 由司農卿連同知宣徽院事除孫玉相又以大都留守兼宮
 相兼知樞密院事除孫玉相又以大都留守兼宮
 相兼知樞密院事除孫玉相又以大都留守兼宮
 聖朝以禮禮為國以孝治天下高麗王子迫其父迫居脫羅而
 據其位無禮不孝宜令其父還就王位却令其居脫羅學教大
 臣咸歡服其言為禮為官相繼管府進兼花赤吏部尚書又以
 通政使兼樞密院在通政使治有法力復用而使客之至如驛
 無不皆從

今上皇帝臨神游授太禧宗樞使都共制神御殿事拜河南江
 北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召入為利用卿受納貨物所以防
 其欺弊者皆至不以事之煩為律之運輸林秀士承旨授禮引
 年遂以本官致仕附自承務郎入轉至崇祿大夫而服犀玉帶
 皆 上 所賜先是

武宗皇帝命以故宗太后湯沐地悉歸予大崇恩福元亨早蒙
 政事如願持不可 上蒙怒極抗險不已暨
 仁宗皇帝以鈔法浩責前宰相執政公言伯顏在 先朝能
 犯顏違諫可謂盡忠不直例加罪譴 上乃釋之縱二十餘
 年伯顏事

今上皇帝以師臣位上相公未嘗一言及於前事人以為難公
 歷事 累朝以恭謹見稱所治 卿屬尤精於京師前後
 被賜珠帽珠衣玉馬鞍單渠七寶錦束帶及它衣常服
 用之物以十數鈔無慮數十萬貢上珍膳駝馬之屬不異馬

公性孝友之國之世貴及曰虞嘗嘗皆以讓其弟至奉養大事
 又獨性其假費國告老賜鈔萬五千緡悉用增其先益聖下
 蘭溪氏封博陵郡夫人
 仁宗又妻以宮女陸氏
 昭獻元聖太后為治國具賜安于真聖官命太傅伯司徒伯
 順送至其私第後封 那夫人繼娶充浦倫氏既脫臣氏勞
 哈山氏等軍氏王氏並封顯國夫人子第二人長亦老蒼兒十
 蘭溪氏出也奉政大夫蘭溪少監
 仁宗妻以祭兒別台氏繼娶阿兒濕的斤次次不蘭察魯男
 累令累連司農少卿兼領監同知通政院事由金軍監院事為
 其副使天曆間拜雲南行中書省左丞至順初叛王亮監與伯
 忽等率眾來攻城平章政事帖木而不花守此門公守東門叛
 兵乘間由它門入遂劫去省伯忽欲殺之亮堅不可而上曰奉
 天子命為行省官安敢害城去伯忽欲殺之亮堅不可而上曰奉
 命其黨忽哥兒兀馬兒以五十人護送入城因之公與兩人相
 慶既久同說以逆禍禍補刺血披金為誓共能反者未幾獲
 王引大軍至伯忽遣忽哥兒兀馬兒往拒之行次占美州兩人
 如公宿約掘回金馬山殺伯忽兄弟三人得其府印以授
 公復立行省公遣使以三人首級獻于京師尋出遊檮王至麻
 里馬撒而諸王環思班已入雲南諸王乃命公馳報于
 朝廷 上嘉其功賞賚甚厚即除上都留守兼北路都總管
 府達魯花赤附自奉政大夫六轉至資善大夫前後被賜珠衣

五宋藩各一白金千兩鈔六萬貫它次於諸物稱是李拔元統
 三年九月十七日拜年五十七張定哥察依封成陽郡夫人
 忙哥氏伯顏哥氏並封陽天一人子男一人婚八夫
 同知河東轉運使同知李孫男一人故同知宣徽院事依來
 寶善公空國第三子也初為寶兒赤用伯兒河漢之國歷授
 樞密院其大御除大知留守選同知宜徵院史少監選利用少
 監選為其大御除大知留守選同知宜徵院史少監選利用少
 再轉改中憲大夫又四轉至資善大夫前後被賜珠朝珠衣各
 一只孫四白金百兩鈔二萬五千貫它交帶諸物稱是卒於至
 正七年五月十日享年六十有二娶脫脫尼氏封成陽郡夫人
 丑丑氏完者斤氏並封成陽郡夫人子男三人威驥王家驥
 木八刺孫男一人由中國而上其行能秀烈巨潛既序大而登
 載于前碑在不復出銘曰
 古之居家曰蒼石居人臣尊寵榮集其門就如空國類其榮
 父子同時列于書近親視地云
 天子所賦惟士之豐福通弗宜物恂長公附遠照運奉宣憲
 榮階 廟諭出居屏翰入侍燕閑發教中外端四十年行止
 以時委蛇而進便着錫子近思未艾高石之恭一舉之堅公
 有之庶幾天全傳式仲氏致位衣輕設荷刺獎成著勳烈季
 說莫克及其兄孫行于家遠深吳承 天覆日臨間有
 錫以汪澤用並其賞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終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續卷二十二
 日續卷第二十二
 門人編次

廣東道都轉運使瑄惟誠字允全劾劾臣劉德大夫河
 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議軍進封高昌郡公議志
 懇合判普華公神道碑
 今天子至正九年春三月 日 詔以工部尚書瑄惟馬
 為參知政事行省江浙其祖考高昌忠愍公之墓實在兩治境
 內擬暫為特奉加贈進封 制書展告于墓次中書宰臣因
 奏請賜以神道之碑用廣尊而勸忠 制可其奏事下翰林
 命臣潛為之銘別勅中書院使臣孫爾直班禮部尚書臣孫不
 花書家以賜馬臣潛謹按公諱合刺首華僑吾商人其先曰嚴
 歙谷助臨平安祿山之亂以功拜大傅封忠武王得數世至公
 高祖諱況直普爾魯相諱岳岳並發本國相諱阿爾阿二
 督親魯王所授太師丞相總管內政事相諱亞思阿南有二
 人長此便加普華次即公之考諱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
 嗣相位復立奇功議人間之無以自白乃賜命于我
 太祖皇帝以岳岳岳岳而充充魯花亮魯花亮魯花亮魯花亮
 上察其共周而盡重宏遠傳傳 皇弟幹真那顏統治
 中原朝夕左右勸以孝悌不殺 上聞而嘉之賜金虎符授
 河南等處軍民都達魯花赤
 太子皇帝以為大衛軍官出鎮兩水保伸靈海河南卒於官贈
 太力保德功臣亞中大夫同知山東東西道宣慰使司事輕平
 都尉追封高昌郡侯侯益莊簡公幼警敏有大志奉母與眾夫人

香益都李璣起兵益都據濟南以板千戈擅權之際母子莫能相保公遣使詣璣使訪問期必見母後公被言忌行省山陝公從之璣乃將母所在通侍以歸人謂李威所政行省知公純為可用焉

世祖皇帝得侍衛衛軍 上旨立二鐵治於益都四郡山邊賜金符為其都提舉以讓其弟文之上旨丞相伯顏以兵伐宋擇可主胸腹者權公行都濟運使公調度有方師賴以濟宋人既奉版圖入職方公恐上下但於宴安乃條上守成之策曰存國體曰厲士節曰定官程曰厚民生曰昭舊旌曰射新

民上多采納為江南漕林木二十萬石由刑滿達大河覆溺者十之一出納之量覆有小大之狀折開頗多慮積於舟人公庇信此非舟人之罪難沒入其家奔所償能幾頃獨當其責許相惡其子附己然為海軍路 稍遷江西道宣慰使

從廉東道都轉運使無須諸蕃帝始遷民以私販糧法往往挾兵刃以自衛而擾亂有陳良巨者衆至萬人公奉有德與相討使皆失墜討之獲其兇非而諭省殺者使復業統而有歐兩蕃者獲贖贖其衆至十萬人階稱名號為署官職攻陷城池戕殺吏民公列上攻取之方略奉者撤與都元都謀兒伯海

牙分兵撤其要害賊于公之功居多同請聖法之不便者并勅控察使脫斂盜利害之會 朝廷有李古威厲公出讓歸通行次惠之情獲值則賊賊賊石澤據其扼塞勢猖獗甚公慨然語其衆曰魏璽重事尚存退縮必誤軍需即身先士卒力戰大露而馬被數創從步將賊殺數千人竟以衆寡不敵見執賊欲生之使為主帥公罵曰吾

天子前臣出將使指掌能從汝變賊反辱賊知不可屈公遂遇害時年三十有九至元二十一年二月十九日也是夕公夢於夫人希台持勸民曰吾死矣明日日計至某處劉承捷亦夢公衣金甲指金榜城門曰吾今治此須若等為功曹兩人賊

乃相傳齊建桐字仍實曰以給之仁宗皇帝追念公死於國事始以延祐五年冬十一月贈公通議大夫戶部尚書上經軍都討討高昌郡侯皇上以為情文未稱擬以元統二年冬十月賜號字忠全歸功臣諡曰忠愍復以至正九年春正月加贈推誠守志忠全歸功臣實總次夫河南

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高昌郡公其孫錫璋則夏四月十一日也公墓在溧陽州永成鎮沙溪之原墓外重則夏四月十一日也公墓在溧陽州永成鎮沙溪之原墓外重

以第古特勳氏歲年幾暮以死自著封高昌大夫夫人年七十有二乃卒子男二人長淑文質以先世居儋儋薛河因以儋為氏十歲割臂肉餵母人謂忠貞葬於一門繪為三節國以傳其守讀德有正政治也那如在廣德隆同知廣西宣慰司事

副都元帥平官正議大夫吉安路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事贈宣德安遠功臣禮部尚書上經軍都討討雲中郡侯忠憲夏時如故次越倫實早卒以子貴贈承事郎山東憲海道宣慰使司都軍孫男六人傑王五廷祐五進士正議大夫食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司事傑直監奉安元年進士從仕郎淮安路清

河蘇漢魯花亦傑哲篤延祐二年進士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
 中書省參知政事傑朝香至治元年進士李漢大夫同知循州
 事傑到荒至順元年進士儒林郎湖州路湖陽縣達魯花亦傑
 傑文質字善者泰定四年進士平務郎華昌等縣都總帥府經
 憲總管質子也女四人曾孫男二十三人傑五立之子傑烈國
 用忠義為承事郎給興路上廣縣達魯花亦傑哲篤之子傑
 百達遜至正五年進士由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
 國史院編脩官達宣政院斷事官理台國子生今為將
 仕郎豐臣倉使傑帖該鄉貢進士今為翰林國史院書史傑
 其

今上滿郎達古兒亦傑告恩傑齊額河並國學生善者之子正
 宗至正五年進士將仕郎湖廣等處行中書省理問所知事餘
 至正八年進士將仕郎湖廣等處行中書省理問所知事餘
 未仕女 人玄孫男四人女三人蓋自
 仁宗皇帝建創自以取士公六赫而六舉擢第者各一人惟
 傑者為最先建登
 皇上發行貢舉法行既廢之後公會感擢第者以三人名鄉書
 者一人登擢第者四人謂天可必乎別類善者不能皆登其報
 謂天不可必乎則公家餘慶所鍾彰彰如是昔人謂天人之相
 與當依其定而觀之自公發達今論六十年天之文也以突而
 况乎休養幾世有其人克膺 上眷而皆登擢第流傳高
 有歐陽原等與傑同同年之舉第聞其家世之評理
 以歐陽原等與傑同同年之舉第聞其家世之評理
 一推百數文傑博無地矣曰

倚公之先肇自隋唐以功錫爵有家高昌縣縣奕葉相其國主
 聖祖出博宗王統治兵民傳之不復可位以仁公生名閻風有
 大志投身以學敦行孝弟務孝為家事我
 世皇溫恭匪懈出入踐敬靈旗南指龍象百萬飛勇統眾公多
 益辭士隨馬騰會勇五前侍聖寶王統歌觀跪四方概平中成
 不易義對上上教陳至計呈華遠使靈矣是司海瀕遠逐人利
 其私噴委嚴兇備習其權公振厥武於彼二寇島夷帝率王師
 有征狹派在道體公以行釋靈跳遠得與公遇矢騎為慶公奮
 不顧見危授命不有厥躬生氣常然萬夫之碑以死勤事謹有
 常祀追述帝志由
 今天子日照月臨

天子聖明公多子孫式克承隆時王平以文易武係其道址
 列于位存公死不致神遊無方歸形此 有封若堂史臣李
 詔屬辭其事揚為西執昭示永世
 至正十年四月癸卯知經筵序資政院使臣宗順直班侍
 上于聖殿東使殿以經筵舊臣故河而隴北道肅政廳訪使
 拔實神道之碑未建奏請 勅翰林特講學士臣潛為之銘
 上既允所請則諭 旨於翰林知經筵官以命臣潛臣潛謹
 按史臣危素所述行狀公諱實字子厚亦出於方凱氏高
 祖寧國孝勇公諱某事
 太祖皇帝以智謀材武克有伐功世備宿衛至公之考某固宜
 殿公諱某受知于

世祖皇帝歷事

成宗

武宗

仁宗三朝尤被寵遇終於某年公年十有一以近臣子侍仁宗特受承直郎長秋寺丞秩而以奉儀大夫居舊殿小吏以公年少事不關白而擅行者公黜之由是人知所嚴擇文宗時拜監察御史進階亞中大夫首劾中書平章政事明理董阿不共汲及其子闊不河入察一日之間俸上下官數滿者三而公守正不移時方議海皇后公言 旨下已 旨出使同使復命遂移疾不出屏居三歲若將終身馬相連也 上嘉其直賜金織文幣以旌之 后聞之亦有金幣之賜遂同知樞密總管府事太師太平王坊國公奉

今日子即位乃起公為中大夫食饒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建白行大樞密遊政置諫官開言路時令嚴考覈漢選按下列是花赤御史自察孝廉蒙古色目進士當明一經筆蒙古婚姻之俗擇馬赤軍弓矢行軍則保之子公係倭人未服不宜使至中國凡十數事皆當世切務多見於施行召為刑部員外郎宗王異火枯本而之子以殿後獲罪將上公不審其情遽具議大夫撤政院斷事官 上春狩于柳林公奉皇太后旨設 御宴明日賜太師奈王宴太師隨公者三公皆不應旨曰公又言於法薛官法禮曰今春作方逆而改攝不息公為國重臣何不進諫法禮入奏 上即日還宮太師聞事覺已還大驚問諸左右知自公發之出公為同知廣西兩江

道嘗慰使司事副都元帥公以病不時到官途中以法病卧降揚作僧效賦以寓意焉更化之後 上既總攝樞綱微用儒雅權公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備國史無經筵官公承 旨

唐揚州知府臣政要論書成賦其遺尋又拜為之序以進嘉前奏曰徽宗溺於小技而不恤大率以失其國父子並為戮其遺迹雖存何足貴乎 上默然命命盡畫 上固執故西臺國史中丞張公樸浩經進遺官之書有木空之塵之語問何謂木空之塵公對曰其意謂傑射窮土木之工極一已之欲又為酒池肉林以畫景其其賦與捷者已為木空之塵矣而惡名布在簡冊不可泯滅亦為人君之監也 上默然不巳命

內官賜以御膳他日有所謂聞亦必宜言無隱父之拜吏部尚書先是部月選冗過甚綱條有違官貴人以手簡為之干請公命自尚書至于主簿所出手簡悉奪于火惟發在選之人或革或應為優劣而擬法之乘成悅服佐吏隱其名闕以為市不曾手餘公盡奪得之其弊乃絕除中奉中夫大宗正府也可札魯火亦宗王丑漢怙勢殺人公欲上其罪狀以申典憲而有功死之者遂移葬去父之出為浙東海道肅政廉訪使所部官汚吏或自引去或相率擗于神明幸公不至而公亦改命為大都路都總管府選官花赤筆錄之下素不易治公令明肅蒙古右衛觀而細民無怨歡之聲 上臨節日久望治愈切慮吏惡有兩木章民墮有所未歸遺債償四方於是公典江浙行中書省兼知政事秦公從德被 命往湖南廣西王湖南劾奏劾劉某至處有微累年不決得其實狀能平反之至黃

西民相率恐逃制多取職田者勳以千數劾奏司憲等 人帥
 關誘達刺軍軍胃文錢糧不勝計歷陳其弊而禁止之聚州
 民僱種穀而村落間有能教子讀書者則為狀以勉勵之方
 歎大有建明依丁內艱而選 上最諸道能率使職者公在
 儀等特授真寶待請李士通奉大夫以養制不拜政案議中書
 省事須免喪而誌徵辛辭服闋拜集賢學士領奉大夫出為燕
 南河北道肅政使各其堂曰堉清仍作記以見其志以有
 所勸誘不行移河西權北道肅政使到官未幾遂以疾不
 起公生於大元二年二月某甲子卒於正十年正月戊午得
 年四十有三壬午返柩至大穴以二月某甲子葬于苑干縣池
 水里弓隄之原公天性穎敏博學文章尤工於家諫真草
 宜當書世方尚存屬家公請國史至蕭稱傳書其後以貶責之
 受實案舊故舊酬酢洽必盡其歡至於居官治政蒼然不可
 紀雖有強禦亦無所顧望終以此不克大行其志而天下之公
 論莫不痛焉

天子聖明表而寵綏之則亦不可謂不遇矣乎而銘諸使百
 世之下知國有直臣豈非勳忠之道哉公先侯阿爾刺氏封范
 陽郡夫人繼娶塔塔而氏又展列氏子男一人博羅賚陸尔范
 陽郡夫人出好孝而尚志人稱其有父風女二人列氏出也銘
 曰

今聖有作公乃為起爰轉度厚數陳政理諫遠慮深時雖勿作
 或施於今越在當庶不冠獻納實錄實道微言諫職 上至
 為止大臣弗知徐詢其故出公為庶之則去初官南原罷歸
 不驚以駒空谷化駘易放遂子以環細書石至掌制金奎入侍
 諫淫淫容諷諷 君仁臣直斯為盛際公頓挫曹私謂不行
 公治詔擬發時其干出將使指布宣 上聽推委擊強見謂
 稱職滿洲地其退食委蛇應車再為風紀是同人皆侯公峻峭
 政路云胡不淑羅此大故毋旌搖搖益靈輻輳東師典之優其終
 也曹儒儒奉 詔揚諱憂隱彰 君之仁以勸有位
 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贈推恩效力遠功臣光
 祿大夫大同從柱國諡封齊國公諡武宣劉公神道碑
 昔在

世祖皇帝有名將曰劉公賜號霸都霸都者言其勇敢無敵也
 公在皇孫中次居第二自 朝廷指紳之士至間孝庸夫
 孺子共稱之曰劉二霸都云公既佐行省宰臣取求而天下
 于 坐鎮湖廣者二十年以大德九年二月十九日薨于位子
 脫歡世其官公歿四十有四身是為
 今天子至正八年脫歡之歿亦十有三年矣監察御史忽都不
 花公之裔孫脫歡之嗣子念祖父為 國世臣已疏封錫謚
 而墓廕之石未有刻辭乃上其功狀于中書以聞夏四月五日
 上御與聖使殿 詔使臣濟勅給公碑而脫歡之碑則別一
 勅副額額字士承旨歐陽玄為之銘臣謂謹按公諱國傑字國
 寶系出女真烏古倫氏連入 皇朝始以劉為姓詳語諸國
 真白拙而赤台故言氏族者謂公為拙而赤台人其先若女真

惟亂亂民故多頭入五世而昌 國有直臣公蘇庶官登登
 衣室府有非其類學為為伍 上方選授諫時中官名之未正
 公常向人而難言事且不測言契 上衷大旌其直諫
 師爭東 國之成色斯舉矣三年不鳴謳歌所輝

之秦州昔一縣有世祿為千戶者於公為大夫諸將帶具歷官
行軍莫不謂公謀德澤 國初侍 宗王野真為內府
必關赤清齊王分地得承制封拜命副合烈溫管領益都諸軍
氏公事由家為用公賞贈中奉大夫湖東道宣慰使都元帥謹
軍追討臨朐郡公母吳里氏追封 臨朐郡夫人公起家從政建
海盜軍馬長至元六年 國兵伐宋以益都新軍千戶從
攻襄陽分兇萬勝堡宋人詞間以溝有五千入未據其壘堡中
兵可數者不過數百既成列公首出迎敵乘之 以連斬首四
千餘級率行中書省撤濟南戶提軍二千略荆南驛峽諸州韓
戰千餘里還與宋人戰樊城下累以功賞銀至二百五十兩命
攻樊之外郭曰東土城者公堅壁待先登中火砲傷左股裹瘡
力戰破之九年冬樞密院以開特降金符授武略將軍襄陽兼
總宋將張順張光普運池甲以往備戰死書獨入城所乘輪船
結板相連如城堡運械其中一夕順流而出公為諸將處擊生
得之夏楚安漢水為城植柱中流聯以鐵繩十年春正月公與
諸將以文夾城新流而上拔柱斷絕遂毀樊城南面木柵堰其
堰壘而圍之城中矢石如雨公身被數瘡日暮引退語曰領賊
卒穴城以登樊城既破襄陽亦降奉 旨入覲遣武德將軍
管軍總管賞銀百兩及錦衣弓矢鞍勒十一年秋九月太師淮
忠威王伯顏為左丞相行中書省事會師襄陽分三道並進丞
相由中道取郢州宋人築營家況堡以扼其衝乃俾公以三百
人往守其堡僅過郢而南宋守將趙文義求其後公從丞相
還斬金表及其麾下五百人行省以開賜金虎符轉武德將軍
拔涉陽勝城既渡江公先以戰艦五十攻陽羅堡大軍繼至

攻之三晝夜其大將妥實敗走以功賞銀百五十兩十二年春
二月師次丁家洲宋都督劉道直其前鋒孫虎臣來迎戰公
以選鋒當其前與諸將合擊之虎臣大敗十萬人一時俱潰
追奔連北直抵蕪湖以功除益都新軍軍戶仍賞銀千兩夏四
月太保河南武臣王阿木以行省平章政事別攻揚州詔公以
五千人立柵揚子橋斷其鉤道宋兵數萬晝夜奄至我師有備
莫能入黎明開門縱擊殺獲之餘自相蹂躪而死者無數漢
為之不流以功陞懷遠大將軍始賜節節之寵仍降 詔
諭馬揚州安孟王帥李庭芝挾其附委才棄城去平章俾公分
道進襲至泰州斬平千餘人奉 旨入覲賞銀千兩及錦
衣弓矢鞍勒十三年冬十月二月 詔公以沅陽虎符及所
管軍二萬付其子坐鎮所分城邑而別降大虎符除公食四川
行樞密院事還兩淮漸附俾而征未行十四年以北歸驛驛授
鎮國上將軍漢軍都元帥佩以虎符銀印統侍衛諸軍往撫定
羣召還賜宴命坐 上親解所服御衣以衣之仍賜玉帶弓
矢鞍勒鈔五千緡十五年復召至上都俾與指揮使實某領三
衛親軍一萬人北征陸辭 陛下託臣以腹心敢不盡忠竭力
人違事一付於汝對曰 陛下託臣以腹心敢不盡忠竭力
事若有厥功歸於眾或有不稟臣自當之 上曰山
南安知山北事不用命者先斬後問由是人莫敢不用命會天
大雪人馬俱苦寒且乏食以戰軍相環充地而麋無其比辛
突附者十六年夏四月辛和林叛王脫脫木犯邊公被全軍
而來巢穴必處乃出其不意擊之俘其生口畜牧萬計脫脫

沐以騎兵來追臣謹河溺死者過半十七年 朝廷以別列
 迷失阿知振盜院律典同領違事處脫木以其黨失列乞據
 里驛等處兵而至公與別列失追擊之至唐五路比孤軍
 山則其聚已潰殺別列逃突德有伏兵倍道南還公以孤軍
 後獲道不繼暇廣馬以食將士全軍還至和并有 旨留軍
 五十付公鎮守脫脫木最驍強盛以兵屢動而弗戢者馬雜散
 衆皆忿忿且苦其酷虐失列乞撤里驛等處兵殺之而舉衆未
 歸公勞績綏集而固其邊絕所全活數萬人十八年加輔國上
 將軍十九年秋七月奉 旨將所部軍三千還京師父老遂
 馬而歸預留母行公曰此 君命也再三論道之皆笑而去
 既以對 上諭以日本之役師出無功將校已加黜責今命
 汝為征東行省左丞得專征伐對曰軍行進退事在主帅非偏
 裨之責乞復其職付臣調遣 上從之二十年春正月建省
 于揚州方練士卒以俟大舉於十月建寧新附人前奉及引兵
 十萬納公俾與請將討平之福建行省在丞忽剌出引兵
 來會于柘柘川欲盡勦其餘黨公曰及者獨黃華數人悉已伏
 誅餘皆從之衆宜諭以禍福使過自新限外不服誅之未
 就衆竊喜乃道指諭之無不出降又聞指揮使八忽剌額家古
 軍萬駐于仙霞嶺而至輒殺虜平民至移文止之入乃自安
 二十一年冬征東行省罷除會松江行樞密院事十二月復
 改置四川行樞密院事未行留會江行樞密院事十二月復
 立征東行省公仍為左丞赴闕奏事 旨臣今為省臣請上兩佩
 虎符 上以公方總東兵仍令佩之占城之捷將罕潰散
 勅建始正其罪公力請使從東征責以自効甫至揚州而征東

行省復罷二十三年拜湖廣行中書省左丞相湖南有大盜滋險
 皇子鎮南王征交趾公被 旨給其養親四年春
 集秋九月從王進兵至其境上而還公研賊湖南廣西興廣東
 壤地相接廣東許州率故山林而居其真蹟之大嶽亦有節伍
 約東出沒無時公甫至靜江而廣東有警乃率精兵舟行千
 五百里抵廣慶之四會使視賊形勢別部以除三千人居前劉
 大餘千五百人居後相距三十里以為犄角軍不滿千人公
 乘其無備以輕兵倍道而進兵之研向先其勢而後其難不再
 暗晝獲兩峯獲之餘脫去者無幾械首賊至寧慶斬之同惡
 皆死收貨德大夫行尚書省左丞時鎮南王深入交趾聲聞
 不遠二十五年夏四月命公統諸軍兵萬人遊之至靜江聞王
 班師乃負詔思明州而散遣部伍各歸其營公還未幾衡永實
 慶武岡群盜並起聚於四望山公率四路官兵民義捕首賊斬
 于軍前餘黨多奔竄而去乃度要害之地得湖田三萬餘畝創
 立三屯樹田清化水曰馬符武岡曰白倉各置軍五百人給以
 牛具種子教之耕作而以農隙閱習武藝向之奔竄諸出而
 自歸有家則令復業無恒產則分籍籍屯戍得數三萬餘石處
 廣費而盜賊化為良民事嘗取其尤無慮者杖殺之境內肅然
 既而盜賊起 有旨俾公以蒙古安軍三千會江西行樞密
 院討之公擊滅滿大餘三千人於桂陽之陽山遂至賀之樓寨
 攻拔後人誦若二十六年春駐兵廣東行院遠期不至公獨出

兵擊破蘭大於廣之清遠曾大獲勝大掠東陽餘人已降獲
叛乃四軍擊之三月至懷集生擒蕭大傑擊破賊大傑五千人
夏五月曾大傑僅以五千人據德慶之金林山公直赴其處分
兵斷其糧路賊不敢出乃代山道通靈璣其眾退屯封之開遠
應必賓州士平胃吳漢漢發大作公臨視規取不懼其動以
道州南北之衝使於控制乃移駐馬觀驛兵二千未犯州境
公掩其不備殺我通平捕斬陳大傑等十八人其餘首于州帝
廢已又賊眾千餘聚其處二十七年春公直擄其巢穴俘斬不
可數計土人為之向導者皆論死尋移軍柳之桂東聞擄兵圍
吉之龍泉永源若下令征之俄屬督謂彼自有任其責者况兵
家利鈍事難逆度乎公曰誅暴救亂期以安靜四海安可妄計
彼我利其而縱敵生患乎乃偃旗息鼓以輕騎夜發越翌日三
其賊眾其盛見公兵少又無旗鼓不以為意兵既交公以
以十騎陷陳眾乘之賊大敗俘斬五百餘人下令以賊所掠子
女歸其父兄階級首加額曰誓中被圍又暮夜不審官軍而從
未疑為裨兵豈知是湖廣劉左丞軍馬子發香羅拜而去雖大
撥獲其眾一萬於南安十八未深山谷約郡守將分軍為二道
乘大霧潛入賊所置營壘湖山谷不意官軍猝至殺獲之餘
悉自相蹂躪而死甫四軍桂東而徂兵犯衝之鄰縣底厲官衙
焚燒無遺無賴起之而賊已遁去道人述之乃在龍泉大井山
遂分軍馬三道出中道渡羅冠山石路峻絕步軍為冒雨而
進報賊眾無得脫者三月還鎮道州凡行省所統四道及兩江
八番溪洞蠻夷長官皆來稟命焉秋八月金永二州有劇盜勢

張善基州建寧花赤充當戰況公提兵直抵水之東安府所招
陣賊曹服公威信或願從軍公無而用之擒首賊斬于市陸本
省右丞選治省事廣東對像來聞而出犯廣西湖南公役往道
州要未為平章恣為貪暴公不附已私意巨湖公講條屬
許繼臣曰方今權臣擅命包藏禍心樹立私黨同惡相濟條屬
真卿死真卿亦其為詐而阿叱之今身一不幸有此公豈無一
言而束手就縛乎因勸公自陳於臺府以達 上廉蓋計說
不得行二十八年要未伏誅拜公湖廣行樞密院副使公還
視事而盜起廣東乃擄桂道州要東木之黨八八為道州路魏
管敗政唐臣賊汚報籍公勅治其罪罪於獄中士庶莫不稱快
先是公之軍功要未木皆將而不達二十九年春知樞密院
伯等始以上聞且言公嘗出私財以犒軍軍 旨賜玉帶一
緞伍伯兩三十年秋七月入朝 上諭旨于中書樞密拜湖
廣兩省重地他人無足尚化者其令劉二霸都常坐鎮之拜崇
樞密大湖廣安南等處行中書省平倭政事統轄古漢軍漢洞
土兵十萬南征交趾仍別騎行中書省印今限之以行公奏之
以親王一人同領軍務 上曰地一省兩臣則能行兩省一
夏則左右前都將在軍中專制其事可也公力以為請乃命宗
王亦言列歹等其拜公奏項拜兩征交趾以總兵官各持已見
是以無功 上特為降詔諭旨令進退官前 一決於公
除王受命而已三十一年春五月建省于靜江 詔賜歸水
一襲二月詔軍崇崇都署已空聞 國有大故事遂中止還
軍武昌夏四月

成宗皇帝嗣位立行推密院於衡州復以公為樞密副使秋七月益赴江西把軍之收歸公親引兵擊走之而復為賊向逆者辰州古之常中溪洞群蠻餘徒猶梗類不喜則人怒則賊叛服無常國朝初定江南又已諸洞向逆益等來款附階投以虎符充溪洞安撫使其後道益兄弟相向安定諸洞又籍出攻潭州麻寮等洞崖洞田萬頃捕木洞益無師使浚州詔出湖廣四川兩省兵力以討之萬頃出降乃致之縣下詔釋其罪并泊崖若為施涪州以萬頃為知州李火之復叛去行院調兵進討萬頃以三十人來拒戰官軍為其遮截十七三四服孫達常花赤哈刺赤死之行院宣登極赦書指諭萬頃孫師及其黨崇永洪常萬五皆不應阻密院官迷出出師又以監察御史之說無成功賊勢猖獗愈甚朝廷以滿非公最能奮力以其事請為九月公至涪州萬尹據會溪之上流水陸並下官潭以為水湍狀不能為力千戶崔忠信百戶馮孫兒死之行次木溪萬五復以千餘人來拒敵公親率之百戶李旺等戰死士陷陣身十二前戰盡力夾布師衝擊之百戶李旺等戰死士陷陣身十二前戰盡力諸軍糧之賊勢披靡追至石農次其地拉坡險賊聚雖有降者而首賊竟不出公駐劄木橋令仗山通道以便進兵冬十一月行省平章政事哈剌哈孫各剌平本首宋濟師於是會諸將各陳攻取之策咸謂萬頃以施溪為腹心石農次三羊等為左右哨先斷其謀而搆其腹心可也公從之既破石農次遂下施海州桑達改諸寨賊眾以萬計地方千里公不憚險遠與軍士緣崖攀木魚貫而上又用以蠻攻蠻之策故召又已懷德府

安之上溪等州土官懷之以恩而覆之以威大獲其用高唱等元龜統擒斬于軍門除黨寇平定老為石志其事由平白黃記元龜元年春正月詔併行院為行省即其年幸已告成東作方夫期廣行中書省平章致事乃班師宋未濤洞遺界居民得還其聲宜黎民歸耕以厚根本乃班師宋未濤洞遺界居民得還其強非自備兵仗以屯守防遏澤州白臘辰州白碧兵公卒復之及以沅陵桂陽衡州通州地連江西蠻獠為民患士卒疲若奔命乃列置松遠成梅三十有八南北幾三千里守備既嚴賊不能窺度六月召見賜玉帶錦衣及弓矢鞍勒伯還其犒軍之費為抄四萬緡特較轉官有差初在江土官黃璽許內附賜以金符授上思州知州而聖許據據一方為立號名結連交趾以為外援服眾二萬緡掠茶洞山峯九十有七聲言將取廣州朝廷命公與拒密副使程鵬飛帥兵二萬討之而鵬飛自言不勝其益至是公強率大軍深入賊境聖許助健獨提善用標槍業曾與鵬飛拒戰交趾接兵亦在焉公身先士卒與之共奮無不一當百蠻兵推却聖許走保崇山象山綿亘數十里南與交趾接竹樹叢密多巨險聖許數入交趾公飛三番於交趾為之開陳揭揭詞聖許正累數千言交趾得書極謹命上令都境遠無知所於畏四月師還公奏請以聖許所遺田土令都境遠無生業撥入屯司其中上從之冬入朝賜衣帽弓刀鞍較禮遇益厚大德元年遷治省事五年聖許入朝前制湖占城行省左丞劉深等合五省軍二萬征八百總歸出八十八番古之單氏鬼國人性剽悍地多良馬壘首地即水西土官阿那之妻

也有權奪時威聽其命水東雍真嘗王官朱陸清怒殺
其丁夫馬匹逃歸陸師李兵反攻圍貴州官軍為其兩邊數十
奔入九嶷島家保川芒刺軍風皆叛勦平一兵運不勝冬十
一月
上朝命公與侍衛軍軍師指推也先忽都結軍二
萬推討之仍降
詔宣諭一切事宜並從列二都都德順二
二月至廣州六年春正月至沅州二月與四川宣慰使汪惟勤
會于梧州遣使招諭不應俄以兵十萬奄至公率諸將分道進
擊之所向輒克遠長驅入賊境有旨以時暑方熾報遲未集始
息兵以俟再李公選駐兵思播二州冬十月以蒙古軍三萬
思播土軍一萬分道並進賊兵統統官軍小不利公命軍士各
執木盾加鈔其上得陣既合衆之而偽道賊馬疾馳勢不能中
止遇對營斷絕兵衆之敗衆大潰地即遁去公明於此候軍行
遇林木窳密必連發三矢伏兵以公知其難計感其誠動前復
四十餘載諸蠻聚沮乃多出降七年春二月公退及地即往何
加岩歸察統擒公後越水東擒陳濟等十餘人悉斬之西南夷
乃皆率服秋九月入朝奉 旨出征官吏及蠻夷入貢者並
許預宴於殿庭特賜公玉帶錦衣弓刀鞍勒鈔二萬五千緡仍
賜選省軍一萬九百兩鈔一萬五千緡時方遠除天下行省
官狹公依前湖廣行省平章政事仍陟其階光祿大夫將校進
官有差公于安雅體器度宏廓沈慮寡言喜怒不形於色膽略
過人精於騎射而讀書手不釋卷推見古今 敗得大經射好
士知人善任使由是人衆為用至於整飭制變神機未難古
良者治無以過也以及屢犯煙瘴瘴疾久而增劇不省平章政事
不憚言解職俯佐來問所欲言曰交趾不庭吾傷之耻儘不

不即死吾將益醜虜漸清海女歸報
氏子他無足言也諱畢而進享年七十有二以其年某月某日
葬于某州某縣某原贈推忠効力空遠功臣光祿大夫大司徒
行中書省左丞相國公諡武宣娶古氏從封齊國夫人子三十一人長
孫歡餘祿大夫四川奇奏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後公三十一人長
孫如故進封齊國公諡武桓次脫出翁善大夫遙授湖廣等處
行中書省左丞相國公諡武桓次脫出翁善大夫遙授湖廣等處
今為 大夫隨南廣西道清政使節制使女二人明安倫通
平陽廣分鎮武昌鄂漢封其郡夫人完者台適中書左丞相
太子封雅國夫人魯孫男幾人伯顏帖木兒安重初
世祖皇帝命公以元佩虎符及所管軍付其子乃令猶子漢臣
權領其軍至伯顏帖木兒乃以通孫正襲為武德將軍蓋都新
軍萬戶分鎮莽所女幾人巨潛備推
世祖皇帝撫運廣別統一宇內嘉與得臣保其盈成然以備據
不虞國之善哉遐邇萬民畏賴與非勤民威望之素著不足
以弘遠略而預茲明政公自飛渡長江之後 國家有事牧
四方固未嘗不在其中獨坐鎮於湖廣為最久使人安於田里
以無窮平 朝廷委任之意巨潛佩承 詔叙次公之行
能勞烈至花湖廣之事雖微必書所以彰
先帝知人之明且以見公之盡瘁事國能以功名終也銘曰
聖作物觀四方攸同百川於海唯才朝宗發云江漢南風之紀
從容唐國于理中權之重上相是臨前牙後勁材武知林
堪然鼓之萬馬奔作九製到公百駑一鵝銅鐵購賈勇先登

臣子檢甲敵其名城靈疾呼指勢備破竹捉既宵濟浩哉早塵
納塵千累從從而東播雲擊鎮鑿其崩碎脫流不遂分兵拒戰
有數漢浦祀其後披委而歸謬言告成告成受漢五陳子大疑
障功行封勞還欽立式均其遠標大際位公獨勞勞隨層四方
以佐

天子內橋外履旋由擺字凌騰政路出觀南順密其則護憲民
無知弄兵跳嶺山猴網撥出淫不常亦有火苗以致官使明集
受獲相挺而起公不遠處國將明或復原別數爾底無遺意
預防關左列網無使瘦網或伺吾際番彼甫交昏迷不察公弗
少延平此伐功速今 聖時梯梯俯首餘烈在人徐觀身接
公則遠矣有子有孫有將 其材易武以文請 命外朝同路
太史大書輝賈匪曰盛矣

朝到次大倉通政院事贈祭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
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魯國公札刺爾公神道碑
今上皇帝至正元年詔贈故朝列大夫倉通政院事別里哥帖
穆爾濟濟魯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議軍追封
魯郡公八年加贈祭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
事柱國追封魯國公嗣子寶政院使臣孫爾直與大司徒臣
雅普化同封 上於至正十年四月十九日 上復用臣

雅普化奉命翰林侍講學士臣溫紹其神道之碑刻救治書侍
御史臣期爾及其額以賜臣孫爾直俸使者而刻臣臣溫紹按
史臣准董述公行狀公諱別里哥帖穆爾系出札刺爾氏六
世祖諱亮溫寫注事
太祖皇帝從征秦晉漢至朔李蠻諸部秦蠻已降而復畔柱討

太祖廟德運以已而乘馬奉
太祖步我而死贈推忠啟節保大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諡忠宣妣開慶追封魯國王夫人五世
祖諱大奉襲從

太祖皇帝威克烈王可罕
太祖既踐天位以為左萬戶從破金入燕尋征遼東西諸郡
授太師國王都行者承制行事達牙于燕以廷器中原越魏齊
魯晉秦之地悉平贈歸仁開國輔世佐命功臣太師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諡忠武妣普合倫追封魯國王夫人
高祖諱崇魯嗣國王奉

太祖皇帝命帥師取西夏銀南二州走武仙於河北降李全於
山東贈純誠開濟保德輔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
追封魯國王諡忠宣妣奔只海追封魯國王夫人曾祖諱連澤
察爾國王從

太宗皇帝伐虜翔破金兵於河南攻宋襄陽入鄆州贈寬忠同
德靖運守正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諡
忠烈妣 氏充木忽都追封魯國王夫人祖諱乃燕性謹和
而好學以賢能稱
憲宗皇帝釋忠烈王諸子中可楚魯者深居憂馬力辭曰臣兄
忽林他長 上曰朕固知之恐其柔弱不勝重任爾叩頭深
泣卒請以王爵歸其兄而代之理平國慶勢怒林他詢魯國王
事無歸詞必否而後行屠 諸群從子姓曰昔我先太師國王
奶操甲曾出入矢石之間四十餘年乃集大功實廷後萬恩至

漢也爾曹慎勿驕逸以隳前人之令若其啟成之效初

世祖皇帝在滄州與之論事數陳大義多所開悟後引與致九

習 上海以為可大用因稱之曰韓公 韓公者蓋其見賢也

身衣及用而卒甚悲悼焉今贈中奉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省

各知政事護軍使封魯郡公妣元魯氏贈台正封魯郡夫人考

請碩德 世祖皇帝踐阼之初自遠而召入宿衛與語大悅頃謂近臣曰

碩德通敏如此乃爾有子矣命其朝服宿衛威里牙碩德決者

必使決之成服其公正 上嘗問右丞相魯國忠憲王曰卿

族中可繼業者為誰對曰性行純雅智游明正無倫碩德

上深然之會始建通政院耶命以壽謀大夫同知院事考地也

之遠近以立傳置是民力之高下以賦所用一日所奏數事無

不總統固言遼陽女真之來幹劫吉烈滅二族之人數入寇內

地宜速親臣使釋以通之 上雖其人貪言碩德元勳世固

鐵慮深矣可使也 上恐其憚行召問曰此臣當圖

盜貨進之初不避鋒刃萬死一生以身殉國陛下不以臣年少

愚然俾故驅東臣請行 上喜賜御宴對衣以進之女真信

法等令安其生業勿擾故過邊營則為聖世之良民否則盡探

無赦由是肅然者皆降通子品中者則選給之第其次則盡探

無所問宋之朝士有以使事自京師而不肯易其衣冠者坐徒

開冗適與之遇為言於上得自便後更見濶權為文學侍從之

臣還朝 上勞之曰碩德不血一刃而使一方邊安不慮嚴

臣委任矣賜王頂笠連珠束帶且曰他日思所以處卿也重

親征乃親數屨獲研俘獲以賜之宗王居西域者洵要鎮

上聞之召問曰卿東行前邊得無勞乎然非卿難可為朕使西

方者對曰臣不厭幸以獻願之商為國世世遺種重事故當任

看賴 陛下欲盡東土之民今已剝化願備一介之使宣布

德意於西人 上尤喜賜宴加帶以饒如東使時四境知其

世父子之間其贊迎勞甚恭乃繪畫旨為道

太祖聖訓及前賢之嘉言詳明教勿務於至誠感歎服曰真天

使也既還中道暴疾有旨趣之入見問以兩事奏對甚悉

上頷左右曰汝輩苟出使當以傾德法特賜珠衣對衣以進

之瑛豈不起今贈排忠宣惠寧遠功臣中奉大夫遼陽等處行

有升權乃以為御史中丞太師阿斯浮以丞相行陝西而嘗
 有命之迎接便服不拜俄一日 詔下尚書堂此而
 而坐察其無懼而畏其勢無敢以為言者公厲聲曰
 天子憐公以足疾賜公便服不拜而已今坐於堂上而使察官
 謂公服雖拜於堂下不敬孰甚焉此左右去其有與明日請察
 官公服謝曰微公一言紀綱墜矣我嘗欲可愧既而有以尸往
 自勅者殺大早公露沐浴于九龍池而而歲即大赦俄謝病
 而歸條馬道至蒲橋道留之公不為止皆垂泣而還里推河北
 河南江北津漢兩道廣訪使供不赴優渥由里杜門謝客與世
 相忘十五年如一日雖家事一無所問密語所親曰吾涉歷宦
 途東馳西警不遑寧與今幸獲披開以詩書教子孫而樂餘年
 平生之願也竟不復出而以考終公生於至元十五年三月三
 日卒於至順元年三月三日享年五十有八以其月十五日葬
 于蘇城九門先塋之次吳張氏中書左丞贈太師忠宣公文謙
 之女封萊郡夫人前十年卒璵喬氏封萊郡夫人子男二人長
 守讓次中大夫東昌路總管兼本路諸軍吳魯總管管內勸農
 軍次守劍 大夫中書工部同程汝三人長適劉文輝次適
 武衛親軍都指揮使鄭其次適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
 事蘇振孫男二人 錫銘女二人公質貌魁奇性度坦夷真誠負
 寡言語以謙退自處而臨事善斷微見過入平生不登權貴人
 之門 上眷雖渥淳老而休人莫不欽慕之而公初不自以
 為高也臣董氏一門豈功盛烈見於後載者皆幸與聞茲又奉
 詔嗣為公碑考公平生制行詳所請好是正直書所謂世篤忠

貞陽所謂臨報君子蓋燕之矣宜其光膺者荷為國觀臣敷德
 之著至哉以而人不能忘也願即隨敘者荷為國觀臣敷德
 聖天子禮嘉老成之意籍首獻文無任感懷銘曰
 童氏之先世者勳庸輝煌四葉連于公公生相間有令聞
 從容對鼎亟于進陟降左右日侍燕間命以典瑞實推世官
 國有危疑傳其重器先歸于上雅容鏡伺人推求舊由監而增
 溫其天階張以老成公居外臺肅持風紀昭受主知遠長御史
 重臣貴備人莫敢言公顯序之朝廷乃奉養身而退時止則止
 濟頌使節公不為起詎臣獨樂十有五年至順而化式隨其全
 史巨勒銘勳爾後嗣敬承天休世濟其美
 御史中丞贈推誠濟恭功臣榮祿大夫河南江北行省
 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吳國公諡忠肅聖公神道碑
 至正八年春某月 制贈故御史中丞董公守簡謙誠佐治
 清矣功臣榮祿大夫河南江北行省平章政事柱國
 追封吳國公諡忠肅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
 向子復 奏請并賜以神道之碑上可其奏勅翰林直學士
 臣濟為之銘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左丞臣守誠禮部尚書臣期
 明曹景以賜為臣禛頌首受 命而退公兄子太常禮儀院
 判官鑰以其孤繼祥事未畢代為奉養嘗侍講學于蘇天爵所
 述行狀授臣潛曰請以備采擇臣潛謹按董氏世居真定之藁
 城公諱守簡字子敬曾祖備後龍虎衛上將軍監軍右副元帥
 知中府事祖推忠顯運使殿中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追封趙國公諡忠烈祖諱文忠諡德大夫齊瑞卿食祿樞密
 院事贈體仁保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

趙國公孫正獻秀諱士珩資政大夫御史中丞贈純誠肅毅功臣大傅贈府儀同三司柱國追封國公謚清獻三世並有傳在國史曾祖妣李氏祖妣顏氏妣封國夫人公年甫弱冠入備宿衛克遵祖父之訓若直不論登刻非武必中尺度

仁宗重孝慈其志謹特命為集賢待讀士公辭曰臣幸以家世之舊給事 內廷臣之學行猶不及臣兄守中况

國家登賢其賢皆直德義以輔翼 聖明臣實不足當其選上曰朕素知卿家法素建讓今為卿成之公兄方官于典瑞乃

特遣之集賢而授公朝列大夫檢典瑞院事以代其兄官長有善論者見公舉止端重數為徑路以請之 上曰董金隆備

者勿嫌得也 上嘗賜公以真德秀所著大學衍義時承平多暇近侍間進以酒公因引衍義之說以諫

矣宗重孝嗣位禁衛周密非元勳貴戚不得入見獨公出入無間一日 上問卿平居何好何嘗亦善射乎對曰臣聞諸父

師曰為臣當盡忠為子當盡孝竊好其言意未之能習弓矢之事雖常習之非所好也 上悅有名駒良馬 嘗之賜公奉

詔捧枴茶蜀山川而還 上問來何邊對曰道經陝西見民多飢死移文行省開倉粟以賑之故來也愷然不能無車擯之

罪 上曰卿朕之汲黯也亟加賞資者過驕驕可及遷焉謹大夫漚安路總管為治務以平易近民而民自不能欺士或致

挾其黨與恣為暴橫公痛絕以法民乃復安歲大旱陳列流故便宜驛聞未及俟報首以掃廩備僚屬及富家捐錢出粟土著

之人則給以錢使不失其業旁郡流移而至者則為粥以食之

倉廩之所振揚生疲傷則處以開墾高美之地則收養焉既而朝廷請裁省之政下令募入粟補官公益得盡其心而不變

之不繼職田皆棄弗取曰吾為天子牧民寧忍坐視其飢而獨飽乎邦濤水涸運道不通發官

督餉工賑後之因使貧民得食其功公私咸以為便既而水旱相仍有積報應民以免於捐瘠未幾後汴梁路總管郡人抗留

不得行單騎由他道而去汴梁為大河以南一都會事至蕭劉公標約叙詳送無留亦得入官于汴而不延者有弟利其家實

遺家錢錢家出其極誇耀于鄉嫂弗敢言其能止也則畏其父宅乃共踴躍爭段其嫂而以病死聞公探得其情乃自弟及

家數輩皆歸死宛丘有惡少為宗族間里害其同黨乘眾怒殺之而誹其真以逃事亦有司逮惡少族人當以殺人罪公

閱其牘語文曰惡少既死其妻安在吏不能對乃捕其同黨及所誘妻至則一訊具服遂釋其族人汴人以為神明公治兩郡

而至必大興學校以化民不使善歸理廢務而已擢海北海南廉訪使廣西俗人竊殺不時官軍莫能制使倭暴屠人湖湘間

尤困於飛芻銳粟民無寧故公劾罷其總兵官行省左丞請軍肅然用命其地悉平仙江淮鄂湖總管或建公有不厚為公

告歸無何召為大都路都總管兼大興尹辭不赴特遣中使臨以上階強行之既入都 上面諭曰朕深知卿持道中使

之政京師雖治穢以卿之才為之無難也蒙聽以下甚多挾勢以挽法有犯者公一無所貸聲大震聞者無不震懼期月

而政除極密院判官擢山東廉訪使奉行拜中奉大夫陝西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以疾辭權湖而風請使召除侍御史拜資
 澤大夫陶廣行中書省左丞改拜江南行中書省御史中丞
 先是船運龍州集家寺聯取上田器物之籍予官吏以給之故
 平章政事張瑄公劾瑄亦請罷職 旨復以歸于張氏有司
 備禮數瑄即奉行公既至立命歸之召還聲色而保完正氣其
 但取其忠實惡以許為直以察為明不動聲色而保完正氣其
 護重漢唐居數月拜中書左丞公力辭曰臣以非才承衛官使
 恩任以求治職職懼恐相父之遺業而須 國家之至
 乎 上曰此朕志所素定卿其勉思報效可也公既復事以
 贊旬之民阻紅白於丞相出涼食粟二汁萬石下其直以濟之
 慮四方之遠耳目有所不及則遣官分道撫問而存恤之時宰
 執惟公為漢人盡備失之策至忘親食形容為之拘擄新進士
 嘗殺官而益曹言恐礙入粟捕官者公曰 朝廷下詔求賢
 將以為公卿大夫之請尚急於故而緩於此 持以獻陳不知
 獻粟為口實而船使於天下後世矣衆無以對乃投進士官如
 故事有司患盜得重其法公曰民貧故為盜不 求所以使之不
 為盜而濫刑以逞道善攻乎或謂頭濶亦人構風首惡而已伏
 誅而連坐者縱猶未竟此盜所以滋也公曰罪人已得州縣奉
 行文書容有不能辨其真偽者非可盡以首從論且事在 故
 前直可使 國家失信於人而無以安及則 天者 上曰
 人皆釋不問始盜起時 廷議議漢人毋挾弓矢 上曰
 董左丞祖文信 先朝取天下有大功不可削以為漢人而

而禁之特命賜之弓二凡其族人皆勿禁著為令以左丞知經
 筵事內總敘遼宋三史及三史成公自 辭 奏上三艘
 拜御史中丞進爵祿大夫公援著比國 辭 奏上三艘
 乃拜受至正六年其四月 大駕時越上京公扈從至羅殿
 上辭御殿以賜命居大都留至五月庚子以疾薨于位享年五
 十有五臨終告其子鍾曰我在中書時
 皇上賜以先清獻公神道之碑而久未及刻我死汝為之言
 說而通旨聞 上為之震悼賜以鈔二萬五千緡仍令有司
 護視其歸葬逾以六月祭西華殿九門之東高里先盛公實
 寔流殿發行純馬生祠相家而未始發於實驛清獻公家法素
 嚴公居侍旁循循雅步早沙嘗傳不煩師授而大意已曉然
 目之間蓋其所養與草芥凡下固自不作也忠烈家庭之訓曰
 吾少遭多難長遇明時樹立數名皆 朝廷聖德神功之所
 及今老矣無能為也汝等當思德慎不欺以報 國家或以
 貪墨受官則非吾子孫死亦不得從葬先非宜謹識之公佩服
 不敢忘故居官以清白著聞家無餘資僅舊書數卷擇錄不
 修於自奉惟換茶則致其費待宗族學從以恩言或嘗有所給
 教子以姓名師里中貶與之子亦使說學按公士庶咸有禮
 度故致之日無貴賤少長莫不痛惜焉公娶馬氏國朝名士汁
 之女於鍾史無不通動以備於闈籍累封趙國夫人子男二人
 長城內供奉是謂能稱其家不幸前卒次即鍾好學而頃立當
 用康備古帝帝玉之典有故著錄起而應之率賞其力以成
 大業至於第功行賞制荷受封傳子及孫傳其世祿重侯累爵

仁宗察其無他備坐死所居官人莫不危之至治元年乃以江

南諸道行御史兼都事起公於家歲餘又以刑部郎中召尋

奉議大夫夫部侍郎制夫鮮識相為主事負以郎時事任益

重謂告歸省不報乘之元并中書除陪都司郎中同日御史臺

奏除雲南諸路肅政廉訪使中書請留為太子家令丞未上復

以為朝列大夫右司郎中同日樞密多武臣或不諳舊典抑使歸

省既奏謀特設席位之上樞密多武臣或不諳舊典抑使歸

傅佐之列公始建白改正馬二年除朝請大夫江南諸道行

御史臺治書侍御史賜上尊金殿以重其行居數月召入治書

侍御史書同察官御使者親攝攝人三年改宣政院事項之

除吏部尚書視事甫兩月復除治書侍御史進中奉大夫侍御

史賜兩服犀帶一不一月拜中書參知政事賜只孫金銀表裏

四鈔服衣一四年以疾辭且薦茶官張友諒茶官王士顯自代

不允承相刺沙平章政事元伯刺委請回付西域買人

罪類右丞相塔失帖木兒赦解而止平章復請以回付書辦於

公公曰實石出西域市估乃西域牙價所定難以覆覈如今某

回付當以物還之遂召買人付以中寶石價人持丞相鑲

謂非故物公公曰實石藏內庫官禁中誰易之者買人語乃塞公

還自上京移疾徑去天曆元年

文宗至自江陵遣使趣召入見于

明日特授資善大夫中書左丞兩陳十事大略以為今大事未

定可憂者陝西樞河山之固四川有順流之便江南素多草寇

高麗迫近宜治皆當預為之防至於量材揀錄德定位乃萬

財良法逆者為德太多奇及無功未蓋合外謀况兵革未息

財用當量入為出不可滋加賞賜且郎欲必自始增設法

府宜權往其請給監奏皆臣納用時中書左丞梁榮奏政事

王士顯等坐繫推府罪且不測用公言得從遂貶江州行省

章政事讓住高昉等以擾粵中使命繼察問故公言批為南代

故都居民百萬家若鎮繁行省宰臣民必愛戴理生也

悟命給官船召致之後官置不問西兵入潼關樞密院議

大行以西民丁樂之公廷語知院別不花等白兵法先聲後實

但當內固根本以逸待勞急起民丁是示人以弱也可乎性復

辨論聲色俱厲又於

承平歲久倉卒調兵事機文息公左佐屢被權臣略如平時

無停者

上深憐之

之事必詢而後行九月宰相率百僚上

尊號公攝門下侍郎

放賜銀百兩金段表裏各一大軍之後

權戶祿野公屢請下有司收養毋俾達人有以視吾國從之齊

并欲加罪驛臣陽絕在圍城中者公不可大臣或與公異議公

乘間白

上曰校各為其主耳度高帝所以封葬齒也況可

加罪乎事遂解十一月某日秦國公慶公聞訃即日就道勸賜

鈔萬緡以給其喪二年有詔起復拜御史中丞辭不赴敗太子

副詹事與真救監經聖伯罕傳

旨賜金殿上得賜使入見

於羅羅班忍都哈刺哈刺斃乞斃制不允持校資政大夫御

史中丞知經筵事固辭又不允賜只孫金銀表裏各十金進

太宗帝範及瑞本求治十事曰畏天曰愛民曰慎身曰納諫曰

求言曰薄飲曰宗飲曰求治曰御群臣曰... 上皆嘉納焉命曰選... 中道引疾繳納罪券及... 實以方預大事不可拘... 常制仍令御史臺... 備論而屬而御史... 有不從公者罰五... 凡其請 上待命... 臺臣以上... 職令... 中丞... 任公舉... 詔言時務十四事... 大略以為今視至元... 初平天下... 輸租納稅之民... 既已減少... 土地又不加多... 而官宦女宮寺... 法... 僧... 皆實亦及法師... 僧官樂工之流... 視昔何啻十倍... 即宜分... 揆元貞大德以後... 粉置官府... 亦當戒... 併賜予名... 爵錢物... 必須稱其功德... 僧道以不教... 不負責... 清淨為教... 規講... 禱祠之事... 宜令... 備母耗官... 物... 大司農司... 專尚文具... 當整... 治以求實... 效... 隨朝官... 必歷二十月... 然後改調... 以息... 若... 歲... 吏... 員... 必申明... 取... 補... 試... 驗... 程... 式... 以... 防... 冒... 濫... 內侍... 警... 下... 禁... 官... 不得... 混... 授... 文... 武... 散... 階... 遇... 天... 朝... 會... 祭... 官... 別... 為... 一... 班... 於... 後... 以... 別... 流... 品... 不... 急... 之... 役... 勤... 獲... 軍... 民... 可... 一... 切... 罷... 之... 議... 論... 劾... 勿... 皆... 人... 河... 難... 言... 故... 官... 付... 中... 書... 議... 行... 多... 者... 為... 令... 特... 方... 建... 龍... 翔... 景... 慶... 寺... 命... 以... 兼... 慶... 路... 錢... 糧... 差... 統... 悉... 予... 之... 公... 開... 通... 入... 請... 對... 便... 設... 言... 今... 國... 用... 廣... 乏... 其... 慶... 江... 南... 大... 都... 尉... 賦... 調... 數... 宜... 宜... 輕... 昇... 上... 謂... 不... 可... 使... 言... 公... 請... 姑... 給... 以... 今... 年... 所... 入... 後... 勿... 為... 例... 上... 大... 海... 悟... 親... 取... 犀... 刀... 削... 其... 公... 請... 而... 改... 從... 公... 言... 至... 順... 元... 年... 二... 月... 特... 遣... 資... 德... 大... 夫... 中... 書... 在... 丞... 有... 詔... 集... 會... 皇... 朝... 經... 世... 大... 典... 碑... 公... 專... 知... 其... 事... 雖... 敗... 以... 丞... 相... 介... 弟... 為... 其... 庶... 母... 請... 賜... 鈔... 五... 十... 萬... 緡... 公... 曰... 聞... 敵... 已... 妻... 其... 庶... 母... 高... 官... 厚... 祿... 不... 能... 養... 一... 婦... 人... 猶... 欲... 奪... 公... 帑... 乎... 丞... 相... 抑... 然... 其... 言... 遂... 不... 復... 以... 為... 請... 曰... 從... 臣... 失... 馬... 而... 取... 償... 校... 國... 家... 如... 必... 償... 二... 請... 先... 償... 萬... 人... 之... 命... 事... 聞... 竟... 不... 予... 上... 知... 公... 素... 貧... 命... 賜... 以... 沛...

... 見自陳家有薄田可以給饑... 兩方... 媿無功... 籍... 不... 敢... 買... 受... 大... 賜... 以... 謀... 錢... 券... 上... 謂... 以... 卿... 種... 有... 勞... 賜... 田... 出... 自... 朕... 意... 其... 勿... 辭... 公... 再... 三... 乞... 返... 恩... 命... 上... 法... 視... 數... 然... 公... 不... 得... 已... 拜... 謝... 而... 退... 尋... 移... 文... 備... 述... 初... 意... 詔... 以... 田... 歸... 于... 官... 運... 乞... 歸... 侍... 親... 官... 不... 允... 詔... 書... 于... 丞... 相... 然... 帖... 亦... 而... 及... 移... 文... 中... 書... 謂... 自... 居... 政... 府... 政... 務... 紛... 錯... 災... 沴... 若... 穰... 豈... 可... 待... 人... 言... 而... 後... 去... 既... 得... 請... 復... 賜... 以... 鈔... 萬... 緡... 三... 年... 五... 月... 起... 為... 浙... 東... 海... 右... 道... 肅... 政... 廉... 訪... 使... 以... 母... 老... 不... 赴... 四... 年... 與... 某... 官... 許... 師... 教... 某... 官... 張... 昇... 等... 十... 老... 宿... 召... 赴... 闕... 議... 乞... 罷... 事... 五... 月... 會... 于... 上... 京... 公... 抗... 言... 曰... 當... 今... 兩... 急... 惟... 在... 早... 正... 復... 極... 極... 通... 使... 之... 聞... 知... 然... 後... 復... 政... 事... 隆... 宗... 陵... 除... 宿... 弊... 安... 輯... 情... 節... 或... 因... 榜... 文... 曠... 神... 靈... 恐... 人... 乘... 此... 妄... 生... 異... 議... 非... 社... 稷... 之... 福... 也... 乃... 陳... 政... 要... 三... 十... 四... 事... 首... 言... 自... 去... 年... 冬... 述... 今... 半... 載... 內... 外... 臣... 民... 綱... 法... 振... 宗... 公... 然... 無... 忌... 言... 告... 世... 祖... 踐... 祚... 之... 初... 不... 肆... 赦... 仁... 宗... 不... 赦... 貪... 官... 污... 吏... 深... 意... 存... 焉... 直... 恪... 守... 簡... 規... 戒... 筋... 中... 外... 使... 知... 非... 常... 之... 恩... 不... 可... 幸... 觀... 此... 臣... 民... 志... 之... 先... 務... 也... 次... 言... 備... 律... 令... 擇... 守... 宰... 辨... 人... 品... 以... 清... 風... 惠... 限... 民... 田... 以... 抑... 豪... 強... 禁... 染... 王... 土... 盜... 還... 自... 變... 研... 已... 蒙... 恩... 獲... 其... 官... 職... 乞... 以... 元... 沒... 入... 家... 產... 付... 之... 六... 月... 四... 日... 會... 于... 闕... 下... 申... 言... 前... 所... 陳... 十... 事... 奉... 旨... 依... 權... 中... 書... 左... 丞... 六... 日... 會... 于... 柳... 子... 今... 天... 子... 即... 位... 于... 大... 安... 闕... 詔... 繼... 多... 錄... 用... 公... 言... 嘗... 謂... 舉... 以... 病... 謁... 告... 賜... 怒... 里... 台... 銀... 百... 兩... 鈔... 萬... 緡... 金... 段... 段... 兼... 各... 一... 又... 以... 母... 老... 告... 辭... 若... 丞... 相... 伯... 顏... 左... 丞... 相... 撤... 教... 傳... 皇... 太后... 旨... 遣... 使... 教... 請... 親... 事... 公... 附... 使... 者... 奏... 分... 今... 之... 患... 在... 三... 三... 其... 喪... 政... 出... 多... 門... 無... 以... 成... 就... 庶... 務... 甚... 則... 有... 不... 測... 之... 虞... 生... 於... 府... 庫... 宜... 察... 衆... 心... 所... 願... 欲... 而... 行... 之... 使... 政... 令... 歸... 于... 一... 繼... 移... 文... 中... 書... 歷... 叙... 古... 今... 國... 家... 之... 始... 亂... 母... 后... 之... 禍... 福... 至... 於... 師... 保... 之... 職...

聖躬教育

皇子九人而不致言又貽書兩

在平輔等 聖躬教育 皇子九人而不致言又貽書兩
丞相陳亮當親聖女子辭愈迫切明日遂行元統元年除山
東與西兩湖廣訪使以母老力辭三年召拜樞密副使仍賜
上樽綺段趣使入朝以內憂去至元三年五月服除擢河南河
北道肅政使時年六十有五即乞致仕乞何御史臺覆奏
賜上樽金殿起為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仲丞以首相多變

粗宗法今居一月而辭歸使化之後復以老人召拜集賢大學
士學祿大夫中書集議校交際皆默然公獨上言三十三事及
錄本朝諍詞合馬消元誠詔澤附禮部尚書兩曾反等以聞遂
移疾而歸以論事激切深為權要所憚然言者奏書大學士
殊不以為意他察官及部使者交章辨折至正六年八月御史
臺以聞詔給還所納 制命成以七年正月四日薨于所居

之正統厚年七十有五是有日有白鶴數十集于庭公曰此予
也弟惟善持孫歎歎流涕公曰死生常事男子蓋棺事乃畢汝
不寡頂之不備尚嗟悲哉為召子益堅以忠君孝親之道勿汲
汲於利致違吾言非吾子也言畢而逝顯復辨鳴者七日人莫
不感異焉子益遵遺志欲以特服其年五月十九日葬于甘
保之原公幼聰敏既長鬚眉秀多才而有志不狃小節器
宇恢宏性質剛直遇事洞見其情與人不苟舍高讀書起居
坐卧皆嚴然之所皆設几案列簡編或納卷袖中題所至而
不啻其著春秋佳日駕青驪小車恣行林曲過園池之勝輒哀

不啻其著春秋佳日駕青驪小車恣行林曲過園池之勝輒哀

一六四

衰其間與曰夫野老忘形爾汝若將終身為脫手閑理精藝為
寶文博敏而純實有奏議雜文歌詩總若干卷自題曰淡雲
野老氏阿刺王氏並封秦國夫人子男一人益其慎慎德路總
管府判官有學有文尤工篆隸女二人適承直郎某官李思儀
承直郎某官苗頤絲男二人質住端臣女一人狀稱公慶軍七
朝開召命即行言不用即去平日恭司馬文正公之為人出處
略以之浮雲飄忽而白日常新類波橫瀾而砥柱不改其言徒
信到當天曆至順間公所建明多國家大計安可使求者無迷
于大書深刻以修 上賜不持為泉壤之光而已也銘曰
剛毅木訥斯近於仁勇有其德亦必有言有儒史公生逢昭代
襄襄匪躬難避湯退范言正色不訕不投忘人之弊謝夫總鎮
杜絕停門鋪張治具為官擇人率揚憲履言之可徵如龜聚香

天子明德用弗疑公益靖共不懈于位授空廟廟存陪大議宜
無諫夫益言益廷香黃髮國有光成歸安里間園勝以律附
關告微乃以計至顯忠信賢
天子聖神保其初終為時名巨勳文豐碑等示無極為碑林哉
古之道直

翰林侍講學士中奉直大夫制誥同備圖史同知經筵事
翰林侍講學士中奉直大夫制誥同備圖史同知經筵事
翰林侍講學士中奉直大夫制誥同備圖史同知經筵事

翰林侍講學士中奉直大夫制誥同備圖史同知經筵事
翰林侍講學士中奉直大夫制誥同備圖史同知經筵事
翰林侍講學士中奉直大夫制誥同備圖史同知經筵事

詔于學士承旨臣岳廷命直學士臣潛為之文仍勅河南江此
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臣守誠禮部尚書臣朔明書篆以賜為臣
潛蒙 恩起自休還履志慮之凋落無能披揚
聖天子敕放尊賢之意承 命震怖莫知所為然竊自念忝
以詞臣執筆諫大夫氏不敢在辭讓前俯撰詞閣而上空垂
之狀及前學士承旨歐陽玄所為幽堂之銘公諱侯斯字受碩
搢之得廷出於楚司揭氏者以官出於漢安道侯揭陽也者以
邑出於漢陽侯劉揭者以名唐末有為檢校尚書左僕射使
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者曰鎮始家于袁與居江者
曰瑛居豫章者曰績同相司揭而言姓氏者或謂當祖安道汝
靈之族則又別祖陽信世遠論候莫得而詳公其族為 世孫
占豫章之豐城豐城今富州也自晉祖光朝而下三世俱弗
仕以公貴故祖惟賤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
封豫章郡侯考求成累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
政事豫章進封豫章郡公初 朝廷罷群臣歸與特賜公祭
貞文先生至是又幸 旨為建書院因所賜號以為額祖妣
黃氏何氏妣黃氏並進封豫章郡夫人公生而穎悟年十二三
讀書已能窺見古人為學大意家貧不能負笈遊外自為
師交割書舊屬窮晝夜不少辭涵濡既久經史百氏無不貫通
發為文辭咸中短度同里年相埒者多致畏而師事焉年二十
餘病出游湘漢間湖南帥趙文惠公甚素識知人一見輒驚異
曰他日翰苑名流也經楚公距丈承郡慶公鬱南後持朝比使
者節程公奇其才妻以從妹
仁宗踐阼之初程公在翰林公至京師因館於其門執賓主之

禮甚謹人不知為肺腑之親也重公尤愛其文亟求薦之方是
時東南文章鉅工若薛文甫公文原歐文清公簡鄧鳳公集
成萃于筆下公與臨江范得浦城楊載運至以文墨學論與之
約翰林趙文敏公孟頫元文敏公明善而全平章岳柱禮遇尤
至相為推轂不遺餘力延祐元年公由布衣入翰林為國史院編
脩官季公以政府親史館觀公所撰功臣列傳極卷數曰此方
謂之史筆他人真勝更請耳三年世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
仍兼編脩四年遷國子助教用本院奏留居舊職五年請告南
歸泰定元年以元官召俄丁內艱公十年間三應奉翰林
朝廷之事臺廟之儀靡不調習玉公每謂與公談治道大起人
意授之以政無施不可也天曆二年
文宗臨崩數敕大臣之子孫於 奎章閣而教之命學士院
擇可為文師者得十餘人而無以易公乃權公授經郎閣在
與重殿而公蚤作必徒步先諸侍臣而至諸實游未受業者謀
合錢為費為公微聞之輒自置一馬尋復實之示不欲以己為
人累而已其後去公座下而入侍潛懼者皆為國之重臣而未
嘗假以為聲援視之泊如也 上時坐閣中有兩宮訪奏對
稱 旨恆以字呼之而不名中書屬用儒臣必問之曰其才
何如揭史碩問出公稱上太平政要四十九章示臺臣曰此朕
使理節節受碩問所述卿等試觀之其見親重如此豐城地不產
金官府祇於蒸民之言為暴淘金戶三百家而以其人總之散
往他郡三百者可存無什一又貧不能聊生有司責民之役於官

若代輸其金民多以是破產同公吁上故要及之遂斷其任人
類以楚至頌元年預備皇朝經世大典上覽公所撰其任人
類以楚至頌元年預備皇朝經世大典上覽公所撰其任人
類以楚至頌元年預備皇朝經世大典上覽公所撰其任人

令皇帝入正大統官對便殿趙衡良文命賜以諸王所服表裏
各一躬自辨識以授焉一日入直奎章閣上適至左丞相
法書名畫等物進公悉陳其製作之年世與其人之氏
名為之空閒暇時至元年遷翰林侍制兼國史院編脩官四
年拜兼對直學士先是儒學官赴吏部銓必移其履歷較其
崇隆下于國子監監下于博士吏文稱滿勤經累月公請奏
更其法以事付本院屬官以為便五年奉旨西香祠此
歐北海濟濱南鎮談李引疾便道而還丞相太師泰王全燕賢
從公亟回以疾

六年上親撰公奎章閣侍奉學士開
命即日就道未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備國史至己卯年
肇開經筵官公兼經筵官二年陸侍講學士知制誥同備
國史同知經筵事公階自將任佐郎果遷至中樞大夫其為侍
講席當與品封而新裕趙陞不送二等伯公不為大夫其為侍
允階為中樞大夫實異數也鍾冠無事官曰領曰知多宰執大
目張韓黃李屬公訂定然後以進其言往往為獻替之機務
以裨於治道

上嘉其忠懇數出金銀數以餉之三年以
七十致其事而去詔建及於濟南上表力辭尋獲遣使
奉土禮諭旨還樞

明宗皇帝神勳殿碑文成勳指幣萬緡白金五十兩中官研賜
白金數亦如之求去不許帝脫脫右丞相及諸執政面諭公母

行公曰使揭僕斯有一得之獻諸公用其言而天下蒙其利雖
死于此不恨不然何強之有丞相固問方今政治何先公曰儲
才為先養之於位望夫隆之時而用之於周急庶務之後則無
乏才廢事之患矣他日集議于朝堂公抗言當嚴行新舊制
以救鈔法之弊執政持不可公言之益力事雖不行丞相以公
不同獨心敬之有詔高選金宋三史以平軍政事而以何為
等六人為總裁官而以右丞相為都總裁丞相問備史以何為
本公曰用人為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者學問
文章如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史之道又當以心術為
本也公既領史事每與僚屬言敘錄作史之法須戒作史之意
古人作史者雖小必錄惡雖小必記不然何以示勸戒乎自
殺然以筆削自任凡改事之得失人材之賢否一切律以是非
之公至於物論之不齊必力與之辨求歸於至當而止四年
史成以進有旨褒諭仍俾早成金宋二史公感激知遇惟恐
無以稱塞辰入面出應不敢休會盛夏雨潦霖霖被宿館中得寒
疾遂寓舍前七日而遽不起公卿大夫士聞者無不馳往哭之
盡瘞者既葬都寺監而下咸致賻有美時方有使者自上京
燕勞吏而以公故為改燕日使者遂以聞上為之嗟悼以諸
學一萬緡賜其家仍給驛券具官舟送其柩歸葬公大憂窮
約事親敦水親具而能得其勤心登有祿入服食稱諸公大憂窮
約事親敦水親具而能得其勤心登有祿入服食稱諸公大憂窮
約事親敦水親具而能得其勤心登有祿入服食稱諸公大憂窮

無相通姑然無間言子弟有過不加顯責奴僕得罪亦寬容之
人間之曰長上過下稍見下息後法使冒累疾不得不自身家
也公立朝雖居散地而恆忠於得士考錄試者二考

會試者一為廷試讀卷官者二考國子公試者七所擬後多
 知名無幾矣白用會試終場時試卷榜舉人為故官廟堂必
 於公力贊成之由是士無遺才之憾公喜其用後道而不由情
 猶未信即縣有一龐史稱之奔過其質聞史之貧適病民亦不
 問為之控後遂官大人竟有不合終身不造其門雖見軌而不
 悔而為其心之所不平於文字間人或疑泰甚公曰言當如是
 不必慮也公為文敘事嚴整而精駁持論一主於理語簡而深
 詩及於古樂府雅澁清脫履窈而不失乎性情之正律詩情然
 有盛唐風骨措畫而尤上於行草 國家大典冊及元龜書
 察當得錄者必以命工子欲顯其親者莫不假公文以為偽
 仙翁轉子孫邦絕域慕公名而得其序言隻字者皆寶而傳之
 累年史之者眾寢食為廢殊不以為憚然亦不劾作有節守禮
 其民奉金為香求犯政績公頌其人斥而去之未幾其人果
 以剛直客有為入謂文而私其金者他客發其事公曰已矣之
 矣以充服公惟履有文義若干卷行於世公遷於至正四年
 七月戊戌享年七十有一以六年秋九月甲子葬富州富城鄉
 舊廬之原 制贈護軍追封豫章郡公諡文安有勳爵而無
 官階有司失之也元配李氏繼即程氏次中大夫同知荆湖北
 道宣慰司事嚴濟之女並追封豫章郡夫人子男二長法李氏
 出國學上舍生今用公法當補官未命次廣陽生七年矣女
 入通揚和蓋入才之生必于興運其以文事與時而奮恆在字
 重照厚治之餘惟養之厚而用之不盈故其望實彌久而在若
 非他物作於一旦坐致顯赫者可同日而語也公以砥柱起遠方
 而如翔於清波三十年晚乃為儒宗文師作賢者運動事以

死 大明在上照臨所及故舊不遺播之聲請垂于無極公
 亦生祭死哀矣乎銘曰
 於積 世豈不作人豐世之澤流及後昆在
 仁廟時辭假僕俛出入左右經文歸武公居其 至長極數
 筆以從其行徐徐辱事 四朝乃登延閣乃司論說乃掌
 作清問所及字而不名公滋益兼不狹不矜遠 今昌辰
 踰運列朝其遠引為天壤運
 天子有命武過公歸黃頌以事俾職訓解明明
 天子不自神聖廣屢細微公言是應稽古圖治監觀後王公能
 敬承大啓厥載發潛聞幽驗諸成敗對酌典與用存勸戒奇聞
 異見參節張并公所初衷信而有徵精夫眾功託于絕筆竟成
 公志公死不法人執不仕莫究其公始卒無疵而以豐終敵故
 葬黃岡

天子之德詞臣奉 詔屬此樂石
 增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
 省參知政事諡忠宣追封南陽郡公諡文簡節公神道碑銘
 至正九年夏四月二十日知經筵事臣宗鼎直班同知經筵事
 臣德慶護都巨滑等進講于 明仁殿臣宗鼎直班臣德慶
 謹都奏竊文原總筵舊臣歷事 累朝備極崇遇茲又顯受
 聖恩賜封文顯墓上之石宜賜制文 上既可其奏命巨滑
 為之銘別勅翰林學士承旨臣起巖等其詞臣德慶護都碑銘
 今臣宗鼎直班書冊 上俄如其請乃退而以前史臣危捫
 之狀授巨滑臣滑謹按故墳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節公諱文

原字善之曾祖從龍批楊氏祖昭祖累贈嘉議大夫成都路總
管上經軍節制使封南陽郡侯此雍氏南陽郡夫人考澤系贈
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諱軍進封南陽郡公
妣徐氏游氏並南陽郡夫人其先由長安徙實中又徙綿之彰
明統為宋行都南陽郡公諱蜀兵宋依馬故今為杭州人公六
歲入小學遂從三山陽先生受春秋十五以流寓取諸虜暨
和參李學遂一意務為聖賢之學行立稱業益茂開門授徒戶
屢常滿中州士大夫多慕而與之交徐文獻公使高文簡公充
蔡知公尤深王參政巨濟素刻深與公睦亦燦爛之巨商後以
事繁微自憊不用公言初用江浙行中書省辟署杭州儒學正
秩滿調崇德府儒學教授用薦者擢奉翰林文字稍任郎同
知制誥燕國史院編修官承旨閻文康公復於察文少兩擬惜
公獨見推重凡大著者必為馬由應奉并稍擬

成宗即位能任特從仕郎
成宗崩而兼備寶璽脫脫文公法王文滿公構並為承旨持見不
向閣公所真燕五有指通公不與辦事令精敏以俟後數日
公服視之竟與能勇一字以隳林即出為江浙等處儒學提舉
教人先擊行而後文藝士習為之玉受召除國子司業建白請
開學政而樂因循懈政作諸典之論不合遂移疾去
仁宗即位諱以科目舉士江浙行中書省徵公考授延祐元年鄉
舉公以 朝廷立法之初多采考其未定官率私議屢遠方
之士書奏翰林侍制承直御燕國史院編修官召李臣文章禁
之權承使即發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湖州民有故夜禁

者被執而通達者及之判刃其左脅其兄同殺汝者誰白自滑
青衣而長身者也語畢而死其兄斯之有司歸能性五勿更
福見生三歲公聞其隙曰白籍青衣姦婦聞獨見其不滿六
尺未見其長且福兒用手傷河以在右命覆傷之見殺入者
張理登也疑其法惟被盜已捕實獄中而夜有火其屋者失
故推所從公曰以有以也責有司推治得政惟不得則持火生
委謀後矣狀人以為特江陰縣民稱官在官家不則持火生
殺殺謀焚其產十三人所殺皆不滿五并有司應當以強盜
公謂此非其情也時疫死者已半餘官杖而連之平江僧詭
管府判官理無納其路既認服而公適至探得其情杖僧釋
移會江東建康道高政廉訪司事宗國諸郡茶課初止三千餘
錢累增至十八萬錢皆察奪取之民間民受詔法則轉運司
得以失意察權加罪五品以下官州縣長吏官重足而立公至
而提舉茶事者適以賄敗乃為設法以漸去其弊且建言宜罷
茶司而使郡縣領之饒州有告欺隱官銀者事連數百人累歲
不決公曰此不難知以官租為民田交易而抄戶時以之定差
無庭理時以之定租稅身命勝罪為定訟息息小吏負結為兄
弟持官府短長者號五府杖而流之人莫不稱挾有甥並其舅
家賤者以贖滿罪至死公曰賦五十餘盜惟二人其一人兩分
止五錢何也錄之得與實兩監十三錢而已遂以減死論處州
民為遠精營其情倉有避雨者道見之其人懼事改因嘆以利
而止之使為法塔成具當死公曰違傷當死者其年有七姓培
當何等豆北行使加等校事聞于朝報如公言徽州民謝蘭家
貧其從子賈質以錢而倍取其息又利其田宅而欲擄害之蘭

家置死而便告聞殺之公察其寃釋蘭坐囚天方早而兩士子
 或為私書以非孝之學公命毀其書曰吾以息刑說也江潮
 行中書省役移行御史臺故公謂延祐七年舉得令翰林侍
 講學士孫不流以為舉首錄上春官累擢對第一士論翁
 拜集賢直學士奉訓大夫以地震應 詔論罪一士論翁
 天下士師非不惟受成於吏死囚獄上刑當期延緩不報說
 者多宜慎選理官死罪應亦即大寬即釋之河北流民復業
 朝廷雖令計口給錢而有司奉行不直宜會計海運雜支發
 之委餘隨處實倉以備凶年而振之又中言佛法之害民乞併
 罷轉運司以息人怨感天和時論隨之進奉政大夫 監國子於
 酒陳前集賢直學士被 旨知察正九年貢舉及 上親
 受多士于廷仍俾文讀卷官有 詔開經筵特命 中書平章
 政事張瑄公珪翰林學士吳文正公澄及公入侍其見知通如
 此 大駕侍巡公當處從苦屢就醫於京師遂乞謝事南
 歸歲餘召拜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備國史未行
 報稱抗湖道蕭政庶飭使以疾不赴天曆元年五月二十二
 日薨于杭州私第之正寢享年七十以其年七月十三日葬湖
 州德清縣千秋鄉百登山之麓太常初議以葬復物公名
 今天子始用公門人某賢大學士馮公思道之請再贈公中奉
 大夫江州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並封南陽郡公故諡
 文憲累除封南陽郡夫人前公一月卒令葬馮子男一人術
 嗣公孫為承務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後公若干年卒女二
 人適石河曹院山長史公孫可從南陽陳戴孟海孫男一人某
 孫公孫孟翔長能自立外家游氏自清獻公伯相宋理宗門

戶婢林公味然欲以自珍及嘗者於故后族謝氏家視養非
 紀事也公以公家視養非純明嚴而外密諷諭若不可
 犯至於以文相持以恩相加未嘗不使人心悅而誠服于居
 夏窮約事已常滿待人希律詩生有兩而中金耗於公者
 日萬一死願以歸諸君其死也公獨念以公員蓋以付其
 而終不言安爾入買以黃金冊砂象齒為私親之權公知之
 人曰清白物耳公曰爾物雖清向我受之則污也兩至號室以
 居四壁蕭然脫乃獲奉費項定一區將以快其老而亦為公
 於經史百氏之書無不究極其理故為之精深典雅東南老
 凋落既盡文章之病悉歸焉及在 朝廷施子訓誥有溫老
 而有體志於簡冊者確實而有微詩充廟古而麗遠凡所著
 讀易類編若干卷內制策若干卷策議濟濟策若干卷行於世
 於筆札與趙魏公孟頫齊名
 徽仁裕聖皇后命以泥塗書大戴經公應聘東門人前集賢
 制誥惟忠等二十人北土接濟二十人皆實官而公不預第
 解調補教授一州後乃以支學政事解去 主知而大官
 前後從游無慮數百人惟御史中丞王公士傑與馮公恩溫
 最顯其受業上庠而後德科齊應仕有名於時者尤多不可
 預數也公較藝擢開巨潛誤奪為名及公再仕文衡巨潛遂
 以排阻荒球狀 開程辭避 拜手謝而銘之銘曰
 并歸之靈實體履賢也郡公受村孔全公方盛年登祖山澤
 開而後獲從餘暇或負其研 特而出之學為儒宗政為史師
 其學斯何畏美文苑銷張 皇載成 帝共弘敷教道

操履國人該經理屢蒙舜君
君其政術何爾將使指狀卷通逐以樹風紀鼓之舞之士蓋以
振紀卑所屬與無兌民監門四科公兼其二學以從政匪有二
致國之老成
天子所公不為起象化而歸門生奉 詰薦此藥石庶無
緩辭過者必失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續卷二十四
神道碑 臨川危素撰次 魯易到耳校正
御史中丞賈寶政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盧封平陽郡公
益文靖徐公神道碑
公諱叔字伯弘姓徐氏世為平陽趙城人家子懷奉鄉石明皇
高祖諱淳曾祖諱潤皆力本尚義值金季之亂隨從弗懼入
皇朝始有出而仕者祖諱王由元帥府都檢校陝西陝州
嵐州長官終於河東南路提舉營平府事御史中丞王公備文
銘其墓累贈善類大夫上輕車都尉封平陽郡侯祖妣高氏
平陽郡夫人考諱德舉由尚書省樞密為平陽縣縣運司經歷
終於太原路監使司提舉翰林掌士承旨姚公捷銘其墓累贈
中奉大夫護軍追封平陽郡公妣盧氏邢氏並平陽郡夫人公
重夫人出也如穎異幼歲受業於魏國詩文正公家碑沒後日
長月益以清方勁正為東所嚴僕莫不以遠大期之弱冠辟
奉承如恐弗及公獨不阿其意惟落而德澤以慰慈燕人稱其
有古循吏風
世祖皇帝聞其名擢監察御史上言江南新附未久宜優師流
亡以固民心京師天下根本宜掃除地稅以厚民力檢校監
宜以時而發倉庫之儲捐山澤之利申明酒禁以備流賊竄
孤獨宜有養民所疾苦宜遣使詢問方今庶政始修中書規
務而宰相失體六部僚屬多非其人因力陳言為治之要及
惡同事宜監治官吏當加儆戒不可因人之諂言而升降察官
行樞密院行大司農司行通政院及尚書省理筭受賞進官者

皆可罷又以日食地震已罷諸行有四川各處海盜安文社匪勞
王師獻康以監切生事者宜勿聽官軍報賊密密發子爭未嘗
知兵當別議立法增國子之節重教官之選以興學按治宗廟
以崇祀無庸國史以存故實設朝立班不可全無流品之分
折陳言無使苟為進身之計如選用官吏錢穀之費理捐
田之款馬茶水利鹽鈔諸法其弊當改者則後所奏七十餘疏
其言後多施行

世祖嘗天封素子

大行皇帝嘗兼天下已五日矣訪非平定大業焉

先帝既歿以皇太子寶璽竟可知伏願明諭庶備大臣

先帝之遺意下以慰四海萬民之所屬望廷議遵之

成宗皇帝既臨天位首請早正

陛下方虛心求治而大臣不肯任事人主之職在論一相令宰

相負太多論議不一伯顏乃先帝舊臣留以處

相之為治不在過求高遠但當遵守舊制其要有四親賢遠佞

信賞必罰而已伏願上言建立儲二教睦宗藩選任賢議

習親軍勿事西南夷而專備止邊戍不可數等十事所上疏又

二十餘

上改吏部員外郎時選營事多難濟公不避權勢九錄置法擬

必考其功履察其才品人皆悅服

寶轉編規規有法事集而民不接除食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

金華黃先生文集 卷二十七

司事聞所部獄因而得其寬與所釋五百餘人時稱明公召為
徵政院長史備劄臺察徵政之事一無所問公謂法者天下
之公器宜共遵而行之臺察者執法之司何獨不得與聞徵政
之事乎與公不相能者力詆之公即謝去尋除樞密院經歷
贊善事機中虞難令本兵者賴其扶助為多違御史臺部事
右司郎中除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並以外錄不赴服除召為
左司郎中夙夜匪懈彌綸庶政積立必中其度切實成厥
則焉擅治當侍御史柄臣欲搆侍御史罪章公力為之辨有沮
之者事竟報聞公以言不行自引去召選按陝西漢中並肅政
廉訪使開右地接差我人多強悍號稱難治公悉之以恩而攝
之以威士俗為之丕變入為刑部尚書上言自古有國家者必
定律令使有司知所遵守方今承平日久倉卒勅令今立一代
之政法上可其奏仍命總其序方次第就錄未及上而政
授河北河南道肅政廉訪使無何復入為刑部尚書權侍御史
除金樞密院事

仁宗皇帝在儲備素知其有公輔之器及正位

南行臺侍御史遷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召赴

議中書省事頃之拜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力辭而歸

每謂人生未老得閑乃為貴吾年周六甲庶事

無能補報為懼安敢味止足之戒乎延祐元年十二月二十六

日以疾薨于里第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一

鄉某之原公眾隨費善大夫封贈

贈其政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平陽郡公諡文靖仍命詞

臣為著書以褒寵之盛裝大封平陽郡夫人子男一人宗義亞

二七一

中大夫衡州縣管女四人長適常依路極管榮徐文公道美
 洪夫二字未三即歸居父母家今已七餘亦道朝列大夫
 曹州尹麻道十數賦武臣與雜於提舉王琦勇一人叔
 借公道書有奏議五卷詩文三卷翰林學士吳公澄為之序惟
 公以純實之寶克承正學遭逢聖代為時名臣雖志恬退而
 道次不忘於愛君憂國光膺茂履生紫死哀不亦宜乎公孫之
 歲爾結舉進士至宗師三十年公孫叔以墓隧之碑未建
 介翰林僕王宗指以銘來屬潘驥不及游公之門而觀其光
 緒除其屢氣讓公之書而論其世君臣之際何其盛哉序而銘
 諸史臣之職也易敢以不敏辭銘曰
 惟公之先履圖以時再世外官不大敢施委其給社伊公之贈
 公初益任普閩四地擢實臺瑞用副尙祇作 帝可目為國
 壽星 官車曉出人心危疑盡言無避神器有歸出將使指
 風紀足持入鐵從狃默納諫思乃隋有府乃陸奉司訂議遠
 碧愛篤幾峻陟之階執法太微胡然速引漢可馬驥公身在
 志愛不暮庶公復來赤鳥來衣道表上聞 當守喬身一鳳
 之陽六龍以飛申錫靈褒厥有制詞有封若登昭以銘詩
 汾海上副萬戶石抹公神道碑

至正七年十月二十七日武德將軍汾海上萬戶府副萬戶
 石抹公終于台州之終第下以莽年某月某日葬于胡城之
 先塋公諱明里帖木兒別名繼祖字向善迥列人其先出於
 漢蕭氏隨蕭后以族入于突厥后歸唐而其族留突厥至道為
 述律氏仕遼多至顯官金誠遠政命萬戶石抹氏曰庫烈而者於
 公為六世祖義不仕金望日再拜而卒曰脫羅莽索耳者於公

為五世祖承先志亦不仕其弟二子曰鮮公高祖也開突何
 為不仕父固鮮弗獲乃俾兒歸使歸之金主聞其材武多智尼
 高其部長因以兵謀乃俾兒歸使歸之金主聞其材武多智尼
 之北野山射狐鼠以食其牙食金粟聞
 太祖皇帝龍興朔漢乃杖策來歸錫拜子九拜白旗之下言東
 京金人根本之地得康京則金何圖 上即命成東京師以
 高州與之子騎使為前鋒諱知東京新易留守出奇計獨獲
 騎遊殺之逃入東京得地千里戶十萬八千勝兵十萬遊攻北
 京三年而克之得其守將四十有七城邑二十一有 旨以
 北京挾拒王師當屠力謀止焉特授御史大夫領北京建業花
 赤別募精銳之士萬二千號黑軍以其籍來上賜金虎符加上
 將軍提控諸路元帥府便宜行軍
 太祖西征俾統統漢黑軍借諸將經營中原向地至廣州死者
 曾祖諱查剌德為御史大夫統黑軍定河東陝西諸郡移師攻
 益都城破衆欲盡殲降者堅持不可益都之人人為立祠以累
 軍長驅入汴進破睢陽
 太宗皇帝時其族發其定業共京兩路道營花赤祖諱康諱滿
 以黑軍與從弟度剌攻襄陽樊城
 世祖皇帝念其祖父之功降 制授諭賜金符為總管與親
 將戰于濟南元馬考諱良輔以黑軍攻五河及湖南諸郡宋平
 論功行賞賜金虎符歷蔡州等軍萬戶貴州招討使尋以汾湖
 副都元帥開闢于四明會改元帥為萬戶遂以爲汾湖上萬戶
 府副萬戶累階昭毅大將軍由昭毅而上四世有傳在國史姓
 孫氏封某郡太夫人公少負材而尚氣不肯爲人下大德七年

以門切入備宿衛事

咸淳皇帝為舍利別亦將
起上真不器意之十一年昭毅公以老謝事 詔以公嗣其

方是時象平日久黑軍飛落之餘多已它屬

武宗即皇帝位

仁宗為皇太子 上命忠括軍軍以衛東宮宗誠黃臣帝便

事遂復公初以公海軍分鎮台州皇慶元年又移鎮登慶兩州

取軍嚴肅而恩意周洽當揀放而老且貧不能歸者由為之地

使有以自給而達於鄉里汝積者累數百楮為蓋家乘乘而

時祭之發之教場多餘地處為禾稻相其土宜樹桑菓夏麥而

備其入蕃府務保供億軍中藥餌箱櫛咸取給焉暇日則誦

儒書讀善道士吳魯然居氏亦贊其不揚性往形於謔錄江西

大盜起寧都冠贛州列郡皆警 朝廷命行省宰臣視軍

道兵往討之公預在行關公所設方畧源派其二而乘勝擒其

公為行軍都鎮撫都節度復諸軍生縛其淵派二而乘勝擒其

渠元逆黨清去元惡尋亦就擒乃班師觀旋旋之連昌邑民

聚為發舟歸約官軍合捕公按兵不出單騎直抵其亂責吏

失於撫字諭諸家餉粟陳濟而團結保伍以自衛不日其

振法精簡日滋行省俾公與樞運司官共整治之公訪求其致

弊而民強弱勇廢軍卒戶之凋耗者委為倉務使無缺從官

萬戶職一巡撫以申明其禁令公首膺選授所至人莫敢犯或

之息公後深究其利病酌古今之宜為上中下三策行省以上

于中畫軍務不行有識之士以公言不可廢相與刺置郡障人

至今傳之昭毅公既老病憊陳士之念病除之日家僅存書

數千卷公窮其故廣為舟車之費奉起還葬葬城餘資悉分諸

弟太夫人公曾遊東因臨南榮致其孝義請相繼即出

育其孤子至於成立務其孤女咸得所歸公初從朝設公在四

明師事前世士史先生蒙先生沒公為治梓且創田以歸

四明之學大抵祖六氏而宗揚兼惟先生上接孟氏之傳為

一本於朱子公天資穎悟凡先生所推檢聞解無不徒守

其空言而務在明體以達用自經傳子史下至名法縱橫天文

地理輿術涉技異技外書靡所不通而翰翰之說則家庭所

講商榷古今歷歷定德治法征謀如指諸掌公素慕高奇即律

行非常之功有志於當世而喜推較士類志局于位弗克盡

所學因自號北野元者年踰強仕即請納樞密仲弟景祖以自

代樂台州山水之勝買田築室而居為原休之所曰枕隴軒

雅歌賦詩以自娛家事付之諸子一無所問更自號太平孝民

致和天曆之交行有隙起公陰處松江海鹽事表為關帥公

微聞之自親老力辭及太夫人以高壽終公手已耳順家毀過

禮既畢極痛梓子昭毅公之立虞墓三年然後去太夫人所遺

服御之物悉以異季家其於孝友天性然也有憂交安列

為汾海上下萬戶府則萬戶次合刺丈三人長適亦不罕

英余雁進士第一今果選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

同備國史除在宣昭信君以孫有日華公門下士清僅之賦以

碑銘來屬海空秀游公父子間且與侍講公同官為術不敢以

我拙不文為辭狀稱公個儼似魯伊連淵深機密似孝汲得士

似魏公子無忌廉遠似伊更容至於判敵制勝論事則切抑又

公之所長人以為知言銘曰

精公之先為時名臣運去物政不專二君遠且孫曹歸我

真主累明重侯勳在盟府垂休五葉惟公敢承際運歷四方

砥平身城空鎮億傑屏設海波不驚萬安梓塔塔森之錫安

掃除小試之效特公錯餘公村則多敏而悅學尤派百家由博

而約經綸之妙武人文飲康希種枕志青雲時過尚紀優游

夢外嘯歌忍倦春融錦鏡積塵儲社男子後人提將之符齊誠

在明史所屬書公先四世嗣作公碑其尚無疑

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于公神道碑

至正十三年九月己巳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于公終于平

江里第享年七十有八以其年十月丁酉葬其縣至德鄉洞涇

高塢之原公諱文傳字壽道姓于氏于之擢姓始於春秋時宋

大夫樊渚有蜀郡尉獻具有異師嘗魯有將軍瑞者作郎寶史

氏所紀代不之入其後有家于汴而仕于宋至武顯大夫者曰

思義於公為六世祖武顯之子曰信於公為五世祖建安初與

其弟武節大夫榮忠輝南渡居平江子孫固占籍焉高祖諱

振曾祖諱拱辰祖諱佛仙祖諱宗顯宋信即今贈亞中大夫鎮江

路總管經事都府追封顯川即侯祖妣吳氏追封顯川郡夫人

考諱雷龍鄉進士八 皇朝然於統之慈湖書院山長今

瑞善議大夫兵部尚書上經軍府進封顯川郡侯世吳氏稱以

所生母陸氏並追封顯川郡夫人其諱與公同年翰林學士

承旨歐陽公玄所為贈封之碑初承信府君雖仍先世以武弁

入官而力教其子以文易武故兵部府君一薦于禮再薦于

最後遂與長子湯同入春官鄉人崇之未幾揚塵事慶湧亦平

而陸夫人生公兵部府君名以今諱蓋深有望焉公少學

歲能屬文年未弱冠而聲譽藉藉用業者為吳及金壇兩縣學

教諭統之慈湖書院山長浙右憲府辟入幕未走而丁兵部府

君薨

仁宗階之始有 詔若取士令公首以江浙鄉貢會試京

師登廷極二年乙科被 旨賜進士出身故事布衣入官散

階當二等主選吏以舉人亦起於布衣疑未去 上特命

古人與正六品階階勿用為例皆與對品階授承事郎慶元

路同知昌國州事昌國一海島耳民頑強不易治其尤無畏者

往往僻行剽掠於鉅海中若化外推公柔之以恩信俗為之變

長官有強橫自恣者公不與校而推誠以待之乃自屬風

海有三壘場司其事者皆轉運使之勢盛彼州民身服重程而

家無破蕩公語同寮曰吾屬受 天子命以牧此民可坐視

而弗之救乎乃亟為之陳理辭嚴義正上官蒙罷奪民賴以免

在官五年去之日如始至承德郎平江縣長洲縣戶長洲公

皆已地廣人稠賦務轉輸致租至四十餘萬石公於開決

起辦具有條理使傳往來無阻日亦廉價其勤從揚公身

無事未嘗輒出而親蒞莫敢通私苟會創行助使法凡民田百

詔令以三畝入官為受役者之助行中書省徵公專任長洲
之事既又連以華本上海兩縣無錫一州之事遂為公之號令
素學於長洲之民公以善言無敢為說者所得官歷曰旬
日而事畢華去上海之宰戶不結於有司而無錫多寡家大姓
皆長洲之公委而化導人皆悅從說術之弊既絕亦以腹回家
歸中人之家自是不病於役以陸夫人喪去官服闋還承德郎
湖州路馬經縣尹當民聚焚之妻王無子陸陰納一妻於外生
子未周歲王誘之來逐其妻而留其兒以嬰斯水沈之不死以
之乃能其事死兒餘骨已至官王厚賄妾之父母置鄰家兒以
為妾所生兒初不死公令至抱而乳之兒啼不絕抱亦不肯食
妾之父母辭窮遂賣乃呼鄰婦至庭下見兒親母孀入其懷乳
之即食王遂狀殺兒之辜人以為神明所誅陸氏因保有一女
二子而二子共殺其女獄久不決浙西憲司伊公挂稱之公於
片時間悉得其情而問有母兄實二子命以養其老公謂二子
所承有輕重合以首從論乃議以為首者當殺婦之罪為從者
見其死使養之當同如公言人稱明允安定胡先生葬何山寺
僧塚其墓而掩其地數十年來郡守之清強有風力者與之爭
皆莫能得公白于大府始還其舊而表樹為陸奉補大夫陸州
路陸州知州陸源依山為州民素淳朴而世降風移俗變
陸男女強悍後當別漸其約有貧其女至老死不捨者說其
則不嫁有得其婚者數母不祥者公下車即呼其苦老使以禮
訓告之閱三月而風俗與昔之事畢舉朱文公上世長樂源故
葉高養民所并子孫許子有司莫能直公呼蒙民折之以理不

金華黃先生文集 卷二十七

煩窮治而恭歸之慕好表者即能建祠令其家世守焉富民江
蘇山陽宗師張個女張為婦江陽客死張聞開數千里返其柩
以按前妻之子適之不以推而重固苦之日給脫粟二升使自
奉羹以食張不能堪子恐生心變乃與其弟共殺之陳其尸山
谷聞官府知之而利其財不問也公為入子而賊其底母人
遺賊矣可逆其謀乎乃發其墓而論如法陸朝列大夫平江路
吳江州知州吳江去公家僅數十里舊長洲也公總理裁決小
大庶務處之以公而行之以懲輕重記無聞急而嚴高程障障
亦不敢虐村落之闕不識有悍吏之呼罵應突也至於明要廉
以正官常設防閑以清吏弊厚積養以舒民力精勤勤以辨士
心有古隨吏之風焉人始而悍久而安終而愛且慕能去而又
思之也在
世祖時王文康公為當請鑄金史至
仁宗時李文忠公益又嘗請鑄宋史久未有成書
今天子至正三年始命首相總其事凡文學侍從之臣布在列
位並令入館分任主作其效官于四方及山林之遠遠咸加禮
訪俾預討論於是公自吳江入居宋史前局公恪恭其職雖
德不少休甫逾再拜而三史咸以次告成燕獨獨為格恭其職雖
乃有旨四品以下各進一官擢公莫實待制朝議大夫居無何
遂致仕先吳 朝廷為官擇人以公才長於治而數無何
州縣之事公以治行為一道嚴而察於憲府者四韓公議乘使
者庫按行屬州至編作漁程諱以密其政諱情于所試者小未
能盡展其經綸之益晚速盡際峻峭邁列入皆明公致仕通要

二七五

有大設施而公雖志廉退當髮未寢輒精銷錫獲游里閒再將十年而以壽終鍾紳先生及子足者其幾何人公氣悅充謂壽度既遠過事皆不苟平居衣服無華飾食無珍味而於親庭之養家廟之祭必致其豐隆無他玩好而獨耽於書手自校讎至老不倦吾推引後進來者必與均禮而誦詩講說之江浙江西鄉蘭聘公同考試者三主其文衡者四所取士後多知名為文務雅正不事浮薄有來謁者亦不派水應酬公以仁里自號養平又自號止齋有仁里遺業若千卷藏於家舉顯氏適年而卒顯氏累贈顯川郡夫人顯朱氏亦皆前卒時夫人執婦道沈謹有子男三人長旗南公敏仕澤為忠烈對河南府路同知陝州事次建寧路醫學正次城國子生女五人長適張恩誠早卒次適管運并使縣儒學教諭次適葉元英次適章祥次適同恩敬嘉興倉廩支納庶女二人一許嫁義美福一尚幼孫男八人德潤德淵德源德洵德溫德浚德滋德惟德調為國子學生餘皆業儒女四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公之歿也遺命建墓塋方在官下葬及城弗敗遠適月而葬焉與時人同絕或意穿之方甫畢塋適以秩滿受代而還舉職廉及乃舉公喪吳洪之狀逾清江走金華山中閉節於潛以作公碑始公入塋史筆滄海同故命道遺內報弗果赴建公者咸受賞得諱而歸澤乃起自休致取之太史瀟瀟開諱 本朝后妃勿臣傳等從諸公之後統號具草而竟未獲裁定上進渥之不敏愧公多矣安民以任不朽之號乎然以江浙之士與公為同年者十人獨備後義不傳辭也銘曰

皇仁在上豐水有范長之育之德之強任乃振其萃乃揚其英哀然前別豐於 天廷發遠退守官外服進也不至滿漸于陸軌道公歸隱居 帝旁蘭臺石室大啓秘藏後王推求故實而評 乙實考其得失功時所進述仙班上方春公公遠引年東門祖歲光著徽路八陸之崇 熙朝異數九原裝作一鑑未亡疏封銀錫嗣奉彝章碩德不敏汗青無日猶及銘公曰筆則筆

嘉議大夫蘇州路總督兼管內勳農軍糧古辦公神道碑公諱忽都達而字通愛柔出學古裡公嗣氏其先曰伯帖木兒母居雲中曾大父曰阿屯亦那漢以侍衛近臣受知 先朝爵及官而沒大父曰火塔揚州路泰興縣達營花亦當用公恩贈官封爵命父曰河散察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軍都尉追封雲中郡侯勅尚書侍親至江南回占籍於金陵後又徙湖北而上居於漣陽母蜀人馮氏宋某路提點刑獄立之孫女進封雲中郡夫人有子一人即公也公幼嘗最篤孝於親比長雅好儒術游學湖間從名師受經史而究其大美肄業成文成道於理情兼敦自以為莫及俗尚酒祀公義書之所房民家數有是禍公為驅逐禁止之一夕鬼見於其人曰公貴人我也不敢與之抗當舍此遠去自是其後遂歸閩者數年高廷社四年郡縣以公充職有司為湖廣無一五年會試京師及 上親筆選為廷試第 一 旨賜進士及第授承務郎秘書監著作郎奉 詔為香禮祠五藏書事 朝除湖廣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會安德竊職陞省官出兵討之公乘機制變密運籌畫當窮明信士崇為用事平以聞褒寵甚

濯樞奉制大夫江南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彈劾無所避風來為之二浙分按所至嚴而不苛人莫不感服除江浙行中書省左

金華黃先生文集 卷二十七

大中大夫濟南路總管舒法濬不行首為立變通之方公私咸便之歲早有稱願人以為公精使感乎所致未及三年權以

二十七

上香公才則多用而未究有子承考公發不亡千節其終國有

皇尊在奉祿大夫司徒陳公神道碑

泰定二年六月十八日銀青光祿大夫司徒陳公亮子京師

車財坊寓金權屠干城而之某所公嗣子連南三歲留裝之蘭

漢故君後二十有六年是為至十一年延祐元返極上其月

某日冀大事于蘭漆茶鄉茶山之原後以狀授酒保都錦神道

之碑被狀公麟辨姓陳氏自周封有虞之後於陳春秋時為堯

而得子孫以國為氏散處四方出有名人其居于溫莫詳所始

公曾祖錄景沈海德佛羅祖籍陳周黨好施喜周人之感刻意

教子期于有成子為府君謙自中舉于蘭澤揚氏因以家焉

宋季與伯况右丞相兼樞密使宜中俱以進士起家德祐元二

丞相當國我朝故宋之師逼臨安避丞相出降竟不出而

委益王廣王南遷及至海上知天命已去乃浮海之占城之遣

而設府君以大都督府行軍司馬提兵拒守分水關與大軍相

持十餘日食盡援絕軍帥欲降之不從朝服南向再拜而死五

子存者三人皆有於外家揚氏公其仲也

世祖皇帝以丞相不降而去遣使追之不及命物色其子弟在

江南者外氏遂以公兄弟歸于京師公天濟顯毅恭觀之年集

觀德言已如成人

世祖見其骨相厚厚異於常兒大奇之公亦念陳氏故率相家

不可不有樹立利害若無所不通以養善於學故 旨賜

裕宗皇帝於東宮於是

世祖皇帝方長遠取銅犀象公因得與居與游而時日月

之光華觀風雷之迅雷觀明益以開發至於騎射亦精其能

上深器其材而未及用

成宗皇帝以公 先朝舊臣尤加眷遇日待左右與聞謀議

國家統一函異惟上著最為西方強國諸威畏憚之

昔唐人與之通婚結好而日暮手戈未始休息今雖臣附已久

而竊統不時朝廷現為重地建宜政院以統治焉為邊人告變

上致命將出陣而觀其人詢於在廷無以易公持拜陳祿大夫

宣政使佩三珠虎符領土蕃宣副使以討之陸解之日賜以銀

印金剎使得便宜從事公受命 累朝舊恩以奇偉非常之功

自身慷慨激烈勇往直前土氣百倍乞予所指家復肅清疆其

謀數數十人盡定多含恩榮思加康復兒之地數隱召對賜上

講數次受讀甚至

武宗皇帝臨幸之始以公習於兩事命持 詔攝寧邊陲切

入乳境兩數千騎整眾而來公梓輿之遇與命從騎解鞍列坐

以重車如城郭左右指揮外示開暇談笑有次懷英殿前有

以防戴白帽揭於字前者公引弓一發中之遂驚駭去由是

諸部服公威名聞公至時騰躍不敢言叛矣入朝以功拜大司

徒進階銀青光祿大夫以宣政使兼攝使臣歷使司使士著

宣慰使如故仍推恩于三代曾賜賜中奉大夫秘書卿僕軍近

封永嘉郡公謚安惠祖贈資德大夫集賢學士上護軍追封永

嘉郡公謚恭德曾祖樹王氏妣漢氏追封永嘉郡夫人考司

馬府君贈銀青光祿大夫公從上柱國追封恩國公謚恭順

母楊氏封恩國太夫人公一則侍燕闈則陪處從妙選將室

開府設爵門生故吏多致通顯... 仁宗皇帝以重熙累洽之餘... 公判刑其間推賢讓能多所薦引...

英宗皇帝奮乾剛以御群下... 天順為震威嚴所全... 人相失莫知其所在... 之思久而彌切...

而弗能得聞于朝為降... 皇太后及諸王大臣... 臣謹將以歸一時... 日思婦里公之兄...

而終延祐五年三月也... 驛馬四匹... 別判詞巨高... 文設十泉帶三十...

夫行而遠不起享年五十... 某夫一人即達工於雷... 上三... 宣政院使...

今上皇帝嘗命題欽安... 被嘉獎當奉... 有子矣公兄... 會通政院... 家庭之同... 享有其報...

願丸球公克生相門... 願買服勤惟... 奢庸西人弗... 假以便宜... 既致遊地... 如莫出奇...

則多聲... 帝旁從容... 上服用公... 之原有封... 慶詩刻此...

特進上卿... 江准荆襄... 宣統第三... 子張公德... 實請命于... 于封樹故...

公諱文冰... 適別號紫... 世品信州... 唐甸曾大...

諱如愚大父諱英失齊業簡而不仕父諱希賢宋末舉進士未第而德祐文八

皇朝特授昭文館大學士中未大夫楊氏封江夏縣夫人兄弟四人長文

次文源次文濟公最幼生而開英英登州歲就學讀書日記數千言不喜尚世俗終筆

之謂一日漢高四望忽若有省慨然起宋仙之興年十六舉進

於龍虎山之崇真院初開府歲同三司上御限公入觀世祖皇帝肇五玄教命為大宗師

莊崇真宮以居之公素清慎博雅為開府公所賞識大德四年始至京師與大宗師特

進上拜吳公同待開府公左右日相切磨而學益以進八年開

元道文德中上命遣公撫視諸道流於大江之南北仁宗皇帝在儲官開公賢有造而其法又多書

稱延召見命獨仕本官承應法師有司歲給東馬鹿從往來兩京出入禁衛無

間奏對率皆稱旨甚敬謹焉仁宗正位宸極皇慶元年首降制特授元成文正中和真

人江准前集等處道長都提點賜以銀印親執三品天語

嚳嘉恩愈隆辱非常典也延祐元年公父安拜昭文之命兄文

而特授其階中政院判官五年奉旨代祀龍虎三第開皇三山竣事志以祭供金總分給各官勤秋毫無所私上清

公為之記既又度地築宮於龍虎山北一里得請於上賜額元成觀國文敏公為祭其高榜曰勅賜元成之宮云

寧近臣拾得驪圖公符傳旨俾公以特水渡淮之是夕爾然翌日適當元旦即命設醮焚香真符高宮河出重書賜元成

宮為大護持今上皇帝以公累朝宿德純特元統二年親臨

作元成宮三大字以賜焉至正六年共公乘化而將以開府公治命屬公嗣領教事中西書賢同奉旨代特遇上湖玄教

大宗師元成文正中和誦進大員人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

知集賢院道教學士書讀持履以先朝所賜開府公玉印寶劍他思教皆知舊制公既登教席一節精白以佐清靜無為

之治綜理庶務恭遵前代規條咸安之九年春成感微恙飲食起居不異常時祝養稱病成之事未嘗違廢二月十四日乙亥

呼弟子畢集于前語之曰吾留京師五十年年荷聖朝眷

遇之隆嗚呼宗教承嗣之重未知所以報稱今大期已至當與汝曹永訣其尚勉稱遜語報公德陰回宗門教位四傳至汝吾

可無身後之虞矣十七日戌寅晨起盥手焚香整衣端坐嚳然

而逝逝壽七十有三十日戌寅晨起盥手焚香整衣端坐嚳然

山之某仙童弟子薛楚鳳上管輅請起求應獻辭于有真王景平蔡仲哲彭堯臣蔡名中董載靜丁迪吉董守定王用有

徐守勤虛一宰劉若冲等若千人為元成官者張洪壁晚素成

等若千人公性介深不妄取與人為元成官者張洪壁晚素成

之旨又嘗受河圖於隱者有若人未親之秘而於皇極經世之說亦瞭然胸臆聞所至名山洞府以窮探秘討以廣見聞道法

齋科恭如考訂折衷下至醫藥一策莫不精究其術一時賢士

大夫館閣名流皆與為外交公風標偉偉談辭絕人其語國
家之因革廢置古今之成敗得失與中原故老之遺言逆事歷
歷如指諸掌或有可畏必親問焉蓋狀之可見者如此其陰勿
惑行固非人可及知者矣播之生也與公歲月同而派先一
日殞後死竟行差落尚能發揚萬一乎汗顏觀事存其梗際
五兩銘曰

顯顯開府

世皇外臣俾至顯其從如雲隨履夏公鑿掘丘塚以時而至
祥麟一節避觀道夕默贊化機古哉 仁廟格于宮祇民踰
濟城物不旋腐既馳走寔直其餘事洵揚 制策凌波仙班
出階廷幸入侍燕閒靡事 累朝速

今天子人惟求舊游加優禮焉然坤山神明別都昭回家被百
靈森扶傳次所踰

天子有昭異以文附冠于師號貴先九列祭亞三司時有父隸
道無成願望世淵源超然高舉金支翠旗上昇 帝呵
之靈機龜仙壇冥游慈止孔位且安承之有人永世無教獲薦
石章用表玄宅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勅賜康里氏先坐碑

康里氏三葉疏王封者六人踐相位者四人咸有石章以記勳
德而其坐殿在京城和義門之外者顯未有以表于封樹至正
八年冬十一月十有二日 皇帝御明仁殿中書宰臣用今
大司農達世帖睦爾之請以聞詔臣某為之銘以達世帖睦爾
素善書有旨就令書丹列初平章政事後中書省事姚庸表其
頌以賜焉臣潛忖以非才侍罪太史氏職在論撰不敢控辭康
里古而卑國也表

太祖皇帝親征而略其地其國之近衛有二孫子曰曲律曰牙
牙其母古麻里氏賢而有識以二子真褚中負以靈馳而未朝
則

太祖已賓天乃以二子啟於
太宗曰此吾國之通胤也不可為人所得而辱於奴隸敢以來
歸重亡日為天子使 上隣而撫育之暨

憲宗御極二子既長召入宿衛領首實亦速尼德俄宋母迎康
里而復未值

憲宗陟方諸將皆北還二子獨後禱于神祠若有稱好者再聞
而知為吉兆比至家則二子亦至矣

世祖皇帝入正大統嘗其勞績給以土田人戶得居興和天城
之大羅鎮母後以牙牙子貴追封雲中郡夫人牙牙贈宣忠明
德開治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達封雲中王諡 配忽
都台氏封祁國夫人繼桓答氏封康國太夫人丞相順寧忠烈

王阿沙不化丞相和寧忠獻王亦納脫脫皆雲中 王之子丞相黃文忠王鐵木兒達謙則和寧忠獻王之子也順寧忠烈王年十四侍

世祖以古對謀明特見親幸令門者勿納以試之遂由水竇而入 上嘉其志乃命聽其出入無禁嘗早朝露未晞洗行而前 上望見尤歎異馬使掌門衛以察非常久之以西手千戶領音密赤從

成宗北征與海都戰數有功入為大宗正府也可札魯忽赤浙西安民未清張瑄以海運取贖官有罪抵死王奉 旨簿錄其家一無所私詔賜王宅一區鈔萬五千錠命羔兩兵馬指揮司達魯花赤孫執不作筆下高者

武宗即 皇帝位拜中書平章政事軍國大事並聽裁法身加特進太尉依前平章政事有盜內府金者王退朝遇與之遇將其舍搜失措結之累得黃金五十兩白金百兩 上命以金賜王而誅盜王辭曰盜誠當誅金非臣所宜得請入金贖盜罪上為貸其死有 旨出內府鈔十五萬緡賞賚賜者王力持不可訖弗予一日入侍於五花殿親 上玉色而進酒滋味甚

冰敬之戒 上嘉其忠忱命進酒王曰 陛下既納臣言而復以酒進是臣言不足取信也 上為罷酒進中書右丞相行御史大夫尋復為平章政事加錄軍國重事兼廣武康里衛

親軍都指揮使封康國公遷知樞密院事皇年四十有七賜純誠一德正憲保大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中書右丞相進封順寧王謚忠烈配蓬海府氏進封順寧王夫人索羅真氏別哥倫氏並封順寧王太夫人和寧忠獻王少從其

兄幹亮登獵於燕南幹亮獲鹿獻所獲 世祖皇帝見其骨氣沈雄共履莊重即命入宿衛暨 武宗無軍朔方王在行間與諸將大敗海都軍于拉海手斬士之首連背解以獻

武宗壯之共之始交也 武宗欲策馬出戰王執其臂力諫 上怒揮鞭撲其手不

退 上不得已而後止與諸將染兒答哈諾及之朵兒答哈諾曰太子在軍中如身有盾如衣有領腹有不虞朕安所附朕脫之進諫可謂忠矣 上深然之 武宗大漸丞相管割哈孫答刺學稱疾固直感中王適以使者至京師乃解脫告

武宗以國恤且勸進安西王乘間入朝窺伺 神語既而 仁宗奉 太母至自豫孟忠烈謀知毒黨謀偽質于款節而 舉事亟白于 仁宗先二日而發內難悉平

武宗聞 太母朝所宜立於陰陽家遣王還察事機時 太母以 武宗遲遲不至已命忠烈往通奈室諾王貴戚元勳推戴之誠 忠烈至野馬川 上見之甚喜行次旺 台察而王繼至遂使 宗臨與之共飲聞王致 太母及 仁宗之語乃大感悟釋然無恨遂報 仁宗即日命駕奉迎于上都 武宗皇帝正位察罕 太母為皇太后立

除權臣尚書遂參議中書尚書禮部尚書侍郎御史未行留為查章
 閣侍書學士徐大猷等守邊同知樞密院事 上既總攬權
 閣用殿為中書右丞相王為右丞以與新廣政科舉之際也
 王在泰優府爭之不得說不與其妻同產英力為 上言前
 代科舉得人之盛承復行焉金山大墜上遣王及和樞密院察
 家奴備鈔一千萬緡承家業各二萬匹王周給之王被命却行
 錄職承無兩擇拜中書平章政事每入直 上為御史文閣
 詢以治道往往至夜分乃退上親問節節王言熙寧廣政宜均
 惠于下 詔賜民明年回租之半歸社地寒不宜稼歲凶則
 不告病兩濟開廣政額累增而課愈虧王請減賦十萬引以紓
 在戶之力中政近臣謀發著船規取息王言與商賈爭利怨達
 吏得以窺中國事遂已日本海商百餘人遇風漂入高麗表請
 送入其人於有司以為故王以為
 天子一視同仁四方皆赤子豈可乘人之隙以為別宜實其
 還 上從之日本果上表稱謝無阿日本有信告其國遣人
 至京師刺探國事王曰刺探者在敵國固有之今六合一家何
 以刺探為果有其人正可令觀中國之虛實告其國人使知
 蓋勞說稱欺曰真天朝幸相之言也拜御史大夫務以靜重持
 大體不為苛峭以立威威遠近 咸大拜御史大夫務以靜重持
 獨籍其事等 祖宗聖訓父子罪不相及除除其罪
 從之遂著為令親見集於舊下集 咸賦罰鈔銀米萬石即止
 寺僧為禱以哺之所活不可數計居歲餘復為平章政事遜位
 次於端拱 大駕時延留鎖大都舊法細民羅於官倉出印

恭明論之者其直斗三百文謂之紅船米賊等而給之蓋三月
 止者其直斗五百文謂之般糶米家民貧夫得買其糶為利
 王請別糶米二十萬石道官坐市許試人持五十文即得米一
 升糶弊遂絕民蒙其惠乞解政柄不允拜錄軍國軍中書左
 丞相領領廷事王入則告 上以帝王之道比則正紀綱
 法度察立內外通調之制朝臣外捕奸邪陛辭 上親臨送
 貴以成政即忠賢能吏亦次舉賢散分海清米四十萬石置
 河諸倉以備凶荒此是 朝廷忠信備極厚實事舉升物使
 與齊民均受役于官柄國者右之法遂中變王奏復其舊遂登
 故老俾預大議旁求遠遜待以不次之禮似孔子後嗣嚴著秩
 二品歲一再謝國庫求遺諸生而授勳之使士咸知勸王天性
 直學術正大朝裁庶務片言立決重輕子家各適其宜 上
 嘗問為治何先王對曰莫先於法 祖宗上因釋王文純為
 奇才而有不同時之歎王前奏曰
 母祖皇帝行仁義而文純輔以功利此所以為 聖宗
 母祖之罪人也使文純生於今輔實遠之何足關 聖宗
 乎蓋王於書無不讀尤喜聞儒先性理之說而明於義之辨相
 業之隆實基於此從幸上京遂入政事堂甫一日展得危疾
 上命近臣扶名醫押至疾已不可為以至正七年九月十八日
 薨享年四十有六葬以其月二十六日 上命有司謹其葬
 仍給神鈔二十五萬緡 兩宮皇后及太子致賻有差階至
 聞帝後同三司勳至上柱國張瑄為首皆赤子致賻有差階至
 宣忠幹聲息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留守司武備太
 監院廣惠司寺僧寺宰贈開誠清美同德頭衛功臣大師中書

右丞陪隨勳皆如故追封異等王諡文忠配曲出氏直封異等
 王夫人執政大臣言相位不可以虛上曰繼木兒達識有
 兼人之才後拜為總朕當徐思之金山孔尼別使者入見
 上願謂知樞密院阿吉刺曰繼木兒達識賢過昔與朕意合
 所人豈何復得哉因悅首大喜不已按康里氏世諸皇中王之
 配那國夫人生四子曰序刺舍兒曰和者吉刺推忠堂力保德
 佐運秉義功臣太保爾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榮王諡忠武
 曰不別達授甘肅右丞王也忠烈子男二長海亦兒順寧府正
 女二子別忠烈忠獻兩王也忠烈子男二長海亦兒順寧府正
 警花赤次伯嘉納前尹京時平反海國賊誣為盜者兩活一百
 十六人累遷中政院使女一也里八思密失施上都女馬都信
 揮使亦思馬因封雲中郡君男一託和直女二忠獻子男九
 長勳都仁廣都總管府達魯花赤贈禮部尚書次即莫寧文忠
 王次至樞密院以辛向知樞密院事次達世結睦通嘗以平章
 政事行省省行視忠獻所浚城使河而治治之父老多忠獻
 之遺民無不感泣入為大司農拜銀青榮祿大夫湖廣等處行
 中書省平章政事次哈答不花次河陽守次汪家問同食寶政
 院事女一長哈達魯都魯通衛王闊博次帖木倫通侍衛即不
 花次亦老塞道集賢文學士兼內史重國公怯烈該次伯忽魯
 魯通大宗正府也可札魯忽赤草思丹朵兒只次乞刺次伯忽魯
 諸王慶子次脫脫倫通中書刑部侍郎保孫脫脫倫卒次保通
 繼之次不魯罕忽里罕卒蓋忠獻九子惟文忠及湖廣行省平
 章政事劉國太夫人出也孫男十女七文忠之男二長授都兒

嚴頌苦實赤次天保似女三長別約介通中政院判官三開次
 完者提斤適衛王子吉刺失八次約介王樞密院吐吐者之男一
 細那女達世結睦之男一完白刺失理女一托重脫烈之
 男一長高安次哈達帖木兒之男二長萬次赤女汪家問
 之男一博羅帖木兒曾孫男一被都兒之男二長秀魯仁
 廣都總管府達魯花赤次完者帖木兒海口之男二結衛聖等
 指揮使始忠獻嘗建書院于順寧宣于官家莊之別墅賜額景
 賢後即其中為忠獻文忠兩祠堂泰秋有董英亮運先師廟而
 食高忠烈忠獻兩王異母之子孫惟忠忠武之子孫不繼
 八思提別不花伯撒里為最顯燕不濟卒官通陽行省平章政
 事太保與國公贈推誠效節佐運胡亮功臣太師爾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追封與寧王諡忠義燕八思提大同襄別不花類北
 行省平章波渾伯撒里由御史大夫累遷江浙行省左丞相繼
 皆至大官莫得而辨紀也臣潘欽惟
 太祖皇帝肇基朔漢
 世祖皇帝統一方夏講天率土共推 帝臣然出其間而肅
 國家之重任者固非一族有若康里氏之先老母弱子不絕如
 綫 祖宗所以長育成就之未易以筆舌擬諸形容獨取其
 偏於一門三相豐功茂烈未易以筆舌擬諸形容獨取其
 關於一宗社之安危民生之休戚者序以而顯爵之乃若今
 大同業之尊君親上切實樂善為民慈惠保休前人殊博祖
 方與未改舊章不一書是在後之秉史筆者謹曰
 山川出雲膚寸之雲絲絲瓜瓜之天實培之術康里氏家賢賢母
 保其遺孤克開厥後有稱之道輝燦而昌輝燦矣策四回六王

相讓之傳由忠烈始惟王忠獻厥績偉備被堅執銳出從撫軍
保王璠獨入侍殿家情靡伯仲殿柱左右奔走故先獻壽可否
陽九之厄獨有危殆心靡止脫就左右奔走故先獻壽可否
明始終先不倖於日懼以忠獻駭駭駭駭風飄雲湧矣日以深
大驚厥併德音布覆九廟俾安三宮悅豫
天子有命忠獻其清乃低鼓輔以東國成百履惟貞六服承德
辱有一夫不檢其澤

帝嗾南服張保贊克勤小物靡有遺道乘其忠貞夷險一節
高胡令終休有餘烈積慶爾社邦十文忠世濟其美矣時書著
納書金匱後經履履究其弟賈王殿勳咨訪故老延登逸民
實能授任內外惟均懷柔遠人務全國體成行惠孚無間遠近
垂紳正笏泰山四維天胡弗惹 當今與思大事之書願有
顯爵法臣奉 詔表此幽勞

翰林學士承旨致仕脫脫公先蓋碑
國朝之制官登七品始指恩於二親位極一品乃追崇于二代
親夫世數之遠而品級之崇卑則前人積累之功有可得而徵
者矣傳所謂德厚者其流光德薄者其流卑証不信哉重紀至
元之五年癸卯有 制翰林學士承旨脫脫公祖而告曰
贈仲峯大夫江湖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進封范陽縣
公曾祖母哈敦進封范陽郡夫人祖吾鄉兒贈資善大夫江西
平定州中書省右丞上護軍進封范陽縣公祖母夾谷氏進封
范陽縣夫人父致仕忠顯授尉平江路吳縣進督沈亦帖古送
祀龍禁樞大夫河南江外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進封
冀國公母李氏以氏氏俱進封冀國夫人煌煌命書下飾泉

君賜弗窮至正十年夏四月
天子生與聖殿便殿翰林學士承旨伯剌八剌兒日拜拜
以爲言得 旨命翰林侍講學士承旨爲之銘宣徽使臣拜
旦八書其文其辭而翰林學士臣期頤其類何劉聖臣謹按脫
脫公素出蒙古而吉台氏世居范陽金季中原微擾先世兩
鄰公皆歸述弗離而能以善及人有其被其惠而不自知者
休委社稷於異國仕 皇朝歷官平章政事積吳四縣達魯花
赤官職所履政業爲然而未足以展其素履已試之效特奉山
之靈芒耳是以脫脫公起而承之由昇縣達魯花赤爲大勳路
兵馬都指揮使擢大中正府郎中出爲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右
右司郎中累遷潭州路達魯花赤亦即武勝縣管召拜吏部尚書
尋由治書侍御史升侍御史進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事出爲朕
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大夫召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備
國史直學翰林學士院大學士其在中書則入銜經筵其在翰林
則經筵三史傳業見之 隆禮遇甚優至正元年告老新闢以
密院等提調屯田事沈年以疾固辭乃復以翰林學士承旨致
仕仍舊階榮祿大夫而食其祿遂達爾民總李氏俱封冀國
夫人子男一人女一人適慮便泰不花之子阿納實理其范
陽縣其原三出大墓所在也蓋沐有本水必有源本深則
末茂源長則流遠蓋慶所鍾爲生顯人爲時名碑爲 國
者豈非富也久而發也不亟故其所成說昭昭短祿自者以不
揮者歎曰頭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頌也釋之者以爲

君賜弗窮至正十年夏四月
天子生與聖殿便殿翰林學士承旨伯剌八剌兒日拜拜
以爲言得 旨命翰林侍講學士承旨爲之銘宣徽使臣拜
旦八書其文其辭而翰林學士臣期頤其類何劉聖臣謹按脫
脫公素出蒙古而吉台氏世居范陽金季中原微擾先世兩
鄰公皆歸述弗離而能以善及人有其被其惠而不自知者
休委社稷於異國仕 皇朝歷官平章政事積吳四縣達魯花
赤官職所履政業爲然而未足以展其素履已試之效特奉山
之靈芒耳是以脫脫公起而承之由昇縣達魯花赤爲大勳路
兵馬都指揮使擢大中正府郎中出爲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右
右司郎中累遷潭州路達魯花赤亦即武勝縣管召拜吏部尚書
尋由治書侍御史升侍御史進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事出爲朕
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大夫召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備
國史直學翰林學士院大學士其在中書則入銜經筵其在翰林
則經筵三史傳業見之 隆禮遇甚優至正元年告老新闢以
密院等提調屯田事沈年以疾固辭乃復以翰林學士承旨致
仕仍舊階榮祿大夫而食其祿遂達爾民總李氏俱封冀國
夫人子男一人女一人適慮便泰不花之子阿納實理其范
陽縣其原三出大墓所在也蓋沐有本水必有源本深則
末茂源長則流遠蓋慶所鍾爲生顯人爲時名碑爲 國
者豈非富也久而發也不亟故其所成說昭昭短祿自者以不
揮者歎曰頭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頌也釋之者以爲

身比委請自若名於下也廣其竊取斯載情述此脫公應官之
詳使投人知天龍之所加其來有自銘
實之大者其聲必宏聲也有時乃震以轟荷兩郡公生于季由
歲餘餘錫百不一試有博異國達時之昌志局于位所施未充
乃東僑願以材自奮滿于陸擒捕而進踐敵中外駿望日彰
有命自天貢于幽燕時之既至匪亞匪徐使臣奉
詔推原本始搭諸頌歌揚輝千祀

答孫乃靈以先聲碑

異時乃靈在諸部中最為區強有別號答孫者子孫因以為氏
是為答孫乃靈其先由由出據者乃靈部主太陽可汗之弟也
有子三人伯仲皆壯其名季曰傲温城
太祖皇帝受命龍興曲出孫三其所部傲温率契丹契丹以女
妻之是為太夫人耶律氏以歲乙丑生隨講等處征鎮萬戶抄
恩公止倍似草青紀故莫詳其月日契丹城而傲温亦卒公
年甫十有二耶律夫人與孔母徒災負之以避難查伏育行備
願其勞道過河水乳母先下探其深淺及背而逐載有駝車之
板自上流泛泛而采乃取而坐公于上乳母引其前耶律夫人
攜其後以濟遂采婦子

太祖三皇后得旨留侍左右

太宗時公年二十有五始出於軍

睿宗以皇弟帥師破代石二州公先登有功及厲門之巖與幽
人相拒於泉上公為前鋒汝河馬陷失利以靴大披足而出倉
黃跪走錢為所獲翌日整兵復戰大敗之乃下令軍中皆改製

大靴不如令者必繩以法公每出戰以長槍一主擊刺短槍一
代頂揮矢短兵接刺手舞二劍奮擊而前所向風靡歲壬辰徒
睿宗大破金兵於釣洲三峯山盡其虜人自是不得復能軍
睿宗表其功于

太宗賜以湯陰縣黃招撫等一百十七戶公曰民無罪也九
不食乃更賜以宅有罪者魏復臣等三人及其妻孥五十餘口
大名城中宅一區黃金飾具帶酒壺玉盃各一仍命世領湯陰
之戶取其差稅以供上京有旨遣忽都魯雷之與公

三人並以奉衛為萬戶發而京大名真定河間等諸州郡軍四
千六十餘人占籍征行每千人領以官一員及鎮守通州招集
人戶仍以忽都魯兼本州達魯花赤又以保定府行唐縣歸
交總押劉之丁酉七月也後移鎮穎州進攻安貞破將殺以漢
賜大名戊申正月十八日卒于賜第之正發年四十有四夫人

張氏康里氏張夫人代州石門良家子年十五避兵與父母相
失公得之以進于三皇后賜名啞埋察其秀慧遂以妻公
且諭之曰此女必能成家也無子育養于教化的為己子早
字教化的生拜的迷失亦卒而康里夫人以己丑春正月六日

生台州路達魯花赤赤別因公自撰稱時嘗三皇后所張
夫人欽曰吾夫有功於國而吾無子誰當繼其職者幸別因
在道里錄逸吾何憚焉乃具金帛車馬身自往迎之六年之
間凡三往返且因近侍以請乃稱旨而携公以歸於是康

里夫人卒也父張夫人每則會數而已公之深自飭厲至子有
蓋耻成人知難難成人否則會數而已公之深自飭厲至子有
立者張夫人之教也張夫人生於乙亥八月二十八日以至元

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卒年七十是

憲宗在

制制嚴軍放開州命公受

出州居海州甲寅自黑水求 禮運以公為副萬戶與留乞

著給納論征鎮鎮軍軍受公特 運納論公等守邊勿擾軍機

出祖即皇帝位有旨諭閣乞忙 燕觀公言議約東至是委任

與公赴行在忙古關開鎮州十 出祖密初相士滿出千後州

壯士問相士何如對曰其人 日降金將命為高讓二州

議公事累遷陳州唐州信陽府 俗之美因家為遷常德路總

府建營花赤奔州台州兩路 軍官自武庫將軍五轉至昭

土地多荒有虎夜食民生民 洪中以政疏荒恩乳肉不飽

酒為公善居民大悅自是二 朱夷將出獵左右以多虎

右問故公笑曰吾有以也遂 獲獲虎虎搏槽槽地而吼人

上愕然曰

上愕然曰

上愕然曰

上愕然曰

上愕然曰

上愕然曰

上愕然曰

上愕然曰

上愕然曰

上愕然曰

上愕然曰

上愕然曰

上愕然曰

上愕然曰

上愕然曰

上愕然曰

上愕然曰

上愕然曰

上愕然曰

上愕然曰

上愕然曰

上愕然曰

上愕然曰

上愕然曰

上愕然曰

傍虎射之中其虎虎立對左右視見父虎時剖而視之矢正

實其心或以為神射公在常德新州人李明秀同知府事見公

第三子燕真不花體魁梧善騎射有父風請秀以其女事見公

之脫而明秀以公事行境內且將歸視其家邀燕真不花俱行

公密語之曰兩人新附未可恃也魏魯當自為計明秀至家召

說成故舊幽燕燕真不花察其有反謀而不敢言至燕魯酒

秀出二紅巾一以與燕真不花一以與其女二人陽笑之而退

夜二鼓伺其寐皆就極燕真不花謂其奴曰可以去矣乃共取

鞍馬弓矢竊其關而遁四鼓後追若至燕真不花與其奴疾馳

各尋月後向而不獲追若稱報明至府白其事發兵討之不

下公請自往招之明秀見公驩躍不敵備公請以自斬明秀

奪服公之誠迷與公俱來公以問于 朝而謀之餘黨皆平

公之官池州也道出穎上穎近荆山野寒時出雲孫民關公臣

迎候以告公曰吾嘗射虎未嘗射公也始試射之眾隨公行十

餘里見公在田鳴鏡逐之驚出公橫馬射之眾咸刺槍八

里乃覺眾共分其肉凡三百餘斤以百斤為獻公不取燕魯

花夜侍傍公今度曲歌其事大德某年公始至台州未久遂以

老疾辭歸安豐至大二年六月十一日卒年八十一公之至孝出

於天性蓋北街樹樓樓榭無不備矣歸之燕魯則刻木為指不

封不樹飲酒食肉無所禁見新月即揮服追公居張夫人之喪

始悉用中國禮踰年乃從吉公平生節儉存養極於衣食之

餘盡以買田園馬牛粟具大南安豐陳頌之田幾二萬畝家禮

數百人踰休之日輒謀其耕作子孫孫焉夫人梁氏大德黃

族自為康子時好編釋氏書尤莊嚴捷五沙之外明見地上遺

針坐於丁酉二月二日以天曆二年十月十日卒年九十有四
報夫人生子男四以長不花奉訓大夫金簡南廣而道廣政原
訪同康寧康亦而寬簡人罕見其喜冠前公卒次量加解一
名文圭為堂而尚志卒贈水事郎秘書監著作佐郎次即無異
不花亦簡卒次廷壽彰德等處長官司達魯花赤已卒女三人
長適中奉大夫折東道宣慰使阿哈八失次適輝州達魯花赤
答失蠻次適芳脫屯田萬戶鐵府辰子男一人羅落解女一人
皆居幼而早卒孫男七人長阿馬赤劉德壽慶長官司達魯花
赤次脫脫與薛縣達魯花赤已本次諸物亦本次李爾漢用公
廢為寧國路宣慰使薛縣達魯花赤次奉天順三年進士今增州
判官次守禮奉定四年進士今武州達魯花赤次完格津東道
宣慰使同奉差女八人長厚卒次適真州判官張行簡次適威
州縣注簡安達達次三人皆適名族次適其賢待講學士中
奉大夫華國子祭酒前進士趙顯順次適唐兀廉楚仙曾孫男
若干人長脫回察圖察主簿次火作赤次與權至正二年進士
今秘書監管勾察納幼女若干人玄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初
耶律夫人反抄恩公張夫人俱葬大名而別因公以其子之
年九月三日葬於梁扶溝縣郭西南之阜原梁夫人之卒也字
蘭溪既卒權孺子扶溝先墓之次遂歸於葬人曰先也葬大
名者八十三年其葬不如禮奈何咸曰烏達於此乎李爾漢
以為然乃自大名奉遷三喪以天曆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改葬
于扶溝與別因公同兆城梁夫人村為其易服而歎也見抄
原公之骨極大左臂自肩達于指節連指骨如玉握之際
有大風捲沙自北來至梁而散亦異矣李爾漢持樹碑以表于

墓隱已磐石而未及刻後二十年乃使其子與權奉廟集其之
狀屬謂以銘於石而後刻之誠感也其本支幾無類矣耶律夫人
榮榮然孫子歷蹤險險以全其後可堪也己隨頭府君老翁身
戎行披胃鋒健備門三拳功伐特隆方將大其門而奇齡希亦
權備也官止於 郡而不大顯相士之言信矣向張夫人之
力何以自致於此乎父子之猶勇兼人克有勳業婦始之貞烈
尚義卒昌其家可無傳於後耶語謂司馬子長所記多奇節
偉行非常可善之切惟夫雜文善其其說是以後之評者為之
奇偉非常可喜之事牽力之宏肆斷斷亦足以稱之非酒所能
加損也謹備著之以為序而為銘以系焉銘曰
草昧之初群雄並馳既與而外族扶義持符答祿氏歸縉陸緒
符絕而續由兩賢母匪母獨爾惟天祐之保其遺胤際于昌期
委贖輸忠先登買勇以敗為勝不難不據匪賊大敵必畏其夫
征行顯成靡有定居名城垂被將星遷履屢傳龜龜述權謹
父則有子君實知臣試以劉務得贈留也載時其庸授以民社
兵衛盡開農柝于野散人跳梁呼之來前爾其沈深餘黨然
惡敵摧殘民富物發無不中若貫珠珠時逾三紀七割都符
父淹外服泣懸其車寓田園其樂也擗擊力未可五何不取
積發所鍾子孫振振接踵備科易武以文退食安吟鳴珂貞組
視此石章無念爾相

夫出數之異等級之殊而其積累之薄厚可得而徵焉夫定元
 年冬濟南高公以道中大夫領江路總管致仕品第三有司據
 典故以開敘 旨追贈二代管守其德厚流先者矣按高氏
 世居棧州無棣縣之辛禮村因開其地蓋其先出於齊公子
 馮以名焉曰馮謙遠系緒莫詳今所居則猶故齊地也公之
 曾祖中大夫同知萊陽總管府事騎都尉進封南江郡伯祖妣
 李氏南海郡君考曰宣武將軍管軍統領孫璠今贈亞中大夫
 其贈總管府事都尉進封渤海郡侯妣趙氏王氏並勅海郡夫
 人由盛山府君而下三出俱有仕商于高氏之少以材推擇為
 慶垂社稷子孫入公實承之也公名仁宇高之少以材推擇為
 使會天兵南伐悉拍討司提按察贖贖戶府知事辟湖廣行
 中書省掾從征安南討西江群孽有勞受命丞相順德忠獻王
 因勞以入 觀既丞相改設江浙江中書省又 英以為
 檢校官尋遷左右司都事時同僚多以酒權趨英之利自行
 問其事者以公屬獨清之掾更見識放則上擢中書工部主事
 徵復入江浙行中書省為左右司員外郎除江西行中書省理
 問官治棠山鎮嶽之病民者捕寧都土豪之亡命者與刑去害
 益用尤著廷議以公踐駭濫久將囑其民備擬吳江州知州下
 車未幾於簡役均田里無事力大飭三皇孔子廟去之日州人
 相與立石以紀遺愛簡使者以嚴開校蓋與諸管府治中時
 列郡坊作祠奉帝師凡冗材用名匠備一出於汲力公獨論浮
 屠氏之精於白雲宗者俾任其役官無一粟之耗民無半餉之
 勞而祠事以備都使者復以是聞先是公教未省撥行勞近郡

以丹陽金壇故有公田虛額請差闕之而取他羨田補其入又
 以於江東鄉水利公履田不宜稱請去故所賦米而兩土產穀
 粟代其輸事皆施行兩郡之人莫不使之年甫七十即乞謝事
 不俟報而歸吳門別業居焉至是遂休致之請應道錫之命而
 公之真揚氏贈渤海郡夫人劉氏封渤海郡夫人公慶奉
 制書來豫明發展有墓下祭告如禮退自惟念宜有以昭
 上恩紀世德乃俾來徵銘潛聞古之為銘者必斟酌死生之義
 而自著其名所以示後世法也謹叙次高氏之世家遂爵
 公之志行官業而銘以顯之銘曰
 顯顯高氏齊文之昭代祀則雖守其祀不有厚德孰復乎
 緝職三葉顯于膺仕胡卒不獲不蒙以茲儲殿義方嗣人之承
 展也嗣人是繼是似服勳中外時論而紀乃濟其美乃揚其名
 同有失墜以荷寵靈謹啟
 天書下賈玄宅發其幽潛昭融煇赫幸禮之原樂然豐碑而
 銘諸以代冊葬百世之下視此遺刻雖孝維忠水胤無極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觀公名位之建則積善之慶為可知觀於行治之備則長方之

數為可見况用家職而備善之公有三人一長曰惟德國學生

防曰順於女三人皆在塗其備善盛大夫父則更宜有是善不

書者銘曰 王氏之先自遼東徐達與運克有伐切未居子燕蟬壁夾業

踐敦中外珪重祖德志局子位朕施未艾委祉後人五世而昌

煌煌章章魁鳳文坦軒筆禁從窳封非土惟神在哉被服靈嘉

假茲靈靈大啓厥寧文臣作頌庸修

上機勸諸聖聖服示無極

藍田王 氏先坐碑

藍田王公以奉政大夫食浙東海右道南政廉訪司事分按

之道而通其大意陝西行省尉孫樞為父次授劉陽尹為政

賦翰卒未嘗樂籍擇江南諸道行御史憲監御史末上而

卒今累贈其官權訪公名或守地皆知與樞兒戲大文見其頭

角蔚然不類常與指以語人曰吾宗者必此兒也公既長克

自樹立由徵貢入仕歷而南兩之監察御史入為大宗正府負

外郎拜監察御史出食四川廉訪司事公性剛方操履端嚴

嘗謂 朝廷寄耳目於內外監察官吾終不效空聽慶明以

尚祿固位遇 事輒發無所回抗嘗奉使宣撫行部或誼公有所

駁奉使不察而寡問焉公不為屈應事梁俄俄大蛇出其冲

駁駁明日有 神降奉使前憑其像人跳談呼揭公而立曰公

謂之曰進恩報 上忠也退不忘所由生孝也可謂精白一

心為行君子者矣初公當授父廢推以與仲弟或謂都我使成

亦能力學而承其家公有子惟吉今為國子高孝生蓋其世次

可見者如此昔韓魏公訪得五世祖然於涇州博野之蓋吾鄉

一新其封植而為文以記曰謹家陳而不忘乎先坐者孝之大

也子孫其志之迄今二百年韓氏子孫世守其遺言而不

廢廉訪公敬共祖訓而懷樓於五世祖之坐其能蓋孝與魏公

固無以異若夫 君以忠則其德業視魏公猶未文也活

不佞敢據公所言序而銘之公降刻諸樂石求者無忽為銘曰

顯顯王氏系出太原家于仕國商之藍田雖繼再世食茲樂土

懷材去之不問不庭尚何履君皮身而常傳子及孫陳今昌晉

懷材自奮後先踵武早惟街受知 聖主人方側耳朝陽

一鳴胡不整道不寒以曩承之有人靖恭正直退速不忘孝思

周撫師故故丘雲際木索律事有指焉云其遠有欲必從匪朝
伊夕來歸來崇嶺新封拉恩所加 國有典常 天日
著昭家成策備感備履省益謹其守式圖且宜大庇爾後

吳府君碑

泰定元年嘉興吳君德保以所居官品第七用著令得請千
朝匪贈其顯考府君承事郎溫州路同知瑞安州事仍封其母
陳氏妻陶氏皆宜人取明年葬祭用葬者以本官署五品歲於
是府君累贈陳氏夫人江浙書度行中書省理問所相副官榮
騎尉正封嘉興縣男陳宜人陶宜人並累封嘉興縣男孫保保
奉 命書蒸肅以告已事而退驕自念言所以致是者實先
人積累之效福運所溢資及生序 國之寢盛非辱滿不月
所克負荷宜世德以承 天休 休示後嗣永永無極爰以
四明黃向之徵求詞文潛惟府君之里居世緒年壽卒葬列於
具輿趙公之所為誌趙操行事施子惠利接於永康胡公所為銘
履數取其大者以為推德衛社之利而與詳之府君姓吳氏
歸壽字君成其先汝商人後從居嘉興祖慶父隱立官事宋為
水軍正尉君少襲武弁 沿海制禦使李公曾伯祥囑備差
使仕而末顯功伐弗揚 國朝至元間以征東行府君既失
丞范公文虎萬任管軍千戶 國朝承平始述用初府君既失
汚怙悉推貨進以歸二兄以鞠其弟妹速有家室推是志也達
之於木矣能自有米粟寒有緒持商有藥餌死有棺槨舟梁之路
簡除惟時款款四回即闕書登取聞卷子弟從師儒以教之由
吳人知有學有司崇其廟 宋移部使者覈實以上中嘗用近比
署其門曰我士云其發疾也遺命捐種戶道租楮三千石春秋

六十有四以是歲二年五月癸酉委頓而終定于所居而北之
蘇瑞里於此行既周矣府君有子四人長曰漢英從仕郎平江
華處與提舉已卒漢傑其第三子承事郎溫台華處海運副
千戶今方以材顯於時也恩所及未艾也嗚呼君子之為善
非以近名而名隨之表立景因醫藥繁發有不期而至者矣然
其善也厚則其富也不亟易曰積善之家必百餘慶吳氏其成
於積而出於有餘者乎銘曰

吳府君碑

皇朝古制以教孝治國封拜秩成錫爵顯顯府君匪以子貴
尊慶自朝曰有吾義其義斯何在物為利由家而歸弗比其禮
單夫遽入幼童弱穉空無幾餘倍有身積為而不居嗣人之遺
乃播乃獲乃引勿若有 命自天下歸丘禮其龍光松柏
塚後鼎設朔人無敢失墮便番甲錫如川方至增崇本始置及
深南尚不 書冊酌祭器

華氏之先出宋戴公舉自考父別於大侖食采於莘以焉為氏
傅子選孫也為卿士源遠流分譜族繁詳公之所祖據宋大梁
避兵南遷常之無錫卜居梅里克有德德曾大父曾大父曰詮
補將仕郎遂字子信父曰友聞屬當內附仕于其州提領職務
母曰姜氏實 人諱其字德珍也幼有美質不類
敦子居純靜寡於言笑出與事適則折是非具有條理無失毫
釐年登六妾母故無恙先嘗志惟其所向兄弟子姓合愛之
居處之禮道尊庭庭如奴意有過焉為論託以他事遣之便
去也降俗敬養於富驕公極其失節公雖記薄已厚物樂施無
新族姻之負時加存問或辭不答較為敬懷金遺之或以勿

言貨人以錢不厚取息三取其二人以為則推己之善及乎鄉鄰數本抑未言之其語人有謂論以理答其良心俾察而止或以貨產言有同曰汝姑息歸而自思兄弟錢財既輕馳垂垂憐欲欲改毋妄動其人理謝雖雖如初一一家之讓化行里間哉迨大俊民食弗足苦方有詔以官易粟公輸所蓄千石有奇法當得官乃固辭或觀之行公曰不可民命方急何暇私我遺帶居浩然而歸山椒水滋以救以埃僧某三人者同欲至辭曰公欲官吾力能致公給僧言可仕者普官非三品吾不為僧走京師萬子當路按公總管池曰打捕俾以其鐵監治河東者甚寡蓋為其而封畀以右階進義校尉秩則三品既郎長吏有隕自天公懼且疑辛辭不就老於布衣至順治紀二年辛未四月某日奉化而逝六十有七壽匪不多年不滿百命也奈何重紀至元二年丙子九月某日葬所居里兆其墓位冷村之原反壤而樹武固且安同郡三氏公之元配沒充於公十有九歲子男六人嫡長益德以才自致列朝班居功德司為其第事二十有六莖年登世次鎮及錫手與弗虎鈞則未仕錄亦登七錄又其次年方幼稱其女三人惟仲胤死餘皆有行歸子名門婿大亭壁錢宗元孫男七人十有一女登登所生長曰切武次為除道滋及陵厚次辭及謙裕又次焉曾孫男八其女有曰由本而支綿綿世系為之狀者陳君子平以切武使來謂銘浩弗敢拒勸此真石發其幽潛昭示無極

公為五世祖嘗官于信州因留居貴溪縣之山浦里曾祖謙珠大學進士祖謙于辛晦時不顯父謙池以學行見稱于鄉私識大清先生曰明矣公其甚公而顯與學不類嘗私謙池著年十二辭家入道龍虎山師事故開府大宗師張公及冷特進大宗師吳公始至京師即出遊渤海碣石間縱觀古遺德之迹入冀州其所居久之乃還

仁宗時用薦者得召見持柯延祐四年制授大都崇真宮香宮提舉居三歲陞提點上都崇真宮崇真宮一皆鉅人元夫俊游之士皆在朝廷公周旋其間接聞緒論學日益粹未定元年奉詔徵朝天師既至被旨住鎮江之乾元宮引領親令從者陸運至龍虎山暫然歎曰甚雲江樹遐阻萬里官領親令室無懶然於中子即日辭歸士大夫咸送以持芻蕘公為之序三年八月也公既歸則關清寧香見心亭熙明軒樓濼榭堂於龍虎山之西高美觀幽各適其宜日與聖仙若相羊其間而容翰大同紀風混合之道蓋嘗遇異人而有所授云由龍虎山抵貴溪惟舊額最為峻絕乃作屋其上程崇真館東為採茶亭仍別私田具茗飲以息過客臨川吳公為作文以記之初公所租真人孫公位抗之佑聖觀孫公仙去法騰以屋至元六年外率相部使者登諸官徇其嘗崇真館不就至正三年四月八日上御明仁殿集賢以補制授公弘文館

撫宗仁真人佑聖觀住持兼領杭州諸官觀公不得辭乃拜命而還第子謙其弟以高舉遂引之志鴻公推孝友及父歿自京師奔喪而歸祀齋齋草莽哀號踴躍若周克生專意教養以慰其母而師其弟母年八十有三嘗與公俱感感張既孝而

私文裕德宗仁真人詩公碑

公諱玄暉字玄陶姓薛氏其先在春秋時為列國至唐而河東之族尤著有仕南唐為其司徒者宋秉義郎曾其後也秉義於

見母善極以悲五年正月之日公將復見懼傷母使人請曰
 願母按慈母或雖此當教來省也自是應還山中之者備及當
 所與游者若訣別則俄一日則醉飲歌如平時空及夜分具盤
 滌盥諸弟子曰天地之間何有非幻吾其近乎欲明儼然而化
 是年七月七日也春秋五十七有七異跡公嘗遊所居東五十里
 之辰虹嶺愛其洞壑迴復林木蒼翠澄潭游歷秀峰外特神氣
 翁東宜為紫丘乃其墟其處名之曰棲神至是弟子陳彥倫已
 卒諸孫履慶啟子有與王景平及趙宜若等之十餘人卜以某
 年某月某日奉辰初而空駕必殆命也宜若故次諸王孫滿備
 文推尤為公所愛重念無以伸剛強之報爰枚石以銘為請惟
 公夙負才氣個像不羈讀書日記萬言自孔老之學至於天文
 地理陰陽數術靡所不通善為文而尤長於詩衡章獨公固理
 林月餘篇三日乃為作序稱其老勁深穩如霜松雲嶺百折其
 能挽清孤孤峻如雲藤俊矯子呼不肖下蕭條閑達如空山
 泉深林孤芳自形自色不與物競人以為知言公嘗札極麗
 片楮出人爭欲得之有聞公之風而求之見者或使圖其像以
 去見心卒後有上阜瞻然人稱之曰韓公敬其見重於時如此
 公自號上清外史所著有上清集若干卷推者問一卷會詳詳
 賢詩文為樂於集若干卷謹因直裕之請據張居天雨行狀所
 述序而錄之銘曰

山英川靈前縣潭管過其時字泊乎其休與逆物游從醜醜兮
 黃尚所至動植生遂不凋病苦顯神自武無不可人莫測兮
 字巖遠谷崇深別屋築支支以身為墨蝶蝶而逝者道兮
 家象上清神渺玉原欲觀期方寸覆香室千歲一日聞音儼兮
 弟子推慕區墟而樹尚何為兮壽辭紛紛分教徒貞珉表時思兮
 玄明家道虛一先生趙君碑

先生諱嗣祺姓趙氏故宋魏悼王十一世孫南陵後家于龍泉
 父曰若野生先生於宋亡之明年幼即不凡稍長慨然有出塵
 撥俗之志年二十四棄道于武夷山天游道院高士張君德慶
 授神真空未嘗出山張居漢之至錢唐獨其師其人杜公於宗
 陽官一見大奇之公方兼領真與計善山昇元報德觀其身有
 通玄觀則公所創也遂令張君居適玄先生居昇元以便於若
 叩父之杜公欲廣先生之見聞乃馳之出游京師諸公貴人多
 慕而與之交方是時閣府上卿張公以大宗師主教事今特進
 上卿吳公為副師咸加禮遇因捨寶館下紫雲宮日起延祐元年
 旨以先生往仙都山玉虛宮給以銅章俾用甲乙相接
 受仍兼少微山紫虛觀提點兼修仙都少微許先生鄉郡之名
 山也又嘗住金陵之玄妙觀至順元年錫號教門具生玄明深
 道區一先生虛一蓋先生自號因以命賜人以為崇焉

詔改玄妙觀為大元興永壽宮宮內帝命金帛便加錫治先生即
 以道次殿建法輪且出社錢作堂宇及外門會真窟大門口
 李安仙去先生奉 制命嗣為住持泚事不幾為建大門匾
 山四百餘畝備筋筋款款補道觀使龍傳其頌美稱有得飲之豪
 福觀管氏之玄真觀張氏白鶴觀俱備禮求先生之既得

旨以崇福女真釋永香及先生至昇元學兼白鶴先生於吳興
 金陵並領李路諸官觀欽承上意扶植道教不遺餘力其
 徒類高在王國時兩將使指代祀太華崑山江清黃鶴王屋嶽
 派致事過家慨然興遠之思置田若干畝置子仲成給春
 秋儲為之報乃還京師以乘傳函香廣御奉於龍虎山宣大護
 持而劫成嚴沈之士得一善報薦揚之先生自奉甚約終身不
 葷而坐客常滿酒環擊解為具必豐不喜推轂士類類其引重
 而成名者甚厥先生既厭於華甘淡薄歸休于大江之南而往
 來山林間凡十年偶自昇元至京陽遂白鶴忽謂弟子某
 守約曰吾出綠已盡將回光而返照矣因索筆書遺言俄歎筆
 奄然而化至元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也春秋六十有四其明年
 是為正元元年十月十五日守約與永壽之弟子楊玄鑑等奉
 遺教藏于紫雲閣乾元山之麓以狀介真人華公采微結竊觀
 先生年法益時果於求道窮居獨遊不與人事故及出而講
 酢也故未始絕物而於物無所繫滯卒乃遠引而去繁和飲時
 以終天年出處之際庶幾可以無憾矣是宜銘述為之銘曰
 古之德人與天者皆無累於物不激不流卓哉先生風志粹
 華本於空閑寒暑怡然而起一息九州乃作明廷乃謂介丘
 時行時止無往不復歸領珍祠返乎初服捐巧棄者以俟其
 委順而化捷神清和原始要終刻此貞石貽爾後人用慰同
 體仁守正弘道法師金履碑

蘭若之蓋故翰林侍講學士揭公廣為之銘君如裝帶少長好
 處無之說故辭父母去而求師父母不可按以家事而觀之
 君處爾少間輒取老子書反覆玩味又而曰老子之教初不必
 毀形絕世若今人之為也吾黨知蓮花生行微外接世內無
 兩構問何必去父母哉既止不行且給婦有子矣乃曰父母問
 我者我無不盡其責古之至人雖不必草衣而木食處播而
 處然學必有師我將從有道者就正焉時玄妙觀有雷師生
 微錢數能以符篆捕逐鬼神其敬之由是冠其冠而為之執
 弟子禮已而聞莫先生洞一若管清醉輒詬罵人雖王公不避
 時時呼雲役當仰觀如男戲然知其甚愛之物亦不以為意
 之有所折辱未嘗為之動色或觀其所甚愛之物亦不以為意
 先生知君信之篤恣技以不傳之秘授弟子不得者而君盡得
 之遂建仁壽觀於城東址隅日與其徒研微數旨凡旁門小道
 力排斥不少置其言以為心神至虛無所泊遂乘光出講摩
 銷盡諸障自集蓋有形者陰無形者陽陽益勝陸陸益調精我
 得清靜去道無難矣知之不親見之不明枯槁於山林何益乎
 蓋其造道之本末可見者如此君初為子弟時無私苦壯健
 使貨信其舊壘里有糾約不可解輒為搗摩洞見屢屢類使之
 以柔退不爭取勝過時之名流必加敬禮有不給則周之未嘗
 本於其前題曰桂軒列一古園盡畫泮其中飄飄高神仙人
 他故賢士大夫多樂與之遊君年雖高而視聽振復如強壯一
 日吟左右謂曰吾屍矣遂逝然而逝非真有所得龍能處生死
 之際若是哉君生於宋咸淳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卒於今至順

吳之長洲有為先子之學皆曰金君諱善信字實之家故儒也
 曾大父曰瑞大父曰姓父曰漳漳州鹿路縣戶母滄氏頌氏

二年二月一日年五十有九以其年三月某日春道統葬于武
丘鄉半塘之原君所自營也君妻溫氏產男姑克孟壽道教育
其子若克孟母道人不稱之子三人大母沃根大謙惟大謙
謙為溫氏出女四人孫男女合若干人華後十七年大謙始以
謙安陳之狀求徵銘昔老子嘗為周柱下史周之舊典禮經
無不知之非索絕人倫者也至其以無為清靜為教後人用之
而天下以治豈無益之學哉老子述矣今道家者流阿諛談天
師張氏既相擢良方正直言極諫其子若孫或傲為黃門侍郎
或爵為丞相擢拜虎相承遠今千有餘歲不絕有能通其說
無廢人間事有以克夫道之所存不亦善學老子者乎是則可銘
也巳始君突知嗣天師固公起為唐德路道錄仍提點仁壽
觀昇之號曰體仁命正弘道法師且以聞于 朝再下筆書
為之加護予既備著君之道至於出處之次第亦不得而略之
也銘曰

老子有云簡之於家其德有餘歷世既久藤那鐘偽竊遂服初
藤繫其身長往不返木石與居有美一人清風峻操列仙之儔
養生有道不斷外緣神明內照謂人一心無挽無雜漢然冲虛
飄除玄質抱一不二方與道俱惟異所存久而愈晰百世不渝
有際斯丘表以石章過者式諸

高士陸君諱慈祥字景雲母為平江人曾大父曰士元大父曰
邁父曰文明母氏君前成童而失所怙能自刻厲檢防內則
奉其親履醢醢備適所欲備諸婚嫁及笄而嫁成婚後所歸
外則殫其勞勤以植立門戶過事無小大處之如轉丸網鄰有

糾紛不可辨輒以為請隨其端莫不洞中竅都其幾營煉隨
衆共相服濡性澹泊無厚嗜經營積蓄餘四十許嘗業得比素
封未始妄用泰泰生振以資乎廉恒戒子弟以勤儉求其家然
樂國人之急疾黨不能自振者多仰以食食飽誰為謂於路以
活餓者散錢動以萬計尤甚信釋是氏不身履誰為謂於路以
鮮美之物亦取諸市凡所施與住位任其妻後無憂憂類惜意
新善善寺大殿而造佛菩薩像田界北禪寺以與復其觀堂所
居凌光孝觀樓祀不治首為撰高閣廣殿方丈之室餘宜有而
未備者追屬疾猶得緒成之其創置則有豆澤之瑞雲觀以樓
十方和士橫山之瑞雲菴延臨流尊觀之輪以四有差作浴室
於城南輝湯織履以候過客而休秀者冬有暖閣春有茗飲咸
以為常他所建統益事不可悉紀也維陸氏實美之著姓上下
千百年名公顯人莫不絕言而君之先比數世皆顯光顯景無
阿柔見君定運盛昔願欲以材自奮百未一試願引身去著道
士冠教主嗣天師因命為玄門高士瑞雲觀開山住持仍刻上
而加護焉君謝不敢當尋詣曲山黎愛大洞經錄於上清宗
壇會將築和飲潭以葆其餘齡且示無所用於世也年七十有
二元統元年十月晦終於家明年二月朔葬其縣橫山北克墓
苑從政而從政又先卒孫男一人曰昭尚幼女二人長適徐元
震次未行既葬德原以狀來謁曰先人喬已而裕物乎主惠澤
在人甚多而未嘗自言今所述猶其粗爾幸即其可知者序而
末嗣之子既辭弗獲則感取狀所述次第為序而系之以銘俾
刊于茲碑銘曰

高士陸君諱慈祥字景雲母為平江人曾大父曰士元大父曰
邁父曰文明母氏君前成童而失所怙能自刻厲檢防內則
奉其親履醢醢備適所欲備諸婚嫁及笄而嫁成婚後所歸
外則殫其勞勤以植立門戶過事無小大處之如轉丸網鄰有

泉其可欲不察以祿而無始無終行事以智利物以義而無作無愧不亡者存摺摺有文是事吳猶在爾後人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Blank lines for text in the upper section]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續集二十七

墓表

歐川尼素編次

番禺劉耳拔正

故宋禮部尚書方公廡事三朝為時名臣宋亡時避弗仕學者因其自號稱之曰蛟峯先生知園者焉

世祖昔勞招道老以待訪詔御史中丞崔或起公於家

辭疾不赴以高壽終

今天子稽古圖治誕命儒臣刊定前史以聖觀其得失而有司

莫能奉公雷歇以開竟不為立傳書已上而澤典公嘗孫道堅

適同在史館因得公言行之詳乃撫其大要而序次之按道堅

軀俾刻石為所表庸備史之闕文謹按方氏膝之淳安人公曾

祖父翼贈宣徽郎知謙贈朝散郎父錫封奉直大夫母邵氏贈

令人公初名慶魁淳祐十年理宗臨軒策士號公所對駭陳鯁

直觀擢為進士第一賜名達辰故公以君錫為字用例京官

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趙公事寶祐元年召為秘書省正字升

校書郎引疾去官除著作佐郎未命除知寧國府未上並以言

者罷開慶元年召為著作郎兼權尚左郎官居無何復以言者

罷除知婺州以外臺奏殿劄命除知嘉興府未上改知瑞州而

及母亦皆以言者罷咸淳元年召為同封郎官兼國史院編冊

官實錄院檢討官兼直舍人院累遷秘書少監起居舍人三年

出為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從江南西路計度轉運副使五

年入權兵部侍郎同備國史實錄院同備撰集侍讀七年知貢

舉校事除吏部侍郎丁內憂服闋以待左侍郎召辭不赴自是

不復出德祐元年除京湖四川宣撫司參謀官權戶部尚書改

禮部尚書俱以父疾辭遂下外憂此公所閱之官也秘閣備撰
公之職也承事郎若干轉至中奉大夫公之階也恭驛開國男
賜色三百戶公之爵也鄭丞相清之東政御筆以當受徽崇威
隱恤刑微而獨無求言一條中外傳聞以為廟堂監謫之術及
兩察官以許君為不可則止今君剛未定不能贊之敵國律道無
臣者以違事君不可則止今君剛未定不能贊之敵國律道無
以備之貨臣聚欲土木方新朝而不扶危而不持則其臣而已
聞其屢疏丐閒留之者愈眾此非所以愛之時公
猶在期使所留官也上特優容之賈丞相似道制置兩淮海
州喪師更以提期公上疏言海州之事三尺童子皆能言之而
關臣以敗為勝陛下曲徇其意出御筆令學士院降詔獎諭之
豈不知而愛其欺耶抑已知而姑以欺外觀而自欺耶願陛下
急收回御筆以辭萬世之羞而免外國之笑借曰萬世之羞手
眼相欺耶抑我何以立國乎公之取怒於自道自此始理宗在
位日以務絕擺攪網政多從中出群檢乘時爭威福之柄公上
疏曰當大猶豫之秋豈無勞勳蟬蛸之域南節之謀獻難度
其心乎勃之屹屹當儲其後又曰天下有貧州縣而無貧太守
有貧國家而無貧節節南司節而社司之德奉不貧百姓貧而
縑黃之虛在不至於狹小才以濟大貧者近視有休焉官
中有承受焉左右有游擊焉陛下以得之左右者出有聖斷而
用之曰吾自除吏也不知有從旁竊威福者矣又曰京有尹鐵
一清求以塔藏冷報受命賈道平君是官者不過為奄豎輩
謂天子不可令問朕若以財貨聲色蠶其心使無職更及它事

然後吾輩可以得志今此曹皇皇汲汲求過吾意者正士良之
策也昨漕兩司撥於應奉希度亦立萬一幾旬之內有一旦營
急何所趨辦何所倚仗乎願斷自今日止營繕苟宜索而司不
急之應辦卷停之左右並綠常當之有例者悉閣之然後可以
故兩司之須緩急之備也上頗感悟而土木之侈亦不為之少輟
也公復因論邊事屢及之有曰昔處息者不以急亦不以暇古
之謀人國於江左者莫窮於淮淝而談笑弈棋莫迫於新亭而
從容就席固不以急也外示謀笑而內有以神其指授之略陽
示其有以自謀而不以謀其國之存亡為安則不依於人又曰吾
其有以自謀而不以謀其國之存亡為安則不依於人又曰吾
之存者為安緩者為喜萬一鄰敵陽示安枕以給我而假敵以
道爾可監乎又曰今與敵對境我無一日謀敵而敵無一日不
謀我彼所禁者金城鐵壁我所禁者土坎血山彼所禁者奪我
大患之病焉上疏極陳備邊之策曰以中當特玩細謀而不圖
後可以全兩淮而保長江以必死之規模守樊襄然後可以拒
沈北而全江陵夫淮之猶可守可耕者以有一綫之河也今涉
河而築浮光乃吾戶內若也於斯射於斯對於斯日矣出騎
以撓我淮東西俄不可耕雖壁城閉關而坐為禁制不得動矣
為吾之計當飽論淮間盡力以爭淨光則兩淮猶可安枕也萬
一樊襄不守彼反奪之則江陵孤注尚足恃哉為吾之計當擇
一將將以必死之規模守樊襄則止可拒沈北而全江
陵一則思所以奪其地二則思所以爭其民則對壘之勝負決

洋治既完而諸生稍稍來某公倡明正道以致和力行名其堂以仁義禮智名其齋時所在士風頹靡公所以振起而作新之者厥故甚著此則公有任以師道之重期於繼往聖而開來學者也公所著有孝經章句一卷易外傳圖說五卷尚書擇傳四卷中庸大學博博三卷格物入門一卷行世也公人物魁岸聲音如鐘鼎彝書骨天白日潭潭醇厚不見涯涯觀書至老不廢視勸筆墨雖書歲如也待諸父昆弟于姪各盡其禮接物以誠而無不悅服不為察察而自莫能欺公卒於至元二十八年正月三日享年七十有一以三十年三月二十九日葬于縣西之安路聖師氏封今人再娶朱氏子男三人長梁大學生次陳次恭入 皇朝並以儒起家探月泉書院山長於長州縣儒學教授然皆恬於進取不有顯秩女三人長適情誠部無為軍無高縣注簿徐敏中次通武學生項推飛亦通邵元廷孫男四人女三人曾孫男七人女一人棟之孫道寧以至順元年擢進士第分自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出為嘉興路總管府推官階縣部石缺書院既領於有司而設師弟子負道整病其痺迫弗稱乃以公之故居廣其基址而新其棟宇絃誦之聲不絕公在昔先儒有言道不行百世無善治道不傳千載無真儒公之道雖不行於當時而其學有以傳於後世夫何憾乎滑之曾大父左曹府君實公榜中進士佐斯文之雅故於公門四世百有五年今所述乃學士大夫之公言非滑之私言也嗚者尚有為焉

格菴先生府表

格菴先生趙公家執政也公之志業未及盡展於一時而淵艾之私有足慰幸乎百世讀其書者知為吾先生而已蓋自考亭

朱子合書而為之說其微辭與旨散出於門人所紀錄者莫克互見公始舉其以為案鏡今四方學者既家有其書以故弗論若公之世系出處固不可俾後之君子無迷也按趙氏之先翁入齊國公適遷居洛陽公之子是為韓忠獻王袞大以行派分而三居憂者曰光祿卿公之婿雲由光祿三世至三公之曾祖考諱濟卿太子太保陳平郡公祖考諱幹卿太子太師東萊郡公考諱潛以再傳子卿特贈開府儀同三司少傅衛國公妣曰氏贈新國太夫人公諸頌孫字和仲八歲能誦說九經嘉慶十五年賜童子出身真文忠公見而奇之謂少傳曰大君朝濟夕殫幾三十年乃以春秋試于鄉于禮部皆第一海祐十字賜進士出身調太平州學教授秩滿差江東常平司幹官未上改昭安府學教授召試除秘書省正字兼崇獻府教授陞授書郎添差通判發州以內憂去咸平改元入為秘書郎兼參政殿說書公因進講言今茲建元伊始正治亂相承之機庶察球聽諭公曰卿老儒議論似富弼韓公還有旨權監察御史仍兼說書應右正言左司諫遂為殿中侍御史督乘侍講進侍御史兼侍讀公久當言路凡日食廢電水火為災以按摭經傳及累朝故實為危亡可見之說隨事致戒時帝庶朽之而入主不不知宮掖汰侈而大臣不問公疏屢者八而素者三謂周官九式均節財用象寧實總之今之大臣未聞過而問也豈不曰錢穀出入當如陳平問之注者乎大臣自勉不在周公下而以陳平為足法乎真宗嘗令三司具中外錢穀大數陳怒以天子當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發生侈心竟不進怨慮克朝知其有巨隱

陛下不知其無也復宗不以為許令內外諸司條具甲省以聞
 公又官內廷之怒不可輕發魚鱗之選有所謂特除特轉特捕
 特贈者不可輕徇庶僚上殿過為裝飾求項細以備對揚當
 申職之以指習諛諂陋之風果臨之召洪天錫湯宗權陳宜中
 運居言勸勤節用節器不宜為繁官也所薦湯宗權李伯玉何
 憲徐宗仁呂折即陽守道呂大圭等數十人多朝廷宿望且富
 世知名士度宗皆嘉納之莫人稱氏進封泚妃公率同列言美
 人父楊綱上遺表去半月進封之命已下獨不忿其有舊單之
 情裝義之感請欲以百日為制公復奏請以卅年為期時雖不
 能悉如公言猶久之乃或權謝堂以從官導旨樞庭出入宮禁
 權傾中外公奏外戚用事深許中微長此不已禍有不可勝言
 者歷跡其致於禍前以去說爭之度宗謝辭至再公執之益堅
 卒免宦官當第虛以郎絨奏朝請居近市其家僅日伺於闈闌
 間細民以物來售輒攘之公奏其狀度宗以東朝故猶豫而不
 報公抗疏不已卒罷宦朝請仍從其言似道以本傳乎童童固
 重事公力陳其宜由舉搗之弊乞討論之似道以上章自辨且求
 謝事會其甚甚守廣德負薪負虛公奏懇之似道滋不悅公
 屢以疏丐去皆不允新官之建議毀民慮以度端路雖用公疏
 令帥漕兩司相度指安奏聞而帥亦皆持兩端之說公毋疏
 言力爭堅執於事府形之初者耳目官之責益消滑格於人不
 知之中若有股肱之大臣在今之師臣相臣有諫王清昭應如
 王且之密疏乎似道復上章自辨且乞骸骨公亦以疾丐去除
 吏制傳郎郎國子孫酒兼同翰國史實錄院同撰撰仍兼侍讀

公猶不自安求去益力遂以顯文閣待制知平江府兼淮浙轉
 運使四年八月也先吳郡度亦立率以復初徵民租公謂古者
 十月納禾稼今先期年載民何以堪食曰此例行之三十年不
 然將有之與之憂公不聽乃以俸入及例卷所供助糶本而抑
 浮費以繼之糶幾二十萬斛以完獨徵那既大治創書院
 俾諸生肄業焉五年被以吏部侍郎即召尋陞尚書兼職如故於
 是似道方諱言違事言擢數者尤惡之公之入對首言今所謂
 危息存亡之秋母曰端乎失妻也時可以復襄今日之事與端
 平異不亟援襄禍至無日許竊有言治世諱危亡之事與諱
 危亡之言亂世諱危亡之言而無諱危亡之事臣知危亡而
 不言則人主與危亡而不知矣入則無法家博士出則無敵國
 外患者國恒亡今敵國外患有古之所無而法家博士無古之
 所有臣甚為國家慮也度宗為然然變色似道笑曰此書生
 腐語爾襄綏不守何至不可立國遂以亡言不亦甚乎公雖尚
 能與似道合而似道以公特異為母情重焉六年由吏部尚
 書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進簽書院事兼樞密知政
 事八年同知樞密院事兼簽書院事公自簽書院事兼樞密知政
 策似道自能知兵終不以為意馬汲柄延壽辭位去公獨知有
 院即度宗初逐拜公右揆兼元樞公聞之數日不用言言國
 將亡而吾相吾其為張傍矣比降麻公適中未疾乃弟果拜中
 使傳旨宣問趣御醫診視旁午於道疾少間除資政殿大學士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仍書御扇出尚方物以寵其行公舟次富
 陽謂所知曰吾一疾勝二十四考矣十年後猶曠和福州福建
 安撫使為州民代輸粟秋二稅錄以報計者四十餘萬而寬復

四座盡傾每語實世事及前代故實最詳示倦然喜且引後進
 有如燭之無所自似猶不以凡子見遇者折行軍以相傾下與
 侯晴者莫不悉備藉以一言自託於先生不可得而消也老
 矣嗣以裕重有請乎先生少力學工於文辭嘗所業讀見內
 翰劉公克莊大奇之由是名動州區冠冕附大學登序四年
 甲科賜進士及第孫衢州軍事判官用龍統恩賜文林郎治官
 有廉能聲大矣宏公益翁詳刑法左雅知先生所至輒挽以自
 隨徵事志意為滿部之民有欲火殺人者特連坐繫其家數以
 不決先生怒將其情多所平反定疑獄經先生詳鞫無不服其
 明允體好閭不相能則弄兵以相讎先生故鄉樓編行村落
 戒諭之皆委刀鋸為良民勇於德史公總祖備嘗其非先生暇
 日暇相與研究先儒性理之學為士者往往問其緒言而有所
 爾得故相留公夢交鄰人也愛先生才且賢欲以女歸之先生
 不可乃已秩滿辭御前軍器所幹辦公事未幾國破而家亦覆
 先生隨地萬山中草屨窳惰若與世隔夕之乃歸而稍復其故
 字為終焉之計程公鉅夫以侍御史將使指南來求道復其故
 得先生以應 詔先生同辭弗能強也留公入觀後為吏部

尚書所薦進士七人獨王公凝澤起為行臺憲察御史而先
 生甘老於苜蓿相君古隱者優於東晉相榻為姓雖以得名先
 生居東等之西屋樓藏子陵鈞堂唐方玄英白雲原僅數十
 里山時川流儀刑如在先生徘徊其間慨然以古人之風節自
 期與鄉先生表公易龜公新之為三友表魏云亡先生踞於子
 立如鼎一足竟有不適咄咄書空而已家公當運祥之無絀以
 使事如席時女留問先生觀致書惟安否暨得時年已八十

先生徒步往見之極手直瀆故相對歡飲泣下前郡守方公
 回既乘版圖上于職方復以燁燁兼府尹終更猶留居乃去
 前後十有二年先生不一造其門後與之遊隨于錢塘始根識
 先生晚歲詩題謝焉先生屬前二日獨與親友劇談直數刻
 精神無少債能亦足以見其所養有素矣孔子曰毅有三仁焉
 精者以為人臣之義莫易於死斯其難於去國而屈辱用晦者
 亦所難辦宋之亡也先生不在其位而未始行乎患難不勝其
 走而卒以明哲保身從容於出處法詎之際而不至於屈辱其
 推其心之所存論次而表顯之庶百世之下有觀感而興起者
 焉其言之詳悉所載已具茲不復贅先生姓孫氏諱漢樓字
 亦為一字君文盤著其別號也先世由婺之陰徙於桐廬隆為
 隴人高祖顯曾祖質祖潘潘進士廣父承奉節致仕之父母孺
 人方氏妻朱氏子男二人潘道女二人適施助宅元孫男若干
 人女若干人曾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先生所著述散見於學
 者之寧子死孫幼以未克集彙次以行惟手編前賢記詠桐
 潭寧曰桐廬山集者人多傳之

石先生墓表
 先生石氏諱一菴字晉卿世為婺之義烏人至天四年八十
 有二卒明年十月二日申葬費山之原嗚呼先生生宋嘉定甲
 子抑實進士也人或疑其稱而辨之必曰先生者先生學
 者之共尊眾人之同慕也初徐文清公倡道舟楫上及門者或
 仕或不仕皆時聞人文清之學蓋錫輝於考亭而秘書丞玉君
 世傑則有得於文清者也先生少愛業于監臨貨務都茶場王

第若訥既又從秘丞游學日以茂嘗大而辟遠有友而至執
 弟子禮者亡慮數百人然自秘丞君以未惟用舉子業相授受
 故先生之門多賢書升學館者相踵其高第或據已科最後獲
 貨君之孫博澤遂為咸海甲戌進士第一入國朝以其學
 顯顯於時者猶彷彿為咸海甲戌進士第一入國朝以其學
 緒之概雖與之遠世固未必盡知之也蓋先生晚而覃思於易
 著五言總論十卷其為說不皆本於徐氏丘文濤之說曰命曰
 性曰心曰中曰誠曰仁繼辭與義或尚有託于嗚呼者君子
 蓋歎孔子之文章而以性與天道為不可得聞竊恐今之稱先
 生者鮮其文章積蘊得而聞也願以是瑣瑣者為其盛乎吾見
 其為先生之累而巳嗚呼所謂同尊而共慕者其果於此乎彼
 乎活生也後幸親弟子禮而不及與天數百人若群游並進於
 先生十卷之書復未能與有聞焉問乃擢其章錄以充有司之
 求向之累先生者閱四十年而尚在也嗚呼使先生之道卒掃
 而弗揚者誰歟潛實權焉道次其師友淵源揚表墓道庶乘
 諸之求先生無以彼易此而徐氏之傳不絕矣也先生之世
 出行事具於塲上之銘塲中之誌茲不著至哀無文至敬不飾
 故亦弗復為之辭焉

題士蘇公墓表

真定有隱君子曰蘇公諱誠字誠夫其先由樂城徙行唐又徙
 真定累數世丘廬俱無恙而譜遠不傳所知者公諱元老母
 魏氏金貞祐二年春嫁南遷而公以興定五年五月十三日
 生于汴寧十有一國朝伐金之師渡汴汴城危危乃侍親
 北還道路梗逼數頓於死朔月始達年長事親盡孝母故一

不關於念慮然以生長或為間慷慨尚氣節時河朔南突諸豪
 或乘勢肆為暴掠民皆避匿公奮不顧榮與解之諸豪亦欲避
 不敢犯并悉賴以安兵難法解之際人鮮知學以首師師教
 其子而里人稍有所就舉者公平居喜飲酒而不亂善治生
 而不求富輕財折義人有益則往赴之莫不稱其長者大德二
 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卒於家享年七十有八葬具定歸新市鄉
 新源源墓畢氏廬州官家女前十五年卒於至元二十三年三
 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三葬葬于男五五人長曰榮祖累贈嘉
 大夫兵部尚書左都御史封侯次曰白曰實曰信
 曰德順和寧縣儒學正女二人孫男八人長志道中憲大夫
 止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與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孫軍追封真定郡公次嗣道安通以道遠
 道師道遠道昌通女十七人會孫男十一人天壽今通奉大夫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天澤真定某提舉司都目天益
 天壽天昇天常天章天中天經行唐縣尉天純天祥女十一人
 玄孫男十四人昌文國子學士昌言侍僕舍人昌衡宣政院宣
 使益尚幼公被巳五十年今參政公天爵給舉國子司業楊俊
 民之狀以授濟曰自吾高祖暨吾祖父墓祿成有石章以紀
 德華吾父神道碑銘刻中書參知政事許公有壬承 詔撰
 述也惟吾曾祖之墓未有以識之故用代石為表幸為我書而
 刻諸墓諸葛孔明與龐統公生並出而或此或或有不詩同夫
 亦各行其志云爾 國家肇造之初起關而趨風雲之會
 以建功立說者皆公一時之英傑乃以政事文學為名卿行且推
 命造其孫曾當太平之盛際乃以政事文學為名卿行且推

恩三世不有得於彼必有得於此矣公之說事賦固不咸既門之高致所以遺其子孫者以今視昔為幾多乎潘楚當承襲

翰林特制柳公墓表

公諱貫字道傳姓柳氏其先由辰李仕魯食采柳下固以為姓子孫居河東者在唐為官族宋南渡初有自許徙抗者生子曰森又自抗徙之浦江家於縣西烏蜀山鹿四世至公之曾祖

日凡學問之本未文獻之源流產歷如指諸掌發於論議言必指微不徒事浮藻以追世也諸公而性喜為之是學固是皆關於一時初東年王公保稱使者即按察屬部大憲學政教

為江西等處備差提舉事伊始受備此官以刑卷處為米八十石公斥去之僕求其有就進其辭者觀與斯學以度公為新其棟字聘名儒為學者師士風以之復授道士作廟屋後遂地東湖書院因為僧所擾者三百二十畝然奪而歸之他書院不請於官者無慮數十輩設主領一負司其金穀之出納士子命勿設而以政事分歸所在學官重賦戶數府者不任職士子因持其短長交攻互訐公折以片言而各當其罪莫不心服備漢先賢徐孺子其五末高士蘇雲卿祠古碑坊所紀有關於若說者必訪求而重刻之翁可以扶世道民若無為也南陳倉吏坐排連逮繫者百餘人公被行笞及憲府撫其獄均獲免狀而得其情所乎反甚眾人尤服其美於政事秩滿而歸杜門不出者十有餘年自號曰烏蜀山人扁其家曰靜休堂廬僅庇風雨儼爾時或不給而履之裕如若將終身焉

今天子更化之初登用儒雅而中朝諸老多已凋落近臣以公名聞于上乃以翰林待制承務兼國史院編修起公於家公楷然出見使者遂謂人曰吾老矣未嘗讀禁林條對而獲陳說窮之道以擬聖政之失一豈非幸歟會召復行舊章法留主文衡於編簡政事乃行到官僅八三月歲以疾卒于寓舍至正二年十一月九日也享年七十有三歲蓋院監皆宋致師集賢吳大學士直方國子吳博士師道空戰輝由之義共經紀其喪葬靈輿南還諸公引綈履奠於墓門之外道路之人咸為涕泣陳淳夫人盛氏異封清江縣翁前公十二年卒以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合葬于縣西通化鄉翁前山之廟子男三人長由次同次同孫男三人相顯叔相早天顯

金華黃先生文集 卷三十一

以父命用公廢入官未調女一人公孫繼統熙周度堅疎平居未嘗見其疾言遽色雖有榮者亦背望之而意姑孝友本乎天性弟實出後外家伯氏之思意應為數術博覽經史自經史百氏至於國家之典章故實兵刑律歷數術技藝數外書靡所不通故其文涵博演迤容容舒舒才究而氣味冲澹而詞辭蔚然成一家老不廢前視少作尤古硬奇進而意味淵未後學之士爭傳讀之工篆籀楷法善篆定古彝器書畫而別其真偽益沈潛於理學以為研鑄之地焉所著書有近思錄廣雅三卷字系二卷金石竹帛遺文若干卷馬石山房類書二十卷盡公之粹也御史中丞張公起數以居官監時風有剛柔之雅故段琦之銘銘諸續中自年復乘門人宋濂之數屬潘為之表揭于署上潛與公居同郡學問志趣相投公為最久知公為最深所以圖公於不朽者實備之貴也是用弗謹書而按之俾刻焉其辭曰

浙居河東為廣望宗從宋南遷再出外官公生其季連今盛際以文易武承考之意延祐初元朝多禮賢公游其間朝野推光于予而未列于庶位詩書禮樂苑非吾事由中而外退也委託遺世獨立一紀于茲國之老成日益淪謝鋒車在門公不俟駕有懷欲陳堯舜吾君輪當次對乃以計聞乘化而歸公乎何國士林盛傷矣其一臨斯文未表嚴刑具存表以石章刻在壁門

張子長墓表

分命備臣某備述金宋三史今師相以監備國史領都總裁既述振衣擢遠逸之士四人以兩院次對

之職俾參筆削仍 奏辭子長為本府長史使者未嘗奉行
 四千里求得子長於金華山中力辭不拜四方之士莫不高其
 風後五年 申命史臣某備 本朝后妃功臣傳於是
 山林之招當正除入館俾預討論子長名在五人之列以翰林
 仙撰備林郎同知制誥兼國文院編修官及後避不就仕指有
 嚴不得已為之起行至武休驛卒辭而歸子大夫益以是高之
 子長之才之美過絕人達其無類於前備可傳於來世者則
 不在彼而在此也子長姓張氏樞其名字長其字幼聰慧夙朗
 愛敬於父屏巖先生而外家潘氏富貴家金屋石墮文千餘
 卷子長盡取而讀之過目輒不忘且能通其大意年十四五拜
 壁成璋頌刻數千言曾作小臣冀隴家尚宗忘說事碑而退為
 之究復兩宮之計以為當所担於寧安莫有知出此者時前狀
 遺老多尚存無不降歎弱益有金童壯門不妾出頗易規當
 世直欲方駕於古人同郡之士與之交者可以德教感日雲情
 滄酒意氣勃然視樽子茂如此海內賢士及名卿才大夫至於
 是邦皆以禮見為幸或問以古今必筆故治得失成敗告之字
 恤之分合禮樂之廢興以至帝號官名歲月後先皆無所脫誤
 每及一人則其世系閏闕與才質之良窳歷歷如指諸掌論事
 後當成敗不旋踵皆驗初東吳成公偶道於藝不幸天不假
 以年故藝之言性理者遂本於樂陽宋文公由文公五傳為白
 雲翁先生子長少先生二十二歲先生偶見之漫呼以張高帝
 何以取天下顧應口而對出入紀傳貫穿鉤引語聯輒不能休
 先生大奇之問藝曰子長以書上謁先生答書勸之以正道期
 之以大成子長請就弟子列先生不可始終以朋友支持之自是

子長茲欲莘首銳越於平實學日以較其能不夫乎進退之正
 者學力所至也凡為文務推明經史以扶翼教道不喜作瑣瑣
 侈靡論說戲薄放浪無實之言謂學者必始於三傳而後
 義例互有不同乃辨折其是非會通其辭趣參以儒先之說載
 以至當之論為三傳略一義三十卷又謂漢氏於春秋卓然有
 見於千載之下而陸氏繼之所襲春秋微旨以牛墨別三傳之
 當否歲久漫滅喪失其真乃重加考訂為三傳朱墨本若干卷
 言有未周意有未暢則出論義以補之金之鉅儒大學校先生
 有春秋簡志又未及行於世蓋 國朝先生之諸孫
 公儼以悉錄求治於婆索其書請子長為之校讎乃因逐臣以
 聞而刻焉謂三國之正固不待辨自古國必有疑史亦擬其
 實而書之漢之為漢未嘗稱蜀陳奇欲帝魏而以晉承其統遂
 以蜀易漢抑此所以仲彼也齊父獲罪於諸葛武侯而壽又為
 武侯子瞻所誦故於武侯之駿切備列多略弗著而武侯再控
 司馬懿亦沒而不及內以報私憾外以為時論也誰周蔣之所
 師力贊後主納款於魏賈降覆國壽不以為非及善其策餘所
 書性性類是乃糾其疵謬之官義正其繁簡之失宜為判定三
 國志六十五卷又別撰漢本紀列傳附以魏吳載記為續後漢
 書七十三卷三國之臣有能致節於其君者舊史或諱不書或
 書而失其實或僅見於異代之史皆為更定而於漢事必備載
 以詳正統或一事數說必參訂使歸乎一是非疑以抑揚善否
 咸有論者繫于各篇之後名曰說志經筵檢討危素言子長
 是書立義精密可資勸誡 朝廷為下本郡取而上之
 堂文閣編焉地所著有林下竊讀一卷曲江張公年譜一卷謂

宋之世也。將相群臣。仗義死節者固已有傳。在史氏軍官下。士
使宰女歸之。死者多矣。所弗錄。乃詢諸故老。旁求輿言。得若干
人為宋季逸事。若干輩乎。皆所作歌詩。餘皆瑣瑣。瑣瑣。序諸誌
切之。為有散。若千老。其言。開源治。而。陵。屬。清。後。據。精
則。而。純。正。九。長。於。叙。事。而。扶。善。抑。惡。率。能。使。人。有。所。感。發
繼。創。至。於。微。辭。與。義。又。有。未。易。以。淺。近。窮。者。大。抵。其。文。主。於。氣
懷。命。於。志。志。立。於。學。故。言。無。所。苟。出。廢。之。際。無。不。克。踐。其。言。江
西。鄧。蘭。管。春。書。亦。迎。致。子。長。司。其。文。衡。送。其。幣。而。却。其。請。蓋。揚
屋。之。文。非。子。長。之。所。謂。文。也。子。長。之。先。占。籍。臨。海。海。道。寧。州。開。辟
地。東。徒。是。為。藝。之。東。勝。人。宋。末。稍。有。出。而。仕。者。曾。祖。自。新。承。郎
邱。祖。交。諱。迪。羽。部。父。觀。芝。屏。麓。先生。也。塤。金。華。潘。氏。又。自。東。陽
徙。家。金。華。先生。少。游。太。學。德。祐。始。士。從。三。官。址。上。用。執。政。廣。慶
婺。州。路。儒。學。教。授。階。將。任。邵。仍。刻。印。以。給。之。茲。聯。 聖。朝。之

後。有。學。自。先。生。始。在。官。十。年。陞。調。紹。興。路。平。津。行。用。庫。大。使。指
斬。劍。檢。將。任。法。郎。以。母。老。不。赴。連。布。仕。家。者。垂。四。十。年。而。歸
子。長。生。於。至。元。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卒。於。至。正。八。年。八。月
四。日。享。年。五。十。有。七。娶。王。氏。既。不。克。終。事。子。長。故。子。長。無。子。為
之。後。者。長。曰。選。李。氏。甥。之。子。也。次。曰。澄。族。人。之。子。也。以。十。年。十
有。二。月。九。日。棗。子。長。摺。斃。于。金。華。歸。葬。理。鄉。信。蓋。里。許。先。生。之
從。以。其。子。元。為。於。子。長。元。欲。即。事。之。而。子。長。則。以。先。生。之。持。已
者。持。焉。子。長。之。葬。元。既。狀。其。行。實。之。詳。乞。銘。於。危。公。且。求。酒。掃
其。大。者。表。于。墓。隱。先。足。浙。東。部。使。者。文。應。子。長。慶。九。上。俱。未。報
運。論。撰。之。命。下。禮。通。承。之。北。罪。法。當。嚴。守。令。一。人。固。以。子。長
應。 詔。託。以。子。長。累。徵。不。應。垂。於。勞。以。州。縣。之。事。遂。格。不

行。子。長。平生。大。節。非。獨。為。古。者。知。之。幸。識。大。臣。亦。知。之。矣。夫。既
有。以。信。於。今。不。可。無。以。貽。於。後。元。所。以。汲。汲。為。之。圖。其。不。朽
也。後。漢。史。稱。樊。英。初。被。詔。命。命。以。為。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
音。謀。深。策。諫。者。以。為。失。望。豈。不。以。其。名。最。高。故。最。重。乎。蓋。名
者。家。人。之。所。忌。君。子。之。所。避。也。嗚。呼。子。長。明。何。幾。先。事。不。自。焚
膏。不。自。煎。以。保。其。身。以。歸。乎。全。松。相。先。先。清。國。懷。然。後。今。十。年
過。者。武。焉。

遺。氏。崇。孝。叶。表
崇。孝。所。著。史。部。尚。書。禮。公。先。世。大。墓。也。邊。氏。居。汗。之。尉。氏。而。墓
在。其。縣。西。二。里。言。族。氏。者。以。為。邊。氏。出。於。宋。平。公。之。子。御。戎。字
子。處。商。成。之。孫。印。為。司。徒。以。王。父。字。為。氏。自。漢。而。不。代。不。乏。人
惟。紹。以。儒。顯。門。名。尤。著。五。代。時。歸。為。江。南。李。氏。將。其。後。子。孫。或
居。楚。立。或。居。陳。留。汗。故。為。陳。留。郡。而。今。之。陳。留。縣。與。尉。氏。俱。隸
汴。由。尚。書。五。世。以上。秩。其。譜。詳。所。以。分。與。所。以。從。尚。書。之。高
祖。考。諱。誠。高。祖。妣。李。氏。有。子。男。六。長。曰。晞。次。曰。理。次。曰。重。次
曰。瓌。次。去。家。為。浮。屠。亡。其。名。次。諱。瑛。字。君。範。尚。書。之。曾。祖。考。也
幼。失。怙。恃。屬。 天。朝。收。金。之。師。南。下。汗。為。邊。氏。之。地。遂
避。於。河。北。之。武。道。鎮。兄。弟。散。處。而。力。田。以。自。給。處。通。大。侵。乃。南
徙。汗。之。紀。繼。尋。復。尉。氏。故。業。兄。弟。仍。同。居。焉。曾。祖。妣。張。氏。有。子
男。三。人。長。曰。儉。娶。宋。氏。有。女。二。人。適。宋。氏。鄧。氏。次。曰。儀。娶。王。氏
有。女。三。人。適。謝。氏。李。氏。氏。次。諱。信。字。仲。誠。贈。中。順。大。夫。禮。部
侍郎。上。騎。都。尉。追。封。贈。而。郡。尚。書。之。祖。考。也。性。純。篤。高。道。念。祖
父。而。下。流。離。之餘。甫。遂。生。聚。而。死。者。未。及。同。北。域。以。葬。大。德。辛
丑。乃。卜。今。地。率。子。姪。奉。違。改。葬。以。祖。居。中。昭。穆。為。左。右。而。正。其

金華黃先生文集 卷三十 三〇九

位所謂宗孝行也待郎年八十有五而卒祖妣王氏追封龐西
 郡有子男三人長曰贊次曰贊次曰贊次一人適西河取氏
 贊字政輝朝耕讀且以課其子弟孜孜不怠尚書之幼學壯
 行成其宦業而致顯雖者平皆謙遜之力居多其財尚義於
 親黨無放此之聞人有道負不能償而不責也家又有恪恭所
 著者即統為良民而子視之里人有為水所漂者適見之而莫
 助其為誰亟稱夫往援之德共濟而不自悔人稱其長者以後
 至元戊寅十月卒領邑里之人來吊咸涕泣曰吾人之喪廢劉
 氏前卒繼孫氏無子有女七人其六人皆歸名族以第六女納
 贊弟勤依起家以慈和睦誠守為家法世如一其賢兒
 相繼歿其女歸孫氏者年未三十而夫益世子甫五歲念其唯
 持貞節自誓靡他撫存之甚至從妹歸王氏者夫疑子亦夭
 致而養之以此親之仁推而及人多此類母王氏前卒追封
 龐西郡夫人有子男一人名公佐字邦巨即尚書也女一人適
 李氏繼母朱氏封龐西郡夫人有子男五人公輔公驥公度公
 廉公阿女一人適田氏尚書用參者由山南監司中書家藏書
 吏為郎女一人適陸樞密中書樞密院經度使中書樞密院書
 郎事經度使監御史遷樞密院經度使中書樞密院書郎事
 中書樞密院經度使中書樞密院書郎事經度使中書樞密院書
 郎事經度使中書樞密院書郎事經度使中書樞密院書郎事
 清遠副萬戶召還同中書樞密院書郎事經度使中書樞密院書
 郎事經度使中書樞密院書郎事經度使中書樞密院書郎事
 嘗積官大中大夫先是尚書在戶部以階三品推恩上及其祖
 考既增廣坐域設置翁仲而碑石未建懼無以彰上賜而

昭先德乃馳書金華山中為階之銘潛親自昔草昧之初
 出其經綸之權以開扶輿運者固已策厥功而建崇名其猷利
 不試以儉德自保而甘老於丘園者積久必發亦莫不有以充
 稱其子孫而表見於後世本深則末益遠則流長夫豈偶然
 哉有若孫公之親也其報年八十有三耳曠日明融委無
 恙及見其子驥于八座此則世之絕無而僅有者也潛願委行
 無能贊揚盛美其為敢辭謹備著其世序之詳而顯詩之以為
 感孝科表曰
 龐氏之先出宋司徒昭以五經為業經傳南唐將錫子孫居汴
 友于尉氏號分公所尚書之貴自其高曾履歷備不有其名
 梓郡繼之其積已久燦煌密章貴于身後餘德則多集賢其承
 義方之教成於家庭有允其宗遂享其報優游事外躬膺榮耀
 蒼顏白髮金紫交輝既壽而康實世所希願披松楸佳城鬱鬱
 龍靈所加同閭存歿惟不有惟水有源培之濬之在爾後昆
 推述世序表以崇石念茲感初永無斂
 贊氏先墓石表
 昭武大將軍海運漕運都萬戶致仕贊公之光湖之長興人家
 子刺谿鄉上徐村浮雲山之陽高祖諱顯徐氏會祖諱祐妣
 沈氏墓成在焉祖諱崇出贊墓顯劉氏宋季以策于兩淮制閩
 得官累階武部郎任浙西兵馬鈞轄提舉以上海于兩淮制閩
 僑居其地上海後為縣故今以占籍為松江之上海人仕
 望朝卒官遠大將軍浙東道宣慰使鎮鎮國上將軍福建道
 宣慰使都元帥護運使封江夏郡公諱恭敏夫人即劉氏次美
 氏皆前卒次宋氏追封江夏郡夫人考諱拱俄前武翼郎殿前

司主管機宜文字至元內附從征交趾有功假金虎符為武德
將軍平江等處運糧萬戶有子六人曰英曰輝曰瑋曰傑曰德
曰個惟即昭武公也天資精悍有祖父風用管糧餉信於朝
濬濬海運千戶四遷至武德將軍海道漕運副萬戶涉錫海
者數十所轉輸米以石計者數百萬年滿六十輒請納祿遂以
今之官儀致其事初崇敏公居上海既久先墓在長興者後人
或不能辨其處昭武公始訪求得之而加封植焉每自念一門
三世荷 國厚恩而子孫蕃衍三十餘人非前人積慶儲社
無以及此不可不告于來者俾嗣守而勿墜家伐石為表原潛
嘗之而揭于墓之原潛聞之歸魏公曰心不忘乎先坐者乎之
大也歐陽文忠公曰惟為善者能為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
窮昭武公可謂孝之大矣潛之文字安足託乎直書具文不敢
以浮辭亂其實也崇敏公之庶官行事有武公外舅趙文敏公
之狀暨前大理少卿牟公所為碑銘茲不復書

張君曼題氏墓表

潛為諸曹州判官之明年得一士曰張復蓋其母鞠再閨猶
哀樂不已益求時之聞人為詩若文以抒無窮之悲為編管取
而閱之非直其母為可稱道其父之事尤有足紀者夫刑善以
勤俗長民者之善也潛幸以末學與聞有政履擬其繫乎人之
大倫者為銘以畀之銘曰
於弊之墟句無之里孰聖其地曰有張氏穆摯之名居實其字
群居大學五業不第文不在茲運去物政曰乃何詎惟其所
爰有賢配克讓其美名曰與純曾出繼師五世祖詒疏封安定
從伯祖光興領宗正監惟伯父以文煒著兩制八座早膺異數

父曰希暨連食京察出宰桂平千室之邑其封父挺主亦外族
派芳奕葉後先相繼履也今故鄉處是豐守節自誓爰居四紀
至治初年龍其壬戌三月之融曩日而卒上距始生五百甲子
勇顯暨顯節葬以禮于差復也故勇之墓雖既既除祥受佛御
父也義士母也節婦不有子孝烏與父母親長民者宜存風厲
顯顯不致承乏下使瞻彼西柱九九松栢動辭相表周勳五百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臨川志編次 晉易劉耳拔正

君姓劉氏諱濬字仲源河間肅寧人大父文法諱父元皆弗仕至

政廉訪司立遷授江南浙西道管勾承發架閣兼照磨以照磨

勅其使貪縱不法事聞使坐片去君亦以秩滿調蔡州路司獄

有舍甲者以貧自鬻為人奴勢家子慕甲妻其妻弗能得會其主

病危金華道上因詔甲殺主而奪其妻使配獄致成獄君直其

冤家檄出滌吏捕治丙乙為怨家所殺乙賴君言從其

獄旁鄰兩人得不死他以罪株連若鉅鍊無得而女繫者君悲

為制新所活十有四人所縱遺八十餘人永康大姓以暱眤之

怨歐人至死有司弗敢詰及抵告者罪君求得其情乃收案殺

人者宜驅使而下以受賂曲法駁者五十餘人用棄者後入江

南諸道行御史臺為令史丁父憂服除授湖州路總管府經歷

於足

天子方用言者恣從江浙行中書省郎中以下他官更取材望

捕其處君以選擢左右司都事且退用平及趙陞承總郎到官

明日而卒延祐元年七月二日地得年五十有五其弟汝珪等

將奉柩歸甯以某年某月某日葬縣東安仁鄉長城之原泣

謂滯子等汝先人最父宜知先人蓋有述滯發人也幸能道

君為獄官時事婦人稱之曰先人蓋有述滯發人也幸能道

平今所見猶孝婦不殺姑一事而太守莫能禮至今抱具哭而

去然則君亦足以不朽矣謹次而為之銘君娶曾氏次林氏子

若千人汝珪汝楫汝弼女三人長適同郡韓特遺餘在室孫男

殿濟之材而奪其死執授之器而易其宜百時一逢旋終尼之

雖善無小繼官無卑考季列辭式昭厥垂

公姓劉氏諱守讓字謙甫其先由大父立而上世為汴人金末

父信避地莫定回家為故令為隰州南官縣人母李氏有五男

子公其季也公年甫弱冠入秋書經為泰差尋又入御史臺

為殿中司知班父之權擢東海右道高政廉訪司管勾承發架

閣庫察照磨時方節使名以正憲虞特指者皆名陶參佐悉取

材望公妙年首膺其選深自砥礪以求報稱間有慮因攝使率

行節節憲察實省寬濬接引善類所至輒有聲居七年乃代去

調蔡州路總管府知事故復入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為令史調

霍州監丞縣尹未上丁內艱服闋改授元路平淮行用庫提領

秩滿以奉訓大夫其定路州知州改授至順二年十二月十

五日以疾卒于鄧之寓舍得壽七十有五公長鑄秀眉容止言

論闕雅不迫有古君子風善屬文尤喜為詩以其自贖扁所

居空曰本齋聚攔圖史羅列左右退食則默思其中客至與談

中原文獻之舊疑不隱性廉潔不怠於進取每請京師陳自

赴吏部始便首常調殊無難色其任亮澤也分帥閩東廉庫者

皆以故等莫見公必與均禮公較其分守益益然仕既久而家

愈落破之日朝故舊致贈述乃克以飲其清約如此娶鄭氏

氏皆先卒子男五人長元為公廉為晉寧路石樓縣尉次貞祐

某其女三人長適管軍百戶孫毅次未行次適孫其孫男三人
女一人初公母氏卒于建鄴葬城西之清涼山元等將以其年
某其日奉公柩葬其左項采保潛為之銘始公佐德府漚回
公行部以諸生禮見公未嘗以九子遇我自是凋殘公父子間
治四十年銘非過其誦為之雖不文不敢辭也公家世之詳約
齋到公實茲之此不著銘曰

人孰不仕易矣者時美老孝厚百喙一辭荷與劉公家有令聞
素乎其位無喜無嗔澤及故人推德之博我銘孔昭以屬鄧夫
福州路總管無溫澤及故人推德之博我銘孔昭以屬鄧夫
公姓趙氏諱執中字景賢世為趙州晉寧縣人祖諱趙州郡目
父詢將仕郎世州萬戶府經歷至元初太尉河南武定王為征

南都元帥合蒙古塞澤擊襄陽公時年未弱冠以推擇為吏職
河南統軍同從往向河口鹿門新城元帥察材可用固真之
業府公雖主文書不專以鈞德趨辨為務日與士卒同冒矢
石未嘗辭難凡軍中大計亦往往由公關說用次次陞提控察
簡歷行中書樞密兩府掾太師淮安忠武王以右丞相行中書
省事復署公為屬時襄陽已下丞相總諸軍水陸並進公與在
行從諸將轉戰而前既渡江取鄂州丞相提舟師順流而下俾

公從平章政事益國武定公分治省事移書諭降荆湖諸州軍
十三年丞相相至隨安以宋版圖乘上計功行賞公自行省令
史拜中顯大夫喬昌府知府行同知真州路總管府事久之用
別辟所願徐文符可容武親王時在樞密丞相言公於漢江有券
且嘗蒙上恩衛官使宜因其舊船戶產之武毅以聞於是得

不有司常法限其質級改朝列大夫同知泉州路總管府事
同兼者以朝散大夫為南雄路總管除中明大夫福建等路都
轉運使秩滿以少中大夫為福州路總管至大二年九月某
日卒其官享年七十公之在泉州也盜起安溪掠大洋川據石
盤頭勢張甚守將莫知所為公彈騎直抵其處許益大騰公徐
曉以禍禍則相與羅拜願其死公因撫定之後皆為良民蓋公
以居兵固聲望已著故能使之誓伏如此其以省撤閩漳州金
觀也稱羨餘五千緡米萬石使其為轉運也憲當商交場更宜監
以貯之精引就受置者無妄其弊歲得羨盈五千九百引其
善理財又如此惜夫父在外服其政建非非國者所能悉知也
夫人王氏劉氏皆先公卒子男七人長曰欽以公廩入仕今為
承務郎婺州路東陽縣尹孫男七人鉉等統以四年十月某日
奉公暨夫人之招合葬晉寧孫材先德之次後若干年始得請
於朝贈公嘉議大夫太府卿上輕車都尉進封天水郡侯越景
惠仍贈夫人天水郡夫人爰以書券願得銘昭揭墓道潘惟人
材之生必于與運匪特將相重臣兩有文武其傍更亦一時之
選也千載之下尚論其世知有伊呂蕭曹而已其能國事附見
於策書者幾何人哉傑則公之事國不可無述也乃弗辭而銘
之銘曰

嗚呼趙公受材孔良欲識不耀出其家若德銜百萬長銀鈞戰
公於其間持以文墨豈無裨強畏此隨書變騰電擊靡靡靡徐
江流湧湯其萬莫測控鞭而往歸駭而覆殿而戰其功也人
公同敢知 國有元臣元臣之賢

天子之聖曰汝遺朕汝初命公村則多無適不宜魚符龍節

宋寔厥施尚其嗣人克圖不朽馳書詞歸式告永久

亞中大夫漢陽知府致仕盧公墓誌銘

公諱克治字仲敏姓盧氏其先由范陽徙河陰徙滑之許城曾

祖諱其祖諱皆不仕考諱建嘗任開州軍事因家焉故又為

開州人公少有志氣稍長知讀書慨然思自奮援於功名至

十三年從軍取淮甸有勞入淮東都元帥府為令史取明年

國家底定兩服論次功賞授承務郎漢陽府判官時郡邑新附

人心勾勾上德撫慰經撫之者公之力居多尚書中書兩省

路總管府經歷用察官及部使者薦擢江西行尚書中書兩省

左右司都事以材敏見知於參知政事東平徐公亡何以事陳

傳入

秦京師遷浙江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於是徐公方持節使者

節汝浙右刻上乞署公憂職未報而去為兩浙都轉運使

副使陳南財計草重於監筭先是恒以歲賦減耗為憂公規措

有法自當算外得羨益八萬九百引以賑除知平江常熟州

下車標訴貧集公議立法決吏更服如神有以強盜坐繫者公

拯其獄以為此愚民無知同容舟漂抵附近地而利其糶粟可

非有首事合謀必分之驗不可悉寘之死僚佐疑不決後竟如

公言獲減免者三十有九人歲徵論大家使縣其不能自食者

民用無轉徙既又以為利未復則旱傍之患不可去乃行視許

浦福山諸水之故道滙廢不治者十有六募民浚導之如其舊

無在末之貴而民得其利不以為病也田里既以無事乃大治

學舍比闐服之不如法者易而新之田租之冒沒者理而

復贖之其所以嘉惠是州者閱五載如一日會

朝廷以汝入味張家財物志歸

中官擇可任出內之寄者致官前簿錄朱張安時公嘗被徽

聞其事乃命公縮銀章為江浙等處財賦都總管以派馬幣

之人皆重惜其法相率為生祠且請于前史官取城周君作文

以記之有司具實以聞除知建康溧水州其治如在會熱引年

以知漢陽府致仕累陪田中大夫公素薄於榮利既謝事居吳

中一室陶然日與賓客以觴談相親然至治三年十二月二十

六日以疾卒得壽七十有四夫人李氏與公生同歲先十二年

卒以秦庶早於月某日合葬開之濮陽縣黃城原于男四人

長曰植奉諱大夫晉寧路潤州知州兼管本州諸軍與曾勳展

率次枕卷卒次惺次悅女三人長適福建都轉運使司秦差

劉御餘未行孫男二人保僧聞曾女二人俱幼公所為詩曰琴

川集者若干卷曰錢唐集者若干卷並載於家惟屬民望范陽

號稱官族其別苦開有任秦知政事追封范陽郡公諡文昭者

曰克恭公之伯兄也父昭之子與今江陰州子尹且以文章家知

名滿桂籍林持制而公又有游州以為之子方尹而宋文一也

是不可無使宋者知積累之自滿州以公行實宋徵銘序而

銘之銘曰

奕奕重宗世有顯人縣公兄弟弗墜茲根公之愛村孔敬且裕

始卒無班而以豐獄公不三署公則有子揚善其門垂示無止

正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三公基諱錫

至正元年十一月一日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王

公亮于平江里第諱以二十正月日發大事於吳縣長

州鄒陽山金井塢諱以二大中之狀以授潘曰基宜有銘

君其執掌母諱接公諱瀚字元俞姓氏其先河東人始居

江左者曰福四世至晉及相子又十二世至隋溫麻今據鐸唐

廢溫麻置長溪其子務規襲官長溪今回家為遂為其縣人長

溪今福堂州也又三世至六贈太子太保職太保生贈太子

太傅恭於公為高祖曾祖諱實金以進士起未及改官而辛累

贈太師延封魏國公曾祖妣扶氏信國夫人祖諱方大贈少

保今以公貴贈大夫上輕軍都尉追封大原郡

侯祖妣潁川郡夫人陳氏今追封郡夫人府君魏公

第四子其第五子志文公伯大勳著其氏高第第五子以直事

宋理宗至泰知政事為時名臣才諳雅翁用忠文公奏補官累

遷知南餘州加兵部尚書除密重閣學士福遷制置使知州如

故於是宗主已奉表納土而福遷猶未下乃夜益福州以八郡

圍籍上于行省至元十三年十二月也行省承制易以新官既

入覲

世祖皇帝於上京乃降金虎符授中書大夫刑部尚書福建道

宣慰使兼提刑按察使尋真降都尚書拜正奉大夫參知政

事行中書省事將之官江西俄為國信使宣諭日本劫掠其

境列迎甚請遂以詞書未至而遇害于海上事關顯

謚敬愍侯後二十八年

仁宗皇帝以公有請贈崇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延封國

公改諱忠愍妣安人陳氏林氏皆前宰相華氏今封國國夫人

張氏實公之母痛忠愍親于國事哀毀如不欲生斷髮為此丘

尼公生三歲即以恩授控仕郎南御路順昌縣尹至長庚七歲

從華大夫號哭赴新子闕下

世祖皇帝為之震悼給驛券得御遠勃行省為窮治其事仍賜

以平江田八十畝宅一區回安屋于平江而著籍焉上念忠

愍不置有旨視故所居官下二第錄用其子忠愍之子七人

惟公獨存乃授公少中大夫平江路總管府治中時年十有

七惟公獨存乃授公少中大夫平江路總管府治中時年十有

聘聘不取欺崑山有謔易官田千畝而八年不決者公被放擯

而洞見底衷其人乃伏辜吳江有違拒有司禁隄護田之令而

歸過於家人者公詢知其故管五不問其人乃無所逃罪舊稅

官酒錢多取於下戶而富家政不與公始議議悉以田之多寡

為則人服其公學舍久壞不治而郡守缺公曰聖人之隨人所

共由何獨守得為乎乃置募大家合錢輸其禮賦士論美之校

滿除浙東直宣慰副使瑛之金華有歐殺人者吏受賂以為病

死公摘為吏瑛按得其情徵具職長吏而下皆以職欺瑛者四

指居餘然海濱為不法擅制一方吏無敢涉其地公彌繼以

法衆皆大驚且稱快為昌國在東南濱海中與風濤海水漂人

民廣舍公不憚其險親往收救之先是官府應辦至賊民以錢

使以子不相生謂之規畫所賦錢不過數緡而取其髮至數百

斤猶字至數十頭公命入其具而用市估償其直以紓民力是

所遵守而無以容其姦部者矣公政績列屬于朝未報而遷荆
湖北道宣慰副使歲歲大侵公躬履山嶺以拯其弊廉節勤苦
江陵河陽荆門之民賴以全活者數十萬江出三峡至江陵發
益舒緩水環城而流自宜慰使劉 陞南湖南而舟楫不通民
去城十里始得粟米新蜀公為循之使復其故仍襲新阿與之
接人以為使

武宗皇帝詔更鈔法行銅錢而鼓鑄之法廢已久宰相以公今
之通才宜無所不知乃奏除公江淮泉貨監公以銅不足為憂
詢知錢之虛與有勝水可浸錢為沉以火鍊之悉成黃銅如其
法行之得銅數十萬斤凡天下為監者六惟江淮兩鑄錢最
精未禁而錢復廢不用改郴州路總管柳岳楚上流洞壑徑
往來民間人憚其強捐莫敢與相貿易公憐之以息備之以威
乃皆悅服而相安為楚天依阻山林乘時陸梁劫奪其草樹
使無所蔽障出沒民漸深其俗而喜乎一不備竟輕起而相購

公大治學合作講書蓋其學藝琴瑟之屬其人識先生禮樂
之器命立統校而使受業其間者以月之旦望來會延宿儒以
義理開曉之俗習為之 丕變山郡可耕之士雖少民多艱食時
方貯錢田米于官倉缺官支諸者數十石公慮難以濟其乏
列利於錢藉或為異議公不為動民賴以生先是受納秋稅石
加五斗公姑平其稅量民皆負倉米驅散而去征商之制有在
注來貪欲而領官有規畫之名歲所賦錢不過百五十緡公以

此湖龍泉塘流至池俱官產民皆儲蓄魚且即其下逐造水
磨房更為鰲成所得百倍於官所賦錢府傳既豐民亦少蘇三

川賈郡城中古語云三川塞國郡苗公觀其變於客士謀疏導
之而作陂於其西障水使勿泄土之墾為自奮橋梁陳則儲蓄
今一潮民不病於役有訴其祖父之墳為冢家所犯者史莫敢
問公至乃直其事而歸其墳有訟其繼子為盜者已傳致成獄
公慨然曰父於子而論為盜既已罰恩况未必有其實乎乃親
鞫之果得真盜而其父子如初鄧州茶陵富民置時中死無子
惟一小妻及其贅婿妻誣其婿拜成婦藏隱王杯夜明珠等
株連八百餘人奉使宣撫移其獄以誅公窮探而得其情乃正
其罪州長吏而下計其獄至十一萬五千餘緡人以神明選正
諫大夫饒州路總管年賊米價翔踊公以管倉之亦定其價為
三等言於行省以為預報以下等價民乃可得食米報又於下
等價減十之二使民就雜時宰愆公專擅公曰餓去粒糶二千

里比議空注還非半月不可人七日不食則死矣餘忍死以待
乎其民亦相與言曰公為我輩而減米價果加罪於我輩當
罪為高下歲久貧富不常前者多仍舊額富者一無所增公
考得其實而不使人知之獨以己意為文書令德興丞彭慶王
徑達于行省宰相都司成訝公不用公文度王曰盜骨寧不知

此類其事涉察議難於濟一故爾乃報如公而金謀以均包
銀之法乎不過二兩而餘職公之出立為籍民數多或徵其十
倍少亦倍於元科以既還命一以 詔書從事民所輸無過二
兩者未與包銀縣中書者有同奉行大峻而謂公能卸其民持
以名聞鄧陽官簿籍聽農家取草以糞田麥戶擅其利必納錢
乃得之河泊之課歲為錢五萬餘緡

乃得之河泊之課歲為錢五萬餘緡

朝廷既指以予貧民聽其採捕而厥戶亦狹為已有使不得披
上賜公蒲服而禁絕之人懷公急共立石以頌義里里正首
同役於官第物力有高下之不同其富餘事悉具於主首而
里正坐視其成公始命驗田之多寡而均其後郡所轄州縣地
大且遠凡所為之簿月一上之由是僻客間無復叫囂破突之患
物與凡所為之簿月一上之由是僻客間無復叫囂破突之患
餘于州以經理田稅官吏相與為欺吏權公獨其首首賦至十
餘萬縣州長吏而下皆以罪免東湖者都君時海湖故壘所在
也學官僧寺爭欲得之公謂此官地俾歸于官而捐復實業
突魚警之屬納其中取孽息以給使客之厨傳公之為郡所至
政平訟理而於其豐碎務靡不周盡類如此父老或以兩岐之
麥六穗之禾為獻公曰此聖世之嘉瑞非巨下所敢當遂以聞

於官場公謂不宜獨加軍民官以遺漏之罪乃嚴為之禁嘗責
其屬官更事至立決不遲之徒獲獲構陷平民者無所問其
奏行有左相勝欽制軍滿公材任閩帥未報而書巨
推公揣測閩海道憲訪使公方以救濟揚濟為己任俄陞中
五千畝闡壤而家民獲其利公首慎使而遷其需汀漳與閩
接壤故立屯種田死徒既多國腹不理公建言乞如舊制且耕
且成以緩靜一方改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元帥元帥元帥
數七路軍馬境內晏然從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元帥元帥
獄元降金虎符廣海之間民式報慶反則不常公為文以諭之
使勿回事以結仇怨毒以報然尚能盡租賦以奉上畏法今
以保至家然後與兩聲相安相樂共處此土公恩威著聞者
皆敬畏莫敢犯兩淮鹽法久而益壞
今上皇帝即位之某年母擇人極其奔而無以易公乃命公以
正奉大夫行戶部尚書兩淮都轉運使遣中書省徵管製衣
法酒至吳中論上首起公於家公法事伊始於前所行兩
浙禁勾容陳公雷塘三河港真州砂金沙以行運糧每歲任
煎鹽十萬引而以流管衣鹽足其數鹽法既嚴特旨賜以名酒
精鐵白金五十兩寵數彌隆拜公河南江北等處中書省茶
知政事行次宿遷以疾作南歸於是
天子亦因公之老疾即道自觀察劉猶親少卿以圖捕報夫何
疾勢日甚遷吳下未幾而以計聞公元配周氏余知政事文英

之女先二十三年卒追封太原郡夫人總之氏子男八人長曰瞻以公陰當補官未命次曰斌已平回哇以國學生為江浙守廉行中書省宣使曰的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參差曰斌曰斌曰斌亦平曰斌女三人適周 服 鄧 孫 男 七人栝樹被任權程持女五人公天性既寬夙負大志每念未及成重已然任藉常思自設無負國恩既失所佑竊孤萬里氣憤子五先交燕石丞公補一見知為今器添加英被而策勵之年樂勤冠為郡別駕若先於政事者暨停大閤典名蕭承宣撫字籍甚能稱古之良吏莫餘過也若夫理財之事固非兩素習而公才疏通敏不為一器機故除及無述可窺至於文武二柄

國家倚重三公佩兵符兩持憲節雖在城曰歲未究於政施而大綱小紀皆已備具晚參大政預過益陸人方孫公畫撫宿盜入陪廂論以大庇乎斯人天胡奪之遂耶公居官趨淨退若無一能於小夫下交接之恒默然者不及而廢事則決意之何向子弟至親公卿至貴莫能回也公事親孝志隱之夫人凡公所謀事者皆為執三年之喪疾夫入廢疾躬治粥藥衣不解帶者十旬及其既沒偶以山丹花置几莖間花謝結實如桃而色正白蓋孝感四時致祭二魁音成為賦白華之篇公清白之操得於家傳數感四十餘年故所賜之宅不壞一室不易一椽多以嗣其宗族姻黨周夫人所遺陰田益費以自給公發亂時留家師聞魯許公以道學辨後進即知微染故中年尤致力於根本之學為其家恩之室曰本齋云兩為請清醇而不事機難有小山堂茶三菽成於家始公卧疾西湖上潛入帳安否

公預謂潛曰吾平生無它長惟孝於親忠於君爾度此疾必不起只此為永訣能使吾不朽者惟子是潛對曰公乎未及謝天子方稱用公百神兩相旦夕且勿樂矣公頷之而不提言公之愛也潛方縻於官守無從前旬往赴穴哀以辭用存掛奴之誼而公家以銘求屬潛痛隨妻不敢以不文為辭銘曰顯允三公履也全人惟忠惟孝萃子厥身其孝斯何世有今德逮乎忠隱捐軀徇國遺茲鞠詞街哀嗣天赫其龍允賁于重泉其忠斯何切永世澤夙與夜察倘敢不帝念下民鄉風遣使山鑄海蒸夫亦玉事總衣新義帶究厥施請共正直昭受

王知乃降政路漆東釣軸坐鎮南邦暫滄外服上方以席庶道公歸遠猷未告喪其蒼蓋吳氏在文考次功伐系之以銘式彰遺烈

奉議大夫御史臺都事李公墓誌銘

公諱秩辰字廷河姓李氏世為崑州人其先居郡縣當相繼仕聖朝為滄陽令回家為祖毅以駙馬御史忒木台引封磁為其人匠為提頓父若世其官剛果敏達為樂工所廢僅積勞其官進秩七品後以公貴贈水德部母張氏封恭人有子三人其長也幼聰慧甫成童能自力於農庭襲父業數日是可以行吾兩學耶輒奔去游京師

成宗時以善譯語得補宿衛大德三年秋授承事郎當郵府判官高郵初為路錄淮真宜魁司後改散府諱揚州路而宜慰司從屬之如故或民咸以為病公白于奉使宜撫謂復宜慰司便

併僻公驛關中書 奏可之揚為會府或所需恭維阻於脚煉
而經涉重湖遇水涸冰堅尤苦於負荷公言過泰必舉諸州縣
水運為考且入已足用請盡免倉倉福院所設管回提舉司
屬民眾其用公言罷去而責成在民力以紓弊社等三十六
湖隄僅知錢力則借家緒完公字使一新去之曰如始至焉至大
以時而民不知有使吏胥冗濫則汰序之暇日則率僚屬入學
聽講有餘力則倡家緒完公字使一新去之曰如始至焉至大
元年秋遷路新昌縣尹歲餘道經相望公將貧民之數老
弱者賑給之少壯者俾商家妝而備之赤貧者救療之所全活
其眾患經界之不正則發其案而圖其地所當其條甲緇火鱗
集印分兩券開官報其在戶執其右鬻產則券租之價漫說併
云弊無所容而賦役以均邑夫郡遠而舟楫不通民疲於輸報
公請以土產而代其入除為邑儲手書訓飭之辭俾人知遷善
遠罪土俗咸於陰陽拘足親死至數十年不葬公下令不葬其
親者不孝論不旬日而葬者以千數有司追于公循循法道牌
為信民以不擾有聞爭悉遂者長使質其是非而或論為或護
以漸曉不決之獄凡兩平及無不服其明允官病既日以無事
乃大脩孔子廟而新其學舍至於縣解驛驛川築堤路有廢必
舉人誦其政以為創舉以來四百年間未之有也皇慶二年春
陸承直郎湖州路歸安縣尹邑附於郡事多掣肘公守法不阿
有爭家財而骨肉相戕者請以天理感諭而去有以死獄雖平
民者折以片言逸服其奪京師貴近有指邑民之妻為其逃婢
者中使督捕甚急公不為遣卒歸其夫每歲二稅先期至者輒
勞以羊酒人皆知勤莫敢有後前吏田多荒青稈代輸其

租公屏吏卒步入阡陌視地之肥瘠定為歲入之數某有力
者使墾種之有旨經理田土奉行者率務增加以為功不
苟隨聽民自占主者以所增田僅百五十頃議倍加其賦公曰
吾官可棄民不可病也卒從公言仍其舊宿臺安軍舉公廉按
是 枯四年夏除承德郎中書戶部司計六年夏擢監察御史於
仁宗臨御日以天下已安已治而不自神聖樂聞諫言時逢南
結交權貴人假藝術以媒進者璵璠翰林學士承旨公曰承旨
任親地密處諸學士上彼何備而得此將何以責吾命待親聞
乎同列相視無不駭出一語公獨奮然墨劾之 上初不以為
忤會內府市新炭司出納者優官冠民私其錢十萬歸歸公發
其奸童再上未報解印綬拒去群檢因得長其陳奏委以所按
不實名致詰問類近臣力救而止
止為樞密是年冬即以公為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司尋仍進三
官為樞密大夫以外艱不赴七年冬復拜監察御史
英宗在儲邸風聞公名至治二年春特除公御史憲稱專公特
文墨議論以正憲度人服其知大體未幾以內憂去遂卒于家
泰定元年三月二日也享年五十七其年六月十八日拮葬
于北廂繼之先塋公持身嚴格而待人之急一無所靳居清
其道樂稱人之善皆有過必面折之周人之急一無所靳居清
要亦不忘在掣自號平野以其志平野以生者社工部詩顏大師
書亦意氣之所合不特受其辭翰之矣而已歷官三十年家無
留餘治一府二縣與利除害靡有遺力所至咸為樹碑以紀遺
愛其立乎壘端抗言無隱貞君之遺直哉公葬二十有四年而

基隆之石未有刻文其子益懼愈久且墜遂奉本有照壁官劉
 公奎同知湖州事張公銜所為狀懼滑序次而為之益深輒載
 朝廷上下之際相成如此誠千載之一時善哉狀所述序其行
 治之詳而著其大節皆鑄詩用昭示乎方來非徒以見公之賢
 蓋將以明
 先帝之聖德於無窮也公晏安氏追封滄陽縣君其國忠誠公
 之孫人臣易其官裕之女以至順二年五月九日卒其年六月
 十九日合葬焉子男一人即益也用公廢入官由永嘉縣主簿
 辟江潮行省掾史擢本省檢校官累階承事男四人女四人繼馮
 恩徽次德監察御史董壽嘗次未行衣孫男四人女四人繼馮
 陽為君子其德必剛惟有其時銷庸乃物侃侃李公遠庸殊過
 既時民庸遂踐 朝者來居
 帝旁耳目之司推奸擊臆略細微危言正色匡朝之故不可
 則止奉身而去當宁憲欵式遍其歸公去覆來察正所愆百汪
 欲避宜公之功休休不容察察
 帝之德上方用心乃不有年拱末滴風生氣遠人亦有言
 君仁臣直物器茲碎敢告元石

前承務郎王公墓誌銘

公諱昌世字伯庸姓王氏其先汴人宋武經大夫保信軍承宣
 使安道公高祖也建炎初寇蹕南渡道聞始居於鄞曾祖
 諸晞亮朝大夫祖諱揚莫定於未進士任朝請大夫尚書吏
 部郎中魚圖史院輔少官曾孫陳慎討官無常政環觀書諱正
 奉大夫考諸應麟溥祐辛丑進士仕至朝請大夫刑部尚書無

結軍中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曾孫院同修撰孫侍讀社鄭
 氏李氏以贈許氏以封並為碩人公幼端靜端莊已化然有
 仁人之志不情與群兒押長益純慈幼習華靡事母如也出朝
 尚書公恩補承務郎未及祿而宗社已蹙尚書公杜門不出朝
 夕坐堂上取經史諸書月解論辨公甫十歲帖帖聽無倦自
 是於先賢名理之言群公經制之說至世史之權機治道之體
 統古今札與之固章殊聞異見靡不究悉尚書公所著述公蒐
 輯考訂贊助為多著書萬餘卷暇于以蠶抄書至忘寒食書
 以復完為文一獲桂不貲世俗風情月狀語皆所不道尤精於
 易空占古尚之職如前知亦其誠之所致云
 國朝承平既久故家子弟以舉附致顯者不可選經尚書公
 名重當世諸公謂宜錄其兩人以表盛德薦章交上公力辭曰
 士之大節謂守為謹慎身所以敬親肥遯所以無不利矧以介
 直之資兩世家請帥得讀文書求已志以畢此生足矣不願干
 外也公性孝友許碩人則病十年粥藥必親調治不辭勞動近
 月逮其既歿哀毀過制歲時祭尤致其謹猶貧無所歸挾其
 幼穉相依者二十年歲饑米斗十千給粥屬猶數口家素儉薄
 中今先時之半以異族入尚有怨疾不已而為計傾之者公靜
 以感寤既保其遺囑有伐墓不堵禁不可則捕其物以塞其欲
 有私附其田又稱貸而弗償者一無所問有鴽其物而捕得者
 公曰彼迫於飢否乃爾吾不忍責以法竟舍之公平居不自表
 操與人交無動距重然諾亦不苟為阿附人誠患難救之必力
 邑有訟連坐者業已誣報而真敢自言公為言之卒直其寃有
 遇盜而加罪旁入者公謂曰汝欲得而物吾豈與汝情之已而

果得真盜入服其長者公老益康強俄一夕感疾將愈值野
碩人謂日力疾行事疾復作遂以癸丑四年三月九日卒年
六十有一卒之日或為之盡傷流涕曰身抱君子亡矣嗚揚
朝朝韓大夫知解慶府正之孫女子男二人孫孫季孫女一人
適楊祖孫男三人陸同孫獨女一人嘗戒二子曰發學以實
勿事虛文持身以誠勿循詭通母以貧忘公擅母以卑墜家聲
二子奉以周旋詭庶有立公晚自稱節孝君主有文集二十卷
名靜堂著於家公之墓以天曆元年十一月九日葬于鄧縣
陽堂鄉同墓先室之側其墓地宣閣都司賈公愚以先世之葬
故狀公行甚具而未及者于石章於是厚孫書於石以銘為
屬諸親惟宋季文學待長之臣信得物治聞者必曰厚孫先生
忍齋向書公別號也尚書公於書無不諳記誦絕人且練學堂
開故事有不知必問焉其年深自晦匿不與世接而東南學者
以為宋三百年文獻所存莫不尊從宗尚書公殘年公兒諱
其傳述文遠垂有足徵者 上方稽古閣治用言者書曰故
召諸儒撰定三史使命旁千輩羅前而公之不起已以此尤
四方士大夫所共歎息痛悼者也銘其可無作乎稽晚陋不足
以知公序而詩之姑以慰其嗣人云爾銘曰
二代之祖世遠莫徵嗚呼後王尚有老成文獻所存公賢敬承
右文稽古際今休明論撰之同史臣是膺無望公以時幾鳴
抱器歸周族于 天廷贊于筆削作為一經公則已逝日吾
其寧有靈其靈有伏必興惟文有家能以銘銘
信州路總督府判官謝公墓誌銘
公諱啟孫字唐鄉姓謝氏宋丞相太師晉惠正王四世孫也其

金華黃先生文集 卷三十一

先占籍台之臨海後以曾王孫女配于穆後賜第鐵橋因家
焉曾祖盡果伯朝奉大夫贈太師追封衛王諡恭簡祖諱英島
少保保寧軍節度使初國公贈太師追封魏王諡恭簡祖諱堅
兵部侍郎洪保寧軍節度使贈同平章同三司諡恭簡祖諱堅
道義朝夫人公幼聰慧稍長能自檢飭利學給諫之習而自齒
於常布威溥聞用世舉入官至太社今德祐初差通判安吉州
除軍器少監累階朝散郎入
國朝用近臣薦授承務郎信州路總督府判官公拜
命即辭不赴闕公復為翰林政事公可佐應府其見引重如此
老慎許可或奉公可直調林政事公可佐應府其見引重如此
而公終不以仕進有其意為所居堂曰退樂當書數千卷日以
教子為務公性素樂易善漁人交厚嘗次入宋江南者若馬公
細董公文用高公克恭李公行無不慕而與之游公為尚略古
今間語及承平故事歷歷三不倦過風日清美輒與勝流韻士酌
婚於水光山色間折為詩直以爲其胸中之蘊不尚華藻飾采
媚俗也公既無累於物益自厚以學其生百年之著舊漢諸
盡而公歸然獨存楚期之歲重顏不衰知之者最其有老成之
典刑不知者疑其神仙中人也家適燬于災公一不問惟懷帶
克保先世之遺書故物因成繼疾以至正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卒享年八十有六娶趙氏諱由簡宋觀文殿學士太師德應公
與藍之孫女封秦人先四十八年卒子男六人長某老用公恩
為福州路運江縣令開闢池武富器儒學教授未上而
有公慶次流為伯父昇孫後次汝魯平次必為季公孫孫後次
浩女三人長適奉訓大夫 等慶海運副于子益平封馬程

三三二

勝君已卒次通大中大次南安路總管馮祖封平昌郡夫人
 次通妻盛宋妻知政事懷之孫也孫勇三人其約與權女二人
 適閩惟德長龍曾孫勇三人玄齡玄寶玄輝女一人初趙恭
 人荏湖州德清縣永和鄉方山之原至是家老壽以其年十二
 月某日奉公拒合璧方山避治命也諸孫冲的充為公所鍾愛
 未始頃刻左右年甫三十有二公卒後十有七日亦卒即公
 墓旁附墓焉公與浩之先人生同歲浩每造公未嘗廢子事禮
 而公諱不有常以浩為忘年友父子池錄晴者之雅故致書
 及狀未敘銘於滑謹備者狀所述而考次公平生出處大略得
 其時行時上授容夫就之際可無疑於古君子者播諸銘詩用
 昭示于不朽千載之下寧不有尚論其出而知其人者乎銘曰
 謝公仙二首之玉孫際
 今與運其惟

帝臣有命自
 天公拜稽首禮堪義退不居其有樂以忘憂求御聖賄既而
 康平全其歸委于家親及嗣續文獻之傳夫豈不足論撰初
 終有鉅幽風鼠公平生敦直持書上之大節莫出虞發其幽
 港式示永古

閩清縣士高君墓誌銘
 君諱際字時若其先靈西秦州人宋太師備忠烈王佐高宗建
 中興之業為南渡先將第一有傳在太史氏於君為七世祖由
 忠烈而下皆儒君子抗田若孫為曾大父諱沈承直即大父諱
 杓忠訓即大父諱兩承直即母氏君少孤母甚鍾愛之既長事
 母克盡子道母歿十餘年恆諱日猶哭之愴其孝心純至天性

然也君生於華閩而夫婿晉陽感察移自奉甚簡潔無異布之
 士讀書不徒挹其膏髓以為資身取能之具務通大義而已
 國兵承宋噴御右翰公留鎮南土知君才可用力薦干
 朝授福州路閩清縣主簿以親老固辭不獲乃度而不赴故第
 故于交結黨犯足法風雨澤子身及家復關地以事德符赤竹
 成陰而盛如果蘇今駐就列奇丹野木不華無異者德命去之
 平生與親朋里黨相往還無間貧富賤廢之如一暇日扶客
 訪前賢遺蹟於湖山間過膳處輒引蒲葵酌味飲以酒樂而忘
 其老晚益康強人謂必益上壽屬疾權決而遂不可為以至
 五十四年十月十八日卒于家享年八十以其年十一月十二日
 葬于仁和平縣大雲鄉洛山取直公墓次以厚對氏太師顯武
 德王五世孫女先十六年卒至其合葬焉武德與忠烈並稱四
 哲者也子男一人曰繼孫勇二人映時女二人曾孫女二人君
 之墓也銘既誌歲月始于曠後二年始以狀果銘諸自昔世代
 遷革故家子弟席其祖父之舊以取顯顯於時者固有其季
 身而退甘老朽於山林至於名聲流傳無聞者亦多矣君雖遺
 榮非居深自韜晦無所見於談說後之人乃能汲一焉圖其不
 朽如此歿而不亡尚何憾乎銘曰
 時則可仕乃高尚其志崇以慈愛知素乎富貴用欲保其故家
 而為全人於

鄉進士項君墓誌銘
 至元二十九年秋九月庚申宋台州興甌進士項君良才卒葬以
 二十六年春三月丙申後二十年君之子鼎亦卒又二十一

爾嗣人
 聖出揚于墓門曰公侯之子孫有復其始在

年與為至順二年歸之子炳始以狀徵歸於金華黃潛銘曰
 台之項氏所祖黃祥丹皮對斯堂見有唐斯山居人會昌進士
 其為以詩著稱史氏斯復曰勝突七葉孫應之子祐當宋寶元
 復自求嘉徙于臨海十世孫安發三百載後復三葉曰奉士璿
 為君曾祖不詳於時國士蔭嗣慶墓三紀周公諱傳于政史
 祖惠父顯况禮其承忠本胡氏廢士之源初名圭揚以今諱
 曰公發者始死之字君少學詩事胡公良處之從子作中前陽
 晚所敬重將之師表自雲先生金氏安道君若或請不務司同
 曰以二南始于國風中以王風歸於廟堂蓋周禮有雅頌
 稍曹之末至幽而終否黍別波循澤不窮越是有作斯為雅頌
 孔子之衰周公不夢賦使黍離我心之憂如醉如噎易能與周
 小或細細風靡靡備周之為黍噫乎情矣君性寬厚而無朋常
 亦不面片人之是非按手屏塵然言所以聞者謝服去非味是
 抑亦有心必質於君途聞之銷由君片言即二千石王公華甫
 泊揚公練成加推許王公在郵政多便區區界識念君任之
 新民新附人或獻奇請捨委倉以給餉儲樞殿席恩慈感未瘳
 家經手操獲有山丘符移運饒吏李時午君為代輸竭其貲數
 合北一里大山崇二火尤如射洪發其收隨者百家死者數百
 歿臨不充刃交木石君捐棺瘞以募此夫誰不扶石活者十餘
 從其死者用浮屠法誦言不驚人鬼怖二君處親舊有施于
 下逮與謀莫不謂二堂有雙桂亭之徵君既病痛字拉尺
 君弟英才與君名並茂于卿雙桂之徵君既病痛字拉尺
 終於布衣壽六十六墓在縣東保樂西鄉安仁鳳山先墓之旁
 君原于羅子森世地室以假有子男二其大即鼎以孝友聞

金華黃先生文集 卷三十一

對策御校力詭權臣胡公在朝博士著作教授王官時君著學
 鼎以公故捕官迫功進置美臺浙水之東次曰大有知君背剛
 從君避兵為薛平游李欲判君以身赴焉幸戰而心竟獲兩全
 其女有三婚曰王牧牧華黃祖率皆士族孫勇六人嗣以文稱
 次則道唯道中道成階釋氏不女于次又次道心士寧其手
 女則有五婿亦名門曾孫勇十其女七人嗣曰六歲君祖以故
 費觀慈容猶記恍惚呼吾祖望炯非汝復五十年不有論撰
 母曰小兒勿動長者吾祖曰謹故吾孫也言已更塞網羅莫知
 先人以告乃知其悲鳴呼吾祖望炯非汝復五十年不有論撰
 杜浦之沒餘四十年類孫嗣業求錦以傳湖空蘭算不自處屬
 聖二道與嗣業類義履前比乞為錦章尚備吾祖沒而不亡
 錦杜浦者亦祖元類潘何人斯敢告不敬炯拜且泣曰無固聲
 庸擬其請補茲聲詩為言則懼而近於贊刻詩方琢求貢幽室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十一

三三三

星表在都門桂友人許借讀黃文獻子集十卷乃明仙居
 張倫存禮刑本病其去取失者而附予祀碑狀疏
 議若第七卷末尤平判不倫蓋於其門黃序屬
 圖齋見元製金華黃先生集不全本低單精甚
 始快甚莫遂於心也致宋景濂撰言行狀述兩著
 書有曰撰齋初蒙三卷條案三十卷或為志七
 卷茅記一卷此偏辨次自卷一五卷三十一初蒙
 三條案一五廿八雅多日撰齋之名其為一書元
 疑但闕條案十一五十八九至三十耳黃序春序
 稿初蒙臨川危素偏次條案門人王生宗生編
 次兩五王宗二生即子充書疏也而垂卷三但列臨
 川危素名蓋不撰在元香負章在王宗皆後遠不敢
 抗行也行狀三條案三十卷今黃序云廿一卷並作偶者
 沈既痕迹宛然必必三十一說并初條案為三十三卷
 可登九月十有五日竹汀居士戲於所說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墓誌銘

先生諱淵孫字甫山姓李氏其先出唐宗室徽祖房五代時避
 地越之三界三畧者會稽上虞陳三邑之衝也迺蓋東南至台
 之寧海家焉曾大父排宋迪功郎大父開之弟仕公演與同里
 葉公葵鼎俱登業直隸國閣郎公霖葉公後由太學釋褐三
 相先生之父故為布衣人知其宜有徵矣先生少歲即能讀文
 書既成人師事太學博士舒公津學日以進方是時壽旂之
 得辭賦于滄司隴曰常試裁試者勤以萬數歲甲子先生年二
 十有一以詞賦中其選第一問者咸歎奇之已而上春官不合
 難先達右司郎官陳公謙憐其才宜游府至恒引以自近候面
 更以國子舉預奏名遂擢甲成進士第授迪功郎黃州司戶參
 軍未上而黃州以賊圍縣縣方先生棲遲海濱者餘二十年有
 然焉之志郡府或以先生名剗上先生為強起請師述大嘗
 試以獻時大德二年也居止河而踰六年延得杭州臨海學教
 授延祐元年以選為江浙同考試官三年調臨江府臨海學教
 七年復充江西同考試官至治三年以授仕郎台州臨海學教
 判官致仕天曆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卒於家上距生 癸卯將
 壽八十有七卜以至順其年其月某日葬於開河山之原元
 配王氏先五十一卒於某年某月某日葬於開河山之原元
 與先生合葬焉子男四人長傑以先生教世恩今為其官以深
 次大德五年卒於某年十一月十一日葬於開河山之原元
 烟輝 凡先生為學官教人有法其較文稱賢主司至於興壞補

吳山內之體直其細百故待而史馮公異其為先生可賞識不
報先生蓋也而未顯於學者自其自號尊之曰蒙萊先生云先
生著詩賦贊頌賦銘表啓碑誌序跋論若干卷唯大韻賦今
行于世重修台州圖經列于官書潘以先生散文鄉閭之賦亦
頗多送墓之始適三先生所居邑而獲以禮見先生之將莫
也類與潘通於錢唐潘且官額得銘刻石冢上潘雖不敬識不
敢辭銘曰

嗚呼先生兮世觀乎知山之幽幽兮食有棘旅謂世莫知兮終
不我遺大龜三兮其陳以時龍味雅厚兮節實肅恭政益而
歌兮日異之韓河對何成兮式全吾路清風扶木兮百年之恩
樹此貞石兮昭焉列辭

胡景呂先生墓誌銘

諸暨之鄉先生曰胡君景呂以康熙三年十一月二日卒年八
十有二歿於元年某月某日葬某處其原於是先生之子三人
在在若前美其孫陳濟門泣以告曰吾祖美有日以誌之哉焉
不肖而特重服奉大事禮無以振吾祖於幽荒事苦幹而昇之
銘吾祖葬死不沒矣惟爾之曾祖乎部府君與先生之父承議
公俱中薄秩東成進士戶部府君之外孫劉君應龍在太學與
先生俱允蹈齋生潘生也後頭管受學於劉君而護知先生意
又仕于先生之鄉而及與先生接銘固不敢辭按胡氏世為越
之諸暨人謂先生之卒某呂其字也曾大父燁弗仕大夫士美
累討通直鎮父果承議部江南東路總督主官父守用平勞
賜緡衣銀魚母王 封孺人先生幼有異質年學問學尤謹於
踐履入太學輒為私試第一屆歲餘承議公以內臺解職先生

吟唯扶持絕江而束會 天兵南下學廢士說先生奉為
公彷彿山澤間未始項刻去左右水濱公得以優游恣肆歌
息僅異微以崇陳然以委身至順而忘其老者以先生能為之
子也先生既隱居日星無復管世志乃益攻其力於經史百氏
之言而務極其旨超手書卷足雅若無少懈焉之虛主乎至
於詩歌儼語率不有鴉勇兼若于策嚴子家慶樓氏先若千
年卒子男三人長顯次汝汝亦俱奔孫男五人健鈞鈞鈞鈞
女一人適同里方河曾孫男六人女一人先是皇中為舉子業
者多采學於先生從孫一中實挂列一中之上春官也交游皆
以詩送之時先生病已垂頃口占為序引造一中春官之說
群無事以降而先生不及待矣一中每官之必為捷澤為之銘
以誌其嗣人亦以慰一中無窮之思也銘曰

仁州路橋學教授王君墓誌銘

仁州路橋學教授王君墓誌銘
之巧自盡先生尚與之券不朽也
仁州路橋學教授王君墓誌銘
以信義交於人其產其弟問而獲視先生蓋惟謹冠昏祭必
者諸君之道制而不苟同流俗文字之外無他嗜好宗族勿友
稱焉其末頭輒止而以壽終其質乎人亦多矣君嘗教誨漢
遠即事多率略嘗有田而無籍歲兩入為租四百石而已君始
至始知人今自實州增其租為六百石原有餘而倍百計
至家弗發彼者行部弟請揮其為六石而原資者故以倍百計
得七人高上其名于宜問恐相備要官由是誌生莫不知勤
取士之令下廣海數十郡不為一人而華慶昔以陳孤長衣賦

有司遊與中州之士並建於春官人皆以為為君作興之效也君
 初以江山險遠遂湖山長年已歷四十又二十年乃拜學
 之命及拜調化州而君已老故其不究故用可見若君是而
 止人反甘深德之蓋王氏上世有仕吳越為鉅城使者徒其主
 歸宗有歸回在賤州後控家青溪又徙越之山陰始居者溪者
 曰仁厚君為九世祖晉王父諸遂及以恩贈山陰州事父諸
 顯權慶元丙辰右糾終於武經部權發道齋林州事父諸某官
 用陸得官推與其弟而以布衣北鄉遂母汪氏始母趙氏薛氏
 而君周氏也自號武府君而上世墓山陰其居衢開化之馬
 金則自籍林府君始山陸之武著者曰佐以進士第一至某郡
 尚者居改葬薛林府君子崇化鄉社公里之莊山尚者四世孫
 修成即易簡實林之君字於重紀至元之歲五月十四日年七
 十有七以至正改紀之明年三月十二日葬于薛林府君墓左
 發余氏先字子男四人長曰擴次曰圻為伯氏後曰堪曰洞
 女一人適軍父蓋士直孫男八人銀鑑錄錄錢鑑鈺鈺女二人
 適汪某黃符君墓有日堪以書抵潘曰潘之子尋婿先人孫女
 宜能道吾家世之詳故以銘為託潘不得辭然竊觀自昔運去
 物改大家巨室解不隨之惟君之先厚稱傳發難聞世已久而
 流澤未艾君之有無序而詩之聊以慰君於冥冥云爾銘曰
 存若固不磨錫之末不磨用之也舒管也愈費有沃其技道淵長
 賡乎何故安法玄宮

安陽韓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性字明善姓韓氏其先扣之安陽人京司徒兼侍中贈

尚書令魏忠獻王生某官其某生某官其某生元明中膺胃
 冠輝南渡始家于越廣曾生某官某則先生之高祖也嘗朝諱
 楚卿中書大夫坦諱誠中奉大夫宣徽院副學士諱翼朝奉
 郎大理寺主簿學者著之曰詞籍先生曾祖妣何氏祖妣章氏
 妣魏夫人妣趙氏封某入先生天資純粹而學敏七歲讀書數
 行俱下日記萬言九歲通小戴禮作義操筆立繼文意著古先
 生宿學皆效真馬 國朝取宗嚮之班班行者多獲故所先
 告勅入換新命寺簿公獨寡家絕江而東杜門不交人學以聖
 賢之道自樂於是科舉劣廢先生周旋家庭間益得其力於
 為己之學無何寺簿公以疾不起先生年十有二歲夜夜如成
 人識者謂韓氏有子矣先生既弱冠博綜群籍自經史至諸子
 百家靡不極其津涯究其根柢而於近世儒先性理之說尤深
 造其間域東心制行表裏如一不徒熟於空言而已婦翁國
 子監書庫官徐公天祐雅賢有德與先生自為師友不敢持以
 尊常子婿之禮亦原朝之姻仍仲之統執仲長為淑仲並以學
 行相高於先生為內兄弟而盛羞友間以擬薛與魯相叩擊三
 人咸自以為在日當有所不及前代遺老若王尚書德麟俞海
 史浙文章大家若四明戴表元仲初杜杜折行輩以先生為忘
 初年一時名士而玉監簿英器者瑤王潛三易簡理風巨同光復
 同挾策於雲門為屹或共榜舟於耶溪繞湖道過雲與彌日忘
 返望之者疑其為世外先生之文博博博博而幾已不測人
 第見其知可詭跡木不擇地而登魚龍出沒隱顯後先以為可
 喜可愕而莫知夫山之所以高海之所以深也起祐初有

詔以科目取士四方學者不遠千里負笈而來以文法為請先生
生謂曰古今之實業本殊文公私議欲為真事之文而不知
文公之學可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經氏兩夫子至文
直其亦事而已法哉蓋先生之文一主於理凡經其口授指
畫不為甚而論而義理自勝不糊文之工而不精不工以應有
司之求亦未始不合其規又預薦送取利經者能多佳士焉
先生操履純固雖極至和日用周詳必中節律斯道之重而
不苟立操撈焉名高入自化服之賢高世之志而德業不茂不
現其操撈人自樂親之士有一善必為之延譽不已及辨析是
非則親然有不可犯之色平居不閉家有無自來簡約而好周
人之窮賈此數百歐於山陰巖谷中死無所購者給以棺槨聚
瘞其履韓氏法江時有世籍者八九十人批產請取而遊族
為詩或家法之嚴族義之厚迄今弗絕者先生產產多帥馮先生
出無與焉僕所遇負者身有行者避道巷夫街安羊前道相
董揮斯復成稱之曰韓先生韓先生太先生蓋生平抗而居乎
越曰安陽者本其籍也先是完顏公貞以持使節出按廣南聞
先生名舉為慈湖書院山長先生謝曰寧有先人之敬庶可庇
受而不赴甚年愈自稱時而未嘗忘情斯世張公昇王公克敬
千公九思前後為縣守貳千石政事有兩未達輒為天中書
先生從容開導洞中清茶多所擇益有陰陰其勝者矣天曆中
子董政事進源公首以先生名聞于 上後十餘歲門人李
齊以進士第一為御史南臺又力舉其行義而先生逝矣先生

素陳德義之際初無所獲諸生列侍左右以文字就正者
累數千百篇日晏少休俄得上下氣進諸子或曰我且死若
等其善自持言已歸于上下線網項之氣息奄奄而或先
生之卒以至正元年五月七日享年七十有六聞者無不
痛之方外之交相與嗟悼掩涕如喪所親其益嘗務舉其心而
配徐氏有激而善理其家先生得不得不以來茲時務舉其心而
能成其業者內政之力為多矣二十二年卒子男四人長傳之
以激之妻世次衡之臨之女三人達全公升孫玉蒙高建孫男
四人女二人傳之考卜其年七月十日奉柩葬會稽縣太平鄉
白木原先塋之次而以門人夏季子之狀屬潘為之銘昔曾文
定公於古之世其道德者漢有袁氏諸氏陳氏唐有柳氏韓氏
宗三百年故宰相家克世其道德未有如呂氏韓氏久而益振
者也呂氏自許公八世而東萊先生出於中興厲世韓氏自觀
三八世乃得先生於運去物改之後故家高木不與海者俱化
而文獻所存有足徵者且偶然或潛萊村之餘童長詔短仰化
可以無愧解矣先生之遺書有禮記說若干卷書辨疑一卷詩
律音一卷文集曰五堂漫筆若干卷並行於世續志八卷
藏於有司至於天文地理醫藥卜筮浮圖老子之書舉無所不
通賴以非世教而急故其論者無傳焉孫曰
烈烈觀王古杜撰臣朱家子而自其曾孫五世而昌矣村孔碩
不世以官世其道德真知實踐學貫天人積中德於大儒於文
化行其家施及來學乃稱前聞以明後覺 朝多經傳稽古
作經一編之亡文獻孰徵捕其微光薦此樂石嗚呼休哉君子
之澤

白雲許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字益之姓許氏其先占籍京兆之興平後有官於吳者曰家馬九世祖詩壽宗刑部尚書六世祖定元豐間始居宜澤為父從妻為金華縣人曾祖諱經國祖諱慶龍曾非其者諱馱薄姑丁未進士卒官宜州都督三省經筵院學士開文高子以從父兄貢士君自宜之次子嗣即先生也先生天資高敏南館言貢士君之夫人閔氏授以孝經論語入月無不處五成就學莊重如成人宗已家就貢士君相繼論及先生稍長商隱城開借書於人以四部冷而讀之雖無所從贊聞仁山金先生講道且上既開門授徒而猶有兩疑無所從贊聞仁山金先生講道蘭江上委已而學馬金先生曰士之為學若五味之在扣藤籃既加則酸鹹頓異子未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贏於子耶先生聞之慟然於是金先生年七十先生三十有一矣請不拘次序就弟子列而兩居相距尚遠會金先生說教於呂風公榻下乃獲便於參知金先生嘗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而難者分殊耳先生由是致其辨矣先生由是專其歸於理之一又嘗告之曰聖人之道中而已於今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又嘗告之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先生自得謂吾非有大過人惟為學之初無間斷耳先生則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介而不矯通而不隨身在草萊而心存當世大德十一年歲在丁未受感入南斗旬已而問先生宜食不足耶先生曰今公私盈竭道極相望吾儕或問曰先生宜食不足耶先生曰今公私盈竭道極相望吾儕獨飽即其慮心益如此而素志冲澹以道自樂消東憲府聞

先生名而不察其志時以為操避非說甫政廉訪使劉公庭直學成材異等副使趙公宏博學博通亦曾同歸趙公在商重命辱舍館迎飲先生將使家僮遂士有兩科或先生欣然為之起而不久留也先生既東還以目背僕於應接昇遊山華山中學者翕然震輿前書而從之居再歲以兄子娶而歸戶屢允多遠而為養齊卷近而荆揚吳越皆百舍重跡而至先生之教以五性人倫為本以開明心術建仁氣為先以為己為立心之要以分辨義利為處事之制至誠許悉內外非盡善曰已既有知其而欲言而解其惑或討論論辨終日無德經其達則為之言微問者方傾耳受或討論論辨終日無德經其達則為之言咸有所得達官富人之子望聞而購氣自消賤庭而禮容自訪四方之士無賢不自以不及門為恥挾紳先生至於其邦即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先生親其會通而為之折衷聞者無不佩服者蓋諸公若王公士庶咸以換王公克敦數公九中李公瑞吳公憲趙公天綱陳公思德趙公仲仁前後列其行義于 中朝既聞主司勞集賢總揚翰林剛中亦率同院銜上其名于省聞即補以遺選應 詔先生終不為動仍紀至元之元年屬當大比積先生以文術亦異之故致之管領否非公從以為名高任止推其時可晚年尤以涵養本原為上務操從之餘齋居澹蕪一日曠目坐堂上門人弗知也惟入焉則聞其無人乎先生之側拱立久之先生顧而徐言曰惟在斯耶其習於靜之久而安焉可知也先生少弱不逮事梁閣公及

其夫人韓氏而事周夫人克盡子戚兄謀性剛毅委曲承順怡如也時氏幼有子而貧無以為養迎聘奉之終身鍾愛二十而敏於有方冠笄寒暑之禮必盡其情文既老而益勤瘁做屋以居有田不足其體弱而靡之裕如門人呂權落金金籍古方謀為先生買田築室而先生遊矣先生素多疾先生生病不食于行疾少聞而神更清成三年冬十月疾復作謂其子曰伯兄以是月二十三日卒我死殆與之同日乎及是日正水冠而坐戒元以孝行於母友於弟元復請所學先生曰吾平日賦爾多矣至此復何言門人宋廣等進曰先生規稍偏矣先生曰爾容端視國之視微願遂卒享年六十有八娶朱氏氏直節廣德路怒管府推官天與之女子男二人長即元次女以為兒孫後先生墓以其明年春正月壬寅墓在縣西北發女解安期里交友來赴者若干人門人以義割服者若干人合泉亦嘗與事曰其自號而顯其表曰白雲先生許公之墓其又明年學者相率上狀郡府初先生子學官余廣政應訪司事社公東漢建請贈官賜諡未輒先生於者無不親臨揮毫微斯於必得難或文墨皆背不敢恕有不可通則不敢強於先儒之說有兩不安亦不敢苟同之讀四書章句集註有業統二十卷數經義理惟恐乎實等我學者曰士之為學當以聖人為準的至於進修利說則規之以得其心知聖賢之心盡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厥其立言特約意廣讀者或得其粗而不欲悉究其義或以一篇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誣實亂者為新

奇者其強正坐此耳始予三四讀久以為然然已而不能無惑亦大有得覺其意初不與己異愈久而所得愈深矣己意合者亦大異於初矣童而習之自覺不知其要領者何限其可以易心求之讀詩集傳有物物鈔八卷正其音釋攷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遺義旁採遺說而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有董說六卷時有與蔡氏不能盡合者每讀金先生之言曰自我言之則為忠臣自他人言之則為讒賊要歸於是而已其言春秋三傳有溫故管窺若干卷間以春秋大義數十百條與友人張君樞極論之皆傳註所未發於三禮則李氏考訂求聖人制作之意以翼成朱子之說其語學者必頌天地之理的古今之宜使通於上下皆可運用又嘗讀九經儀禮三傳而於其宏綱要旨錯簡衍文悉別以鈔黃朱墨意有兩明則表見之其復友人吳君師道得目成公照按儀禮視先生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其與先儒意凡體合如此有先儒自以為善言易力抵程子先生與之反覆辯論辯解蓋正先儒蓋乃謂曰不意予之持易若是其精也先生中年以還初視禮祭蓋乃見於陰陽往來升降消息闡開之故謂伏羲之經廣大悉備文三周公孔子之辭乃其傳註六爻之義特發凡舉倒可謂備文象辭變白各有攸要不可舉此而廢彼也然獨未有所論述豈不以孔子晚始好易至子深於易而不易易子其親史有治忽樂微若干卷做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大略氏說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平經國緯之說經其手成原其與亡著其善惡蓋以為光平則則之治不可復與經一代理亂之樂故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政其意也書成以示殊君

如為言運軒之延促皇必推之天命猶有人事焉洪之大儒言
 按異情欲近傷人事上蒼天變頃聖其之培植其本折天永命
 諸哉爾國家諸不可不仁民蓋以此也先生於天文地理與學
 制度食刑法律字學音韻醫經數術靡不讀真一事一物可為
 得聞多識之助者此聖志之至於精究之言亦皆洞究其蘊謂
 學者孰不曰聞異端尚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能辨其同
 異別其是非也幾希允其者俱已行於世述作之大意則見于
 序引文多不得以盡載有三傳善例讀書能管諸法而未究諸
 生有日間雜聖未及論次其廣於家者有詩文若干卷文主於
 理詩尤得風人之旨有自省編查之所為夜必書之殆疾卒始
 絕筆去金先生所著論語孟子攷證實治通鑑前編皆未逮刊
 之垂疑以屬之先生今二書得以大備而盛行先生力也自聖
 賢不作師道久廢宋初學者有師始於海陵胡公先生六世祖
 受業於海陵號稱能以師法然始者連二程子起而倡聖學以
 泮諸人朱子又起流弊源折衷言而純一其歸使學者有所
 據以從事由是兩道大備文之何公既得朱子之傳於其萬第
 文甫黃公而文憲三公於文憲則師友之金先生又學於文憲
 而及登文憲之門者也三先生皆聖人學者推原統緒必以三
 先生為朱子之世道先生出於三先生之鄉而克任其承傳之
 重道達 聖代治欽林明三先生之學率以大顯于世然則
 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復明朱子之道至先生而益尊先生一勿
 大矣先生葬已十年而元以張君拙之狀押滄為之銘活之少
 也無而識其欲從先生遊於高明之域帝支涓還不知先生之
 將至而為庸人之歸解隨之言何足形容有道者氣象乎重推

先生之交游多已凋謝而若獨獨後死義不得葬也敬悉取狀
 所述序其首而為之銘以祭于左方銘曰
 道學之傳天下為之銘以祭于左方銘曰
 遺于先生縹緲四葉先生之學性自得疎實踐之勿出乎其知
 萬殊之差無微不至一本之同會歸有極醇醇萬變必歸其中
 涵養本原以敬始終際茲休明力扶正曲成道聞風而來聞前荆
 春陽晴雨隨地發生洪纖高下咸仰曲成道聞風而來聞前荆
 先生後賢現聖矩矱先生有作弥大而昌師嚴道尊千古有光
 山積未壞人將嗜依不亡者存遺書孔有文不在絃尚營爾後
 金翁曾君壽誌銘
 撫之金翁有萬行之士曰曾君諱殿御字務光以致政元年六
 月辛丑年五十有三門人相与私語曰恭貞先生至元某年
 十月某甲子奠兩居陶原里明山之麓其子堅屢交於酒誦先
 世在異時皆有同年好以錦衣屬酒不得歸按曾氏世譜曾子
 後十四世管王莽時避地豫章之廬陵凡六世始徙臨川今撫
 州也又十二世至唐刺史司空洪立乃徙南豐洪立生散騎常
 侍廷輝廷輝生仁昭仁昭宗中書舍人輩尚書在僕射布翰林
 學士輩皆仁昭之後仁昭生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資
 撫之金翁千生學字生應巨德居生仕欽仕欽仕欽仕欽仕欽仕欽
 生彦明則居之高祖也曾祖諱激隱居弗仕祖諱于良權咸淳
 龍飛進士第終於潭安令父諱正吉固子進士並以文行李行義
 師表其鄉曾黃氏潭州司理家重資休必正襟危坐事親至
 嚴而字光君質厚氣完不妄言笑難奪休必正襟危坐事親至

孝父有疾呼天乞以身代父命疾旋愈自祖父以未嘗推先世
故業與其兄弟居亦以所居屋讓其叔有四弟恐管轄之遺其
有子皆教育使至成人平居不汲汲於生事藉勢利漢如也讀
書日有常程務求知聖賢微言大旨而不徒事記誦為文主於
理未始與人較其短長而一時負千氣者自以為不及同里
以士名者無不愛慕焉居接之色溫而莊恆以經術教授兩說
若不能出諸口及有所問難必章別句類數辨名無不究盡說
字矯拔以成其美而不病以其所不敏與人交無圭角靡岸不
橋矯為異亦不禽翁為同人自不得而觀談之隣里有見優德
者未嘗形於言色咸服其長者家人化之雖僮僕不聞有微惡
之聲史稱黃仲度言論風骨無所傳聞而見之者靡不服深遠
去在客居庶幾近之然君遺文有兩明齋卷十卷傳於學者
言論風骨之在人固多矣發何氏後十六年辛亥會葬為子男二
人長堅鄉貢進士博學有文能世其家次大年早卒女二人適
南城歐復同邑黃運孫男五人僦賃俯仰餘資孫男一人立婦

嗚呼先生學足以裨身行足以範俗無欲而心自正不言而民
自服前人之光是近是橫世其德而不世其祿天運有常其周
必復惟不嗣人有異其狀

都陽朱君墓誌銘
都陽朱君既卒而其孫坦舉進士來京師禮門謁拜且言坦
之歸賦有司也大夫方備舉語坦曰昔吾祖蓋兩貢于鄉號厘
以息補宿生浮游靡學故吾之少也憺焉思自奮於科目而場
屋事遽廢速 國明復以科目取天下士而吾已老前人之

金華黃先生文集 卷三十一

登而未討者將有望於汝行矣純純無以吾為念也坦獨就
道尋尋頌焉而大父復不及特頌乃舉製然蓋禮寄而求
者庶幾獲錄下列以副先志夫何堪屋又廢而莫之舉願刻
冢上之石用慰大父於地下謹奉先文程期之狀以惟子也諸
澤哀其言亟為之答拜曰敢不謹按狀未氏世居歐陽之克山
里號諸族居之曾祖世顯弗仕祖應履注學居也父沐運亦第
仕居諱明晉字非朝自號止善天性醇厚父殁事母孝與二弟
異居而無間言子姪有過必從容告諭使自愧悔其靜重沉
默若有不可犯之色至與人交未嘗不勝為平讓者猶致毀戲時
在父兄行者以十數為之教子弟禮不少衰母喪春秋毀戲時
祀事身親饑寒惟謹初江南新附大家多踰於搖振君獨無
時俯仰與物無忤門戶類以不墜嚴假郵發票以惠貧乏人多
德之所居負山瞰湖若若干楹中藝杖倘伴煙光水色開是不
涉城府廣言數千卷能玩至忘寤嘗取古語大音塵壁曰吾嘗
審多矣必有如學者為吾子孫此所以識也辨先生吳君仲迂
程居時登吳君府並以吾學教授君得諸孫程之游而往來叩
聲為名勝士款門必留連殆日盡歡乃已君以善地理學來見
者籍觀之不厭或勸預相地為樂丘則應之曰生事泥塗人子
之職吾安用妄計哉遇仙翁博子雖不耻於其說亦不深斥之
也同里萬戶山有僧庵流達多講學其中居損發實治以為諸
孫藉息之所曰吾欲其壯莫前賢耳君生於宗開慶元年四月
十四日卒於今元統三年七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七其未
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某里氏子男二名長熾其有七未仕
女二遂余某劉某孫男五長即坦次宗天次度次煇次枯女四

三三

孫勇五女一尼狀而送可見者如此嗚呼道之污隆科目不預焉而君之志則有足悲者潛聞之者謂子曰暗天不復愛經題也十秋必去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勉以慰君亦以勸其後人銘曰

朱以國氏樓文分名于一經用韻門父苗子搢連厥孫不以無年報宜必于其身他詩可慨哉所聞獨拜石章慈管理

奉說大夫瑞州路總管府判官致仕黃公墓誌銘
頃予與危居素同在文館素以恤友之契扶其外王父黃公之行僕公慨然已奉贊采謂曰惟我嘗大父之英翰林學士吳文正公既薨題于墓前之首兩連今未有銘敢以爲子請于辭以史事方輒而返其贊采已既去于亦以表行納楮而歸故家

前二日俄有召選之命暨至京師素復數以爲言予不得卒辨之按狀公諱順字濟川扶黃氏建昌南城人曾祖道祖繼傳不仕父澄宋末起進士卒官迪功郎柳州州學教授無子公以同僚爲之後少軍務多材敏尚氣節而輔之以學

國朝取第之師次建昌公族入萬石馬江西制置使遷係杉閣公徒步叩軍門言事補保義郎知撫州金谿縣公家萬石降志已決辭不就萬石舉酒屬公曰明且別子女子孫皆若人所

有惟意所擇公一不自汙并父某死於南城之盜請於有司贊兵殲其光流而贊其餘黨久之郡府知公儒者禮焉於

院監山長且爲使其舊院於城中時學者未有所建屋之累公首出朱子小學書以教之尋遷儒學教授廣州大盜竊殺公上于

盜之禁於江西行省事定未及論功行賞至元二十一年有

說宋故官得驗其資級換授故人有客京師者代爲公陳于吏部遂以爲提任即武岡路新寧縣尹長官異議自恣公不與按而待之以誠乃更晚同鄉兼禮其妻南新附人未嘗公始

冀派教習其民獨壘而牧情儇約異教事民皆安之樞人作亂

湖廣行省右丞劉武宣公出師討之公備服上謂曰臨陣之配未嘗聖心戰勝願著述吳師授下官書生也亦爲前年長吏上

崇下崇兩嶺皆在阿洽境內請控詣之請而不降計之未晚萬戶曹傑某雅與公善止公母行公不可有異從一老兵携孝經

叩頭請罪曰曠俗無知今乃得出蒙蔽見日黃氏武宣大喜命

公勤石砥切而陸師輔扶手士承旨程文憲公前直閣幹官聚

公山翁咸爲文頌美其事公在官九年縣齋後有竹數百個公

所植也民即其廬爲建生祠湖南廉訪副使余公恣以其所比

於名公之甘棠而爲之記公去後桐城民輒更新之其遺愛在

人如此大德四年初落階調觀陳謀謀提舉鄧史鄧公以平軍

政事行省江西延致公受論語大學後所開發郭公之父諱門

以諸馬九年遷徽寧州金谿縣至十一年大饑公持所受勅命督官倉之粟以賑之人類以力贊其尹諸君位嚴正民

田賦假以均量慶元年陞承務郎江州路樞密院判官未幾

徵爲之空廷祐元年以老得請授奉獻大夫瑞州路樞密院判

官致仕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江州其又明字某州某日某南

誠縣南城鄉南原之道遺撒下母劉氏妻劉氏武安軍節度使

書記登之女再娶熊氏子二人長純夫妻利州判官次敏夫

女四人長姿金雞危永吉令贈承事郎太常博士素之父也素
今為應義翰林文字文林郎同知制誥燕國史院編脩官孫男
二人宏子早去竟子用公慶三為廷官母以盛隆其兄子即求
已也曾孫男二人永已今為其官弟芳備女二人玄孫男四
人女一人公氣統清能中實其易物而恭謹待人無少長如
語言動靜盡人尊親之素之母有疾出公小僕拜書一遺以
授素令謹肅之母深察其書則謂素初長意端儀表以正之讀
書乃其水也素由是知為子之本亦次弟而所以用力焉矣夫
古之人負其所育百不一施深誠無間者何可勝數今也蓋其
親者乃莫不有敬夫亦孝子慈孫不盡其心而已若公之壯岸
難時難不得如大夫之位以履盡其經綸之蘊而所試厥時
行時止誌以考終有不可錄者耶錄曰

有實貴公村廟而通出武入文用惟其達聞之以智匪素仗刃
置之於安式噴泉膚志則已遂強乃不贊潮其遠引浩然長然
寓以丹青遺英風勒之崇石昭于無窮

贈太常博士危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永吉字松祥姓危氏撫之金谿人年五十有七以政和
元年夏四月壬戌卒于家秋七月甲申葬白馬鄉范田之原其
子素博學而有文聞出游京師一日閱張名動公始聞之不交
口蓋譽之

今天子稽古圖治誕開 經筵即以素為檢討未幾
上復用道者選白妙選儒臣兼備三史又以素為史官史事既
畢中書美以素為國子助教用素盛及恩例備承字即送進賻
府君承事郎太常博士至正六年也其年冬素由助教遷應奉

翰林文字文林郎同知制誥燕國史院編脩官而潛以退休之
餘養 恩召入寓直詞林與素命同日下而固高滿廉且有
平生之雅素以府君墓道之銘未竟論不得辭按氏出於燕
姓其先卜洛控汝南又從江南遷居泉州則經事章焜有子曰
昭居繼之南城當江淮隱盜充斥之時合鄉人立壁壘以自衛
而大破賊兵朝廷回命以官全福金貲充禱大夫檢校司徒守
無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慶歷開國男累加大夫傅封前
進士至大夫官者參知政事太子少保兼簡公諱為素顯而危氏
在兩廡者皆祖全福由南威德金溪則自全福六世孫贊曰危氏

三世孫光大有子曰肅臣府君之高祖也會天公諱時贊宗贈
承事郎大夫諱震震累之三子安士綱吉州司理參軍治徽明
九年舉者改秩以通直郎知臨安府仁和縣事年未六十以不
能趨極臣之休致而去父諱龍夫入 皇朝為濠州小江等
處監司提舉母劉氏府君好讀書而深於易子於詩文聞備先
格有勸書於屏間以自厲事親盡孝小江歲課不登者素甚
不律竭力服勞傾私財以耐父之息每病則服和藥仍覆天額
減已年益壽壽從居雲林三十六峰之隱身服田畝以為養而
濟路人未始計家有無孝問之陰德著於醫友迎致之雖大寒
暑必往不拒貧則藥無所斷有醫故一年得於學者子居氣
剛而和善敏養料實親故有通必加規正有患難必力排解之

書迴旋之際嘗告之曰世有學未充而已為利祿計者既得之
 已恐失之竟何為哉其求取即友痛自修厥期無愧於古人
 貧窮乃士之常不忌念也其出告及面問就與並聞其則古
 甚否則必深戒焉嗣運九江登廬山有然為之志無何而歸
 遂不起娶同里鄭氏忠義社統領克志之孫女今封宜人再娶
 建昌黃氏奉訓大夫瑞州府路總管府判官順翁之女子男七
 女五適長黃出也今改權管文閣授經郎次白次著次丹次赤
 次會次燕女二人適陸錫傳權孫男二人汝游女一人府君之
 妻素自為行末稱道先獲甚具而未及叙其世系之詳至其贈
 與所加又在十有五年之後是用備著之不避其詞之繁而
 不避也素方進用於時所以為親祭者未知其止固當集書不
 一書姑為之銘俾刻以供銘曰亮出于姬顯于唐伯仲並起尸
 一方或變其姓授昌高宗師人司文章綿綿大宗多材良仁和
 身退名愈彰養秀奕業遠太常有子承考沒于亡贊于
 皇朝雅休先賞以命書煒燁燁增高益榮未須美瑛后以
 俟于其族

贈承事郎尹公墓誌銘
 和之某縣有隍君子尹公諱允道字道夫既卒二十有六年以
 其子則祖官七品追贈承事郎於是則祖以書來曰則祖之家
 故多顯者遠矣先人始不有祿食則祖道佐威時翁痛官使親
 先人之遺訓苟定痼疾得以脫禁責及泉壤蓋先人之榮已久
 墓道有石而無文昭 上思以復先德茲惟其時幸為之銘
 尹氏世居開封之醴陵宋真宗時有杜和州者曰占籍焉其
 譜可見者朝請大夫漢餅生某寺少卿希古希古生通判某州

穆穆生某縣主簿等之又八世至公之顯考建甫字東山咸淳
 己丑進士初任公自外戚即有志欲以明經取士科前周居
 合能汪君夏居號名師備公德便之游曾為詩以釋家登年那
 十五而揚屋事廢遂絕意仕進屏居黃山製其第舟遊事說以
 孝廉回國以供伏臘問出游江淮濠齊藏以自適有特身則周
 其弟細里黨不以自賢禮也公為人多材能有幹而持身甚重
 而遇事通敏博涉時書至於陰陽方伎無不通其說以善自綢
 絮人鮮有能知之者公卒於大德十一年八月五日享年四十
 有六配東氏武翼大夫某之女先公六年卒享年四十有三今
 贈宜人其合葬以公卒之年某日蓋在某鄉先墓之次子
 男三人長則祖承事郎合州路總管府經歷次榮祖杭州路醫
 學正次孫祖未仕女一人適汝國濱省者孫顯之世其家業而
 不墮者雖古猶乏也尹氏八百年間茲祖相望獨公終於布衣
 而有則祖為之子况以材自奮及見其墓蓋墓以平墓又與
 者以似以誌尚延其餘慶於無窮我銘曰
 繫公之先歷世顯祿十有二葉而止於公惟弗止是以有子
 際于自辰以復其始公則死矣有生之榮龍光下被耀于泉局
 母曰君子其澤五世在爾後人有引勿替

墓源州知州致仕程公墓誌銘
 公諱那字香翰姓程氏先廣平人唐御史亮以直言忤旨謫
 通義令通義宗周州也子德家為高相諱得祿承事郎贈大中
 大夫曾祖諱公許嘉定四年進士官至刑部尚書無侍讀以龍

簡開學士致仕贈宣奉大夫汝忠文曰忠文始出蜀而將居子
 今之湖州諱子諱贈奉直大夫秀嶺鎮黃巖州知州飛騎監
 一 皇朝以公諱贈奉直大夫台州府臨黃巖州知州飛騎監
 進封烏程縣男同武進封烏程縣男公幼聰慧又生於名家
 可謂自幼能養有知年十二入鄉校頭巾齊華間稍長游心聖
 賢之學於書無不讀為文博學有奇氣筆墨間刻數千言
 觀者莫不歎服前代遺文如尚書陳公存恭公文公及翁大卿
 年公與公活同郡底器重之用薦嘗署嘉興路德學錄丁外
 職除陞平江之和靜書院山長書院故在虎丘寺坊而據
 書院置城中書家又欲奪而有之顧公力乎而士族滿上各中
 書選值館行限年法再調紹興之和靜書院山長書院有
 四七百餘籍於郡學公取而有之用累勞合格授任佐部
 州路儒學教授新殿字及禮樂之器皆置養士之田百餘畝
 將仕郎鎮江路總管府知事郎官南址往來之衝前是為某處
 者實於將政事多留滯公獨處之始如遷性仕郎官南址往來
 縣尹為政務平易官前日益無事以餘力造舟濟行者且買田
 百餘畝使為以遠計使者行部郎守縣令多生事免公獨以廉
 介凡禮遇再進徵事部武同路經軍時手既於給明民夷雖
 登竊紀不時公將擁以性情之政人多感化境內以會廣
 招撫犯金道兩州長孤而下以供億軍需出境以獨任縣事即
 救經從拔擢遣發戒令嚴明士卒帖帖不敢肆行有殺發屬
 民兵公選某勇健之奇橫灑址載載敢有敢肆行有殺發屬
 翰三積為某勇健之奇橫灑址載載敢有敢肆行有殺發屬
 有偏鈔獄十年不決公力辨其非辜既而 朝廷遣官慮四

聞其始末見稱明允陸承事即慶元路慈溪縣子慈溪寄近帥
 領軍充襄陽公設法有方賦足而民不困縣東屯時慈湖受諸
 水故曰可六十頃募民攻請浸湖為田而輸餉于官吏以成案
 請署公毅然不可事遂寢朝勞農家乃均獲其利公三為縣
 爭之暇尤樂意於庠序之事年乘七十預請納祿遂以奉訓
 夫徽州臨安州知州致仕公既歸老子家杜門不出手植五
 柳千前庭白柳軒舍下環以松菊時時請老留連勝景置家
 事不問四方未求文者應酬無虛色有柳軒退其平居藏於家
 故感微矣既查而復作却藥謝醫書數如平曰勉命具湯沐
 女侍呼子孫立左右端坐而逝公生於宋咸淳己巳四月一日
 卒於元至正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其年七十有八娶艾氏中書
 舍人其之孫女封烏程縣孀子男四人長榜兩浙都運使司
 海沙場監司管勾次海次洽次觀女一人適去良貧翁勞八人
 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權
 以是年十月二十九日奉檄襲子烏程縣永新鄉堽堽堽堽堽堽堽
 榜公為人溫良易直未嘗高自標榜與人交無輕辱與後生談
 而愛之不聞奢敬而畏之初權而公率宋理宗為兩制侍從
 前朝文獻歷歷如指諸掌其詩人為善不淫若慈慈故賢者親
 目妨國憐憫憂憂錫燕衾良靡遺餘力元五立朝而五連預公言
 每一去國更得感名公除過 聖世朝廷清明而又恬靜公
 列得以往客進退者有龍晉公呼道之壽異也潘幸嘗辱登公
 公諒之狀未概銘銘不取辨銘曰

程顯潛世由御史君龍喬仕宋乃振叔文危言正色匪躬之故
與兵百士更起迭出高風盛德推光前人垂休德歸其焉察
以名師焉為其是史視龍面公世殊事其人非有偏錯利焉為
長歌賦至武全其時人之所瞻百年喬木世其家者足似景

承務郎雷陽縣尹致仕倪公墓誌銘

公諱淵字仲深倪氏其先汴人宋靖康時五世祖南金以武弁
應從南遷子盛唐四世祖某又徙家烏程故今為湖州人曾祖
俊民弗仕祖椿年用同知樞密院事謝公堂奏補官終於其歸
兵馬監押父守貞經射尚義鄉稱善人入 國朝以公貴贈

承務郎松江府判官母濮氏贈恭人公生而卓異精敏絕人讀
書過目成誦德祐失國科舉事廢公年甫九歲猶能習為其文
既長乃弃去而刻意聖賢之學三山致先生繼為源於三禮而
尤著勇公從之游於節文履數之詳辭禮象占之妙靡不博涉

洞案察知政事文公大理少卿拜公皆前代遺老莫不器重焉
用薦者不都德學錄高公克恭持國義慎許可時為江潮行
省左右司郎中聞公名欲識之一見與語降歎不已曰君大主

不可小用也及為南臺治書侍御史首以教先生及歸公文原
陳公康祖姚公成與公五人並薦于朝未報而行省闕公杭州
路儒學正河南王宇博吉解學受業魏國許文正公之門方以

平章致事行省江潮聞公講說大異其說即遣子從公受學且
授之中書學士公可領國子而中書已定擬置而置五人各補
郡文學乃以為杭州路儒學教授視事伊始承教諭之餘希
庶得然談語息意嗣歲小檢則置入為出師論浮濫既又復
民間問渡之田為米三百石貴用稍文乃嚴飾祀祀補選祭器

自禮殿論堂書閣至宅屋室皆一新之先是列部繕其多用俗
弊公訪得故太常樂工兩人俾以雅樂教諸生曹監聞之因倍
樂二樂工為國子講師今諸師備公河任使事中公先正高
當改調於是高公已為吏部尚書公可任使事中公先正高

公訪前在行省雅和公即欲廢以編摩之職公微聞之至其港
事以親老乞便養遂以公為湖州路儒學教授未上丁外縣
除中書左司都事王公克敏知公不樂建官始授以元

履需出于湖州家室者十有五年恬然若與世相違泰定丙寅
江南三省交聘公被文開闕使者問曰至公辭不獲遂應江潮
之命士論翁然歸之湖學自嘆若志道主教學重講先聖觀而

行博簡多待公始完既又首檢古閣改建議講堂方安先生
湖學舊法列經義治事諸濤以意未學又劉七如軒為其將息
之所其後學者為公立生祠公移文止之不得則往撤之用累

考入派授持節太平海濱濠州立講時先官皆以故見去公
獨理其事延祐初經理四土者最多矣其實賦賦不均公私咸
以為患公為分畫論次以為善購出其隱匿而去其增加二稅

乃如期而集縣有吏搆說曰可十頃宋家園而四之民以病者
中書下其事于院會議以還民吏權豪家莫敢奉行或言於公
民訟于官而富家執券自辨所司莫如所裁乃遂江華許公探

得其情始懼而以其直歸之縣民立異姓墓後者而後公云
已久有非其族而柱偶同者略思給遷改立而蓋遂其墳登公
焚其燬而釐丘之里以老數十人舉拜馬前曰公神明之政也
啟達大便民以收首交備郡戒縣勿受公筆之不得即解

以郡中結悟遠吏謝公且以檢視之事悉讓之公躬履阡陌不
 避其勤民頌以誌元公乳頌為江東庶訪副使使慰而還謂其
 使王公士庶曰吾公按太平池州廉惟吏惟一當道主簿而已
 三公亦亦學公聞之喜力薦公才堪鳳憲元統乙亥江州行省
 參知政事李木察公時復時公詞文術擅選尤至即使者舉公
 可上縣令而以年喪七奏告老而歸授承務郎州路官陽
 縣尹致仕公天資粹美而輔之以學造次必由於禮家人未嘗
 見其有愾容居官朝出治事暮歸讀書課子家杜門罕與人交
 以常杜門罕與人交其術運策尤精既老于家杜門罕與人交
 接潛心杜易潘易某說二十卷商說齊例各一卷十年之間精
 力盡在是書矣公案者欲善攝養先而氣貌益充無衰德德威
 以直發背而卒病已革猶置券說於几案間時頌謂之語其子
 曰死期至矣夫復何言頌史籍然而化至正五年夏六月二十
 九日也娶鄭氏先十八年卒贈奉人子男三人長驥已卒次驥
 松江府儒學教授次驥女二人長適揚福孫亦已卒次適陸元
 瑛孫男六人長瓚用公廩為紹興路錢清縣副使次瓚瓚瑛
 瑛女三人曾孫男二人女二人人公昆弟四人伯仲季皆早世
 有遺孤甫四歲撫而教之贈於已子伯季皆無嗣則以駉駉為
 之後駉駉遂治命以某年冬十月某日卒程墓馬程縣德政
 山先墓之次與鄭恭人同疋城後四年乃命葬之京師屬酒
 為之銘蓋高公所薦五人惟鄭公掌制命侍經惟杜景顯公非
 與有民社而未足以履其材惟三人又僅止於文學孫然皆能
 脫略名迹而以道義相高有識之士莫不服高公之知人而嘉
 五人之不負所舉也五人相繼下世已久

今天子以鄭公光朝舊臣用臣僚奏特賜以神道之碑銘而贈
 以門生季披
 上旨與開論撰茲又就筆而銘公一時之人物至是凋落盡矣
 何能無感憤於斯文也哉銘曰
 孰不望公乎願勉奮大道要實公行徐徐既揚其英發而不舒
 自首一官老於文學玉關聲韻以開後遺體乃依邑未究所施
 欲復引年幼孫而拜知恩增秩不煩以事鼓缶而歌優游卒歲
 儲社則豐昇子未是尚克自探益抗其門史氏作銘言無溢美
 為之方環揚芬千祀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墓誌銘

江潮儒學副提舉致仕龔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瑞字致仕龔氏宋鄉貢進士贈大中大夫諱炳之曾孫秘閣備陳太常少卿贈通議大夫諱基先之孫中奉大夫直寶德閣司農卿諱藻之子曾祖妣周氏祖妣葛氏並贈碩人妣周氏贈碩人初太中府君以避兵自高郵徙鎮江卒莫城西五州山子孫因占籍為鎮江人迨先生以宦遊又留平江又家焉先生少脫故籍長能屬文德祐內附士大夫居班行者例選北上司農府君以列卿在遺中行至莘縣不食而卒先生悲不自勝暨故人呼其第理語之曰國亡家敗吾兄弟又少孤不能以力振起門戶獨不可學為儒無辱先訓乎由是共刻意於學日以微辭真義自相叩擊其文字交視吳公喬前公德鄰為丈人行而與戴公表元仇公遠故公長孫歐公彪為同年友暨登第甚人稱其兄第曰楚兩龔以比漢之兩龔士東平徐公持澗右高節聞先生名時真幕下尋舉教官歷平江之和靜學道兩書院山長以累芳常赴吏部益大名高公時參預外省先生以書論役法之弊公得者喜曰子有用之材特文書來我為子取數授先生謝曰執政大臣以進賢遠不肖為職天下士如某者能一力哉哉故推是心寒暖之章公聞其言愈敬異之神史周公馳鄭公雲翼交薦先生宜在館閣皆不報用例調寧國路儒學教授校核道進士信之曰龔以所生母蔣氏憂不赴服除授吏之宜春來其階再俱將仕郎先生歿曰五十年猶故吾耶蓋異時以門蔭補官亦將仕郎也在官歲餘移疾上休致之請

遂以從仕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致仕下先生已卒於宜春其卒以至順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六臨終猶飯正襟危坐命筆作三皇朝記微授筆謂家人曰汝輩且去吾少少外頃之氣息奄奄而避先生家書未讀吾亦不問有無倒壺命飲與之談前代事實返還不倦至為諸生論說家分讎折必使眾所欽乃已兩持鄉闈文衡號明有司門生弟子彬彬以材自見稱之者不以官而曰先生云其在和靜復從曰若千敏在寧國徵通租高錢十二萬五千緡刻春秋大學等十九書以惠學者而宜春之政復均諭平部使者以為能數接以事願以泚治之日濟其所編書有未悉展也娶周氏和江州德化縣方二俱女子男一曰魯女二適陳方夏行孫男二曰宣曰宣女二俱俱常以其年十二月返拒於鎮江明年五月十六日薨五州山先隸東南若干步奉先生子增像方求來謁銘狀稱先生材隸是以起較古人而忠厚不自己之情未忍斷然連變其先世承傳之舊故其為言備極絕自成一家庭亦未始不從容乎規矩繩墨中晚年學益醇錄語都盡其進修之實說未易淺言也嗚呼苟非方段先生之友且親孰能知之若是歟先生所著詩文集既彙次成若干卷因先生自名其齋者目之曰存悔齋雲云銘曰

魏初宋南以士升太常司嚴遂世仰今孰嗣者宜春丞既仕弗進用文鳴立言成家樹風聲靡落凡近趨高明有未從恍揚其英一鑑亡去書餘存陳相齋長垂百刻刻諸方張言玄高表通甫墓誌銘

吳之隱君子曰袁君諱為字通甫其先當宋有起進士為京朝

朝官者曰仲賢始家于汴仲賢之後曰京西提刑物於君為五
 世祖南渡時卒於吳因家焉故今為平江人曾大父曰建崇
 其地衍以實曰築室長洲之蛟龍浦躬耕而食以布衣終大父
 曰祐之承御師監廣州御稅務父曰樞國史資善錄檢閱文字
 皆任而未顯至君後不樂仕進東平徐公持節使者節問君名
 定見與語大悅特薦之予 朝君力謝不可徐公益賢之已而
 行中書省秉君石洞山長君乃欣然往誌饑既歸卒隱弗仕即
 所居西偏為堂曰靜春春水成池周于四隅池上累石如山芝
 荷蒲等竹梅桂杜蒨菊香草之屬數百餘種而其外則左右
 湖禽魚飛泳於烟波蒼蒼間宜中有書畫卷卷君手所校定
 至輒歎為典絕欲觀談留連竟夕已君手安秀明每雨上風
 吹挾小舟以葦葦茶籠古玩需自隨逍遙容與扣舷而歌望之
 者憐其為世外人君少敏於字極積之素一發於詩未始高誕
 性命以師道自任至其在石洞惟明變琴之說上及於孝季多
 諸生皆所未聞莫不敬服焉君所為詩有靜春堂清風積石精
 子散為之序謂近半山而漁陽韓子公稱其閑遠清風積石精
 靈少陵不讓到其為一時名人推重如此吳興趙公晉車汝南
 先賢傳而記漢司徒袁公則雲事為備以遺君且曰予作此
 圖正以通甫好備之士使之景慕其高節爾則君之人品固不
 問可知君母趙氏濮安懿王八世孫女其妾氏子男四人長震
 次泰次晉皆振出次駿陳出女五人長許適金大猷未行而卒
 次適魏天禱仲振孫顧正許德明孫男三人孫女二人俱幼君
 字以大德天禱仲振孫顧正許德明孫男三十有五其年十二月
 二十四日登長洲東吳鄉楸樹先墓之次後二十有八年是為

元統二年於是君長子震已死泰及晉實始伐石以狀來謁銘
 泰好學而有文稱其家者也銘曰
 君之熙二行之施二世非我道我有不為謠言歌之其志也希
 昭二其垂表以別碑
 揚仰私墓誌銘
 仲弘既卒之明年涓性受為其友贈將堂代致八歲孤遜之言
 曰先人之墓非先生莫宜為銘此先人治命也敢奉以請惟先
 生哀而許之潛不敢不諾也初涓與仲弘不相識雖以書端文
 字交凡五年始識仲弘後十有一年乃與仲弘同舉進士又八
 年而仲弘死矣嗚呼其思孰筆而銘諸仲弘諱載揚氏其先
 建州浦城人上距宋翰林學士文公凡十一世曾祖有雍祖祐
 之皆有隱德父起潛補京學諸生回家子抗故又為杭州人仲
 弘少孤事母季氏及孝而有志年幾四十不仕田理間用之得
 其文薦之行中書舉茂材異等不行周御史景遠強之望京師
 俄以母喪去置戶部國英數言其材能于
 朝廷以布衣召入樞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與備
 武宗嘗錄書成褒賜甚厚居亡何調官領修官海江萬戶府照
 磨無從控案續於是
 仁宗在拘方以科目取天下士仲弘首應 詔登延祐二年
 進士乙科用有官恩例視第一人按承務即饒州路同知涪源
 州事秩滿遷儒林郎學國路總管推官未上以治治五年八
 月十五日卒得年五十五有三長史年某日遷揚州錢塘
 縣其鄉某原娶妻氏子男三人長即遺 次逢次迪俱幼仲弘
 平居性和易然於論議概否未嘗有 芝嘗當世傳

人吳興道公在翰林尤憂重之亟稱其所為文由是仲弘名益聞諸公聞益無不如其意之所欲出聲如風怒般一騎千里至於峭岸之榮折絃欹枕側亦未始有所留時也凡所謀者未及於次以行而人多傳誦之語嘗評其文博而敏直而不肆仲弘亦謂清曰子之文氣有未充者也然已密矣潘魯歎服其言今已矣燕與共論斯事矣嗚呼而尚思銘諸墓述其概以慰吾亡友於地下六尔銘曰

嗚呼仲弘而止於斯歟曷其氣之死不衰優二其諱不厭不枝有字一宮文家在茲過者必武考子銘詩

弘道墓誌銘

弘道既沒于杭其子正蒙奉極還山陰而狀其世序官闕采求銘以垂于輿道弘同對 大廷同校文江西又同校文江浙未卒事而弘道移疾可休致去則翔萬佛舍竟不起悲夫尚忍銘諸雖然弘道者其子若也銘非子持諱焉弘道歸士元元張氏弘道字也弘道生宦家而自其少時不習貴游子弟嬉戲事稍長從御先生黃君受毛氏詩為舉子業場屋第廢士之志千接仕者率投牒北感舉補儒學官弘道恬然不以動其意左筆右數幾四十年會有 詔行貢舉法有司乃起弘道使就試遂以延祐二年賜同進士出身歷授任郎度元路弘道既授事如池州路黃池縣尹承事即太平路總管府經歷用致仕授承直郎同知鉛山州事 命下弘道已卒其年以天曆二年十月二十日壽六十有四葬以至順某年某月某日葬在承務脚某山之原弘道為八內秀期而外朴疎而學務平完其居官

以樂易稱未始求誌二名歐流俗管乎反實地殺人獄亦不自以為功也由其支弗足歎而民感之弘道初持江浙文衡時進士事格不二代弘道為鄧貴池者皆弘道使持江浙文衡時進士人尤以為盛事云弘道世越人高祖澤宋孝宗龍飛進士由侍御史諫議大夫至兵部尚書後以寶潔關在學士食祠祿其行事見高公似稱所為碑文曾祖壁通直郎養書武安軍節度判官灑公事祖厚之承直郎温州樂清縣尉父績古將仕郎入國朝以弘道官七品贈從仕郎廣州路慶元縣尹母趙氏知兩外宗正事少師不遷之曾孫女妻朝武大府所直數文開太祖之孫女今以贈若封並為宜人子男一人正蒙也當以廢得官未調子聞弘道垂屬繼值力疾坐語精美疎不亂其所存必有過人者然則子之知弘道抑未矣銘曰

樹之既有獲而弗克不贏于躬獨以壽終後其豐

承總節中興路石曹公墓誌銘

公諱敬中字子詢姓曹氏濶之龍遊會祖日新祖克己父心易精於易學今以公貴禮承直郎衢州路總管府判官母俞氏贈恭人公幼慈祥謹言行以尚書專門因舉學補儒學官歷陞泉永嘉兩縣教諭會有 詔行貢舉法首取江浙行者揭薦登廷祐二年進士第二甲被 上旨賜進士出身授承事即慶元路同知奉化州事公廉事詳練而不為瑯嶼曠日未嘗廢書使者行即甚加敬焉秩滿調本路定海縣尹到官之明年春多雨而雨害旱秋穰苗播歲大熟公竭方楨之入賴以生縣民包買食益三倍於元會計之數行省以公積官下于轉運司或其虛增之額一千七百七十餘戶民力以寬丁內縣除起為

承五印守國路總管府推官九所初開無不得其平而繁因免
寒暑燥濕疾病之苦放過大旱民之食即守謂公曰守國一縣
僻民九萬六千命隲於旦夕聞子之在茲敢庇有法敢以讓子
守毋以繁掣拘也公聞命即行還氣曰黃舍徒為文具而勸賑
未必能周備非博官倉之粟不可即以公言上于行省為錄水
陽倉米二萬石付公往賑之即使者大書會宜城縣民亦以之
食告乃按錄給驛命公亟行毋緩所活饑民六萬六千扶滿還
承德即中興路石首縣尹未上元統二年三月某日以疾卒於
家享年七十以至元元年九月二十七日薨于靈山御麻溪之
原公妻薛氏贈恭人子男二人長曰康次曰寧女二人適何某
黃某孫男四人長宗瑞用公權入官今為縣之龍泉尉女五人
曾孫男四人女一人宗瑞不遠數百里以書抵涪曰先大父薨
已久而冢上之石未有刻文敢以為請潛載念時昔江湖所冀
南士同對於大廷者八人公與吳郡千公蘇蘇前列涪亦以非
才忝預末級茲任皆在海瀾州縣瓊地相接而涪亦以非
尤盛逆數回率過公獲奉或言曾歲月之幾何而星離雲散
之八人者惟千公與涪獨存千公以休致進官八座而公終于
百里率其嗣子又不取也探幸其孫能自刻厲有遺澤公歿不
亡也涪以僕死屢嘗感吾同年之墓雖衰朽荒落何敢於公斷
一言千公與涪存穉孺增感創而已銘曰
千之也厚少取之也廉既期而集兮不飛而涪素兮其位兮養
之以愷彼州也後之占石刻可徵兮靈山巖

茶陵州判官許君墓誌銘

茶陵州判官許君既卒其友危君素曾君取奉書若表檄銘

以盛嗚呼涪於君同年生也安敢以不敬君語昔孫字伯昭
其先汝人宋南渡後徙建昌曾祖其州國錄使相開道義校
尉父炎仕 國朝為營林州儒學教授母氏君弱恐游京
師義介以調趙文敏公又因文敏隔游火人先生之門以為著
重焉會有 詔設科取士君首以諸生擢廷祐二年進士奉
上方好儒進士當得官者悉命昇便近地以寵榮其初過君用
是得建昌之南城縣丞天璽寺僧甲與乙有私怨欲殺之既探
刀入其室值乙將囊捧所炊而出驚仆于地奴走放得脫甲
即以刀自刺連呼殺人且誦千賜假已具居聞其歸曰捧米復
離手殺人即辛直之太平山中有竊浮圖氏四果之名以為狀
者文表高坐百臨其徒泉南廣東燕而楚之者金帛堪委所聚
男女恒數百千人不注之狀暴聞于官而吏置弗問君謂是將
註誤吾民為大姦亟列上于郡扶其首百其風遠表九邑之靈
事精敏而剛果多此類藍田御民劉身屋新城縣民訟爭山皆
又不決御所以新城事獲君聞君夫事平或以屋居其主或以
山交相讓其法使民化服又如此相守初起君不數數推阻之
君奉所受 命者詔府曰上下相承以禮而已其不善事上
官則有罪乞免玄府僚既諭上君守亦愧悔而加札焉辱以南
城例不得置丞改賴州縣事其治如在南城時也錄令下君鈞
按物力之厚薄以應令民用不撻級簿為吏黨以匿而幸
適呼蓋及民伍君白于千即發察開日籍証之其案以歸
君之政不便於己詔即使者誣以他事卿長家素知君率
以去就明之即使者大驚詎之果証也秩滿調湖州路長興

則官未上丁車夫人事居喪盡用古禮服除殊無仕進意有司以聞乃以恭順州判官起居於家行及境有病禍歸居久之復以病復而卒歲三月六日也博年四十有五階止承事郎以以其年六月某日葬在南城某鄉某居居性介特而辭居履跛卑讓待解家如父兄與人言不為委密忱然亦不以訝為直其在南城官解去家近日步出視事後復歸居亡官因不畜馬市薪菜自支莊而食暑無雜色權貴人有遺以美衣致意者受而弗服也君至任後始舉子內翰臨川吳公每以及門號為憾其詩文無多辭賦辨而多膏饒之言詩尚醜藉末病前一月夢為夢云道類聞歲年福慶實不作後世亂語且語人曰吾詩辭意甚悲殆不類平生作及會君求遺書某家研尋詩在馬鳴呼其可哀也已君妻商巽趙氏有子一人曰章初君之季弟巽孫卒後一歲趙夫人卒又一歲君遂卒甫四仲弟孟孫亦卒不兩月而君故府君卒今存者惟一子鳴呼是不又可哀也夫銘

將厚之門政學殊科兼取其長君材則多缺慶類類難施何以未定者天君尚存乎

將仕佐郎台州路儒學教授致仕程先生墓誌銘

先生歸端禮字敬州路儒學教授致仕程先生墓誌銘可見者漢有海西令嘗唐有太子左衛率府府常奉其其自獻陽徒家于鄞則由曹曹之大父珍始故今為慶元之鄞縣人應五代至宋仕者恒弗絕曾祖振父承務故平江南入曾翁門祖在孫通直即知平江府常熟縣事父立卿進士入皇朝踏仕郎即知平江府常熟縣事父立卿進士入

皇朝踏仕郎即知平江府常熟縣事父立卿進士入

也初同舉者為庸德之建平池之建德兩縣儒學教諭歷信之統軒建康之江東兩書院山長周宰及格上名中書授歸山州儒學教授秩鴻遠以將仕佐郎台州路儒學教授致仕其在建平與建康諸生之資者以周給之縣尹王君起宗日率陳交驗其論說且築室於殿上命其子按察愛華馬某後出入臺閣卒為時之名人繼王君為其孫者復倡好事之家為買書萬卷覆以條罔永康胡先生長壽記之其在建德增學舍以居其後畫樓民所占田其始至也有田三百畝比受代而去有田一千畝孫軒前賢遠迹多為人所得悉按其籍貫而歸之江東新昇院額有司奉甚府之命選辭先生以聞教事學者翕然知所宗仰

文宗在潛邸遠侍于第夫學賜以金幣年禮禮遇甚至於歸山則新其朝學衣家築室便入切墻內地久莫能正先生白于部使者命毀其室乃懼而請以肥田二十畝易之察湖書院之旁有道觀先生偶至其處有驢蹄堂前隙地駮擬未點卜之曰地下果有物驢當樓至已而驢果未蹄蓋力乃防親主求發之得石碣十餘刻群賢像因為作辭贊金先生是平章政事趙宗公及王御史理學舉先生可教國子趙御史承禧舉先生可提舉儒學俱不報先生解後即守王侯元乘踵門禮請先生學者師師師師及旁郡講行鄉飲酒禮皆從先生計論而後生即致有宋丞相史趙王所置義席以助仕宦富家貧貧之不給自先生為之督視窮者始實受其惠先生素所厚一二達官壯士相繼謝先生若有不樂一日竿舟東湖諸生載酒追及之飲于中流酒半酣指而笑曰若豈知我之歸於斯不又也

耶學問之道具在聖經傳吾等述之夫真和實政則存乎其
 人尚難之哉諸生為之默然各捧觴為壽而歸自是多以病不
 出久之病加劇者有得土京師者過而告別相與論宋季事姚
 姬不惟既正冠還容顏色忽變爽氣作噩若以丹劑進先生知
 之曰不敢服也目已瞑而頭微偏門人樂良進曰先生頭容稍
 偏矣後張目端坐而逝至正五年夏六月甲子也享年七十有
 五以六年某月某甲子盛陽堂賜之陶真聖濟氏諡為建平聖
 侯先生主其事時慕其賢而以女孫之卒因建平建平至是奉
 遷而合葬焉子男一人術女四人孫男一人術理女三人蓋宋
 季之士罕能以記誦詞章為質身風靡之具而言道澤者亦矣
 盛於此時四明之李祖陸氏而宗揚乘其言朱子之學者自黃
 氏震史氏家始始朱子之傳則自吳氏淵大陽先生某小陽允
 生某以至於史氏而先生承之黃氏生於鄉行而史氏務明體
 以達用先生素有志於當世惜其仕不大顯故平生蘊蓄未克
 究於設施而私淑諸人者不為無功於名教也故札部師中韓
 公居仁嘗幸於小陽先生其任於允生之師與先生論議無不
 胸合行省廉聘先生觀文陶閣先生以為 國朝設科初意
 專取朱子真學故議今多違之吾性宜不合力辭不往其源流
 本末可概見也先生色莊而氣衷善誘學者使之曰政日化而
 仲氏大史公端學克謹師法學者嚴擲之人以河南程氏兩
 夫子云先生所著進學規程若干卷國子監以頒發二年門人
 使以為學法有畏教文集若干卷于家先生遺後一節縣學
 徐仁等若千人相與謀得同門生樂良奉宣閣授經師老素
 之秋來謁銘清字學傳交於允生徵於秋無不合乃併以平昔

所知者論次而錄之姑曰
 大通孔衷聖賢同遊政風俗裂師異指殊莫獨有作乃發其節
 先生之傳述有滿結左規右輻顯夫大中忌之以寬休二情容
 道之持行夫豈非仕安地進時行時止志尚於依朕施未置
 惟其教思垂于無窮門人謦謦論議遺德卑于方求未有珍式
 南校先生墓誌
 先生姓王氏諱炎澤字威仲學者因其別号專之曰南校先生
 其先系出太原五季時自會稽徙登之義烏者若尹慈官至節度
 使其遠孫國承游安定胡公之門登宣祐五年進士第官三百
 餘人孤科等自回始卒恩賜今右正言知制誥李公清臣銘
 其墓園諸孫使用生既贈宣奉大夫工部尚書郭公三益表其
 墓說生永年高年登紹聖元年進士第嘗任于京師而僑居於
 濟南後復居義烏而占籍焉終於中大夫知福州文安縣開國
 男贈正議大夫子琦通判嘉興府贈益紫光祿大夫實歷知軍
 州司法赤軍參謀忠肅公直淑閣正彙之女其及也五鼎
 誌其墓鑄子率授舉廣東當平茶趨贈中散大夫實歷知軍連
 蘇柳峽饒江七州積階朝請大夫高年子壽承奉節濟于高江
 東轉運司幹官其世積官閱見於諸牒如此餘以賞延入官十
 有一人有通朝籍詞節符者不可悉舉靈幹則先生之高祖也
 曾祖諱絳祖諱衡道孟潛母弟禮考諱浩以景定二年應薦為
 國子允解進士批茶氏年高顯聖爰變路轉進判官某之孫女通
 符陳君由陳之女先生少習書稍長治李于業穎出翰筆間遂
 去物政而場屋事廢自洵草堂探索聖蹟之微自家庭兩受既
 有其素而通泰為外太父又送徐文清公傳芳壽朱子之學風

聲氣習之所存啟發尤多而擇行愈堅窮居的處關門接從絕口不言仕進久之乃用節使養李起在東陽山兩縣教諭石石峽書院山長乃至以善教養得士者在石峽歲餘即去官而仍尚得於家林逾十寒暑至順三年八月十三日以疾卒享年八十其在年十月十日蓋縣南崇德湖陽山泉蓋之次先生氣類文情而襟度曠暢待人一本於誠言論磊落無所隱蔽莫不徹服焉為諸生講說務推明其大義不事支離字樣文詞質而生於理詩極渾厚而間出奇語不屑以隱僻求工也有南校題葉二十卷初考君無子嘗鞠其族子而弗克家流遷於族人得先生以為子俾尽有其田廬之不均死業未有不自以窮者也考君嘗五言卒成其志而均給焉族黨以是多之譽傳氏前三十年卒先生之妻李向非城子男二人長良至常山縣儒學教諭次良厥女三人適傅孫許丈俊傅復享孫男四人孫禕補初曾孫男女三人良至蓋先生殆將死始乃求於潘曰先人家居教授前後及門數十人而無顯者不朽之託予其懼沈風遺範日就煙沒謹命次男禕就其行實以俟采旗而論經系潘撰惟君里亦刻望孫莫先於王氏文獻之相仍亦莫又於王氏先生引而弗覺其有入見其處未見其止豈必身却高位而後為傑出其家也哉潘自號簡齋預第子列今也必具種種矣免逝者之如痛懷前聞之荒落言不能文而義不敢辭錄

忠隱益如一本如水有源故施於鄉佩於濟二之將行乃止不仕尚克有子而又有孫餘潤所家有村林三趾美于前善 退鳴呼先生是韻不考

紫雲宮墓誌銘
 至元元貞間即使者報李學校應廷致前代遺老以主敘事一時英俊之士咸立下 灌霖宮夙負持星以騎冠之年與之並登于師席蒙時養恭為密言預懼於進取直仕番四十年備侯省常調應麟遠方後采居上者不知其執及審言以六品官致其事而竟不得從容享一日之安嗚呼悲夫審言姓葉氏諱鏡翁審言字也世為梁之金華人曾大父大治縣志簿即受業呈成公之門以所傳得成公者授律文清公備文清法為朱文公門人高第而於大治君教弟子禮沒身不棄大父榮發深自翰購罕與物接父葬姑壙以家李私洪其里人故端明殿學士王公楚知南康軍葉公聞威敬禮焉仕望朝宰相將仕位即蔡州路蘭溪州儒學教授致仕母曹氏有賢行審言性明達而蚤有知於審無不讀由家傳之端緒沂儒此之源委卓然自出正老無不樂與之道舉教官歷滿江義勇兵縣教諭升之明正審院山長丁外艱服除上 銓即借授處之縉雲縣官政辦於檢丁內艱服除還言安之吉水州學教授秩滿調泉之晉江縣主簿將將仕即同僚有身之不合者力講解之即使者嘗莫能察而心竊疑焉不及竟其事而去後使者得審言受訟狀而不欲在官五年以老請歸事授承務即溫州路同知瑞安州事致仕命下審言已以疾不起審言事親孝父子有為師友念母老

不可一日去左所至必侍奉以行仲弟無依儲之終身平居
寒飲治家有法古函陵一遵成公家範曰吾有所受之也贊
產素薄而室產再厄其至無一椽以庇風雨傷寓就齋精舍
久之乃得老屋數椽僻在東郭外教子之暇日以種蕪為事
年從居城西比隣間得微積不足自給慶之晏如時從明嘗欲
酒賦詩陶然自適閒得微積之日有書數卷因數取而已嘗言所
齊室高曰勿勿自驕黃翁歸自泉南又自難曲全道人呼為詩
文和易乎實無纖麗之態有四勿齋書若干卷曲全集若干卷
藏於家電言生於宋咸淳八年四月十六日卒於今至正六年

十月十日年七十有五娶蘇氏女安公 世孫女後子男三

某年某月某日合葬於金華縣赤松鄉羅家橋之後三年卒以
長歎之興州路慶元縣蔡慶卿延翰前卒次權之末任次泰之
應捕江制行中書省廣濟庫子女七人其五適同郡嚴弘道結
嗣滋杜宏喻德頌端繼登其二以疾在室孫男一人同女二人
其一適浦江孫其一向幼嘗言所交管四方名士里居之日
最所交善者許文懿公謙翰林侍制卿公賈大常博士朝君助
禮部郎中吳君師道翰林備撰君樞而潘亦幸獲陪諸公之
末至是諸公多已凋謝惟明君與潘猶存故燕之求明君為之
狀而潘潘以歸嗚呼悲夫載念潘之少也從先生長者出而
先王之道於寬園寂寞之牌前以是終其身密言力挽之說而
宦途不遂晚通朝藉以親老請外遂納祿而歸密嘗通之掛冠
挂冠之雙溪入隱手道潘故疎欵洽於甫一月而密言逝矣
又一月而潘家獨錫欲仲德惟之一擲而不可得終固不放
以護於宅人也嗚呼悲夫密言分教兩縣所至以教養為務與

壞起廢之功尤多其在明正書院復道流貫占之田二百餘畝
告水號多士教官良不易為審言審之有道由是士論厭服審
言為魁官則能使盜息而民安為微官則能使囚徒不失其所
故可謂得其職而審言之所以不朽者不專在是也茲不詳述
馬銘曰

有作而與數揚其英胡不奮飛徐徐吾行馳驅佳事垂愛其功
孰虛若盈數幾夕揚不輟於人臨天危憊因而能亨同間險夷
皇仁在上天日昭臨朱絳之來于光有耀鼓岳而歌式全言歸
朕臨其昧曰有刻辭

黃牙實墓誌銘

序書諸叔英明慈溪黃氏年五十有五以泰定四年九月某日
卒于鄭明年九月庚申葬餘妣之竹山潘異時與牙實游牙實
言今天下文章鉅工知我者惟伯長伯長必先戒我死子其
銘我伯長故翰林侍講學士袁文清公也潘觀焉晚出於文清
無能為俊牙實乃欲以之承其乏耶而歎潘之天文清僅踰
月又哭牙實邪潘雖不致牙實之言詎可忘耶初
朝廷既新其舉法而場屋事久廢老生宿學多已物故後進之
士無所承則相率之序實受第子輩凡皆實所指撥取科名
而薦書者相望否者亦且去而潘儒學官人皆為牙實喜而牙
實顧不能少自殿以就有司之繩尺說無所適合以死人又莫
不深悲之其知牙實者若是而已至於牙實之所行知之者不
必盡也牙實之先大夫文朝先生宋寶祐丙辰天文祥榜進士
眉材能尚氣節而其遠於經術所著書世多有之蓋先生之學
宜以躬行為本故其在朝著見請忠鯁而分符程節所主舉其

鐵業風采凜然先生三子俱克紹其家李而充實輩少介然特
 立不務苟同尤酷首為文清特疾笑少游故雖見世所稱知
 名人率隨苟自保說恨無可與語固親親謂海宇方寧安
 休明宜屏天下事置念慮以入計畫否則披揆險幽浩氣為
 里游過不遇命也未幾游采石上漢江西游荆襄歷親用武關
 要荒極極登瘡有能言昔時得失益慷慨自振而所見公卿大
 夫與夫布衣之士則皆與昔文游者無大異於是治其居曰壘
 庵閉門讀書益不妄交強年牙實之於天下獨以文清為知己
 而文清之言如此牙實時在國可察見矣彼以是明一者為友
 安置依微焉何哉牙實嘗為晉陵宣城縣朝三李教諭又為和
 塔采石兩院山長間以政異道諸中書弗果行牙實殊不以小
 微為辱亦不以不大用為誦也夫實於經史百氏之書過目輒
 成誦為文倚拔擢麗竟氣吞故若不可禦而要其歸弗畔於道
 有類庵暇著三卷詩文釋者總二十卷歲于家牙實之曾大父
 曰世充大父曰奉諫即一鶴父曰朝奉大夫宗正少卿震文
 蓋門人私諺云母趙氏封安人而牙實流出也娶岑氏先卒再
 與三氏子男一日祖德女二長嫁岑可父而天次未行銘曰
 物之不齊難操踏出惡妍喜強千古一律德人天游不物於物
 尚無有已既為得失惟是浩然之死不汪磊落落嶺軒弟交元
 從其道猶循見身易為以石管用告幽室

致翼之墓誌銘

翼之墓誌銘良右世為平江人曾大父世昌大父格父宗慶
 俱未仕而大父用其仲子台州路總管府判官宗顯恩贈承事
 郎鎮江路丹陽縣尹翼而不九長益聞欽徐文貞公持浙西節

使者即台州君委其幕下翼之因得侍公左右公見其言談舉
 止謙餉有禮大奇之台州君同幕多名流公語之曰錢生濟濟
 有儒者態度令爾爾端必成令器翼之亦敢効自力於李公所
 為詩文必出以示翼之其重如此翼之亦敢効自力於李公所
 前代遠老若并陳周先生澤陰嚴先生當世宗工君別歲戴先
 生陸山平先生求原胡先生翼之無不接其緒論中州雖望若
 樹立李公漁陽韓子公暨一時賢雋之士亦皆折行蓋與翼之
 交故其聞見甚為詳博而吳興趙公巴西帥公過翼之尤厚數
 引拔之翼之殊無仕進意至大中行尚書省署翼之其縣儒學
 教諭翼之依然純曠已代去輒不渡出聞居三十年安守約
 未始求於人一室蕭然坐客常滿錄飲甜糖無虛日里中子
 弟未就李亦弗拒也梅文明城周公舉翼之宜在館閣未報而
 中書選拔

上旨擇工於書者俾書墨染樞要大學衍義有司急起翼之以
 應令峻事薦章交上亦不報浮光王公與翼之生同歲居同里
 公由戶部尚書恭預河南江北行省爭命故人之存者獨翼之
 將力援之於朝而翼之素志丘壑至是亦既老矣翼之性
 更曠與人交無町畦蓋於故旧往來尺牘莫辭裝治惟謹時出
 以示人曰吾非以此街其識人之多特於其間有情辭誨切關
 於世教者不可廢耳然不善於苟同人自有善或面斥之以其
 行乎於人以為為異也大宗金源王公有嘗問翼之曰錢氏起五
 季有吳越子弟多在東南且世有顯人君豈其裔即翼之曰此
 無稽也蓋翼之先有雙螭活潑者見其故書紙輒手拾聚而
 焚之曰吾子孫其有興於文學者乎公聞翼之言深服其質直

履之疏自歸江村民人目以江村先生稱之至正四年五月八日以其年於家享年六十有七疾已革猶正巾無坐東筆作家
姓書頭之而逝初室徐氏廣德縣尉吉之女無子繼室丘氏
宋能圖閩學士歸持送岳之曾孫承奉即履之女子男一人曰
達女二人長適張元善前年次適吳縣靈岩鄉黃山徐誼先墓之次
而別石誌其歲月且遵治命以狀未幾於子學游於翼之父子
間吾父別去十年而翼之遠不可作其以爲見屬望于耳矣蓋
翼之好學有文辭嗣其世業而汲汲焉用意於不朽事予何敢辭
翼之有詩文雜著若干卷金章閣傳書學士溪山已爲之序以
故弗論翼之於古篆隸真行小草無不精絕家貴人往二傳
藏以爲珍玩或有所校而強使爲之雖奉以百金弗顧也人多
以是敬服之而平有論其出處之大致者序而誌之庶幾來世
有以知其人也銘曰

由學而非不近乎名既壯而止不失乎己藏之君處以浮湛於
里間俟游年歲匪依隱而玩世惟以求夫志欲知其入視此刻

文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十三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
墓誌銘
門人編次

予爲頃君可立銘其大父憂後六年而君卒又九年而葬又三
年而君之子師周始以狀走京師問銘於予予方有史事及
得稱而歸又三年乃克爲之君姓項氏諱詞可立字有史事及
台之仙居從溫之永嘉後復有永嘉提台之臨海臨海故爲章
安縣今所居章安即舊臨海治也五世祖嶽高祖惠曾祖顯當
宗而遂初遭時多故並隱弗仕大父良材鄉貢進士予可爲作
銘者也妣張氏張氏父鼎迪功郎蜀郡龐公業銘其墓號毛氏
由迪功而上考諸商銘可見已初君之大父有德於里中入至
今恩之 國兵南伐僑爲卒而得將動刃焉忽披而曲易以
他刃復然卒駭曰此天可保護必有積德後當生好人遂舍之
而去及君之生頭貌魁偉自少儷儷尚氣皆與大父類人以爲
好人之驗稍長卓然有志於古不妄與人交所造詣必一時名
人嘗爲詩持以謁天游陳先生乎一旦稱其善學至其言君蓋
未之學特暗與之合耳時君甫弱冠天游謂曰子固他日之善
鳴者觀其手筆間說若明金翠明流說雲屏能補如說聯入於
義理則其線飾焉物之情當變而爲鏗鏘清朝之音矣遂介之
具此靈翁先生森又一小山廬見右堂陳先生天瑞而卒業焉賦
而歸讀書於高隱者五世祖嶽也去家僅一里呼由山
麓綠紋路上絕磴穿石竅而入群峰環合中更平河浮池方竹
起然如在世外四方士友及里中子弟負笈而至者傾筐儲以
給之無少厭歲錄人多採草根木皮以食有虎出爲害君移文謂

山神而遊之是夕虎至舍外據地大吼林風震撼崖石迸落以
 遲樂漸微悄然無聞閉戶視之屏絕去矣君藏氣息滯於其
 間者十年於書無不讀而為好經誦盡人將六經始以明人
 倫於道之常終以扶世教於道之變易首尊神先陽後陰君臣
 之常道正矣終於未濟劉陰陽失位非受乎書始於二典充之
 遜位於舜君道之正也終以魯頌繼王者之誓非受乎詩始於
 二南周之以服事殷巨道之正也終以魯頌繼天子之頌非受
 乎三於禮樂樂崩則春秋不得不作直書元年春王正月正始
 也末書而待獲麟示變也聖人之示變於其終而以俟後聖禮
 常運於已愛也又以為六經之有春秋簡道立教之義則斷始
 明尤致意焉延祐初有 詔著取士令郡縣起屠就試始
 聞而君雅不喜效新建之士作科場語以求合有司之經尺故
 屢試而屢却未始以得失為欣戚也君素為吳越間學者所敬
 服爭率禮幣迎致而兩率之入客于外竹室所有悉送于家以
 具甘旨一毫不放私達官大人有欲薦之於朝者辭以母老不
 可遠遊而止季孫某拉君游久臥毋為之按室其費一以身任
 之求康胡先生長孺發瘋介休官而家貧富室批之青蓮佛舍
 以歿君反為而裝重經紀其喪革苦力殫報其道友將刻梓以
 行而未果也中廢不踐塲屋歸侍親庭杜門不出遇風日清矣
 聞與一二陳流盤礴金盞座上而寄情於溫酌人或論為金麓
 的院園其款慕之如此帝患渴竟以其疾至於大故君生於前
 元至成寅其月某甲子卒於後至戊戌寅五月丙午享年六十
 有一賜獨獨殯神色不亂語師周曰吾與爾水訣矣吾母豈白
 在堂而不得盡終養之孝爾年甫及成重而不得盡撫育之恩

吾既為明時棄物以就磨滅爾當竭力奉吾母以及爾母屬志
 於孝以無忝前人勉乎哉傷乎哉傷乎哉後十年卒子男一人即
 蘇昂者嘗哭血蒙俟檢舉乃退與王氏後十年卒子男一人即
 師周陳氏出也女二人適王允讓黃應麟師周卜宅非於臨海
 深樂鄉安仁里鳳山五世祖墓之側以至正七年庚十一月已
 卯奉君板葬焉君所著有春秋纂義二十卷詩文若干卷藏於
 家君歿師周年纔十五日君生後於子而先于死子之庸爾許
 子與君為父字交非一日君生後於子而先于死子之庸爾許
 筆固不足任吾文不朽之託然以師周不遠四千里奉君法命
 而求有請業已心許之安可無以存掛鉤之義乎銘以慰君亦
 以慰其詞人云爾銘曰
 天之生物其成實難胡底于成而卒嘉捐有木於斯故彼中野
 由其萌芽至于拱把沐浴時雨膏液也豈行柯布葉于墜蔭空
 人指其材可採可揀工師取焉乃不有中姿而弗取老于丘園
 斧斤所斲山林之菁不修其陰寧不謂命係茲哉寒風受其正
 于嗟乎君不幸類之全夫天年何成何處鳳山之原墓單既宿
 顯哭書辭用愆幽獨

邑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淑字仲簡姓呂氏呂氏於楚為著姓而非一族人因以
 其所居地望為別居永康縣之太平鄉者統太平呂氏宋之中
 葉有以經學教授于鄉里者曰遵遵之子曰質質之子曰迪迪
 師師愈伏家籍籍語中其長子約而連及之父子同時與龍川
 陳公俱下天微次子皓先以舉濟受知倉使朱文公奏補龍川
 學用清薦再上眷官時年二十有四叩歷上書乞納而得官贖

父兄罪丞相白無例李崇正色曰義章安用例立命出之獄坐
得釋者五十餘人幼子源是為府君五世祖累贈通直郎高祖
藩介曾祖諱益曾承節即祖諱堅承值即父諱德咸諱簡嘗與
許偕武禮節入 皇朝版授知永康縣至元十五年也母何
氏知福密院蕭恭和政事夢然之控孫女府君少嘗學至老不
懈讀書窮理而於百家數術靡不旁通其說手居致養牧親
為具必豐族人不能自食者月有廩年當入學者亦有列為
成規守而不廢子女婚嫁必擇故家名族未嘗論財惟實支情
女兼至各盡其歡而止鄰里有急必周之歲大優為粥食親者
河金活以千百計至若有幸乃極簡薄衣無美飾食無珍味器
用苟完出入無僕從惟以一僮挾策自隨人望之蕭然山澤之
履也其恭儉出於天性孝友行於家庭仁愛及於宗族鄉黨可
見者如此而又多材能遇事明敏所處必中於理衆咸服為
人排難解紛勇於赴義不以為憚里中無賴之徒或假私誣
平民莫延河及甚衆為之方辨於官以竟人允德之初知縣公
遭值江南新附官兩未立毅然出任縣事而弗辭阻撓其民
使無失業且為之捍衛以備非常人恃以安及朝廷置官令即
承身而退蓋志在捍衛以全其鄉并不藉是為進取之階也其
後大盜竊發官庫進許復強起之以為嚮導府君見南踰弱冠實
預在行身踐重山密林荒林阻絕以為嚮導府君見南踰弱冠實
不言功識者推其雅量益務齷齪自澆水而第云前廢宋氏
鄉貢進士環之女先四十二年卒後屢題尺素知政事廢宋氏
大學士順孫之女先若干年卒子男三人長曰梓本伯兄之子
次曰權曰機皆朱氏出府君既早失內助二子又幼弱自鞠梓

為己子俾持門戶事而志界以知縣公而道田宅權既長道從
卿先生許公益之受學入華山中業成未及見於用而先府君
十五年卒無子府君以繼餘之重為之報數三年仍命以機子
短為之役而機亦先府君三年卒女二人適同邑陳至賢東陽
胡道隆孫男七人庶忠燧阿輝短煥女四人曾孫於今至正九
年府君生於宋咸淳四年戊辰閏月三日乙卯卒於今至正六
年丙戌二月三日壬子享年七十有九諸孫以其年十一月三
十日癸酉奉招合葬于東陽縣西郭先室朱氏之墓而
以狀來謁銘音歐陽子有言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子觀水
心葉公銘地功之墓曰治生能富數子能賢後漢劉公銘通直
之墓曰宗族稱其孝弟鄉黨敬其仁義蓋呂氏之積累其業父
矣至府君家益昌而其材又有足用者易出其緒餘自見於
世宣不止為一鄉之善士而已須乃歐歐弗懼而優游以卒歲
豈不曰為善之報自有其時乎府君二子雖早世而孫曹奮切
生今昭代必有能自致顯顯而大亢其宗者為之銘以勗之且
以俟也銘曰
有仗必興斯理之常惟德之厚其流乃光于嗟府君隱居行義
施澤於人而不有位保其世德望于一鄉繩繩子孫積善之祥
亦既有子胡又天嗣百年之積善而不發是疑是迷在其孫曹
尚克有聞 天寵是承地恩所加實及寬宥惟能可徵勸此
貞石 富陽朱君墓誌銘

距按狀居諸伯清字源之世為杭之富陽人曾六父安禮六父
 璠父起南俱從德弗羅居少無他嗜好唯讀書至志聚食辭居
 稱說以為道其德初居不事取為舉子也叔父志淵調太平
 當塗尉獲以謁郡守亦侍師備孫侍師前筆僅許可見君手姿
 秀整而以所學書器重之會科舉事君居田得四其力在聖職
 之遺言所為詩文益誠平實平居訓其宏以儉而於周人之急
 無所靳故而輸一稅恒先期畢錄之者以自後為與有聞訟輒
 開諭之使解去里中類以無事氏至有不濟吏者滿江故多益
 聞君之風相戒無敢犯者舟下上必以君為依歸蘇尹李侯皆
 欲剛介罕與人居泰居之為人款門請見詢政事失得君為言
 酒榷及興造銷買之病民者數事尹施行如君言人至今稱之
 初君所與為師友皆知名士後多取科第或班朝行君政未稅
 場屋不以真欣感也又嘗與故尚書右丞董公李同事宋太學
 博士施先生南一時先生之門惟右丞年最少君察其有志氣
 以語當塗府君厚遇焉已而右丞以京學生初閣行言時李劍
 布田慶緒斷法非使得罪按澤州府送懼其放者君獨往與
 之訣且為其食飲服用之物得所親送之二十里外其免歸也
 君遭之江上無一掃相勞苦弟勉以風節自終至元間右丞用
 者者樂居政路士爭趨恐後君願然若未始有種故者右
 丞念君不置數道迎致之卒謝弗往由是終其身不有仕籍人
 尤以是高之君卒於大德十一年十二月某日年七十有二配
 吳氏先君于辛卒葬定基年某月某日合葬于所居南三里馬
 鞍山之陽子男二人長曰文韶使來請銘者也次曰應申已卒
 孫男四人天驥天驄天麟天麟曾孫男九人女四人銘曰

有往而弗返莫子遐也有發而弗舒莫子鳴也茲昔賢之細事
 世駭以為崇也幽幽其潛昭昭其跡也陵那谷耶不尚有揭也
 鄭朝君墓誌銘
 鄭朝君以至治二年六月甲午卒年七十有三其又明年某月
 某日葬城西六十里亭嶺下前草諸以表誌哭奉董生復禮
 之狀踵門再拜請文為銘子為之恭拜且辭則又再拜胡氏請
 乃次而銘之按狀君諱洪字伯玉奉費氏子生七年拜胡氏胡
 氏自君之曾大父坦季大父桂發父德潤皆未有仕籍至君始
 以材見相擇為郡列曹掾非其好也用久次司郡倉積勞當序
 遷縣卒不就其居家奉母孝率子弟治田廬生產悉有法有餘
 財未嘗資以為俚俗卒喪茲經事專官顧人慕而與之交不肯
 為翁翁然如故舊照煦有恩歲時問巷相過雖賤夫勿重必
 踰踰然典為禮有疑其矯飾者迫君詢華姻黨朋從來候問度
 且弗起咸有感色君雖直垂絕猶舉手加額曰惶恐惶恐疑者
 乃釋然服其出於至誠君平生無他好玩獨嗜書古法書名畫
 持以售者歸其直累百金無所靳後蓋聚書構精舍小漢上延
 師儒教誨為舉子第第地實在其西十里君不自辨空也蓋
 君於管郭之學甚遠云君屢鍾氏子男六人曰元堅曰元虛曰
 元莊曰元基曰元坐曰元圭女一人未并孫男十有三人婦繼
 續鈞錡銘鉅鑄錫錫銘銘女十人婿曰俞坦錫張景松餘在
 室曾孫男三人未并與翁鳴呼予聞有隱德者必有後觀君之
 自信獨樂非能以利澤溥被于人而子孫茂衍若是宜有隱德
 矣其所以為不朽者獨此也哉銘曰
 維古宅非感古從違九矣胡君敬志不疑我擇我藏匪貳于若

有對斯陸有若弗釋有斐其銘嗣人之思

蔣君墓誌銘

潘翁冠時及石先生之門聞先生當宋景定咸淳間號弟子禮者恒以百數願生晚不得願其烈然竊心慕之先生歿十有六年而潘為諸暨州判官始識潘君陶朱中扣其師文之淵源則執弟子禮於先生者也君不以算行自高言必稱同門若容與游與居者為會者 詔賜高年帛郡檄潘奉以從事潘方

歸君之門而君已先將葬其子果以狀求請銘潘不得辭按狀君諱朋龍字飛卿將氏由漢兗州刺史誦二十四世至唐尚書左丞洲又十七世至宋國子監主簿某監簿生處州教授穎教授生國子助教者助教之子曰一德君之高祖也曾祖諱嗣與祖諱九象父諱耳之皆不仕其自宜與姚越之諸暨迨君九世

疾君先娶姜氏前三十七年卒有子一人果也後娶楊氏有女一人長適胡一中起進士為紹興錄事次適趙涪涪男三人曰某曰某為兄進武校尉終後曰某初助教君無恙時有異僧空入其室示以八字曰傳燈佛祖涅槃會人揖而與之語弗頷而去他日以其言驗之壽略如羅臺氏其歿則雙林唱滅之後一日也自是君之扭若父得壽同歿之日又同君之死也夢其父

曰燈燈續傳不自我後不自我死寤而謂果曰吾先世之聞於浮屠氏者固非而敢知以今之年明之日微之殆與吾妻協吾其逆矣耶紫紙筆為書與親文訣翌旦正襟危坐奄然而逝泰定四年二月六日也享年八十有一葬以其年某月某日墓在某某鄉某原銘曰

有生之不齊兮冥命自天儻不可強促兮短不可苟延天胡厚

君之家兮賦予之獨享死之日兮生之年一門四世兮弗從弗先吾固知命可受兮不可傳天者之難比孰測其孰于嗟乎君兮尚歸夫全

青陽縣尹徐君墓誌銘

君諱泰亨字甫徐氏其先衢州龍游人龍游之徐系出偃王而代祀處望其詳其世次君曾大父曰諷甫有隱操大父曰克威以疾發里政乘間斃并其家生事自削父曰進始成童能隱忍激勵辛自奮以致完厚然善施予又樂道人善以長者稱初屢越邵氏因徙家蕭山之漁浦尋又徙餘杭而占籍焉繼陸氏俱無子其子男二人女一人皆李氏出君最長德祐元二

從父聯兵歸濟江夜夢神人告曰越運百且及難阮需亟西遷已而兵從東方來人皆曰天既俾徐氏有後又誰護之積善之報將在是乎君性篤厚而遇事雖敏少嗜學能為詞賦既又從師受經用舉者試吏平江精思竭力精德不休人或譏其過君曰事無少不可忽也軍校有不法者即詣府視其情諷不少

管漕運官為情其品級已高有志預凡私私獲獲難事者率或憚不敢竟其微君一具上論如律民間以匿朱張財物多無辜坐遠者君力為辨析免男女為奴婢者若干人憲府以時稱引用斷例不一求文學更整比之君受自中統旌大德為之經

目條分理貫通而易求約而可守覽者便之既書施行中書省署君歸安縣典之白雲宗僧沈某冒名謁宦官府有指其意者兩人將真之死地兩人之怨家私輸女不得復以城口車戶為林中甫竟使役以他辭引兩人傳致其罪君得直其免吏持不可曰此流公意孰敢拒也君盡立群吏于前語之曰吾能死不

能溫毅以求媚於人會使者行節君卒白出之沈之從有僧某者通民繁婦其夫所歎而刺之適有遺刺殺者賊弗得僧為飛書誣其夫及有他然隨者七人故以書墜運于家七人或以罪繫卒得之曰此孽跡也回捕治不獲君察其寬而七人者皆平虐莫敢易辭君命去其拉城始誣泣自言令以左輪已具難之君服解表詳為書下至其處悉得七人以已物實賊狀取其家餘絲布數升折績以此無不合蓋竊受他物存者又合情乃伏罪七人者得直已而獲其賊於武康始歎服馬賊賊舊有男以醉安弟自經死誣平人者獄已成君親為訪求其實實生之隣縣安告有逐其妻之子而夜死於盜者遂其子也隨信捕獲而煇煉成獄且取他物為證君為蹤跡其事或驚也信實自首乃出其子而坐刃卒及行實者獨家大侯君夙夜檢其控救之術凡所給寧過厚曰無以法害吾仁也己代去省臺猶以荒政疏之陞平陽州提控索贖以內憂去服除遷海道都漕運萬戶府提控索贖方還次里居而經理法行君以書論曰不實負役不均之弊累數千言帝臣領其事得書大喜厚乘傳白千行省時列郡守咸以田事期集爭欲得君以佐其事君佐常州又佐池州所行一如其言他即或取法焉未幾以漕事至京師中書奏君以下九品官仍為本府提控索贖照廢事發禁閣考漕法利病下至占能弊測者海運紀原七卷復有振其美以自名者非本書也尋復以漕事至京師詣都堂獻書數言言條陳漕運之弊當亟發者十事執政得書移行省用其七至今賴之父之以職官入福建帥幕由令史為提控列都圖籍樞樞運總目若干卷用例授將佐郎建德縣總管府知事言當世

宜急行者其要有六府上其第轉達于中書雖不報而然然用其說人或指曰是徐某所嘗言者時朝廷方嚴用重臣當撫兩湖江東東接時政關夫關大體者為九東以獻會其便違他官不果行用草恩授承事郎池州路青陽縣尹為治務教養其民縣人方某為割地以廣學官章某為捐地以達惠民為有司嚴謝教以修坊置閣而嚴見田歸其實行視他民田之阻山湖江者俾因地勢為蓄池以備旱潦歲賦則輕已俸倡眾以賑之民有告四十人同發其廩粟者吏欲強盜諭君曰吾方憂其死而食之彼乃以求生而故重禁當用法外意可也卷苦而障之旁郡邑爭類此有瘞死者恩府聞君議召其長吏切責馬障之銅陵人爭魚池三十年君數詔而決尤以是知彼上官滿代而歸留君吳之閨門無復仕進意結廬植花竹日與賓客餽酒賦詩或乘輿獨往徜徉山水間自號可道人元統元年六月忽構疎請子懼或請君止之曰吾猶未也果有異則止燕弗服特是矣已而有瘞父之乃以症命止藥作遺書及戒其子佛事不必作親舊致時不可受頌史端坐言曰年六十五不為大官正七品不為小得正而斃焉幸矣言訖而逝十月六日也享年六十有五屢謝氏允二十九年卒繼潘氏子男五人曰震餘抗縣學教諭曰恒出後德清鐘氏曰澗曰孚曰恩結與和靜書院五人俱未行履尋遷治命以其年十一月某日歸葬錢唐石屋鄉先墓之後初君未及仕而父沒哀慟至頓絕母氏卒于官弟晉可以憂病政君曲盡調護之力焉君讀書務以致用不屑有

於章句作詩書體物爲情正所著有端本善也報錄自卷錄可
可抄各一卷歷集二卷集效方三卷及家譜詩集並載於
家史學大綱浙徵比事各十卷行於世而所謂海運紀原福運
總錄皆列於官書下方樂聞君行事而良以故未認錄賦不誌
銘曰
儒者之效久矣弗白矯矯徐滄矣茲錄直施子有政諷無厭錄
胡不孕施而有遺家教錄告哀用采玄宅

應中甫墓誌銘

中甫應氏諱本中甫其字也宋南渡時六世祖確由汴徙錢塘
回家爲父昔受和淮閣李公庭芝補進武校尉宋亡李公死
繼嗣不復出中甫生而秀異稍長能自立治家務勸儉異朋
交文以信好爲人排難解紛而動恤孤寡人以此稱之始中甫
與子同年進士前史官揚公載於學明於禮春秋善爲歌詩頗
有志於宦遊而弗遂年甫三十趙魏公以集賢直學士授舉江
浙儒學許主教仁和縣解不就後授京師集賢大學士王文安
公力薦于朝年已六十無意於仕進歸隱西湖上日與高人勝
士徜徉山水間遇奇書必溥其直而取之所積甚富平居能自
攝養筋力至老不衰手未嘗釋卷每集燭至夜分乃寢間有
得乎抄成校善鑿之古書畫一時名工咸服其精勞適數行方
披而最深於書限遂流於巖市至正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卒
于海島之寓舍享年七十有八以其年閏七月二十五日返柩
葬于錢塘水月鄉葛嶺土原先是中甫在海島俄一日從小
舟至錢塘獨釣親故勞其環其登葛嶺指示以所卜樂丘之向
背後適旬浹而竟不起屬纊之際神思不亂存去婦人惟留諸

子待側告以平生俯仰無愧即死汝輩慎勿徇俗違禮之說
也語畢而逝歷宋氏子男四人才兩預鄉貢同特恩授嘉興路
儒學正備嘉興路總管府司吏夏晉陵路儒學教諭敏仁中甫
習學教諭女二人適張天麟敏仁榮孫男五人女四人中甫所
著有三家禮範辨一卷注春秋世紀一卷五七言律詩五卷集
驗方一卷人多傳之蓋中甫素隋直寒舍不肩躬然篤於教
子及見其成而身食其報諒雖未豐而養者志與壽而康適以
考終亦可無憾矣不獲締交於中甫甚才也又嘗授于游中
甫之歿也子方皆老將退休于田里使者以召選之命追及于
於錢塘迫道無從中總惟一物而才也既走遣于博會
辱中甫治命以銘爲請哀朽流珠不足任付託願表不憚辭銘曰
生也直鳴於人積也厚燕及於子孫無悔無尤卒歲優游銘以
掉於墓

慶州路儒學教授致仕汪君墓誌銘

君姓王氏名某字別之後即其字以爲名慶州麗水縣人也曾
祖德昭祖仲達父君舉俱希仲宋咸淳末君甫弱冠賦鄉郡特
補太學諸生德祐元二太學事變適恐累致兩習舉子業歸
書山中爲道儒性命之說殊無仕進意至元三十年即使者致
公桂始起君爲督雲縣教諭遷慶州路儒學教授慶州學五路
累老及格上名吏部而君遂以休致爲請授將仕佐郎慶州路
儒學教授致仕至治二年也於是君之子輝亦以儒學官備補
湖州獨陽縣湖口巡檢命下之日父子皆公服前後置備佐望
開闢問卷以爲崇會釋已迫成期有司給驛券輝就道將以君
年高父未忍去君語之曰吾家本寒儒不當爲國家效分寸之

奉乃黃運戶自買磁送之舟運頗為風所敗者例當嚴實而除其兩船之擾女移性運速數歲不絕公取吏賸躬自披閱除其雜式拾伍式附謝伯餘石鈔石伯伍拾貳萬貳千伍佰餘緡而慶一萬致仔有奇而運戶免於疲勞遠承務即揚州路總管府推官以屬宜人愛不起服謝伯餘江中書省檢校官有請中書新松江富民罷氏包隴田土為報至伯餘非拾餘萬石沙蕩為鈔伍伯餘萬緡者乞立行大司農司勸農督田水利總管府以糾察進收之中書移行省議擬遵官四節隨視其地而松江獨當廿九公至松江七日而歸按古證今條陳曲折以破其妄且言其意不過欲多括田而蕩鈔以壞其法

朝廷之曉而報宿怨請創設牙門為徵名府之計耳萬一民心動搖患生不測豈為國家培養根本久安長治之策哉同列陳公言皆相頌失色公聽之泰然他評道官關公歸亦嘗還行省以公言上于中書事遂發運廣州市舶提舉關公歸亦嘗還行省南欣然出私錢為助下適月而告成先是更胥恣為虐利凡船貨擇其善者出而售之不善者積久不售公始為設法均配江號募商人製鐵取物庫藏為之一清居數月除江西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吉之安福州有小吏誣其民欺隱詭寄田租致阡餘石者初止一家前後四十年株運至千餘家行省數道官按問吏已伏其罪誣而司員為之喜功生事者復勒其民具報實有合徵之缺陸伯餘云憲司男幾 銘律率伯餘石量僅有所到官首言是州之根伯尤經理已增置阡餘石量僅有所謂欺隱詭寄者乎准憲司所擬可也行省用公言悉蠲之州人相率為生祠以報德之金給有陸氏三先生祠亦民擬其室而

實其田陸氏子孫三走訴于京師竟不得直公按其籍使悉陸公之所主與除利害多此類其詳見於卷墨騰騰及安陽韓先生國子監丞陳君叔誥公所為善政記忠歐歐者不可殫舉也公在江西歲餘年甫六十有六拂衣徑歸遂以中憲大夫淮東道宣慰副使致仕家貧者五年高兩居室曰止上憲仍自號歸遊子以見其志公公質觀性恬心地居落講書務明理以政用不尚事言說為名高弱冠時出遊錢塘與浦城揚君數郡川蜀居汶友善論作詩直取法古人之雄渾而散去近世柔翰之習聞採其所為文登諸大老之門最為陸山岸先生水原二胡先生吳興勉公已西鄧公所賞識公處家庭渾官臨民各盡其道平居慎重嘗言敬言必有中至於委蛇進退之際莫可得而疵疵人尤以為難能公卒於至正八年正月祭亥其將終也神完志交無異平時正冠商衾端坐而逝享年七十有一以其年七月丙申葬于州東長寧路之龍岡娶劉氏封某即君子男三人長仲揚用公權為揚州路如單縣主簿次仲廬福建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令史次仲淮大寧路儒學正前卒女三人適方泗陳嘉績慶高忠孫男十一人女七人公既葬之明年潘以父居詞林老不任事納祿而歸抵家前一日而有召還之命於是仲揚仲廬仲與謀來請丈為銘而使者與仲廬至同日數迫有嚴未逮即如其請敬念潘納交於公潘四十年知公為深不可以遠已也乃以退直之暇述記其所以可知者論次而顯詩之

以遺馬銘曰
惟士先志惟官先事志不可奪事乃有辭表表三公時之備器抱負千百出僅一二竭瘁而趨躬躬盡瘁拾級而升不憚于位

好是正直周而不比表裏洞達切於一致古今殊時與政異
公起文儒欲於吏治詢其職業匪專撫字乞欲其德民翻其惡
下求見思如古循吏流世不忘仁言之利脩濟九斡方望而親
用雖未竟志則已遂廣斯銘詩書于封塚有之倡之在爾承商

承直郎潮州路總管府知事孔君襄銘
尼諱濟字世平姓孔氏先聖之四十三世曰後周曲阜令襲封
父宣公贈兵部尚書仁玉又一世曰宋給事中贈大尉道輔又
二世曰提舉江南西路常平及鹽公事贈中奉大夫傅南渡初
自曲阜徙騰州又一世曰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贈少傅行可
則尼之高祖也曾祖諱從龍迪功郎祖諱應祥從政郎主管尚
書刑工部架閣文字入 皇朝隱居弗仕考諱純西安縣儒
學教諭以君貴贈承事郎海寧路同知宛州事陳氏贈宜人

君幼有異質五歲知讀書八歲能屬文宗閣公愛其聲欲俾受
業於烈窩留先生間出游師序別駕陳公剛中奇之年二十
舉茂村異等一時名士大夫如永康胡先生吳興道公已酉劉
公無不器重焉歸翁徐摩于性事江東憲府樊君以行冰剛
公御城姚公前後持使者節是皆為之執弟子禮由是聲益進
登舉益進用容舉者字國路稽學錄述 朝廷者取士令廷

祐元年曲阜官以君充賦東平曹公貞甫君而為古友歎賞
不已是歲以卿薦上者官而對傷太直且微淡切主司竟不合
用特恩補瀋陽州儒學教授居既新其朝學而士多苦於強復
為白階臺府愛顧之七年再貢于東平未行江潮行中書者辭
為探史書務舉君隨書緩急間白以竹託無所壅抗之商稅

比度不登俾君趨辭旬月而集時宰以爲能而風紀之司頗欲

隨尋其過誤後乃察其無他事遂釋至治三年復試東平第一
以泰定元年賜同進士出身有官起授任仕郎平江路崑山
州判官未上丁內艱服除改兵江州判官用章恩轉承事郎被
省撥罷游東平請命餘歸因仍前舉授不宿官亦得自道乃皆
兩為尼知而不發使自為之乃報說充而管吏亦得自道乃皆

感服君姑視州事四有張甲以擅殺志錢乙其遺獄已具君謂
所殺非平民卒究其死成獄民多事割指君設計捕致數十人
謂此皆迫於凍餒而然不可以強盜論而遣之州瀨太湖故
築塘以禦水蠶情無時病民特甚君為改作使可支民力以
紓水膏暴溢君就倚于市攜移時水降人情以無恐而四郊之
外有溺死者君親收殮焉鄰州飢憲府俾君性賑之全活甚眾

梅文蓋公私夫幸同院舉君治績為諸州最未報會錄察書稱
君所故視當免輸田租者眾使覆按左右求風指証君私庇
之君無何証君者以賄敗投遠方而君得調桂陽州判官天大
旱糶于神弗各君探獄有免出其無罪者三人乃乃屬寇竊發
君擱任軍亦供億民不擾而軍食亦無乏絕州民與察探錄
索獄雜治知州方思廣以貪虐登其平殺人宣弗同反加告者

罪君與之辨氣能直即日解印綬去韓公德新泉慶軍安是州
勅罷思廣池君復留單騎直抵餘充諭以禍福當警伏聽命
人類以安袂滿遣潮州路總管府知事入廣陸承直郎先是
君在桂陽故未疾而歸疾稍間潮州逐吏乘傳行次武林驛

疾復作移寓龍山保和僧舍一夕卒至正二年四月十七日也
年五十有七妻徐氏封宜人子男一人思樸女三人適張日齡
陳煥或驛君男實之夕推思樸又季女在側發書得遺訓數

十百言貞貞後事區處甚具思構遵治命奉樞涉江還衢州以其年七月四日葬西安鄉孝悌里先墓之次初大舅世父既襲父宣之封五世至瑞友與中華公同南由瑞友至朱榮銜聖之封者又五世至元十九年秋七月有詔令朱赴闕祭閻公以秩長被命與但中道而返朱獨入對廷諫得仍嗣襲祭閻解乃以為國子祭酒提舉湖東學校朱所居室為曰存齋君惜其以存自號而不能飲承德意存其封爵回自稱存存齋云君所為詩尚俊逸文渾厚不事纖巧有存存齋集手及錄次惟閻里譜系一卷為成書君九歲特粗母黃氏有疾露香密語不永所請治有徵馬祭閻公及兗州府君相繼下世家清芳孱弱君獨治葬祭皆皆委而不救且接近比請授以官存齋之子崇安尹楷卒于抗君輟營護葬其子公濟登兩女論落民間感訪求得之今公濟已強而仕兩女亦各有家公濟兄割地為報卻弗受其孝友出於天性然也碑文舉孔某系出永嘉族入以其疏遠而弗之親適以事置對覺府時君甫八歲力為求直而出之向里徐伯潤託其息女於君而沒君鞠之如已子既長為練士人術士預知幾求調適以疾亡君為具衣衾以欲而緘其行索惟謹妻子聞訃而至恚以授之皆感泣請以其術為獻拒弗納有同與計偕者見黜於有司貧不能歸君為貸肯債矣君不睦而焚其券其意於人之患雖窮厄多此親朝先生沒君集同志之士乎祭而上私謚為熙齋之役主辯尤力深水州判官朱性初與君聯事於省戶到官未幾而卒喪過視君

迎致於其家而為位以嚴親寢堂感歎爭采歸時其萬於時友之識又如此居與人交雖然無間然尚氣不阿有過必面折之聞者若不能堪久乃服其德量平生無所取嘗龍書大厥經有旨賜壽亦歸弗拜家居不事生業有書位序卷而已君之華也思構已記歲月約略據復以狀來賜銘于銘交於君最父且親自謂知君莫子若而狀之所述多予未及知者予固不得而略也庸備者以為序而銘以系之銘曰古有六行以教萬民比屋可封孰非全人矯孔君生今之世無待而興六行無備直道以行視險若夷出其論餘卒不夫矣爰擇斯歲里曰孝悌銘並其存用誌求奇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四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五

續卷三十二

香島劉耳授正

墓誌銘

延福太監張公墓誌銘

故延福太監張公世業儒而兼善乎道家之言洞達乎死生之變其無忌時嘗自製棺槨題曰嗣隱欲效陶元亮自為挽詩杜牧之自作墓誌而弗果公既歿且葬平生所與交皆一時名人其家不敢寫以銘者懼非公初意也後二十四年公之子世華以為不可使公終派派而無聞乃奉狀以銘求寫按公親觀字觀道其先家於淮南宋梁江之初六世祖思道由通州歸海抵平江之福山港入居於橫運運上監播今之常熟州高祖彦奇晦迹不耀曾祖朝請即仲有子九人俱能自植立祖迪功即孝德家始大父太學內舍生士元稱領監舉夫弟而國除乃隱不仕母金氏至元丙子又自常熟徙居杭州時公甫五歲父母鍾愛甚至延名師教之公天資明銳加以勤敏師逸而功倍既長工為父尤長於歌詩不肯編製漢言游談戲謔得古人筆意喜敲琴嘗親斷琴數十張咸錄其妙性好奇古而習於世務於吏事譯語無所不通父母歿事繼母如兩生綜理家政公私應酬各隨其宜實既曰豐兄弟子姪之貧乏者戚家人無故勿殺能飲酒而惡沉酣四方賓客之至無虛日樽壺之設備禮而已大德乙巳出游京師用薦者入宿衛於中宮包使往來兩都聖澤其勞至大成申中政院 奏授承德郎同知江浙財賦都總管府事已酉秋八月統職僅及再暮德於繁劇移疾辭退延祐乙

卯木常禮儀使司徒白公擢起之

奏除本院判官不罷丁

入宣政院奏為斷事官命下院起其階奉訓大夫不罷解職其階太中大夫公深以滿盈為戒免進秩執政嘉其廉謹奏免兩請仍舊階在官庶及三載中政院復奏除內正卿不拜即日備舟南歸其別業在常熟通春和景明秋高氣清與名人騁士徜徉田野間或小憩繩齋養春看畫啜茶賦詩語與世相忘公於醫藥卜筮風雲地形皆研究其術惟脩煉服餌養生又視之法嗜若飢渴湖海羽流競進兩長得遊琳混合之道每夕露香飛神朝謁彌久益虔雷霆諸階秘文陰書悉造玄要厲命風雲立應如響先是嘗寄籍茅山之元符萬寧宮奉安甲子山方外人間事為侯老計辭不起丙寅春析曰業付諸子丁卯秋示微疾道命并并有條戊辰七月二十八日黎明終於某鄉祖塋之西巷其年十一月某日葬富陽縣春明村石門天柱山父母墓次遵治命也公自號湖山富陽縣春明村石門天柱山集三卷香刻梓以傳元配闕氏集軍節度使某之女前公十七年卒無子繼室陸氏公子男七人世並陸氏出也女六人孫男十八人女六人陸夫市朝之人而不出山林之士往而不返之一者皆過也而况賢勇貴與同富形於宇內能無生運化者幾何人哉公於進退存亡之際皆可無憾是宜銘也已銘曰柱下之史深圖之更蓋不必於不仕而不都于顯位卓哉飛公宿園行方博扶搖而直上依日月之未光人方瞻其明儀欽遠翫而高翔公之自處不老不莊曰子之先有程將赤松之子房

委城處丘其封若堂欲知其人此石章

中大夫延平路總管歸公墓誌銘

公諱國賓字君玉姓韓氏世居秦之信陽其先以材武仕宋會
祖諱誠忠副節祖諱伯崇以武功大夫總軍承楚考諱與祖想
國步日蹙履數有歸迷隱不仕公身長七尺又美瑣羅多藝能尤
善騎射不屑為文字之學而善談論古今事至元十九平丞相
伯顏平章政事阿木春 詔南伐師次鄂州都統制程公驥
飛舉本軍求歸公以特家子驥其麾下戰數有功十三年署管
軍總把尋以兵屬高拱討世雄先是大軍度海嶺下廣東十四
城公皆預在行未幾聞軍未過廣州公從世雄守梅嶺戰獲捷
獲其隊長通改破南雄韶州率舟師次清遠城斷浮梁以遏其
衝既平廣州而兵復起公與之戰於烏泥沙灣不綽三山屢捷
進略韶州降其守將十四年還陞隆興世雄從秦知政事也的
迷失故與國騎黃公以偏師出戰生擒三人率以黃州公去城
十五里而舍始交公直前嬰其鋒流矢貫右臂創力戰黃
黃州平十五年從世雄入觀賜銀符真除之國授尉官軍總把
仍賜金織文衣以旌其功十六年程公為行省秦知政事公從
之討五谿諸蠻馳傳入奏邊事遂領諸翼從突軍四百五十人
夜焚息林若遠索羅塔之民使去巖險而無所憑恃進諭桐木
若其若主負兩鎖數柔降 朝廷方謀強旌會靖州北於陸
葛嶺其獨狃有 旨命程公往討乃復止之得擇人諭之
使降公請循循明果皆嚮化遂罷進討軍程公以平章政事
行中書省調公權岳之臨湘縣公既視軍事務農重禮與學
校廬館舟楫其治以時二十四年連忠附校射處之麗水縣尹

金華黃先生文集 卷三十五

斷邑青田有嘯聚搆亂者郡尉署公為都鎮撫總麗水青田緝
雲龍泉松陽五縣民義捕治之公立部任獲要害違別騎前進
追奔五十里而以所部兵繼之手射二十一人其九人皆斃生
擒十三人斬首伍伯級餘衆散于沙谿公手縛其二以獻遂
直往擒之獲其首亂者六人誦其民志附伍伯戶使皆獲業未
幾台州妖民反以發之東陽玉山為巢穴既執擒次誅羣盜相
繼而起者猶未盡殄與蔡為鄰郡歸寧未披其害公以民義
會官軍遂捕之手刃五人射五人皆斃斬首一百級又與其黨
遇於西巖追斬三十餘人森然肅清而政平訟理見稱廉能太
德二年陞武翼將軍知台之黃巖州自州城運河官濬海
通潮沙故有碑以時其當濬歲久不治公下車會大霖雨水涸
不行乃命考其故道為碑十有四尺三年而訖功民以為便同
知州事朱公叔獻故宋朝士也為立石紀其績人至今傳誦之
環州署督河水埭塞已久遂多火災公命疏浚之濠若多不樂
公弗顧築成而火害息凡平寇賊者三再治數十人公在麗水
十年黃巖七年所至咸有去思形於歌謠即使者舉治行為諸
州異最至大七年除懷遠大將軍漳州路總管延祐元年遷
遠大將軍南劍路總管南劍改延平換中大夫為延平路總管
年老去官卧病山陰路上以信陽之許泉自號不忘鄉土也
七年冬十一月二十有七日卒於安寧里之私第享年六十有
七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元配汪氏先三十八年卒繼
室沈氏後九年卒劉氏又繼之生男三長長東家奴汪氏
出早卒次人傑沈氏出用公庶為從仕郎兩利都運軍政汪氏
樊德壙壘司丞次玄劉氏出亦卒次人長未詳而卒次適知

三五九

黃蘆州劉晉才次適王怡之次適同知東平總管府事王雲次
適海運千戶王振騰次適黃崇坦次適天台縣尹泰徽次為孫
男二人蔡生留生孫女五人公親三十年其家始奉孫婿江浙
行中者皆孫甘立之狀求謁絕蓋皆唐劉前文所記為指是者
非必其有戰伐之勞為良將者非必有撫字之責公獨及其情
能惟上兩使孔子所謂君子不器者公殆其人乎是可銘
也銘曰

天之降材各有其流惟材之多無適不宜公生將家逢時思奮
破塵執銳出復行陣 皇靈所加四方散同乃授以政噴其
民庸裕級而亦克有在序由公之材兩有文武公起列校無則
耶符宜有成錄登千冊書作為銘章始備闕遺惟石可泐公名
不殘

明威將軍管軍上千戶所達魯花赤選都臺公蔡雲銘
公諱脫帖務牙字可與系出家古遜都臺氏其先有事

太祖皇帝為國元勳若曰亦老退名在國史公高祖也

曾祖國恩 祖位下必關赤繼領衛兵原處破金屋葉獲

功後交西夏而殺於王事祖祭刺從

上親征西域以功為業里城子達魯花赤又從

太宗皇帝於者姆經略中原立功尤多

太宗即位錫宴金符授隨州軍民達魯花赤父忽訥魯前職以

隨州公孫維治南陽府之昆陽受鄰境縣風土淳羨回家焉

世祖皇帝命相臣統兵伐宋公以管軍萬戶實預在行渡江後

加金虎符為湖廣等處行樞密院判官南土既平兵燹不用累

持憲節終於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以長子武列為臺憲
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使又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金樞密院事
上輕車都尉追封陳留郡侯監丞伍母博羅直封汝寧郡太夫
人公以數舊家子蚤備宿衛大德十年用臺臣薦佩金符為武
德將軍勳縣萬戶府東平等處管軍上千戶所達魯花赤孫祐
二年遷宣武將軍泰定三年轉明威將軍分城坐鎮自明而越
前後三十餘年以老致其事公性至孝陳留府君之為湖南憲
以歸事之如生存福紳先生皆以詩文羨之公不遠數千里求遺像
不器口有不善則為之不懼終日至戟手怒罵之其善書惡惡
亦天性然也宋南渡初越人蔡空父年七十餘以事繫法當
贖而吏持不可請以身代又不報乃自沉於府河以死郡守為
出其父且給楹以葬祠為郡者立廟即龍山之麓請公額贊
孝歲久廟廢而居民使其地官不之有公攝萬戶府事慨然曰
孝子不祀人奚以勸會使者行即亟以為言使者願謂守令曰
承宣風滿郡縣責也若等寧無死乎即日使歸其侵地廟以復
完 國朝取宋之兵至天台民婦王氏為軍士所得自誓不
辱立刺之清風橫溢指出血題詩石上授產而死公移又有同

為立廟迄今不廢刺有陳士吳君與公文善嘗謂吾死得附葬
於二載無憾矣運其既卒實不能喪公軀伴實獨歸人葬于書
院之側其好義又如此公為人廉介質直不善粉飾謙聞之
曰賢士大夫將清言雅論塵座不能厭棄之後者高城西南
僻閉懸司如若壁間聚古全圖書布列左右延名師教其子每
遇風日清美輒舉鄉外摘伴竟日或幅巾藜杖命家童抱琴

持憲節終於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以長子武列為臺憲
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使又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金樞密院事
上輕車都尉追封陳留郡侯監丞伍母博羅直封汝寧郡太夫
人公以數舊家子蚤備宿衛大德十年用臺臣薦佩金符為武
德將軍勳縣萬戶府東平等處管軍上千戶所達魯花赤孫祐
二年遷宣武將軍泰定三年轉明威將軍分城坐鎮自明而越
前後三十餘年以老致其事公性至孝陳留府君之為湖南憲
以歸事之如生存福紳先生皆以詩文羨之公不遠數千里求遺像
不器口有不善則為之不懼終日至戟手怒罵之其善書惡惡
亦天性然也宋南渡初越人蔡空父年七十餘以事繫法當
贖而吏持不可請以身代又不報乃自沉於府河以死郡守為
出其父且給楹以葬祠為郡者立廟即龍山之麓請公額贊
孝歲久廟廢而居民使其地官不之有公攝萬戶府事慨然曰
孝子不祀人奚以勸會使者行即亟以為言使者願謂守令曰
承宣風滿郡縣責也若等寧無死乎即日使歸其侵地廟以復
完 國朝取宋之兵至天台民婦王氏為軍士所得自誓不
辱立刺之清風橫溢指出血題詩石上授產而死公移又有同

為立廟迄今不廢刺有陳士吳君與公文善嘗謂吾死得附葬
於二載無憾矣運其既卒實不能喪公軀伴實獨歸人葬于書
院之側其好義又如此公為人廉介質直不善粉飾謙聞之
曰賢士大夫將清言雅論塵座不能厭棄之後者高城西南
僻閉懸司如若壁間聚古全圖書布列左右延名師教其子每
遇風日清美輒舉鄉外摘伴竟日或幅巾藜杖命家童抱琴

持憲節終於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以長子武列為臺憲
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使又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金樞密院事
上輕車都尉追封陳留郡侯監丞伍母博羅直封汝寧郡太夫
人公以數舊家子蚤備宿衛大德十年用臺臣薦佩金符為武
德將軍勳縣萬戶府東平等處管軍上千戶所達魯花赤孫祐
二年遷宣武將軍泰定三年轉明威將軍分城坐鎮自明而越
前後三十餘年以老致其事公性至孝陳留府君之為湖南憲
以歸事之如生存福紳先生皆以詩文羨之公不遠數千里求遺像
不器口有不善則為之不懼終日至戟手怒罵之其善書惡惡
亦天性然也宋南渡初越人蔡空父年七十餘以事繫法當
贖而吏持不可請以身代又不報乃自沉於府河以死郡守為
出其父且給楹以葬祠為郡者立廟即龍山之麓請公額贊
孝歲久廟廢而居民使其地官不之有公攝萬戶府事慨然曰
孝子不祀人奚以勸會使者行即亟以為言使者願謂守令曰
承宣風滿郡縣責也若等寧無死乎即日使歸其侵地廟以復
完 國朝取宋之兵至天台民婦王氏為軍士所得自誓不
辱立刺之清風橫溢指出血題詩石上授產而死公移又有同

自隨散步問樵童迎笑扶擁而媒不拒也禮部侍郎秦不花出守越作新學校行御飲酒禮迎致公居僕僑公并降拜起不遜千僊人皆望而敬之公生於至元二年正月三日卒於至正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享年八十有四夫人哈魯氏封陳留郡君高氏宋氏俱范陽郡君子男五人長大都以武德將軍授職東平等處上十戶所達魯花赤次哈刺未仕次月魯魯不花元統元年進士累遷承事郎南陽府樞密達魯花赤兼本縣諸軍奧魯勳軍事次爲列國至正五年進士授將仕郎新州路新陽縣次完澤不花方法學子葉女四人長適宣武將軍王暉翼上十戶薛伯顏察兒次適宗現伯解次適卒次適國子學生忽都達爾孫男七人諸孤遵治命奉栢歸郡縣下以至正六年某月某日葬先塋之次示不忘本也以潛於公父子間有一日之雅本鄉貢進士趙傲所爲狀來徵銘管竊惟自昔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材爲之股肱心腹披揀經營光啓鴻業功在社稷澤在生民故天之報施也往往使後人保其祿位以承太平君子無爲之治其德厚者其流尤宜不然哉而況公以陳留所君及之父武德及陳縣縣爲之子公居其間優游自適享有上著其存其聲皆可無憾頌清之辭隨彙行無以贊揚萬一庸悉取狀所述爲之序而由銘之銘曰

金華黃先生文集 卷三十五

念茲厥初祁連之墓 武略將軍海道漕運副萬戶曹公墓誌銘 曹氏之先出於宋名將翼國武惠王彬南渡時由汴徙吳今居平江常熟州之福陸里者號福山曹氏最爲望宗漢後二百餘人仕 國朝多顯者而公之曾大父昌大父通俱晦迹弗耀父文富始以公故贈武德將軍平江等處海道千戶統攝射道封長洲縣子母王氏追封長洲縣君公諱某天資剛直動必由禮事親善色養以孝謹稱服用尚儉素戒子孫以爲法治家非并有佛積而能散私帑不營榮利聞人有喜善形於色不啻出於已里中俊秀莫不能就學者必周給之不喜暴人之惡有小過必委曲化導使知自悔鄉人有不能制其儻子者公呼之來前喻以人心天理其子感悟卒爲善人公每謂人生於世但當誠心坦夷仰不愧俯不作足矣矣必泥古人之陳迹事畢求合乎識者以爲名言幸踰冠冠猶未嘗有宦達之意會 朝廷創開海道以通漕運首以材選而服勞其事大德四年制授金符數武毅尉海道運糧千戶秩滿授元降金符遷嘉定等處海道副千戶公律已以廉舉事有法所部之人咸畏而愛之嘗開洋而遇風濟大作舟人愈公神色自若除前之曰委質爲臣當以身而殉國進思盡忠天必佑之衆莫不服其量天府或以事咨詢於衆多侯公言而後定至大三年起授金符武略將軍海道漕運都萬戶府副萬戶公數以漕事往來南北而深察其利害視事伊始凡所興除公私咸以爲便四年夏朔海艘八百所漕米以石計者百七十四萬八千六百四十有九重旗背折號令肅然抽糧相銜首尾不絕旬日之間已達海口蓋

三六一

在官五年涉鉅海至京師者四拜轉漕米以石計者總若干萬
 故事皆有案簿編有亂數錄呈 上睿命公亟看把天妃于
 成山公不憚險遠所詣其禮禮成而還拜降冷然拜朝敬大夫
 杭州路總管州知州兼勸農事知深堪事公撫民有恩政不苛
 熾而莫知其死而在公齊戒請于神而得之官河水中時方夏
 春經旬猶不至而敗人以為公精誠所感蓋公之究心於儉訟
 類如此即其一二事餘可推而知也治未幾官府日益無事乃
 大興學校以淑多士三皇有廟而無田以祭則擬備首倡設為
 置田若干畝即使者舉公六事俱備政績歌於諸州權同知湖
 州路總管府事進五官為亞中大夫未上徵徵未幾閱數日疾
 稍間語諸子曰吾去家數千里而宦游於大江之南屢發履省
 先世丘隴竟不可得吾百歲後汝曹宜即吾僑居之所為卜地
 以葬庶他日便於祭享也無何疾復作遂以正平六年閏十月
 三日終於平江之寓舍享年六十有二公娶程氏河東山西道
 都元帥後急職之女封清河郡君子男六人長中甫公恩授校
 仕郎建昌路南城縣丞次肅次萃次毅官程氏出次清比次僧
 家奴女二人長通浙東道宣慰司都元帥府謀士童德次早卒
 孫男一人女一人俱幼天性孝悌尤篤於教子金夫八年前
 八歲身患痲瘋事無巨細皆禀命而行初第元且公擊鼓請師
 集僧交親朋稱揚為壽盡歡而止異母弟光嗣以登邑都都帥
 府知事乞休致中書樞密承務郎奉元路同知寧州事未命而
 平公泉博不已視其子震如已子馬中辛遵清命以七年正月

三日奉公每程夫人之柩合葬于吳縣安寧柳葦安山之東而
 以壽來徵銘始公督運清泉水亦備負石種休輓輓相過從以
 相勞苦已而子先受代去及公守海寧于通承之備司因得見
 公道開闢公少八歲子以早衰不俟引年領乞謝事而歸公方
 驚用不謂遽先我而逝其何忍執壺而銘諸雖然不可無以抒
 吾哀而塞其孤之請也銘曰
 天之降材有萬不齊孰究於公無適不宜碑曹履旬規險若夷
 從事獨賢復食委蛇服專一城年夫及妻後既游刃歌周四馳
 華遊方登進上於斯公村則多卒不夫施匪休委社嗣人之贈
 承之匪易易以銘詩
 雅州知州蒙公墓誌銘
 公諱文煥字光遠姓錢氏吳越忠獻王之若千世曰進由嘉興
 從無錫又三世曰梓乃宅居新安鎬上其子曰宗起於公為高
 祖曾祖諱成祖諱志寧父諱裕以質直好義稱國兵取常州元
 帥府授以官遊不能曉受知于翰林學士承旨暨懷許公其年
 也許公為表其墓而銘之母陸氏有子四人公其適長也幼警
 悟不習為童現之職稍長舉諱弟佐其父以儉薄致充裕父爰
 分財均不以適庶為別治表能求賢有禮者相其事內盡其心
 而人亦不以為過於戚外盡其物而人亦不以為傷於侈逸蓋數
 單至晉勳息馬公為人精悍有膽略臨事無所回撓人有急難
 赴之恐後有餘樂以振人之匱實與賊其息權則權其直勇
 赴之恐後有餘樂以振人之匱實與賊其息權則權其直勇
 殍死者則出錢募人殍致屏疫癘而殍之平居浮履書博善論
 古今事當否成敗幾微曲折知指諸掌友有詢謀復引其求

言必中的與人語恒依於禮法疾烟里黨有忿抑不能平則隨
事直為無不承順而去然不善自表操物尚卑讓未始以辭色
加人故尤為人所愛重公卿大臣咸知其材許公初由中司臣
改御格之至擊下將署以右職公曰不遠千里而來者為知
已耳仕非吾本志也辭歸未幾許公卒欲門之力屬子

朝以為承吾志也辭歸未幾許公卒欲門之力屬子
為要地都待殊不輕畀命下人以為禁以自適屬疾僅一日即
門謝所選性暇日則徜徉山水間優游以自適屬疾僅一日即
疾然而逝公生於宋咸平八年正月三十日卒於今至元三年
八月二十九日享年六十有六以四年十二月某日葬于杭州
開化御軍帳山南塢之兌岡距先塋三百步而近娶李氏先十
有九年卒合葬馬子男七人長師顏克承其家者也次師魯

卒次師中温州路家古字學正次某田州路家古字學教按次
師正次師義次師禮女三人婿曰吳受曾次子學宗弟孫男八
人女五人曾孫男一人女一人公葬後三年是為至正元年師
中以嘉興縣尹魯君志道之書采曰志道與公同里閭而公之
女弟嘗歸于我知公為嚴深謹具其世出行事卒葬之歲月如
右幸序而銘諸潛窺觀世所謂祗行立名之士未嘗不欲意實
禮富至諷以高位重酬而不失其所守者鮮矣公為善而不近
名禮尊尊厚祿若不足以動其意其賢於人哉雖做虞君之言
銘固不可辭也銘曰

銘固不可辭也銘曰
懿哉王族世有顯人德履常仕建處士居公初起家直二十石
積而不居仍晦其迹泊馬以休匪快吾私親我降蓋及所誣施
積善在躬惟安之慶用之鄉人是亦為政衆化而終不亡者在

有豐其美其承說說五品之石跪跌崎首萬歲茲刻辭式示承又
汴梁籍田提舉周公誌銘

須史以休致之餘承之詞林周君伯琦適自七園憲府召還履
居次對蘇儻友之契以報嘗歸其從父提舉公之墓誣不得
辭按按公諱應星字辰翁姓周氏上世由壽徙盧陵又徙臨州
鄆陽縣之板橋里仕宋以儒起家曾祖考諱崇迪父從孫考
諱灼鄉貢進士考諱應宣教鄆宣教公之弟諱虛入皇朝贈
翰林侍制奉議大夫號麟野追封鄆陽縣子公兩生父也至元十
二年國兵南伐次饒州統之守臣就部以死民無兵而得孫公
挈家避賊而出以自保公甫二歲歲與之際為避兵而得孫公
異焉稍長擢茂恬靜不妄言笑屹如成人讀書務通大義工於
字構而善心計宣教公夫婦歿於饒而無子公兄弟四人次
居第二輪林公命為之後公承其家而備其祀事謹比附家
翰林公年已七歲伯父又及多病家實首身任之翰林公善書
好施與當江南新附之初官府征輸繁雜公入奉嚴親不遺其
志出廣門戶無失其節人稱為能翰林公捐館未幾而伯兄亦
卒公於喪皆各盡其禮每謂人生出處自有定分兄弟皆父母
體體尚能隨其親者何必出於已乎願後二弟並推京師
之力也由是公之孝友聞于一時延祐甲午用徵政大臣薦接
汴梁籍田提舉辭不起公既遭喪居日從事書生生產作業家
益以充自慶甚的而宗族鄉黨以困乏有請者必使滿其所欲
積善而不能償者一無所問決方彼數術而來謁者無虛日平

積善而不能償者一無所問決方彼數術而來謁者無虛日平

積善而不能償者一無所問決方彼數術而來謁者無虛日平

積善而不能償者一無所問決方彼數術而來謁者無虛日平

居好治風塵園池樹稿數百株時與士友相半其間因自號橋
中居士間里少年或恃原以陵之忍不與數人望而知為善人
長者至正二年九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四卜以其
年某月某日葬于都昌縣某鄉之黃龍山六初學方氏壘江氏
子男三人自誠伯強伯明女三人適張汝海楊朱素黃文純孫男
孫男五人女二人公二弟仲曰應奎早補宿衛終於廣州路總
管府治中季曰應極由東宮就書歷翰林集賢兩院特制司外
卒官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果贈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監軍
都尉追贈都尉侯伯河其子也今為亞中大夫宗文少監同
檢校書務事憲巡按察院官云路曰

松江船史等處海運千戶楊君墓誌銘

楊氏之先世有顯人宋之盛時有自閩而徙而吳居濱浦者累
世以村武取官仕入 國朝仕益顯累銜鉅族今以古藉為
嘉興人君諱把字伯傑贈中憲大夫松江府知府上騎都尉
封弘農郡伯春之曾孫福建道安撫使贈懷遠大將軍池州路
總管都軍都尉進封弘農郡侯榮之孫嘉議大夫杭州路總管
致仕祥之第二子母陸氏所生母徐氏陸以封侯以贈並為弘
農郡夫人徐夫人溫之宦家女生君用數歲而喪陸夫人撫君
不啻而已出君幼警敏長而喜學一不以他嗜好接子心目自
摩其骨厚淳自稱未嘗有綺綺子弟能其處家歸未醜細務皆

有法歸歸筆無敢以其年少而易之諸公貴人多稱其能大德
五年君年甫十九致用院俾以官本船學海至西洋遇親王合
贊所遣使臣那懷等如 京師遂載之以來那懷等
朝貢畢畢請仍以君護送西還亟相哈孫各對半如其請
奏後君志願校射海運副千戶佩金符與俱以八年發京師
十一年乃至其營陸慶曰忽魯魯魯云是假也君往來長風巨
浪中歷五星霜足舟楫投擲物器之頃一出於君不以煩有司
既又用私妓市其土物白馬黑犬琥珀葡萄酒蓄器之屬以進
于查政事察那等引見憲應親而退方謙推擢以酬其勞而君
以前在海上海濤濤疾疾作而歸至大二年也閱七寒暑疾乃間
尋丁陸夫人安家食者二十載益練達於世故絕圭角敏廉平
因自號野觀道人表之四年始用薦者起家為昭信校尉常熱
江陰等處海運副千戶居官以廉介稱故有撤給鹽結溫台漕
戰之直力劉宿囊括范之弊絕無所吞天曆二年擢都督直治
會過泰復作在告滿百口歸能歸于杭之私種安食劇不可為
俄陸松江嘉之等處海運千戶命下君已卒至順二年八月十

四日其卒之日也其年四十有九舉劉氏南渡名將大師師王
光世之高前四年卒贈嘉興縣伯君有三子俱未齒而季季
父命以弟之子元德為之子後乃有子曰允誠君卒時元誠生
二年矣元德卜以元統二年正月某日發柩于泊松山先至
東百步與嘉興縣君兆合墓然父兄朝列大夫同知集慶路總
管府事清孫贊其壙而墓之石未有所刻允誠以談來謁
銘乃序而銘之序而不能悉者誌文可見也君平生所賦詩
有遺集藏於家銘曰

弗私于秩維時之達弗取子用維才之通有仇其門堂擇則宗
其構其構乃當不費尚其嗣人勿替茲璣珠石以瑛表茲誌官
上郡將軍管軍千戶來谷公莫誌誌

公姓吳谷氏請明安谷而別名恩齋字齋始其先當金之季年
遷避行陣靡有之居由大同徙南陽之郊縣又徙真定而占籍
於趙州後復為郡縣人曾大父請留乞免

太宗皇帝入觀千西京以為戶奉 詔命章彰德諸郡得八
千人歸麾下戰立戰功尋出攻隨州以隨州孤絕饑饉帶繼移
駐鄆縣別創立城世規規模相具俄遷成頰州出奇禦敵人賴
以安歷次安置壽春無為朝賢矢石一無所礙

世祖皇帝命管軍千戶來谷召入急從賜 匾書御詩以宣諭有能
率與求歸者當賜以爵授錄承 上旨輸忠效勤錄用彌著
用丞相史忠武王肅特降金符授蓋州三項合不哥民戶達察
花赤政和魁州換金虎符歷臨州平澤泗家三路總管終於滄
采積階贈大將軍大父請唐元以村自見於

憲宗皇帝時從政鄂州遷成頰州誌

世祖皇帝命將出師大舉南伐復預在行旣渡江取鄂又北收
司空山野人原天堂諸山寨計功行賞授武略將軍上都等處
新軍萬戶管軍千戶從其萬戶分鎮杭州卒於官父諱秉鈞

以忠輝校尉兼管軍千戶職沒贈武略將軍飛騎尉進封范陽
縣男母胡氏鄭氏俱進封范陽縣君用軍惠也公鄭氏出初有
如承平閭閻子弟然獨儻尚氣不為蓬蒿與人無宿諾有過必
面折不少貸有德必報聞其急必勇赴之由是四方憂傷之士

多樂與之交平居無事習策略之書不敢輕廢或饋子近郊射
則中會則獲歸而祖訓以奉計官克盡其數文苑富麗義舉
續京師公卿大臣皆其器識不以武人子遇之故 命以忠
輝校尉為管軍千戶軍恩進忠輝校尉公事主帥以恭待同僚
以和遇平伍以嚴各適其宜調武之際於眾中獨愛風寒九月
無人寒懷袖首駝驟捷出列校威威且焉其治家內外肅然無
嗜嗜之失歸自京師生事稍落以勸故率先家人樹藝蓄牧無
須皆井井有條致養於偏親惟所須而具園門食指數百無不
充足開破爐使極高美日與賓客酌酒其中受其泉忠貞篤
同居三十年不忍使遠去弟有子已成人已廢以錢唐西縣別
業片先世故物悉推與之公在官既久一日語諸子曰吾荷
國家之寵靈保祖父之遺緒不能圖報萬一爾曹有以成吾志
而然吾老便得優游卒歲不亦可乎即日移文丐選主帥及同
僚挽留不可則上其事于行中書省以聞于 朝乃俾其長
子瑛襲身職浙西都使者交章舉公季承及謝材幹齊力陪有
過人宜利加陞權公柔辭雖高居三歲以子幼早世俄憐不已
因致微疾即却華弗御沐浴更衣而逝公生於至元丙戌九月
二十五日卒於至正甲申十一月二日享年五十有九歷史氏
忠武王之孫元氏孫尹某之女封范陽縣君子男四人長即瑛
今為忠輝校尉管軍千戶次瑛用湖萊府憲歷當得官未調次
即珩先公一月卒次瑛女三人長適京新州知州李公之子煥
次許適管軍千戶趙嗣宗次許適歸州知州李公之子孫男
二人尚幼公大父之殯父在郡縣而父母俱殯于杭將扶護而
往以昭穆序非頓職守有嚴慎農省之弗時乃買地於錢唐之

東馬繼道子珩迎大父之喪與父母同北城以葬且築室為歲時饋祀之而公卒之月二十有三日珩率諸軍極州葬其處遂治命也初范陽府居當四海合一後田里安邊鄰不虞得以暇日與先生長者游讀書不釋卷公耳滿自燕益有力於學延師數子各專一經諸子欲稍出而長以售於有司公止之曰爾曹前向學遂與寒賤角其勝負寧不自揆乎於是諸子愈自激勵文采彬彬士林稱焉公既葬葬等以狀求謁銘乃擬狀而还序而銘之曰

天造草昧必資群維四方砥平士無伐功黎公之先生逢興運兩世一時懷村起奮再傳及公際茲文明符列鎮坐端名城臨談泰和歡騰組練圖書左右嘉賓府府教行于家家有有人窮子豹變遂振于文賈勇專場禮禮儒服公曰毋庸家有世祿印龜在銘未老而傳長歌擊缶以終天年兆啓新阡有封若斧公其無微歸形此土

贈奉議大夫名路滑州知州驍騎尉追封白馬縣子王府君墓誌銘

故贈奉議大夫大名路滑州知州驍騎尉追封白馬縣子王府君以至九庚寅八月二十四日卒于宣城之寓舍享年六十有八即宣城郭外西南岡下治地以葬而府君元配劉氏前十四年卒至元曆開州已久繼室張氏後二十有五年卒尚旅殯于揚州至元後丁丑府君之子大有始並遷其柩合葬于府君之墓自為文刻石以誌焉初大有為江南湖北道商政廳訪司知事後著令乞推恩其父母贈府君承務郎大名路同知滑州事大有張氏出也故張氏與府君同被命為蔡人及大有還平江

金華黃先生文集 卷三十五

路總管府推官而劉氏蔡人之命亦下大有既陞五品乃加府君以今官階數爵而劉氏張氏並追封白馬縣君大有使來談于滑曰承所以昭世後者宜有辭揚于墓之原以示子孫爾猶德以承其元以培其後者宜有辭揚于墓之原以示子孫爾猶關焉敢以高請按王氏之先實金之宗室完顏氏世居岫州有諸遠者為金純軍使府君之父也自統君而上遭亂失其譜莫得而詳府君諱恩字移忠幼警撫年方羸非能身兵關東立大名居開之滹陽仍易姓王氏子孫至今因之稍長喜讀書屬文自與甚簡澹是時 國家徵取中原海宇未一殊無仕進意滔天下既平朝野樂事可以出而仕而府君則既老矣惟賢其子便為學庶幾他日能自振振而大用首以材見推擢尋入江東按察司為書吏廣訪司立吏留以為蔡差府君委蛇就養久之乃以壽終府君有子男四人長即大用次建次大有也今為奉議大夫廬州路六安州知州兼勸農事次大慶女一人婦曰會籍路主簿郭孫男九人輔輟輟輟輟某某其職補宣慰司元帥府令史徽江東勸農司書吏女五人適湖南宣慰司經歷秦從政路司吏馬良中興家官字學正李三德餘未行於是大用建大慶輔輟俱已卒故從葬焉蓋金之將亡大家貴後復通親戚去墳墓散之四方而其後派沒無聞者多矣府君既有以自全而不墜其宗又能教其子至於成立以備官使晚乃卒食其親並偶然或別今大有居官所至有聲其在湖北平反屢沉常潤諸死獄人尤以為明允蓋府君屬之其願未艾府君之宜見變崇者不止若今所書而已雖不克親於其身措諸事業平生之氣尚何憾乎序而銘之俾後世知完顏氏

三六七

之為王氏之在宣城皆始於府君也銘曰
完顏之支別王氏遠迹于南由府君始也銘曰
一其初察羅間險黃保厥嗣人使有辟位地周所加草木之被
其升在上神遊故墟障障形在下兆茲坤陽中為同穴昭穆左右
勳辭紀實武示爾後

管軍下百戶贈武校尉孫君墓誌銘

召諱政其先河間人徙德州之德平祖斌當
國家肇建之初知金將亡挺身來歸于 皇太弟從白各里

平取漢祿等州由德州軍民鎮撫佩金符克其州防禦使燕管
瀕隸軍民奉易金虎符陞都元帥久之例辭而佩虎符用白卷
里字泰板 上命換朝列大夫仍任防禦使燕德州管軍元

帥德既歸東平行臺嚴公強以為德平安德兩將令居數歲乃
謝去父顯始占軍籍署管軍正百戶從其萬戶軍斬縣調署也
將從掠泗州擊襄陽破安豐還守揚州復從攻字羅湖蓋當繁

孟家洲司空山皆有功所獲聞魁一授其大將鎮二其擊襄陽
也水尉河南王實為征南都元帥屢勦黃馬後遷成杭州遂致
其事行中書省以便宜俾君復父職從其萬戶府達魯花赤討

叛賊於建寧之政和與賊相拒分水嶺擊走之進至石門赤山
賊勢益振君直前與之鏖戰奪斬馬刀二移鍾慶元有司馳其
所管軍安為下百戶至元二十六年奉 勅為真階進義副

尉復從討叛賊於台之寧海至泰化與賊遇得其七人得鐵仗
十有四賊衆夜來劫營君急擊之得鐵仗十乘賊遂敗至寧海
生擒其酋國師等四人以前在政和成澤氣成身疾去官有一

五年七月也蓋治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一

其月二十四日葬基山鄉用單皂體數武校尉妻侯氏贈直人
子男三長嗣以世襲為管軍下百戶次衡次某已卒女玉童管
管軍百戶高某次適李某次適國子生顯住次適高某次適管
軍百戶張某孫男二文禮女義女四俱未行親之外舅溧州使
君劉公瑞父執也故溧州之子貞差之求銘其墓惟孫氏自防
禦公際風雲之會以功名自致君父子又嘗親冒矢石以著其
勞餘澤所被未有止也不可無僕人知本水本源之自轉回
銘君推及其先世而併誌之銘曰
孫氏之先世有伐功匪由門地而致顯融實庭于君優以材者
被聖執銳再獲行陣君之所試泰山基空實鳳在郊虞軍莫釋
爾子爾孫垂紳正笏賦呼石章求永無忽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十五

前進士許庸大為武義之明年以內艱去街哀致辭於子曰昔吾父之墓諸孤也獨大年前十有七後八年乃以非才叨經末第復備官使又十有四年始用例贈吾父文林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封吾母宜人廣大按奉

命書將以告于墓下且

求時之文人勒諸貞石以昭先德而後上思銘謂古由同域吾母遂以疾不起風木之悲同極奈何忍未即誌以終大事類推述吾父培慶履祉源流之而自及吾母為之助者合而銘之惟許氏遠有世序其占籍台州路之天台縣受祥所以從提舉公諱嗣字繼可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俱弗仕自曾大父許以子孫繁盛傳人專一經故許氏明經者代不乏人提學公少受高書而於諸經無不通然未嘗實以事進取為名譽朝益尋嘗為己之學其為人恬靜重不妄言笑動以禮自待父喪哀毀骨立哀麻之制哭踊之節必求合於古諸弟幼幼撫育訓誨至千成人而授之以室先世所遺產業惟其所用無靳資須及門戶事悉身任之諸弟成感化而父事焉其數子為廷師必一時名人朝承事之如弟子權驥疾病之前三月預為詩示廣大詩僅百四十言而處已接物之道雍詞不踐廣大厚服不敢忘訖能有兩兩立碑九統元年連士第嗣國圖判官以選入行宣政院為擢史而實路序繼而來武義臣何百發具舉刑清訟簡民安其業史知上官見謂廉能皆提學公之教而宜人相之也宜人張氏同邑宦族提學

公之嚴奉諸子奉定唯經軍勇始以孝治家勤儉而有法持宗黨恩甚至遇貧乏必周之諸子既喪夫而怙宜人遵通訓戒勵之尤切廣大在武義迎致宜人就養極晨出必告之曰臨

事貴詳審不可奢於私喜惡果歸則歸于僕隸有少不履其意輒感戚不樂前是武義數有以惠謀作從以禱之而政者懼其勞費先慶廟及學舍屢建而未克究欲繕治崇飾之而政者以為非所急廣大概然以為己任宜人曰德意未施於人而並興土木之役得無為民病乎後知廣大以身先之而人樂趨事乃喜其賢有識如此談者多謂提學公雖老於山林而勉思乃及在並身後一門之內死喪生祭可以無憾矣子竊觀其示廣大詩則官宦為固非其所慕惟後之人能以斯道自任以古人自期乃其所望也廣大既有以成其志焉可無一言以慰之於泉下乎提學公卒於泰之二年七月某日享年四十有五以其年十二月某日附葬于某鄉龍山一世祖墓次宜人卒於至正六年七月九日享年六十有九以其年某月某日合葬焉子男三人長即廣大文林郎荃州路武義縣尹無勳農事次彌大喪明而卒次小成方業儒女一人適趙景良先卒孫男一人孟浩女五人提學公有詩若干卷因其自號名之曰得靜齋集清淨字其篇端以為清高而不失乎迂實而不迫乎謹茲故弗論獨存其平生大槩而銘之銘曰許出太岳古之封君後以國德舉于名門克生材茂孔聖而女惟君子便有杜有民潤澤實量水必有源逝者如斯不亡者存覆光下實耀於無垠公侯之後在爾子孫龍山之原歸焉其墳

本則已撰合柑惟新歸敬同穴表以貞咏

贈世仕郎某官使府君墓誌銘

至正八年秋故贈世仕郎某官使府君居人張氏以其子文杰
官七品並贈贈典於是府君之喪三十有六年宜人之喪十有
一年矣文杰使以狀來曰先人之葬已久而墓上之石未有刻
辭文杰自惟無所肖以非敢效昔人之有兩侍莊幸昭披
上恩實于求瘼皆先人積累而自致又非敢竊以為功也惟所
以登潘德之幽光者不宜無述故季狀以請願丹之銘按取府
君諱其字某世居常之晉原魯和某祖某父其晉業備至府君
乃以醫名家府君於書無不涉偵病時人溺於場屋之文趨去
弗為眷慨然曰仕將行吾志以及物也而不可必得幸而得之
又未可必行吾志可以及物而又得以必行吾志者惟醫子乃
求良醫而師事之洞究其術人以疾來告不憚風雨寒暑晝夜
以往或有以報之輒謝曰吾志不在是也府君性純篤甫十歲
父母相繼亡毀骨成人葬在水升西鄉家六十里處其旁
而朝暮上食事之如生至元十三年國朝取宋之兵至常州
府君望家避地姑蘇中途與兵遇兄姊妹及從弟四人俱為所
虜府君傾家資求得之同居三十年恩義無少常州已降而
復為宋守主將怒屠其城府君每族妻妾及其師之家皆無遺
類府君還吳之曰吾恨不得與俱死也歲以城陷之日為位於
別室以誓為水升家舍毀於兵鄉人或據其故址而犁為田府
君不與忤惟日夜至其齋號泣而已有憐而問其故者欣然曰
吾親託體惟於此吾不孝無以動人而使至是敢不自咎乎其
人聞而愧悔乃以地來歸府君以錢比常直三倍復為室其

上而暨田以給饋祀不廢府君家居尚儉素所服惟布衣出入
無輿馬或勸稍廣其田宅以為子孫計報應曰古人謂財而多
財則損其智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子固不欲損其智况益其
過哉府君生於宋淳祐二年九月十一日卒於今皇慶二年七
月二十有九日享年七十有三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安寧西
鄉之姓墅故宜人有志德後二十有五年卒今葬焉子男二人
長文照次郎文杰今為從仕郎池州路東流縣尹女二人適鄭
天錫鄭通德孫男二人在宦女若干人一適湖州路南潯鎮巡
檢憂其餘未行子觀府君平生志在潔物及遭值變故又能以
義起程而處之各盡其道終於隱約而以子貴成身後之名豈
非所謂積善之報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者歟文杰方以村見
用於時所以追榮其親者未見其止姑以其所已至者叙之如
此銘白

身之不達志則已施時之孔艱義有必為自其族媼逮于師文
德之在人可積已歷澤術也良及物也深羅其餘社社于來今
荷天之休流光未艾尚不一書以謹登載
唐福司提學對奉訓大夫本和州知州周公墓誌銘
公姓周氏諱方平系出吳備將軍瑜瑜子都凱侯胤失侯而從
廬陵廬陵今為吉安路吉安之有周氏自胤始有仕南為會稽
太守者曰汾翁仲湯帝厚宜春父之復遷廬陵後五世乃自廬
陵之烏東遷泥田又九世當宋元符崇寧間有典中書舍人到
公才即並游太學者曰諱楊文高祖公累其遠風而為之遠風浩
蕩者也浩蕩子遂良是為公之高祖公父諱叔度父諱椿
年當江南臣附之初事會稽弱強秦大侯來時恣橫獨能以儒

生為在闈之砥柱公私咸賴焉父壽時母楊氏公其長子也幼從名師教以先通養而進於義理之學壯歲累家務以幹登自勝九稅賦徭田廩豐稔小大衆事無不身親之稍聞則延名勝之士與居典滯由是聲譽日廣

仁宗時對馬都尉潘陽王朝廷高麗國事署公為本國西海道勳理叟使公補瀛州方今車書大同 朝廷以高麗望國保得自除吏此豈非仕國子既至京師忽慨然曰吾親老矣不可遠涉險波重貽陛下之憂竟辭不赴居數歲用薦者待 旨以公為齊福監丞此出命先令併職時方立重名爵之法 上以廣福仍舊基遣充典為 東朝集福之兩特命勿拘此制舉復有旨周方平儒者其速授以命書諸人無得授以為此公感 上恩而怡恭所事及監改為司留公為提舉公通勉就職旋即辭歸泰定元年也公在京師十餘年尊首顯人若程文憲趙文敏諸公皆略名位與交公初未嘗有所榮授以求進也既歸遂不復出里有標給族人列居兩旁乃因而勢治尊卑作新樓榜曰雲泉僊游家林二十餘年蔚然諸子咸待受可效言公曰子孫以和順相標家事叔父則吾無憾矣以至正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卒享年六十有五月九月二十四日葬于新淞州楊名鄉石洞之原

公性孝及割田界龍雲山僧以奉祖考志辰故取先志叔次家譜聚族居尼田者千餘家散處他郡者倍是尊卑遠近無敢紊者鄉紳有觀足必周給之公初以子九鼎貴封奉州知州官辭同知太和中事暨加封奉訓大夫吉安路太和中州飛騎騎水豐縣男已不及受錄拜之日命適下泉祭蓋至馬夫人李氏庠而平王晟之後亦自宜春來徒與公家為世姻夫人善經理

家奉公父子無內顧之慮而得以成其官業者夫人之助也夫人初封宜人加封永豐縣君以至正六年二月某日卒享年七十有三月某日附葬于其鄉赤石潭先墓之次子男七人長紳永順安撫司蒙古字教授次緒皆前年次即九鼎以材愛知丞相郭文忠王補宗仁家古簡儒學教授今以累遷為奉訓大夫登州路總管府判官次茂次厚次復次紹宜女四人適曾蕃李繼善李家李深孫男九人女十二人曾孫男三人公年十七而舉子三十九而抱孫未六十而曾孫生歲時家慶甥孫上外統統在列以為籍善之親九鼎至整而滯方以老不任事得謝而歸書來俾銘公墓潛幸獲慶慶為溪安敢以表村開避辭理以公族孫樹貢進士聞孫乃用文鳴垂芳四葉學優不仕周鼎於吳以有材稱遠過千載乃用文鳴垂芳四葉學優不仕避時奮興自公兄弟人皆好徑公避弗趨 天語褒嘉命之曰儒公方退讓仕不擇諫時止則止返吾初服簞屨冷冷飛雲湧泉俯仰自得歸二十年樂光下貢由公有子揚名之鄉公其室矣

總理事郎同知奉化州事葉府君葉懿銘

君歸隱成字心可姓葉氏處州麗水縣人葉於處為者族君子世祖襄自松陽徙麗水遂占籍焉高祖冠宋季每領鄉薦為善言性理而尤深於易有起進士至數文閣待制曰與其伯兄也

曾祖一鳴舉進士未第而卒祖正大登仕郎父與仕

皇朝為美化書院山長族滿當教授一州輒棄不就母背田氏宗秘書丞履之曾孫女君少有絕清志嘗慨然曰窮經將以致用也非精無以造彼非篤無以道遂乃發先世遺書朝誦暮

習凡聖野授受之與古今治忽之幾至於儀章度數圖書曆象靡不研覈山長公知其將適於用試使總理家務以外內備節母有餘暇山長公衣冠坐堂上十餘孺列左右俾君援引防備典故亦以當今事宜而訓戒之雖僅寒暑不廢前史官辭翰孫以子婿登仕公之甚稱君通朗秀潤詳雅善書畫入以為無經解科舉初行有司以君充賦試不合以觀入不復入場遂專意卷藝甘旨之奉必夫婦躬親之或燕飲他而遇時新之物未薄於粗未雅依觀者則不敢嘗子弟守以為法天曆戌辰山長公卒既梓揮蓋不出築室萊山之西扁曰貞室蓋山長公自號則堂君示不忘也母氏生君而卒君始生之旦即母之諱辰每至其日必安服號慟如初喪子孫無敢言稱壽者始君既失所恃登仕公之侍人方氏鞠育之及長事之如母奉繼母王氏曲盡孝敬撫諸弟有恩教子有法第三子琛為通政院宣使至順辛未以公事自上京至江浙行省使道者侍君曰父子初仕不可不戒抵家之日即命通謁先寒信備道行且告之曰能愈加庶諱以自持則可稱見我如今日矣琛去又五年未及再見而君以至元乙亥四月庚申卒於家得年五十有二臨終以山長公墓石未刻屬諸子培成之語不及他其又明年丁丑十二月壬辰葬于某鄉屬諸子培成之語不及他其又明年丁丑二月朔歸尹孩之女有婦德生與君同歲後君六年卒合葬焉子男四人長珂壽卒次玠玠君五年卒次即碑別名伯顏由歆縣丞辟行中書省掾史考滿而遷君之喪服除乃得調今為承事郎蘇州路青田縣尹次瑾未仕女二人婿曰湯奎何達孫男六人

女三人曾孫男三人君所為詩文有樓閣集一卷其言務去佞羨而甘澁不事華藻以謂世好也孫官正七品法當封贈父母如其至正九年春得請贈君為承事郎應元路同知奉化州事君臨湯氏為宜人其明年琛用治政受憲府誦以數百於吾楚之為邑會子歸自京師乃奉君妹婿松江府儒學教授陳齊孫之狀來請經狀稱君材可用世特以切於奉養寧隱不仕故所施僅及其家傳曰是亦為政矣其為為政君蓋有得其旨矣惟夫知君之源是以言必以實而不為誇大可謂善叙事者也予何能贊一辭庸備者其語而作銘以系之銘曰士之為善者不與名期雖久必發兮名斯我隨君則有材兮又有其時易窮弗售兮卒以不施安當與順兮變化而歸儲社實多兮嗣人之瞻龍靈所加兮方長世光輝樹此碑板兮昭以刻辭

銘

今天子至正二年筆信

祖宗校事律命有司復用科自收天下士於是趙生由欽首以國子上舍為左榜榜榜第循舊制授七品官因得請于朝贈其父致授府君為從仕郎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袁子柔備真學官與由欽有斯文之雅故由欽求為銘以表千墓隨子不得辭府君諱孟賢字仲良姓趙氏其先宋之宗室世為汴人自燕燕懿王六世至宗正少卿贈金紫光祿大夫子英始不隸屬籍而以材自奮覆宣和其年第曾為台州黃巖縣丞還嗜康之愛遂家焉人即其而居以為稱曰西橋趙氏宗卿生朝請大夫知南外宗正事伯洙則府君之高祖也魯大父諱

師旌朝議大夫直寶章閣贈常州觀察使大夫諡希聖宣毅節
史館校勘陳清遠軍節度使封吉國公諡興靈威淳七年進
士調鄂州州學教授仕皇朝三翰林學士嘉祿大夫制誥同
脩國史陳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進封天水郡侯諡文簡永國
嗣文簡公諡禮部尚書其墓母吳氏禮部尚書夫人諡貞節
文簡公至宗師諡然知成人稍長讀書務博覽強記而明其大
義不實以為辭章時新製慶古文字頒行未久鮮有能通之者
府君一見曰此聲音之學耳試習之輒稱其整用薦者按温州
路蒙古字學教授非其志也文簡公欲使涉歷用薦者按温州
官府君拜辭林揚不忍遂離左右到官數月忽若有動於中即
日辭印綬還侍旁文簡公亦偶乘府君意夜奉湯藥無少懈弄
竟不可為遂竟貧無以具喪事賴 朝廷賜賻給驛乃克返
葬府君于居事母孝母畏雷禁香侍立終日不去歲時祭祀以
禮治家處置有法盜署必冠言無措謹由是子弟未嘗敢有惰
容數語待賓客樂為之極盡與人交以誠有持物來售者始以
高價如數酬之其人深自愧悔後不敢復為鄉鄰家偽為執券
據兩旁隙地而有之終非與故人服其長者約卒不決多求術
焉或遺子弟來見必戒防使敬謹無失嘗嚴渾之娶范氏順德
唐山人雲南諸路肅政廉訪司事范公慶之女封宜人婦道
母儀見稱於宗黨子男四人長由鑑始興路興學錄次由鑑次
即由欽初補孫男五人宜凌宜溫縣丞扶滿政調汝寧府宜取
縣尹次由翰孫男五人宜凌宜溫宜洋宜渾宜汝三人宜取
適同縣吳明遠宜湖宜汜府君嘗贊宜人住者范公於鎮江因
留居屬重紀至九之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以疾卒於寓舍享年

六十有四諸孤以其年某月某日奉柩權厝於丹徒縣崇德鄉
之奎頂山初

世祖皇帝既定江南有以文簡公名上聞者召至上京奏對稱
旨即以翰林特命官其一子府君兄弟三人數陳論議
上遣着過差厚待命官其一子府君兄弟三人數陳論議
伯兄益實既有官序適澤次當屬府君輒以讓其季弟益實
除調漳州路蒙古字學教授亦不赴浮湛里開二十餘年而終
伯兄後累遷朝列大夫廣海鹽課都提舉季弟今以通議大夫
秘書卿致仕獨府君仕而弗顯乃以子貴卒身身後之榮由欽
方妙年而進用於時馳譽所及未見其止談者率謂此造物棄
除理何必至其果然斯天理之在天固不易而觀其善讓而能
廉蓋有合乎人道之好讓君子之有終者不可使後之人無往
為此子所以不辭而高之銘也銘曰

有譽其積推而弗食有美其塗卻而弗起惟天而異克平其施
一本而分既參以均其委其源有考茲文曰公侯之子孫

山齋府君墓誌銘

山齋府君諱高字仲明其先由抗之富陽徙楚之襄陽襄陽多
宦族而莫盛於俞氏宋南渡後六十年間第進士者六人有兄
弟自為同年者以特科及世貴入官者十有二人亦子貴者十
脚于潛者又不預焉君之曾大父諱南強承直郎慶州路編雲
縣及大父諱厚祖未仕而卒大父諱慶雲任郎本慶元己未進
士朝奉即賜緡魚袋仕焉之孫鑄雲府君命為大父後典兄
綱俱以有官就試于漕關細試兩漸不利登仕府君欲往東為
周禮第一當上春官而不欲先其兄後三歲領鄉薦乃與之

俱行道病卒納泣曰吾弟所以不蚤自投者以吾故也今吾弟已矣吾尚思與科第取祿仕廩遂不復窺場屋而用廢捕官母浦江石氏通判泉州南外大宗正丞之孫女有子三人長曰京次曰經平卒君最幼江南新附母於干戈未定之際寄歸白金千兩京適出君取而用之京歸母語其故京曰兄弟體也弟之有即兄之有何較焉母因以他所贖白金千二百兩均遣之君請悉歸于京而京復推以與君兄弟交讓者累日京僅取其百兩君亦不敢過取從叔祖長秋對死無以飲其家以絲來質錢有金叙從絲中墜地左右匿不以告君適窺見強白于母而歸于叔祖母掖初不知絲中有所藏也君五歲而孤依母兄以立母兄相繼歿殯俱在堂而台之巨寇竊發于鄰邑家人皆走避君獨傍徨不忍去飲金帛真兩袒聞冠至舉以界之曰吾不吝其所有而不愛其死者觀金吾母兄之樞耳冠象其清而弗受極亦賴以完瘵病瘳君繼育四甥而已子母有金叙為甥持去君輒以他金叙進曰在是矣竟不責其甥亦不以語人叙及其夫死皆為其棺衾而室馬妻兄李石通判蘆州拉君至官下石攝帥事有卒去數日而負其安以求當以軍法從事卒訴曰母老且病恐不復見誠知擲去當殊得一見死無恨君獨在測汝然流涕曰吾亦有母老矣舍母弗養而違於數十里外曾不若一卒之孝乎君獨不見歸魏公之事乎石感君言而貸之軍中大悅君亦即以母老辭歸石莫能留也君為人莊重而坦夷持身處家待人接物務各盡其道安乎師事東陽樓先生雖老不親學歲必再迎致而學禮之閱二十年如一日君既老而三子無在者安於天壽龜嶺自適而已性嗜飲而不過

其量好奕奕而不以勝負為意平居澹然無營而喜談農務研居山齋大書聖賢格言于座右尤愛讀邵堯夫詩間有所賦家直屬其胸中之趣而不應飾以求工亦不示人也年八十有四以泰定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卒於家諡終神邑不娶諸親友曰窮達禍福自有定分諱誌而遊以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葬于崇德鄉蠡湖而距家二十步而遊居所自卜也妻翁之從濟李氏觀文殿學士忠愍公若水 世孫女先卜十八年卒葬洪判潛山再娶同邑賢氏先八年卒與君合葬馬子男三人長洪為堂弟鑑後先三年死次祐為兄京後先四年死次祐賈氏出先十三年死于京師少辨君墓旁女一人適童祐知英德府而聘外孫女董氏為之婦會孫男一人孺女一人君沒時密甫弱冠後二十有五年始克喪其遺事以告于潛而圖其不朽潛生於宋亡之後猶及見昔之故家人物其喪而不出者類皆以時異事殊而有依隱玩世之心後生小子習而不察隨風之風日益以繁而君凝然居眾人之中未曾有游言戲色竊毀譽焉今觀密所述庶幾乎古之卓行君子者始愧向之知君者未深也庸擬其可傳於後者序而銘之銘曰

清風喬木蠡湖一曲生於此乎歿死於此乎哭所謂伊人其行也獨表以石重有壽其伏慕刻惟新不知夫草之既宿

慈溪黃君墓誌銘

雅故而玠又與潘託文字交誼不得辭君諱正孫字長孺姓黃氏世為明之慈溪縣人曾大父諱一鶴以子貴贈奉議郎大父諱資權資權始而履進士第歷知徽州提舉江西浙東常平公其任在江西又嘗與熙熙刑獄終於宗正少卿積善朝奉大夫文諱祖勉蔭補將仕郎母林氏君生有氣質雅志恬靜年十二而宋亡即絕意於仕進父歿事母盡孝與仲父孝且忠雖相從不異貴產進令雅睦聲已素寡孤妹三人皇慶癸丑出遊西州玠負笈以後嘉興縣東觀塘之上有義士吳君開君父子名道警馬迎致之君欣然弗拒遂止居焉君履行端粹為學者所慕慕雅不喜記詞辭章之習文成無留慕晚自號尚桐翁以見其志云至正乙酉正月七日以疾卒享年八十有一歲殯之夕戒其二子曰吾相一剖州符三持使節乘麻葛越之衣菜茹魚鱸之食澹素終身日抄書畫今方盛行遺風餘柱猶及帝璽汝等善繼承之無忝為清白史子孫言學而遊跡奉樞東遷下以某月某日葬空海時靈緒御澤山之兩阜從先塋也君夫人陳氏諱潤字汝玉同郡奉化人父若宗御府君同年進士由太學博士知台州公年二十出為贅婿居十有七年乃歸夫人性夫婦之間相成以道執其帚侍中櫛無違禮治絲繭縫衣裳無廢事主饋食共祭祀無曠典而又不憚劬勤致養子始得其性心詩書語孟及女誡女則善篇皆能成誦玠方幼以書程賢嚴於外傳尤喜觀易研古多檢問作小詩亦有思致嘗為二子賦詩若千韻有關於倫紀可裨於治化學士大夫咸稱誦之君居魏塘之明年玠即奉夫人來魏養以泰定丁卯十二月十日卒年六十有三天曆戊辰九月某日歸葬奉化州剡源之三石子男二

人長即玠次孫女一人適戴尚儒故婺州路儒學教授帥初先生之子也孫男二人曾孫一人女一人曾孫男一俊民推宗尚府君以直道為時名臣而曾孫一木於躬行研書不為空言以相高公親傳家學不自表耀而發其子玠克有成立以文名於一時世碩字有能知君者銘不可以無作也銘曰汲黯之直侃侃宗輝義方之訓聞孫是承戴諒自待以孝謹彌如高石君不言躬行學以為己不近名遠爾嗣人復用文鳴發潛聞幽式鴻其聲惟石可久歲以茲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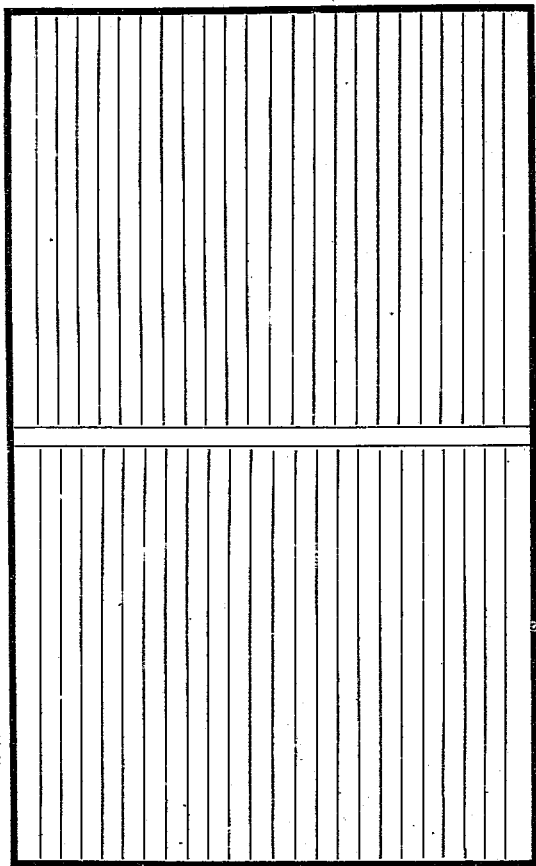
歸川李君其諱宗慶字可善其先自昇徙焉之南城後析其地置金谿縣故又為金谿人曾祖昇祖濟誠父公顯母王氏而君華氏出也君幼孤從兄潛貢進士雙子樞而教之稍長能以勤儉持其家待人咸有恩意時江南新附徭役無定法君周旋委曲悉得其宜入莫不善其達於世故然性本疏直無釣絲脂膏之態見阿媚取容者深惡焉聞者莫敢愾有不說者亦弗顧也聞嘗卜居先塋之傍腹腹歸故廬而居之雖迫關關而有林壑之趣暇日從香園池間課家僮以樹藝畜牧養暹呼子若孫聚語酒酣岸憤浩歌以自適君既老以家事付其子而諸孫亦頗出頭前能以文學自見方將治為以休而遽以疾不起至元三年十有一月甲子也享年七十有七明年二月壬寅葬永和鄉之高石崗娶余氏先十有五年卒合葬焉子男二人長曰起蚤世次日隆孫男二人敬敏而敏以君治命為日起後曾孫男一人同岡女三人平友危君素與君同里閨而有通家之好款又受學於危君而辱交於子奉其父命以危君所述來請銘銘按

金谿黃先生文集 卷三十六 三七五

必聞

金華黃先生文集 卷三十六

三七六



祖也高祖諱祖尹贈承議郎曾祖諱士龍淳祐辛丑右科進士以闕職歷知復靈靈富四州節度武獻郎其行治有吏節傳於馮公夢得所為吳益祖諱逢辰考諱耆老並國子免解進士君以從子為之後本生父頤老亦國子免解進士考吾母弟也君少敦朴不務矯飾稍長受學于名師制行益粹夷事親盡孝待族姻里黨有恩平居足跡不履官府雖門戶率一無所調而於將逝之禮惟謹與物接不為操切傲刻拘拘券言未始以聲色加人惟兒牧豎或犯之終不與校州里之人咸稱其長者元貞大德間用薦者補儒學官累遷處之石門洞書院山長俱以本生母老不赴母旣歿哀感故山絕意仕進不老花殘不設計惟誰知保其先靈而凱子孫高所居曰肯堂以見其志至順三年十二月丙辰以疾卒享年六十有四娶王氏死七年卒子男三人長觀次啟次與善登卒女三人適樓光大李襄亨吳文輝孫男五人承文承慈承大承泰承恭承女九人觀等卜以四年十一月某日奉柩葬明義鄉富州使君墓而北十里青山之原遵治命也子與君家故為世姻戚又子妹婿屬為之銘不得辭初文林君蓋仕尉鄭端明殿學士薛公叔似實任簿領其歿于浙漕父船官公已躋法廷家而銘其墓以長者稱焉馮公亦稱雷州長者木必有本水必有源由君之著稱於人者徵之家世之懿有自來哉序而銘諸匪子之私言也銘曰

古之長者荷萬石君名在史氏以孝謹聞惟君自持履冰踏雪一鄉之評史所不錄履也厚德有本有源十載所悲隳足青雲

茂茲銘詩表厥封樹曰惟長者劉君之墓

明善書院山長姜公墓誌銘

名聞

勿替引之是在采商

叔汝縣尉翁君其墓誌銘

改葬社在郎夏陽路... 翁君之先以國為氏代有聞人... 翁君之先以國為氏代有聞人... 翁君之先以國為氏代有聞人...

世祖皇帝... 海內簡拔南士... 翁君之先以國為氏代有聞人...

病而歸終身不復出... 翁君之先以國為氏代有聞人...

咸奇之... 翁君之先以國為氏代有聞人...

意會... 翁君之先以國為氏代有聞人...

屬之訪其子... 翁君之先以國為氏代有聞人...

拜湖廣行中書省... 翁君之先以國為氏代有聞人...

孔公以見

成宗皇帝有旨... 翁君之先以國為氏代有聞人...

御以恭謹數被稱... 翁君之先以國為氏代有聞人...

翁南離值仁宗皇帝入定內難... 翁君之先以國為氏代有聞人...

抱君哭曰彼所欲害者我... 無叛爾事... 翁君之先以國為氏代有聞人... 翁君之先以國為氏代有聞人...

翁以國氏... 翁君之先以國為氏代有聞人...

翁夫... 翁君之先以國為氏代有聞人...

翁... 翁君之先以國為氏代有聞人...

翁... 翁君之先以國為氏代有聞人...

翁... 翁君之先以國為氏代有聞人...

翁... 翁君之先以國為氏代有聞人...

為其知事待下令昇承事督而執政疑非舊法乃已士何以使
 事乘傳至關中歐澤薄成疾遠過關漢去家僅二百里移疾而
 婦乘稍間將遂退休以就關適上既登極春坊舊臣並以恩起
 還有單接者君為知事時所任佐文也亦得俸封爵君已歷朝
 官品在第八乃止謂君殿城尉階不過初品人皆以給爵失其
 平謂君蓋自陳君曰此 上命也故計其榮輝即曰就道
 其辱長官故給事於省闈未嘗獲與君齒一旦為宰而君頤位
 其下恒不自安華無大小必咨於君兵燹後民多非土著往往
 輕生而喜鬪其不能自業起而為盜者尤衆需以主簿兼管會
 政既不專人益以便至是設尉君首為之鎮之以靜賊之以蘇
 俗為優而盜亦安息民有訴仇家縱火者君呼其鄰訊之曰火
 自內出乎抑自外入也皆曰自外入耳乃逮其仇屏蓋楚以情
 詰之則憐恻具服其察理之明感物之誠又如此即使者聞之
 欲辟置幕下君語人曰尉雖卑官猶得以伸吾志奈何持文書
 所仰傾何為其所不欲哉固辭弗就君後者不屑屑於章句而
 能通其大義殿事之中節殆非偶然主簿公夫人曰曰臣於而君
 歡飲出也以咸淳十年十一月辛巳生君於德慶府會故主
 簿公以州名命君甫閱月而戴氏死故殯慶餘四十年君每
 語及之輒泣然泣下酸城蓋滿代者不至謀於故人金同曰奉
 遷葬莫有者今吾將由漢入江沈湖以遠塵敗子其謹吾家
 以江東下同曰舟行千里風濤不測我不能獨任斯責其俱歸
 而德走衛信以性可也君如其言民聞其去皆遠道請留委曲
 勞遣又以為君雖行而別君既抵家將治行而前所患瘧病之疾
 復作情愈迫切然愈發愈劇焉靡寧安竟不可為以至治元年

正月丁酉卒於家享年四十有八臨終無他語惟戒其子玄曰
 汝能返吾生母吾死瞑目矣君先娶施氏宋國子博士郁之
 孫女適年而出再娶朱氏故上虞縣尹文魁之女子男一人玄
 也女四人長適道州路總管府推官李松次適同邑胡珣浦江
 趙友厚金華許元祿男四人九同父與兄弟異女四人先是
 玄以泰定四年正月丙辰葬君仁壽縣戴初里水齋其墓乃以
 至元二年十月二月乙酉改葬于樂陵鄉御史里夏山之陽墓
 其右以為宋夫人之壽祔作祠堂於墓前百步以生母戴氏慈
 母唐氏稍食其別室仍地墓旁造室穴俟戴氏之柩既返而
 並遷焉其改葬後七年玄始葬君婦李松所為狀以銘采風俗
 顯君服勳 先朝遭逢之際亦戚矣而不降在顯位及隨職
 外補俛首下僚尋嘗察級備可序進而遽止於是 賦之初雖
 班班可觀蓋未足侵其平生素履之萬一也歟又無以振之於
 幽可乎庸弗護而為之銘俾劉馬銘曰
 士之用舍恒係其逢秉席提出或取顯舉疑廢若君麟慶翼附
 不自奮乘獨行其素兩露兩滿酌于良材賦戶編墨齊為翰楹
 有傾自天豈不謂命高不使年莫逾其定夏山善好清淑所鍾
 兆茲新卜以容君躬尚俾嗣人飲其福澤龍光是承賁于松栢
 武義縣尉蕭君墓誌銘
 元統元年冬十有二月甲戌新婺州路武義縣尉蘭溪蕭君以
 疾卒于京師年五十有二君二子鑑銘俱尚杭京師時抵杭四十
 里凡再閱月間始通衢塞道空壁建庭及弟弟敬祥時為太尉
 府長文具衣衾棺物以歛於是太尉來臨騎士大夫知府者咸
 弔哭而相其遺奠輓引之事二子既迎君柩南還而卜地于蘭

君親禮而忘傲儼自奉殊儉薄而客至館穀必豐贍必厚庶不
踰中人而善射射者族姻里黨老而無依幼而孤者衣食之不
絀者擇士族婦之嚴儀鄰里不能自活者賑卹之故其善日積
而家日耗後幾無餘資雖無餘蓄父乃克葬諸既既誌墓月
納塚中仍歸門請于銘以揭于墓道子奉獲執弟子禮於石公
與君為同門知君為深痛撫誥所述參以予所知序而銘之按
東陽許氏出晉孝子牧季子史有列傳其子孫至近世愈衰
居邑中者為西南兩族而君之先別居近郊之梅岵邑居之族
擬世科嶽朝者若以延賞入官者數十百年相望不絕而君之
先獨不顯雖能牌大憲以死勤事後之人未有食其報者君
生今 聖時而以文學起家人謂其將致身華要又遭變而
進甫當 命竟不及釋其不可家也夫銘以慰君亦以告于鄉
人庶有知其委社之自而思充其宗者銘曰

九軌之涂衆方疾驅長楫佩玉行之徐徐與物委宛世或謂迂
錄稱寸量月計有餘成之匪亟得而冥原載其祭光臨賈幽盛
善拔千家發覆而儲有謹其承其後必舒暢翔鶴肅九其門聞
惟銘有徵永世不渝

冊陽縣尹致仕薛君其誥銘

君諱觀字庭靜姓薛氏家于慶元之鄞縣張族千指同居舍食
者五世號為義門宋淳熙紹興間里中數十百家再燬于火而
先廬獨存人以為積善之報會天父瀟帝任大父起而待補太
學生復偕伯入 皇朝以君故補承事郎結興路同知徐補太
州事母某氏贈宜人君讀書善後記為文未嘗起草不妄交游
俗而喜接引後輩生事雖儉薄親實無依者必周卹之雅無意

於仕進自 國家者取士令且十年足不踐場屋至治發

有司迫使就試遠名重書同里上春官者三人其兩人並以進
士教國子而君以特科分教平江之常熟州閩港之人莫不以
為榮秩滿遷杭州杭實東南一都會士風尤盛君為學官所
皆道德仁義之說金穀出納第持其大綱而理田土之官收完
屋室之弊壞亦未始不盡心焉用累考補將仕郎主簿檢之流
江蘇薄沅江浴溥古官府事殊繁簡對偶缺那俾君通攝之在
官三載盜賊日多衰少君不自以為幼無功每求無絕其職足
矣獲禮引年授承事郎鎮江路防盜君致仕君既得謝而歸
日與醫大夫士從容談說聞蛇口不及世事人見其耳聰目明
方期以上壽成感足疾以至元六年九月十七日卒于家享年
七十有六娶楊氏封宜人先五年卒子男一人憲女一人適梅
天祺孫男一人永年女一人未行至正元年某日虞溥治
命孝報葬于其縣翔鳳鄉之原前事重置江萬子西兩寓舍以
銘為請始予識君子鄭見其獨痛雅飭知為篤厚長者惜其
晦之久逮出而小試已迫於老之將至而無所用其材為可
也痛因其請而銘之曰

有待者時不鳴不飛翔而後集莫敢處極其機則振所發也微
不震以轟卒不大施鼓岳而歐式食其歸掩石幽靈昭以靈詩

許村場鹽司管勾謝君其誥銘

故兩浙都轉運鹽使司許村場鹽司管勾謝君既短且葬其子
賢滿以狀來謁銘始予識君於京師長身美鬚童冠而志銳諸
公貴人為其知已者多欲引掖之然竟無所遇合臨臨調補而
去以死嗚呼悲夫君諱瑞字信賴惟謝氏遠有世序其家千抗

於潛天目山之陽莫詳始所以從曾祖故祖皆皆有隱德之稱
中啟嚴苦老以建道院白鶴溪上自號鶴溪居士其卒時年八
十五矣按掌大書十有六言端坐而化人疑其仙去云至順間
朝廷募民入粟賑開陝之饑處士素樂施與孟珩君翰米伍伯
石有司用例授以官非君父子始望也君初由橫浦壩置同官
勾段吉安路永新州外鄉寨巡檢非卿在萬山中群盜兩出沒
君不憚督捕之勞民賴以安到官甫三個月俄有處士之妻服
除乃得許村許村苦海水為害課亡不登而私毀又數為官府
之累任令改者毀更議多自引去君既就歸曰此理財之一事
耳以公減私何事不可為是難拘於法吾用法外意為之可也
未幾而諫日增歲歲民亦無不借其私亭戶有交訟者則委曲
諭達之爭益以簡既書滿受代未及歸而屢病以至元五年秋
七月丙子終于海寧州時和鄉長壽庵之寓舍享年五十有二
庚辰返柩于家六年春正月癸酉葬于雲谷里沈村下塢之原
墓氏子男三人長即資深平江等處財賦提舉司吏目法苑
芝次庭珪女三人適孫壽隆初徐煥孫男七人鑄錢鑄銀鑄鐵
鑄女三人皆幼君事親孝初處士以父有危疾到股和藥以達
疾德愈其後處士亦得疾危甚君到股和藥和藥之奉其父
而處士成人性質直不喜以機巧御物人有犯已初君不能平
終亦不令怒當德也資深之來謁銘君兄石實狀其行于未及
為之銘而君兄亦卒嗚呼不又可悲也夫銘曰
謂不有時方挽振而起之謂不有命方挽遏而止之百年之積
芳一朝而斃之不卒其魂芳竟驅使之後有異者方尚克嗣之

建德縣事劉君真誌銘
君諱慶翁姓劉氏其先自蔡之金華徙台之寧海居縣東北之
蘭鳳山曾大父焉宋文林郎昭慶軍節度副官大夫鳳球宋迪
幼師慶元府慈船縣主簿父程年十六入太學遂家于抗仕
皇朝為進教尉陞海陵東興等處海陵上百戶母陳氏君生
三年而不能言既成童敏悟絕人讀書至忘寢食母懼其以勞
致疾禁弗與燭燭君獨筆次閉窗讀必至四鼓年弱弱冠出
從名師受春秋學取元祐元年鄉薦為會科舉事廢就其業不少
懈若有待者遺
今天子更新庶政科舉復行遂以至正四年再薦于鄉登五年
進士第授將仕郎建德縣事有在君弟子列而與君為同年生
者曰文宣死於疫君經紀其喪事無所避因疾遂寓門人廡
氏家而卒五月某日也得年四十有三十君初娶黃氏前若干年
卒後娶顧氏合卺甫五日而君廢屬北上費氏之腹方娠而未
生也君卒之日手自為書奉母喪為母壽弟言旦夕南歸未幾
而黨氏家以其書與君俱喪費氏腹之子即君生也兩月君
不及知矣母與仲兄鏡翁哀慟幾絕時進養府君歿已若干年
猶泣殯于枕鏡翁乃營其殯并君之柩近于寧海上以某年某
月某日葬某鄉某原且以狀來謁銘于莖仕寧海聞風山中
有兩先生曰劉公某曰舒公岳并並以文章大家師表一時心
甚嚮往之而兩先生之不可作已又暨傳交於君乃知君於劉
公為從曾孫舒公之子叔敬則君而後受業也木水本源有自
來哉君為人介潔不阿然不真嗜否物異之游者莫窺其蘊
淡其訓諸生於抗舉具有師法識者多以遠大期之跡遂暨時

願才棄進而君獨遽止於是可哀也已始進義府君有子年十
二而天臨終言我死當授為劉氏子後十年見妻於父母曰我
至矣果爾博子已而後二年復見妻於父母曰父母無
我厚豈可捨去已而生君遂取昔人識環事名之曰環而字之
曰環翁其葬也適感真夢乃以字為名曰環翁云銘曰
不有時兮孰觀而披之不有命兮孰天而聞之得於彼而喪於
此兮孰子而取奪之母倚門而啼兮兒少或而泣靈之歸兮何
嗟及見勉學兮天不忘往必復兮後其昌

徽州路儒學教授陸君墓誌銘

君諱德原字靜遠臨邑平江長洲之甫里人甫里實唐處士
天隨子故居君蓋其後也曾大父過大父文明父應祥學周氏
君少知學治別至延宿儒與居典游左右書數千卷常來問故
闕之家在民數中無多資自視儉然不敢與有力者爭其甚後
恒備儲焉以不克保前人之遺業為懼已而同郡窮相埒者猶
稍傾散惟君獨完然能尚義而好禮通於戚鄰人之家類以全
活甚眾館四方賓客無虛日莫不滿意而去計音所及或遠
千里往賻之亦嘉外寬以文學知名君與之年相若以兄事之
時往問古今體詩寬死無以歛厚葬其家而為嫁其女寬弟某
死復為買棺以葬君每見浮屠老子之居金碧象人目而憐宮
往往就推散慨念世俗謀於搢紳之說而不知聖人道德仁義
之深故於無窮也故於學校之事尤致意焉族有田十畝嘗得
君曰吾衣食幸有餘又私比田不可物義塾以田歸之道重幣
迎爾先生為特兩信重如陸君文主與君瑯琊君嘗者以為之
師戶獲至無所容爭剝飲膳之物惟所須而具刻古靈陳公製

及嗣

時立志已不凡言不妄發為人練必以忠不以家有餘貲命率其冠服教子治家以勤儉外舅陸公父執也居嘗從之學惟為吏事察察科可用以女歸焉君嘗其家教子婿禮家事惟謹家院日豐乃出而異居婦家而當與者略不以有甚意人以為雖君生於前至元十四年十月庚申卒於後至元二十年十月丙子享年六十以三年八月甲申葬長洲縣陳公橋先墓之左妻陸氏子男一人曰右則社氏出也好學而能文父游都邑用薦者嘗得官以祖母在無他兄弟固辭士論以此多之女三人長適海門縣尉呂清允卒以適沈友汝亦社氏出未行君弟後五年右以狀來請銘于觀古之仕者行其志而已所志尚不在足雖負自雷弗取也幸而獲授其志之所適雖卑官下僚猶將安焉君庶幾能行古之道者是宜銘乃撰狀所述而銘銘曰惟古之人仕不擇地有非其志不進而後將歟沈君或父或速惟志之求其得常足豈好讓神之武毅委社嗣人叶此吉卜

嘉議大夫金宜徽院事致仕孫公墓誌銘

至正七年秋掌慶路總管等郡孫公以疾請歸等 制授嘉議大夫金宜徽院事致仕命下而公以九月十日卒于慶慶其

孫勝安香山既返報于嘗都以八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乃以鄉貢進士唐旂之狀比走京師介翰林國史院編脩官王君大本錫于為之銘王君與與字為德友其所稱道可信不誣于不敢拒也按狀公諱伯顏字元普姓孫氏其先自太原徙居青齊間唐鳳翔少尹銳生刑部侍郎察中書侍郎刑部吏有列傳中書選地南運數千度之食化度今為賴州路而後化為雲都縣嘗都之有孫氏自中書始中書之子翔以材武為某官其

四世孫長孫宋士以太子中舍知涪州中舍之孫立即登進士甲科以不肯為條列司馬官許王荆公及為桂州節度判官力抗經制使謝麟而治大小使臣十二人於元蘇文忠公為作剛說者也其二子曰繼曰勳皆從父志游飲亦起進士以某官知岳州於公為一世祖高祖諱德休時避諱仕曾祖諱德誠皇贈松江府知府祖諱興禮皇贈德安府知府曾祖中順大夫勳曾上騎都尉曾祖諱崇安郡伯曾祖妣李氏祖妣曹氏並贈安郡君考諱正臣皇贈秘書少監皇加同知准東道宣慰使司事副都元帥階自朝散大夫至中大夫數自上騎都尉至輕車都尉爵自樂安郡侯進封郡公如陳氏自樂安郡君進封郡夫人公少開敏尤精於詩話大德初年甫十五遊京師得備扈從泰定中待元帥公入覲於成寧殿有 旨命 中書錄用之公辭不敢當尋辭監備國史諱克天曆初還自上京改辟大司農司議史

農司議史
今天子重紀至元之四年用累考補官授承務郎京畿運糧同提舉禁錮之便欺捕漏天之逃亡舊法運舟五歲一易誘辰為十歲以紓民力使徒受宜必親給之宰相以為能至正三年奏除朝列大夫廣東市舶都提舉瑛員山積 不不自以汚部使者及帥臣交章薦其材任使守拜中大夫鑿慶路總管蓋勳農事下車之始痛厭熱膏俸卒之弊法病民及科取進呼之煩擾處求盜之法而時出法外意諭使自新民既食鹽最為價十五萬路軍令先期輸官公命先給鹽而後責其價至於興學校祭遺逸皆世俗之所謂不急公獨盡心焉伯父良臣撫州萬戶府經歷叔父毅臣肇慶路總管府推官輔臣德慶路總管

金華黃先生文集 卷三十七

臣胸山縣尹信臣新會縣尹兄寶孫會慶慶安撫司事弟鼎之子諱斯廣西宣慰司照磨一門冠蓋後先相望於千里之內人為榮而敵臣前在學慶有舉公之至也郡人莫不譽慶馬廣東分關調官撥公攝其事所控制兩路三州皆要害之地公鎮之以靜民素帖服居數月而疾作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公為屬縣惟壽山在側政以務學儉身孝親故長語不及他勝安來省公疾中道聞計建其至公已不及見矣公娶卜氏累封樂安郡夫人後公九月卒子男二人勝安壽山也女四人孫男一人女一人公性簡質居家孝女與入重然諾善奕技後遵周人之急其發為政事皆自簡於家者惟之惟有其才有其時而說德未竟士論惜焉餘慶所鍾後特復孫昇之以銘使刻以俟焉銘曰

惟公之先家有世科用而希究儲社則多克生才序養其遺緒際今昭代咸有官序公位三品有社有民施于有政利澤在人蓋嗜其庸俾踐朝者昇未及謝胡卒之遽公則逝矣不亡者存承休敦美在其後息無往不復惟天可必惟銘可徵刻志幽室 都功德使司都事華君基誌銘
故都功德使司都事華君之子約武既介乎友陳君謙求銘其大父府君之墓乎復以書來曰先君之歿三十有五年而墓上之石未有刻文今方改卜春遂不有以識之懼歲月侵久後人不知無次之變易或致於湮沒哀者幸積私於執事而託吾祖之不朽茲不敢以他屬也是用南請而不嫌其濫惟矜而界之銘子衰年多感不欲銘其父也銘其子而陳君應接前賢銘人父子者為比不容卒辭君謙登僊一名銘字子榮其先自汴徙

三八七

常之無錫曾大父諱誥宋將仕郎大父諱友開仕

皇朝為無錫州稅務提領父諱璣以入粟振荒當捕官辭不受
翠雨齋者特授進義校尉晉軍吳寧等軍行捕之曰都總管府
總管又辭不拜予兩為作銘者也母王氏君自為光時即不凡
既長慷慨尚節義事剛果明決一無兩校意所欲往人莫能
阻華氏故大家宗族鄉黨率務以賢相長擁君獨不肯苟徇出
好而有志以功名自奮出與達官貴人酬酢未嘗以少且賤自
處而有兩道縮見者無不器重之君大父亦欲成其志俾北遊
京師者即日具舟楫徑行去其家數十里無少顧慮至京師未
幾以才受知於月者平脫脫平兩院使因共推教得備備衛軍
直光刺恩司徒時高都功德使尤見禮遇 奏授使司都事
至大某年某月也 朝廷之制由布衣進用者報時下所居
官二等都事官七品當冠以八品文階而銜曹斯帶均近臣有
欲為之請而弗果言君亦不以為歎都功德使所掌祝釐檄檢

上前都事無載筆以從書其奏目及所侍 聖語雖在庶僚
而日近 清北士林中以為榮居亡何慮體然而歎系
公領大醫亦雅知君屬其院官親為診視治瘵後三日病良已
遷曰梁公其病已去者七分餘三分則其一猶可為其二使
前者復生亦無知之何也已臨其痊歸者於是謁告就醫江
南抵家後親視相問勞知平時殊無所苦居五個月而病再作
氣逆脈脈遂以皇慶元年九月八日卒於家得年二十有六夫
人陳氏嘗不他適而保其遺孀後二十有年有司乃以上聞而表
其門閭名之曰旌郡里子男一人即幼武時甫六歲陳夫人念

嗣續之重在其一身撫育訓誨甚至初武亦不敢恃愛而縱弛

但以其期望者思無窮而所託託能能有立至於成女二人婿曰
鄧德章鄧德章孫勇四人女三人姑君以其卒之月某日葬于
兩居梅里之冷村而君弟鎮鏐及妹先後相繼死並厝一垣內
墓位不與德章陰陽致允以為忌是乃得善地於其西北若
千里羅村之原以至正某年某月某日改葬為子親士之有其
才有其志而不有其命淚滅無聞者多矣君雖未壯而卒弗克
究於謀施而化行其家靡他之辭無媿前古引而勿替嗣世有
人消德處光久而彌著尚何懷乎子不及讓君而陳君之言可
徵不誣銘諸石重瘞以慰君於泉下云爾銘曰
君先汧人後南徙或仕希顯或帶仕連君有作奉委社生達宦
特又才美君家系出宋公子孰無望公復其始入通朝藉何壯
備以英勝告遽不起三年一飛去萍已曝霜前陳壁乃毀既葬
而遠無遺禮君其於軍此後嗣揚君英聲與子托為之銘者太
史氏

乾寧軍民安撫司文昌縣尹玉君墓誌銘
君諱文錡字勝達姪王氏撫之孫李人字丞相刑國文公安石
之弟太子右贊善大夫安上生昭孝即昭朝散大夫錡有子曰
右朝散大夫直秘閣抗舉其母劉氏於郡城東百里鐘山之於
山旁有池曰上池心甚樂之嘗曰昔荆園藉苑太守錡公於金
陵之鐘山因卜居其地今吾親錡居山名通同吾其老於此
乎遂築別墅葬其子錡而居焉錡官石城尉自錡而下六世皆
不顯七世孫曰元亨自號莫君之曾大父也為人素厚重祿
樂出粟取直與衆人無異而陰以錢糴軍中與之其好善而不

欲近名如此大父曰天經有在德父曰慶少從淳安會公
子良遊以村裏自負江南新附縣盜竊發里中大家為之動捕
即委以指捕不旬日悉剪平之及李會公為姑吳妻母黃氏奉
其姑至孝姑病日抱持置榻間二十五年無少懈嘗提舉
姚公妻其姑曰孝婦而為之銘三子君最長長而嘗敏州
謂父親親察判官休公龍貴既而問曰為人何以自立徐公大
奇之自是益自刻厲讀書過博通出僑軍間時列郡役民為平
津屢為之既而用君言定令以吏充完率而役不及民人以
為便父病章頤三子曰年壯者不足慮所憂者幼子耳君曰嘗
竭力願無以為念後卒訓後之為善士兄弟同室而居事母盡
禮初喪寒客不送數百里母喪者數郡畢至林氏姊早寡作
星居之而以女妻其孤甥切君之曾父父作義塾誦珠書院
師使者聞而嘉之傳其所著六義約說俾郡守上于省部而以
君為瑞之高安縣舉教諭進言安之讓漢書院山長言號多士
欺官殊不易為君至士論翕服以累考上銓部信授廣之南海
縣黃廉嘗盜檢到官而月盜起縣境奉帥關徵率弓兵民義送
海直廉其翼盜盜聞君來相頌曰王巡檢不貪且能撫治不可
與抗羅璋於海島而去夫餘海此冠起節閭微君部軍散數千
石或謂君海道不測蓋以計免君殺然曰食其糧安敢忘其事
即日遂行三日至金星湖登樓望臨風浩大作舟多覆載從者
皆泣下君語之曰吾懷今日之重國事也海神亦來集人
與托其不相國家之戎事乎為請投之風即止請舟亦來集人
以為異比至海北而大軍移屯海南又令以掖往赴之踰月而

陸分省官擬其家欲用為帥府徵辭不能歸構新居尚其樓以
海濱曰吾於海上艱險備嘗之矣幸而少休可遂忘之耶尋調
做州儒學教授學厚素歸居為之規措而教養之具得無乏絕
除札置軍民安撫司文昌縣戶階侍郎乾安故海南之瘠瘠
隨險且遠或謂君可無行君不吝當然說進在官徵餉令行禁
止日以無事慨然曰吾冒瘴癘涉沙磧而從事於斯者無他底
幾效一日之志爾今老矣雖以何為那解印綬去父老與留不
得既行而道病至家乃愈飲破步趨如五六十歲人日與親朋
酌酒賦詩嘯歌為樂凡七年而終至正六年閏十月十六日也
享年七十有七娶李氏子男三人長宗震吉安路儒學教授次
致未仕次佐用君陸當補官未命女四人長通林明次通劉香
順陳森皆前卒次適夏元英孫男六人女五人曾孫男三人女
四人宗震等統小以某年某月某日春君推轂于鏡州安仁縣
某鄉方塘之原前葬碑位奉會君暨之狀未誌狀稱君平居
議論嚴整至於建功業充宗族慷慨卓立無柔懦趨趨之態年
過七袞氣不少衰有馬援超超之風馬子弱不自振示老始極
聲家 恩復出竟以殘年餘力無所可用乞身而歸方有蠅
於君之光而益壯安能以材驥駑駕出奇語揚英光乎馬以佐
不遠千里踰江湖而求序而銘之姑以慰其孝思云爾銘曰
遠矣王氏望于臨川保其世業與時周旋君材剛暨又克有志
不卑其官樂職嗜事返乎初願卒正師獲有命自天觀也海濱
錫慶以終老而益壯一日之志無忘土厚銘昭其載式示永又
其丘其丘卒歲優游方塘之原石壁上俾銘昭其載式示永又
承務郎建德路建德縣尹致仕徐君墓誌銘

君諱序之字聖與其先家千汴七世祖徽言宋右科進士續官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宣和間金人犯邊老知晉寧軍王楷灑石路安撫司軍事力戰而死贈彰化軍節度使賜諡忠壯建炎南渡子孫自汴徙甌甌以文學自見君曾大父致明大父德英俱未及仕而歿父環起進士為朝統一字內治具甫新未達以科舉取士杜門自守除二十年時方尚文法吏事郡長二有愛其材敏者授任簿書大總士寅始赴浙東憲府辟為書史累遷浙西江東十年之間編歷三道兩至以編介自辭贊其使者務持大體遇事一決於理不為苛刻以挾細微人稱為平其在浙西歲遇大侵賊行臺繼分縣湖松江兩郡設茶以勸分家民間遇不幸命者悉繩以法不數日得米數萬斛不足則發官倉以糴之事故訖乃聞臺府嘉其得法宜而不責其為章播兩治以萬數司累考上名中書夏慶發中授將仕佐郎温州路總管府提控索便節按臨其從吏乃君故所識特獎分通契動觀為僱理會便節按臨其從吏乃君故所識特獎分通契動觀為其匪跡居正色拒之其人深以為憾假僉監丁事於郡吏巧為攀緣隨以快其忿君不自明引括訟伏事閩于臺得御史覆按無驗劾罷其人而事遂白延祐戊午調兩浙都轉運差使司仁和場監司管勾亭戶多強梗不受粟求哀民又言為私販犯法者眾君不恣於威刑惟以理化之其風乃變歲課既登平民亦免株連之患公私咸以為便泰定甲子遷將仕郎延平路轉運總管得兩堂獄之重囚數十旦夕檢視其狀貧窮賦斂斂辛不得脫磨之而尸素負暴數加法外之刑四開君詣郡府白畫

反獄欲殺尹而逃既就執官曰吾徒罪無極望生苦尹之酷不得速死而營佯生之心然恐為主簿累故俱其出而後發聞者無不大息焉居二歲徵浩然有歸志曰吾年無已矣諸子亦已見頭角若歸使吾老乎即日引年請納祿而去遂以承務郎建德路建德縣尹致仕命下而卒天曆己巳正月二十有七日也享年七十有四臨終神氣不亂即樂謝嘗儼然而遊歷王次子男三人長辰孫以茂異補儒學官今為承事郎兩浙都轉運鹽使司曹城鹽運司今次任由翰林書寫檢從位郎溫州路安縣縣尹次子橋州路錢塘縣尉女三人長適兩浙都轉運潮州路總管府知事洪先聖五十三代孫也次適江慶辰次適陳光祖皆同郡宦族洪男十八女五人君早失怙特奉兄姪甚謹外姑媿居無子君以贊婿事之五十年如一日後以九十之壽終於將樂歛之以禮不遠千里返柩而葬歿特別為位祭焉君於用舍行藏未嘗以遠速為計較居家不殖資產惟篤於教子身舍種竹數百個號曰竹所左園右書地香果空翠玉則與之徜徉其間優游以卒歲後孫等既卜宅於其縣其縣其原以其年某月某日累大事後二十年任從子在某館乃以銘為請予不敢以衰朽固辭銘曰

藏器於身所待者時觀其會通與時推移亦既有違不取顯位一命而上皆可行志位則不顯績用孔多其止時止鼓缶而歌胎慶嗣人又見其遺接幹華涂交翰或當積善有報難必者天夫獨明為能得其全推源之長其流乃遠昭以銘詩樹此碑板

承直郎慶元路總管府判官致仕王君某誌銘

君姓王氏諱空字宿之其先台州人君始徙家慶元而占籍焉

曾大父錄某父諱崇美贈承事郎慶元路同知奉化州事母葉氏贈宜人初以才見推擇為吏於郡府又以應能見察舉為浙東西福建三道憲司書史凡歷四考迺赴吏部銓授將仕佐郎婺州路總管府提控案牘兼照磨承發庫部書學司浙東路總管府經歷引年告老遂以承直郎慶元路總管府判官致仕君六歲而孤事母孝每以早失所怙茹獲承顏而祿不及養為歎居常怨思不樂嘗積官七品用例推恩乃詢諸宗屬在尊行而高年者嘗其陳命予以意圖之而加以命服如其官秩歲時祭立仲祀在之敬焉嘗卜地為葬丘處其中穴以藏父母之衣冠命諸子他日以稱其勞君之致孝於親無所不用其情如此君素獨懷家務慈育內助一無所問愛其子而能教之性端慤不輕喜終議論休於寬厚不以訐為直侍人以和而無虛厚明白坦夷終始如一無不心服焉君居憲差佐其使者鎮之以靜不事權沽沽名為郡僚彌縫關矣必盡其誠民故惠澤深廣慎自持奉已甚簡嘗塗涉五十寒暑南練北轍備殫其勞晚乃得謝而歸終其天年出題之際可以無憾矣君生於宋寶祐元年十月六日卒於今元統二年四月十日享年八十有二娶周氏封宜人子男三人長某承直郎基與路同知崇德州事次次明後次明德太常禮儀院其書又祝明俊明德皆周宜人出也女二人長適陳德榮次早卒孫男七人女九人諸孤遵治命以至於元二十一年十月十七日奉君柩葬于剡縣西北山莊之原即君所自卜也子納交於君敬父君與子別無四七年而歿又十有七年而子與明德相見於京師明德踵子門而言曰先人

之墓迄今無銘者蓋未有所為也知先人莫子若敢請予不得辭銘曰嗚呼王君處為孝子出為廉吏人無間言官無之事不求赫赫之名以囊糴于一世時止則止優游卒歲餘慶實多宜有關於公諱道亦家古人父關端母不顧怨部公生有美質異於常世祖皇帝愛其謹厚留備宿衛尋用為 御位下必關亦以材智見編備軍閫叛王乃顯稱兵東都 上躬行天討公從屬軍冒矢石而前抵黑龍江戰數有功未幾復為亂親征海都凱旋已久而賞典未行公謙退不伐還院宿衛之列絕口不自言元貞元年中尚鄉也里失班秃魯等以功狀聞于成宗皇帝有旨特授從仕郎資政庫副使大德三年遷承事郎左散庫副使七年遷承務郎右散庫大使至大元年 制授承直郎左散庫提點皇慶元年陞奉直大夫出為大同路朔州達魯花赤兼管本州諸軍英魯勸農事至治元年轉朔州大夫入為鹽湖署令泰定四年仍舊階同知晉寧路總管府事今上皇帝元統元年轉中順大夫同知州路總管府事公任楚庫克勤其職出納惟允治民多惠愛不自表襮以為名而兩至政務藉甚師使者數輩進之未及召用遂引年請辭以嘉議大夫真定路總管府達魯花赤致仕居歲餘不起公生於前元至元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卒於後至元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有二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京城文明門外東石梁高

村之原公夫人曰如倫氏次當兒次滿堂字男一人曰普顏女三人適河塔軍拜往宜徽院判官七十監孫男三人曰阿牙亦曰觀音奴曰太帖木兒二人曾孫男二人先是公統辦事普顏用公摩為承務郎同知汾州事遂承直郎諸路察鈔提舉後公八年卒至正七年十月十二日也得年僅五十有二以其年十二月某日葬公墓之左阿牙亦赤提舉君長子於公為通孫以家上之石未有刻文請于翰林學士承旨岳柱崇祿公俾能贊揚墓一姑以誌其歲月云爾錄曰

主知入持文墨出履行陣功成不居耻於自進 天監在下當莫遐試以劇職無適不宜既時民庸蓋踐朝者乃遽引年納祿而去公則道矣高風凜然亦既有子朝齒不年尚其開孫引而不替視諸國聖式來蕭

提仕郎銘與路諸暨州判官致仕翁府君墓誌銘 君諱葵字歸南姓薛氏先世成都人高大夫源贈宗元聖進士第如汝陽歸田家新息曾大夫誠大夫禧父齊贈使仕郎沈州路臨安照尹母王氏進對宜人君生質穎敏幼書力學性至孝愛諸母為重子歸講授邑里以供薪水之勞率頭率僕謹如也至元丁丑江淮行省以儒辟君為史府轉運司兩浙鹽額款浩繁錢湖官分辦文書旁午為奸莫之防焉為上其狀中書請刻分司印四階而用之大德間法法去治諸吏繫棧檢風君嘗重君以卷判簿人不迫不擾而事已集上亦優禮焉考尚湖溫之平陽州懷官其俗屬訟君唯守律令更不得欺弊治

既微必反覆究其情而非治之比歲下未杭州大德江浙行省撤君服之民論以注者不可勝數未幾再調松江府文請海八品知事印今成兩者是也聞學陳重清之禮樂器器克之其後復表平陽州懷平陽人聞君來爭趨迎百里外州之拉羅錦裝累袋民為視民多非治君以滿者曰計勸勸諭遂以吏完士會為海潮潮漲歲以非治君以滿者曰計勸勸諭遂以吏完士舉其美至刻石紀焉天曆丙辰隔選 中書諭宥實責第一節吏部以缺少 奏授君湖州路安官路務稅課大捷居二年於是君亦老矣遂告老以從仕歸歸與路諸暨州判官致仕下居錢灣湖上一時名公如程斌周軌魏德唐悅遠南陽鄭文原臨陳超可皆與君為高交友羸羊山水飲酒賦詩以述志自號曰竹齋平生沉飲未嘗妄言笑譽用舍一無所動其心所居僅在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家無餘資妾之格如此教子弟履與朋友信義親故之不能莫者四人婿外氏兄錢道女三人

以授至元四年三月廿有六日卒于正統五年七十有七娶錢唐夏氏封宜人先九平卒子二人曰宏由君廉捕官今為某官曰完都水庸田司書吏孫一人士權與化得儒學正其年四月八日與丘人合葬錢唐縣復奉御佛街塢口之系窆後入齊宏等字滿江走金華山中持節林鶴喻官陳君輝曾持節詔為呼若君之為其可不謂之賢乎武滄增挽世之為史者按請銘嗚呼利以肥其身以厚其子孫君一佐轉運三為判即懷而共子孫孰能守家若未嘗注者其於為人賢不肖可知也銘曰 庶以潔其身曾不如世之人以望亞會以污其身曾不如君以儻成吁嗟乎君是以為太史之銘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續卷三十五

墓誌銘

臨川危素編次

香易劉耳致正

嘉祿大夫武昌路總管致仕張公墓誌銘

故嘉祿大夫武昌路總管致仕張公墓誌銘
 三月九日終于里第春秋七十有八其生某月某日葬臨汾縣七里之原公之子九成以公嗣子九成呼次行狀來言于潘曰九成之先某世有仕祿而局於時與位弗克大顯遂我先君迨法憲實謀議未嘗出以語人布宣德化惠慈黎元有陰蔽其暗而不知者事之可見僅僅一二而休爾矣廉刑千萬則甚具愛石未刊刻文無以昭示來茲幸為我序而銘之按狀所述公諱德榮字顯齊姓張氏世為香室人祖諱林仕金季積戰多至萬戶成爲聖軍引兵據壽州軍敗見執伏節而死父諱義入皇朝任汀州路武平縣尹公既清原隴其祖理中大夫同知河東山西道宣慰使司事兼軍都尉並追討清河解使祖被楊氏以贈妣李氏以封俱爲清河郡夫人公少嗜書能通其大義尤留心於國家故事慨然有志以功業自期年踰弱冠入福建平海等處行中書省爲令史由福建遷湖廣從其省官征兩江按撫有功授承事郎本省檢校官事有未當必糾按而釐正之丁外難用御史中丞親公初薦起復陞陸承務郎左右司都事編制州書無不兼精承直郎出爲寧國路宣慰使戶大江以南宣慰使兼統州戶籍田賦視州邑官數陪人多憚其不勤爲公盡心按職制其蠹弊而得享其樂無有復其兄子而託

言死於盜者官爲索盜數月不得公始至聞其贖曰此必叔殺之而妻與其謀訊之果伏乃報其妻且利其財而殺之也人以其神明感通大使道遠相送連數百里公振厲勸分境內獨無害之老相傳爲口實節使者舉公五季備又舉公治行爲諸邑最臺府亦文章論薦之權朝列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隨輪版務多所裨益終南山僧作亂伏誅處民多以誣謀當坐公驗其辭而探得其情免死者若干人召入除中憲大夫食殊特恩特簡用矣 上方勸靖園治思得良二千石俾牧遠入乃輟公以行拜中大夫信州路總管公因其俗而理之政向虛平而遇事無所回撓有善家子過當官公文據要爲持刺莫敢取何公一繩之以法令以罪去吏民悅屢聲聲引年遂有武昌之命公既納授而歸縱情物外竟猶自適元若千年而逝歷國氏前卒顯侯氏亦以贈爲清河郡夫人子男五人長九陽早卒次九思用公恩補官今爲承務郎兼州路同知萍鄉州事次九達次九成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憲更次九鼎女三人長次皆適刃氏幼適某氏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公位三品宜賜諡於奉常寺傳於大史其可托以不朽者不專譽乎銘然非是無以表封樹志陸孝子仁人之用心亦遠乎銘曰

緊公之先嘗于伐功嗣世而興戴嘗民庸厥施未先嘗不有侯公克承之以有顯任乃選其勢乃亦都司乃歷朝者出秉節履護書文馳洋萍問漢漸于陸隱植不進隨然遠引選于馮風既壽而康遂以考終公之所履感無備泰山靈土存於骸序

綿綿厥緒則熾而昌惟德之符久而彌彰夫辭鑄石昭揚公道
後公千年不尚有考

奉議大夫餘無州知州致仕范公登崇誌

公諱文忠字夢章姓范氏七世而上皆家于括蘇宋之中崇建
地東徙故公為慶元之空海人曾祖公捷功部監清江鹽運
祖仲宏太學生公泰之八 皇朝以公貴贈承務郎嘉興府

同知崇德州事母翁氏黃氏並贈夫人公黃氏出也幼失所怙
兄弟十二人又俱早夭與妹相依以生母氏撫育備至稍長入
別就學出則磨門戶事天性純篤事母能盡寸道妹光於公五
年而遂躬治其喪殯所弗周從父為錫隱居授徒公嘗受諸師

其歿也三子相繼而亡為上善地以葬教其遺孤孤至成人而
授之以室道其孤女五人皆歸于名門有扶調師之譽謀隱三
湖為田蕩人以肥己者眾莫敢言公獨奮然以陳于省臺而湖
不得廢人家其利大德十一年民飢為盜海湖避遠為害尤甚

公手縛其渠魁十有四歸于有司餘黨黨伏聞里恬然功狀已
上而未報故有母憂服除中書乃以管典 委用公為慈溪

縣鳴榔魁檄至大四午也公始至席捐私錢購民地立官署躬
明法令而去其頰苛無賴之徒冒鹽禁以陷良民者為之屏息

有盜殺一僧而取其衣玉之費以去山深區阻盜無迹可尋公
設計捕得之人以為神陸主徽之歛縣簿同僚及郡邑官屬多

以賄殺公獨無所預以村取知臺府有契事輒議為違主吉安
之置廢陸陸置復置皆詳健吾年素饒強治縣民屬甲於其子

孫人以誣怨家劉乙公親淑檢視而需免其殺遂實殺人者于
法而籍其家受誣者以免聚右無不盡服先是被郡檄市監

於江陵者率高其估而利其時歲公取命而往痛絕前弊平給
其直之外揭羨錢備六萬餘緡悉還于官以應能見稱於病調

平江之吳江州判官郡分惠賦假之不均專屬以推收事公謂
是不可欲遠則輸報之以平甚矣知州管途指請中書斷得其實

後說如其言而賦役以平甚矣知州管途指請中書斷得其實
災甲多虛冒指公為黨省臺按 上旨詢問公先眾人力為

辨白得直而途祖竟以誣同坐禁錮桐里巡檢獲贖盜十有一
弁職仗送州公察其卑而釋之後累擢直監人乃服其明允察

源靈順神祠遇屢臺氏降生之日四方之人往往為香致誠當
高大賈固人所張以為市行者徽公權其征稅時

朝廷方重迎賽之禁以資至者殊少公既一無所私謀入反加
於前權延平之沙縣尹下車未幾達義倉以備凶荒築社壇以

謹祈報崇儒學以興禮讓豫並羅先生之裔孫受應邑下建書
院以奉祠事公欣然如其請而助成之士莫不知勸公在官四

載以手登七表樓當納稅投懸裡去有議之士共歎其賢至家
前一歲忽感微疾疾成謂子曰吾仕而未顯幸不墮簡人之遺訓

汝輩亦宜深體吾意吾所以名吾亭曰存耕者可不念哉既而
却藥謝醫冥然瞑目而化至正五年八月十一日也享年七十

有一疇止承務郎六年夏有制授奉議大夫給興路餘姚州知
州致仕而公不及拜矣娶翁氏封縣人沈沈氏高氏子男九人

長一民江湖等處行中書省檢校書吏次惟善元善達善止善
澤善復善師善慶善俱未仕女三人適沈德純蔡存善楊伯生
孫男四人女四人一民等節遵治命以其年某月某日奉柩葬
于其鄉埋花谷先益之側且以公婿沈與道之狀求為銘銘

朕所迷公之治行多令人所難能雖所試者小未足盡展其
然進退之際始平無疵備福考終可以無憾是宜得銘乃序而
銘之銘曰
 范望於吳自文正公支于海邦仕弗顯繼續又必發遺子公躬
 取彼凶渠克有傳功乃著官簿乃囑民庸禮進義退避焉高風
 有預自天命秩則隆不居其有尚節乎終者番子孫餘慶兩望
 式敬爾承保茲五封

江潮官醫提舉張公墓誌銘

故成全郎江潮等奏官醫提舉張公諱去非莖之東陽人世祖
 亮與字政和中舉入行賜號冲素純士曰志行省貴兄弟行發
 鼎陳尚秉職雖木搖嶺荷埔西原子孫固家于荆浦父諱潤以
 循德尚義為鄉善士母碩氏有子五人公其季也少警敏有大
 志解薛岳而隱於醫其為術深起徑講精驗如神然不專於為人
 已疾尤善以素原言人言病實感壽天學奇中公自謙實
 堂人字用為其稱而直以醫配其姓稱之曰張太素云至元二
 十有六年大盜竊發於鄉鄉路蹂躪境高書左及吏公躬宣慰
 湖東督諸軍討捕一夕氣填膺道上下結塞塵滿廢食併廢公
 授以七劑立愈因留置幕下及移屯水原結塞皆預在行將卒
 道病與藥藥功事畢計功行當得官公謝非其志不就乃
 署公本郡官醫提舉領事入朝或詢以江南名醫外首及
 公且陪審治政之大德五年公至京師而史公由南名醫外首及
 政事行省以而後二年召還隱處見公歡喜 誌對遂薦公于
 上李段固來相時領太醫奉用公為尚醫奉柳食五品祿明年
 寇從上京阿忽都楚王疾劇有 旨命公往視之王既平復

入謝 上嘉獎焉又明年王被命巡湖溫遇次和寧王孫明
 安帖木兒有奇疾發醫莫知呼為遺府府孫司馬者請
 關請經公以來公以體氣漸衰不任遠役懇辭 上再三勉
 諭出而方製衣重乘安軍善馬賞之以行仍賜有司厚贖其家
 公既至施之誠煇煇之湯浣開月而疾良已玉為之割羊刑馬
 大會宗戚殿公商選且遣以交鈔五千緡白金百兩內賜者張
 哥司徒復言于 上及 東朝加賜交鈔五千緡文綺四
 端以旌之由是聲動朝野太醫刺上其名于中書以聞權江西
 等處官醫提舉階成全郎某年也公過家上家即抵官下居三
 歲職事曾奉省臺宴之以致病去官僚屬等泣拜而別公性
 溫淳家食之日待鄉鄰有恩意以疾來告者赴其急無辭色方
 將拂衣而歸遂以天曆元年三月二十有四日卒於家享年八
 十有三重紀至元 某年十二月某日葬荆浦之北原元配何
 氏繼室馬氏皆前卒至是合葬焉子男二人長安道何氏出終
 汝杭州路醫學教授次至道馬氏出前吳國州醫學教授俱能
 襲父業以醫名女一人適厲其孫男六人女二人曾孫男五人
 女二人公之葬已久而墓上之石未刻於是至道以舉來取文
 為銘且曰先人在京師時志道與先兄留治家事先人兩浙
 從與治瘵之由折言人禍福之徵應皆莫能知其詳所可知者
 僅若是而止先兄回起錫錫泰知政事張公某公言昔若尚少
 求而父切脉即知君後當居政路不有意欲預至此而父可謂
 精於其術者也今且可復得哉由公之言而推其詳不及知關
 轍固多矣獨先人自序太素賦詠出於屬之責故也王仙翁

賦詠出於屬之責故也王仙翁

而飲人張千元子發學校其書傳至揚上善而予得之始奏請以行于世其端緒之相承可見也昔劉歆序七略謂經之言人血脈經絡陰陽表裏者黃帝扁鵲白氏內外經及旁篇七家而已蓋太素之書猶秘而未出故無得而述焉扁鵲著公序序太素之書首歷史官傳方伎者有考云爾銘曰
太素之學古有別傳卓哉張公窮幽極玄爰取諸身以知來物活人之功抑其仁術

帝擢斯人醫師之良異以制書賜崇故鄉備崇勇退遂考終命前知孔灼順受其正公則遠矣公書具存潛發明微在爾子孫傳文訂實推述原委屬諸石章用押信史

江浙官醫提舉葛公墓誌銘

父諱應富字震父世為平江人其先仕宋季而未顯宣義郎思恭於公為大父進義校尉從微於公為父公少從季父某受周禮為舉子業 國朝取宋榜屋車廢公無仕進意若附終身焉初進義府君某僅而於九流回家靡所不通尤工於醫公既不得以文學自見遂而取家庭所聞歷探某儒論之說研窮精微見世之言醫者能方拘論而莫究其源委多與古法有乖於是推五運六氣之標本察陰陽非時之左右以定五藏六腑之虛實以合經絡血氣之流注而知疾病之候死生之期其處方劑旋破疑與他醫異以此名動一時浙而提刑按察司判官李公某中州名醫也嘗自診視其父疾復以咨於公開公言父子相親體曰兩方向以有此耶則盡出爾醫劉守真始潔古之書與公討論兩見無不照合江南言劉張之學自始始公所著書大旨以為醫當視時盛衰劉守真張子和輩直愈人

強盛民悍亂剛故多用宣洩之法及其衰也兵革之餘飢饉相仍民勞志困故嚴察古李明之輩多加捕益之功至若宋之季年醫者大抵務守讓元氣而不講攻伐之機能養病而不能治病失在不知道其變也書凡二十卷名之曰醫問學會同摘古語為其辭曰恒蓋用術者於通聖立志則不可無恆也四方士大夫聞公名奉幣馬迎致之無虛日延養在廬大德十年同薦者補平江路醫學教授治朝平關土田數百戶其弟子前後多為醫者南省臺文舉擢江浙等處官醫副提舉遂為其提舉時自醫愈即陸成全贈延祐五年也公前後在官十年其學大行於東南至治二年丁母憂而歸居役過於吳楚知不欲生竟以三年春正月十八日卒于家享年六十娶龐氏家某官飲之孫女子男二人長震孫先五年卒次乾孫女一人適胡統矩亦已平孫男四人公嘗醫和粹誠量明達外嚴而內寬爭親孝而友愛其弟鄉鄰有急拯救之如恐不及人以長者稱焉劉孫統以素宦元年春二月二十八日奉檄葬于吳縣志德鄉聖野塚先墓之次後十有三年始以故宋進士顏先生竟隱而為公行狀屬予為之銘予觀前定傳扁鵲者公筆忙直應言其已試之效先生狀公行嘗略弗者惟論次其所以為術之本可謂善序事者也其用悉取而備陳之公雖寓遠方技而未嘗廢詩書者時承平後以經術網羅天下士獨周禮為無兩用乃何乾孫學為詩以應有司之文凡孫孫為其學而致故父張幾能成公之初志者銘曰
一經訖不試以術鳴
帝有命公是實樂其職不近名尚有志靈備其際

聖時伏必興地茂恩種泉高發其珥在茲銘

朝列大夫杭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范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景文字煥卿姓范氏其先京兆藍田人高祖諱昇會
大安中進士歷官同知靜難軍節度使兼鄧州觀察使終正
議大夫吏部郎中入 國朝從居真定以儒名籍曾諱元

泰從從郎判官此張氏封宜人祖諱天祐汀州路總管府
經歷臨泰謀大夫真定路趙州知州驍騎對進對元氏縣子此

李氏封元氏縣君考諱忠朝諱大夫會江南浙西道高政廉訪
司事此白氏樞密院判官其之孫女封高平郡太君府君生長

官家多所見聞而有志於學人知為遠大之器至大戊申集賢
以茂材異等薦于中書蒙宣定路儒學正未赴皇慶壬子群薦

訪司掌書司官分按嘉興建德鎮靜不苛而風采凜然府君之
擇益居多延祐乙卯入江南行御史臺為察院書吏坐官有責

備不法者衆皆側目而莫敢言府君獨奮不顧白于御史大夫
明敷其罪劾而去之同列咸敬憚焉從御史分巡湖廣熱憲長

之徇私敗政者一人郡縣長吏之貪虐者悉望風辭印級去而
至宣布教條吏新弊政印吏賴其贊助文章舉之已未行宣政

院辟文令史錢居兩大利回爭地致訟有司莫能直革聞于
朝道宣政院尚兒泰議公治治焉所君為具其始末而辨其是

非事遂決用泰議公厲人為宣政院掾史至治壬戌授將仕郎

杭州路總管安泰議公厲人為宣政院掾史至治壬戌授將仕郎

非事遂決用泰議公厲人為宣政院掾史至治壬戌授將仕郎

非事遂決用泰議公厲人為宣政院掾史至治壬戌授將仕郎

非事遂決用泰議公厲人為宣政院掾史至治壬戌授將仕郎

非事遂決用泰議公厲人為宣政院掾史至治壬戌授將仕郎

非事遂決用泰議公厲人為宣政院掾史至治壬戌授將仕郎

非事遂決用泰議公厲人為宣政院掾史至治壬戌授將仕郎

非事遂決用泰議公厲人為宣政院掾史至治壬戌授將仕郎

非事遂決用泰議公厲人為宣政院掾史至治壬戌授將仕郎

非事遂決用泰議公厲人為宣政院掾史至治壬戌授將仕郎

制字公嘉其能泰之甲子序元本省掾史尋其提控天聲已

遷從仕郎松江府知事奉省徵監放秋銀且俾監放海運積出

餘糧若干石用察知政事明公嚴權承事即江兩行中書省理

問所知事未上本省辟充揭史尋升提控御史劄屠屠重案積

無可指揭指出於府君與蘭院御史交章舉之至元改置除承

直郎平江路總管府推官平江制郡多大家素號難治屬州家

民有誣平人為盜辱監官更而抵其罪者重賞為物邑得其真

盜而昭雪焉府君治尚嚴明而本於仁恕平心易氣察難理

冗兩湖間悉得其情由是獄無滯見謂稱職至壬午遷承

德郎湖州路總管府推官引疾得闕遂以朝列大夫杭州路總

管府治中致仕癸未十月二十四日薨以疾卒于平江寓舍年

年五十有九真定先墓遠在數千里外自曾祖以下俱葬于平

江路長洲縣武丘鄉白蓮橋之北原諸孤以是年十二月廿八

日奉府君柩捐葬焉君持身廉介不妄取予而撫宗族孤幼助

其婚嫁一無所靳有詩文若干卷曰懷尚學當代名公序其篇

首咸稱許焉娶李氏對某郡君子男一人長公瑋從仕郎廣州

錄事次公瑛慶元總管府吏女五人長適雷州曹傑祖次適懷

慶錄事宣德劉大用次適鹿邑縣尉衛輝回東仁次早卒次適

東黨訪司書吏廣平牛師範孫男七人女三人府君葬已久公

瑋以銘哀屬登楮狀而述序而銘之銘曰
天之降材必于名門而用不匱如冰有源濟君之先世有仕錄
建茲五葉是以是續直道而行塞塞匪躬剛而不折緯有父風
邇邇外服隨隨平進名曹劇職恢恢游月小試之效秦山峯芒
未老而傳電其淪七家聲不墜由子克肖治爾天良是則是故

奉議大夫同知諸路金玉人匠總管府事傅公墓誌銘

故奉議大夫同知諸路金玉人匠總管府事傅公墓誌銘
十有六年而家上之石未有刻辭公之孫平甫管仲下遊及
子承之居國學又適在弟子列而取上京師為第一子所與
聞也報斯父之雅故將其父命以誌君嚴威之狀未調銘按居
歸德字仲與其先燕人祖曰德父曰德祖當金之季始去燕居
雲中晦迹弗耀而獨稍出其藝以自見彼過

憲宗於和利錫金符長其同列六十人以衛宿衛

世祖建國朔平驛故其家屬因占籍焉公生元二十五年

孝友出於天性與人交以信有士君子之風至元二十五年

世祖選用世宗以為金銀器盒提舉久次當改調而儕輩中無

以書公大德三年官將仕郎八年官承事郎九年陞其階俾居

舊職十一年乃遷奉訓大夫諸路金玉人匠副總管尋以至

大四年陞奉訓大夫同知府事公服勤 三朝每劄器以進

無不稱旨賞勞優渥不可勝計仍特為降重賞存護其家實異

恩也至於故抑奇巧崇尚質素又未嘗不常諷諭以諫之意識

者賢之皇慶元年正月十九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一

世祖之空都于燕也公慨然曰德故吾土祖父魂魄能無思乎

吾歸其時矣乃卜居今京城積慶里而奉祖父暨母吳氏之柩

葬城西十里樊村深固之原公卒遂葬其墓次夫入陶氏宣德

人有總行善理其家後公二十三年卒元統二年三月二十日

也其年四月日合葬焉子男一人曰駉佐

仁宗欲使鳴其先業特授承事郎陽山瑯琊提舉令以累遷為

行諸路金玉人匠總管積慶鎮大夫孫男三人身以鄉貢推

金華黃先生文集 卷三十八

第為將仕郎太常禮院院太祝員以國子釋褐為仕郎郎重

監知事屬國子學生曾孫男二人女二人蓋金之將亡中原

擾衣冠世族強者弱弱者悍為自全之計者或乘時崛起爭相

長雖而使人莫能犯或自混於難流而取容一時於恃其力而

以暴戾人有仁心者所不忍為惟百工之事有以利用而無害

於義故君子寧窮為之公後雖積是有位序而恆若以為獻嘗

語人曰吾家再世遭時艱虞而隱於一藝實往而不返者耶今

天下一家死生相保而吾祖父乃不及見承平之盛實志以歎

子孫誠知之必有能自按以昌吾門者矣於是陶夫人亦力贊

公以教子為務嘉議公之官于金玉行府也留錢唐久之故所

知位丞相出臨江湖略勢分而與居興游棋皆無異從容宴

語未嘗輒及其私慎重如此得於家庭者可知矣身與貞又皆

生盛時蒙養若豐芑之餘澤而以駕起家公至是復何憾哉序

而銘之庶以慰公於治下云爾銘曰

九官濟濟嗚若于上帝曰咨垂實允先聲降及中古為民者四

人恩澤術貴德殿整惟公父子謙通弗通出此入彼與時河陸

曰子之先家有詩禮夫豈世官倉庚為氏亦既有時有子有孫

迄用一經守為額門垂臨幽屋屋之野列星之象後有與者

奉訓大夫武昌路諸邑人匠提舉洪基誌銘

君姓秦氏諱崇祖字仲華古有秦氏而孔子弟季康離開之後

亦或為漢君蓋其商也魯大夫世居居江之端島大父文興從

與國之永興又從太平之富盛而占籍黃池父承成運武昌路

君仕 皇朝歷黃池連康杭州三職黃池副使精達武昌路

造作副提舉遂為武昌路諸邑人匠提舉初階進義副尉用先

三九

賢子孫故將仕佐郎累陞奉訓大夫年踰六袞致仕而去君
 少敏於學敏行孝悌嗣仕君履員士成積松栢官手植與兄弟
 分財均及及前年平經其家事無遺力若未始異居者君喜
 周人之急歲歲則送餼粟病則與藥元則虛宿里有善家積久
 累積為聚而化之如子唐法御鄉多賴焉居官而君克倚其職
 業兢兢事者感精其德其在建康以真幣詣京師者再皆蒙
 恩錫其厚入以為榮惜其兩處非受地品級已優而絀用未
 頭也異時將仕君遊青山之保和巷以為茲謝公玄暉舊宅不
 宜使久廢不治買田二十畝界其徒至君又益以四十有五
 畝而捐將仕君於廬下里人羅君記之將仕君封樹在新墟去
 家陸一里呼君謙於兄弟劇曰昔干戚以給歲時汛掃之須前
 進士汪君記之端蓮生黃卷前方池中前進士是君記之與國先
 龍濟於豐泉手君捐錢千二百五十緡為與茶利其後創置祠
 宇守規墓域惟謹故集賢直學士貢公記之君嗜延羽流為將
 仕君嚴齋戒入鶴來下述黃蘇俄因君其堂應之實員今天師
 張公宏散大宗師吳公序之故翰林學士承旨施文公之使
 東也愛君沈靜寡言進退開雅為製其號曰可心其為一時
 公引重如此君之才雖不大見於世觀其所與而其人可知也
 同里著而堂成用錢以筭計者若干一出于已仍范田百畝以
 兩寒者而堂成用錢以筭計者若干一出于已仍范田百畝以
 實他日繕葺之費住持僧德遠以盟盟民示現之曰為堂說
 法編白四眾咸會君忽頌謂其子與宗曰吾事已畢將行矣明
 日竟以疾不起聞者歎其高君生於前至元辛未二月十一日
 卒於後至元丙子四月九日得年六十有六明年丁丑八月十

日新術將仕君墓之左墓史氏次大宗子男一與宗也後授
 寧國路總管高使女一嫁故相吳許公之玄孫錫孫男一女六
 其葬也與宗不遠四千里俾以狀來乞銘乃按狀河數序而銘
 之銘曰
 賢者之先惟深離氏受業聖門而不肯仕君於所祖匪襲其誼
 仕而不擇擇由由自得裝適其歸年未及謝展也遠生委順而化
 任而能止沒宜有後刻辭石章式示永久
 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致任陳君墓誌銘
 君諱邁字謹之姓陳氏其先自秦之東陽徙台之臨海曾祖諱
 季簡某官祖諱仍某官父諱平入
 國朝以
 世祖皇帝由翰林國史院編脩官授禮部郎中副吏部尚書深
 公魯使安南 陛辭賜五品服佩金符以行既至詰其世子
 陳日煇以不廷之罪且却其金符辭直而壯日煇察其意道陪
 巨入貢使還稱 旨拜翰林府制龜圖史院編脩官
 上方欲其之受地而公遂請外歷建德廣台三路總管府治中
 積階奉直大夫政績之詳具如建國程文憲公鉅夫所為碑銘
 母顧氏封臨海縣君待制公及時君年甫十四就沒如成人弱
 冠用歷補台州歸事判官官實鄉人以以其年以隨翰之君延
 見父老舊故情父倫至或干以私顧不獲與之接臨事無微不
 察吏吏故悔奸民為之飲避乃省數服口勿齋有子矣勿齋待
 制公自號也稱滿遠將仕郎常州路總管府知事富家史氏葉
 大玠疎小民田其中強委廢寶之觀子本相俾而有其田民不
 肯受則因治田與之開墾傷其七人歸吏受賊及欲加以罪民

詎其竟君白郡長貳名其賁之乃釋汝誣者而致史于法民間
祖賦許自輸而禁劉結舊制也家民多冒禁而利其贏餘君申
明之則稍率年賄賂假權勢迫諸馬君不為動怒之愈厲公私
咸以為便君二年以母疾棄官歸養長挽留不能止乃獨碎
頰去恩氏為碑者五其遺安在人多矣君既抵膝下而母竟以
疾弗起居反瘦如不欲生服除猶無意於在家食者十年調集
慶路江寧縣主簿不赴改慶元路總管所知事慶元為浙東帥
關治所事至繁稱有自臺端來居帥歷者致視司屬人與其氣
欲凡所論指意多曲法以阿之君檢飭吏橫使無間諒可入有
私託則拂法以對屢不可屈乃為之獲其威廢郡吏凡每事必
質君而用之或來謝輒弗納曰我奉法耳非有恩於汝也郡學
有沙田在海島石湖山中土瘠漁魚鹽之利歲輸緡錢八十而
恒負其半君奉憲府令徵理之盡取其錢以其盈歸諸生立石
以紀焉而受圭租平其斗庸而令民自操靡無他官倍取及左
右侵字之難莫不負其餘獲而去居四年罷江浙等處儒學副
提舉進階文林郎抗俗素平靡士子習於浮薄君擇循循有學
行者為之師以作薪之省費書佐多起於閭閻不解文表俾君
試驗君從容對曰以董若知文表當自為士尚備書耶董已命
試取文意不可苟也矧君言而獲并受者甚衆居無何候病返
引飲動二升間數月病作漸重不能為述移疾請歸何候病返
直郎江浙等處正四年八月五日卒年四十有九以九年八月
十八日葬所居太平鄉後嶺芝原塋葉氏尚書右丞南陽郡文

金華黃先生文集 卷三十八

簡公季之孫知賀州朝列大夫同之妻封蔡人子男三人長曰
楮其書院山長後居四年卒法曰集濟州路龍游縣丞山徑檢
次曰拱在翼北甲焉戶府儒學教授女三人長曰海州路山徑檢
書院山長四明表藝翰林侍讀學士 鄒文清公稱之孫水
適將仕郎太常禮儀院太祝善城守守歸翰林學士承旨趙國
志穆公文用之孫次適建寧錄事判官同郡周士淵集賢待制
仁榮之子為男三人女若千人君幼聰敏日誦數百言非歲能
屬文中年遊游所至畫接賓客及考經史託能承其家學君千
神疑整外剛方而內和易每請居官輒擊求中於理向至過為
深刻耶故其殿吏使不可犯而已滄州則思有以便安之意周
人之急而不自表見雖有知之者待制公自有別業君重如絲毫
屬其室曰慎獨而游息其中歲時集宗人非御竟日以示終身
之憂焉初奎章騎老父薦為君族 委辭以為常而君適有內艱
浙東部使者或舉君可居館閣或舉君堪任風憲或又以君應
守令之選朝廷統統君於儒臺而時宰又雅知君甚禮重之
今天子方妙東論臣輩備三史遂以君名刻上蒙國書處肅公
守簡時方總敘史事及為守執法以官君肅慎而明達賢署臺
職旦夕且向用而君遊吳越與不識咸憤憤之曰近世閭閻子
第率以輕逸墜其家解君少而孤未壯而仕乃能卓然自立如
此千百人中一兩人耳而君遊吳越與不識咸憤憤之曰近世閭閻子
地稅課副使楊孝原之狀來謁銘載念君與子同時並仕於台
之司職別後音問遠不相聞及子忝復開學政去官間一歲而
君繼至竟莫能叙契闊詎謂君遽先于死哀行餘餘動傷感
何忍執筆而銘諸專价跡門扉空固拒書辭繁獲不知何裁銘

四〇一

台之陳氏故為望宗揚英振華肇自先公在

世祖時朝多俊秀顯出其間於膺 上舉錦張

帝業湖邑 豈敢特做豐方敢承 天休成弗居靈桓

外服委於君以有世祿劇曹上舉固匪其勤乃涉橋臺乃初

斯久人皆望君入對召節發舒其蘊光昭遠烈朝僅不干而過

其施尚克有子蘭永其垂不以子差伊專廷作鄭言匪敢即懸

實漢

上海縣主簿吳君基銘

君諱浦孫字子曼姓吳氏其先有為宗親政者曰正廟公自

建之浦城徙汴之新鄭南渡初有自汴之新鄭徙武義者曰克

立建君 世夫父家又自繁徙家于抗故今為抗州人母施氏

君生而俊爽稍長強學好借元貞元年南浙西憲使東平徐公

察舉補嘉興路儒學錄遷寧國路儒學正江東憲司治寧國縣

郡廬公臨按之暇略其勢分而與之游篇以詩篇相屬君既

書無考例常序建德口不自言前代名流及時之雅望若戴先

生辛初俊先生仁道胡先生及仲鄭先生善之咸以愛重莫不

折行輩後之均禮親聞過文敏公待之尤親密文敏以善書名

天下慕而效之者往往運真然呼有若君能得其早午指法之

妙者君焉二於篆籀文敏極稱許之嘉慶二年 詔起文敏

入侍講於禁書觀者俱行中朝賢士大夫禮遇甚至君泊然未

嘗有所造請至治二年乃以教官情授湖州路潮陽縣青洋山

巡檢避凡之地縣長貳久缺君攝篆兼獲盜之捕誅者八人

脫于民被誣為盜者若干人而獲其真盜者若干人廣東惠府

有疑獄多以誣焉未幾移疾而歸至順二年赴選集於京師某

月某日

天子幸奉章閣阿崇大學士以其研作小楷書數萬字上進因

得召見禮學士方待書於閣中前奏曰臣謹得能書名如吳

福孫研書雖巨亦有疇弟及 上頷之命侍臣引金鐘酌酒

以賜研用為開職有沮之者而止

今上皇帝至九元年調常州路儒學教授君氣岸素高又在阿

儒之位不肯為詭曲以事上官竟坐是去改調嘉興路濠浦務

稅課大使君承命往然就職殊不以為難也晚益務格退足迹

不涉達官貴人之門自與方丈老玄覽至真人及名公之歸

休弗往者湖南帥于公有鄉道州守徐公叔清翰林次對劉公

時中徜徉湖山間不復以仕祿為意至正六年益曹考其資德

當升按將仕佐郎松江府上海縣主簿到官之始載過大早有

構立應遂為輩年理民因為豪強所據久而不歸者論止婚烟

之訟積數歲不決者他利害有當與陳方次弟舉行後舉者欲

調溫台兩都臨始監場工本七年敘執事於鄉閭南撤舉者欲

絕傳閩中稅賦以疾還上海八年正月十三日卒於所居之

解舍享年六十有九以其年某日返葬錢唐縣飲賢鄉西

溪花塢完墓之西娶唐氏宋納請大夫天麟之孫女前五年卒

合葬馬子男一人肅女一人適宜與岳坊早卒孫男一人體善

君明敏出於天性豪邁不羈談辨絕人堤絕不悅好客之名聞

于四方自儒釋老氏至於咸黃泥佛之書無不讀嗜古書點法

者名畫其書畫施於金石為尤宜舉翰常求之者無虛日禮部

尚書不不悅嘗為局其所居曰清容軒因自號清容野史而著

有清容軒手鈔若干卷，樂善堂集若干卷，古文韻選若干卷，古
印史一卷，藏於家。君八仕時年甫十，有六至四十有三始就初
令及出位一縣已六十有七矣。間一歲遂不起，士志不過君可
謂有所遇乎？後來者居上而君僅止於斯，天下人乎，蕭以狀
未錫銘，僅據其所述附以乎昔所知者序而銘之。銘曰：
先發而後至，遲難而退易，不及於富貴，類依德以玩世警時，
而不衰者，浩然之氣，俯無作古，仰無愧不贏於躬，女來者之界。

之姑就職，君謂數之為術至矣，而未始於理會，而言數非
所以為訓，乃為諸生發揮先儒性理之說，疑者無不悅服，棟宇
之權制及祭器之禮，按者捐俸資而新之，學堂創釋人以司其
出納，而一無所問，秩滿當主教列郭，既上名中書，未滿而君屬
疾臨終，戒其子勿為惡，兄弟宜相友愛，勿有爭語，不及他家，
人以崇道君曰：母苦我，微問曰：早暮愛人曰：將中矣，遂嘗然
而逝。至正八年某月某日也，享年五十有八，以其年某月某日
葬某鄉某原，張氏有子男一人，曰日新，播州儒學正，女一人，
適余奕，再娶周氏有子男一人，曰又新，女二人，長適大都路釋
道局，繼唐兵顯已卒，次適汪蘭孫，男七人，女二人，君學止莊重
誠實，深源自少，雖然有成人之風，同里知黃巖州張君與絳甚
器重之，故以女歸焉。君平居孝友，弱冠綜理家務，謹守成法，
汲承先志，益勇曰：以共祠事，翰林侍講學士揭公記之，君死其
孤甫五歲，教育之如已子，題宗族鄉黨所施恩愛，遺囑各適其
當，與人交若淡，薄而推誠，相與雖久不衰，不喜言人過，笑待人
無疾聲厲色，驕慢之氣，而人自敬，莫不推其長者，徭役之不給
者，助之紛爭之不六者，解之人貪及歲，歲則散財發粟以周之，
有作屋而侵其地者，據其山以薈者，掘取其林木以為材者，皆
忍不與較，其寬厚如此，君之節也。其諸父中為國史院檢閱官
適與子同，在史局代為日新等，墓常格路總管，觀公照祖之狀，
來謁銘，子不得辭，銘曰：

秋江黃君墓誌銘

君姓黃氏諱一清字清夫徽之休寧人初李韓公以中書平章政事知貢舉某用門生禮拜公里第君在馬別去二十有五年而君之子晉踵門泣且言君已沒持黃竹巡檢程君之狀以銘為請按狀君曾大父拱大父振達並能施惠其里中見謂長者父元達蚤卒母吳氏守節自誓內事舅姑外資諸子使為學者亦痛自劬勵期無愧於古人年逾四十始遊京師父之無所知名泊李公以夙學相仁宗賢才彙進而君以母老不忍去母也曰法父夙有志四方而今已矣汝其忘之乎君乃幡然復入京師謁李公君公貌長身鬚髯如戟寬衣高冠容止簡率又作吳語左右多目笑之公望見大嘆異即下執其手延之上座時公門下皆名人顯士而君以布衣居其間恒與公亢禮坐客莫出其右優然名動京師君以秋江自號而李公自號秋谷遺君詩有君釣秋江月我耕秋谷雲逸名君笑我伴食我勸君之句朝野傳誦滿口內翰趙文敏公既寓以燕園且謂不宜使清時有遺才力薦之當路諸公以君深於易通陰陽家言欲用為杭州教授君笑曰吾以布衣締交相國崇執大馬持此足以復吾親矣竟解歸築山房摘李公詩語為扁名以見志公欣然遣以錢物之宣徽王公奉使江東過君山房因園其隱居景素以去其為當世所重如此君嘗以母病籲天願減己年益母壽夜夢人語之曰有老嫗來當得義明日果有老嫗來授以喫蜜法而無從得蜜君往乞諸旁近村民家家還遞虎君駭曰我死不足惜如何虎視視遠逝而去其賢大李士康公言是家母為師

婦子為孝子宜旌表以風四方事下有司者其家及里門皆曰節孝國朝徵人得旌表者自君母子始其後君有母之表也李師已銘於閣學虞公以筮報祭公詩當國問士於韓公以君對且要與俱諸公恨相親之晚即欲擢實館閣君以室母難公知不可奪則為詩以送之終喪復至京賢亦舉君為儒學進士者趙魯公在中書素善君來欲用之其賢亦舉君為儒學進士君數曰吾親在且不佳今尚須釋任即遂去入王蓮山中構精舍將老焉故人元顏君守贛奉駱馬迎致郡齋居歲餘歸思歸爨舟未發適值始生之日欲而歡抵菴疾作旦起奄然而逝至元三年八月九日也享年七十有五贛守為具家資官館以飲而二子從行君奉柩以還卜某年某月某日葬藍田山之原娶張氏前十三年卒子男五人曰俊淮安北曰昶舉亦己卒曰晉有家學今為徽州教授曰紹為仲氏一孺後曰勝曰芳女二人長適行金玉總管府知事汪洪洪通俞恭孫男五人女三人君性疎曠好客不厭處僻陋有恩不喜言人短而常推福禍成敗之幾聞人為善其在京師時主官朝廷重臣每有所詣訪未嘗出以語人所薦士亦不以為己德累朝元老臺閣名公至於卑官下僚新進之士無不與之交其死也無不悲之其孺觀音人去就之際出者或未能無累於物處者或身務使影響昧昧不聞於人此二者皆過也若夫進不徇人退不抱物如君者蓋鮮矣而某安足以知之姑擬狀所述為之銘以紓其嗣人之哀思云爾銘曰

士之懷才難得者時速時來患寡己知亦既有時又有知己胡有不為而止於此處非吾介出非吾適自信不疑平蹈殿中

發揚在其藏在下銘以昭之用歷來者

姜齊孫君墓誌銘

抗為東南一郡會其民率多養善習植市區相屬如錦炊意必
有若首之大隱者獨述以自混於其間以子開開將君始其人
乎君既死且安其子元龍介前進士汗染段君以狀求謁銘子
雖不及識君而君子所知也銘固不得辭君名景世為杭人持
氏故官族而君之光獨弗仕至君遠學為醫然不專以其技自
用恒喜善藥為丹膏湯餌以售於人取絀叔夜養生論研引神
農氏語以養齊扁其藥至其製藥也自山澤來致其物者必以
色味參諸國經非其地產及采果之時弗苟取也錄分之等樽
伯強及合和之宜必本諸方書小夫其度輟弁去弗苟用也言
醫者其得善藥輔其術救病家求藥必之養齊自達官顯士關
卷小夫至於旁州比鄰之人無不知求藥於養齊者有故其至無
留藥百餘數十人藥猶不給或持錢踏其門累日乃得藥不以
為溫抗之業於藥者千百不啻登殿與之高也凡學於君者多
良醫而食於君者皆良士云蓋世之知君如此君之修於家者
世未必盡知之也君平生自奉無輕裘肥馬而於親交里黨之
之絕朋遊之無少新其樹人以恩而於子弟家僮之微遇每對
尊客斤者之使知愧以自厲元龍為人恂恂有父風家庭之教
也天師太玄子嘗為君書養齊兩大字而前太常博士東陽柳
君記之以為君養於內者有其本其言良信此子所以意其必
有德也君生於宋寶祐三年九月一日卒於今天曆三年四
月九日壽七十有六其年六月十六日葬西湖上南山之仙芝
塢娶管氏子男八元龍也孫男二八女一銘曰

漢有韓康唐有宋清斯儼厥君早不近清之利高不遊康之名
歲幾古之中行者耶

松溪縣丞王君墓誌銘

君諱麗字敬之姓王氏之麗水人既歿且葬其女孫之婿某
謂以飲來謂銘子之都隨國無所命焉其來也其碑六百里
重兩權頤之述碑踏走風雨而中決旬乃斃子舍下其孫子厚某
誼不得辭狀狀王氏系出江左今占籍麗水之雲和鄉者或雖
於增或登朝致通顯最為鉅族宋迪功郎節中君五世祖也嘗
大父徽大父陸父克寬俱海陵佛羅君少負鵬材君記實以能
賦有聲場屋間成薄米名嘗書上春官米第而德祐失國君與
伯兄擬並用福建盜魁便字公狂薦滿官擬為福州路閩清縣
尹而君為建寧路松溪縣丞自以不能隨俗俯仰 命下拜
而不赴君性孝父平居無疾疾厲色而治家蕭然有條不啻酒
而好客務盡其歡乃已遇後進之士以禮有而問難輒口占答
之未嘗以肥田廣宅侈於自奉而樂周族姻里黨之意細人之
家無以為養生送死之具者多率而為藏金發粟必下其直趨中
之飢流民相率而至悉以君為依歸所居旁曰梅柳市當縣圍
園老子之宮有發不泊亦界以錢使一新之其高已榕物見於
前進士葉君現研為積善堂記部使者分按為縣聞風臨感咸
為賦詩或就見而有問焉君晚中未疾而稍間已而疾復作
子若孫以藥進部之曰生寄也元歸也吾年既盡可歸矣夫國
數白泰然而逝君生於宋寶祐六年八月己丑卒於今至正二
年七月戊戌享年八十有五葬以四年二月丙午墓在其家北

十里天堂之原聖梅氏蚤卒遂不復娶以閩清之仲子邦彦嗣
女二人適潘驥舉祖壽孫男三人勳烈焯女一人婿即葉渭為
邦彦來調銘者也曾孫男五人女二人始君冠而以故為字回
以為齋居之名觀君於死生之際瞭然無所感亂治有得於先
儒而謂常惺惺法乎是可無規於名其裔者矣銘曰
子忠無時亦既有逢聖相弗違卒遂其躬利澤在人評施必豐
表必有位乃為顯懿臨鏡自持以成其終刻文孔昭表茲堂封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九

臨川克齋編次

墓誌銘

江陰吳君墓誌銘

君諱方字季仁姓吳氏世為江陰人七世祖範大觀政和間累
舉八行皆不起後以吳寧慶壽恩封承務郎人不稱其官而稱
之必曰八行先生云嘗出於錢治郡學而授弟子業沒官祠之
至今不廢六世祖仲其官和甲辰進士五世祖闕之給與至子
進士高祖諱其官祖諱厚祖諱廷考諱世英並晦弗耀母曹氏
有子三人君其季也少受經于鄉先生德子方而於諸子百氏
暨業上茲數術之書雜詳不知作詩向理致不事雕飾然未始
自以為高數其子率然有而成立其獎歸後進雖小善弗遺有
過輒面斥之亦無少怒里中子有獲罪於其公將逐而去之者
請君別君諭之曰生有之恩昊天同極天可逃乎其人大悔遂
下拜請歸後於是父子如初鄉民有兄弟三人坐五子而析
居者已三十年君親其禮落整比長幼有序語之曰吾親汝家
雍睦如此固不幸而為一乎其人感悟曰仁人之言信之不祥
遂後同居君之落迫人多以類有益反發君行藏一日卒然遇
之隣家子也在右欲聞于官君曰吾不能為之為善良真其事
則辱在我耳彼豈樂為汝哉迫於貧可竟樂遣之後果自婢而
改行其能使人化服又如此若家非甚豐其財而樂損人之窮
居者行有威有以資之病與藥俱免與棍棍投杖則下其直債
錢而弗能償則折其券徵銀有司勸君自度力不足同一郎
乃盛餘粟以食其鄉之人禁港務官而酌稅錢一千三百緡計

無所出與其女窮於市君聞之悉為代輸因請以女備給使君
撫其地州官有受代貧貧能歸者死無地以葬君方自治壽
經其地以界之此尤為人所稱道者也君自奉食無味而
天佳月明琴聲集鴈互甚設讀夜盡展歇而止延祐中故人
有知君者薦為處州儒學錄拜不就自號端菴居士以示絕意
於仕進既築室于家東南將徙居之歐得風痺疾稍愈而復作
臨終頌其子曰人孰無死古人重於得正而君吾始庶幾乎其
毋以侈靡之物歟且毋以細黃濁言家法汝等能守其勇而不
墜持禮之傳則吾所望也言訖而逝君生於前元至元二十五年
正月二十三日卒於後至元五年正月二十五日享年五十有
八其人惟誠次惟諱為伯父復次惟訓惟祖惟謹惟讓惟誠惟
誨女三人長道常州將鉞餘在室孫男二人女二人君葬遠三
半惟誠介趙君季文賈君彦高納謂而言曰先人不孝至於大
故惟誠等莫治命遠蓋未及就之於先生長者之門以高不行
覆父且墜逸益重不孝之罪顯矜而賜之錫按節狀而述君子
生大業多可書而惟誠之請又勤懇若是不敢以不文為解
擊君之先以八行徵再世文科成恩是承君主盛時不祭以禱
惟行與文是似足續勸人者義澤物者仁詠歌道德為時遠民
有子說三君父用樂哉其休聲永表封尚

深陽孔若敬誌銘

深陽孔若敬誌銘
深陽孔若敬誌銘之明年其孤汝舟汝栢將奉匱以盛前期汝舟
俾其子惟中走錢居以銘來屬按狀君諱學詩字文卿六世祖
按自魯徙吳魯大夫潛又自吳徙深陽而古籍為大夫應祥始

務治生宜以殖其家父庭秀以謹厚克承先業有子二人居其
次也至元己亥國朝承宗之師至金陵當公儲制淮起兵陳
陽被執不屈而死君年甫十有六為金匱日遊大臣子且有位
序死固其所出之氓安知天命兩歸徒取死無益也乃贊其
父率眾詣軍門仰并賴之以死生帥奇之因挾以上欲薦于
大府俾效官使君之父適遠人以物乞訪得君所在君慨然曰
吾輩為太平民終養其父母幸矣美以官為選得南還君持
身以正家法甚嚴而購之以息伯兄蚤世撫其遺孤如己子中
今曰履擇其美者授之族姻里黨之窮之必加周卹而不以為
德它可便於鄉鄰者無不致力大德丁未之饑食其饑者瘞
其殍死者天磨已已善餘亦如之且備糜粟以助官師之弗給
法當得官有司將上其名千銓曹君謝曰吾以有餘補不足尔
豈藉其家善貞哉况以入眾而實官何榮之有識者先用敬服
君善剛介人有過輒而責即責躬無所避故与世多忤有誣
陷以不法者平昔所惡思又旁睨而力辨之長吏觀君有兩請
記抑弗為理君曰吾心無愧於天人惡能勝天賦已而卒得直
稱之者乃自悔而君無羨激見於辭色寡戚其子曰汝輩毋貽
兩遺而急於為善亦毋以家之豐而不由於禮惟勤生可以
繼其先惟和學可以溯其後至其子惟中立立遠慮付以家事
日與省家沒容適而安為不以以近為計也君嘗大書性字於
座右謂人曰能循性之自然則無入而不自得矣人因稱之曰
性齋云君卒以至正元年二月十四日享年八十有二蓋以二
年某月某日墓在府居里陸上原先塋之次孫授氏前三十有

一年卒子男二人汝舟汝楫也孫男五人惟能惟和惟中惟及
惟懋女四人婿曰蔡翼張漢宗履視鴻基曾孫男八女五人
玄孫男女二人蓋君平生大業內有兩孫而不統於外物外
無所慕而不累於名近字古所謂抑之善士者可銘也已銘曰
君家子南由善友分歸而求諸遠有異聞見異若利利物者仁
高而不~~匪~~匪以貧身惟是浩然弥久獨存安常委順詭為全人
亦既有年有子有孫有孫昭之刻在墓門

祭平宋君墓誌銘

至正元年秋子與述從推官李君察同敘文御蘭南士預薦者
二十有八宋公仙其一也於其公之歿已十有八年矣亦
五年矣又六年而公遺用特恩為吾接學正奉李君所為狀來
謂銘諱不得諱君諱以寔字實傳統之樂平人始居萬全鄉之
石潭三徙而居求豐鄉之文文族日以大至君愛金山御碩從
里山水之勝又依居焉其先有仕南廬者曰兵部尚書劉誥
散亡遂其世次大父曰國章生於宋李師德弗仕父曰君吳博
學有文而多材能李公庭之親點江東刑獄奉書齊致政之將
被以管刀辭弗就君生十歲日記教子言十二餘屬文十四而
宋亡遂絕意於仕進至元間有大浮屠領其教門事貴勢重焉
或謂往拜其座下一官可濟君曰李公庭芝南朝正人吾父尚
不肯出其門下浮屠何為者耶吾除不可屈也鄉守周侯天驥
以書推薦子當路君揮竹拂頰周侯媿謝焉
國朝用科舉士有司強起君賦試一不合輒不復就殿屋蓋
其父子之學如此初君之少也頗務狂縱工文辭間矣先生
中復以石洞之學倡於其鄉與伯兄李華征從之游及并其李

而學焉君之學尤長於易象息三十年者書曰六十四卦陰
謂坎義之卦止於八文王拘爻重為六十四而名之周公困
同故因象而繫以事象非虛設事非空言所謂以身上教也既
刻其書而不輕出故時人鮮有知之者他詩文曰偶得集若若
千卷鏗駘不自矜而言辭超邁無所怨怒其自養也厚矣此又
君師友源流學問之可見者也君性孝交母恨居貧無以奉
甘旨凡祭享于家祭省于丘墓必為之饋滌居家有禮妻孥伺
其喜怒吳散紀交朋友虛鄉黨以莊敬至教人則下其顏色而
勝掖之樽酒從容批談談笑人愛之而弗敢押也晚歲餘歲曰
野聞其東北有高山多雲氣方欲納其清華以葆靈儲結一夕
夢其師告之曰明日與子講大孝誠竟章自今子其脫然矣詰
旦占之不辭其夕遂卒至順二年十二月十日也享年六十有
九其葬以至元三年十二月某日墓在所居西南若干步君兩
自上也娶董氏後兩月妻舍舉為子男四人女公遠次公遠次
公迪次即公遠女一人適汪起龍孫男七人女二人子嗣之五
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君父子自信特立不爰身於
人可謂有兩不為矣負其材幹而平莫能有兩不為豈非有志
之士所為歎負痛恨者乎公遠遺德盛時以父李自當而汲汲
風圖其不朽此孝子仁人之用心也未者詎可忘諸鑿曰
臣其親痛大遺孔夷人謂其迂誕出它故何欽朱君自信不疑
觀父之行以察其天性而不返匪快乎私其行其止得易之時
惟不有逢以卒不施周克育子乘時奮飛進也以漸不亟不遲
後有異者監茲拓詩

折門李君墓誌銘

居諱興廉字子常姓李氏其先唐宗室當明之亂時地東南至
 欽之黃墩兄弟三人初為三族居折門字餘之築田者曰鴻君
 始祖也十世祖秀有子六人六子而下兩世合百有二人後益
 著衍連為其鄉之望君曾祖諱恆祖諱聖任父諱如深因所居
 以為歸曰盤隱宋末子文未定之際里人皆賴以安母熊氏君
 於兄弟五人中最幼熊氏出也生而秀異既長躬行孝悌侍父
 疾衣不解帶者三年父沒四年而母亦歿居二親之愛動必以
 禮俚俗誕妄不經之說悉屏去之尊先序以奉其長兄而別為
 諸兄築室乃依山結屋而居焉長兄官池之青陽性道其疾茲
 翌日兄卒其長子甫四歲次未時奉窆瘞瘞其妻以培次兄
 墓卒而兩庶兄亦卒為經紀其家事曾無彼此之間得墓世遠
 多無廢率族人訪求而表樹之創已田若干畝立祠於十世祖
 墓而刻其譜系附實錄間族人有一子孫貧乏使亡郎而人竊其
 其墓地者有夫婦俱死子幼而人竊其田土者悉高出力蓋
 復其舊外舅姑沒撫其二子至於成人又肯死為立後而葬焉
 諸婦未卒而沒者則為治喪而育其子嫁其女從夫遠宦而老
 且病者則迎歸而為其子納俸取奉養夫與子俱三而無依者
 生則養之死則葬焉其甚於倫理類如此君與人交無親疎各
 盡其情然剛直尚氣御臨事果敢威嚴民相率盜取人粟長吏
 庸益受俸詎敢避去君以為稍緩皆滋受而為乳奮身勇性高
 其守惡餘堂皆駟散田出所備以賑其不能自食者人尤以長
 林之所居有滴水出兩山間架石梁其上以便行者暇日則治
 東園蒔花卉作亭其中而於其外疏泉為池播壘其上日乃與

原闕

躬行孝友出乎天性由家而鄉是亦為政道所設施刑典書除
 山臨海語化為詩書觀顧自養屏絕世事蟬蛻濁漏翩然而逝
 重泉永閤宿草塵壟發其幽光惟有人雲山蒼蒼遺風故在
 昭以茲銘揚芬千載

諸暨陳君墓誌銘

始子為諸暨州判官闕陳君兄弟以尚義稱其鄉君兄用薦者
 起家教授平陽州以母老辭不赴然樂與一時賢士大夫游而
 君自蚤年雅志丘壑或勸以仕則應之曰吾學不如古人才不
 如今人縱有以榮其身寧不媿於心耶由是人莫敢強君方恬
 然自適不以世故屑其意世亦鮮有能知之者子去官後數歲
 偶過君所居紫巖之麓君從其兄出謁子觀君進退有禮聽其
 言又皆質直無所矯飾而於其兄唯諾甚謹為敬異之別後聲
 聞闕絕已十年君之婿王仲揚以君訃至且求于銘君墓誌
 不讓而銘之惟陳氏自宋金華令枋始家于諸暨至君之曾祖
 諱某祖諱良仁父諱開光三世俱不顯母馮氏有子四人君其
 季也君諸葛子以高弱冠罹寇難先廢盡貶伯兄元復仲兄元
 顯咸汲然次子孫則教授君與君同奉母母深慮單力難拾殘
 敗之餘錄種寸累再涉寒暑乃復完割曰若山六十餘歲建
 義莊養廢廢族人之不能自食者屢之其未知學及里中子弟
 來學者教之事聞于朝為下司表其居曰義門云君事
 母善本使顏色甚馨夕膳必極其甘旨母年六十君與教授居
 稍宿適之錢四萬餘緡願以增母壽母年九十有六而終君哀
 毀骨立比克喪酒肉不入於口教授君卒君无悲不有勝哭之
 曰吾同氣惟兄在耳茲兄捨我而逝自今以往出入將誰告事

可否將陳取裁乎因旋居數載大治其屋室而益以私田若千畝凡數倍君所欲為而未遂者悉以身任之每為子姪言成五之不易而成以勿墮先訓至正二年君年七十九其年五月廿二日卒而卒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某地氏子男三人長應言次是錫壽以伯兄之嗣俾為之後次嘉善女一人適王仲揚宋銘者也孫男二人君為人坦易厚朴讀書不務能辨於文章而孝友出於天性與人交一以真實人或負之不嘗與較雖再逆不仕而行備於家澤施於人非果於忘情斯世者是可銘也已銘曰

陳望顯川實惟大姓宋家於越由金華今中應弗羅遠君兄弟兄弟其官君亦不仕擇義而行善已裕物雖樂乎獨以私其俸有傳大書表于宅里銘昭其德誥錫孫子

華善黃君墓誌銘

始子校文卿蘭華其黃璋首以篤書比上試有司不合而歸盡釋其力於學無少懈及子起自退休入直詞林故 旨預聞試事璋以稱薦而采竟不獨子能傳之於二十年之先而不能不失之於二十年之後方用自提而璋殊不以狀取累其意踴千門飛拜而言曰吾家上世未有以官禁知名於時者璋非歲就學吾父父嘗吾父姓名師開導而防厲之甚至庶幾論學分寸為閭里之榮而吾父已不及待大父沒且葬十年而吾父未有以表于丘陔蓋有望於璋而璋又鮮少不克自振無以復于吾父矣令弗圖璋父遂發缺璋賜之一言俾吾大父沒而後亡吾父亦有以自慰璋雖為明時棄物無憾也子錫壽其志而嘉其言之有德弗敢拒也序曰君姓黃氏諱允恭字駉翁松江

之華耳縣人自曾祖昌祖原長父文宗遂君皆帶仕君為人謹厚而嚴恪服食不事侈羨江南浙浙之初愚民未洽於教此多相率為盜君年二十餘痛其弊於無道夜夜苦心勞形期後先業禁當壯嚴家以裕究父益死裕或有急而求假實必如其請實不能償則折其妻與人交罵於信表或以非理相加忍非與汝性至孝母吳氏年垂百君之年亦逾七十溫清定省必嘗無發遺致致毀不遺其過平泉歲時子孫澤錫為壽必動儉保家為勝元統元年有 詔誥高年者德之士府以名上

于行中書尚介錄及史語其家表著如式御史安公為大書其里門曰旌德云君結廬先履之側履歷忠謹無素而歲出入動作無異少壯時偶盛徽疾而虛舟是屬痛楚神識不亂大歡面如生其善自持養可知也君生於宋宣和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卒於元至元五年二月十八日享年八十有七以其年三月某日

蔡君墓誌銘

蔡子香浦卿湖環里父墓西若干步娶許氏子男一人曰欽璋之父也女一人適許庭芝孫男三人孫本若孫子命為敏之子孫無錫州新安地檢璋以天曆二年至正四年兩取脚蓋今用特恩當補官未調女一人曾孫男三人女七人玄孫男二人女一人子聞之歐陽子曰為善無不報而遠達有時君預累之素傳于吾世以其時考之不為不久矣為善之報果何如哉始為之銘使刻以俟學曰 蔡君之先未有顯聞善自朝傳子及孫既富既播而又肯獲不以無年報而弗作其獲其種物之不齊日久而無食之以時惟銘可徵則此白石告于後人用勸無欺

秦氏之先出於魯公伯禽有以公族為大夫者食求於秦以邑
為氏漢陳氏姓突關中姑家子京此其後有杜家故開通籍于
朝者於君為九世祖建炎初自汴都避南渡回寓居于金陵
故君為今集賢路之上元縣人累世為儒皆在上元之莘野族
曰藩衍治今餘族有元弟並廣鄉薦者至今兩以子孫猶以大
小貢元為別別大父諸世傳城中始出居郡城之觀恩坊與
其子三人皆海運弄仕其仲子禧淮英居之父也居端士龍字
仲翔生於

仁厚樂易為李於親待嫉烟有恩接實朋有仇殺害如成人性
之鬼即鄰有侵食希能償者不責也天曆己巳歲大殺民之食
糶銀五千緡易粟以賑之江淮間有巨商偶與居為市而適其
糶金君拾而藏之以俟日且暮商歸泣而未回家曾及在是合
一旦失之失君問為金孰何商以實對君驗其數與所對合即
李而切之商前以其三之一為報君峻拒而不納識與不識咸
稱其長者君子居衣無管陶室無鑿窳免溫氣和未嘗有疾言
遽色至於見數勇為則毅然如烈大夫讀書務明大義教子必
延名師躬自執簡相與講說論辨而訓誨焉務子亦能刻厲而
俱有成立君晚益不出日以簡詩徜徉於山水花竹間逸然若
與世相忘者金陵臺府所舉名公大人見君莫不器重之至正

辛卯其御史李茂興又卒連逆皆不聽濟南張公夢臣為中執
法過居尤厚君自歸雷湖公為大書簡于所居之堂丙戌秋次
子德新由行臺書佐使事浙東憲府欲舉兵與以行君不可已
己春因謁先墓於江寧縣鳳臺西御微然謂長子德基曰孤死
首丘不忘本也我死必葬我於此卜兆云吉手植樹一本識其

尊母以是年五月六日卒於家享年五十有七娶某氏子男二
人德基德漸也女三人長孫天次適王元誠幼在室孫男三人
女三人二子遵治命以其年七月八日卒報即君所卜風臺西
鄉之大黃岡場家山墓為德新所營德漸以子夜太常博士明
復至浙東會子以充澤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君助之狀來謁曰先生元探仕名不登史冊蓋宜有銘以昭
不朽敢以為請子親宋之中禁禮禮多故士大夫危從而南顧
歸於時者固多建威無聞者亦不少有如君家一門九世以儉
德自祿而其流澤歟父弟妻宜易及哉君際今 聖主請公
不無望其稍出所報以應時須而君雅志恬退說以布衣終蓋
君之為若雖不必躬食其報而有子能元其宗方與未艾尚何
憾

蘇故官秩由汲而昇世有隱德不居其名君生或時可仕而上
薦書文馳卒不為起躬披丘園水清木深我自樂此而有遊心
可飲者吾寧三朝夕積之也又後也不亟委社所及承之有人
揭其德光耀于無垠鳳山之原獨乎空宅山雲下垂哉此新刻

呂君墓誌銘

君諱權字子義號昌氏藝之宋康人請益者於君為曾大父諱
茂者於君為大父至元間嘗宰鄉邑後轉德弗仕父名汲母味
氏君幼習於禮度以簡靜自持不妄言笑服用無華飾然其立
志果毅遇事執警學沒時生甫十三能佐父理其家益繕達於
世故操彩球尤雅健有恩大父深愛之指以諸客曰是兒他日
必元吾宗會貢舉法行君慨然思奮拔以自見而雅不欲滿意
俗學聞鄉先生許益之講道八華山中莫復往從之游者皆玩

軍思或克少不寐傳筆推其精勤君娶胡氏有子曰炳峯天曰
以家故致痛暨投藥通差父弗效藥之三年秋疾少間有司強
使試試聞適病復作而上沈病在奔聞十四寒暑漢成衰弱
以天曆二年八月辛卯卒於家得年三十有八將終告其子曰
生不得及人子之遺死又無後請以弟棟之手袒嗣父如其言
而命之始居自書其夢中之語曰青盛雖方里白雲只三尋矣
知何義至是以其年之備細驗之若有數然居所為詩文皆不
苟而無留案其父卜以凡統元年十一月己酉葬于墓為雙
林脚住山之原家共有用而不試有作而不傳無以慰前人之
望自疑其獲累數百言竊以為未足獲存子即其定石系以刻
碑于墓不及歲而殤與其父有雅故知其言良信乃撰取誌
所述序而銘之錄曰

受村之莫兮逢時之昌良二範我兮游夫康莊尚不使年兮過
而莫揚凱之故光兮我夢何祥胎回在上兮草木承光珠璣重
泉兮幽三其歲父老子幼兮天之蒼二執紼其哀兮蓋此石章

至正元年四月二十日今吏部尚書傑括馬公之夫人辛壽四
十有一以某年某月某日薨于深陽州某御某山之麓尚書既
親志于幽室其子傑伯倫遜等復以尚書之命允于先誦誦封
陞用昭示于後人子孫與尚書有同年之雅故不敢以不文為
辭謹按夫人諱月倫石樓萬字順貞系出備京官曾祖諱雅吉
脫忽倫由雅吉脫忽倫而上世仕本國祖諱脫列事
世祖皇帝為功德使以勞績被褒錫甚厚為萬壽宮後其散而
惡其不附已脫構以罪逃還宮考諱八里麻吉而盛著善大夫
福建直宣慰使初元帥壯嚴氏中書右丞相魯達失牙之女
夫人生而醜雖稍長能知書識孝純論語女孝純列女傳甚習
見前史所記女婦貞烈事必再三獲讚而歎慕焉年十七歸于
傑氏傑氏本突厥之貴戚自唐以來世相傳吾氏遂為其國人
尚書之會大父曰莊簡公岳瑛帖得亦大父曰忠愍公合刺普
莘父曰忠義公傑文質字 皇朝咸至大官偉吾氏之國實
古高昌地志載以上世管居傑營傑河因以傑為姓示不忘乎
初也其在高昌最為輝族而夫人出自名門以洪德克脫君子
事其姑高昌郡太夫人及孝甘露溫涼無不由致其誠慮抽埋
雍睦死間言率輝姆治絲家与凡女工之事必以身先之太夫
人嘗曰新婦孝順言得純汝終老尚書起進士由太常出為
西臺御史夫人獨留大都天曆之初兩京軍旅並起朝貢未
疑似獲罪妻子莫能自保聞右道阻音不通夫入日夜擗泣
以幼子為語保姆曰既有不憂汝等各國生全以撫育一境吾
惟以一死報所天耳尋聖象而南及尚書迂南臺御史夫人侍

魏郡夫人偉吾氏墓誌銘

至正元年四月二十日今吏部尚書傑括馬公之夫人辛壽四
十有一以某年某月某日薨于深陽州某御某山之麓尚書既
親志于幽室其子傑伯倫遜等復以尚書之命允于先誦誦封
陞用昭示于後人子孫與尚書有同年之雅故不敢以不文為
辭謹按夫人諱月倫石樓萬字順貞系出備京官曾祖諱雅吉
脫忽倫由雅吉脫忽倫而上世仕本國祖諱脫列事
世祖皇帝為功德使以勞績被褒錫甚厚為萬壽宮後其散而
惡其不附已脫構以罪逃還宮考諱八里麻吉而盛著善大夫
福建直宣慰使初元帥壯嚴氏中書右丞相魯達失牙之女
夫人生而醜雖稍長能知書識孝純論語女孝純列女傳甚習
見前史所記女婦貞烈事必再三獲讚而歎慕焉年十七歸于
傑氏傑氏本突厥之貴戚自唐以來世相傳吾氏遂為其國人
尚書之會大父曰莊簡公岳瑛帖得亦大父曰忠愍公合刺普
莘父曰忠義公傑文質字 皇朝咸至大官偉吾氏之國實
古高昌地志載以上世管居傑營傑河因以傑為姓示不忘乎
初也其在高昌最為輝族而夫人出自名門以洪德克脫君子
事其姑高昌郡太夫人及孝甘露溫涼無不由致其誠慮抽埋
雍睦死間言率輝姆治絲家与凡女工之事必以身先之太夫
人嘗曰新婦孝順言得純汝終老尚書起進士由太常出為
西臺御史夫人獨留大都天曆之初兩京軍旅並起朝貢未
疑似獲罪妻子莫能自保聞右道阻音不通夫入日夜擗泣
以幼子為語保姆曰既有不憂汝等各國生全以撫育一境吾
惟以一死報所天耳尋聖象而南及尚書迂南臺御史夫人侍

太夫人唐高郵俱病疾夫人力疾躬視藥太夫人竟不起夫
 人晨夕號嗚聲徹聞外眷扶備其時事憂慕如初喪尚書出金
 廣東憲司軍方難無所適作大臣意解印綬往去與夫人至江
 東時忠憲軍方難於潯陽州未咸陽沙溪之上奉恩恩而下六
 奏以昭穆序差誤奉酒以祝曰新婦性言兇主事差祭奉敏
 不忠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如新婦言宗尚有所難未去夫人屬
 疾不脫前席者五年日創其子曰吾物有汝等及不易吾病又
 且死汝曹務強李力行兄弟和睦母難婦言等當我對言見情
 才難做取敗者甚多汝等能以為戒吾眼目無愧夫繼而志衰
 即出夫人起治疾事如未病時由是病增劇親家來候問滿以
 溫言憫之叩以遺命笑而不答臨終精爽不亂竟然而逝夫入
 初以尚書責劉樂安縣君進封南昌郡君今追封魏郡夫人入
 男十八人長即僕伯儉遜 御位下速古而赤登至正五年進士
 第今正端本堂正字次僕理台國李生今為豐足倉使次僕帖
 該卿實進士今為翰林國史院譯史次僕德其
 今上皇帝潛即速古而赤次僕吉恩次僕獨次僕養皆國李生
 餘早天女三人懿字許嫁廉吹二平章政事大師恒陽文正王
 泛曾孫也餘亦天孫男四人長清延壽海壽山壽文三人尚幼
 婦曰
 姻繼之歲詩詠頌人婦功婦德莫得而聞夫人之先為國近臣
 子歸有家庭二相門授夫而實正位小君匪矜其儀置弗未饋
 英華外披黃家之文音容未遠吉歡具有顯揚其名子孫振二
 授子彤管編茲香瓊
 潁川郡太君江氏墓誌銘

金華貢先生文集 卷三十九

故贈中領大夫同倉通政院事騎都尉追封潁川郡伯陳公諱
 芹之夫人江氏諱安其先燕之宦族夫人季十七加陳氏陳氏
 出番溫之來妻通政府君之會祖贈秘書丞未嘉郡安惠公諱
 景去會祖妣永嘉郡夫人王氏祖贈集賢學士未嘉郡恭僖公
 諱春祖妣永嘉郡夫人楊氏考贈大司徒溫國康頤公諱自中
 祖溫國太夫人楊氏溫公之兄堂中為宋丞相悼宗社之淪覆
 誓官浮海去而溫公以大都督府行軍司馬也水水關亦親御
 以死五子存者三人長即通政府君次曰準次曰慶皆育于外
 家養之蘭溪楊氏江南臣附楊氏以三子幼于京師慶先卒葬
 慶長原事

成宗

仁宗三朝為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宣政使故通政府君先三
 世以司徒貴顯被獲普通通政府君未及仕而遽卒夫人所生子
 曰蒙椿柯登以明功入備宿衛受知
 今天子由奉直大夫大都留守司判官遷朝列大夫副留守乃
 用著令追命通政府君以今官階勳爵而夫人從封潁川郡太
 君夫人初秀慧善女工敏諷孝經論孟子而知其大義事通
 政府君甚恭謹居喪無違禮其孤慈而嚴每謂陳氏改字相
 聞言平居刻意於節與日訓法華金剛諸經整居後以廉他自
 控自節錄為比丘尼事聞 宮掖曉名聲行禮祝於內祠歲
 給衣糧及侍從者五人至正八年冬十一月俄感微疾九年夏
 五月疾亟遂以其月二十五日終于京師安富坊之寓舍壽

十有三子男一人即處移柯女一人曰媪亦為此丘尼居禁禁
 司惟有子曰達切孤夫人鞠之如也子至是回愛得柯奉極至
 南下以十年春二月某日合葬于蘭溪某縣其原通政府君之
 近知夫人獨疾 朝廷宣張診視相經於道得其聖也
 上命賜賜幣幣五千錢 中宮所賜半之前登疾痾使達以
 狀奏曰不獲其宗者吾母矣有力焉不可無以昭示于後嗣寧
 序而銘銘猶不敢辭謹據狀所述為之銘曰
 荷欽夫人宋顯相門溫國之干司旋輝茅乃扶其間不有照仕
 九原莫作并移於靈藏茲遺孤其將為託夫人守義銜賦有措
 所之育之俾承先志遠觀其成克有列位假靈致祭夫人是庸
 翟蕭以朝日侍內廷弗居其有委命真垂順亦而逝不留不虞
 家動中震計聞當守仰與所加便昔錫子及輻南邁楚楚夫忌
 錄以昭之刻于貞珉

宜人質氏墓誌銘

故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杜公之配曰質氏以恩封宜
 入有子曰詒為察院嘗更回就養於金陵至正八年九月二十
 六日卒于寓舍年七十有二凱等奉柩登于城而仍自東里啓
 柳史公之殯合空為爨以膏及新安唐居之狀來錫於子曰詒
 亦承先人之遺祉獲從葬於臺府休沐之日吾母必切切以先
 人于昔貞白之操加恭劬焉詒之無所肖似而不至大缺矣者
 吾母惟先人之欽所故也今吾母已矣不可無以垂示後嗣願
 界之銘按欽質氏墓所之楹次人先所俱碑近弗獲置人生有
 泮德稱長能誦四書年二十父母得與俾得御史公而明焉

御史公諱質字文英與質氏之家居同里少孤自立立負材
 氣而篤於學以勤自勵自朝見科選公聞其狀投於鄉學者多負
 笈而至宜人主中饋專賢札下學中其度而不過子倫每以不
 逮事勞始為憾歲時洗御史公備其祀事惟謹御史之伯父
 伯母俱在堂宜人奉之甚至庸拙難以和靖姑及葬而貧不能
 嫁則設酒脯發篋以與之無所靳余黨有困乏必厚之御史
 里中諸姻夫時者數家嘗其助尤多其孝弟慈天性然也御史
 公用集賢大學士郭公御史中丞葉公為名翰林國史院編
 脩官會京師大疫猶子其繼危甚家人懼傳染莫敢近宜人曰
 死生有命詎忍坐視其斃乎乃朝治湯藥調護之詎聞宜人曰
 史尋入為掾中臺歷燕南河北山南北兩道憲司經歷連拜
 御史之命宜人之族有未調者輒心之曰杜尼以文學起家以
 廉介取知至公大人勿以我故情其名夫名猶水也覆則不可
 叔矣幸元訴焉人服其有識御史公在官歲餘終于位宜人奉
 養晏飽不數日疑冬白髮焉去俸并遠饋食貧而教其子不廢
 皆至于成人初宜人切御史公未幾即委棄金數於座隱道
 徧能所視問誰所遺母黨王氏方疑其侍婢盜之致死叙出婢
 乃免家重執法誅該緝依諸子起曰明當從汝宜人亟呼未前
 捷而論之使去曰奴輩愚戇不即捷竟夕恐怖必生他故其意
 事之速如此宜人方無恙時詎忽語人日夜勞地震而室傾坪
 道母象也地見於夢奈何既而宜人果遭疾詎危食歷變水不
 解嘗飲兩月瘳竟不用俗信言畢而詒子男四人長短隨諸孫
 今為其官次倘裝鳳州儒學正前卒次即訖由江東福建浙東

三德司書史升居察院次遷汀州路寧化縣北安岩巡檢女三
人皆罕卒孫男七女三人唐君之言曰世有賢如御史公而
不潔宜人之賢以據其德者十百也以御史公為父人為母
而不得如之賢子以壯其美者千方也予是用考其三德而
潤其可飾者而銘之銘曰
內官不出執濟而稱脫夫所愛善乃可名惟時今辨相其夫子
恰共憲度正直是履教爾尔子不替其承乃其其緒乃過其聲
作為銘詩用垂貞則東于丘墳昭示同極

五八陳氏墓誌銘

太常博士東陽胡先生之夫人陳氏同邑甘泉鄉太平里人會
和諱某和諱某父諱某世業儒母徐氏夫人生三十有七年初
胡氏以先生貴封宜人年七十有六以至正六年正月四日率
子瑜下以九年十二月某日奉柩蓋其葬之履善原前蓋以狀
來謁銘瑜之言曰

國朝之取宋也其將相大臣擁廢宗二子由妾入闕大軍追之
多所殺戮科法乘時轉發至邑被擄先結外祖扶先撈幼遊匿
山谷間吾母時甫六歲飲食起居未嘗斯須去左右外祖二女
長而外祖相祖母在側先所建爰必欲擇夫士与之未及如其
志而外祖相祖母相繼謝吾母志出所儲奩具以治喪親黨
莫不矜其孝吾父之前夫人生一女而汝未有通嗣聞吾母
乃購為媵室越二年而胎生吾父以儒學起家通朝籍在外
之日多家務皆吾母經理之吾父所以得遂其宦進而無後顧
之憂也吾母視瑜兄瑜如己出未嘗以適庶為間及吾父將以
貲產付瑜兄弟斯請中兮之人以為難瑜幼多疾吾母抱育備

至頌其長而教之聞者知親師取友則喜見顏色吾父嘗京
師為瑯槐室瑜得一女以未有子為妻及瑯槐新居于邑
中以奉吾母而瑜遂得三千喜不自勝吾母顧慮而志恬靜
不妄言笑自少見外祖母勤於女工習之不思惰聞堂進則言
回家幸粗給體粥有美糜以任縫紉何自苦為吾母曰不然女
工織士之為事不可以真當少老為英節不自力何以率下乎
吾母幼通書曉好佛者之說置像設而事之甚謹卒之前三日
適當歲日烟感未致賀笑語終日及屬疾時得婢某起坐索
湯壺之兒婦輩亟往候視迎醫甫及門則已逝矣時瑜適往省
吾父聞訃南奔抵家已五閱月攀轡及忍不即死以圖不朽
惟子其念之滔乎太常先生學問志居同里又備貢史館為同
僚記斯文之雅故五十年猶一日其能越然乎先生名助子履
信別號吉愚父諱某宋史功知今贈承事如秘書監秘書郎先
生珣為儒李教授兩入翰林國史院為編脩官改以承事郎太
常博士致仕年踰七乘輿自明壽考宋文子男二人璋居長
而瑜為適瑯用瑯一官今為某官女一人適陳縣孫男女合十
三人璋三子曰應文應元應申二女瑜三子曰朋壽瑞壽奕壽
五女序而銘之于以紆先生之懷且勉瑜兄弟使盡謹其承以
申罔極之報也銘曰

呼嗟夫人為單之勤股肱之義瑯槐之均允克隨所之宜享其報

荷天之寵于光有耀播諸銘章慰其夫君亦勛其子遺其仍昆

虎母歐陽氏墓誌銘

金溪危府君之夫人歐陽氏也為廬陵名族曾大父某大父某
父某皆帝任母趙氏宗室女夫人夙聞庭蘭之訓能自謹飭年

二十有四賜免氏府君諱安素清翁夫人躬升曰夫孫廉潔之事佐之持其家三十年如一日內外無間言附足發其夫人治粥藥連日不寐府君既不起夫人居喪必中禮足鄰其衣服以共盡祭統育其孤子昇至於成立外家世苦窮鹽良方夫人悉取以授之盡成俸出遊四方以廣足聞而昇不忍去膝下夫人察其情乃与之俱在京師昇稍出其術效驗如神隱然名動公卿間有奇疾必以札廷致之因資以其甘旨夫人居而安寫每謂昇曰古語有云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聖人善之汝其守以為戒臨時慎毋苟溥由是昇之所赴無貧富貴賤必及其心重紐至元之四年八月癸酉夫人忽告昇曰我將逝矣汝勿以我故至刃尋獲術鄰家及親戚之在京師者言當未缺後二日乙亥沐浴更衣而化得壽六十有六昇哀毀過情蓋遵命留京師至正三年丙寅有知昇者列薦于太醫院較藝中式而以名聞被 旨補承應太監歲時赴幸群巨尾從未嘗不在其間八年 詔復其家九年六月壬子八見于 慈仁殿復被 旨升御診太監祿足以豐其養而夫人不及待矣昇將奉柩還金溪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前期以狀來謁歸婦于歲昇於灤水之陽觀其作止靡吝物二雅筋意其必好飾之士而寓近於暨及考狀所述乃知皆夫人之教也是宜銘夫人有子男一人即昇女四人長適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次適洪某其傳其孫男一人充閩女一人銘曰

千嗟夫人悲旋風水返柩故山崇二丘墓底承茂恩用表封爵委而弗食悲纏風水返柩故山崇二丘墓底承茂恩用表封爵

金華吳居元圭之配夫人趙氏宗室女於奉寧王為九世孫曾祖時中將作監祖若蘭知徽州婺源縣父嗣開未及仕而卒夫人少孤鞠於伯父年二十別吳居元圭之家故為若拉猶大以著節而居地望顯重岳吳氏至元間江南南帝之賊亂流不時吳居元歸家入休城郭賴夫人佐之以勤德家日益裕內外屬於慶節之事有不能舉者多氣給焉吳居元在葬地夫人終養營教有過人之行宗黨為之稱歎不已居元先夫人十有八年卒諱孤尚幼夫人躬奉之治地于慈日飾石塘以避兇喪祭無違禮其後諸孤由夫人教成至於成人婚嫁之事既畢夫人自謂可以少佚其先而天不假以年泰定二年某月某日以疾卒得壽六十有四子男三人曰大同日天驥曰阿蒙天驥嘗為慶元路儒學錄充好學而有文才五人婿曰景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大同寺以至順三年十一月甲申卒報葬于盧岳先墓之次距吳墓三十里前葬天驥以書來謁銘天驥與子結交文字間為嚴父不得詳也銘曰

貴冑而無驕態居而有守是為吳氏子之賢母吳氏言壤永庄

你獲水翁木因銘也不朽

外姑李氏墓誌銘

至治二年春二月外姑夫人李氏寢疾益增厲以取事走鄧江上法不得為私親去其日乙丑夫人疾竟不起夫勇王公自東勝以計至鄧潛既為社哭且使致奠已外勇後以書來曰吾將以十有一月丙申改葬我願親考昭慶孫慶書祝君夫人黃氏我願考文林府君夫人張氏子勝北甘泉卿我祖湖南轉運使煥章府君墓東南之唐塢而以吾婦粉為君為婦為我銘其

下捨之石猶泚就辭也嗚呼夫人諱某字某姓李氏世為菴之東陽人宋吏部尚書大同之使曹孫女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父諱某母諱某夫人幼聰慧能知文史非直善剪刻鑿器事年二十歸王氏外舅用學章府君蔭補將仕郎兩家門戶方貴戚夫人自薦卑約未始以侈靡驕縱有所缺虧速德祐內府外舅既失世操行省版校廣州路覽水跡主簿復避不就家日益落夫人月治細織絳著超象以卑婦據自甘安嫗無異簾貴盛時飽然猶不廢樵冰夷然而逝享年七十有二子男二人曰武曰復女五人婿曰黃潘李潘何清呂湖何潤孫男二人曰坦曰頃潘不敏無能衰頹今泚受命書辭聊以抒哀思云尔嗚呼銘曰倚欬夫人承貞剛秉心初終用無殺奪吾不費約不喬曰婦之吉恒其德迺尔祖姑返玄宅勒銘方珉詔同極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金華黃先生文集 卷四十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墓碣

董東柔墓碣

嗚呼是惟東越之墓始予識矣 晏歸江上秉爨方妙年而議舉 豐庶幾能以古人自任者由是致與之游約之僅三歲而後亦 棄爨於野則東矣死矣嗚呼悲夫東柔之履履性善氏世為率 化州人自曾祖庭堅祖成已至其父潤無任者東柔少謹書不 以質樸其學故衣敗絮無以禦寒擁紙被捩指竟日人莫見 其有不逮之色嘗從鄉先生嘗月鄉為舉子業試有司不中遂 不復踐場屋益取經史百家之言鈞擷遺隱而求拯其根概聞 出以為歌詩雜文皆清麗古雅可喜故翰林侍講學士袁公墓 器重之其父既得末疾老母弱弟妹之未有家者居廩服食 嫗嫗之頃一貧於東柔而後具東柔未嘗少戚戚以動其父母 之意其父母亦憮然以忘其憂人以為難虧胡氏父子兼善家 靈為治舍館碑子第兩事之東柔深自刻苦與之相率厲數切 夜參半福燭燈火明滅猶隱隱聞讀書聲德不自休因以成 疾度不可起則歸與其父母訣免以奉送二年九月五日卒於 家年三十有三承歷無子以弟驥為之後父父又相與合錢為助 棺乃克以飲袁公為戮粟它朋游及方外交父相與合錢為助 始克以其年十一月五日返葬于泰北某鄉西園先墓之以其 友汪君敏德以膏來曰東柔死是舉子知東柔者宜為銘胡氏 既買石以俟美嗚呼悲夫千里駒不出草樞人知其國焉而未 始見其千里也故子於東柔不敢遽以所可見者為已足獨哀

四一九

其年之齒志之亦究而死及之序而銘誌有不得苟諱者矣嗚呼悲夫銘曰

生不子前死不子後夫孰謂其父母不得以為子而子不得以為友也嗚呼

陳子中墓碣

子中涿州陳氏名中固以為字年三十有六至順四年六月丙寅終于杭州之寓舍卜以其年月日瘞葬于湖州烏城縣善山下先墓之側其友皆理野蓋蓋任為丹徒蓋以事知杭貢石厲子以銘嗚呼不固不可無一言以慰子中於地下抑宜忍言之哉物子為之師子謝不可則皆曰嗚然猶有以父兄之雅故執子弟禮者子視子中則畏交也子中每善選挾冊而坐恒至四鼓盡作殊無倦色其析理極事毫髮不苟聞出以為文官精深緝密可善而子中莫敢自謂已足不肯益於求售向之五六人者或擢奉常第或以讀書上香官子中獨未嘗一踐場屋去年始之京師就試於鄉闈考官得其文將寘之前列尋復以其說為疑竟棄弗錄子中遂自有司壘歸四千里負友南還抵家一月而有母憂父兩月微以累病一夕不起嗚呼子中而止於斯耶天者之難必而倏變不以其顯乃若是耶子中之大父德用時歸弗任父讓故任運江蘇尹以奉直大夫杭州路撫管府判曾致仕蓋其先以占籍于涿由奉直公仕江南遼家高母李氏張氏妻亦張氏外家之女也子男一人皆向幼異時翰林傅謙學士已西鄉公晉為子中扁所居室曰蕭齋子中請于為之銘予未及為而遽銘其墓上之石嗚呼悲夫銘曰

宗曰子汝汝匪重考斯釋樹之同方或以弗燕異天之忍予方胡彼培而此禮子無憂方不損神之禮之考後其武毅

蔣君墓碣

蔣君敬之名宗簡生三十有一年而死其友王厚孫以狀述遺言采屬於子曰宗簡生不及從子海死而得一言為子則至矣猶不死也嗚呼子之固何足以知敬之敬之望子則至矣敬不諱敬之上世居澗之金蓮宋南渡時七世祖兵部尚書少師莊簡公敏始遷四明其後多至顯官而敬之曾大父應龍大父與可父懷祖皆弟仕四方其敬之幼慕敬有為禁程先生號禮歸自江東敬之以弟子禮更居居敬教凡天下性命之本古今治亂得失之迹靡不悉究靡不詳論之為小學師諸生多貴游以其年少鍾勇之敬之於經義數語而決以文來就正隨所治為加潤邑須刻數十篇乃大沈服鼻聲其後寓湖心僧寺粟易詩春秋諸家之說而折衷焉試有司不遺報報棄其書作或謂敬之不以盛壯時挾術長取祿仕獨用古文自詭美蓋敬之丈曰使吾理明眾充其為文於法何有得不得命也文有古今之異郭說而稍出遊江湖間過臨川危素於金陵與語意合欲借至京師以母老不能去買未見書數百卷以歸翰林柳先生賞得敬之所為文驚節不已方為其薦擢而敬之已為疾遂不起至正元年十月十二日也貧無以治喪天台陳延言督主郡教為言於太守為公率朋游之士合錢為助乃克以其年十一月某日葬於陽堂龔崇先墓之次敬之與趙氏有子男一人曰傳女二人所著有易義書詩答問春秋三傳重然義按若干卷文集十卷處於家敬之為人介潔篤於自信重然

諾駁為小廉由權人多稱其經學詞藝而其卓然欲有所樹立以自附於古人者未必盡知之也昔之豐於材而富於年如王逢源邢博夫輩蓋有之矣此兩人得臨川孫輩而其名益彰故之有銘先生以為依歸視昔人可無憾尚矣以區區之言為予不嫌而銘之者始以懲其來意云爾銘曰

呂君墓碣

君諱樓字審言姓呂氏在蔡之永康為大家而君之父水西翁為其鄉之善士翁兩子其曰權以即君權早卒翁既為之報服復十年而君亦卒翁年雖八耋矣哭之尤過乎哀又三年而翁遺孀之妻于費銘之翁之孫也其家復以銘為而君之墓也備未銘因并以為請君曾大父諱址大父諱慈父諱汲水西翁也其出處之大畧具如前墓誌母朱氏生君十年而卒君既失所恃稍長刻意於學通春秋左氏大旨好讀司馬公治通鑑而覽其理亂得失之故水西翁居家庭處族紳里黨各盡其道君孝於女而敬於兄弟必涉而後行撫育一妹遺于有家服食器用惟無缺而已有餘皆以買書教子待賓客朋友有禮樂振鄉鄰之急或懷煖熾以相傾兄弟與親皆有父風娶何氏宋直益文閣樞密副都承旨子學之曾孫女前卒葬義高縣明義鄉之蜀山後十四年而君卒林至正三年十一月十日得壽五十以水西翁命為權後次煥女一人適胡必慶孫二人燻病女六人皆歸退之誠殿中少監馬君基謂君年未嘗老白始至今未及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其言反覆感憤讀者莫

不深悲之子乃以二十年之閒銘君父子兄弟三人而予亦既先矣過君之墓而讀子銘者與知予言之尤有足悲也夫銘曰太古之世父不哭子鳴呼悲夫君之兄弟必去而翁相踵以死君則有子子又有孫孫沒不亡昭以則文

方君墓碣

予為諸暨州判官之二年州人方君卒後一年予受代去又後十二年而其子始來謁銘于雖不及識君而聞君之死有足悲者乃為之銘曰

方雷之興肇自西陵補周涉漢有淑有懿其精中否極初南徙子孫蔓延歛睦前田其在於睡有豪士千子生屠末由睡而越宋興國助教復徙君家子諸豐福錦十世是地是承繼君高曾曾祖天興祖曰益卿感濟之季大學諸生其父曰錄庵而不出表以為尚書已裕物母氏曰飛來歸于方生君兄弟而年弗長澤君之諱壬泉其字龍錫其力成父之志盡于族姻爰及鄉鄰大治講舍私淑乎人父病未瘳衣不解帶待醫四浣心動形瘳瘳且一紀以疾瘳及茲復作癘湧其外陰然意骨伏毒于內創鉅痛深弓臥苦由仰天而呼曰死矣夫猶有忠堂孀孀須臾風輿力疾旋飛卜日穿土為墓信宿而畢密曰吾遷居涉節棺填池引發踰獲葬前族以家隨行竟其肩抵至于城禮從報矣既贈而行歸視廣莊前及香虞遂以以眼君妻某氏哀君之死回視何尤醜則至此子男穠穠赤壯而孤悲啼摧盡絕而復蘇童孫輝燁其泣叭叭未殯咸披瀉血圖堅山石以謹歲月致和戊辰五月庚寅君卒之日後父九旬三十有九雄君之壽

度地起墳植松之原鄉曰花山里曰白門十有二月葬日丙申距君封樹左二百步曰鳳凰山方氏本堂墓所也

容兩縣教諭當選而未調次恩歲次恩歲前三年卒今捐于君墓則次恩歲二年選徐栢朱福孫男二人所為詩文有取雲小童者于卷歲于家君孫後九子恩孫始二人為內弟陳士元之

東陽李君景瑞

其家者達於視堂以及乎鄉人豈非禮以自見於世夫能以耶雖不有宦官以奢量功滿積亦足以不虧矣銘曰

君諱德子字伯謙姓李氏安州東陽縣人李氏宋之官家號最著所以所居縣東南為別居縣之東者以吏部尚書景隆閣直

有聞其先發而不行有承其履屨五乘餘力於其間禮祭弗居細行必矜終始不渝表德真法師陳君瑞

繼弗仕祖述子登仕印父世衡仕皇朝終於平江得儒學教授

仲子也大宗師開府張公用清靜字一之說密贊

文年十有七叔授君履重母陳氏憂孝事甚時身親之友愛其

世祖皇帝無為之治歷任 四朝為 國元老其門人高

家院山長胡公 得之子道聖胡氏同縣大姓父向家蓋落君

第冲翰玄素貞靜真人何公恩榮獻肅文員允範先生商公義

寶餘其妹甚至 誠其家 無得姑知之乃妹幸姑臨其喪親

並以材故學府兄充右之故家子弟悉自技於流俗者多深從

我豈非時時泣况 關耶吾復何憾而胡君與道生相繼

之遊君年十五至龍虎山何公見其音吐洪物風神秀朗深加

歎無嗣君曰立後族入責也吾為子婿亦安忍使其父子之權

器重遂使受業薛公所講公精於玄學尤善為儒家者流之言

勸吾 下地以奠或勸以仕君應之曰子

君朝夕各叩務究極其官極然於酬酢世故亦未始憚煩何公

疎於空室 家自六中府君而下尚書父子起世

得李氏舊居於黃籍之英林合君弟淮土木初置祠宇

科致顯位賞延弗絕際令 聖時吾先人及尚書之節又或

成命皇帝賜號曰萬壽德元之觀凡屋室物器在其法所宜有

有官寓焉吾宗之帝不已矣乎吾誦先人遺書課子姪使不墜

者靡不畢具何公以君為能為君曰吾遵禮誼時蒙故

其緒業斯耕畝畝出租稅以奉公上可也爰以仕為因自號臥

君師之力常思弗克負存將以是為避塵隔祉之地庶幾補報

道人足以見其志至正五年十二月四日以疾卒於黃埔享年

萬一非立是親美而已汝具擇人以而承公說而得慶慶敬于

十有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吳縣南西部鄉之黃埔妻胡氏

有與王景平字命以次相按受且銘名備淑其徒俟成人而答

子男四人長思辨由鄉試補儒學官歷建德之遂安集慶之句

十年之後自以為非救護之益有待也潘表謝之餘維懼憂意
陶存恩以終天年寧復有所待乎 詔使在門表不俟駕
履光謝英有隕自 天喪大賢崇貴及泉壤則之志所謂
達有時不克有於前 而是以委見於後世此類其子孫者也度
奉 命書展告玄室政業流泣不知所云始序其樹祭子致
石表嗚呼來者尚 有知其所以而永承不忘哉至正十年八
月一日孫男潘謹記

先考墓誌銘後記二首

先君既葬且免喪潛起自草土復從鷓鴣之後因得乞誌墓書
冢於同年三歸工朔以原身下列以未竟歸石石壁蒙恩以補
以先夫人春秋高不俟引年納符而歸得能石以刊而奄隆大
故惟先君荐齊崇崇棺版已屢改題誌墓書冢不宜尚仍其
舊先夫人之墓僅序歲月納諸墳而未肯以昭示于後人潘憂
惠歸生退休田里無絲毫受俯伏大人君子之門以請懼因循
廢於愈重不葬之罪謹以共文奉勸上石而以其所不書與未
及書者悉示于石陰物朝請府君之姊潘從事郎胎慶軍節度
掌書記王公因金嘉熙戊戌進士有女依配于儒林郎兩浙西
路提舉常平茶鹽司幹辦公事丁公應復實生我先君年十有
二朝請府君見而奇之承兩府君以疾廢遂俾我先君為子儒
林公也焉吳興朝奉郎伯家嘉安蔡承進士於公為考中大夫
直寶箴閣大府少卿慶元丙辰進士於公為祖公乞考學
及持符班而德祐去國公亦夫也孫家日益落先君迎致待養
終身沒時為位以祭惟謹此誌之不書者也堂氏金華大姓先
夫人之曾大父性過功臨安府錢唐縣尉大父也過功即

紹興府嵊縣主簿父承信公娶俞氏以資祐四年六月十九日
生先夫人年二十歸于先君後先君十二年卒至正三年六月
二十三日也享年八十有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奉樞州于先
君之右先君受封五年卒官七品潘自國子博士出為江浙等
處儒學提舉始贈先君奉政大夫秘書監丞統制尉封封為
縣子先夫人進封義烏縣太君潘之婦王氏昭慶書記公曾孫
女亦自宜入加封義烏縣君潘既得贈而

廷議坊東文臣付以史事旁招疏賤併論使者及門先夫

人之殯在堂已九日矣服除乃拜秘書以監致仕之命累贈先
君中順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上騎都尉追封江夏郡伯先
夫人追封江夏郡君孫男壽已卒梓園子學生今用廢封吏部
銓女嫁惠州學正陳克讓者亦已卒次嫁劉道泰曾孫男又三
璋瑞璫女一此誌之未及書者也然所謂者其所自出者僅有
不容盡泯所謂贈典日隆者固逆知其可必潘是用推述而備
著之先君之嘉言懿行先夫人之淑德令儀雖非不肖似所能
稱道祖父姻亞官封卒葬交詳來者或有稽焉至正五年十一
月十五日男潘謹記

潛立石未幾而被 上旨落致仕入直翰林備員行議此歲
累蒙推恩復及於二代承即府君物贈中順大夫禮部尚書上
輕軍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徐夫人初追封江夏郡君再追封江
夏郡夫人先君加贈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擊車都尉追封江
夏郡侯再加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諡軍
追封江夏郡公先夫人兩追封皆江夏郡夫人潘之婦王氏亦
兩封江夏郡夫人間者潘以衰朽乞身而還始克親奉

守先隴乃序其時附見于石陰之下方曾孫男又三孫瑛瑛
女二玄孫男一道永至正十年七月七日男浩謹記

外甥王公墓誌

外甥王公之塚遺命屬浩誌于幽堂浩乃饒食輩下既蒙
恩外補己身而退俄彼

則孝愛大事已久浩亦老而耄及之矣念亡日不可無以藉手
見公於地下謹遺書其所可知者俾揚于墓之原公諱桂字仲
芳姓王氏自號也其先派人宋渡江初五世祖琳琳地
南來家于琴之東陽暨四世祖徽咸帶仕曾祖觀文殿學士忠
累躋中泰大夫世宗京原城留守爾爾封尹繼觀文殿學士忠
簡公澤四世諸孫女通判衢州夔之曾孫女累贈今人實奉陪
學士劉公克莊銘其墓祖國金嘉熙戊戌甲科進士授從事
郎昭慶軍節度掌書記平上而暴卒世黃氏我高祖贈朝散郎
諡伯信之女曾祖太常寺樞密院編修官左曹郎官朝請大夫
致仕諱善炎之婦朝散興中季為友婿故以長女為其家婦考
諸浙文林郎監沿江制置副使司運船場使張氏初昭慶人奉
大對騰陷之日太師曾國喬文惠公行簡為首相立殿上退還
吏負白當以其終相傳蓋謂其居間里以四十餘為殿試第
五人也而不利其竟不及孫母家歸前十年已擢龍飛第錢
敬所至內則節孝寺監外則監同帥守終於中季大夫自愛重
閩割湖南路計度轉運副使撫兒于知己子由是文林以恩補
官公本庠氏子令人之從孫也煥章遺冊命俾為文林後亦以
恩補將仕郎公生長官家自少親承諸老痛洗綉紉子弟修

靡之習而刺意於學為文據筆力就若不厭思而諒然有前章
典刑尤于歌詩樂府賦四體文之體章皆時時令方祿博顧
郭道法南轅有頃南之駁四大字乃披章將書時令方祿博顧
今猶有人莫知為公之筆也隨侍官將歷七閩三且久留江
上多所見聞遺時數處頗然然欲以事功自奮際令 聖代

制署公廩州

開門授徒生計日衰寡感自處安嘗憂頹晚壽而康重紀至元
之五年某月某日不疾而卒享年八十有八有回書訓話十卷
詩文雜著十卷隨筆一卷孫李氏賢淑蘭真學士吏部尚書大
同使曾孫女簡公十有七年卒子男二人長或次復並為外家
李氏婦武後公某年卒復令獨承其家安五人長即濟慶軍討
江夏郡夫人潘之曾祖姑歸于船慶而公以女歸于潘為世姻
也次達李慶尚書四世婦孫次達何德光次達呂潮某州司法
參軍友德四世孫次達何德潤孫男二人坦坦坦亦已平女一
人凡子孫若婿若外孫男女合三十有二人先是煥章葬歸北
甘泉鄉廣陵寺之後山排祠字割田四十畝有時俾寺僧守之
而僧悉以田質錢於富民公錄積寸累積而儀之最香又禮之
頤類以無嗣公又以昭慶墓在縣南之東東族子或葬於其地券
書於家家有司弗能直文村墓在縣南之桐川又敬葬於其地
卜地於煥章墓東南之唐場遠而四夜及內子之柩以昭穆
序葬仍虛其左以為壽藏券置家官名之曰繼庵示子孫使勿
替其承也公既歿二子以至正某年某月某日自奉檣即公所自
為輓擲安厝焉始公命潘銘外姑之墓而自銘其壽藏曰生吾

嗚呼我吾學現承起騰乃武靈... 佳山水兮佳城... 嗚呼吾具寓形此壑... 潘惟公之盛年有官而無位... 見於故德清所書者甚簡... 言以為歎也至於系序官... 以古書法而去其繁冗... 學無請焉至正十三年... 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四十

... 嗚呼我吾學現承起騰乃武靈... 佳山水兮佳城... 嗚呼吾具寓形此壑... 潘惟公之盛年有官而無位... 見於故德清所書者甚簡... 言以為歎也至於系序官... 以古書法而去其繁冗... 學無請焉至正十三年... 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一

臨川危素編次 續卷三十八 劉耳故正

卷銘 蔡祿大夫大司空大都大慶壽佛寺住持長老佛心普慧

大禪師北溪延公塔銘 至正八年春三月十九日

皇帝御明仁殿大司農臣馬... 先朝請崇極品碑石未達行...

上慈可其委臣濟頌首受 詔... 稱於卿父某當 國家龍興之初...

居千彭德母獨氏感畢... 在機中見經卷經書而... 與僧遇必款容與教人...

以其充勳於道每指以語人... 具出遊諸方開汴洛汝漢之間...

老於其學者無不歎服... 辨說無礙住受業馬由其... 弘圓頓之教一音所及...

或歎預聞至道必為之... 或歎預聞至道必為之...

雲輿公舍利塔銘

臣潘承 誌撰述大覺壽寺比薩禪師舍利塔銘維比漢
 居慶壽寺曰魯雲禪師併以命臣潘承宗瑞臣為銘徵稽爾為
 之銘及魯雲傑刻之茲碑曾雲於比薩為法門兄弟今住持臣
 僧道儀於魯雲為法門之猶子臣潘承 誌即庶僕訪得
 其道行之實而論述焉禪師諱行興師曾雲俗姓李氏世居鄆
 城父澗贈奉訓大夫濟寧路兗州知州飛騎尉追封鄆城縣男
 有子二人長同泰承夢即河南江北等處儒學提舉次即禪師
 少穎異入鄉校從師授書日誦數百言僅一過解記憶不
 忘十載遠遊危楚兗州居橋曰若幸而有源當遣之出家翌日
 男無恙即遂其鄉之樂聞寺僧端公祝聖壽安具戒及父
 母歿皆歸廬墓三年然後去卿人稱之禪師初遊講肆究唯識
 圓覺尼疏鈔若干卷研數無餘題著年宿學支不降歎自以為
 不及最先為龍岡聰公所知延居教席一日忽自念曰吾相之
 學空踰爾未足以超出生死及棄去北入京師謁大慶壽西雲
 安公一見若有宿契留三年而盡得其道西雲喜曰亡日大弘
 吾宗者必子也出世主海雲十年之間百廢具舉俄以省墳墓
 歸歸鄆城父之

矣宗誠非首命召還京師俾於聖壽萬安寺與一時高德名流
 校讎三教禪師博洽而精詳魯魚亥豕多訂是正聲譽籍甚
 上聞而為之嘉歎不已被 旨主竹杯越三年汝州之風爐
 席才遠二十里遣使齎香幣禪師主之寺眾遂留不得去禪
 師曰道行於一隅孰若行於四方眾乃唯唯而退遂赴風穴之
 請道果大行於汝漢間得復勇退常遊于壽安山

金華黃先生文集 卷四十一

文宗時起主趙州之柏林祖塔久不治亟加嚴飾而一新之冊
 聖炳煥遠近莫不瞻仰贊歎尋請于 朝賜趙州古佛真跡
 光祖國師之號 上嘗訪勸時之高入土欽以禪師對持
 降 聖命主大慶壽寺開堂之日又刻玉為印以賜之其
 一曰慶壽長老其一曰領臨濟一宗蓋異數也先是寺之土田
 園林庫藏邱隳破之屢怒掌於官出納之吝細及蒙分饌粥
 不允眾皆難折禪師力言於時宰乃為奏罷兩司而以恒產悉
 歸於寺自是諸方衲子川奔雲集鐘魚之聲旦暮得轉日率
 眾屬 國祝釐且大闢宗乘以開導之使如客得歸於醉得
 醒士大夫有慕其道而遠其室者聞一言如執然而濯清風病
 渴而飲甘露虛至而實靈迷悟而悟反宗風以之大振而西雲
 之言於斯允信 上益加禮遇俾功德使開闢奉銀章及名
 香上拂以賜焉

今上皇帝臨御之始

皇太后命御史中丞趙世安至寺達禁師會七晝夜越三日禪
 師之起謂左右曰佛殿前放光明若等知之乎即聲鐘揖中
 丞與眾共觀果見光顯座前上徹霄漢經宿乃散故事之日禪
 師升座數宣第一義諸聞者咸悅日入申徹索筆書偈曰縱橫
 妙體任蹉跎勝會周圍迴出眾矧倒道無窮樹白雲影裏笑
 呵呵投筆而逝元統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也世壽六十僧臘
 五十計開素 懿旨賜賜二十五百緡得龍五日祥雲覆頂
 圓如車輪細素莫不頌拜感泣逾日之日錄慈懷惻憐城塞道
 送者數千闍維三根不壞奉舍利建塔計千餘間及房山諸祖
 河度弟子若干人禪師暇日游慈靈寺律則雅而不俗字畫

四一九

則道而不媚中書李公孟張公珪翰林李公諱劉公質趙公孟
周集賢亦公諱李公約皆方外交也蓋菩提達磨之傳
至曹溪而支分焉二至臨濟而別派焉五以蓋善子孫相次傳
慶義法席者海雲間公崎庵其公而雲安公比淡延公暨禪師
五人而秋厚身公及今顯儀繼之奉
天子命俾以印章而主領其一宗則自禪師始非特為其徒者
敬信之上而

人主下而公卿士庶無不敬信之本末始終光明後傳如此臣
潛是用備若其事播之聲詩以詔永久使四方學者知其所宗
而未取法焉銘曰
曹溪之傳源遠流分為臨濟善善子孫有大比丘克世其宗
上距流濟十有九葉化行京邑名簡

帝褒獨持祖印為時大宗五會說法無彼無此密禪至化大開
多士甘露法雨如注知傾洪纖高下各遂其生扶植教基有堅
必舉力摧魔鋒為眾深佑去生即滅斯理之常白雲無迹明月
有光 詔使儒臣勒辭填寶垂休無垠千載一日

上天竺聖法師塔銘
師諱姓滋固其字以為號曰湛堂家本越之會稽故又以慈溪
為別號父孫君端母姜氏夢日輪從空而墜既覺初日正照其
榻師遂以生勿有異續四歲歲括筆為佛像按以經文即能成
誦若宿習馬至元丙子出家投同邑佛果寺石門珠律師明師
祝髮又明年受具戒持法華論經為日課石門謂三世佛法滋
為根本教以探律藏而通其遺性雙單制聽止作之義歲之四
始依佛鑿銘法師為天台之學聞鼎山舉法師誦席之盛更往

依烏尋歸侍石門時弘公道夫靜公仁衷道相密運二公皆宗
門巨擘朝夕咨叩得益為多遠石門示寂乃謁雲夢澤和尚於
南天竺一見深加器重歷居其清梵要職天台國清寺實密者
大師行道之師或據而有之且易教為禪師不遠數千里東
師具建置之願求白于宣政院卒復其舊以秘密教不傳於東
土因稟戒法于僧巴上師既入其室而受覺海圓明之號又從
哈尊上師傳備習法門而究其宗旨元貞乙未入觀於上京賜
食禁中復以國清為言宣政院為奏請降 聖書如護命
公主之辨正宗結扶植教基使業者永有依庇師之力也師欲
東遊高句麗求天台遺書光上記其國之嗣王而被國答以無
有遂止不行再詣上京禮辭而歸大德乙巳出世住東天竺之
興元寺歲丁未吳越大旱師為說法禱祈好華之家多為感動
捐所有以活其不能自食者死無以欲別為掩其遺教仍作大
會普度之至大戊申遷住南天竺之演福寺郡長官刻上其道
行及濟人利物之功于行中書宰臣頌宣政院事者轉聞於
朝降 聖書如護命馬至治平面驛召至京師入對

明仁殿被 旨於青塔寺校正經律論三藏有司供張嚴時
錫子為撥珠厚 篤幸文殊閣引見問勞賜食且及
天壽節再朝于 大明殿賜以無量壽經等若干卷校正事
畢持賜金襴袈裟加以御用衣服已給驛券將南還俄有
旨即白塔寺建大隆大會丞相東平忠獻王留并座說法寂威
悅服事聞宦竇尤淫仍降 聖書如護命馬至治平面驛召
文學侍從之臣皆賦詩以美之奉安甲子以遷住上天竺觀音
教寺至順壬申師之居上天竺九年矣是歲六月朔忽抱敗告

其家曰吾三住名山逾三十年自行無益世緣有限雖媿不致
古德風烈猶或可攀即欲謁以辨才歸龍非自前來固留不可
實拂衣歸南方宿衲素有時名者爭赴其座下誨道獎勵未嘗
少倦教乘四書小大諸部講說則復始端諱諱風學濟湧有
疑而未決者折以數語莫不泠然意解晚年篤志淨業及朝繁
念雖病不廢嘗屏絕左右修一心不亂頭門者七晝夜暴數端
應至於統理廣務瑣細靡怠未始憚煩制厚陋則增廣之居
屢敵壞則繕完之資用儉薄則經度之不以其涉於有為而忽
之也佛果積不治已久師歸休其中慨念石門付囑之意蓋已
棄棄一新之安陽歸光主為記其事一日眾以月旦問訊如常時
師遽迎揖之曰老僧向非迷悶十二年歲在半途今日則有明
日則無光陰其可把玩乎頌大衆點視行李用表無常教為念
佛師曰止止佛須自念明日却勞送別黎明衆集端坐書偈置
筆而逝至正壬午八月二日也春秋七十有八夏六十有四餘
留七日朔貌如生門人弟子咸共奔赴以是月某日奉全身安
于清泰塔院先是師在天竺捐錢鉅萬香塔院以奉開山禪
法師竟如法師而肯已係於其在至是分小變建塔其中及南
天竺之明靜塔院以為後人袞欵之地師所著書有金剛經集
注心經消災經注阿彌陀經句解仁王經如意輪呪經科並行
於世所度弟子若干人門人詢其法而分住列判者若干人四
衆預法會者不可勝計前集要住山弘濟奉狀以錄為請淨手
堂獲師之室而望其下風爾其餘論狀所述可信不誣是宜
銘也已銘曰

雙林唱噫道乃東大蘇妙悟得其宗法門一粒屹比峯剝源流
洞泉所蒙益容萬法雲夢曾承以佛海揚宗風殊師異旨勞真
通會于其體悟于同法雷初夜聲聲隨一雲雨而彌大空積
也厚施也豐退焉不自居其功獨鳴宴息遂長終分燈繼照
無窮魏魏罕培環天龍勳辭員環表玄蹤

靈隱悅堂禪師塔銘

至大元年七月二十四日靈隱四十八代悅堂禪師告寂于丈
室遺戒送終如常僧勿術故事建塔仍不得用世間法服屐屨
之衣概為書徧別交游及其法嗣遂書偈曰緣會而來緣散而
去權倒傾覆虛空獨露置筆右脇而卧入于涅槃籠留七日顏
色不變天方連雨開扉之日霽色朗然灰燼中得五色舍利大
如菽其徒相與誦以為師之光明俊偉如此雖治命不可遽然
不宜無以表人天之勝依慰四眾之推慕靈隱所度弟子希滿
既捐私財造塔且買田若干畝歲度僧一人為永久計而未
以昭示來者塔成後三十年有七年希滿及希白等若干人以狀
求錫銘按狀師歸祖間自號悅堂悅南康周氏母夜夢一老僧
來借宿既覺而孕師遂以生宋端平元年八月一日也師幼不
始棄膏氣清偉家故業儒士歲純學殊非其志年十有三母病
危甚禱於觀世音大士而剝服和藥以進病隨愈母以其與佛
有緣乃語其父俾出家依同郡嘉瑞寺偃上人尋祝髮受具一
日閱華嚴經至惟一塵紫身一切塵身一現忽有省即性見正史
心公於東林見別山智公於蔣山智國和尚近離何處師云江西
智公馬大師安樂否師又手連云起居和尙智命待師師即拂
衣去見靈叟深公於焦山見斷橋倫公於慈覺倫臨濟三遺

黃蘗痛棒是否師云是又問因甚大愚脫下簪拳師云得人一
 牛還人一馬倫頌左右云再求人也倫示疾請師曰吾必不起
 汝宜自勉師泣曰和尚欲度後當從誰論云柏山介石和尚妙
 喜三世孫其法係馬倫述而介石適來補其處一日室中舉柏
 樹子語師方議擬石抗聲云何不通黃袖拂前擊魏州師言下
 頓信即延入持司翌日陸堂白衆曰先師之遺喜得人矣介石
 辨終嗚以宗門大事仍道馳書于徑山徑給聞公聞與語而莫
 歎曰介石雖狂穎有吾姪在師歸廬山東叢叢公在圓通請師
 分座衆五百人莫有辨其機者九江守錢公真孫以禮聘師出
 世於西林辨香嗣思歸于介石

國朝至元十二年取宋之師至江右居人咸避匿山谷間師獨
 宴坐一室軍士拔刃以臨之刃及國問曰懼否師曰吾無生死
 有何懼乎軍士乃拔刃而拜且道師以白金師亦弗顧它軍士
 皆驚服散去一境之內類以無恐二十五年還開先法會蓋登
 名開于上三十年被命遷東林東林大刹而恒虛素薄屋壞
 弗治師以所受法寶置田若干畝葺殿堂而禮祠焉元貞元年
 山以匡先生得名購寺旁道宮之地築室而禮祠焉元貞元年
 奉 詔起闢入對稱 旨賜 聖書號通慧禪師并金

襴法衣以彰其德大德九年靈隱寺舉行政院僧師主之師
 嘗勸一僧云微塵諸佛在你舌上三藏聖教在你胸底何不聲
 地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勸一僧云釋迦彌勒是也如何離僧
 擬對師便打一僧請到師問何處來僧云聞中師云彼處佛法
 如何住持僧云即即與飯因即打睡師云錯僧云未審和尚此
 間如何住持師拂袖歸方丈僧休去其機鋒峭峻多此類居四

歲而逝世壽七十五僧臘五十二四坐道場三十六年惟以結
 陞祖道為已任至於崇虛室以安其居廣土田以足其食皆未
 事耳得法弟子東林住山宗廟等若干人得度弟子慶智等
 沐等若干人有語錄若干卷行於諸方師自贊年受學于馮先
 生去非先生為時宗工師黨久之久間出緒餘施於世論文字
 多奇作師嘗刻先生之文於東林後人遂以師之文並刻以傳
 始于徒說師之文而敬慕高茲茲歎所述乃見其深造自得
 卓為過人坐鎮黃林荷擔大事未幾一著照映古今竊疑向之
 知師者淺也庸矣歎所述序而銘之銘曰

惟通慧師一世傳人少遺像語長探並瓊游戲如幻發為至文
 曰是瓊瓊匪道所存朝夕涉訪直指心源判條蕩葉洞見本根
 乃受智印乃啟度門乃膺
 帝眷道譽彌尊慈注而又知彼大雲隨緣散散以返其真勿豐
 吾終厥有遺言固極之報在其後昆金瓶寶篋總覽其真素以
 靈塔勒以真珠飛聲煒燁垂之無垠

下天竺玉岡法師塔銘
 至正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杭州天竺靈山教寺玉岡大和尚
 示疾而化世壽六十八僧臘五十四明年正月三日茶毗得舍利
 於遺燼中始和尚無恙時有謠語為逆塔者以爲謝之曰死
 後茶毗一切身盡收白骨煖為靈骨何須石塔標名字畢竟當初
 無此人其人遂不敢復謔至是門人四眾失所依怙悲滿靈塔
 願存塔款之地乃建塔於風篁嶺下白蓮華院之六唯本奉舍
 利藏鳥上天竺住山本無風持和尚苦詢法要謂不可無以慰
 其人之思爰以狀來徵銘和尚諱家潤號玉岡族海鹽顧氏父

曰敬德君子也母張氏持齋法師古源清公之甥女和尚方娘
反始生母張氏年十四棄家依古源於白蓮堂禮讓如藍神
土偶孫小師皆拜然左右皆驚古源笑以經應曰成謂命禮院
僧一得為師祝髮尋進具從古源受天台家金剛經十不二門
諸書即能了其大意會古源歸家遂師事竹堂傳公以辛其業
因苦學奇疾皆消觀音偈七七曰既獲靈應疾愈而心倍明
利勤鼓動行自佛受華那分座于南天竺之演福寺湛堂公
米泔教南法會慶為極盛和高陸居第一座凡兩闡揚解揚旨
經聽者日千餘人屠沽有為之易業者瑞應之迹不可勝紀遂
主演福宗風益振居六年退歸白蓮修念佛三昧依之者益眾
日於摩公講堂止觀開誦其徒曰吾祖智者兩請風煙山水以
足忘憂妙慧深禪之允愉樂者其在斯乎自是菴不出山行宣
政院強起之天下生時寺新繼惟昔賢艱難然則難免碑中
因慨然曰吾徒寺成於慈雲一殿尚存則祖師願力有在乃首
加其法次第講諸堂舍然不以經度程替之勞發發事晝夜演
說無倦堂率同志將深華三昧感普賢放光現瑞識者知寺之
重興有日夫居三年以涉世將迎普賢其志未復歸白蓮老焉臨
終之夕呼弟子子實法明等示止觀安心之法且告之曰吾生
緣始茲茲惟其時驟稱阿彌陀佛教百聲泊然而逝和尚神寶
願秀出於天賦道力純固處慈慮融志在利他有叩即應入室
累法會若干人登門請益者不可數計嘗求古源塔銘於慶隆
半公問以三觀之義其答如響公數語不已以為聞所未聞每
與一時名士折衷儒釋所談理性之異同無不歎其言簡而理

盡和尚向錄御物一本於誠所至道俗嚮慕或指所居或指所
宇以延致之在昔異別有演壽寺吉祥光等院若干而在沈
則有壽聖寺瑞光廣院等若干而至於自行之精進常坐三
昧以九十日為期者七法華光明大悲淨土諸法門常坐三
而普德密行證悟兩及有未易及復者蓋眾之所往將其應迹
而已昔此壽尊者由文字中入不二法門以授南岳壽者而天
台大師得之惟其聞而能思思而能修是以極談辯於九句正
位階於五品登諸佛之秘藏創一家之宗途或者不究其源流
本末第見初機之入方傳錄於言益未深涉於觀境遂謂此章
句之學云爾不有名施屹立其間鮮行厥全以自任道焉能
人信其誠而尊其教乎播為銘摩貽諸承學厥俾知所持或不
無上佛果成之者人惟解與行車之兩輪卓乎先覺真知實踐
假方便力肆無礙辨圓音兩及莫非度門得意忘象何有於言
隨機動感說而常默實心純侍喚而當寂風行草偃大充其宗
緣離化城委頓而終勒辭真珉用表應迹學人所瞻永承是式
但山元安種師塔銘
菩提達摩以摩河迦葉所得無上正法未止中之直接上根其
後支分為二而心印獨付於曹魯洪別為五而宗風大振於晚
齊至大悲而東南禪門之盛遂冠絕於一時故其子孫最為著
衍但山元安禪師大悲四世孫也師諱行端元叟蓋其字族既
海何氏世為儒家母教以論語孟子教能成誦雅不欲沾沒於
世儒章句之學十一投法叔父茂上人得度於餘杭之化城院
十八歲具戒一切文字不由師授自然能通而其器識淵遠夙

頃大志以崩道自杜安坐思惟至忘憂食初恭戴聖和尚於徑山更謂汝是甚處人師云台州更鳴師展坐具汝又曰鳴師汝坐具皮云汝汝三十棒茶堂去師便住去鈴然頌偈又曰鳴師云我東南無僧師云和尚密更便捧師接住云莫道無僧好史頌之即延入侍司是時泉滿萬指莫有契其機者史既告寂師至淨慈依石林葦公即慶以記室相與激揚此事與虛谷交東嶼海庵師嘗自稱乘拾里人橫川珙公在首王以偈招之曰掛錫歸鳥師嘗自稱乘拾里人橫川珙公在首王以偈招之曰家東天地間獨有寒山子師竟不渡江而謁魯庵真公於承天復奉靈巖欽公於仰山岩問何處來師云兩浙岩云因甚語音不同師云舍取臭口岩云懶徑橋高集靈羊咬未識香記在師拍手云鴨吞螺蚌眼睛突出岩笑爾謂侍者點好茶未即送師歸蒙堂居三歲而岩逝乃還浙右虎岩伏公時往徑山請師居第一座既而退塵楞伽室擬寒山子詩百餘篇實其乘流注四方衲子多博誦之大德庚子出世湖之資福伏公加盛禮觀師唱其道師微笑而不答未幾與香辛歸千載史唐五載學徒幸湊名聞京國至大

特旨賜師號曰慧文正辨行宣政院

桑舉師主中天坐師當夕廢之餘為掛門榜而正彫判之使隨治殿宇而還叢林之舊德延指兩尺遺靈隱有 旨設水陸大會于金山命師升座說法竣事入觀於便殿從容奏對深蒙上意加賜師日普照之號陸辭南歸師拂衣去養高松對澗之而卷至治勝壬戌徑山虛席三宗四眾咸謂非師莫能負荷其在相率白子行宣政院請師補其虛事聞于朝養定甲子降

別書作大護持師至是九三被金襴袈裟之賜二十年間足不

越關而慕其道者躡屣屢至無所容處皆裹履而來以將見為牛徑山自大慧中興後代有名德博師而其道愈光師嘗勸一新到僧云何方聖者甚虛靈極德云臨朕建師曰杜撰囉扣如麻以粟多堂去又勸一僧云甚靈石欲破你眼門脚五逆浸爛你脚板僧擬答師便喝又勸一僧云雙關幸撒連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清即且置平實地上道將一勾未僧擬開口師便打僧休去其機鋒峭峻多此類師以呵罵為門弟子惡切之語以近人情行天下大公之道教叟之師傳一人而已師之利它皆陰為之沒齒不言而其道德開望為朝野所推服苻膺命賜人為祭而師未始自誇意漢如也暇日以鉢力施於葛輪尤精絕古雅石田林先生詩居吳山不與世接獨道師以詩曰能吟天寶句不寢蒲南樺其取重前輩如此師生於宋實祐乙卯二月十六日以至正辛巳八月四日終於徑山之丈室世壽八十八僧臘七十六其充五日示微疾問侍僧云呼之曾未休吸之尚未舍試問請苦源未者不來者如何是來者不來者侍僧無語師良久云後五日看楚四日夜分沐浴更衣別眾臥坐書偈云本無生滅鳥有去來水月源發樹花開授筆畫一且而代報爾七日願貌如生以是月某日奉全身入于寂照塔院而分瓜髮建塔如化城幻有精舍四會說法語有錄行于世師度弟子若干人嗣其法而同時闡化於吳楚閩越蜀漢間者若千人其上首靈隱法林中天竺祖銘等狀師行業俾播香之靈碑浩泰從軍南達抵之後未能於宗門中興奮奮之香燈顯顯之味周知所以措其頌美之辭藉備若狀所述而銘諸磨崖不失其實云云釋以瞻承夫遺教云爾銘曰

大雄唱戒宗徒等分不有單傳執開我人魏魏大慈垂陸四葉門庭之盛規章矩墨法雷雷震裂地轟天據師子座四十二年
檢過 三朝儀舊典蘇王臣順風有巖外讓大法探察夕
惟李無生戒滿有去未蘇而常照碧潭秋月皎為千光非空
非別徑山蒼蒼上與雲齊具身常住大慈為依贊迷迷空非悲
則咸直書具文刻此山石

天童坦輝師塔銘

師諱妙坦族金氏發之浦江人母張夢蓮祝產于庭而生弱不
好弄凝然伯仲間祖父謂類已令報詩書學非其志也堅求棄
俗依同里慧香淨月師既得慶安具聞北山覺報遠公蜀人通
內外學兼俄峻其往從之學又下清江登天竺山從晦巖照公
研三觀十乘之旨會益舟禪師以密卷四葉坐鎮靈隱遂至身
而事焉一日室中舟舉古問如何是良遂知震師答以冬瓜
子語舟咄曰如斯見解不難教衆師撰卷舟徑奉其面師有言
遂作禮趨出舟即命侍香至元丙子隱于北山之智者庵師侯
聘出世白鶴居再歲輒引去舟時池徑山召分半座力辭更以
為掌記已而西游吳中從覺庵真公於承天暨領無錫之保寧
巖香翻恩歸之于舟示有所本也尋遷慧山遠尋寂退庵承天
父之乃赴靈巖居數月復避于虎丘湖塔下大德戊戌被
上旨仍主華嚴行宣政院以靈隱靈巖巖師補其處師謝曰夢
堂和尚吾受宿德也位僅繚以吾有它望哉卒不赴自是居華
嚴餘十年至大戊申遷天童風當默獻之後師不以備師弗克
故拒求者學徒恒數百人延祐乙卯五月五日示寂于書堂世
壽七十一僧臘五十臨終神氣不擾理薄善如平時依書堂授

筆英然而遊視去其身猶傳舍為餘留七日顏色不為淨髮變
其月某日奉全身塔于中峯之麓中峯密惡可藏也師雅不欲
為後計遺命俾其次座之日雲霧四塞行若冥觀將空
晨曉乍明下燭其隱若隱光然說事旋復轉真泉莫異之師西
隄竹溪故下翰淨即虛公數從師游於慧山為偏其室曰竺西
人因以為稱云師襟度冲豁與物無競其在華嚴靈岩聞有獲
之者亟避去不少檢華嚴儀天有界至中道而集之者其復來
也亦無兩芥齋人莫不歎服焉師撰唱聞古善業常疑徒使四
眾忘倦五會語有錄而度普賢等若干人嗣其法者今性慶完
萬壽寺子文等若干人獨實師之族在知師最詳以師行業諱大
比丘徑山陵公為之狀以按文為潘序而銘之潘師之里中子
也漫迹四方弗克展謁坐下而接聞師之緒論其何能措辭
用敢悉取徑山之兩陳序其而為銘以藝之銘曰

智者勸禪師塔銘

名言同既尚證歲月
教外之傳何同何別我手此拳即廣長舌真機不露天綱已裂
風行草履非說而說山顛木壞非戒而戒我中峯下有靈穴
絕學禪師既示寂于藝之北山智者寺後十有五年其弟子景
琳始以來求謁銘琳之言曰吾師之道固不藉文字以傳然非
足無以假學者之恩也潘幸得與師接不敢以不能知師為
辭設接狀所述序而銘潘序曰師總道助法何忒同耶之浦江
人年十五願棄家歸釋氏父母師能奪俸休天宮善淨師二十
延得度受具以未究已事來東叟揮師抗之淨慈東叟由是獲
石林禪師繼主法席僕余為一日入室有契即命侍香由是獲

使於容印益造其闡域取成推敬之辱堂載編於湖之鳳山遂

出世願同色之大樓崇熙寺至元庚寅也後十有七年西峯及

菴揮師逐道場力舉師補其廢又八年延聖智者延祐丙辰十

月六日示疾而化春秋六十有七夏四十有七其徒若干人以

是月二十二日奉舍利建塔于寺西若干步遵其法也師性端

慈履行純實不務為瑣屑色柔氣夷而辭學其接學者唯單捷

向上事故求求法無示之以默莫不心領而神悟焉蓋自佛語

心之學播于中土宗指之盛遠近世而極師獨離一切言說相

以高教用合乎達摩氏之道其無裕無際誠有不在文字間者

矣師凡三鎮叢林而至興喚起發為緇白所信向有金居士者

慕而依然常稱其家曰吾死亦欲依師其歿也因歸骨塔傍仍

前田構精廬為永久計福遠聞海道肅政處訪使本齋王公為

高其塔曰同歸云銘曰

皇矣像教因言以宣言不盡意是有別傳來之恍惚橫鋒文

我以其默俾得吾髓山空歲寒遺夢寒冢白月在天非指所標

屨也德人形容同既刻辭山石表厥名字

金華黃李士父集卷中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四十二

塔銘

龍翔集慶寺天德禪師塔銘

臨川龍志編次

今天子至元元年太中大夫廣智全悟大禪師住持大龍翔集

慶寺請公上冊事之請師史大夫撒迪公以聞 上不允遣

使持 詔加釋教宗主兼領玉山寺教查臣諭 旨俾安

若以終老龍錫優隆泰及其從公不敢違飽勉受 命至正

四年夏五月己丑朔乃陞堂辭差處處慶且擬若令備本宗

黃次率徑山雲芳忠公以自代俄示彼無其月二十有四日壬

子委頓而化六月四日辛未全身殯于石頭城塔院臺府暨

即邑諸司咸設祖奠于道先送者數千人八月十有六日壬申

空于塔院之後爾外小巖建塔抗之鳳凰山下弟子密語以師

法嗣宮庵住山廷俊之狀走金華山中諭于潛曰先師絕障祖

道師表人天克勤

帝心光膺 聖眷宜有述以示來宗子密庇職太史氏且辱

交於先師非子雖互為敬奉故以請治敬念師之老弊也不

速千里以所服玩未識永訣者有所屬於潛者諱不得以衰退

為辭謹按公諱大新自號笑隱探陳氏唐尚書孫之裔世居江

州依徙南昌故今為龍興之南昌人父敦母蕭氏公幼聞英按

以書即成誦七歲游僧舍見佛像輒作礼瞻禮忘歸父母知不

可留九歲偕去家依伯父雲上人於本郡之水陸院既臥乳雲

之徒彰上人為師尋受具戒年十七初至廬山謁開先一山萬

公留掌內記既而達詣百丈山泰晤然無掉師一見深加器重

由內記陞居記室一日誌之曰黃龍得旨泐澤鎮後游山名聞

叢林及見慈明氣索汗下過在什麼處公抗言曰十年挑核更甚昔時仁師愈奇之又一日以百丈野狐語詰之曰且道不落因果便墮野狐身不昧因果便脫野狐身利害在什麼處公擬答師隨喝之曰是子生疑薄淡淡冰釋矣公每誦光德有云但有鐵繩不到無學安能七縱八橫乃茲研教典勸及儒安道流百氏之說師近抗之淨慮仍李公居記室出世住湖之烏回遂以辨香為師法嗣居歲餘去游江浙間復歸寺卷一時大章宿在父師行者咸與為忘年友嘗訪易公於天目山坐語至夜半風大作勢欲裂崖石左右皆辟易公不為動中峯其數異焉風風火大翻圍寺以突毀而法窟空虛行宣政院倚公起其發公既至棟宇一新而規制有加於舊上田為崇民所據者志卑而歸之亦相脫歡善刺字公領行院事雅知公選主中天竺而寺亦以安毀不一年及後其舊天曆元在石 詔以金陵滄邸為大麓翔集慶寺妙東名德傳之關山公首膺其選特畀三品文階以冠法號明年露召赴 闕入見 奎章閣賜坐良及咨問法要對揚稱 旨因及公師傳之自於是侍才言學士虞公集承 詔為晦嶽裂塔銘既又改中天竺寺額曰天厓永祚以表公興慶之功而公之別院曰鹿智亦俾虞公為書其扁榜賜給袈裟金襴衣及它貴取用之物悉出美數從行者預賜有差尋命中使傳 旨歸公於泰禧宗院留居浚甸勞問押至再召見遂許歸歸送之禮彌厚公已南還獲建使傳 旨書加護香幣之須齋奎月

百丈野狐作麼生僧方擬進語公便打復問旁僧你道這僧好打麼僧亦擬進語師亦打云同抗無異又云一僧來以公云青州布衫重七斤即不問你道方法歸一歸何處僧云系脚頭面脚下云臨濟采定裏亂說拈拄杖便打又一僧來以公手拍云釋迦彌勒文殊普賢任你脚根下過去也僧淫然公即喝去其披鋒交臂類如此一住八年不得朝後在九年脫數公為行臺御史大夫示疾前一日往致別焉既又別一二所知狀語良又速唱城猶力疾坐屬其徒以累受賜金帛作萬佛閣上報 國恩餘一無所及遂書偈而逝春秋六十有一夏四十有六所度弟子若干人得法而今居別剎者若七十人四會語有錄外奉曰蒲室茶公以母年高關於親省每自謂有嫌於睦州綿蒲李親爰以蒲室室以名其茶云公質貌魁特襟度豁如其所為文無山林枯淡之態變化開闊奇彩爛然而論議磊落一出於正未嘗有所偏黨愛公稱其如洞庭之野叢筍並作繼鉞野弁效龍起躡物避身走沈冥破理至於名教習義則感腐者激老於文學者不傲過也人為知言初親國趙公益頌未識公得其交歎賞不已即命駕訪之一時賢士大夫咸慕而交焉公歸葬之日天大風雨殞之日密雲四合陰風蕭然空之日城東南皆雨而城西面無沾濕靈異之迹可徵不誣其遺迹盛澤姑崇終哀有不偶然者矣銘曰

尋克荷負與則所存有限必幸水學載揚重現歷年單提直指
表正端緒豈立法體作大依估密裡 上化萬物時尚云朝
不越計聞當于石頭之田業三宰埔史臣勒銘垂休千古
崑山慈嚴寺住元禪師塔銘

師諱妙道字竺元之率海人俗姓陳父曰某母何氏家故業
儒師生而骨氣重神秀朗朗嗜學不煩師訓尤喜誦佛
書既而曰文字之學人皆可為善簡就之於文字之外可也善
風整者語其父曰此子不凡真之僧中可作長老人皆呼為長
老兒獨惠右目毋携以携於親音像前仰見像之右目有小珠
寔為獨去之患隨愈父以為於佛有緣年十六出家依松之
六和開化寺正繼法師十八得慶壽受具戒於大隆慶寺梵祥
律師嚴師令學佛法論師曰一法不學三百法千乃釋去偏參
禪門知識皆不契最後至阿育三山謁橫川珠禪師未幾延歸
侍司一日開室中季乾天撥話慈未解快二不已忽曰何乃自
為疑碍遂入鬼質所疑曰汝不會耶展開兩手云那二師
誠大悟即呈偈曰雲雨乾夫極光明照四方箇葉林竹葉更日
到錢塘川領之頌謂我曰再來人也由是名動葉林竹葉更日
結雜每出其上會中能悉者如竹山主東石契唯獲貴骨敬畏
之至元己丑用筆者出世于本邑之慈源寺說法蘭橫川居六
年法席鼎盛徵謝去訪萬山福雲歸於蕪東因留上馬仙居六
紫蘿山廣慶禪寺及廢道俗愈言非師莫談談起之師以為然
元貞丙申請師主寺事居五年棟字一訖仍於慈源之地為回
以是其食學統全集師於土木場中接引無幾
仁宗朝有以師名上聞者被 旨住黃岩之浮山鴻福禪寺

賜歸臣慈玄明禪師皇慶於正月也寺剝民多憂禪師至無
不輸誠傾竭竭獲安其居嚴據浮山皆古剝由師而免愈顯
禪師長忽活有不適來意諸丞司即使者伴有司坦之還山
是夜寂慈禪師耳至已而復潛歸歸慈源往拜橫川塔於育王
省履師於六和嚴師處之自實庵禪慈靈隱兩山寺欲致請
師補其處居四年而排衣歸休于白貫六和雖外宗嗣子來崇
叩無虛日師年逾七十稍服於頰清懷襟襟之幽絕乃曳杖東
隱送者往往別於江浙師貴之日初僧家當以斯道為已任
視眾散如浮雲奈何悲二效兒女妻耶自此不出山者十有四年
門人在外者期以師年九十會慶於膝下師聞之曰我不
過明年正月半明年之節正月十有二月初無所獲若忽修大
方諸老及外護耆孺以宗門大事且戒其奉學比丘未逮司觀
曰汝等徒朝至暮行住坐臥起心動念皆是自家珍室若歸真
實工夫作得主宰自然與道相應任生生死死安住直是後後汝
師友亦不虛受佛無慈慈慈慈慈慈慈慈慈慈慈慈慈慈慈
十三日黎明沐浴更衣跌坐略叙乎生始末以別眾達聰乞留
偈師曰諸方到此作及彼個我知常不得已後書偈曰佛
壽八十我多九年世間情及弄現現前投室而逝者秋八十有
九臘五十有二念留七日關離自睛齒牙不壞談到元品受所
度弟子可田一玄建塔于浮山曰歸源清淨元興建塔于紫蘿
曰圓明當寺住持門人灌一收殺利與諸不壞者名蓋焉師身
不滿七尺而質貌魁偉性剛直慎許可安會樂道不為緣道

賜歸臣慈玄明禪師皇慶於正月也寺剝民多憂禪師至無
不輸誠傾竭竭獲安其居嚴據浮山皆古剝由師而免愈顯
禪師長忽活有不適來意諸丞司即使者伴有司坦之還山
是夜寂慈禪師耳至已而復潛歸歸慈源往拜橫川塔於育王
省履師於六和嚴師處之自實庵禪慈靈隱兩山寺欲致請
師補其處居四年而排衣歸休于白貫六和雖外宗嗣子來崇
叩無虛日師年逾七十稍服於頰清懷襟襟之幽絕乃曳杖東
隱送者往往別於江浙師貴之日初僧家當以斯道為已任
視眾散如浮雲奈何悲二效兒女妻耶自此不出山者十有四年
門人在外者期以師年九十會慶於膝下師聞之曰我不
過明年正月半明年之節正月十有二月初無所獲若忽修大
方諸老及外護耆孺以宗門大事且戒其奉學比丘未逮司觀
曰汝等徒朝至暮行住坐臥起心動念皆是自家珍室若歸真
實工夫作得主宰自然與道相應任生生死死安住直是後後汝
師友亦不虛受佛無慈慈慈慈慈慈慈慈慈慈慈慈慈慈慈
十三日黎明沐浴更衣跌坐略叙乎生始末以別眾達聰乞留
偈師曰諸方到此作及彼個我知常不得已後書偈曰佛
壽八十我多九年世間情及弄現現前投室而逝者秋八十有
九臘五十有二念留七日關離自睛齒牙不壞談到元品受所
度弟子可田一玄建塔于浮山曰歸源清淨元興建塔于紫蘿
曰圓明當寺住持門人灌一收殺利與諸不壞者名蓋焉師身
不滿七尺而質貌魁偉性剛直慎許可安會樂道不為緣道

退之際處之裕如日用中惟以向上事聞云孝者世諦語言不以掛口一僧問陸巨大夫見南泉云弟子家中有一片石也曾坐也曾臥欲鑽作佛得麼南泉云莫不得麼南泉云不得未嘗意作麼生師云人向十字街頭箇錢店只是不許人喫一僧問和尚教者相掛子話並無入路師云河裏夾錢河裏灘佛性話師云試來看僧欲淨口師厲聲云夜深下去僧不會歸堂中怒誓不已或者以告師云它問後會去在僧間之釋然其方便為人多此類云之師長官某問如何是佛師云牛背无鶴問如何是法師云蕪雷喚冬瓜大契是佛師云天穿未行而有浮山之命晚切紫霧自轉東海養翁湖東大帥某居斷蘇翼萬戶府時兩入山間道間師開示深用款服南臺街文常公其不遠二千里乘訪師發藥之留燕旬不忍去其為達官大父老請而不應師欲使其庸神見夢於縣長吏曰為我一言明日當兩長吏以白於師兩隨至師之道非獨有以信於人雖鬼神亦莫之能違也故示戒之後識與不識死不及家師有重祐香寶李古一百則頌古五十三則四會說法誦經若干卷識者詳其概用峭拔如鐵碾石片云温之壽昌神者住持門人法源既結集而求太常博士柳公貫序其首以行其世司晚後以慶元保福神者住持門人一如所狀師行素來微無善業及與師接而把其真風願以游於方內未敢受法雨之餘潤懼無以贊揚乃一而師德之來重以前背王住山印公諸大尊宿為之勸請不敢以鄙陋固辭銘曰

筠巖拜師塔銘

禪林之盛宗唱並傳古響後鐵錫橫拂川師之有聞匪所以耳不勞履平已得吾髓而吾髓宗通說通末後一着乃其極功佛之壽命非有數豈特以八十示出間相師多於佛矣嘗九年靈根不壞身真儼然門人所記四會有錄其歲月志陵谷師請大郎請筠岩扶趙氏趨之會稽人勿不如常年二十有六乃辭家入道得度於上虞法果寺中拜師師受異戒勸必中產其祖欲律師性台之妙果甚委重之遺後同郡吳涇歸法師為天台性具之學耗能過其大業結見師戒行精嚴謂曰佛之慧命寄在毗尼法大父律中宗近汝能於井世光紹其宗吾道不在茲乎師承命即日渡江依君李印律師於杭之吳之寺不數年委究其宗旨明慶告公延致而班久之會虎岩良公嗣主法席推居第一座演暢融明教軌安聲為眾所欣服而敬異然能以慈悲福誘與物無忤出世本郡之羅漢院文傾植小應神其勤迂王松江之延恩報德寺道譽益盛感風報謝者而共從不忍捨居二十有六年一旦不疾而逝臨終祈佛名不輟俄數九十僧服六十五闍維香根不壞函蓋骨跨上虞建塔于法果師長眉深目廣額豐頰三衣惟布日一食人施以錢有求索者予之無勤以故囊無稍費在明慶時寺屋以空斥毀而師所居寮堂獨存明日有一卒來前告昨日致火傷吾足言訖忽不見而几上帶陀天神摩足跌一插聞者莫不大駭師三闍大藏行中書在丞容攝奎公以師事之一日延師誦經神僧為降異光滿室眾所共觀李公語人曰師公佛菩薩地位中人也哉大

陔浙河東西拜死者緝獲清雲間師出衣孟之贊建無遠大會
 三盞夜施者不基而集瑞應之迹充多而師未嘗言之蓋自雙
 林鳴戒遠散分球師異旨莫適相通師雖受持律部而蕭蕭
 念佛三昧劬古入作懷淨土詩數十篇昔大智和尚嘗曰吾生
 弘毗尼死而安養平生所傳惟二法門大智之後善繼善述惟
 師有焉師所度弟子一清今住越之東山禪寺稱若千人其上
 首明慶住持請律宗志果狀師行業請為之銘用刊于茲碑
 銘曰

佛入咸度三學殊宗卓然大智合異為同惟師承之克揚其志
 會二法門歸一大事鼓棒劫瑞人天具依蓋接不壞室塔鏡二
 有大宏獨為律宗主獨辟樹碑昭示乃祖

四明乾符寺觀主容公塔銘

四明乾符寺觀主大師諱普容字太虛俗姓茅氏世為條山人
 年十有四出家於里之岫山又十有三年祝髮於拉之昭慶明
 字受具戒於明之開元依碧溪開公於明之延慶抗之集慶者
 久之從石林介公歸延慶得止觀法門於桐溪清公既歷四行
 雲岑海公為升座說偈曰以主觀事之何返岫山於是乾符久
 廢新復半岩金公比承謙公戒議以興造師為善施者建寺如
 其舊道曰六百畝有碑寺刻稱作九品觀空若為注帝佛區
 江湖道俗皆異得師補其遺闕不徒翻人福清州判官揚其為
 構精舍城東三里所自有可以開二朝有旨賜寺額曰慈
 濟且加法師號俾之開山師應勉受命為實田三百畝有
 時醫其眾而仍居乾符俄卒淨崇會於慈濟與眾別明日遂別
 士大夫常而往還者又明日示寂於所居之觀室春秋七十夏

四十四時延祐七年二月一日也其月某日奉金身舍利慈濟
 寺東有若千步府衰弟子惟允法言等若千人法言既嗣住慈
 濟始狀其行事願曰之慈輝潛證為之碑曰師家故業佛壽禮
 之孝厥有端緒今不言其教也身自大雄鳴戒球師異旨莫
 適統一惟天故之傳為得其宗而學者或格於管向有救世行
 師蓋病之是故一年常坐二年修常行餘時則偈半行坐非
 行坐兀然其頂者三髮其躋者百閱七年而四三昧以具既又
 集同行修大悲期一年淨土期七年萬公廢土墓而與之游轉
 為孝東林故事四眾從之為四十八頭會者歷下恒數十百人
 所著書惟圓教要義一卷而未嘗示有證入故人無得而稱焉
 微大德且寂為解活其不能自食者用開羅法欲送其死無所
 歸者今行中舊左丞李公時為紹興路總管師為建普度會十
 重夜坡事若有歌謠聲同和慶元路總管府事張侯以早告師
 為合同偈六十人誦白衣觀世音懺前肉香祈眾感瑞光如環
 路兩三日乃止駟馬都尉潘王鶴捕溷浴迦山道出四明殿拜
 執弟子禮請主如意輪期三七日尋復夢夢益中啟者此皆出
 之師共稱者也昔安定梁氏蓋入天台之室矣然於其行位猶
 曰不可得而知也矧以滑之家陋未始一登師之堂其有以異
 夫世之知師者乎深次其畧贊揚乃一云尔佛曰
 八世所證曰一大事究竟其依得語矣我者大師玄珠密契
 爰助身心而指安慧法網可裂行海無際一雲在空潤澤芳流
 世出世樂平等不二疾三頓風天龍効瑞瑞瑞應應莫表階位
 物文煒安式告來高

真如觀主壽公塔銘

飲唐真如觀主大師示癸後五年守子慧炬始以狀求予銘其
 舍利之塔予退休之餘方掃除筆硯然以師道行之尊乃予履
 而欲蘇而慧炬又遣使馳書踰清江而求何敢以荒蕪園薛按
 狀師請正書別務松壑挾持杖抗之錢唐入父名某家故業
 儀師自製之年廢廢俗棄家浮圖法於南天竺之崇恩
 演福寺某年往住山柳菴推公法師得度為沙門編經撰佛書
 夜不輟平居食不過中齋不至席屢持禁戒彌文益堅甚年五
 回湖公法師來住是山師既開妙教即立妙行道者日廣遂陞
 居第一座為李者師座下恒數百人師隨狀開示縱談極辯未
 嘗少倦江湖道俗爭欲得師出世以主法會師之母某氏賢而
 有識每戒之曰慎勿以住院累我師亦格遵毋訓諸方以聘幣
 來者皆峻拒不納而於自行之功愈加精進行四三昧終而後
 始歸寸陰弗棄有施以財物者輒均分於眾而以已所得贖金
 魚之屬以放生冬錄之外絕死長物某年著述真如觀堂於錢
 唐城北母亦隨喜不出其廬具以資役費堂成奉安千手千眼
 觀世音像於其中歲以季秋之月集十方行人修大悲懺三七
 日又別立普賢道場嚴修法華三昧講堂開度置金書大般若
 經錄者大智度論於其上而闢其下為講堂以待求學師凡造
 佛像演經文懺期授戒法往往感天神侍坐天雨空花靈光
 瑞相變化非一莫可殫紀至正二年春二月戒示微法器其案
 曰帶溫藥前一日我當去可為我速淨土懺七晝夜以助而歸
 十三日沐浴更衣端坐達旦廣說觀心觀佛淨土法門以策勸
 予我安然而逝十四日也世壽若干僧儲若干十九日開殯啓
 龕視之顏貌如生手足柔軟既而於火輪中放金色光滿高數

金華黃先生文集 卷四十二

丈衆共觀師坐五色雲端然不動道深中苦恨不埒得舍利
 無數其徒相手謀而起塔於觀堂之 若干師既度弟子得
 其法者曰德高嗣主觀堂曰普羅臣車塗廣福故院曰慧炬及
 宗勝英海慈寧至道居安等今同居天竺靈山寺行法華三昧
 以千日為期云銘曰
 衡台之教自言以傳惟真知師匪託空言以淨信心由解起行
 具四三昧圓修圓証持方法安住一乘乃發弘願利物利生
 天神尚寶華現瑞感應之交應容思議化期既畢言而歸
 萬目所瞻真身在茲昔本非來今亦非去馮以銘詩式備撰茲
 道行碑
 大慶壽禪寺住持秋亭禪師耳公道行碑
 有大比丘曰秋亭禪師被
 今天子命住持大都大慶壽禪寺其謝華而去迄今十有四年
 王公大人莫不高之學徒欲擊其聲光接其辭氣而不可得今
 住持臣僧顯嚴實師法嗣之上首謀五石以頌其德使覽者有
 所觀感而興起焉至正十年夏四月九日
 上御與宣便殿翰林學士承旨臣哈剌八都兒臣拜拜以為言
 制可其奏事下本院命侍講學士臣潛撰文學士臣好文書丹
 別敬集賢侍講學士臣期師象題其額臣潛謹按師名洪耳順
 德之恭陽鎮孔氏子也家本業農而具其父者讀書為善士母仁
 慈而有厭行止崇信釋氏之說一夕夢金像滿室明日而師以
 生師天樂迴異常見自幼始嘗飲酒每慨然懷出塵之想父
 母不欲違其志七歲即令出家札本府開元寺額公為師服勤
 左右朝夕匪懈師性醇厚而言簡樸人未嘗見其喧譁戲笑乎

四四一

二十得度受具稱游講辯言與百無所不達謂單提直指乃
 向上宗乘之捷徑遂至京師謁西堂禪師安公於大慶壽寺乃
 親軒加賞諱命入室倚香師勤於咨決雖示以阿耨耨無動色
 西堂大奇之傳衣而付法為西堂唱戒師法凡此崇禪師延公
 願領其眾首命師王城西之廣福寺居歲餘擊瓶錫南游蒙漢
 江淮間凡名山巨剎大善知識無不與之相叩擊而究其旨趣
 會于大同還擊竹竹寺手杖復歸休于慶善寺以比給命主鼓
 村之觀音院垂及五年四眾傾慕施者至集大啟丈室門無咸
 為之一新北溪延濟法兄當雲禪師與公維之命於第 代女
 冥禪師法座乘禪枯香閣堂演法出世住持奉慶州之保寧寺
 甫四年信嚮者愈眾香雲逝而師以公奉補其處亦止四年小
 大之務靡不尽心冀厲其徒多成法器俄一日大書偈曰和南
 上禮諸 高德別請他人拯釣舟嘗單提揭於地它鞋竹杖出門
 徑去眾皆大驚奔走求之不得或報師隱於文明門外一小院
 兩班執事率眾迎師不為起再書偈曰氣鼓腰包歸去也再
 求不直一文錢某莫知所為乃相率白于宣政院達客省使請
 師挽留之仍詢以遠引之故師曰祖師有云三年不去五年不
 住此乃從上流傳之遺風客省使還院白其事言數日去留而
 三勸請度不可強乃聽其所之師遂歸隱于順德之開元寺其
 不出戶者踰十年顯儀既被 上旨來捕其處乃遠迎致師
 於故兩住觀音院以便及省師并垂七十耳聰目明住世歷劫
 未易量也兩度弟子勝喜勝寧等若干人嗣其法者今慶壽顯
 儀及永平開元住持某某等若干人惟慶壽安四方禪宗列刹之

首 朝廷睿劍玉為印以賜之崇階異位之所加後先相望
 當路知師雅意謙退第奏請降 旨賜號某大禪師其高風
 遠致豈可起見而巨滔起自表追久矯寃祭禩何足以知師受
 訃書辭無任錙擢其銘曰
 鐘 二人師祖道是承慈香三季安為一奏請北禪訪玄機密契
 燈皆同明海元異味推其自利用以利物雲奔川奔如客赴家
 功成身退擢來逸李嶽飛騎集如兕夫母四乘攀慕乃夫莫迴
 逆有隱顯心非玄來動也時行靜也時止出以滴物處以金已
 龍象所蓋人天具休鴻飛冥 七者美為名之我隨上徹
 當守詞臣作頌清風千古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二

三勸請度不可強乃聽其所之師遂歸隱于順德之開元寺其
 不出戶者踰十年顯儀既被 上旨來捕其處乃遠迎致師
 於故兩住觀音院以便及省師并垂七十耳聰目明住世歷劫
 未易量也兩度弟子勝喜勝寧等若干人嗣其法者今慶壽顯
 儀及永平開元住持某某等若干人惟慶壽安四方禪宗列刹之

世譜

馬氏世譜

馬氏之先出而後孫思脫里貴族始來中國者和祿宗思生而
 矣遠有識量慨然以功業自期嘗縱觀山川形勢而樂臨眺上
 環之豈厚運主道宗威雅聞奉大珠九以進道宗欲官之辭不
 就但請臨眺之地以畜牧許之遂家臨眺之狄道和祿宗思生
 怙禮備蓋歌以軍功累官馬步軍指揮使為政廉平而有威望
 人不敢斥其名淮稱之曰馬元帥固以為氏特稱爾蓋歌生伯
 索麻也里東年十四而適亡失母所存為金兵所掠遷之遼
 東父乃放還居靜州之天山漣血求父母不得遂隱居不出業
 耕稼畜牧貨業經万好施與結交賢士大夫金主熙宗聞其名
 數遣使徵之辭曰古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吾不違事親何
 顏事君子終不起伯索麻也里求生習禮吉恩一名履祥字瑞
 字性純隨兒時侍親備知成人飲食以後長者既世盜賊魁傑
 以志氣自負喜騎射而知書凡諸國語言文字靡所不通家餘
 之士多崇從之游食者常數十人感勵之仕輒應之曰幸有以
 具甘旨夫復何求况兄弟皆登世我出孰與為養乎父有疾術
 藥必親嘗水不解帶疾不可為而寢家湯藥旋瘳於墓間三年
 母亡親喪亦如之聞者皆曰萬孝君子也金主章宗時衛紹王
 在藩邸召見禮賓之所陳備處理民十餘事皆軍國之要務悉
 奏行焉泰和中以六科中選試尚書省譯史衛紹王嗣位始通
 問于我

太祖皇帝信使之副韓其人術能三曰可謂吉思忠信而多智
 且善於辭令往必無辱及入見上愛其談辨而觀其端宇
 不凡矜敬久之曰賜名曰也而添國古程漢言能士也豈再使
 回留不遣使人風之曰爾國危在旦夕若屬將為虜留此則可
 以長保富貴若曰國之興亡你改善惡不修勢之強弱我國無
 亂政爾河以知之貪利則不仁避害則不義背君則不忠出使
 而不報則不信誠拘留不返當以死自誓互道失身雖生何益
 留之三旬知不可奪乃厚禮而歸之

太祖思其賢遣內臣乙里只持國書徵歲幣且招之使來衛紹
 王欲遣之力辭貞祐未報家後金主宣宗南遷汴上再遣乙里
 只論旨曰寧元歲幣必得斯人宣宗奉和議之成張遣之汴汴
 而言曰臣身猶草芥不足惜也苟利於國雖死不恨但以人資
 敵豈朕國之道哉遂輟不行尋擢開封府判官內城之後加昭
 勇大將軍充應辦使不擾而事集以勞遷鳳翔府兵馬都總管
 判官至則李贊才請軍攻與利除雲境內稱治四方流寓之士多
 歸焉元光二年秋詳報大軍將攻鳳翔行臺命濟野以侯主帥
 素興之不為乃撥其從騎行三舍而與大軍前鋒遇於澧水戰
 不利且戰且却將及城伏兵遮其歸路矢足援絕人殊死戰為
 軍圍之數重誘之曰我國開公賢歷石不至今亟降是釋君為
 攝之機也不能乃特其馬使不能行觀率降之又不得而下馬
 持槓去接戰將突圍而出圍益密遂見執令軍士殺弓持滿深
 向而帝之曰不降死矣又不聽殺者再發矢集其身如蟬馬不
 絕口而死是歲冬十一月二十二日也麾下士不降而死者數

十人事聞宣宗命詞臣王鶚草制贈輔國上將軍恒州刺史諡
忠愍勒步原籍晉門寺之東立廟賜額曰忠愍事見金史宣宗
本紀初史無詳不載而詳見於忠義傳傳亡時其公族近臣
之家皆屬于汴之青城

太宗皇帝聞其忠義遣內臣撒吉思不兒持黃旗撫問其家得
其子三子俾入朝於和琳

憲宗皇帝遣使備宿衛中統元年丞相鐵真內侍蒙速速引
見

世祖皇帝於白馬甸上諭旨曰此也而添園古裡之子乃父忠
於主朕今官其子安有不盡力如其父乎三子曰三達曰天良
日月忽難一名員字正臣三達性剛直多謀略累有戰功終於

中書左司郎中三子天下聞其都失刺約妻謝並居天山天辰
山東諸路權攝使後伐宋以功佩金符為太平江州等路達魯

花赤二子奧刺罕楊子縣達魯花赤保祿賜傳沈教語言詳
給善為湘陰州達魯花赤單騎往說左江反者悉降遂同知南

安路提管府事其文學政事有傳存高奧刺罕子關里奚斯揚
縣達魯花赤保祿賜子世德以國子生擢進士第今由監察御史

連中書省檢校官關里奚斯子祖仁國子生登陸縣主簿月
忽難歷事

太宗

世祖三朝終於禮部尚書有傳在國史故故事月忽難十一
子世忠常平倉轉運使出昌行尚書省在右司郎中贈吏部尚

書世欽通州達魯花赤翰沙納世靖皆不仕世孫中山府總察

提舉失言歸州判官世恭瑞州路總管世臣大都平準庫提領

餘三人皆早卒世昌四子潤同知澤州路總管府事贈河南東

道宣慰司都事潤贈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出散子開在

京倉其官世靖子岳舞蘭溪州達魯花赤世祿三子失里哈河

南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世祖大都宣慰使舉也里哈不也失

吉子雅古世恭子必胡南同知興國路總管府事世祿當池茶

監調七子祖常進士第一人辛官御史中丞任殿頭其行惟恭

烈後之秉史筆者當為立傳茲亦弟序祖義翰林國史院編脩

官祖烈汝寧府知事天全祖孝祖常同年進士今為某官祖信

某場某官祖謙國子進士昭功萬戶府知事祖恭國子生禮四

子祖中某副使祖周祖賈進士廣西廉訪司知事祖善進士河

東宣慰司經歷祖良洲三子祖元祖賈進士市舶其提舉祖某

某路儒學教授祖清開子某失里哈二子某祖憲國子進士吳

縣達魯花赤也里哈子蘇刺哈蒙陽縣主簿雅古四子某其某

其祝統子某祖仁子伯嘉詒祖常二子武子奎舍山縣達魯花

藏文字秘書監著作郎祖我子獻子國子進士金山縣達魯花
赤祖我子惠子兩郵府知事祖中子哈木爾祖賈進士祖周子
明安當爾其稅使開孫捕子海貢進士
史官黃浩曰古之清澗者或以國成以官成以父父字所取非
一馬氏自狄道而天山則以官為氏也昔臨川王安石為許
氏世譜起唐虞歷兩漢至三國而其傳緒始頭馬氏之有姓迄
今僅一百餘年故子為其世譜可得而詳焉然子親許氏有唐
贈陽守遂伏節死難與福州府君事正相類而臨川論或德必

百世祀獨上推於伯夷而歎其後世忠孝之良不得與齊魯廉
虎之徒俱出而馳騁焉嗚呼遠之不得與齊魯廉虎並馳所遺之
特異也桓州府君名聞上國數日竊致誠使知曆數之有
歸而審於去就期扶輿運紀功太常視委皇靈庶虎尚何歎乎庸
備論之以著于編

家傳

太傅文安忠憲王宗傳

王諱柏鐵不爾其先出於西域哈兒魯氏世居海牙里高祖諱
塔不台當

太祖皇帝體興之初有率其族僑徙本部主阿爾思蘭可汗未
觀于幹般怯魯憐之地 上撫慰之甚至命故本族軍從平

赤察合得兩太子掠漠地下拉昌諸州及豐慶雲內大同等城
既班師而陳其勞績賞賚渥遠從

太祖親征大敗金兵於野狐積宜德等城追掩金兵直抵居
庸關功最諸將皆 旨以本族軍由河西騰右入關陳師遇布

宣威德禁止殺掠衆皆悅服還師河南後被 旨西征至延安
陵千軍會祖諱阿達台從

憲宗伐宋攻釣魚山而股祖諱質理華台備宿衛共

太祖第二幹耳孛忽蘭皇后位下

世祖皇帝建都城立官朝以勳臣子孫俾堂門衛克稱其職有
子二人長曰禿忽赤次即王之考諱曲樞切失怙恃既長性淫
靜罔攝而無華等

裕宗未及用迷為

繼仁裕聖皇后官臣以禮厚稱

仁宗生七日選入侍于宮中而左右擁翼之其後從
仁宗侍 母后之懷孟之雲中備服其勞
武宗知其忠降手書獎諭賜以宮人王氏羣佐
仁宗平內難迎
武宗即皇帝位等

母后為皇太后立

仁宗為皇太子論功拜平章政事行大司農領度支部事未幾除太子庶常平章軍國重事遷太子太保領典醫監事

仁宗嗣位拜太保領軍國重事集賢大學士大司農領大醫院崇祿院翰林國史院典監提調回漢人司天臺事附自崇祿大夫再遷開府儀同三司敕上柱國爵應國公任太保者十有九年小心慎密認然以愛君憂國為心

仁宗特命推恩於其三代於是王之高祖贈崇仁迪慶功臣太保儀同三司柱國追封郡連王謚莊穆會祖諡純懿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郡連王謚康懿祖贈推誠保德輔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郡連王謚忠靖高祖妣伯顏忽都魯妣伯牙其祖妣穆忽理並追封郡連王夫人仍勅集賢大學士郭松年翰林學士承旨程鉅夫勒銘于碑

仁宗嘗駐蹕和義門外指故大司徒河失帖木兒之墓頌左右曰朕嘗學蒙古文字於司徒於心不忘曲極之功朕所嘉尚其為治壽藏郡千司徒之兆以表朕志辭不獲命即日相地發管葬為何蓋允植華表列翁仲如式竟遷安焉妣曰順國夫人撒法里有子二人長伯都次即王母夫人才媛夢羽水神人授以大珠璣珥走掌中巫納于懷袖而遂悟王生有異貨警敏絕人至元二十二年壬甫四歲從太保事

仁宗母侍宴宋嘗有童心日進膳蓋必充主而後已善早之分肅如此比長察言矣威重不撓為同列所敬憚

仁宗春秋日富何為腹心大德九年從之懷孟阜之雲中負羈

緝屬宴韓胃雨嘗交險阻衣不解帶舟不露席自夜達旦未嘗解去左右太保持天體以緹綱維王則奮智略以應機變兩官侍以為安十一年

仁宗在德孟聞國恤而內將將作夜幸王寓舍與興之謀王對曰此事關不容髮正名舉義實在今日必先人有軍人之心可也遂決策北行實明王從太保簡軍從探甲曾整部在危兩官倍道疾驅既至京師直入禁中都以為自天而下王父子與一大臣佐

仁宗掃除寇克郭清官闕
武宗之入正大統王之功居多六月授王正議大夫懷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諸軍與管管內勳業軍重潛謀也尋賜以黃金為兩二百五十白金為兩五百中統鈔三萬貫留為太子府正

仁宗諭之曰凡東宮騎從兵器環衛廢政改悉統之有請有屬可否惟汝乃以上聞遠有常憲王職宮禁正己以律人同儕微有所拘即而折之不少覺督吏獨腹內外凜然

仁宗念其公忠聞陝西薦訪使郭公某有賢金寶
順宗皇帝如郭氏之凡子幼從始氏長於宮中克有淑德道近侍傳 旨于妃之子 皇兄親王以為王夫人至大二年王侍

仁宗至五臺山還京師十月拜中奉大夫夫西等殿行尚書省參知政事以陝西重鎮且東官湯沐邑也詔諭行省凡川陝工民二總管府官屬工技放園等事拍職木爾憲總之仍賜重賞五給六乘傳凡事得以便宜施行有兩奏劾則馳上之視事未期而境內大治三年十二月召除正奉大夫太子家令凡周

佛御帝戚委積工藝錄籍米官其出納追退惟王是決毋
賜賜書知前王學職惟王之選自陝西也言致治之道
人為先臣在陝西見老儒郭松年有文章議論佐風憲有能
聲令家居三十年矣其六若同寬甫買文器侯伯五輩掌國政
事皆有可采證具姓名以聞上嘉納即遣使驛召至關拜松年
為太子諭德尋拜集賢大學士以寬甫為太子贊善文器伯正
並國子博士後皆有名字時學事院臣請立左右衛王諫曰兄
為天子弟居東宮令中書受樞密軍民之政莫大於是今復立
衛自岐而二必啓嫌隙惟恐慮之

仁宗嘗命宮臣理龍舟遊太液池供張已具王諫曰主上方勵
精為治奈何以此為樂乎萬一蕩漾疎虞如社稷何
仁宗默然稱善者再事遂寢聞者數風焉
四年二月 皇太后聞之大喜厚養以極其直至大

仁宗即皇帝位拜王濟德大夫大都留守兼少府監尋擢侍御
史固辭 上不允諭之曰朕紀綱連耳目惟卿是賴其勿辭
王乃拜命即日以臺諫劾右丞相鐵木迭兒素乏人望貪墨敗
官 上可其奏而 皇太后不直之王叩頭陳
世祖指劾所以窮善瘼隱之意卒罷之王偶與侍御執院在側
者王問汝何官曰殿中侍御史王笑曰殿中與侍御執院可乎
其人愧恚不敢復出於是紀綱大振百司悚然先是諸罷僧道
官王力營之僧道來謁者皆拒不納 上將以暮春之月幸
香山寺王諫曰參香方滋千乘萬騎徒御雜運不無蹂躪農民
何望願陛下端拱穆清進大臣論治道以康四海不猶愈敷福

世澤廣乎 上遂不恤有伶人奏樂許旨命諫之王諫曰法
者天下之平也奏樂有忤而宜重與罪大於是者將何以處之
乎乃命飲遣之八月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備國史十一
月慶臣列侍于嘉禧殿 上謂王曰汝未亂事朕至今餘三
十年朕躬之安皆汝之力朕事之集皆汝之謀朕朕無朕汝也
莫並汝勞矣多汝心汝歸惟朕知之其以
睿宗皇帝孫錄遠王也不之姓名失烈門者配汝以稱朕意
王再拜辭不允又命有司賜以甲第珠璣寶帶黃金千兩白金
萬兩中統鈔十萬貫恭降金虎符加大都留守兼少府監武衛
親軍都指揮使有指掌環衛官及禁廷廢政凡有兩數奏者必
先關白於王然後以聞王且暮上側服食既御即以賜之眷賜
雖隆王兢兢自持不矜不肆正色立朝未嘗阿諛以為容悅奉
蔽以遂其私由是出入禁闈者無敢不慎 上嘗宴文德殿
甚歡近侍奏辭請尚方衣帶王委曰 聖主一日萬幾宜案
宜有即今贊御之臣不能謹止復乘間俾得錫子不忠甚矣乞
處選已賜之物以待有功 上改容謝之一日 上坐便

殿問王曰來嘗取士何法為上王對曰今以季勢用人何由得
才右有利舉之法 光朝嘗欲舉行而未果今宜以時述
祖訓以開賢路 上以為然即命中書議行之皇慶元年十
一月進階禁樞大夫二年二月兼大都已回事十二月拜陝西
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尋復留為大都留守兼職如故延祐
三年五月拜中書平章政事仍領前兩兼職王首言帝王大德
昭族為先親屬諸王遠戍邊境為國保翰履應應雖有尋
願陛下聞道使賜之對衣法酒以養國焉 上嘉其忠之即

遣使持符來酒以賜有旨令中書賜近侍以中鈔鈔為賞
五百餘兩王奏曰有功固不可不賞然自陛下發大賞以來未嘗
頒香矣況府庫之實皆出於民以有限之物供無窮之用民將
奚堪惟陛下仰思 祖宗創業之艱難以保民為務 上從
之而止王奏曰四不逮兒孫氏碑在西陲未嘗聖化其俗兄弟
自為姪姪姪常亂倫莫此為甚乞嚴懲以正人倫厚風俗制可
其奏下有司著為令某年正月會朝 上命畫以內外進獻
之物賜王辭曰臣以微才叨居政府大懼無以稱塞茲又加以
重賞何以克堪願以所賜之物悉與四法薛崇直司門者以旌
其勞 上嘉其廉而後徵其惠留守歲往還上京例張盛宴
為費不啻至一切奏罷之集賢大學士大憲都以其弟入見獻
水獮毬一 上命賜中鈔鈔伍伯錠王諫曰一種之微酬以
重賜四方未實何以堪乎 上笑而却之某年時巡上京欲
以初秋廻鑾王諫曰

世祖往還歲有定制今未確在野乘輿所經民將廢業願陛下
下法舊制以惠斯民幸甚 上然之遂改以八月有旨以
王長子完者為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王辭曰臣父
子無分寸於黍薪非據况翰林地親職重當用名儒宿望臣男
完者為年僅弱冠臣在中書未能佐陛下任賢使能而先錄用
其子何以詔宦官乎 上曰朕業已命之矣差長當侍立於
使卿勿多辭完者為翰林直學士 上曰朕業已命之矣差長當侍立於
使卿勿多辭完者為翰林直學士 上曰朕業已命之矣差長當侍立於
使卿勿多辭完者為翰林直學士 上曰朕業已命之矣差長當侍立於

便殿有弄臣用言戲之 上微哂王正容而進曰臣身居職
廟宜贊傳之所敢戲臣受侮非所懼恐貽笑天下耳
上至命左右拉其人出之四年八月 上諭王曰昔我

大坦皇帝擊逐區夏大建宗室以為蕃屏剖割裂土錫以王爵
以培養元氣散敵讎也近聞其子餘嗣襲多不以序得非
翰林巨儒職其事者以私亂法乎朕念之久矣今命汝輩翰林
以監正之遂拜學士承旨進階銀青光祿大夫燕藏如故王
闕列別本支序定知舊制國族大服 上聞之喜曰朕固知
非此人不能辦也中書左丞相哈散與王同侍 上於寶慈
殿哈散奏乃者財用空虛亟由賞賚之繁請自今一切毋與王
回賞有功罰有罪國之大柄若皆不與功何以勸但辨之當審
不可濫耳 上然之六年八月加領章殿監事十一月加擬
調崇祥院事冬至日 上坐文德殿太史進授時曆王執曆
指至元紀年曰

世祖混一區宇開太平無疆之基在位三十餘年政治之盛真
後世福次指大德紀年曰
成宗初政清明中遵示恭遂不擾擾次指至大紀元曰
武宗銳意中興惜乎天不假年次指皇慶紀元至是年曰今八
年矣 上曰延祐之治如何王棟盾對曰治否在後人議耳
上曰卿意深矣吾臣當共勉之七年正月
仁宗崩王哀慟幾絕伏倚闥垂泣臨闕四十餘日未嘗少間
吳宗遠近侍慰之曰得悲痛極矣樂不願獨身不念朕乎朕之
尚卿尤甚於
先帝也命送歸于里第日遣問焉

吳宗踐祚之明日卿大明殿大臣宴殿皆列侍 詔王而諭之
曰 先帝嘗囑知朕曰栢鐵不爛自幼事我終始于栢
軀蓋葬無有能先之者我非斯人則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汝其

上命賜中鈔鈔伍伯錠王諫曰一種之微酬以
重賜四方未實何以堪乎 上笑而却之某年時巡上京欲
以初秋廻鑾王諫曰

世祖往還歲有定制今未確在野乘輿所經民將廢業願陛下
下法舊制以惠斯民幸甚 上然之遂改以八月有旨以
王長子完者為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王辭曰臣父
子無分寸於黍薪非據况翰林地親職重當用名儒宿望臣男
完者為年僅弱冠臣在中書未能佐陛下任賢使能而先錄用
其子何以詔宦官乎 上曰朕業已命之矣差長當侍立於
使卿勿多辭完者為翰林直學士 上曰朕業已命之矣差長當侍立於
使卿勿多辭完者為翰林直學士 上曰朕業已命之矣差長當侍立於
使卿勿多辭完者為翰林直學士 上曰朕業已命之矣差長當侍立於

母慈志意猶在耳朕不忍道疾用揚子大廷俾眾知之遂以
而服珠七寶頂帽及御衣賜之曰 先帝以卿朕憐不
員 先帝首肯朕即凡朝政之得失其直言毋隱王受命感
泣 對曰臣不厭事 先帝幸無大過今 陛下上繼
先志曲盡吾心敢不竭犬馬之力臣竊以為聖君之初政左
右前後宜去邪任賢使聰明四達天下之幸也上曰然四月後
除銀青榮祿大夫大都留守兼職如故王自是奮發盡言無所
避接而羣小有不堪者或因構讒言受潤日甚
英宗始不之信後乃惑之侍過益疎王不為愛 上亦尋悔
曰父不見拍鐵撥觸矣在廷忠厚 老成之士未嘗有言其非者
殆羣小之言惑我朕朕不遠 先帝之明遠矣後召見厚禮
之命仍掌環衛王見言既不用而如龍者尚家遂退隱于雲山
之比

諒備
明宗問諸左右知王所為大驚南還中道詢其子孫追念不置
有宗王久鎮北邊以病以召至京師王奏皇馬益親且有功何
可以無捨之言而廢之 上極尊禮還第又有異姓王初
樞密院事者或告其怙克宣統 上怒將置諸法王奏國初
其人父子數立大功今在邊陲驅軍有法遠人畏之奈何自撤
藩屏 上即命釋之後遣其子衛實實為謝王片去不與語
初作西宮卒徒服後者數千人糜食不絕有一卒至宮闈丐食
以闖入為衛士所執 上命王訊之王奏曰卒雖可罪而實
以飢故情有可矜乃實其罪并餘卒悉放還營仍若令役者以
蔽更而給其衣糧宿衛聞人按籍輪直而官無黜給王為奏增
冬衣日餘自是免夜飢寒之吉相率繪王像而祠焉故乎章政
事道公世延為中執法時登輿初台丞相鐵木迭兒會
英宗在諒閣中後出據和位遂起大獄以事報復誠以王力
微而免王未嘗與人言及王慶趙公致莫甚畏人始知之其知
國體隨時務陳善閉邪為世所稱道者如此至於謀敵之大者
策之良左右密勿則有非眾人所得而聞矣觀夫皇慶延祐之
治則君臣一體明良際會王平昔所以格君之心者可知也太
深之屬疾也王治湯藥時寢輿不少懈及疾不可為治赦充謹
族人欲守本俗王不可曰罔極之恩誠以無報今居乎中國獨
不可行先王之禮乎不然是以禮待吾親也躬養終居倚重
吳補以節薦義以時後居內憂亦如之遂失守為家範則王所
以盡為人子之道者可知行有不待學而全矣乎蓋王天性超
邁德量恢弘故其所守所行有不待學而全矣乎蓋王天性超

宜乎光輔 累朝 有世祿克著今在於當時也且我朝大
樹發強而復正者皆 仁宗之力一肇謀 六事之臣與王之功豈在攻城野戰建事
立功者之下乎王次男繼子以才行歷官華要雖有能譽懷開
朝者

今上皇帝追念其先烈始詔中書議王父子恤典同日五制並
下王之考太保應國公贈推忠翊運保寧王使功臣大帥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廣陽王慈惠忠純顯國夫人追封廣陽
王夫人王贈宣宗濟美協誠正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追封文安王諡忠憲王妻魯國夫人追封文安王夫人齊
國太夫人封文安王夫人

太皇太后亦命翰林學士歐陽玄贊王畫像至正元年上復特
勅玄制為王神道碑銘俾翰林學士承旨葉藻等書左丞許有
壬書篆以賜其家於是距王之薨已十有六年矣君子是以知
王父子積累也厚有以昌其祚胤至於事久論定而天道之昭
昭有不可掩焉者矣忠惠王之兄禿忽赤未仕而卒後以子
隨隨誠保德濟美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安成
王諡忠簡先是莊穆王從

太祖攻居庸關有功遂以所筑哈兒魯軍世守居庸之北口
仁宗特命升其寓戶身為陸續降銀壹金虎符以忠惠王為
都指揮使忠惠王以身居保得力辭乃以忠簡王之子泉家為
指揮而世襲其職王之兄伯都由翰林學士三選選授中書平
章政事權侍御史尋拜中書參知政事進右丞授贈克勤宣毅
佐運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中書省左丞相上柱國追封趙國

公諡安廣王初娶唐兀氏奴倫其妾魯花赤亦家奴之女由魯
國夫人追封文安王夫人者也再娶郭氏
仁宗命以為配由齊國太夫人特封文安王夫人者也守節教
子人稱其賢三妻鍾遠王之妻失烈門亦

仁宗所命前卒子男三人長完者魯唐兀氏夫人出由翰林直
學士亞中大夫選秘書卿次道童王故所娶高麗氏子今右藏
庫提點次魯子郭太夫人出今為齊德元夫江湖等處行中書
省右丞溫恭明敏好學萬戶事母以孝聞居官以廉稱歷勞贊
成如平五城高昌氏魯兒麻失里並封並陽郡夫人女三人長
哈兒納道鎮遠王之子幹失帖木兒卒次金剛如漢崇福司少
卿魯兒麻失禮次一魯漢王寬徹孫孫男四人惟王有傳在

太史氏然所書皆關於 國家之大事而微言細行有不勝
書者且藏於秘宇閱者有禁今做首人家傳之法求輯行歌神
道碑撰次如右庶幾百世之下有所鑒觀而思濟其流焉

此處為空白欄位

梅孝子傳

梅孝子者名應祥云居吳郡蘭門市中不由學問而知名人之行莫大於孝行之必盡其誠蓋天性然也母有疾醫不能療則躬服肉以食之藥良已它日母又有疾甚其妻求良醫投以藥膏弗效莫知所為乃露立比面指首以名香然頂灼臂叩天之誓已年以益母養是夕天將雨陰雲四合俄刺焉而開若母手扉盡見北斗之六星惟一星及輔星不見頃之雲復合而天深黑及還至母所則母已擁衾坐床上言有衣白衣者六人以水來濯灑逐霍然而蘇不覺疾之去體也詰旦母平復如常時今年已八十餘身愈康強四方士大夫多為詩美其事蓋郡廣公為之序云

金華翁落曰曾子固氏有言古今家傑士傳論人行義不列於史者往往務新奇以動俗亦或事高尚而不可為雖或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及雖歸之輔教警世然若之中庸或過矣以子所聞梅氏子事談者或近於過夫欲使中人以下觀過知仁恥躬不逮則數而傳之曷可已哉

黃節婦傳

節婦蔡氏者節黃君天驥妻也黃君之先閩人六世祖龜年宗高宗時為殿中侍御史論罷右僕射奉檄乘邊給事中及檜相遜以殿法隱于鄞其後子孫多為宦官至黃君適弗仕節婦年十八歸黃君明年有子曰傅孫前年黃君死又明年其舅亦死節婦昇華采服親勤以奉其姑以保其孤子三十餘年猶一日家既裕而姑已老子亦能自樹立所與為師友多顯者由是知名得祭祭補儒學官節婦之名亦因以著聞有司上其事于

中書用制旌表所居及其里門曰孝節云

金華黃清曰子讀詩至柏舟未嘗不歎古女婦之賢傳於今者少也共姜之名由詩以顯得孔子而詩益傳女婦之以義自守獨共姜邪世無孔子若蔡氏者非尊官要人為之引重惡能彰彰如此爾巷之人盛行立名埋滅而不稱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三尾

復事以是月十八日蒞於縣東北三里崇德鄉東登之原距嘉
嶽府居之墓僅十步娶王氏嘉熙二年甲科進士從事郎昭慶
軍節度掌書記國金之曾孫文林郎監沿江制置副使司造船
場沂之張栻任郎桂之女今累封江夏郡夫人先一年卒及是
始合葬焉子男一人梓用隆入官初授志願校尉紹興路同知
除姚州事女一人適惠州學正陳克讓俱先卒孫男四人瑄琛
瑛琦所著書有日循齋初齋三卷續齋三十卷義烏志七卷筆
記一卷傳學者先生在寧海時縣地瀕于鹽場而學戶賦其不
仕於有司肆辜害民民不敢正視編氓之隸漕司泊財賦府者
亦謂各有司惡橫暴尤甚先生嘗痛絕以法吏權以利害白弗
顧也有復母與僧通而醜殺其夫者反誣夫前子所殺賊將成
先生嬰衣冠陰察之具知其姦偽卒直其寃遠近以爲神明迴
兵捕獲賊者急遂沈強於河帥家以拒巡兵怒乃取他私販事
以實之民有在盜籍者謀爲劫欲未行邑大姓執之以圖中實
格初無獲財之在驗事皆久不決先生爲之疏剔以其獄上各
論如本條免死者三十餘人帥使者董居士恒行縣廉知先生
有治狀事悉誣焉先生爲照具以賄敗者上百戶一人縣吏二
人在官無探者四十餘人愚民以婦田鬪競往訴咸下其狀多
至數十百先生錄其當問者即不當問者達之先生明習律令
世以法家自尊者有弗如也凡疑其論定翁慈受服不敢重有
辭歲大旱禱於靈政有白龍宛然見池中已而黑雲四興大雨
如注驟以有年在石堰視亭場爲尤精居是官者常以秤盤
折簡及不能檢防私難被誣先生規措有法無毫分入於吏議
在諸暨其俗素號難治先生不加部彙堂理以善政民多從化

捕盜司屋墩撤而改作無敢復期巡海官柄例以三載一新費
出於官而責足於民有餘則勉其事者私焉先生適盜是役擄
節浮盜以餘錢還之爭駭呼而去奸民以爲鈔鈔結黨與爭謀
民財官若更應其詐挾之以往新昌曉諭天台寧海東陽諸縣
株連所及百餘家民受禍至慘郡府俾先生躬治一問官引伏
獄其官吏除名同謀者各杖之百捕盜卒陰陰真偽鈔板於良民
家乃白於官任常之惡少年持棍棍者近百人先生過於野詰
捉吏曰弓卒願止三十安得此曹耶可縛送於州聞者逃走有
盜繫錢塘縣獄將民賂獄吏私縱之嚴署文牒發兵來高向導
逮捕餘二十餘家先生疑而訊焉悉得其情以正盜宜從重議
持備文書來者又非州民俱械還錢塘誣者自明奉省徵監稅
杭州先生御之以寬商款四集僅閱三月增錢十二萬婦有奇
在成均視弟子如朋友夫始以師道自居輕納人拜而人來受
學者溢益恭業成而仕皆有關於世時人欲增設禮殿配位四
配位合東坐而西向學官或議分置於左右同列不敢爭先生
獨面折之其人恚甚日坐堂上以危語相加御史惡其無禮遂
去之乃克如先生言在禁林會修本朝后妃功臣傳先生爲條
陳義例多所建明士類服其精允建講經筵者三十有二經筵
無專官曰領曰知咸章執近臣講文之功爲多上嘉其忠辭有
關於治道之大者不敢上陳其啓決之功爲多上嘉其忠辭有
金鑑故授賜之始先生嘗預考江浙江西上都鄉試江浙則三
往而一主其文寓玉臬版上音考試禮部尋又爲廷試講卷
官前後所甄拔者盈知名之士先生天資介直絕不事過請達
宦官者一減資者五銓曹或失於收叙亦不自言在州縣間唯

以清白為治一錢不受於民所至無坐田月俸弗給每密座以佐其費及升朝行提立無所附足不妄登鉅公執家之門者以稱其清風高節如冰壺玉樹纖塵不汚先生性篤孝於親親投替塚於三釜山有乳虎馴狎之異山去所廬十里月旦望必展省大暑寒不易先世遺文歲久或有殘缺極力搜訪補綴成編家居不談米鹽細務與公府短長邑長吏未獨解縣有急顯得片言為援輒收却之尤不輕於薦引或攬其魁物先生論曰公朝爵祿將以待賢者豈為吾私親設哉先生貴而能貧雖位至法從蕭然不異布衣時又寬宥慈前臨強任之年即獨榻於外給侍於左右者二蒼頭而已選佳山水則勝錄其間於日忘去其冲曠簡遠之情使人捉之郵客頓消與人交任真無飾距不事矯飾以為容悅而誠意獨懇至然剛中少登觸物或強急寔寔者未易誣法不旋踵聞照如陽春曾不少留礙馬先生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歸於至精有問經史疑難古今因革與夫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語蟬聯不能休至於剖折異同識法是非多先儒之所未發見諸論著一本乎六藝而以羽翼聖道為先務然其為體布置謹嚴提撮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譽之澹湖不波一碧萬頃象鸞蛟龍潛伏而不動澗然之色自不可犯中統至元以來如先生者二三人而已故凡國家典冊詔令及勳賢當得銘者必命先生為之海內之士與浮屠老子之流以文為請者日集於履力麾之而弗去一篇之出家傳八韻雖絕域殊邦亦皆知所寶愛雅喜直書人有得其片幅者必藏弄之以為祭世之評議者謂先生為人高介類陳廢常文辭溫醇類歐陽永叔筆札峻逸類薛嗣通讀與不識合無聞言焉

呼先生生當六合混一之時鍾河嶽英靈之氣積之既厚非用尚弘仁皇肇開科舉之初即以儒學自當屈任五朝晚乃入侍今天子寧述帝制勳謀經緯雖巖嶽獨任斯文之重天下學士咸所師法遂使有元之文章炳耀經緯直與漢唐侔盛先生之功固不細矣至於出處大節凡人所難能者年未七表而謝事暨辭公力薦起之俄復控辭上方眷待之深再召還朝未幾又辭其難進易退之風真足以廉頑而立懦揆之古聖賢之道蓋無媿也若先生之所自立者豈不綽綽可傳於後哉先生之薨在法當賜諡立傳某從先生游垂二十年知先生為最深因頓任官行事為書一通上於太常國史然巨細詳記不敢致古書法為簡嚴者欲其事之白以俟史披也謹狀至正十七年十月一日門人金華宋濂狀

金華黃先生文集札記

卷第一 二葉上五行久安當當作客 三葉上一行

劍琢琢當作啄 四葉上十五行仰悲鴻鳴句脫一字

下八九行聲聲物變聲聲下脫一字 九行渠渠長者

句脫一字 五葉上十行如何有假有下脫一字 七葉

上二行不懼不豐懼下脫一字 二十行壘勺壘當作

鼻 下五行嗟我幢幢我下脫一字幢當作幢 廿三行

掩袖啼袖下脫一字 廿四行榜蒲當作榜蒲 九葉上

五行劍琢琢當作啄 下三行背城城下脫一字

卷第一 一〇葉下廿三行稽中散稽當作稽 一六

葉上三行棋花棋疑棋之誤 二〇葉上十八行比山比

疑北之誤

卷第三 二一葉下十七行暝眩暝當作暝 二二葉

上廿三行疆秦疆當作疆 下廿四行其跌疑疑疑之誤

二三葉上三行富疆疆當作疆 下十九行二四二疑

三之誤 二四葉下三行法問官同字疑誤 七行注先

萬萬字疑誤 八行注轉施施字疑誤 二五葉上十三

行注風壽壽當作壽 二六葉上十一行仕子朝子當作

于 二七葉上三行篇檣檣當作檣下吏檣萬檣等均同

十三行白若辱白上疑脫大字 二九葉上一行彼其

失失當作去 三〇葉上廿二行模宣獻模當作樓 三

一葉上廿四行波羅密密當作密下同

卷第四 三六葉上廿四行潘公事人公下脫一字事

字疑誤 三八葉上九行休積積當作積 三九葉上十行

俺留俺當作俺 四〇葉上十一行暝投暝當作暝 四

三葉上八行脫命毫髮命下脫一字 四四葉下四行處

公在在當作左 二十行道道當作道遙 四六葉上三

行耳自衍自上疑是取字

卷第五 四七葉上十四行手儀手當作丰 十五行

誰同同當作司 四八葉上二十行珍瓏珍當作玲 四

九葉上八行態君態當作態 五四葉上八行簷花簷當

作簷 五五葉上一行遠更重黃疑更之誤

卷第六 五九葉上十二行更逢逢當作疑 二十行

忽聞忽當作忽 下十二行雲波波疑陵之誤 廿四行

微范范當作茫 六〇葉上廿三行歸塔永塔當作路

下十一行人間問當作問 六一葉上十六行道□道下

疑是上字 廿二行半標半當作半

卷第七 六九葉下三行珍庠當作珍璋 廿一行密

章密當作密 七〇葉上十四行乘與與當作與 七一

葉上廿一行林字字疑孕之誤 廿三行川祗祗當作祗

七三葉下廿二行閑邦邦當作邪 七五葉上廿二行間

學間當作問 七六葉上二十行游神子子疑乎之誤

下七行禦悔悔當作悔

卷第八 七九葉上十九行袍帽帽當作帽 下一行

命須須當作頰 八一葉下二行雨持雨當作雨 八二

葉下十九行俟弗爲動俟當作俟 八三葉上二行檀

事檀當作檀 八五葉上一行秉國之均均當作鈞 八

六葉上五行起居淮淮當作注

卷第九 八八葉上十二行寔制制字疑誤 八九葉

下十三行不愆十素十當作子 九二葉上十九行成

有急成疑或之誤

卷第十 一〇〇葉上十一行擔登登當作登 廿三

行殿擔擔當作擔 下十一行瞻學瞻疑瞻之誤

卷第十一 一〇六葉下十二行景定未未當作未

一〇七葉下七行勦記記疑說之誤 一〇八葉上二十

行予當子當作子 一〇九葉上三行冬有有字衍 一

一五葉上三行藻績績當作績 下六行那須須當作頃

卷第十二 一二三葉上二行北丘北當作比 下十

一行造大掖掖當作掖 一二四葉下廿二行來淚淚字

疑誤

卷第十三 一二六葉下九行浦江縣比比當作北

一二七葉下廿四行訴予予當作子 一二九葉上四行

直其末□末下疑是耳字 一三一葉下六行深鞞鞞

當作鞞

卷第十四 一三八葉上十九行東乎當作平 一

四〇葉廿三行不典當當作與 一四一葉上一行一伐

伐當作代 廿一行學阮孽當作孽 廿三行偶坐偶疑

隅之誤 一四二葉下一行不可□可下疑是屈字 八

行右淡右當作古

卷第十五 一四五葉上一行賂吏賂疑賂之誤 三

行廬中中當作甲 七行其回回當作目 一四六葉下

一行膏盲盲當作育 一四七葉上十四行石瀾瀾疑欄

之誤 下九行輓謫疑疑之誤 一五二葉上廿三行

溫清清當作帶

卷第十六 一五七葉下十二行後生之聞之上之

字衍 二十行格力之□之下疑是單字 一五九葉上

七行禮鐘禮當作禮下同 一六一葉下三行權胸疑疑

槌之誤 一六三葉上十一行下皆下當作不 廿二行

以祛祛當作祛 下九行偵賄偵當作貨 廿四行大

毋毋當作毋 一六四葉上二行見於詰詰當作詩

卷第十七 一六四葉下十行特奏名名下疑脫者字

一六六葉上一行蕭然驚當作蕭 下十五行更喝喝

當作唱 一六八葉下廿一行右詩右當作古 廿四行

承乎乎當作平 一七〇葉上十八行險驅險疑險之誤

下八行服徐徐當作除 一七一葉上十一行知其□

其下疑是始字 二十行潛雖□退退上疑是致字 一

七二葉上十九行偵同同當作伺 廿三行未任人未當

作夫十品十疑才之誤 下二行秉鈎鈎當作鈎 一七

三葉下四行推矛矛當作于

卷第十八 一七四葉下八行禹宄充當作穴 一七

六葉上十行不有知知疑知之誤

卷第十九 一八七葉上十行暇目目當作日 十二

行朱生瀛朱疑宋之誤 一八九葉下十二行忝胃胃當

作胃 一九〇葉上十七行褒然褒當作褒 一九一葉

上六行青青子怡怡當作紉 八行當守守疑守之誤

卷第二十 一九一葉下六行上宜上當作土 十三

行色日當作目 一九三葉下五行此勢勢當作勢

一九四葉上九行安宋宋當作定

卷第二十一 二〇三葉下六行子嗜書者子字疑

誤 十六行後六年六下疑脫百字 二〇五葉下二行

一十四日一疑二之誤 二〇六葉下十七行禁毋譜

譜當作潛 二〇九葉上七行皇佑佑當作祐 二二〇

葉上一行道士道當作進 二二一葉下三行三十番

作千

卷第二十二 二二三葉下三行尤誰誰疑詳之誤

九行闕隰闕字疑誤 二二四葉上十九行一力力疑女

之誤 二二五葉上廿三行傾動俗俗上疑有脫字 二

一六葉下七行改之改當作攷 二二七葉下十行薄尉

薄當作簿 二二〇葉上廿一行祭妹之之疑文之誤

卷第二十三 二二四葉下二行辨香辨當作辨 二

二五葉上九行響欸響當作響 二二七葉上一行刑定

刑當作刊 二二行童三上童當作章 二二八葉上廿四

行劇□劇下疑是縣字

卷第二十四 二三四葉上廿二行大歲大當作太

二三五葉下三行三月八八下脫日字 十一行太師帥

當作師 廿一行時十有一時下疑脫年字 二三七葉

下十五行運采采當作米 十八行事間間當作聞 二

三八葉上十一行平章省三字衍 二四〇葉下十八行

置綬置當作置 二四一葉上十二行父獨任父當作公

廿三行所以至以字疑衍 下十四行積慶所鐘鐘

當作鐘

卷第二十五 二四四葉下十行神通通當作道 二

四五葉下一行徒汝徒疑從之誤 二四七葉上十五行

慎選投投疑授之誤 下十六行不曾千餘句疑誤中

夫中疑大之誤 廿一行震鷲鷲當作響 二四八葉下

一行爰輒疑敵之誤識遠還疑遠之誤 二四九葉上

四行軍氏氏疑民之誤 十六行訶流訶疑訴之誤 二

五〇葉下五行其奠奠當作會 二五一葉上二十行犯

衡之鄆縣衙當作衡 下四行巨測巨當作區 十七
 行交社社當作吐下同 二五二葉上十四行湍歇狀當
 作脫 下廿四行上官上疑土之誤 二五三葉上一行
 詳蠻詳疑辭之誤 廿四行儻不不即死衍一不字
 下十六行勳民疑名之誤 二五四葉下廿二行忽林
 池林上文作休 二五五葉上三行上海海疑每之誤
 □者者上疑是薛釋二字 十一行耶命耶疑卽之誤
 下九行臣不朕朕疑倭之誤 二五六葉下十九行倭以
 袞職倭疑倭之誤 二十行刻密密當作蜜
 卷第二十六 二五七葉下七行□器者器上疑是
 神字 十七行佩金字佩當作佩 二五九葉上十三行
 問進問當作問 下十九行仙江淮仙字疑誤 二六〇
 葉上廿四行而而禁之上而字疑誤 二六二葉上十行
 召人人當作入 十七行責辨疑責辨之誤 十八行四
 城城當作域 十九行特丞相特疑特之誤 二六三葉
 下廿四行始亂始當作治 二六五葉下三行范惇惇當

作梓 四行栢頡頡栢當作栢 廿二行慕淘金當作
 作募 二六六葉下十九行楮弊弊當作幣 二六七葉
 上九行九土土疑工之誤 十行命工工當作公 十三
 行未幾未當作未 廿一行通楊湘通當作通 二六八
 葉上十六行眞藁眞疑具之誤 廿三行尋翰林尋下
 疑脫以字 下九行瘦死瘦當作瘦 二六九葉上六行
 瘦死瘦當作瘦 二七〇葉上六行必失失當作式
 卷第二十七 二七〇葉下八行傳文傳疑傳之誤
 二七一葉上十九行儲一二當作貳 二七二葉上九行
 罄歛罄當作罄 下六行則金何圖何當作可 二七
 三葉下八行六氏六疑陸之誤 二七四葉下十八行帖
 轉運使帖疑帖之誤 二七六葉上一行未稟稟疑稟之
 誤 二七七葉上一行風來來當作采 二行一新二當
 作一 十五行華鄉司華疑革之誤 二七九葉上三行
 勢節勢當作執 廿一行未疾未當作末 二八〇葉上
 八行博雅博當作博

卷第二十八 二八三葉上八行大冥冥疑冥之誤

二八四葉下十七行明於義義下疑脫利字 二八七葉

上二行銘下脫日字 下二行王辰王當作王徒睿宗

徒當作從 二八九葉上十一行准東准當作淮 下十

九行部符部疑郡之誤

卷第二十九 二九一葉上十四行通文史練練字

疑誤 下十六行喪之喪過哀下喪字衍 二九二葉

上七行密章密當作查 二九三葉上二行馳思馳當作

馳 二九四葉上三行訶于有司訶當作訴 二九七葉

上十五行寢迷寢當作寢 下六行獲楮楮疑楮之誤

十行躡流躡當作緇 十一行嚮靡靡當作廢

卷第二十 二九八葉下六行崔或或當作曠 十行

撫其撫疑推之誤 廿三行以侍侍字疑衍 三〇〇葉

上四行高盲盲當作育 十四五行紛紜紜當作紆 三

〇一葉上十六行道叙壑上文作壑 三〇四葉上廿二行

子立子當作子 下二十行王申王當作王 三〇五葉

上二行亡盧盧當作虛 三〇六葉上十三行贊於今

文贊當作贊 三〇七葉上七行交政政當作攻 三〇

八葉下七行寢失寢當作寢 三〇九葉上一行伏義伏

疑仗之誤 下廿二行隨而而當作西 三一〇葉下十

一行密章密當作查 二十行鈴轄鈴當作鈴 三一

葉上二行曰濇濇疑儻之誤 下六行勤辭勤當作勒

卷第三十一 三一二葉上六行立選立字疑誤 三

一四葉上一行曰汝遺眦汝初命二句有脫誤 七行

准旬當作准旬 廿一行以爲利爲下疑脫水字 下十

行誤樂誤當作娛 三一五葉上六行姓氏下疑脫王

字 十四行第子第當作弟 下廿三行市佑佑當作佑

三一六葉上九行浸鐵鐵疑鐵之誤 十一行徭獠徭

疑獠之誤 十五行先生生疑王之誤 下三行今一新

今當作令 十八行成詬公成疑成之誤 三一七葉下

二行不逞之徒徒當作徒 四行肅廉訪使肅下疑脫

政字 三一八葉上二行田畦田當作曰 下八行岡敢

固當作罔 三一九葉上十二行云弊云疑之之誤邑夫

夫疑去之誤 十五行追乎乎疑呼之誤 下十二行印

綬綬當作綬 廿一行社工部社當作社 三三〇葉上

一行煦磨煦當作照 十四行擊疆疆當作疆 十七行

拱未未當作木 下一行絡事中絡當作給 三行責

游責當作責 五行舟解解上一字原不成字 七行困

革困當作因 三二一葉上三行盡傷盡當作盡 下十

五行祈爲詩祈疑所之誤 廿一行菜老菜疑菜之誤

三二二葉上五行鐘愛鐘當作鍾下同 三二三葉下七行

恍恍恍疑恍之誤

卷第三十二 三二七葉下七行內改改疑改之誤

二十行孔顧顧當作頤 三二八葉上九行向博疑有脫

誤 下廿三行間其無人間當作圓 三三〇葉下廿四

行正襟襟當作襟 三三一葉上二行有四妨妨疑妹之

誤 三行口勢利勢上疑是視字漢如漢當作漢 九行

憐里憐當作憐 下二行挈挈挈當作挈 三三二葉下

四行徭人徭當作搖下同 三三四葉下十六行告天天

疑夫之誤 三三五葉上十七行生事生疑坐之誤 下六

行年乘七十乘疑垂之誤 三三六葉上廿四行民間

間當作間 三三七葉下七行自首自當作白

卷第三十二 三三八葉上十四行故公故當作胡

三四〇葉上三行于里于當作干 十三行江浙浙當作

浙下同 三四一葉上十九行衰朽朽當作朽 下廿二

行白干郡于當作于 三四三葉上五行目已瞑瞑當

作瞑 下九行宋三百百下疑脫年字 三四四葉上十

五行不朽朽當作朽 三四五葉上三行素簿簿當作簿

五行明舊明當作朋 廿二行渥手渥當作握 三四

六葉上廿四行翼而不凡翼下疑有脫字浙西浙當作

浙 三四七葉上九行不朽朽當作朽

卷第三十四 三四八葉上十四行禮弊弊當作幣

三四九葉上廿三行若干千當作干 三五〇葉上五行

四其力四當作肆 下廿四行于著著當作著 三五二

葉下十一行瘦死瘦當作瘦 十三行留君君當作居

三五四葉上六行先生當作王 十三行父諱良父當作公

下九行以方郡君憂旬疑有脫誤 三五五葉上六行訢當作訴

三五六葉下十二行治續續當作續

三五七葉下一行以嚴嚴字疑誤

卷第三十五 三五八葉下廿三行末光末當作末

三五九葉下十七行九年九當作元 三六〇葉下十八行

有同同當作司 三六一葉上廿二行我治治當作治

三六二葉上十九行長郎公郎疑卽之誤 廿四行末□

未下疑是見字 下五行成續續當作續當中當作宁

九行遺諸諸當作緒 十五行騎追尉追字疑誤

三六三葉下十七行儉簿簿當作簿 三六四葉上廿二行

連處士居居當作君 廿四行不亡者在在當作存

下一行龜跌跌當作跌 十九行服闕闕當作闕 三六

六葉下十五行季末及謝季當作季 三六七葉上三行

人安人疑又之誤 十五行名路名上脫大字

卷第二十六 三七〇葉上十四行紀篤紀當作純

三七一葉下五行鄭文忠王鄭字疑誤 三七四葉上一

行所以以衍一以字 十九行在測測當作側 三七五

葉下七行□不上疑是善字

卷第三十七 三七九葉下五行太和太下文均作大

三八〇葉上九行乃暝冥當作瞑 三八三葉上廿四行

儉簿簿當作簿 三八九葉下十八行乎焉疑焉乎之誤

三九〇葉上七行長一二當作貳 三九一葉上二十行

次次明俊行一次字

卷第二十八 三九四葉上廿三行數陪陪當作倍

下九行遠入入當作人 廿三行洋洋洋當作洋 三九

五葉下一行率高其佑佑當作佑 三九六葉上九行世

祖世上脫一字 三九七葉上廿三行自知始知字疑誤

三九八葉上十三行裨益裨當作裨 廿四行脫歎□

刺罕軒下疑是答字 下五行覆部集部疑韻之誤

三九九葉上四行第子第當作弟 七行彼遇彼疑後之

誤 下十四行治下治字疑誤 四〇〇葉上十六行

東？疑是江字 下八行致任任當作仕 四〇一葉上

二行祖賦祖當作租 六行居哀毀居下疑脫喪字 下

四行□□郡郡上查元史當作陳留二字 七行非歲非

疑卯之誤 十七行力官官疑言之誤 廿二行邈不相

邈退當作通 四〇二葉上十一行徒武義徒當作徒

十二行建君建當作建 廿三行捕誅者捕當作通 下

十九行西漠沒疑溪之誤 廿四行清客客當作容 四

〇三葉下十一行織量織當作識 十六行淡簿簿當作

簿 四〇四葉上十九行遣以錢造字疑誤 四〇五葉

下十二行泌溪泌疑松之誤

卷第三十九 四〇六葉下十四行同極同當作罔

四〇七葉上十五行不朽朽當作朽 四〇八葉上十六行

書弊弊當作幣 十七行授以宮宮疑官之誤 廿四行

征從征疑往之誤 下七行君恠恠疑性之誤 二十行

不朽朽當作朽 四〇九葉上十一行未降降當作降

四二葉上六行馳聘聘當作聘 十七行珠不以珠當

作殊 十八行非歲非疑卯之誤 廿二行失令令當作

今 下七行必勤儉必疑以之誤 四一三葉上二行宋

政間政下脫和字 十六行烈大夫大疑丈之誤 廿二

行浙東浙當作浙 下五行浙東浙當作浙 七行不

朽朽當作朽 廿四行考質玩句疑有脫誤 四一四葉

上三行柱苒苒當作柱 四一五葉下十行寢長寢當作

寢 四一六葉上一行禁□禁下疑是苑字 十二行眞

垂垂疑乘之誤 下七行孝弟慈句有脫字 十一行爲

椽椽當作椽 廿四行浙東浙當作浙 四一七葉上十

二行正月四日率率當作卒 下十行不朽朽當作朽

廿四行宋室宋下脫宗字 四一八葉下十七行不朽

朽當作朽 四一九葉上二行諱其其當作某 三行母

諱某夫人諱字衍 八行狻不廢狻疑翁之誤

卷第四十 四二〇葉上十四行緝密密當作密 廿

一行判曹曹疑曹之誤 廿四行家上家當作家 下一

行吳天吳當作吳 八行少帥帥當作師 四二一葉上

九行權早卒權當作權 十六行孝於女女疑父之誤

四二二葉上二行之賞嘗當作常 十三行乃妹卒乃嘗

作及 下七行不枵枵當作朽 十行陳君竭竭當作竭

廿一行爲君曰爲當作謂 四二三葉上二十行如爲如

當作知 四二四葉上十三行令又六世令當作今 下廿

四行龍岡阡表龍當作瀧 四二五葉上五行子茲子疑

子之誤 下八行妙東東當作束 廿四行衰枵枵當作

朽 四二六葉上六行彼旨彼當作被 廿一行煥童童

當作章 下十七行祠字字當作字 廿二行家舍家當

作家 廿三行其日其當作某

卷第四十一 四二七葉下十六行非歲非疑卯之誤

四二八葉上十九行三歲歲疑歲之誤 下二行第子

第當作弟 四二九葉上八行次郎郎當作即 廿一行

汝州之風風下疑有脫誤下文作風穴 下九行焉國

焉當作爲知客知當作如 四三〇葉下十行被國被疑

彼之誤 十八行閱疑閱之誤 四三一葉上二行說謁

謁疑謁之誤 五行風馱馱疑馱之誤 十六行第子第

當作弟下同 下十三行第子第當作弟 四三二葉下三

行第子第當作弟下同 二十行一幼身幼當作幻 四

三三葉上三行應曰日當作口 十九行第子第當作弟

下五行持其持當作特 廿二行泊沒泊當作曰 四

三四葉上四行我泉泉疑衆之誤 五行泉滿泉疑衆之

誤 下三行靈祗祗當作祗 十行漢如漢當作漢 十

四行待僧待當作侍 四三五葉下十二行接間間疑閱

之誤 十三行序其其下有脫字 四三六葉上十一行

依然然字疑誤

卷第四十二 四三八葉上十六行乾夫概夫疑矢之

誤 四三九葉上十一行浙東浙當作浙 下十七行默

坐而瞑瞑當作瞑 四四〇葉上一行浙河浙當作浙

卷第四十三 四四三葉上十一行□母母上疑是父

字 下廿三行發夫夫當作矢 四四四葉下三行浙東

浙當作浙 四四五葉下十行關陳陳當作陳 四四六葉

上九行曾祖諱諱疑斷之誤 四四七葉上廿一行大提

提疑援之誤 下十行有指指字疑誤 十八行右有右

當作古 四四八葉上十二行伍伯綻綻當作綻 廿二

行廓廓廓當作廓 下七行之蒙蒙疑之誤 四四九

葉上四行臣不朕朕疑後之誤 十八行威湯湯當作湯

下三行以召以字疑誤 五行桔克桔當作桔 十二

行之舌舌當作舌 十五行致莫莫疑莫之誤 廿二行

哭桶桶當作桶 四五〇葉上一行□有有上疑是代字

三行□事亦上疑是其字 十六行末任任字疑誤

下二行父安王父當作文次行同

元槩金華黃先生文集四十三卷本惟見歸

安陸氏南宋樓藏書志集部孤本也陸書流

入東瀛其本遂佚於中土叢刊初印得景寫

本傳之於世而元刊不可復見矣心常慊慊

常熟瞿氏上元宗氏各蓄殘本重印從之乞

借謀爲碎錦之合去其複重得卷才二十有

一 覆本卷一至十三卷二十二至三十一宗本卷十四

至二十卷三十二不足尙十一卷也戊辰九秋

東渡扶桑始於靜嘉堂插架獲觀其全舉所

不足者告之主者慨然許我景印私喜有志

竟成不啻完璧歸趙也歸而手校上板因得

盡讀一過全書卷帙繁重刊時猶有訛奪屬

目所及隨筆札存信乎古書非校不可讀所

可貴者損泐漫漶之字猶可辨認終勝後來

景本之滿紙訛闕耳是集綴合不易札校頗

瘁心力崑山胡君文楷旣爲撮拾成卷視之

哀然因不復棄之讀是書者或有取焉己巳

霜降海鹽張元濟

瞿氏殘本舊爲昭文張氏書有錢竹汀跋語

愛日精廬藏書志已收載之跋中云云其時

足本未出全書卷目無徵錢氏旁稽行狀其

說非無所本今張氏志中已据玩齋本集訂
正剗改之失錢跋考訂偶疏無可爲諱重以
名蹟未忍割棄仍附瞿本卷三十一之末以
誌得本所自印本頁序選自宗書不復存剗
改之迹讀者幸無滋惑焉回視百年前殘帙
流傳前賢寶重若此今得合浦珠還重致完
書於旣佚之後益不勝其私幸已元濟再識
卷十二第十七葉一二六葉上卷二十八第一
二兩葉二八一葉下及二八二葉上瞿本原缺卷
三十八第十九四〇三葉上廿一廿二廿三葉
四〇四葉及四〇五葉上靜嘉堂本原係鈔配今
均校正寫補行狀凡六葉初印景元本有之
而靜嘉堂本不存蓋舊出江陰繆藝風先生
從宋文憲集輯附今亦仍之原刻漫漶諸葉
別依瞿氏藏舊鈔二十三卷本參證摹寫其
餘缺脫仍存白葉是集前無總目訪輯殊苦

棘手後之君子幸留意焉元濟又識

